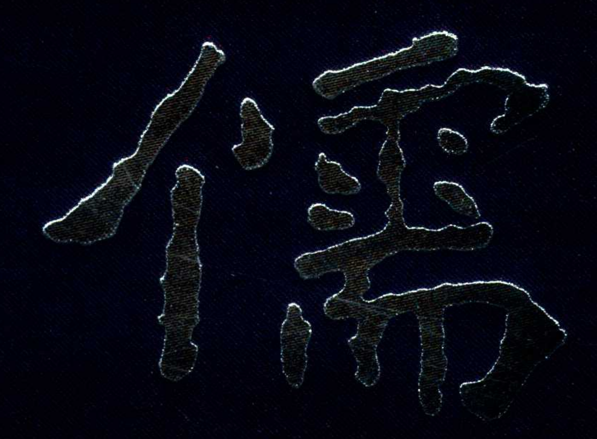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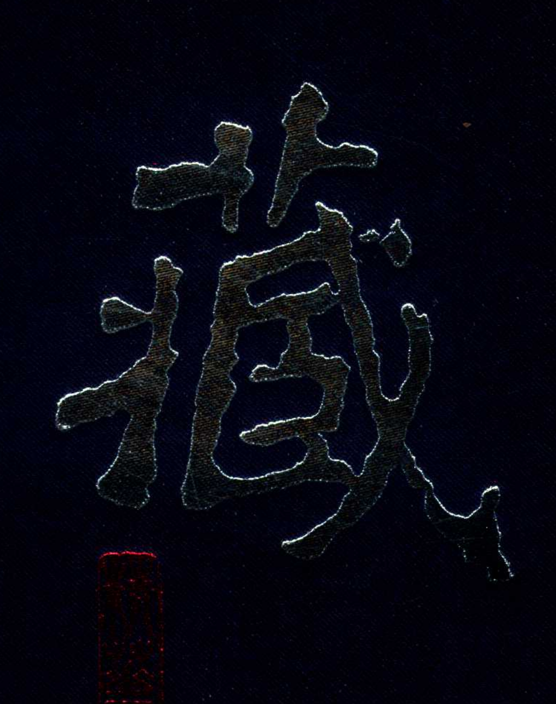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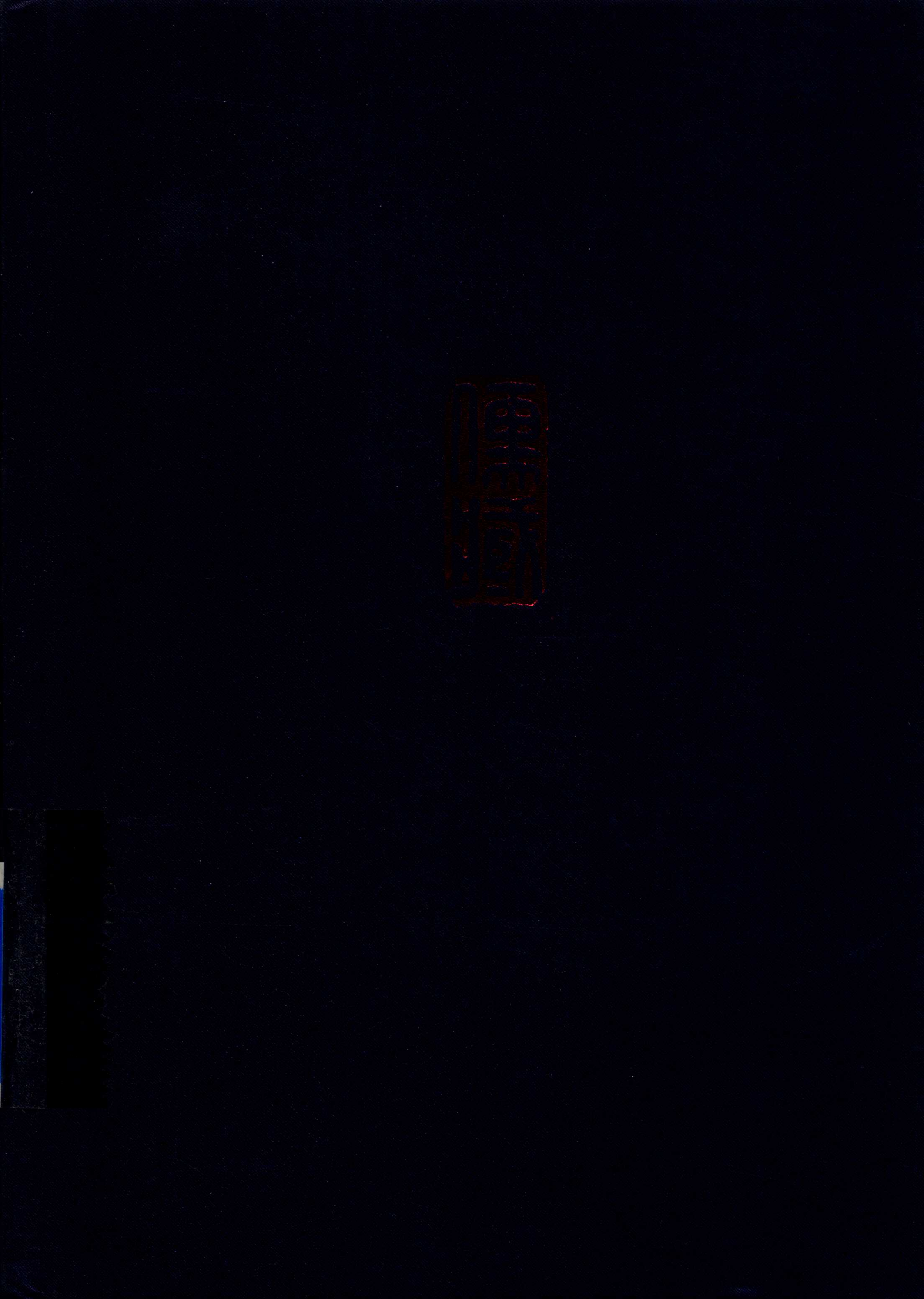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儒


藏



儒藏

精華編一五四册
史部傳記類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儒藏.精華編.一五四/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7

ISBN 978-7-301-11872-6

Ⅰ.①儒… Ⅱ.①北… Ⅲ.①儒家 Ⅳ.①B22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8）第149297號

書　　名	儒藏（精華編一五四） RUZANG
著作責任者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編
責任編輯	趙　新　吴冰妮
標準書號	ISBN 978-7-301-11872-6
出版發行	北京大學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區成府路205號　100871
網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北京大學出版社
電子信箱	dianjiwenhua@126.com
電　　話	郵購部62752015　發行部62750672　編輯部62756694
印 刷 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經 銷 者	新華書店
	787毫米×1092毫米　16開本　51印張　528千字
	2018年7月第1版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價	1200.00元



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

「十一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重大工程出版規劃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

北京大學「九八五工程」重點項目



《儒藏》精華編第一五四册

首席總編纂　季羡林

項目首席專家　湯一介

總　編　纂　湯一介　龐　樸　孫欽善　安平秋（按年齡排序）

本册主編　张希清

《儒藏》精華編凡例

一、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思想爲中心。《儒藏》爲儒家經典和反映儒家思想、體現儒家經世做人原則的典籍的叢編。收書時限自先秦至清代結束。

二、《儒藏》精華編爲《儒藏》的一部分，選收《儒藏》中的精要書籍。

三、《儒藏》精華編所收書籍，包括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傳世文獻按《四庫全書總目》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分類，大類、小類基本參照《中國叢書綜録》和《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於個別處略作調整。凡單書已收入入選的個人叢書或全集者，僅存目録，並注明互見。出土文獻單列爲一個部類，原件以古文字書寫者一律收其釋文文本。韓國、日本、越南儒學者用漢文寫作的儒學著作，編爲海外文獻部類。

四、所收書籍的篇目卷次，一仍底本原貌，不選編，不改編，保持原書的完整性和獨立性。

五、對入選書籍進行簡要校勘。以對校爲主，確定内容完足、精確率高的版本爲底本，精選有校勘價值的版本爲校本。出校堅持少而精，以校正誤爲主，酌校異同。校記力求規範、精煉。

六、根據現行標點符號用法，結合古籍標點通例，進行規範化標點。專名號除書名號用角號（《》）外，其他一律省略。

七、對較長的篇章，根據文字内容，適當劃分段落。正文原已分段者，不作改動。千字以内的短文一般不分段。

八、各書卷端由整理者撰寫《校點説明》，簡要介紹作者生平、該書成書背景、主要内容及影響，以及整理時所確定的底本、校本（舉全稱後括注簡稱）及其他有關情況。重複出現的作者，其生平事蹟按出現順序前詳後略。

九、本書用繁體漢字豎排，小注一律排爲單行。

《儒藏》精華編第一五四册

史部傳記類　總録之屬

元儒考略

〔明〕馮從吾　編
王敬松　校點

目録

校點説明

《元儒考略》四卷，明馮從吾編著。

馮從吾，字仲好，長安（今陝西西安）人。生於明世宗嘉靖三十五年（一五五六），卒於熹宗天啓七年（一六二七），享年七十二歲。《明史》有傳。馮從吾受業於許孚遠，其學以濂洛之學爲宗。萬曆十七年（一五八九），馮從吾三十四歲時中進士，即開始其仕宦生涯。歷任御史、大理寺少卿、左副都御史等官職，以争紅丸、梃擊事乞歸。後復任爲工部尚書，以疾辭，之後被削奪官職。魏忠賢閹黨敗滅之後，詔復官。謚恭定。學者多稱少墟先生。其著述除本書之外，另有《馮少墟集》、《關學編》、《馮子節要》及《古文輯選》，並行於世。

《元儒考略》（以下簡稱《考略》）是一部元儒傳記集，即如《四庫全書總目》本書提要（以下簡稱《提要》）所言「乃集元代諸儒事實，各爲小傳」。馮從吾在京時即與鄒元標等建首善書院，去官回到家鄉長安之後，又開辦關中書院。《考略》當是以其在書院授課的講稿爲基礎。《考略》收録元儒一百人（不含附傳者），卷一爲二十一人，卷二爲二十四人，卷三爲二十五人，卷四爲三十人。在這一百人中，取自《元史·儒學》傳者有三十餘人（《元史·儒學》傳含附傳共有四十六人），爲全書所收人物的三分之一，取自《元史》其他傳的有三十餘人，另有三十餘人不見於《元史》。《提要》謂《考略》「大抵以《元史·儒學》傳爲主」之説，並不準確。在内容方面，資料比較詳細的，多係節録《元史》本傳，個别人物也增加了相關碑傳材料。《元史》無傳者，大多取材於地方志書等，内容也要簡單些。並多注明出處。《考略》對元儒的滙集、梳理，對於後世研究元代儒士和儒學，提供了便利與啓示。清初全祖望續修《宋元學案》，即對《考略》

多所參用。

《考略》收入者，大多數爲承襲與推崇朱熹的理學人物。關於卷次編排，有學者認爲，前二卷爲北方人，後二卷爲南方人。鑒於元代的歷史實況，南北文化確有不同。但從整體看，卷次排列主要是依據學術師承關係。如卷一起首爲趙復，其後爲姚樞，姚乃發現、推薦與推崇趙復者。再後的許衡，即轉學朱子者，後面則多列其弟子。卷二以劉因爲始。劉因與許衡不同，在學問上形成另一派別，其下則爲其弟子或者再傳弟子，如安熙、第五居仁等。此卷中有多名南方人，如胡炳文爲婺源人，陸文圭、梁益爲江陰人等等。卷三以草廬學派的代表人物吴澄始，餘也多爲其弟子，如陳徵、元明善、虞集等，以及與吴澄有關係者，如武恪、陳櫟等。卷四以黄澤起首，後有黄溍、柳貫、揭傒斯等人。劉因尤其是吴澄草廬學派雖以朱學爲宗，然兼融陸九淵心學。卷四中《元史》無傳者爲最多。《提要》謂《考略》「中有大書特傳者，亦有細書附傳者，皆據其學術之高下以爲進退，體例頗爲叢碎」，或有一定道理。《提要》還提到《考略》校閲之疏忽：「又名姓往往乖舛，如歐陽玄别號圭齋，今乃竟題作歐陽圭。既以號作名，又删去一字，校讐亦未免太疏。」

是書馮從吾生前已刊印，即明萬曆四十三年（一六一五）刻本，今中國國家圖書館有藏。其後有清乾隆間《四庫全書》本（簡稱四庫本）、道光十七年（一八三七）毛嶽生抄本（今藏南京圖書館，簡稱毛抄本）、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順德龍氏《知服齋叢書》本（簡稱知服齋本）。清代諸本均缺目録。清朝爲消除歧視，統一更改了史籍中遼、金、元時期的非漢族人名用字，這在《考略》清代諸本中也表現出來。如孛朮魯翀，三本均改爲富珠哩翀。但也存在不一致的現象，如伯顔，四庫本改爲布顔，知服齋本則爲巴顔；又如《趙復傳》中窩闊台之子爲闊出，毛抄本、知服齋本爲庫春，而四庫本則未動。又，毛抄本和知服齋本卷四均無最後的

七人。關於毛抄本，從後記知，是道光年間毛嶽生任兩淮鹽運使幕僚時抄就的，誤抄之處非一，如「柳城」誤「抑城」，「伐」誤「我」等。知服齋本在個別地方以小注方式附列毛抄本的校勘成果且標明原刻本與《元史》不同處，但仍間有錯誤之處，如劉致《謚議》一文的「于吾元」，知服齋本作「吾于元」，意思明顯不同。

本次校點以明萬曆刻本爲底本，以影印文淵閣四庫本、毛抄本和知服齋本爲校本。鑒於《考略》内容取自《元史》相關傳記者較多，校點時並參校《元史》。對《考略》中所添碑傳材料，校點時也儘可能予以核校。

萬曆本有畢懋康序及目録。畢序在推崇《考略》之同時，充分地表達了對元統治的憤懣，並深責許衡，爲趙復、劉因鳴不平，以爲元乃夷主統治之「晦冥」時期，許仕於元，居高位，趙、劉則無受元爵（實際上劉與趙略有異。趙始終未入仕。忽必烈至元十九年劉因曾被召爲承德郎、右贊善大夫，接王恂爲元廷教職，旋因母病辭歸），而且至明仍將許附祀於孔廟，趙、劉則無。底本目録列諸儒名氏，字體統一，與正文中區分大小字有所不同。今仍依底本面貌。書末附録《四庫全書總目》本書提要，以便參考。

限於整理者的水平，不妥之處，祈請學界指正。

校點者　王敬松

元儒考略序

曩余于役關中，嘗過馮先生所，商訂聖賢之學。先生每稱引古昔，探淵窮本，時吐濬心，剗詮治霧，靡不砉然解，嗒然兩忘已。已讀先生集，有同時同脩之好，爲序而梓之。已讀先生更訂《涇野語録》，仰止先喆益篤，爲序而梓之。於是證信質疑，晷移星轉，亹亹不勸。先生嘗言：「東夷有聖人，西夷有聖人，距千餘里無二揆，此心此理同也；上世有聖人，中古有聖人，千餘歲無二揆，此心此理同也；清明熙洽，草昧昏亂，時異代殊，始終無二揆，此心此理同也。學士家不洞宗窮理，攝歸心性，縱事功文章滿天下，徒然枝葉伎倆耳。濡首褰裳，奚獲也？」再出所纂《元儒考略》觀之，余瞿然避席曰：「勤哉！遠哉！先生之學也。勤以忽勵，遠以近遡，辟之胍然。經舉而絡張，絡斷而經壞。孔孟爲經而宋諸儒爲絡，宋諸儒延其脉至元，且幾欲絶矣。張元所以舉宋，舉宋所以繼孔孟，如綫相續，罔俾斷壞，豈不淵哉！甚矣！先生之勤於志、遠於任也。」夫當元之代，是天地一晦冥也。時晦冥而人欲清夷則難，上任晦冥而下任清夷則又難。元諸儒生逢不辰，雜侏儺兜離中，兵燹逼側，救死不瞻，上無庠序之養，下無師友之承，乃能聞風嚮道，續絶學之脈，崛起坌濁腥穢之世，是真豪傑士也，不知其人可乎？雖然，士有幸不幸，遭際使然，顧闡微抉幽，君子志也。許魯齋氏仕元，生居顯位，歿被嘉號，我國家重從祀孔

廟爲鉅典，許其選矣。若德安趙氏開北學之宗，容城劉氏纂考亭之胤，學行粹然，一軌於正，皆終其身不仕元，清風穆如，聞者興起，此其應祀廟庭，當不浚於許，而今何没没也？說者謂，二氏有君不事，其巢、許之流乎！蒙竊否焉。當堯舜時而掛瓢洗耳，其人亦齪齪者爾。彼恥事夷主，終不受禄以明志，且也講學授徒，開一代群蒙，輔君相所不逮，使當堯舜時，其所就，詎止豎咫尺之義者？惟是祀典綦重矣。然人與典，實交相爲重，論其世，考其人，克灼知厥若矣。豈其使有遺典，將遏佚前人光故？夫美玉藴於碔砆，凡人視之，怢焉不砥，不知其珍也；精鍊藏於鑛外，庸人視之，忽焉不鑄，不知其幹也。然豈獨石有玉而鑛有金哉？儒以經緯綱常，建植倫軌。首陽之餓，信國之忠，千古猶有餘烈焉。詎以二氏而不得比於俎豆耶？余聊表而出之，俾有志論世者採焉。

萬曆乙卯二月望日，新安畢懋康撰。

元儒考略卷一

長安馮從吾仲好纂

趙復，字仁甫，德安人。元太宗命太子濶出征德安，俘得復。時姚樞以行臺郎中同行中書省楊惟中從軍。樞奉命搜訪人才，見復與語，大悦之。復以九族俱殘不欲生，因與樞訣。樞恐自裁，留帳中共宿。既覺，月色皓然，惟寢衣在，遽馳馬周號積屍間，無有也。行至水際，見復已披髮徒跣，仰天而號，欲投水而未入。樞曉以徒死無益：「汝存則子孫或可以傳緒百世，隨吾而北，可必無他。」❶復强從之。先是，南北道絶，載籍不相通，洛、閩之學惟行于南，北方之士惟崇眉山蘇氏之學。❷至是，復以所記程、朱諸書，盡録以付樞。惟中聞復議論，始嗜其學，乃與樞謀建太極書院，立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君子配食。選取遺書八千餘卷，請復講授其中。復以周、程而後，其書廣博，學者未能貫通，乃原羲、❸農、堯、舜所以繼天立極，孔、曾、顔、孟所以垂世立教，周、程、張、朱氏所以發明紹續者，作《傳道圖》，而以書目條列于後，别著《伊洛發揮》，以標其宗旨。朱子門人散在四方，則以見諸登載與得諸傳聞者共五十有三人，作《師友圖》，以寓私淑之志。又取伊尹、顔淵言行，作《希賢録》，使學者知所嚮慕，然後求端用力之方備矣。樞既退

❶ 「可必」，《元史》本傳作「必可」。知服齋本已注。
❷ 「學」上，知服齋本有「有」字。
❸ 「原」上，知服齋本有「推」字。

隱蘇門，乃即復傳其學，由是許衡、郝經、劉因皆得其書而尊信之。❶北方知有程、朱之學，自復始。復爲人樂易耿介，以儒學見重于世，雖燕居，不忘故土。世祖在潛邸，嘗召見，問曰：「我欲取宋，卿可導之乎？」❷對曰：「宋，吾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世祖悦，因不强之仕。元好問南歸，復贈之言，以博溺心、末喪本爲戒，以自修讀《易》求文王、孔子之用心爲勉。其愛人以德若此。竟不受官而終。學者稱爲江漢先生。《元史》入《儒學》傳。

姚樞，字公茂，號雪齋，柳城人，後遷洛陽。元初，以楊惟中薦，爲燕京行臺郎中，從軍德安。詔樞搜訪人才，得名儒趙復，從復得覩程、朱理學之書。時牙魯瓦赤行臺，惟事貨賂，以樞幕長分及之，樞一切拒絶。因棄官隱于蘇門，墾荒田數百畝，誅茅爲屋，❸置私廟，於室中堂龕魯司寇容，傍列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像。讀書鳴琴其間，以道學自任。許衡、竇默咸從游，師友淵源，倡明斯道，若將終身。世祖在潛邸，遣召之，待以客禮。詢及治道，樞爲書數千言，首陳二帝、三王之道。嘗從世祖征大理，樞陳宋太祖遣曹彬取南唐不殺一人事，世祖嘉納之。諸凡内修外攘之政，悉委任焉。官至昭文館大學士、翰林承旨。卒，贈太師，謚文獻。樞爲人含弘仁恕，未嘗疑人欺己。有負其德，亦不留怨。憂患之來，不見顔色。有來即謀，必反復告之。子煒，字顯夫，號誠齋，官至平章政事。《元史》有傳。

許衡，字仲平，❹號魯齋，懷之河内人。八歲從塾師，問：「讀書欲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稍長，嗜學益篤。遭世亂，且貧無書，聞人有善本，即往求觀，夜思晝誦，一言一

❶「尊」，知服齋本作「遵」。

❷「導」，知服齋本作「道」。

❸「誅」，知服齋本、毛抄本均作「築」。

❹「仲平」，原誤作「平仲」，今據《元史》本傳改。知服齋本已注。

行，必質之書。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旁有梨，衆争取啖，衡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人曰：「世亂，此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轉魯留魏，與竇默友善。自是出入經傳，泛濫釋老，下至醫卜、諸子、百家、兵刑、貨殖、水利、算數之類，靡不研究。所至，學者翕然師之。既還懷，會姚樞講學蘇門，衡同默往從之，始獲讀程、朱諸書，遂幡然大悟。還，謂學者曰：「昔所授受，殊孟浪也，今始聞進學之序矣。」取向來簡帙，悉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學》入。嘗與子書曰：「《小學》、四書，吾敬信如神明，能明此，他書雖不治，可也。」已而移家蘇門，依樞以便誦習。樞被召，衡獨處，慨然以斯道爲己任。嘗曰：「綱常不可一日亡于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下之責也。」凡喪祭嫁娶，必徵古禮以倡俗，從學者益衆。家貧躬耕，處之泰然。歌誦之聲聞户外，如出金石。世祖出王秦中，以樞薦，召提學京兆，風化大行。世祖南征，還懷。比即位，召衡于家，上問所學，以學孔子對。尋請歸。已復召爲太子太保。衡力辭，改國子祭酒。謝病歸。未幾，除左丞。召議事中書省，請歸。又未幾，召定朝儀、官制，復請歸。後召以集賢大學士，守國子祭酒，[1]衡曰：「此吾事也。」乃請徵其弟子王梓、劉季偉、韓思永、耶律有尚、吕端善、姚燧、高凝、白棟、蘇郁、姚燉、孫安、劉安中十二人爲伴讀，夾輔薰陶。由是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爲生人之道。教成，以改葬親喪歸。後又召以國子祭酒，領太史院

[1]「守」，《元史》本傳作「兼」。知服齋本已注。

事。同王恂、楊恭懿等定曆。曆成，以病歸，卒于家，年七十三。追封魏國公，謚文正。蒲人王楫，年踰六十，衰絰赴葬，司賓者辭曰：「門人衰禮與？」楫曰：「吾師也，術藝之師歟？賓主之師歟？吾猶懼乎報之無從，吾將以愧夫王通之門人耳。」其感人如此。衡之學，一以朱子之言爲法，真知實踐，超然自得。其立朝，屢召屢辭歸。問伐宋，終不對，未嘗少貶所學以徇世，誠朱子之後一人而已。所著有《小學大義》、《讀易私言》、《孟子標題》、《四箴説》、《中庸説》、《語録》等書。皇慶初，詔從祀孔子廟庭。《元史》有傳。

竇默，字子聲，初名傑，字漢卿，肥鄉人。幼讀書，毅然有立志。會世亂，避地蔡州，遇名醫授以針術。又走德安。孝感令謝憲子以伊洛性理之書授之，默自以爲昔未嘗學，而學自此始。尋北歸，隱居大名，與許衡友善。聞姚樞講學蘇門，默同衡往從之。朝暮講習，至忘寢食。繼還肥鄉，以經術教授。世祖在潛邸，聞其賢，遣召之，默變姓名以自晦。使者俾其友人往見，而微服踵其後，不得已，乃拜命。問治道，首以三綱五常、誠意正心爲言。久之，請南還。及世祖即位，召問欲求如唐魏徵者用之，乃薦許衡、史天澤。累官昭文館大學士。卒，贈太師，封魏國公，謚文正。默爲人樂易，平居未嘗評品人物，與人居，温然儒者也。至論國家大計，面折廷諍，人謂汲黯無以過之。帝嘗謂侍臣曰：「朕求賢三十年，惟得竇漢卿及李俊民二人。」子履，官至集賢大學士。《元史》有傳。

晁國章，字□□，高平人。性聰敏，邃於理學。避金不仕，教導生徒，從遊者衆。士論歸美，方古逸民。《山西通志》。❶

耶律有尚，字伯强，遼東丹王十世孫。祖父官東平，因家焉。有尚資識絶人，篤志於學，受業許衡，稱高第弟子。其學邃于性理，而以誠爲本。儀容辭令，動中規矩，識與不識，莫不服其爲有道之君子。至元中，衡爲祭酒，奏以門人十二人爲伴讀，有尚其一也。比衡告歸，上以有

❶「山西」上，知服齋本有「見」字。

尚等爲助教，嗣領其學事。久之，拜監察御史，不赴。除秘書監丞，出知薊州。裕宗在東宮，召爲詹事院長史，尋改國子司業，晉祭酒，儒風爲之丕振。以親老辭歸。後屢召屢辭，累官昭文館大學士兼祭酒，力請致仕。有尚前後五居國學，其立教以義理爲本，而省察必真切；以恭敬爲先，而踐履必端慤。凡文辭小技，足以破裂聖人之大道者，皆屏黜之。是以諸生知趨正學，崇正道，以經術爲尊，以躬行爲務，悉爲成德達材之士。❶ 大氐其教法一遵衡之舊，而勤謹有加焉。身爲學者師表者數十年，海內宗之，猶如昔之宗衡云。卒年八十六，謚文正。《元史》有傳。

姚燧，字端甫，平州柳城人。燧三歲而孤，育于世父樞。樞隱居蘇門，督教燧甚急。楊奐馳書止之，曰：「燧，令器也，長自有分爾，何以急爲？」且許醮以女。❷ 年十三，從許衡游。至元中，衡爲國子祭酒，奏召弟子十二人爲伴讀，燧自太原驛致館下。累官翰林學士承旨。燧之學有得于衡，以窮理致知、反躬實踐爲事，爲世名儒。爲文閎肆該洽，有西漢風。時高麗國王求燧詩文，燧靳不與，至奉旨乃與之。王贈謝幣帛、金玉、名畫五十篋，盛陳致燧。燧即時分散諸屬官及史胥侍從，金銀付翰林院爲公用器皿，燧一無所取。人問之，燧曰：「彼藩邦小國，惟以貨利爲重，吾能輕之，使知大朝不以是爲意。」其器識豪邁過人類如此。然頗恃才輕視趙孟頫、元明善輩，故君子以是少之。所著有《國統離合表》若干卷，《牧菴集》五十卷。《元史》有傳。

呂彧，字伯充。先，河內人。金末，隨父佑徙家關中。或從許衡學。衡爲祭酒，舉彧爲伴讀，輔成教養，彧功爲多。至元間，爲四川行院都事，勸主帥李德輝不殺，巴人感德，立祠祀之。知華州，勸農興學，俱有成效。累官翰林侍讀學士。致仕。卒，追封東平郡公，謚文穆。大德中，河東、關隴地震月餘，彧與蕭𣂏各設問答數千言，以究其理。居父憂，喪葬一倣古禮。衡貽書稱其信道力行，爲楊元甫之亞云。《元史》有傳。

劉宣，字□□，❸潞州人，徙太原。沉毅清介，有經世志。嘗從許衡講明理學。❹ 累官吏部尚書。時伐交阯，

❶「士」，知服齋本作「人」。
❷「許醮以女」，知服齋本作「妻以猶女」。
❸「□□」，《元史》本傳作「伯宣」。
❹「理」，知服齋本作「禮」。

再征日本，宣上疏諫。累遷行臺御史中丞。節操爲世所重。卒，謚忠憲。《一統志》。

李俊民，字用章，澤州人。得河南程氏傳受之學。金承安中，舉進士第一，應奉翰林文字。未幾，棄官不仕，以所學教授鄉里，從之者甚盛，至有不遠千里而來者。金源南遷，隱於嵩山，自號鶴鳴。後徙懷州，俄復隱於西山。既而變起倉猝，人服其先知。俊民在河南時，隱士荆先生者授以邵雍《皇極》數。時之知數者，無出劉秉忠之右，亦自以爲弗及也。世祖在潛藩，以安車召之，延訪無虚日。遽乞還山，世祖重違其意，遣中貴人護送之。又嘗令張仲一問以禎祥。及即位，其言皆驗，而俊民已死。賜謚莊静先生。《元史》有傳。

張特立，字文舉，東明人。金泰和中進士，累官監察御史，坐言宰執罷歸田里。特立通程氏《易》，教授生徒。金亡不仕。元世祖在潛邸受王印，首傳旨諭特立曰：「前監察御史張特立，養素丘園，易代如一，今年幾七十，研究聖經，宜錫嘉名，以光潛德，可特賜號曰中庸先生。」又名其讀書之堂曰麗澤。已，又降璽書諭特立曰：「白首窮經，誨人不倦，無過不及，學者宗之。昔已賜嘉名，今復諭意。」歲癸丑，特立卒，年七十五。中統初，詔曰：「中庸先生學有淵源，行無瑕玷，雖經喪亂，不改故常，未遂丘園之賁，俄興窀穸之悲。可復賜前號，以彰寵數。」特立所著書有《易集説》、《曆年係事記》。《元史》入《隱逸》傳。

李冶，字仁卿，欒城人。金末進士。知鈞州。金亡不仕，流落忻、崞間，聚書環堵，人所不堪，冶處之裕如也。元世祖在潛邸，聞其賢，遣使召之，且曰：「素聞仁卿學優才贍，潛德不耀，久欲一見，其勿他辭。」既至，問今之人材，冶以趙復、郝經等爲對。又問天下當何以治之，冶對「有法度則治，控名責實則治，進君子退小人則治」，世祖嘉納之。晚家元氏，買田封龍山下，學徒益衆。及世祖即位，復聘之，欲處以清要，冶以老病，懇求還山。至元二年，再以學士召，就職朞月，以老病辭去，卒于家，年八十八。所著有《敬齋文集》四十卷，《壁書藂削》十二卷，《泛説》四十卷，《古今黈》四十卷，❶《測圓海鏡》十二卷，❷《益古衍段》三十卷，❸《元史》有傳。

王磐，字文炳，號鹿菴，永年人。舉金進士，後仕元世

❶「黈」，原誤作「難」，今據毛抄本改。
❷「海鏡」，原誤作「鏡海」，今據知服齋本改。
❸「段」，原誤作「疑」，今據知服齋本改。

祖，官至翰林學士兼脩國史。與許衡友善，同議朝政，裨益居多。磐自幼篤志好學，超然異衆。蒐羅經史百氏，文詞宏放。嘗講學蘇門，東平嚴實興學養士，迎磐爲師，受業者嘗數百人，當時稱爲名儒。文天祥死，磐哭以詩，有「大元不殺文丞相，君義臣忠兩得之」之句，人争傳誦之，或有流涕者。卒年九十二。封潞國公，❶謚文忠。出其門者，汲人王惲爲最著。惲，字仲謀，號秋澗。博學有俊才，舉進士，仕至翰林學士承旨，追封太原郡公，謚文定。所著有《秋澗集》。《元史》有傳。

楊奂，字焕然，號紫陽，乾州奉天人。母程嘗夢東南日光射其身，旁一神人以筆授之，已而生奂，其父振以爲文明之象，因名曰奂。天性至孝，年十一喪母，哀毁如成人。未冠夢遊紫陽閣，景趣甚異，後因以自號。長師鄉先生吴榮叔，迥出倫輩。讀書厭科舉之學，遂以濂洛諸儒自期待。金末，嘗作《萬言策》，指陳時病，辭旨剴切，皆人所不敢言者。詣闕欲上之，不果。元初隱居，講道授徒，抵鄠縣柳塘，門生百餘人。創紫陽閣，即清風閣。稱紫陽先生。嘗避兵河朔，河朔士大夫想聞風采，求見者應接不暇。東平嚴實久聞奂名，數問其行藏，而奂終不一詣。歲戊戌，太宗詔宣德税課使劉用之試諸道進士。先生試東平，兩中賦、論第一。以耶律楚材薦，授河南路徵收課税所長官兼廉訪使。既至，招致一時名士與之議，政事約束一以簡易爲事。按行境内，親問監務，❷月課幾何、難易若何。有以增額爲言者，奂責之曰：「剥下欺上，汝欲我爲之耶？」即減元額四之一，公私便之。不踰月，政成，時論翕然，謂前此漕司未有也。在官十年，請老于燕之行臺。壬子，世祖在

❶「潞」，《元史》本傳爲「洺」。
❷「監」，《元史》本傳爲「鹽」。

潛邸時，驛召奂參議京兆宣撫司事，累上書請歸。築堂曰歸來，以爲佚老之所，教授著述不倦。乙卯，病革，諭子弟孝弟力田，以廉慎自保，戒家人無事二家齋醮，引觴大噱，命門人員擇載筆，留詩三章，怡然而逝，年七十一。賜謚文憲。奂博覽强記，真積力久，猶恐不及。作文務去陳言，以蹈襲爲耻，一時諸老，皆折行輩與之交。關中號稱多士，一時名俱未有出奂右者。不治家人生産業，而喜周人之急，雖力不贍，猶勉强爲之。人有片善，則委曲稱獎，惟恐其名不聞，或小過失，必盡言勸止，不計其怨怒也。初，翰林學士姚燧早孤，育于世父樞，樞督教甚急，奂聞，馳書止之曰：「燧，令器也，長自有分，何以急爲？」乃以子妻之。燧後爲名儒，其學得于奂者爲多。元好問譔《神道碑》，稱爲關西夫子，江漢趙復序其集，稱其志其學粹然一出于正，即其文可以得其爲人，其見重如此。所著有《還山》前後集百卷，《天興近鑑》三卷，《韓子》十卷，《概言》二十五篇，《硯纂》八卷，《北見記》三卷，《正統書》六十卷。《元史》有傳。

宋規，字漢臣，長安人。與楊紫陽及遺山、鹿菴、九山數儒論道洛西，弟子受業者甚衆。親歿廬墓，瑞草生塋。閻復嘗稱之曰：「天性至孝，德重三秦，才贍而敏，冠絶一時。」中統戊戌徵試，中論、賦兩科，拜議事官。先是，官吏縱肆日久，數侵苦小民，規繩之以法，惕然皆莫敢犯。丙辰春，詣闕陳便宜數事，上悉加納。廉希憲云：「宋規循良，可與其事。」希憲相，知公有經濟才，議欲爲列，有嫉其文章名世者沮之，署爲講議官，不就。後徵爲耀州尹，官至蜀道憲副，政聲在在著聞。號鑑山先生。有《鑑山補暇集》梓行于世。年七十七卒。

岐裕齋，解州人，逸其名。胡元御世，❶隱居不仕，以

❶「胡元御世」，四庫本作「至元之初」，知服齋本作「大元御世」。

學行鳴於時，人稱爲裕齋先生云。嘗於所居西南建孔、顔，曾燕居堂及學。歲時率鄉人脩祀事，習禮儀，敘鄉飲少長之節，教樹畜，敦行誼，鄉人翕然臻嚮。孫祖訓以賢良方正舉，歷官右都御史。《山西通志》。

王結，字儀伯，易州定興人。少聰穎，讀書數行俱下。從太史董朴受經，深於理學，故措之事業，見之文章，皆有所本。累官翰林學士、中書左丞。卒封太原郡公，謚文忠。結立言制行皆法古人，故相張珪曰：「王結非聖賢之書不讀，非仁義之言不談。」時以爲名言。所著有《易説》及《文集》十五卷。其《易説》，吴澄讀而善之。《元史》有傳。

王恂，字敬甫，中山唐縣人。父良，金末爲中山府掾，尋棄去，潛心伊洛之書。恂性穎悟，篤信理學。太保劉秉忠見而奇之。世祖時，以秉忠薦爲太子贊善。恂早以數學名，太子嘗問焉。恂曰：「算數，六藝之一，定國家，安人民，乃大事也。」每侍講讀，必發明三綱五常之旨、修身平治之道。太子問守心之道，恂曰：「嘗聞許衡言：人心猶印板，板不差，雖摹千萬紙皆不差；板既差矣，摹之於紙，無不差者。故要在正心。」太子深然之。恂以正道經術輔相太子，以師道自任，由是貴戚多慕文學矣。遷國子祭酒。先是衡病歸，秉忠等言：「若以太子贊善王恂主國學，庶幾衡之規模不敢廢墜。」從之。既又詔恂與楊恭懿及衡等定曆。居父喪，過毀，卒。謚文肅。子寛、賓，並從衡游。《元史》有傳。

杜瑛，字文玉，霸州信安人。父時昇，金末避地嵩洛山中，究心伊洛之學。瑛亦隱緱氏山中，搜訪諸書，盡讀之，究其旨趣。元初，教授汾晉間，因家焉。開府粘合珪遺良田千畝，辭不受。望氣者言「所居下有黄金」，家人欲發視，輒止之。後來居者果得金百斤，其不苟取如此。屢徵聘不就，人勸之仕，瑛太息曰：「世去古雖遠，而先王設施，本末先後猶具可考見，苟仍舊習以滋世弊，吾不能；令隨時俛仰以赴功，吾不願也。」杜門著書，竟不仕以終。卒，贈魏郡公，謚文獻。所著有《春秋地里原委》十卷、《語孟旁通》八卷、《皇極引用》八卷、《皇極疑事》四卷、《極學》十卷、《律吕律曆禮樂雜志》三十卷、文集十卷。《元史》入《隱逸》傳。

胡長孺，字汲仲，婺州永康人。祖巖起、父居仁，俱宋進士，俱以文學、政事知名。至長孺，其學益大振，九經、諸史，下逮百氏，無不包羅而揆序之。咸淳中，外舅徐道隆官荆湖四川，長孺從之入蜀，銓試第一名，授迪功郎、監

重慶酒務。與高彭、李湜、梅應春等號南州八士。歷福寧州倅。會宋亡，退棲永康山中。元世祖至元間，詔下求賢，有司强起至京，拜集賢修撰，與宰相議不合，改教授揚州。移建昌，轉寧海主簿。延祐初，轉兩浙運鹽使司丞，未上，以病辭，隱杭之虎林山以終。長孺初師青田余學古，學古師邑人王夢松，夢松受學朱門葉味道。長孺淵源既正，復行遊四方訪求其旨趣，益信涵養用敬爲最切，默存静觀，超然自得，故其爲人光明宏偉，專務明本心之學，慨然以孟子自許。唯恐斯道之失其傳，誘引不倦，一時學者争慕之。方嶽大臣與郡二千石，聘致説經，環聽者數百人。嘗言：「人雖最靈，與物同體，初無二本，此學之大原。」聽者躍然興起。海内求其辭章，如購拱璧，非其人，雖一金易一字不與。鄉闈取士，屢司文衡，文風一變。年七十五卒。所著有《瓦缶編》、《南昌集》、《寧海漫抄》、《顔樂齋稿》行世。其從兄之綱、之純，俱有名，人稱之爲三胡云。《元史》入《儒學》傳。

宋思約，字□□，山西屯留人。學問宏深，涵養純粹，耻于仕元，私淑聖道，當時學者敬宗之。建麗澤書院，以爲講學之所。設先聖諸賢廟廡，每春秋朔望，率其諸徒行釋奠禮，俱以常正爲業。國朝正德六年，入祀鄉賢。提學閔煦祀考云：「學問宏深，不干禄仕，傳名聖道，後學宗之。」《屯留志》。❶

❶ 「屯」上，知服齋本、毛抄本有「山西」二字。

元儒考略卷二

長安馮從吾仲好纂

劉因，字夢吉，初名駰，字夢驥，保定容城人。父述，邃于性理之學。元中統初，官左三部尚書。因天資絶人，日記千百言。弱冠，閱古方册，思得如古人者友之，作《希聖解》見志。國子司業硯彌堅教授真定，因從之游。初爲經學，究訓詁疏釋之説，輒歎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程、張、邵、朱、吕之書，一見即曰：「我固謂當有是也。」及評其學之所長，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至元中，以薦徵至京，擢右贊善大夫，教國子。未幾，以母老辭歸，俸給一無所受。後復徵爲集賢學士，以疾固辭不至。帝聞之，歎曰：「古有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與！」遂不彊致之。❶因性不苟合，不妄交，家雖甚貧，非其義，一介不取。隱居教授，師道尊嚴。弟子造其門者，隨材器教之，皆有成就。嘗愛武侯静以修身之語，表所居曰静修，學者稱爲静修先生。間游郎山雷溪，又號雷溪真隱。卒年四十五。無子。延祐中，贈翰林學士，追封容城郡公，謚文靖。所著有《四書精要》、《丁亥集》、《小學四書語録》、《易繫辭説》等書。真定蘇天爵表其墓，翰林歐陽玄贊云：「微點之狂，而有沂上風雩之樂；資由之勇，而無北鄙鼓瑟之聲。于裕皇之仁，而見不可留之四皓；以世祖之略，而遇不

❶「彊」，原誤作「疆」，今據四庫本、知服齋本改。

能致之兩生。嗚呼！麒麟鳳凰，固宇内之不常有也。然而一鳴而六典作，一出而《春秋》成，則其志不欲遺世而獨往也明矣。亦將從周公、孔子之後，爲往聖繼絶學，爲來世開太平者耶！」論者以爲名言。《元史》有傳。

林起宗，字□□，内丘人。自幼力學，嘗從劉因游，深得道學之指。既而教授於鄉，後學多宗之。嘗著《志學指南》、《心學淵源》二圖及《大學》、《論語》、《孟子》、《中庸》諸圖，《孝經圖解》、《小學題辭發明》、《魯菴家説》等書。

安熙，字敬仲，號默菴，藁城人。祖滔，號石峯，父松，號恕齋，皆以學行淑其鄉人。熙既承其家學，及聞保定劉因之學，心向慕焉。熙家與因所居相去數百里，因亦聞熙力於爲己之學，深許與之。熙方將造其門，而因已歿，乃從因門人烏叔備問其緒説。蓋自因得朱熹書，即尊信力行之，故其教人，必尊朱氏。然因爲人高明堅勇，其進莫遏。熙則簡覯和易，襟韻敞夷。其學以下學爲功，上達爲極，慎獨爲要。其《封龍書院釋菜先聖文》略曰：「追憶舊聞，卒究前業。洒掃應對，謹行信言。餘力學文，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發軔聖途。以存諸心，以行諸己。以及於物，以化於鄉。或冀有成，不悖於道。」其《慎獨箴》曰：「可尊者德，可畏者天。無處不有，無時不然。念慮之發，必有其幾。勿隱其隱，勿微乎微。從事于斯，是曰慎獨。自此精之，萬物並育。毫髪有間，天理弗存。利欲紛拏，厥心則昏。於乎戒哉！敬作此箴。書諸座隅，以警某心。」其用功平實切密，可謂善學朱氏者。熙遭時承平，不屑仕進，家居教授垂數十年，四方來學者，多所成就。既歿，鄉人李士興輩爲立祠於藁城之西筦鎮。祖滔，父松，咸有位焉。歐陽玄作《記》，門人蘇天爵爲輯其遺文，而虞集序之曰：「使静修得親炙朱子，以極其變化充擴之妙，則所以發揮斯文者，當不止是。使敬仲得見静修，廓之以高明，厲之以奮發，則劉氏之學，不既昌大于時已乎？惜乎静修既不見朱子，敬仲又不獲親于静修，二君子者，皆未中壽而卒，豈非天乎！」所著有《默菴文集》、《續皇極經世》等書。歐陽玄贊曰：「寤寐乎明善誠身之書，步趨乎格物致知之學。關西三鱣，未必榮於教授之四世；荀陵八龍，奚以過於伯仲之一犂。豈非白茅重而忠信著，玄酒醇而嗜慾薄者乎？鍾期、伯牙，有同世而不相遇者。吾故於默庵之神交，而益以重容城之先覺也。」《元史》入《儒學》傳。

楊恭懿，字元甫，號潛齋，高陵人，[1]天德之子。自少讀書强記，日數千言。會時艱，從親逃亂，而東于汴，于歸德，于天平，雖間關險阻，未嘗怠弛其業。年十七，侍父西歸。家貧，假室以居。鄉鄰或繼其匱，皆謝不取，惟服勞以爲養。暇則力學，博綜于書，無不究心，而尤邃于《易》、《禮》、《春秋》。思有纂述，耻爲章句儒而止。志于用世，反覆史學，以鑒觀古昔興亡之事。從學者已衆。海内搢紳與父友者，馳書交譽，即以宗盟斯文期之。年二十四，始得朱子《四書集註》、《太極圖》、《小學》、《近思録》諸書，讀之，喜而嘆曰：「人倫日用之常，天道性命之妙，皆萃此書。今入德有其門，進道有其途矣。吾何獨不可及前修踵武哉！」于是，窮理反躬，一乎持敬，優游厭飫，俟其成功于潛齋之下。自任益重，前習盡變，不事浮末矣。赫然名動一時。宣撫司、行省以掌書記共議事辟之，皆不就。至元七年，與許衡同被召，恭懿不至。衡由國子祭酒拜中書左丞，日于右丞相安童前稱譽其賢，丞相以聞。十年，帝遣協律郎申敬來召，以疾辭。十一年，太子下教中書，俾如漢惠聘四皓故事再聘之，丞相遣郎中張元智爲書致命，不得已，乃至京師。帝遣國王和童勞其遠來。既入見，帝親詢其鄉里、族氏、師承、子姓，無不周悉。詔與學士徒單公履定科舉之法。恭懿議曰：「三代以德行六藝賓興賢能。漢舉孝廉，兼策經術。魏晉尚文辭，而經術猶未之遺。隋煬始專賦詩，唐因之，使自投牒，貢舉之法遂熄，雖有明經，止于記誦。宋神宗始試經義，亦令典矣。

[1]「高陵」，《元史》本傳作「奉元」。

哲宗復賦詩，遼、金循習。將救斯弊，惟如明詔嘗曰：『士不治經學孔孟之道，日爲賦詩空文。』斯言足立萬世治安之本。今欲取士，宜勑有司，舉有行檢、通經史之士，使無投牒自薦，試以五經四書大小義、史論、時務策。夫既從事實學，則士風還淳，民俗趍厚，國家得識治之才矣。」奏入，帝善之。會北征，辭歸。十六年，詔安西王相敦遣赴闕，詔與太史王恂等改曆。明年，曆成，授集賢館學士，兼太史院事，辭歸。當曆成進奏日，諸臣方列跪，帝命恭懿及許衡起，曰：「二老自安，是年少皆受學汝者。」故終奏，皆坐畢其説，蓋異禮也。二十年，以太子賓客召。二十二年，以昭文館大學士領太史院事召。二十九年，以議中書省事召，皆辭疾不行。三十一年，卒，年七十。先是，魯齋提京兆學，與恭懿爲友，一遇講貫，動窮日力，篤信好學，操履不苟，魯齋亟稱之。父歿，水漿不入口者五日。襄事遵朱文公《家禮》，盡祛桑門惑世之法，爲具不足，稱貸益之。魯齋會葬，歸語學者曰：「小子識之：曠世墜典，夫夫特立而獨行之，❶其功可當肇修人極。」聚居六年，衡東歸。後治母喪，一如父。三輔士大夫知由禮制自致其親者，皆本之恭懿云。蕭維斗𣂏誌其墓曰：「朱文公集周、程夫子之大成，其學盛于江左。北方之士，聞而知者固有其人，求能究聖賢精微之藴，篤志于學，真知實踐，主乎敬義，表裏一致，以躬行心得之餘私淑諸人，繼前修而開後覺，粹然一出乎正者，維司徒暨公。」司徒，謂魯齋也。學士姚燧譔《神道碑銘》曰：「維天生賢，匪

❶「夫夫」，知服齋本作「士夫」。

使自有。俾拯烝民，爲責已厚。公于明命，實肩實負。乾乾其行，艮艮其守。師古喪祭，如禮不苟。三綱之淪，我條自手。推得其類，無倦誨誘。學者宗之，西土山斗。」皇慶中，贈榮禄大夫、太子少保、弘農郡公，謚文康。所著有《潛齋遺稿》若干卷。子寅，字敬伯，博通六經、百氏，累官集賢學士、國子祭酒。在成均，講明誨誘，終日忘倦，有父風。《元史》有傳。

蕭𣂏，字維斗，號勤齋，奉元人。天性至孝，自幼翹楚不凡。長爲府史，語當道不合，即引退，讀書終南山，力學三十年，不求進。制一革衣，由身半以下，及卧，輒倚其榻，玩誦不少置，於是博極群書，凡天文、地理、律曆、算數，靡不研究。侯均謂：「元有天下百年，惟蕭維斗爲識字人。」學者及門受業者甚衆。鄉里孚化，稱之曰蕭先生。鄉人有自城暮歸者，途遇寇，詭曰：「我蕭先生也。」寇驚愕釋去。嘗出，遇一婦人失金釵道旁，疑𣂏拾之，謂曰：「殊無他人，獨公居後耳。」𣂏令隨至門，取家釵以償。其婦後得所遺釵，媿謝之。世祖初分藩在秦，用平章咸寧王野仙薦，徵侍藩邸，以疾辭，授陝西儒學提舉，不赴。省憲大臣即其家具宴爲賀，遣一從史先往。𣂏方灌園，從史不知其爲𣂏也，使飲其馬，即應之不拒。及冠帶迎客，從史見，有懼色，𣂏殊不爲意。後累授集賢直學士、國子司業，改集賢侍讀學士，皆不赴。武宗初，徵拜太子右諭德，不得已，扶病至京師。入覲東宮，書《酒誥》爲獻，以朝廷時尚酒故也。尋以病請去，或問其故，則曰：「在禮，東宮東面，師傅西面，此禮今可行乎？」俄除集賢學士、國子祭酒，諭德如故，固辭歸。年七十八，以壽

終于家。謚貞敏。劉致《謚議》略云：「聖王之治天下也，必有所不召之臣。蓋志意修則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蟬蜕塵埃之中，翱游萬物之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者以之。傳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故必蒲車旌帛，側席以俟其至，冀以勵俗興化。猶或長往而不返，亦有既至而不屈，則束帛戔戔，賁于丘園者，治天下者以之也。于吾元得二人焉，曰容城劉因、京兆蕭𣂏。」「士君子之趣向不同，期各得所志而已。彼不求人知而人知之，不希世用而世用之，至上徹帝聰，鶴書天出，薛蘿動色，巖户騰輝，猶堅卧不起，不得已焉，始一至，卒不撓其節，不隳所守而去，亦可謂得所志也已。方之于古，則嚴光、周黨之流亞歟！雖其道不周於用，而廉頑立懦、勵俗興化之功，亦已多矣。且其累徵而不起，蹔出而即歸，不既貞乎？以勤自居，其好古好學之心，不既敏乎？按《謚法》『清白守節曰貞』、『好古不怠曰敏』，請謚曰貞敏。」詔從之。𣂏制行甚高，真履實踐。其教人，必自《小學》始。爲文立意精深，言近指遠，一以洙泗爲本，濂洛、考亭爲據。關輔之士，翕然宗之，稱爲一代醇儒。門人涇陽第五居仁、平定吕思誠、南陽孛术魯翀，爲最著。所著有《三禮説》、《小學標題駁論》、《九州志》及《勤齋文集》行世。《元史》入《儒學》傳。

吕思誠，字仲實，山西平定州人。母夢文昌星，寤而生思誠。長從蕭𣂏學。泰定初，舉進士，翰林編修，累官禮、刑二部尚書，摠裁宋、遼、金三史。卒年六十五。謚忠肅。思誠氣宇凝定，素以勁拔聞，不爲勢利所屈。三爲祭酒，一法許衡之舊，諸生從化，後多爲名士。嘗病古註疏太繁，魏了翁删之太簡，將約其中以成書，不果。有文集若干卷，《兩漢通紀》若干卷。《元史》有傳。

同恕，字寬甫，號榘菴，奉元人。祖昇。

父繼先，博學能文，廉希憲宣撫陝右，辟掌庫鑰。家世業儒，同居二百口，無間言。恕安静端凝，羈丱如成人，從鄉先生學，日記數千言。年十三，以《書經》魁鄉校。至元間，朝廷始分六部，選名士爲吏屬，關陝以恕貢禮曹，辭不行。仁宗初，即其家拜國子司業，階儒林郎，使三召，不起。陝西行臺侍御史趙世延請即奉元置魯齋書院，中書奏恕領教事，制可之。先後來學者殆千數。延祐設科，再主鄉試，人服其公。六年，以奉議大夫、太子左贊善召，入見東宫，賜酒慰問。繼而獻書，歷陳古誼，盡開悟涵養之道。明年春，英宗繼統，以疾歸。致和元年，拜集賢侍讀學士，以老疾辭。恕之學，由程、朱上遡孔、孟，務貫浹事理，以利于行。教人曲爲開導，使得趨向之正。性整潔，平居雖大暑，不去冠帶。母張卒，事繼母如事所生。父喪，哀毁致目疾，時祀齋肅詳至。嘗曰：「養生有不備，事有可復，追遠有不誠，是誣神也，可逭罪乎？」與人交，雖外無適莫，而中有繩尺。里人借騾而死，償其值，不受，曰：「物之數也，何以償爲！」家無擔石之儲，聚書數萬卷，扁所居曰榘庵。時蕭先生𣂏居南山下，亦以道高當世。入城府，必主恕家，士論並稱曰蕭同。自京師還，家居十有三年，中外縉紳望之若景星麟鳳，鄉里稱爲先生而不姓。至順二年卒，年七十八。贈翰林直學士，封京兆郡侯，謚文貞。所著有《榘庵集》二十卷。《元史》入《儒學》傳。

韓擇，字從善，奉元人。天資超異，信道不惑。其教學者，雖中歲以後，亦必自《小學》等書始。或疑爲凌節勤苦，則曰：「人不知學，白首童心。且童蒙所當知，而皓首不知，可乎？」尤邃《禮》學，有質問者，口講指畫無倦容。

士大夫遊宦過秦，必往見擇，莫不虛往而實歸焉。世祖嘗召之，疾，不果行。其卒也，門人爲服緦麻者百餘人。《元史》入《儒學》傳。

侯均，字伯仁，蒲城人。父母蚤亡，獨與繼母居，賣薪以給奉養。積學四十年，群經百氏，無不淹貫。每讀書，必熟誦乃已。嘗言：「讀書不至千遍，終于己無益。」故其答諸生所問，窮索極探，如取諸篋笥。名振關中，學者宗之。用薦者起爲太常博士，後以上疏忤時相意，即歸休田里。均貌魁梧，而氣剛正，人多嚴憚之，及其應接之際，則和易款洽。雖方言古語，世所未曉者，莫不隨問而答，世咸服其博聞云。今祀蒲城鄉賢祠。《元史》入《儒學》傳。

第五居仁，字士安，涇陽人。幼師蕭維斗𣂏，弱冠從同寬甫恕受學。博通經史，躬率子弟致力農畝，而學徒滿門。其宏度雅量，能容人所不能容。嘗行田間，遇有竊其桑者，居仁輒避之。鄉里高其行義，率多化服。作字必楷整，遊其門者，不惟學明，而行加修焉。卒之日，門人相與議易名之禮，私謚曰静安先生。《元史》入《儒學》傳。

傅定保，字□□，晉江人。六歲通《大學》。事母至孝。大德初，用薦爲漳州學正，首以《太極圖》、《西銘》講説，聽者悦服。號古直先生。《一統志》載。

胡炳文，字仲虎，婺源人。元初，爲信州書院山長，再調蘭溪州學正。炳文以《易》名家，作《易本義通釋》，而于朱子所註四書，用力尤深。餘干饒魯之學，本出于朱子，而其爲説多與朱牴牾。炳文深正其非，作《四書通》，凡辭異而理同者，合而一之，辭同而旨異者，析而辨之，往往發其未盡之蘊。其所著又有《易春秋集解》、《禮書纂述》、《大學指掌圖》、《四書辨疑》、《五經會義》、《爾雅韻語》、《雲峯筆記》等書。東南學者，因其所自號，稱雲峯先生。卒，謚文通。《元史》入《儒學》傳。

董朴，字太初，順德人。自幼强記，比冠，師事樂舜咨、劉道濟，皤然有求道之志。至元十六年，用提刑按察使薦，起家爲陝西知法官。未幾，以親老歸養。尋召爲太史院主事，復辭不赴。皇慶初，朴年已踰八十，詔以翰林修撰致仕。延祐三年，無疾而終，年八十有五。朴所爲

學，自六經及孔孟微言，與凡先儒所以開端闡幽者，莫不研極其旨而會通之，故其心所自得，往往有融貫之妙。其事親孝，與人交，智愚貴賤，一待以誠，或有犯之者，夷然不與之校。中山王結曰：「朴之學，造詣既深，充養交至；其爲人，清而通，和而介，君子人也。」朴家近龍岡，學者因稱之曰龍崗先生云。《元史》入《儒學》傳。

張䇓，字達善，其先蜀之導江人，僑寓江左。金華王柏得朱熹三傳之學，嘗講道台之上蔡書院，䇓從而受業焉。自六經、《語》、《孟》傳註，以及周、程、張氏微言，朱子所嘗論定者，靡不潛心玩索，究極根柢。用功既專，久而不懈，所學益弘深微密，南北之士，鮮能及之。至元中，行臺中丞吳曼慶延致江寧學宮，俾子弟受業，中州士大夫欲淑子弟以朱子四書者，皆遣從䇓游。其在維揚，來學者尤衆，遠近翕然，稱曰導江先生。大臣薦諸朝，特命爲孔、顏、孟三氏教授，鄒魯之人，服誦遺訓，久而不忘。䇓氣宇端重，音吐洪亮，講説特精詳，子弟從之者，詵詵如也。其弟子知名者甚多，馬祖常、孔思晦、夾谷之奇、楊剛中尤顯。䇓無子，有《經説》及文集行世。吳澄序其書，以爲議論正，援據博，貫穿縱横，儼然新安朱氏之尸祝也。至正中，真州守臣以䇓及郝經、吳澄皆嘗留儀真，作祠祀之，曰三賢祠。《元史》入《儒學》傳。

孛朮魯翀，字子翬，其先隆安人。金泰定間，定女直姓氏，屬望廣平。祖德，從憲宗南征，因家鄧之順陽。父居謙。初，居謙辟掾江西，❶以家隨，生翀贛江舟中，釜鳴者三，人以爲異。翀稍長，即勤學。父殁，家事漸落，而爲學益力。乃自順陽復往江西，從新喻蕭克翁學。克翁隱居不仕，學行爲

❶「居」，原脱，今據《元史》本傳補。

州里所敬。嘗夜夢大鳥止其所居，沖天而去。明日，翀至。翀始名思温，字伯和，克翁爲易今名字，以夢故。後復從京兆蕭𣂏遊，其學益宏以肆。翰林學士承旨姚燧以書抵𣂏曰：「燧見人多矣，學問文章，無足與子輩比倫者。」于是𣂏以女妻之。大德末，以薦爲襄陽儒學教諭。文宗時，爲集賢直學士、國子祭酒。時上以西僧爲帝師，至京，有旨朝臣一品而下咸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爲動，惟翀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余，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爲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衆爲之慄然。元統初，以江浙行省參知政事告歸，尋召爲翰林侍講學士，以疾不至。卒，封南陽郡公，謚文靖。翀狀貌魁梧，不妄言笑。其爲學一本于性命道德，文章簡奥典雅，天下學者仰爲表儀。居國學久，論者謂自許衡後，能以師道自任者，惟耶律有尚及翀而已。有文集行世。子遠，字朋道，用翀蔭令襄陽。以忠義死賊，妻雷亦從死。《元史》有傳。

孫轍，字履常，臨川人。幼孤，母蔡親教之，即警策自勵。比長，學行純篤，事母孝。家居教授，庭外蕭然，而考德問業者無虚晷。與人言，以孝弟忠信爲本，辭温氣和，聞者皆油油乎其有感也。待親戚隣里禮意周洽，未嘗幾微及人過。部使者若郡縣長吏仁賢者，畢慕造焉。監司屢辟，皆不就。吴澄叙其文，以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時同郡吴定翁，字仲谷，清修文雅，與轍齊名而善詩，居恒言：「士無求用於世，惟求無愧於世。」人以爲名言。辟薦相望，竟不仕以殁。《元史》入《隱逸》傳。

龍仁夫，字觀復，永新人。博究經史，以道自任。仕元爲湖廣儒學提舉。晚年僑居黄州。著《周易集傳》十八卷，多發前儒之所未發。其他文尤奇逸流麗，學者稱麟洲先生。《元史》入《儒學》傳。

吴仲迂，字□□，浮梁人，號可堂。博學明經，隱居著書。有《四書語録》、《經傳發明》、《春秋紀聞》數十卷。

牟應龍，字伯成，其先蜀人，後徙居吴興。祖子才仕宋，贈光禄大夫，謚清忠。父巘，爲大理少卿。應龍當以世賞補京官，盡讓諸從弟，而擢咸淳進士第。時賈似道當國，自儗伊、周，謂馬廷鸞曰：「君故與清忠游，其孫幸見之，當處以高第。」應龍拒之不見。及對策，具言上下内外之情不通，國勢危急之狀，考官不敢寘上第。調光州定城尉，應龍曰：「昔吾祖對策，以直言忤史彌遠，得洪雅尉，今固當爾，無愧也。」沿海制置司辟爲屬，以疾辭不仕，而宋亡矣。故相留夢炎事世祖，爲吏部尚書，以書招之，曰：「苟至，翰林可得也。」應龍不答。已而家益貧，稍起家教授溧陽州，晚以上元縣主簿致仕。初，宋亡時，大理卿已退不任事，一門父子，自爲師友，討論經學，以義理相切磨，於諸經皆有成説，惟《五經音考》盛行於世。以文章大家稱於東南，學者因應龍所號，稱之曰隆山先生。泰定元年卒，年七十八。虞集誌其墓。《元史》入《儒學》傳。

陸文圭，字子方，江陰人。幼而穎悟，讀書過目成誦，終身不忘。博通經史百家，及天文、地理、律曆、醫藥、算數之學。宋咸淳初，文圭年十八，以《春秋》中鄉選。宋亡，隱居城東，學者稱之曰牆東先生。延祐設科，有司强之就試，凡一再中鄉舉。文圭爲文融會經傳，縱横變化，莫測其涯際，東南學者皆宗師之。朝廷數遣使馳幣聘之，以老疾，不果行。卒年八十五。文圭爲人，剛明超邁，以奇氣自負。有《牆東類稿》二十卷。❶《元史》入《儒學》傳。

梁益，字友直，江陰人。博洽經史，而工於文辭。其教人以變化氣質爲先務，學徒不遠千里從之。淛以西稱學術醇正，爲世師表者，陸文圭與益而已。所著書有《三山稿》、《詩緒餘》、《史傳姓氏纂》，又有《詩傳旁通》，發揮朱熹氏之學爲精。年五十六卒。《元史》入《儒學》傳。

熊凱，字□□，南昌人。精義理之學，以明經開塾四十餘年，時稱遥溪先生。子東，造詣尤高遠，從游者益衆。同邑熊良輔受學於凱，善屬文，所著有《易傳集疏》、《風雅遺音》、《小學入門》等書。

瞻思，字得之，其先大食國人。國既内附，大父魯坤，太宗時官真定，因家焉。瞻思少穎異，弱冠從翰林承旨王思廉游，博極群籍，汪洋茂衍，見諸踐履，皆篤實之學。延祐初，以科舉取士，人勸其就試，笑而不應。泰定初，以薦徵遺逸，見帝于上都。時倒剌沙柄國，人多附之，瞻思獨不往見，即以養親辭歸。天曆初，召爲翰林應奉文字，進

❶「二」，原脱，今據知服齋本補。

所著《帝王心法》，上稱善。預修《經世大典》，以議論不合求去，上諭留之，堅以母老辭。至元初，拜陝西行臺御史，有直聲。改浙東廉訪僉事，尋以病免。後屢召，皆不起。卒，封恒山郡侯，謚文孝。瞻思邃于《禮》，于《易》尤深，至于天文、地理、鍾律、算數，旁及外國之書，皆究極之。家貧，饘粥或不繼，其考訂經傳，常自樂也。所著有《四書闕疑》、《五經思問》、《奇偶陰陽消長圖》及文集等書，其餘著述，亦多駁雜。《元史》入《儒學》傳。

伯顏，一名師聖，字宗道，哈剌魯氏，隸軍籍蒙古萬户府，世居開州濮陽縣。伯顏生三歲，嘗以指畫地，若爲卦者。六歲，從里儒授書，即成誦。早孤，其兄買經傳以資之，日夜誦不輟。稍長，從宋進士建安黄坦學，[1]坦大奇之，因命以顏爲氏，且名而字之焉。久之，坦辭曰：「余不能爲爾師，群經有朱子説具在，歸而求之可也。」伯顏自弱冠即以斯文爲己任，其于大經大法，粲然有覩，而心所自得，每出意言之表。鄉之學者，質疑問難，咸解其惑。于是中原之士，聞而從游者日益衆。至正四年，以隱士徵，授翰林待制，預修《金史》，史成辭歸。已復起江西廉訪僉事，數月，以病免。及還，四方來學者至千餘人。蓋其學專事講解而務真知力踐，不屑事舉子詞章，必期措諸實用。士出其門，不問知其爲伯顏氏學者。至于異端之徒，亦往往棄其學而學焉。後遇賊不屈，與妻子俱死。贈奉議大夫、僉太常禮院事，謚文節。生平修輯六經，多所著述，皆燬于兵。《元史》入《儒學》傳。

[1]「坦」，原誤作「垣」，今據四庫本、知服齋本及《元史》本傳改。下「坦」字同。

元儒考略卷三

长安馮從吾仲好纂

吴澄，字幼清，撫州崇仁人。自幼穎悟，九歲從群子弟試鄉校，每中前列。既長，于經傳皆習通之，知用力聖賢之學。宋末，舉進士不第，入山著書。元世祖時，侍御史程鉅夫奉詔求賢江南，起澄至京師，未幾，以母老辭歸。鉅夫請置澄所著書于國子監以資學者，朝廷命有司即其家録上。元貞初，游龍興，按察經歷郝文迎至郡學，日聽講論，録其問答，凡數千言。行省掾元明善以文學自負，嘗問澄《易》、《詩》、《書》、《春秋》奥義，歎曰：「與吴先生言，如探淵海。」遂執弟子禮事之。左丞董士選延之家，親執饋食，曰：「吴先生，天下士也。」既入朝，薦澄有道，擢應奉翰林文字。有司敦勸，久之乃赴，而代者已至，澄即日南歸。未幾，除江西儒學副提舉，居三月，以疾去。至大初，召爲國子監丞。皇慶初，陞司業。嘗爲學者言：「朱子于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静以尊德性爲主。問學不本于德性，則其敝必偏于言語訓釋，故學以尊德性爲本。」議者遂以澄爲陸氏之學。澄一夕謝去，諸生有不謁告從之南者。俄拜集賢直學士，俾乘驛至京師，次真州，疾作，不果行。家居，四方從學者恒數百人。英宗即位，起翰林學士。時勑寫金字《藏經》，命澄爲序，澄持不奉詔。泰定初，爲經筵講官，進《帝範》、《資治通鑑》、《大學衍義》、《貞觀政要》諸書。尋謝病歸，從學者益衆。再徵，不起，卒于家，年八十有五，追封臨川郡公，謚文

正。澄身若不勝衣，正坐拱手，氣融神邁，答問亹亹，使人涣若冰釋。所居僅草屋數椽，程御史題曰草廬，學者稱草廬先生。所著有《易春秋禮記尚書纂言》、《私録》、《支言》等書，又著《學基》、《學統》二篇，使人知學之本與爲學之序云。《元史》有傳。

陳徵，字□□，其先閬州人，宋陳堯叟十三世孫，徙家南康。受學臨川吴澂，研精經史，考覈百氏。❶元時，累薦弗就。遊吴，遂家焉。子惟寅、惟允，皆博學善詩文。《一統志》。

武恪，字伯威，宣德府人。初以神童遊學江南，師事吴澄，澄奇之，薦入國學肄業。明宗在潛邸，選恪爲説書秀才，及出鎮雲南，恪在行。明宗欲起兵陝西，恪諫曰：「太子南，❷于國爲君命，于家爲叔父命，何可違也？南，何遽非福？❸若向京師發一矢，史官必書反，不可悔矣。」左右惡恪言，乃曰：「武秀才有母在京，合遣歸。」恪遂還京師，居陋巷，教訓子弟。文宗知其名，除秘書監典簿。秩滿，丁内艱。再除中瑞司典簿，改汾西縣尹，皆不起。人或勸之仕，恪曰：「向爲親屈，今親已終，不復仕矣。」後泰不華薦爲沁水尹，近臣又薦爲授經郎，皆不就。好讀《周易》，每日堅坐。或問：「先生之學，以何爲本？」恪曰：「以敬爲本。」所著有《水雲集》。《元史》入《隱逸》傳。

韓性，字明善，紹興人，其先家安陽，宋名相琦，其八世祖也。高祖左司郎中膺冑，扈從南渡，家于越。性博綜群籍，而于儒先性理之説，尤深造其閫域，爲文自成一家。四方學者，受業其門，户外之屨，至無所容。延祐初，詔以科舉取士，學者以文法爲請，性語之曰：「今之貢舉，悉本朱熹《私議》。爲貢舉之文，不知朱氏之學，可乎？四書六經，千載不傳之學，自程氏至朱氏，發明無餘蘊矣，顧行何如耳。有德者必有言，施之埸屋，直其末事，豈有他法哉！」士有一善，必爲之延譽不已，及辨析是非，則毅然有不可犯之色。性出無輿馬僕御，所過，負者息肩，行者讓道。巷夫街叟，至于童穉厮役，咸稱之曰「韓先生、韓先生」云。憲府嘗舉爲教官，謝曰：「幸有先人之敝廬可庇風雨，薄田可具饘粥，讀書砥行，無愧古人足矣，禄仕非所願

❶「覈」，原誤作「覆」，今據四庫本、知服齋本改。

❷「南」，知服齋本作「北」，《元史》本傳作「北行」。

❸「遽」，原誤作「渠」，今據四庫本改。

也。」後薦章屢上，竟隱居不仕以歿，年七十有六，賜謚莊節先生。所著《禮記説》、《詩音釋》、《書辨疑》、《郡志》、文集行世。《元史》入《儒學》傳。

元明善，字復初，大名清河人。資穎悟絶出，讀書過目輒記，諸經皆有師法，而尤深于《春秋》。弱冠游吴中，浙東使者薦爲安豐、建康兩學正，歷行省掾。仁宗在東宫，首擢爲太子文學。及即位，改翰林待制，陞翰林直學士。詔節《尚書》經文譯之以進，每奏一篇，帝必稱善，曰：「二帝三王之道，非卿莫聞也。」爲禮部尚書，正孔氏宗法，以宣聖五十四世孫思晦奏襲封衍聖公。拜湖廣行省參知政事，復入爲翰林學士。眷遇之隆，當時莫並。卒，謚文敏。明善早以文章自豪，後從吴澄問經傳奥義，嘆曰：「與吴先生言，如探淵海。」遂執弟子禮師事之，翻然有志于學。又與虞集相切劘，故晚益精詣。所著有文集行世。《元史》有傳。

蕭漢中，字景元，泰和人。泰定中，譔《讀易考原》，發文王序卦之旨，爲圖分上下，經之義躍然。

陳櫟，字壽翁，徽之休寧人。櫟生三歲，祖母吴氏口授《孝經》、《論語》輒成誦。五歲入小學，即涉獵經史。七歲通進士業。十五鄉人皆師之。宋亡，科舉廢，櫟慨然發憤，致力於聖人之學，涵濡玩索，貫穿古今。嘗以謂有功於聖門者，莫若朱熹氏，熹没未久，而諸家之説，往往亂其本真，乃著《四書發明》、《書傳纂疏》、《禮記集義》等書，亡慮數十萬言，凡諸儒之説，有畔於朱氏者，刊而去之；其微辭隱義，則引而伸之；而其所未備者，復爲説以補其闕。於是朱熹之説大明於世。延祐初，詔以科舉取士，櫟不欲就試，有司强之，試鄉闈中選，遂不復赴禮部。教授於家，不出門户者數十年。性孝友，尤剛正，日用之間，動中禮法。與人交，不以勢合，不以利遷。善誘學者，諄諄不倦。臨川吴澄嘗稱櫟有功於朱氏爲多，凡江東人來受業於澄者，盡遣而歸櫟。櫟所居堂曰定宇，學者因以定宇先生稱之。元統二年卒，年八十三。揭傒斯誌其墓，乃與

吴澄並稱，曰：「澄居通都大邑，又數登用于朝，天下學者，四面而歸之，故其道遠而章，尊而明。櫟居萬山間，與木石俱，而足跡未嘗出鄉里，故其學必待其書之行，天下乃能知之。及其行也，亦莫之禦，是可謂豪傑之士矣。」世以爲知言。《元史》入《儒學》傳。

程端禮，字敬叔，鄞縣人。幼穎悟純篤，年十五，能記誦六經，曉析大義。慶元自宋季皆尊尚陸九淵氏學，而朱熹氏學不行于慶元。端禮獨從史蒙卿游，以傳朱氏明體適用之指，學者及門甚衆。所著有文集及《讀書工程》，國子監以頒示郡邑校官，爲學者式。仕爲衢州路學教授。弟端學，字時叔，通《春秋》。至治中進士，仕爲國子助教。動有師法，剛嚴方正，學者嚴憚之。遷太常博士。所著有《春秋本義》、《三傳辨疑》、《春秋或問》。《元史》入《儒學》傳。

金履祥，字吉甫，蘭溪人。幼而敏睿，父兄授之書，即能記誦。比長，益自策勵，于書靡不畢究。及壯，知向濂洛之學，事同郡王柏，從登何基之門。二人蓋得朱熹之傳者。自是講貫益密，造詣益邃。德祐初，以迪功郎、史館編校召。時宋之國事已不可爲，履祥辭弗就。宋亡，遂絶意進取，屏居金華山中。兵燹稍息，則上下巖谷，追逐雲月，寄情嘯咏，視世故泊如也。平居獨處，終日儼然；至與物接，則盎然和懌。訓迪後學，諄切無倦，而尤篤于分誼。何基、王柏之喪，履祥率同門之士，以義制服，觀者始知師弟子之繫于倫常也。有故人子坐事，母子分配爲隸，不相知者十年，履祥傾貲營購，卒贖以完，其子後貴，履祥終不自言。嘗以劉恕《外紀》記司馬氏《通鑑》以前

事不本于經，舛謬不可信，乃斷自《尚書》，旁采子史，作《通鑑前編》，又著《尚書表注》、《四書考證表注》。論者謂多所自得，視蔡傳加精考證。門人許謙上之朝，命刊行，謙序之，略曰：「聖賢之心，盡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于朱子。顧其立言，辭約意廣，讀者咸得其粗而不能悉究其義，或以一偏之致自異，而初不知未離其範圍。世之詆訾貿亂務爲新奇者，其弊正在此耳。此金先生考證之所由作也。」初，履祥既見王栢，首問爲學之方，栢告以必先立志，且舉先儒之言：「居敬以持其志，立志以定其本，志立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此爲學之大方也。」及見何基，基謂之曰：「會之屢言賢者之賢，理欲之分，便當自今始。」當時以爲基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栢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履祥則親得之二氏，而並充于己者也。居仁山之下，學者稱仁山先生。大德中卒。元統初，門人吳師道爲國子博士，移書學官，祠于鄉學。至正中，謚文安。《元史》入《儒學》傳。

吳師道，字正傳，蘭溪人。自羈丱知學，即善記覽，工詞章、詩歌。弱冠，因讀宋儒真德秀遺書，乃幡然有志于爲己之學。師事金履祥，刮摩淬礪，日長月益。復以持敬致和之説質于許謙，謙復之以理一分殊之旨，由是心志益廣，造詣益深，大抵務在發揮義理，而以闢異端爲先務。登至治初進士，歷國子博士。其爲教，一本朱熹之旨，而遵許衡之成法，六館諸生，人人自以爲得師。丁内艱歸，以禮部郎中致仕。所著有《易詩書雜説》、《春秋胡傳附辨》、《戰國策校註》、《敬鄉録》及文集二十卷。師道同郡又有王餘慶，字叔善，仕爲江南行臺監察御史，亦以儒學名重當世。《元史》入《儒學》傳。

許謙，字益之，金華人。生數歲而孤。稍長，肆力于學，雖疾恙不廢。已聞仁山金履祥講道蘭江上，委己而學焉。履祥語之

曰：「士之爲學，猶五味之在和，醯醬既加，則酸鹹頓異。子來見我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子耶？」謙聞之惕然。履祥嘗告之曰：「聖人之道，中而已矣。」謙由是事事求夫中者而用之。居數年，盡得其所傳之奥。嘗自謂：「吾非有大過人，惟爲學之功無間斷耳。」延祐初，屏居東陽八華山，學者翕然從之。尋開門講學，遠而幽、冀、齊、魯，近及荆、揚、吴、越，皆不憚百舍來受業焉。其教人，以五性人倫爲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爲先，以爲己爲立心之要，以分辨義利爲處事之制。至誠諄悉，内外殫盡。嘗曰：「己或有知，使人亦知之，豈不快哉！」討論講貫，終日不倦，惰者作之，鋭者抑之，拘者開之，放者約之。爲學者師垂四十年，及門著録者千餘人，隨人材分，咸有所得。四方之士以不及門爲耻，搢紳先生至是邦，必即其家存問焉。歲大侵，謙貌加瘠，或問之，謙曰：「今公私匱竭，道殣相望，吾豈能獨飽耶！」其處心如此。中外名臣，交章屢薦，而郡復以遺逸應詔，鄉闈大比，請司其文衡，皆莫能致。至其晚節，獨以身任正學之重，遠近學者，以其身之安否，爲斯道之隆替焉。順帝至元三年卒，年六十八。門人以義制服者若干人。嘗以白雲自號，世稱爲白雲先生。賜謚文懿。所著《四書叢説》、《書傳叢説》、《詩名物鈔》、《觀史治忽幾微》、《自省編》等書。謙不矜露，所爲詩文，非扶翼經義，張維世教，則未嘗輕筆之書。吴澄謂：其議論正大，援據精博，儼然新安尸祝。黄溍謂：程子之道，得朱子而復明；朱子之大，至許公而益尊。史稱何基、王柏及金履祥殁，其學猶未大顯，至謙，而其道益著。故

學者推原統緒，以爲朱熹之世適云。《元史》入《儒學》傳。

王麟，字□□，❶東平人。有志聖賢之學，聞金華許白雲謙講道，至順初，麟徒步往從之。謙作《學箴》遺之，麟佩服之。後舉于鄉，爲昌平教，❷以所聞啓發學者。及謙卒，麟爲發喪制服，遇諱，❸必齋戒設祭，人皆稱爲篤信好學君子也。子延陵，本朝永樂間，爲翰林檢討。

虞集，字伯生，本蜀之仁壽人，宋丞相允文五世孫。曾祖剛簡，爲利州路提刑，嘗與魏了翁、范仲黻、李心傳輩，講學蜀東門外，得程、朱微旨，蜀人師尊之。祖𤦺，知連州，以文學知名。父汲，黄岡尉。宋亡，僑居臨川，與吴澄友善。家貧，教授于諸生中，得孛朮魯翀、歐陽玄而稱許之。後以翰林編修致仕。母楊氏，祭酒文仲女。集三歲即知讀書。宋亡，汲挈家避兵嶺外，干戈中無書可携，楊氏口授《語》、《孟》、《左傳》，歐、蘇文。比還，就外傅，始得刻本，則已盡通諸經大義矣。文仲素以《春秋》名家，而族弟參知政事棟，明于性理之學，楊氏在室，即盡通其説，故集與弟槃皆受業家庭，出則以契家子從吴澄遊，授受具有源委。大德初，以薦授大都路儒學教授，雖以訓迪爲職，而益自充廣，不少暇佚。爲國子助教，即以師道自任，諸生時其退，每挾策趨門下卒業，他館生多相率請益焉。累官翰林學士，兼國子祭酒。命修《經世大典》，成，謝病歸。順帝至正八年卒，追封仁壽郡公，謚文靖。集學雖博洽，而究極本原，研精探微，心解神契，其經綸之妙，一寓諸文，其文未嘗苟作。性素孝友，與弟槃同闢書舍爲二室，左室書淵明詩于壁，題曰陶菴；右室書堯夫詩，題曰邵菴，故世稱邵菴先生。所著有《道園學古録》若干卷。槃，字仲常，以進士尹嘉魚。方正有學識，吴澄亟稱之。集嘗集方外士扣擊其説，集謂：❹「聖人之教不明，爲學者無所底止，苟於吾道異端疑似之間不能深知，而欲窺究夫性命之原、死生之故，其不折而歸之者寡矣。」槃不然，聞有僧在坐，輒不入，雖集亦嚴憚之。不幸年不及艾，先集卒。

---

❶「□□」，知服齋本作「兆祥」。

❷「教」下，知服齋本、毛抄本均有「授」字。文淵閣四庫本《白雲集》附録明胡廣《學箴跋》言王麟「仕爲昌平教諭以終」。

❸「諱」下，知服齋本、毛抄本均有「日」字。

❹「集」，原誤作「槃」，今據知服齋本、《元史·虞集傳》附槃傳改。

所著有《非非國語》行世。《元史》有傳。

陳旅，字衆仲，莆田人。幼孤，其外大父趙氏學有淵源，撫而教之，旅得所依，惟篤志于學，于書無所不讀。稍長，負笈至于温陵，從鄉先生傅古直游，聲名日著，以薦爲閩海儒學官。御史中丞馬祖常見而奇之，因相勉游京師。既至，翰林侍讀學士虞集見其所爲文，歎曰：「此所謂我老將休，付子斯文者矣。」即延至館中，朝夕以道義學問相講習，自謂得旅之助爲多。又以薦除國子助教。❶居三年，考滿，諸生不忍其去，請于朝，再任焉。元統二年，出爲江浙儒學副提舉。至元四年，入爲應奉翰林文字。至正元年，遷國子監丞。又二年，卒。旅聞見該博，爲文峻潔高古。生平尤篤于師友之義，每感虞集爲知己。其在江浙時，冒暑訪集于臨川。集感其來，留旬日而別，惓惓以斯文相勉。集每與學者語，必以旅爲生平益友云。有文集行世。《元史》入《儒學》傳。

劉霖，字□□，❷安福人。少從虞集學，博通五經。元季，寇陷安成，乃避地泰和，學者師尊之。性耿介。所著有《四書纂釋》、《太極圖解》、《易本義》、《童子説》、《杜詩類註》。

潘迪，字□□，❸元城人。博學能文，歷官國子司業、集賢學士。所著《易春秋庸學述解》及《格物類編》、《六經發明》諸書，傳於世。

章仕堯，❹字□□，温州平陽人。元時，科舉方尊程、朱之學，仕堯研精覃思，發明四書旨意，嘗曰：「時之治亂，由人心之邪正，人心之邪正，由學術之醇疵。」識者以爲名言。同邑史伯璿，字□□，❺亦精究四書，得朱子之旨。所著有《四書管窺》及《外編》行世。《一統志》。

杜本，字伯原，臨江清江人。博學善屬文。嘗被召至京師，未幾，歸隱武夷山中。文宗在建康時聞其名，及即位，以幣聘，不起。以丞相脱脱薦，賜上尊、文幣，召爲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使者趣之行，至杭州，稱疾固辭。致書丞相曰：「公能以萬事合爲一理，以萬民合爲一心，以千載合爲一日，以四海合爲一家，則可言制禮作樂，而躋五帝三王之盛矣。」竟不至。本沈静寡慾，無疾言遽

❶「以」，知服齋本作「力」。
❷「□□」，知服齋本作「沛滋」。
❸「□□」，知服齋本作「允功」。
❹「章」，知服齋本作「張」。
❺「字□□」，知服齋本作「與齊名」。

色。與人交篤於義，有貧無以養、貲力無以學者，皆濟之。學者稱爲清碧先生。卒年七十五。所著有《四經表義》、《六書通編》、《十原》等書。時有張樞，字子長，金華人，亦屢徵不起。所著有《春秋三傳歸一義》三十卷、《刊定三國志》六十五卷、《林下竊議》、《曲江張公年譜》各一卷、《敝帚編》若干卷。《元史》入《隱逸》傳。

熊朋來，字與可，豫章人。宋咸淳進士，授寶慶簽判，未上而宋亡。隱處州里間，生徒受學者常百數十人。取朱子《小學》書，提其要領以示之，學者家傳其書，幾遍天下。豫章爲江西會府，與群賢講論經義無虚日，儒者咸依爲重。元初，以薦爲福建廬陵教授，所至考古篆籀文字，調律吕，協詩歌，以興雅樂，制器定辭，必則古式，學者化焉。調建安主簿，不赴。晚以福寧州判官致仕。❶四方學者，因其所自號，稱爲天慵先生。每燕居，鼓瑟而歌以自樂。門人歸之者日盛，旁近舍皆滿，至不能容。朋來懇懇爲説經旨，老益不倦。延祐初，詔以進士科取士，江淛、湖廣皆卑詞致禮，請爲主文，朋來屢往應之。及對大廷，其所選士居天下三之一。朋來之學，諸經中三《禮》尤深，當世言《禮》學者咸宗之。至治中，英宗始鋭意于制禮作樂，元明善以朋來爲薦，未及召而卒，年七十八。朋來動止有常，喜怒不形于色，接賓客，人人各自以得其意。有家集三十卷，虞集誌其墓。《元史》入《儒學》傳。

何中，字太虚，撫之樂安人。少穎拔，以古學自任，家有藏書萬卷，手自校讎。其學弘深該博，廣平程鉅夫，清河元明善，柳城姚燧，東平王構，同郡吴澂、揭傒斯，皆推服之。至順二年，江西行省平章全岳柱聘爲龍興郡學師。明年六月，以疾卒。所著有《易類象》二卷、《書傳補遺》十卷、《通鑑綱目測海》三卷、《知非堂稿》十七卷。同郡危復之，字見心，宋末爲太學生，師事湯漢，博覽群書，好讀《易》，尤工於詩。至元初，元帥郭昂屢薦爲儒學官，不就。至元中，朝廷累遣奉御察罕及翰林應奉詹玉以幣徵之，皆弗起，隱於紫霞山中。士友私謚曰貞白先生。《元史》入《隱逸》傳。

宇文公諒，字子貞，其先成都人，父挺祖徙吴興，今爲吴興人。公諒通經史百氏言，弱冠有操行。嘉興富民延爲子弟師，夜將半，聞有叩門者，問之，乃一婦人，公諒厲聲叱去之。翌日，即以他事辭歸，終不告以其故。至順四年，登進士第，授婺源州同知。丁内艱，改餘姚州，遷高郵

❶「寧」，《元史》本傳爲「清」。知服齋本已注。

府推官。未幾，除國子助教，日與諸生辯析諸經，六館之士，資其陶甄者往往出爲名臣。調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以病得告。後召爲國子監丞，除江浙儒學提舉，改僉嶺南廉訪司事，以疾請老。公諒平居，雖暗室，必正衣冠端坐。嘗挾手記一册，識其編首曰：「書有所爲，暮則書之，其不可書，即不敢爲，天地鬼神，實聞斯言。」其檢飭之嚴如此。所著述有《折桂集》、《觀光集》、《辟水集》、《以齋詩稿》、《玉堂漫稿》、《越中行稿》，凡若干卷。門人私謚曰純節先生。《元史》入《儒學》傳。

黄瑞節，字□□，安福人。元季不仕，嘗輯濂、洛、關、閩諸儒格言爲《朱子成書》行世。

李孝光，字季和，温州樂清人。少博學，篤志復古，隱居雁蕩山五峯下，四方之士遠來受學，名譽日聞，泰不華以師事之，南行臺監察御史闔辭屢薦居館閣。至正七年，詔徵隱士，以秘書監著作郎召，與完者圖、執禮哈琅、董立同應詔赴京師，見帝于宣文閣，進《孝經圖説》，帝大悦，賜上尊。明年，陞文林郎、祕書監丞。卒于官，年五十三。孝光以文章負名當世，其文一取法古人，而不趨世尚，非先秦、兩漢語，弗以措辭。有文集二十卷。《元史》入《儒學》傳。

陸以衛，字□□，無錫人。明《易經》，遡程、朱之源，得象外旨趣。至正中，官至翰林待制。所著有《宋鑑提綱》。

王充耘，字□□，吉水人。舉進士，同知永新州。著《書義矜式》行世。

元儒考略卷四

長安馮從吾仲好纂

黄澤，字楚望，蜀之資州人。父儀可，隨兄驥子官九江，因家焉。澤生有異資，慨然以明經學道爲志，尤深研于吾道異端之辨。好爲苦思，作《顔淵仰高鑽堅論》以自廣。蜀人治經，必先古注疏，澤于名物度數，考覈精審，而義理一宗程、朱，作《易春秋二經解》、《二禮祭祀述略》。大德中，江西行省相臣聞其名，授江州景星書院山長，使食其禄以施教。又爲山長于洪之東湖書院，受學者益衆。秩滿即歸，閉門授徒以養親，不復言仕。嘗以爲去聖久遠，傳注家率多附會，近世儒者又各以才識求之，故議論雖多，而經旨愈晦，必積誠研精，有所悟入，然後可以窺見聖人之本真。乃揭六經中疑義千有餘條，以示學者。既乃盡悟失傳之旨，久之豁然，無不貫通。于《易》，謂以明象爲先，而其機括盡在《十翼》，作《十翼舉要》。于《春秋》，謂以明書法爲主，而其大要在考覈三傳，作《三傳義例考》。又懼學者得于創聞，不復致思，作《易學濫觴》、《春秋指要》，示人以求端用力之方。于《禮》，謂鄭氏深而未完，王肅明而實淺，作《禮經復古》。其辨釋諸經要旨，詆排百家異議，作《補注》，作《翼經罪言》。近代覃思之學，推澤爲第一。吴澄嘗觀其書，以爲平生所見明經士，未有能及之者，謂人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黄楚望真其人乎！」其後，年老家貧，歲大祲，家人采木實草根以療饑，澤處之晏然，終不少降挹。惟

以聖人之心不明，而經學失傳，若己有罪爲大戚。至正六年卒，年八十七。門人新安趙汸最著。《元史》入《儒學》傳。

程琩，字君用，號悦古，涇陽人。隱居不仕。弱冠，即以古學自力，討論六籍，雖祁寒暑雨，造次顛沛，未嘗少輟。嘗主盟三原學古書院，遠近從學者百餘人，循循然樂教不倦。嘗誡諸子曰：「人性本善，習之易荒，❶古聖賢皆以驕惰爲戒，況凡民乎？」集《家戒》一卷以遺子孫。著述有《遼史》三卷、《異端辨》二卷、《雲陽志》二卷、《樂府文集》傳于世。《雍大記》、❷《通志》俱載，《一統志》闕。

周仁榮，字本心，台州臨海人。父敬孫，宋太學生，師事王栢，受性理之旨。仁榮承其家學，又同郡人孟夢恂從楊珏、陳天瑞游。仁榮治《易》、《禮》、《春秋》，而工爲文章。用薦者署處州美化書院山長。美化在處州萬山中，人鮮知學，仁榮舉行鄉飲酒禮，士俗爲變。後辟江淛行省掾史，省臣皆呼先生，不以吏遇之。泰定初，召拜國子博士，遷翰林修撰，陞集賢待制。奉旨代祀嶽瀆，至會稽，以疾作，不復還朝。卒，年六十有一。其所教弟子多爲名人，而泰不華實爲進士第一。其弟仔肩，字本道，以《春秋》登延祐五年進士第，終奉議大夫、惠州路揔管府判官。《元史》入《儒學》傳。

孟夢恂，字長文，黄巖人。與周仁榮同師事楊珏、陳天瑞。夢恂講解經旨，體認精切，務見行事，四方從游者皆服焉。部使者薦其行義，署台州學録。至正中，以設策禦寇捄郷郡有功，授宜興州判官，未受命而卒，年七十四。賜號曰康靖先生。所著有《性理本旨》、《四書辨疑》、《漢唐會要》、《七政疑解》，及《筆海雜録》五十卷。《元史》入《儒學》傳。

黄溥，字彦博，蒲圻人。至正元年，鄉舉授慶元路鄮山書院山長。性敦朴，學知務本，言動不苟，士子則之。《湖廣總志》。

方敏中，字仕文，巴陵人。總角時能屬文。年十二，遂通《詩》、《書》、《春秋》諸經義，及聞嶽麓遺教倡於岳陽，迺潛心默識，求不失其本體爲主。搆室，書其上曰自明軒。從之遊者，必教以克己爲要云。《湖廣總志》。

揭傒斯，字曼碩，龍興富州人，今江西豐城縣。傒斯父來

❶「荒」，知服齋本作「流」。
❷「雍」上，知服齋本有「考」字。

成，宋鄉貢進士。傒斯少貧，讀書刻苦，父子自爲師友，學通五經。程鉅夫、盧摯咸器重之，鉅夫因妻以從妹。延祐初，鉅夫、摯列薦于朝，授翰林編修。文宗時，中書每奏用儒臣，必問曰：「其才何如揭曼碩？」間出所上《太平政要策》以示臺臣，曰：「此朕授經郎揭曼碩所進。」其見敬禮如此。至正初，致仕南還，上命丞相脱脱諭留之，傒斯曰：「使某有一得之獻，諸公用其言而天下蒙其利，雖死于此，何恨！不然，何益之有！」後詔脩《經世大典》及《宋》、《遼》、《金》三史，丞相問：「修史以何爲本？」曰：「用人爲本。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與；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用人之道，又尚以心術爲本。」累官翰林侍讀學士，卒于官，追封豫章郡公，謚文安。傒斯生平清儉，至老不渝。立朝雖居散地，而急于薦士，揚人之善惟恐不及。爲文章，語簡而當。殊方絶域，咸慕其名，得其文者，莫不以爲榮云。《元史》有傳。

余天民，元延祐間，授白鷺洲書院山長。敦復古道，務崇正學。書院側有奉浮屠者，請于總管毁之，立復古亭于上，由是洲地悉屬書院。見吴師尹《書院記》，曾洋撰《白鷺書院志·人物列傳》。❶

黄溍，字晉卿，義烏人。今屬金華府。溍自幼篤學，博極群書，師事長山教諭王炎澤，以文章名世。延祐初進士，累官翰林侍講學士。告歸，復召還，修《宋》、《遼》、《金》三史。後得請，優游田里，凡七年，卒年八十一，封江夏郡公，謚文憲。溍天資介特，莅官清白，升朝挺立無所附。君子稱其清風高節如冰壺玉尺。雖剛中少容，❷觸或弦急霆震，一旋踵間，煦如陽春。溍之學，博極天下之書，而約之于至精，多先儒所未發。所著有《日損齋稿》、《義烏志》、《筆記》，共若干卷。而其《太極賦》，尤稱精詣，其文曰：「厥初馮翼以夢闇兮，維玄黄其孰分。爰揭揭于中立兮，配天地以爲人。曩既學而有志兮，紛遑遑其求索。曰道不可名兮，孰無徵而有獲。緊皇羲之神聖兮，感龍馬之負圖。得妙契於俯仰兮，何有畫而無書？豈至道之玄遠兮，非名言之可摹。懿尼丘之降神兮，廓人文以宣朗。揭日月於中天兮，啓群昏之罔象。指道妙於難名兮，曰以一而生兩。是謂太極兮，非虚無與惚恍。高下以位兮，天尊地卑。燥濕以類兮，五行順施。南乾北坤兮，西坎東離。

---

❶「曾」上，知服齋本有「見」字。

❷「剛中」，知服齋本作「中剛」，其小注曰：「案《元史》作剛中。」

萬物錯綜兮，❶殊巨細與妍媸。孰主張是兮，兹一本之所爲。歷兩都而江左兮，胡論説之紛霏。豈清言之弗美兮，去道遠而。❷偉先哲之獨詣兮，重指掌於無極。揭座右以爲圖兮，開盲聾於千億。謂斯道之匪他兮，在夫人而曰誠。幾善惡猶陰陽兮，兹吉凶之所生。嗟奇論之後出兮，穴牆垣爲户牖。折同異於一言兮，或曰無而曰有。蕕終不可使薫兮，堊終不可使黝。道惟辨而愈明兮，貽話言於不朽。昔聖門之多賢兮，續入室而升堂。端木氏之穎悟兮，僅有覩其文章。雖亞聖之挺生兮，猶歎其前後之無方。疇敢索無聲於窅默兮，孰能求無形於渺茫。惟下學而上達兮，炳聖謨之洋洋。嗟諸生之貿貿兮，方鈎深而摘隱。探賜也之未聞兮，誇神奇而捷敏。持空言於繫影兮，曾不滿夫一哂。曰予未有知兮，何太極之敢言。秉思誠之遺訓兮，矢顛沛而弗諼。庶反觀而有得兮，明萬理之一原。申誦言以自詔兮，聊紓意於斯文。」《元史》有傳。

吴萊，字立夫，浦江人。父直方，元統間，以薦累官集賢大學士。萊天資絶人，七歲能屬文。延祐中，以《春秋》舉上禮部，不利，隱居深褭山中，益窮諸書奥旨，以著述爲務。著《尚書標説》六卷、《春秋世變圖》二卷、《春秋傳授譜》一卷、《古職方録》八卷、《孟子弟子列傳》二卷、《漢楚正聲》二卷、《樂府類編》一百卷、《唐律删要》三十卷，文集六十卷。他如《詩傳科條》、《春秋經説》、《胡氏傳證誤》，皆未脱稿。萊尤喜論文，嘗云：「作文如用兵，兵法有正有奇。正是法度，要部伍分明，奇是不爲法度所縛，千變萬化，坐作擊刺，一時俱起，及其欲止，部伍各還其隊，元不曾亂。」聞者服之。行輩稍後于柳貫、黄溍，而貫、溍咸深重之。以御史薦爲長薌書院山長，未上，卒，年四十四。門人私謚曰淵穎先生。或病其未稱，更謚曰貞文。丁氏南湖謂：元人之才，以二吴爲重云。《元史》見《黄溍》傳。

陳尚德，字□□，福州寧德人，號懼齋，隱居不仕。其學以四書、五經爲本，而尤精通律吕、天文、地理、算數之説。❸著述有《四書集解》、《書傳補遺》、《易經解註》、《詠史詩》。弟子韓信同，字□□，亦寧德人，號古遺，隱居不仕。著《書經講義》五百餘篇，及《易經三禮旁註》、《書集解》、《史類纂》。

❶「萬」，原脱，今據金華叢書本《黄文獻集》卷三補。

❷「而」下，四庫本有「愈失」二字，知服齋本有「游移」二字。

❸「算」，知服齋本作「歷」。

柳貫，字道傳，婺州浦江人。器局凝定，端嚴若神。嘗受性理之學於蘭溪金履祥，必見諸躬行。自幼至老，好學不倦。凡六經、百氏、兵刑、律曆、數術、方技、異教外書，靡所不通。作文沉鬱春容，涵肆演迤，❶人多傳誦之。始用察舉爲江山縣儒學教諭，仕至翰林待制。與同郡黃溍及臨川虞集、豫章揭傒斯齊名，人號爲儒林四傑。所著書，有文集四十卷、《字系》二卷、《近思録廣輯》三卷、《金石竹帛遺文》十卷。年七十三卒。《元史》見《黃溍》傳。

翁森，字□□，僊居人。隱居教授，從游者前後八百餘人。著述有《一瓢稿》。嘗建安洲書院。

王吉才，字□□，龍溪人。篤志古道，尤明典禮。元時，郡守知其有身心之學，延爲弟子師，後爲泉州學正。吉才天性孝敬，親終，皆及期耄，己且老，哀慕痛毁，有逾早喪。雖在家庭，亦冠衣斂容，人未見其遽言怒色。自號益齋，學者稱益齋先生。

黃鎮成，字□□，邵武人。❷年弱冠，厭棄榮利，慨然以聖賢道學自力，學者號曰存齋先生。至正間，隱居不仕，著述甚富。以壽終。集賢定謚貞文處士。

聞人夢吉，字應之，金華人。夙承家學，於六經傳疏，悉手鈔成帙，義理所在，必深究密察。閉户討論逾十年，乃開門講授。泰定間，歷教官，所至學者争從之游。門人宋濂、吴履仁輩私謚曰凝熙。

周潤祖，字□□，臨海人，與達兼善爲友。精性理之學，爲時所推重。至正中被召，以老謝歸。有《紫巖稿》十餘卷。

朱震亨，字彦修，婺州義烏人，别號丹溪，學者稱丹溪先生。少治經，修博士業，長棄去，爲任俠。壯聞金華許先生謙得朱子四傳之統，盡棄其學學焉，而篤深于躬行。時許先生病久不瘥，震亨母病脾，❸乃慨然專于醫，久之業成，許先生病竟以震亨愈。震亨簡慤特介，非其友不友，非其道不道，一時名公卿，多折節下之。震亨侃侃直義❹，陳得失無諱，語榮利則拂衣而起。豪家大姓肆筵，錯水陸爲供，正襟默坐，未嘗一舉箸也。清修苦節，絶類古篤行之士，所至人化之。其卒也，宋濂表其墓，比修《元

❶「迤」，知服齋本作「逸」，並小字注曰：「案『元史』作迤」。

❷「邵」上，知服齋本有「福建之」三字。

❸「母」，知服齋本無此字。

❹「義」，知服齋本作「誠」。

史》，附其傳《儒林》中。《元史》見《許謙》傳。

屈繼平，字□□，翼城人。生七歲而孤，性敏强記。至元間鄉舉，得程、朱爲己爲人之實學，以爲學者倡。及卒，門人號曰北城先生。《山西通志》。

倪士毅，字仲弘，休寧人。潛心求道，嘗學于陳櫟、朱敬輿。所著有《四書輯釋》，汪克寬爲之序。

程復心，字子見，婺源人。自幼沈潛理學，會輔氏、黄氏之説而折衷之，章爲之圖，圖爲之説，書成，名曰《四書章圖總要》。仕元爲徽州路教授，後以母老辭歸。

汪克寬，字□□，❶祁門人。少穎敏力學，元舉于鄉，不第，遂隱居教授。與弟時中讀書城南，扁其居曰中山書堂。鄰郡學者皆宗師之，號環谷先生。所著有《春秋纂疏》、《綱目考異》。

朱公遷，字克升，江西鄱陽人。父梧岡翁聞同郡準軒吴中行字直卿，樂平人。得聞朱文公門人黄幹之學于廣信饒魯，往準軒受業焉。于是大肆力于學，道德文章，卓然名世。公遷之學，得之家庭。于經、傳、子、史、百氏之書，禮樂、律曆、制度、名物之數，無不通貫而悉究之，用力于聖賢之道，以正心誠意爲學，真知實踐爲功。天性仁孝，勤于著述，剖析經傳，極其精微，而又善于訓迪，其言温煦，諄諄不倦，故所至無賢不肖皆樂從，隨其才質之昏明、大小，咸有所得，從者嘗數百人。元順帝時，以遺逸徵至京，授翰林直學士。每勸帝親賢遠佞，抑豪强，省冗費，修德卹民，庶天意可回，民志可定，不然，恐國家之憂近在旦夕。帝嘉納之。當國者惡其切直，不能容。公遷亦知世之不可有爲，力辭，不許。章七上，乃出爲金華郡學正。翰林侍講學士黄溍少許可，一見公遷，特加敬愛焉。會兵亂，轉徙無定處，已而寓婺源，後歸家，卒。所著有《朱子詩傳疏義》、《四書説約》、《四書通旨》行

❶「□□」，知服齋本作「仲裕」。

于世。

陳杞，字□□，海康人。博通經史，領鄉貢，退休於家。深究性理之學，受業於門者甚衆。所居之里曰義江。元末寇起，過其鄉，輒相戒曰：「勿犯陳教授家。」其爲人欽慕如此。

歐陽玄，❶字原功，瀏陽人。今屬長沙府。玄幼岐嶷，母李親授《孝經》、《論語》、《小學》諸書，八歲能成誦。始從鄉先生張貫之學，即知屬文。弱冠，下帷數年，人莫窺其面。經史百家靡不研究，伊、洛諸儒源委尤爲淹貫。延祐初，舉進士，累官翰林學士承旨、湖廣行省右丞。致仕將歸，帝復留之，仍爲承旨。時天下已亂，卒京城寓舍，年八十五，追封楚國公，謚曰文。玄性度雍容，含弘縝密，處己儉約，居官廉平。三任成均，兩爲祭酒，六入翰林，三拜承旨。修實録、《大典》、三《史》，凡朝廷制誥，多出玄手。文章道德，卓然名世。羽翼斯文，贊衛治具，與有功焉。所著有《圭齋集》若干卷。《元史》有傳。

張翥，字仲舉，晉寧人。今山西平陽府。其父爲饒州安仁典史，又爲杭州鈔庫副使。翥少時豪放不羈，好蹴踘，喜音樂，父憂之。翥一旦翻然改曰：「大人勿憂，今請易業矣。」乃謝客，閉門讀書，晝夜不輟，因受業于李存先生。存家安仁，江東大儒也，其學傳于陸九淵氏。翥從之游，道德性命之説，多所研究。未幾，留杭，又從仇遠先生學。已而薄游維揚，居久之，學者及門甚衆。至元末，同郡傅巖起居中書，薦翥隱逸。至正初，召爲國子助教，尋退居淮東。會朝廷修《遼》、《金》、《宋》三史，起爲翰林編修，累遷侍讀學士兼祭酒。勤于誘掖，學者樂親炙之。有以經義請問者，必歷舉衆説，爲之折衷。進翰林學士承旨，致仕。初，孛羅帖木兒入京，命翥草詔削奪擴廓帖木兒官爵，翥毅然不從。左右或勸之，翥曰：「吾臂可斷，筆不能操也。」天子知其意不可奪，乃命他學士爲之。及孛羅帖木兒誅，詔以翥爲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仍翰林學士承旨致仕。卒，封潞國公。《元史》有傳。

陳樵，字君采，金華人。樵好學有邃悟。元末，戴華陽巾，製鹿皮爲衣，入太霞洞著書，以斯道爲己任。語郡人宋濂曰：「今夫家國天下一枳也，枳一而穰十焉。枳有穰而一視之，其於人則仁也。發而視之，穰有十則其等有十，於人則君臣、父子、長幼之等夷，刑賞予奪之殊分者

---

❶「玄」，原誤作「圭」，今據《元史》本傳改。《四庫》本書提要已指出「乖舛」，但爲避康熙名諱而改作「元」。

也，所謂禮也。視十爲十者，禮之異；視十爲一者，仁之同。分愈異者，致愈同；禮愈嚴者，仁愈篤。此先王之道也。治天下國家而不以禮，則彝倫斁，禮樂廢，而仁亡。是故洙泗、濂洛朝夕之所陳者，天下萬殊之分，視聽言動之宜，所操者，禮之柄焉耳。故一體萬殊者，孔子之貫于言無不説者也。」其立論如此。著書窮晝夜不怠。會世亂，家燬於兵，寓子壻王爲家，留六年，年八十有八卒。

吴當，字伯尚，崇仁人，澄孫。當幼承祖訓，以穎悟篤實稱。長精通經史百家言，侍其祖至京，補國子生。久之，澄既捐館，四方學子從澄游者，悉就當卒業焉。至正初，以父文蔭補官，未上，用薦者改國子助教。勤講解，嚴肄習，諸生皆樂從之。會詔修《遼》、《金》、《宋》三史，當預編纂。書成，除翰林修譔，仕至翰林直學士。時江南兵起，授江西廉訪使，募民兵，殲建昌渠兇鄭天瑞，又平撫州劇寇胡志學等。尋爲撫州路總管，罷歸。後起江西行省參知政事，命未下，而陳友諒已陷江西諸郡。當杜門不出，日以著書爲事。友諒遣人辟之，當卧床不食，以死自誓。乃舁床載之舟，送江州，拘留一年，終不爲屈。遂隱居廬陵吉水之谷坪。逾年，以疾卒，年六十五，所著書，有《周禮纂言》及《學言稿》。《元史》有傳。

黄異，字民同，南康都昌人，灝之後。少好學，讀書白鹿洞。至元間，領鄉薦，授惠州學録，遷道源書院山長。元季兵亂，棄官歸隱，講論經史，開悟後學。陳友諒據江州，聘之，不起。自號節菴。有詩集三十卷。

胡純，字□□，平陽府人，元翰林應奉。本朝初，以耆儒碩學徵至京，授以官，不就。謫居桂林，閉户却掃，潛心性理之學。都督韓觀嘗造其宅，終不報謝，再至，謂曰：「先生於觀，似無情者。」純曰：「將軍知我，我固如此，所謂士伸於知己者。」觀歎息而去。《一統志》載。

附録

四庫全書提要

臣等謹案，《元儒考略》四卷，明馮從吾撰。從吾字仲好，長安人。萬曆己丑進士，改庶吉士，又改御史。以上疏言事廷杖，歷遷左副都御史。以争紅丸、梃擊事乞歸。起工部尚書，以疾辭，後竟削奪。及奄黨敗，詔復官，謚恭定。事蹟具《明史》本傳。大抵是編乃集元代諸儒事實，各爲小傳。以《元史·儒學》傳爲主，而旁採志乘附益之。中有大書特傳者，亦有細書附傳者，皆據其學術之高下以爲進退，體例頗爲叢碎。又名姓往往乖舛，如歐陽玄，❶別號圭齋，今乃竟題作歐陽圭，既以號作名，又删去一字，校讐亦未免太疎。然宋儒好附門牆，於淵源最悉。明儒喜争同異，於宗派尤詳。語録學案，動輒災梨，不啻汗牛充棟。惟元儒篤實，不甚近名，故講學之書傳世者絶少，亦無匯合諸家勒爲一帙，以著相傳之系者。從吾掇拾殘剩，補輯此編，以略見一代儒林之梗概，存之亦足資考證。物有以少見珍者，此之謂歟。乾隆四十七年三月恭校上。

❶「玄」，原作「元」，避康熙帝玄燁之諱，今回改。

關學編

（存目，見《馮少墟集》）

〔明〕馮從吾　撰

理學宗傳

〔清〕孫奇逢　撰
劉韶軍　校點

目録

理學宗傳卷之二十三……五五七

理學宗傳卷之二十四……六〇〇

校點説明

《理學宗傳》二十六卷，清孫奇逢撰。

孫奇逢（一五八四——一六七五），字啓泰，號鍾元，直隸（今河北省）容城人。明萬曆二十八年（一六〇〇）中舉，入清後，清王朝多次徵召均不應，人稱「孫徵君」。後遷至河南輝縣蘇門山夏峰村居住，在此地講學二十多年，學者稱「夏峰先生」。

《理學宗傳》輯録歷代儒家重要學者的生平傳記及其著作原文，匯編成書。孫氏對每位學者的著作學説加上自己的評議，又選録前代學者的有關論評，另在書眉寫有評語。

孫奇逢把明代以前的儒家學者分爲三類。第一類是宋明時期理學代表人物，他認爲這類學者能繼承儒家學説的正宗，與孔孟學説没有偏差。包括宋代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朱熹、陸九淵，明代薛瑄、王守仁、羅洪先、顧憲成，共十一人，收在本書卷一至卷十一。

第二類爲漢至明代的儒家學者，包括漢代董仲舒、鄭玄、申培、倪寬、毛萇，隋代王通及門人，唐代韓愈及門人，宋代二程的弟子、朱熹的弟子、陸九淵的弟子以及真德秀、何基、王柏、陳埴、金履祥，元代劉因、安熙、許謙、姚樞，明代曹端、吴與弼、胡居仁、陳獻章、羅一峰、湛若水、王守仁的弟子、何塘、崔銑、吕柟、羅欽順、劉宗周等人，收在本書卷十二至卷二十五。分爲漢儒考、隋儒考、唐儒考、宋儒考、元儒考、明儒考，按不同時代考察各代學者的學説。

第三類學者在孫氏看來，他們的學説與孔、孟有所不同，不得不嚴加區别，包括張九成、楊簡、王畿、羅汝芳、楊起元、周汝登等人。他把這一類學者作爲全書的補遺，收在本書卷二十六。

孫氏是書最初編纂於渥城（今河北安新），僅

收董仲舒等五十多人，至蘇門後增加二十多人，又經其他學者閱讀後提出意見，不斷補充修訂，再據更多資料補録箋識，到康熙五年（一六六六）最終完稿，前後耗時三十多年，可知他對此書非常重視。此書是孫氏諸多著作中最爲重要的一種，但後來黄宗羲編纂《明儒學案》時，批評此書所收學者雜亂而甄别不當，内容也嫌疏略。與黄氏《明儒學案》相比，《理學宗傳》的特點是簡明，摘録各位學者的著述原文反映其思想觀點，更具客觀性。孫氏對程朱之學與陸王之學能一視同仁，不存門户之見，這使他評價各個學者時也比較客觀，不至於因爲偏向於程朱或陸王而在評價上有所偏頗。因此是書對於研究宋明理學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孫氏此書初刊於康熙六年，後有光緒七年（一八八一）浙江書局刊本。康熙本字跡頗多模糊之處，浙江書局本字跡清晰，便於點校，因此這次點校以光緒浙江書局本爲底本，以康熙六年本爲校本，並參校相關著作。書中頁欄上原有小字眉批，今移到正文相關字句或段落之後，冠以「眉批」兩字，以便閱讀。

康熙本卷首有康熙五年湯斌序、張沐序、孫奇逢序，卷二十六後有康熙六年程啓朱跋，爲張沐、程啓朱主持刊刻。浙江書局本削去了程啓朱跋，補刻了秦緗業跋。今據康熙六年本補入程啓朱跋。

康熙六年本及光緒浙江書局本卷二十五「明儒考」劉宗周條下僅有簡略小傳，小注云「傳嗣補」。浙江書局本在「義例」後增刻《劉宗周傳》，版心有「補傳」二字。此傳末尾稱「國朝乾隆四十一年謚『忠介』，道光二年從祀，稱『先儒』」，可知非孫氏原本所有，爲浙江書局刊刻時補入。今將《補傳》移至卷二十五「劉宗周」條後，以便參照閱讀。

校點者　劉韶軍

理學宗傳叙

夫人而不讓堯、舜、孔子者，本體也；夫人而讓堯、舜、孔子者，工夫也。本體具，嘗足牽制人心於天理之域，而不得放肆於爲惡；工夫亡，則感物誘知，勢又足以蔽天理而不免于禽獸之心，此天下古今所以多中材也。本體者理，工夫者學。理者，天之所以與我而無不足也；學者，人之所以自盡而無不能也。苟從事於此，皆可以憑越中材而爲堯、舜、孔子之聖矣。然不得其傳，流爲異端；不得其宗，亦究于小生曲儒而已。今天下讀堯、舜、孔子之書者，止以供其辭章口耳之用，無足齒數。高者苦力制行，卓然賢善，其於本體卒無所窺，則亦不失爲義襲而取，實不得謂聖人之道遂如是已焉。何也？道原諸天，體天之理而有道之名，盡天之實而有學之名，非挹取其端緒、倣畫其節目之所能爲也。

鍾元孫先生集理學之書，以《宗傳》爲名，宗諸天也。蓋八十年中，下學上達，有不可以告諸人，人亦終不得而知者，悉著諸此。其書以爲自堯而下以至于孟子，業有五經四子之書爲宗，傳於前矣，兹起漢訖明諸儒無不備載于其中，又特表十一子以嗣諸孟子之後，而又爲一宗傳焉。大哉《宗傳》乎！非自爲一書，特合五經四書爲一大部書也。又非自爲十一子，特合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爲一大流人也。使學者讀之，不恨五經四書而後無書，堯、舜、孔子而後無人，然後知人不必皆堯、舜、

孔子也，而無不可以爲堯、舜、孔子。天也人，人而天，人人而皆可以爲聖人，何也？天無規則，仰而不愧，俯而不怍，即規則也；天無程限，仰而有愧，俯而有怍，即程限也。如是而尚拱手讓堯、舜、孔子焉，豈丈夫乎？故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故堯、舜之事與衆聖人同者，不足見其聖，而于揖讓見之；湯、武之事與衆聖人同者，不足見其聖，而于放伐見之；周公、孔子之事與衆聖人同者，不足見其聖，而于制作删定見之。凡皆無所倣傚倚傍，而取法於一心之誠，然後可以無所往而不足，故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人患不取之以爲用也，我未見用之而有不足者，故又曰「易知簡能」而已。

雖然，人知本體爲天，不知工夫爲天，舍剛健流行而不息者別無天，倘有一夕之停，天壞矣；舍戒慎恐懼時習而不已者別無聖人，倘有一念之墮，聖壞矣。舍本體而言工夫，固其爲工夫皆僞；舍工夫而言本體，則本體又附于何所乎？此先生所爲宗天之義也歟！所以挽天下口耳文辭之士以歸于實落之地，而以端緒節目爲學者，亦可以由此而見其高明廣大、中庸而精微焉耳。

至于以濂溪爲孟子之聞知，以陽明爲濂溪之聞知，誠千古不易之定論，尤沐之所心折而首爲拜肯者也。嗚呼！二子其聖乎！道不求于堯、舜、孔子而自求其天，直認本體而無間者，即以爲功。渾物我，通天人，合内外，一精粗，坐言起行，德功並著，而究未有能窺其涯際者。堯、舜、孔子之道，執中一貫之學，于此其尚有遺藴乎？自周子有「無極」之説，王子有「無善惡」之

說，而學者之議起。噫！此正二子之所以爲二子歟！鹿伯順一生師陽明，先生夙昔與之夾力並進。今丙午春，沐迎先生至内黄，證所學。先生一見沐，曰：「伯順没，再得子矣。」此豈余與先生之私心然哉？或亦天下之同然也。

《宗傳》稿就，余領梓事，先生託爲序，且得進一言於天下之學者，曰：棄其流俗，舍其故學，認本體，作工夫，不特以身附于十一子之後，雖直爲堯、舜、孔子可矣。康熙五年歲次丙午仲夏廿一日辛丑，後學著臺張沐序。

理學宗傳序

天之所以賦人者無二理，聖人之所以承天者無二學，蓋天命流行，化育萬物，秀而靈者爲人，本性之中五常備具。其見於外也，見親則知孝，見長則知弟，見可矜之事則惻隱，見可耻之事則羞惡，不學不慮之良人，固無異於聖人也。惟聖人爲能體察天理之本然，而朝乾夕惕，自强不息，極之盡性至命，而操持不越日用飲食之間，顯之事親從兄，而精微遂至窮神知化之際。蓋其知明處當，乃吾性中自有之才能，參天贊化，亦吾性中自有之功用，止如其本性之分量，而非有加於毫末也。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其爲教之目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别，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聖學之淵源，王道之根柢也。由湯、文、武、周公、孔子以至顔、曾、思、孟，成己成物，止有此道，在上在下，止有此學。秦、漢而後，道喪文敝，賴江都、文中、昌黎衍其端緒，至濂溪周子崛起舂陵，直接鄒、魯，程、張、邵、朱以至陽明，雖所至或有深淺，氣象不無少異，而中所自得，心心相印，針芥不爽。蓋「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苟得其本心之同然，則千百世之上、千百世之下，固無異親授受於一堂者矣。如高曾祖禰與嫡子嫡孫精氣貫通，譜牒昭然，而旁流支派，雖貴盛於一時，而不敢與大宗相抗，蓋誠有不可紊者在也。近世學者，或專記誦而遺德性，或重超悟而略躬行。又有爲

儒、佛合一之説者，不知佛氏之言心言性，似與吾儒相近，而外人倫、遺事物，其心起於自私自利，而其道不可以治天下國家。吾儒之道，本格致誠正以爲修，而合家國天下以爲學，自復其性謂之聖學，使天下共復其性謂之王道，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豈佛氏所可比而同之乎？

容城孫先生集《理學宗傳》一書，自濂溪以下十一子爲正宗，後列漢、隋、唐儒考，宋、元儒考，明儒考，端緒稍異者爲補遺，其大意在明天人之歸，嚴儒、釋之辨，蓋五經四書之後，吾儒傳心之要典也。八十年中，躬行心得，悉見於此。斌謝病歸田，從學先生之門，受而讀之，其折衷去取，精義微言，幸承面誨而得有聞焉。時内黄令張君仲誠，潛修默悟，力任斯道，迎先生至署，鐲俸付梓。先生命斌爲序，斌何言哉！惟曰天下同志讀是書者，無徒作書觀也，止由此以復天之所與我者耳。吾之身，天實生之，無一體之不備；吾之性，天實命之，無一理之不全。吾性實與萬物爲一體，而民胞物與，不能渾合無間焉，吾性未盡也。吾性實與堯、舜同量，而明倫察物，不能細大克全焉，吾性未盡也。吾性實與天地合德，而戒慎恐懼，不能如乾健不息焉，❶吾性未盡也。誠由濂、洛、關、閩以上達孔、顔、曾、孟，由孔、顔、曾、孟而證諸堯、舜、湯、文，得其所以同者，返而求之人倫日用之間，實實省察克治，實實體驗擴充，使此心渾然天理，而返諸純粹至善之初焉，則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中和可以位育，而大本達道在我矣。不然，徒取先儒因時補救之言，較短量長，横

❶ 「健」，原作「建」，據康熙六年本改。

分畛域，妄起戈矛，不幾負先生論定之苦心乎？且亦非仲誠公諸同好之意矣。陸子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學苟知道，六經皆我注脚。」斌惟與天下學者共勉之而已矣。康熙丙午孟冬，睢陽後學湯斌謹序。

理學宗傳叙

學以聖人爲歸，無論在上在下，一衷於理而已矣。理者，乾之元也，天之命也，人之性也。得志則放之家國天下者，而理未嘗有所增；不得志則斂諸身心意知者，而理未嘗有所損。故見之行事與寄之空言，原不作歧視之，舍是天莫屬其心，人莫必其命，而王路道術遂爲天下裂矣。周子曰：「聖希天。」程子曰：「聖學本天。」又曰：「余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己體貼出來。」

余賦性庸拙，不能副天之所與我者，幼承良友鹿伯順提攜，時證諸先正之語。嘗思之：顏子死而聖學不傳，孟氏殁而聞知有待。漢、隋、唐三子衍其端，濂、洛、關、閩五子大其統，嗣是而後，地各有其人，人各鳴其説，雖見有偏全，識有大小，莫不分聖人之一體焉。余因是知理未嘗一日不在，天下儒者之學，乃所以本諸天也。

嗚呼！學之有宗，猶國之有統，家之有系也。系之宗有大有小，國之統有正有閏，而學之宗有天有心。今欲稽國之運數，當必分正統焉；遡家之本原，當先定大宗焉。論學之宗傳而不本諸天者，其非善學者也。先正曰：「道之大原出於天，神聖繼之。堯、舜而上，乾之元也；堯、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鄒、魯，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羲皇其元，堯、舜其亨，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元其仲尼，亨其顏、曾，利其子思，貞其孟子乎！近古之統，元其周

子，亨其程、張，利其朱子，孰爲今日之貞乎？」明洪、永表章宋喆，納天下人士於理，熙、宣、成、弘之世，風俗篤醇，其時有學有師，有傳有習，即博即約，即知即行。蓋仲尼殁，至是且二千年，由濂、洛而來，且五百有餘歲矣。則姚江豈非紫陽之貞乎？余謂元公接孔子生知之統，而孟子自負爲見知。静言思之，接周子之統者，非姚江其誰與歸？程、朱固元公之見知也，羅文恭、顧端文意有所屬矣。

《宗傳》共十一人，於宋得七，於明得四，其餘有漢、隋、唐儒考，宋、元儒考，明儒考，各若干人，尚有未盡者，入「補遺」。「補遺」云者，謂其超異，與聖人端緒微有不同，不得不嚴毫釐千里之辨。真修之悟，其悟皆修；真悟之修，其修皆悟。諸不本天之學者，區區較量於字句口耳之習，此爲學也腐而少達。又有務爲新奇以自飾其好高眩外之智，其爲學也僞而多惑。更有以理爲入門之障，而以頓悟爲得道之捷者，儒、釋未清，學術日晦，究不知何所底極也。

此編已三易，坐卧其中，出入與偕者，逾三十年矣。少歷經於貧賤，老困躓於流離，曩知饑之可以爲食，寒之可以爲衣，而今知跛之可以能履，眇之可以能視也。初訂於渥城，自董江都而後五十餘人，以世次爲叙。後至蘇門，益廿餘人。後高子攜之會稽，倪、余二君復增所未備者，今亦十五年矣。賴天之靈，幸不填溝壑，策燈燭之光，復爲是編，管窺蠡測之見，隨所録而箋識之，宛對諸儒於一堂，左右提命，罔敢屑越。願與同志者共之，並以俟後之學者。

康熙五年清明前三日，容城後學孫奇逢謹撰。

義　例

諸儒人不能盡收，語不能盡録，固不敢謂無遺，且不敢謂無濫，第存予偶得之見，以質之天下後世。

唐、虞之際，道行於君臣；洙、泗之間，道明於師友。明良不作，而諸儒代興，總所以維持三綱五常，以承天佑下民、作君作師之意。是編專主躬行，不在詞章訓詁爲學也。

是編有主有輔，有内有外。十一子，其主也；儒之考，其輔也。十一子與諸子，其内也；補遺諸子，其外也。補遺諸子皆賢，烏忍外？嘗思墨子固當世之賢大夫也，曾推與孔子並，何嘗無父？蓋爲著《兼愛》一篇，其流弊必至於無父，故孟子昌言闢之。愚敢於補遺諸公效此忠告。

《宗傳》成，或疑予《叙》内本天本心之説，問曰：「虞廷之人心道心，非心乎？孔子之從心所欲，非心乎？何獨禪學本心也？」曰：「正謂心有人心道心，人心危而道心微，必精以一之，乃能執中，中即所謂天也；人心有欲，必不踰矩，矩即所謂天也。釋氏宗旨，於中與矩相去正自千里。」

或問：「告子『性無善無不善』，此禪宗也。陽明大儒，其教旨曰：『無善無惡，心之體。』得無疑於禪乎？」曰：「陽明謂『無善無惡』，是無善之可名，正是至善。心有人心道心，而意未動處渾然至善，何嘗與性善相悖？」

諸儒之評，或取裁先儒之論注，或獨抒偶得之見聞，總欲暢明其說，共偕大道，不避雷同，不嫌立異。譬之歲功然，孔子其備四時之令耶？諸大儒各具春夏秋冬之一令耶？次之其二十四氣耶？再次之其七十二候耶？合之始成此歲功耳。

是編有素推節義者，蓋節義與俠氣不同。學問須除俠氣，而不能不本之節義，第有所以處死之道，而不外乎天，則非可與徒慕其名而輕蹈白刃者比。

是編成，友人問：「傳宗者何獨標十一子乎？」余曰：「元公大儒，而從祀獨後。昔孟子與荀卿同稱，今孟子與孔子並列。天固未嘗以聰明全畀一人。學術之升降，亦隨氣數爲調劑。此編，余今日之見也，敬以俟後之尚論者。」

世代以漢、唐、宋爲治統，文中子出，考稱隋儒，與漢、唐並，河汾所以重隋也，文靖、姚、許所以重元也。

子統於父，弟統於師，例也。二程之於濂溪，紫陽之於延平，則不得以例限。

諸儒詳略各異，或止存其姓氏，因未得全集，以俟覽者續考。

理學宗傳姓氏

[1]「榦」，原作「幹」，據史實改。正文同，不一一出校。

[2]「安卿」，原作「卿之」，據正文改。

[3]「卿廣」，原作「廣卿」，據正文改。

陸門弟子　袁正獻燮　沈端憲煥　曹立之建　舒元質璘

卷之十八

宋儒考

真文忠公德秀

何文定基

王文憲柏

陳潛室埴

金文安履祥

卷之十九

元儒考

劉文靖公因　安敬仲熙附

許文懿謙

姚文獻公樞　趙仁甫復　竇子聲默附

許文正公衡　附王恂　蕭𣂏　同恕

第五居仁　武恪　孛术魯翀　胡長孺

孫轍　黃澤　陳樵　陳櫟

卷之二十

明儒考

曹靖修公端

吳康齋與弼

胡敬齋公居仁

陳白沙公獻章❶

羅一峰倫

陳恭愍選

章文懿懋

湛甘泉若水

賀克恭欽

卷之二十一

明儒考

王門弟子　徐曰仁愛　錢洪甫德洪

鄒文莊公守益　子善　孫德涵　德溥附

❶「獻」，原作「憲」，據正文改。

王汝止艮　子璧　門人林春附　薛中離侃　歐陽文莊德　黃宗賢綰　顧箬溪應祥　黃洛村弘綱　何善山秦　徐波石樾　南大吉元善　方叔賢獻夫　陸原静澄　冀惟乾元亨　徐珊　蔣信　王文定道　穆文簡孔暉　劉晴川魁

卷之二十二

明儒考

何文定塘

崔文敏銑

吕文簡枏

羅文莊欽順

尤西川時熙

鄭端簡曉　鄧文絜以讚　薛思庵敬之

卷之二十三

明儒考

吕新吾坤　楊晉庵東明

馮少墟從吾

高忠憲攀龍

鄧潛谷元錫

章本清潢❶

卷之二十四

明儒考

曹貞予于忭

來瞿塘知德

鹿忠節善繼

吕忠節維祺

卷之二十五

明儒考

孟雲浦化鯉　孟我疆秋

鄒忠介元標　劉念臺宗周

❶「本」，原作「木」，據正文改。

金忠節鉉　陳幾亭龍正

卷之二十六

附録

張子韶九成

楊慈湖簡

王龍谿畿

羅近谿汝芳　門人楊起元附

周海門汝登

理學宗傳卷之一

容城孫奇逢輯

門人魏一鼇　長男立雅　同編

周子

周元公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元名敦實，避英宗舊諱。生而清明，加汲汲於問學，一時儒宿名碩靡不咨扣。又時時從高人逸士游，故聞道最先。其學精明微密，超然自得於天人性命貞一之統，於世泊如也。與人語，從容和毅，洞中其微隱。遇事幾應果遂，嚴恕時措，衷之於理道。

用舅氏龍圖閣學士鄭珦蔭，授洪州分寧簿，有獄久不決，一訊立得，人以爲神明。改南安司理參軍，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刻核，欲深文穽之。先生力争，不能得，出，太息曰：「殺人以媚人，吾不忍爲也。」眉批 今人皆爲之。置手板，歸取告身委之，求罷去。逵爲感動，囚減死。

移郴及桂陽令，郡守李初平知其賢，不以屬吏遇之。嘗聞先生論學，歎曰：「吾欲讀書，何如？」先生曰：「公老，無及矣，請得爲公言之。」眉批 學豈論老少耶？正激之使及也。初平逐日聽先生語，二年果有得。眉批 此處見學力。

從知南昌，部使者趙清獻公抃時爲監司，中先入語，臨之甚威，先生處之超然。及改判虔州，清獻守虔，熟視其所爲，深信之，執其手曰：「抃幾失君，今而後乃知周茂叔也。」

熙寧初，知永州，以清獻及吕正獻公

薦，轉虞部郎中、廣南東路轉運判、提點刑獄，以洗冤澤物爲己任。雖島夷瘴服人迹所不至者，必緩視徐按，不憚勞勩，以其身撫綏之。

會有疾，又水齧其母夫人墓，遂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峯下。前有溪合於湓江，取營道所居「濂」以名之。尋解官歸，會清獻再鎮蜀，復薦，有召命，則先生卒矣，年五十有七。

先生清明誠一，寡欲於無，平居汎與廣愛，若於人無異同，及判忠諛，拯憂患，乾行豫介，凛不可奪。胸次灑灑如光風霽月，迴然物表，而不卑小官，蘄於人有濟，職思其憂。所至以興學造士爲首務，其誠感風動，吏民更相告語，不以抵罪爲憂，而以汙善政爲恥也，漸於化矣。

方在南安時，年甚少，不爲守所知。攝通守程珦見其氣貌，異之，與語，信其知學聞道也，[眉批]大中公能識得，所以生子爲大儒。使二子顥、頤受學焉。先生每令人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眉批]自心如弗樂，安得向人尋？ 二程之學，源流始此。後侯師聖學於伊川，未悟，訪先生。先生曰：「吾老矣，説不可不詳。」留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自謂所得如見天之廣大。伊川驚異之，曰：「非從茂叔來耶？」

王安石爲江東提點刑獄時，與先生相遇，語連日夜。安石退而精思，至忘寢食。安石少年不可一世士，獨懷刺謁先生。伊川曰：「茂叔窗前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明道少年好獵，既見先生，自謂無此好矣。先生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耳。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見獵者，有喜心，乃知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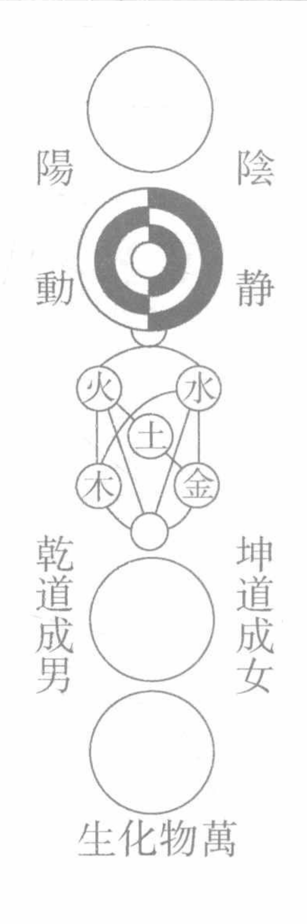
非虛言也。

先生奉己約甚，俸禄盡以周宗族，奉賓友，家不宿百錢。李初平卒，子幼，護其喪歸葬。又往來經紀其家，愈久不懈。眉批 如先生，始不負所知。分司歸，妻子饘粥或不給，曠然不爲意也。

先生患聖道失傳，作《易通》、《太極圖》，以綱紀斯道之精微，而標無欲以學聖，揭誠神幾以名聖，統之於仁、義、禮、智四德，而動、靜、言、貌、視、聽舉無違焉。黄庭堅《實録》云：「茂叔短於取名而樂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惸嫠，❶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

後百餘年，洛、閩學大行，天子下太常議易名。考功梅觀上議曰：「敦頤博學力行，會道有元。❷脈絡貫通，上接乎洙泗；❸條理精察，下逮乎洛閩。請以『元』易名，庶幾百世之下，知孟氏之後，觀聖道必自敦頤始。」子二：壽，司封郎中；燾，寶文閣待制。

太極圖



太極圖説

無極而太極，眉批「無極而太極」，所以明天道之未

❶「嫠」，原作「婺」，據《四部叢刊》影印本《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一改。

❷「會」，原作「曾」，據康熙六年本改。

❸「接」，原作「按」，據康熙六年本改。

始有物，而實爲萬物之根底也。非太極外復有無極，故又言「太極本無極」耳。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眉批 着力做工夫處，在「主靜立人極」句。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圖説》僅二百餘言，天地古今之藴盡是矣。其説明白坦易，本無可疑、無可訾，而猶不免有疑之訾之者，非好議也，見未確也。非紫陽力爲表章，又成聚訟矣。因附其解於左。

○，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也，然非有以離乎陰陽也，即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乎陰陽而爲言耳。

◎，[1]此○之動而陽、靜而陰也。中○者，其本體也。☾者，[2]陽之動也，○之用所以行也。☽者，[3]陰之靜也，○之體所以立也。☽者，☾之根也。☾者，[4]☽之根也。

水 火 土 木 金，此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

[1] ◎，原作「◎」，據《太極圖》原圖改。
[2] ☾，原作「☾」，據《太極圖》原圖改。
[3] ☽，原作「☽」，據《太極圖》原圖改。
[4] ☾，原作「☾」，據《太極圖》原圖改。

土也。⺄者，陽之變也。⺄者，陰之合也。㊌陰盛，故居右。㊋陽盛，故居左。㊍陽穉，故次火。㊎陰穉，故次水。㊏沖氣，故居中。而水火之)(，❶交系乎上，陰根陽，陽根陰也。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金而復水，如環無端，五氣布，四時行也。◯(◯)㊋㊌㊏㊍㊎，❷五行一陰陽，五殊二實，無餘欠也；陰陽一太極，精粗本末，無彼此也。太極本無極，上天之載，無聲臭也。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氣殊質異，各一其◯，無假借也。◯，此無極、二五所以妙合而無間也。◯，乾男坤女，以氣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萬物化生，以形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此以上引說解剥圖體，此以下據圖推盡說意。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則所謂人◯者，於是乎在矣。然形，◑之爲也；❸神，◐之發也；❹五性，㊋㊌㊏㊍㊎之德也；善惡，男女之分也；萬事，萬物之象也，此天下之動所以紛綸交錯，而吉凶悔吝所由以生也。惟聖人者，又得夫秀之精一而有以全乎◯之體用者也，是以一動一靜各臻其極，而天下之故，常感通乎寂然不動之中。蓋中也、仁也、感也，所謂◐也，◯之用所以行也。正也、義也、寂也，所謂◑也，◯之體所以立也。中正仁義，渾然全體，而靜者常爲主焉，則人◯於

❶)(，原作「)(」，據《太極圖》原圖改。

❷ (◯)，原圖錯亂，據《太極圖》原圖改。

❸ ◑，原作◑，據《太極圖》原圖改。

❹ ◐，原作◐，據《太極圖》原圖改。

是乎立，而〇、◎、[1]（水火土木金）、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矣。君子之戒慎恐懼，所以修此而吉也；小人之放僻邪侈，所以悖此而凶也。天、地、人之道，各一〇也，陽也、剛也、仁也，所謂◐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所謂◑也，物之終也。此所謂易也，而三極之道立焉，實則一〇也。故曰「易有太極」，◎之謂也。後學朱熹注。

周子不以「無極」二字始成其爲大儒，陸子不以摘「無極」二字遂貶其爲大儒，亦各存其所見而已。周子以前諸大聖人，不聞其少卻「無極」二字，周子以後諸大儒，不聞其多卻「無極」二字，各隨所見，自成道理。區區爭訟於字句間，是未窺聖道之大也。

通　書

朱子曰：「此篇與《太極圖説》並出，本號《易通》。」

誠上第一

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眉批 曹月川曰：「此明太極爲實理，而有體用之分。」

誠即所謂太極也。自純粹至善，由造化源頭處有是善，故其性自善，孟子之説本此。

[1] ◎，原作「◎」，據《太極圖》原圖改。

誠下第二

眉批 朱子曰：「上章言聖人之誠，即天道之誠。此章言思誠者人之道。」

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故誠則無事矣。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此言太極之在人，性之之聖，身之之聖，總是一誠。非誠則邪矣，故貴「閑邪以存誠」。

誠幾德第三

誠，無爲。幾，善惡。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眉批 月川論幾有獨見，可以破胡氏之疑。

周子幾圖善出於正，惡出於偏，胡則善惡並出，所以是周非胡，已有定論。

聖蘊第四[1]

眉批 月川曰：「此承上章而言聖人之所以聖者，誠、神、幾也。」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神、幾，曰聖人。

誠、神、幾，盡乎性焉安焉之聖人矣。又曰「至誠如神，知幾其神」，蓋誠與幾可爲，而神不可爲也。

---

[1] 「蘊」，《通書》無此字。

慎動第五

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邪動，辱也，甚焉害也，故君子慎動。

動而正即所謂幾也，慎動，正是知幾。

道第六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守之貴，行之利，廓之配天地，豈不易簡？豈爲難知？不守不行，不廓耳。

守之、行之、廓之，正見知幾慎動。

師第七

或問曰：「曷爲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不達。曰：「剛善，爲義、爲直、爲斷、爲嚴毅、爲幹固；惡，爲猛、爲隘、爲强梁。柔善，爲慈、爲順、爲巽；惡，爲懦弱、爲無斷、爲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故先覺覺後覺，闇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剛柔善惡，盡乎氣質之性矣，然有中在焉，所謂性之善也。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則作師者之事也。孔、孟善被萬世，寧直天下。

幸第八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必有恥，則可教；聞過，則可賢。

無恥之人，知多諱過，所以爲大不幸，故曰恥之於人大矣哉。

思第九

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爲聖人。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幾也。《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曰：「知幾其神乎！」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也。

無思而無不通爲聖人，通微知幾，則作聖之功也。

志學第十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顔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顔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顔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伊尹自負爲天民之先覺，志從學來。顔子究心四代之禮樂，學以志裕。

順化第十一[1]

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

[1] 「一」，原無，據康熙六年本補。

成，義也。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修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

聖人法天而已矣，天之外復何事哉？故道不遠而術不多。

治第十二

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況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曰：純其心而已矣。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心純則賢才輔，賢才輔則天下治。純心要矣，用賢急焉。[眉批] 此明治道之要，在乎君心之一。

純心正所以法天也。

禮樂第十三

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眉批] 此論禮樂定之以中正仁義而生靜之意。

五倫各得其理，則萬事萬化胥順矣，此之謂禮樂。程子謂「敬則自然和樂」，便見先後。

務實第十四

實勝，善也。名勝，恥也。故「君子進德修業」，孳孳不息，務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恥也。小人則僞而已。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眉批] 此言學當務實，而不可有近名之意。

君子知過情之可恥，即欲不務實不能。

愛敬第十五

有善不及，曰：「不及則學焉。」問曰：「有不善？」曰：「不善則告之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爲君子。』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有語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曰：「孰無過？焉知其不能改，改則爲君子矣。不改爲惡，惡者天惡之，彼豈無畏耶？烏知其不能改？」故君子悉有衆善，無弗愛且敬焉。

學其善而勸其不善，只欲以善善天下，是何等心腸！此謂真愛人、真敬人。

動靜第十六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物則不通，神妙萬物。水陰根陽，火陽根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四時運行，萬物終始。混兮闢兮，其無窮兮。

眉批 此明《太極圖》之意，而見造化之妙。

動靜陰陽互爲之根，惟不滯於一物，所以能運行終始乎萬物，可想太極神妙。

樂上第十七

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太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

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和者樂之所由生。人心不和，總因此心不淡，嗜欲勝而忿爭起。人而不仁，如禮何？如樂何？

樂中第十八

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於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太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眉批〕此明古樂之功效，而見治道之神。

此是虞廷景象，武猶有慙德焉。故文中子不許房、杜以禮樂。

樂下第十九

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聲豔辭之化也亦然。〔眉批〕此復論古今之樂，❶而見治亂之由。

妖聲豔辭之中人也，更捷更深。

聖學第二十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

❶「樂」，原作「學」，據康熙六年本改。

曰：「有。」請問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静虚動直。静虚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眉批 此明聖人可學而至，而要不外于一心。一者，純一也。非無欲，惡能純一？此二字千聖底蘊，要莫要於此。

公明第二十一

公於己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己而能公於人也。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爲明，何啻千里！

正己正人，不逆億而先覺，總歸本於無欲。

理性命第二十二

厥彰厥微，匪靈弗瑩。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爲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

理、性、命三字，章内各爲疏解，然在天爲命，❶在人爲性，理一而已，所謂萬殊一本。

顔子第二十三

「顔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夫富貴，人所愛也，顔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耳。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

❶「爲」，原作「焉」，據康熙六年本改。

齊。故顏子亞聖。

顏子，不違仁者也。仁者無憂，故不改其樂，無所以勝之。矯貧賤强爲樂，不樂矣。化者，大而化也。齊者，齊於聖也。

師友第二十四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

道德有於身，須借師友，所以師等君、親、友，爲五倫之一。

師友下第二十五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有之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

生無師友，則一愚人之身而已矣。思深哉！周子之意乎。

過第二十六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許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有過不許人規，甘於滅身敗德，其愚人之心也夫！問：「聞過則喜，與見過內訟，奚別？」曰：「喜過者，高明果敢之氣；訟過者，沈潛克治之功。」

勢第二十七

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極重不可

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也。天乎！人也何尤！

古今事勢，到極重之時，識與力兩無施焉。聖人知幾，故能通變於未窮。

文辭第二十八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爲教。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强之，不從也。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爲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

文以載道，見文章即性道也，故美則愛，愛則傳，非傳其文也，傳其道也。徒以文辭，藝焉而已。

聖蘊第二十九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然則聖人之蘊，微顔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顔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常人有一聞知，恐人不速知其有也，急人知而名也，薄亦甚矣！

《學》、《庸》、二《孟》，皆所以發聖人之蘊，顔子正不以言也。朱子謂：「聖人全體大用，無不一一於顔子身上發見。」故云：「天何言哉！」

精蘊第三十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

發。卦不畫，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

大哉《易》乎！正所以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

《乾》、《損》、《益》動第三十一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懲忿窒慾，遷善改過」，是修德實地功夫，足盡聖人之蘊，不獨爲《乾》、《損》、《益》三卦之旨。

《家人》、《睽》、《復》、《无妄》第三十二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嬀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是治天下觀於家，治家觀於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矣。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家人》、《睽》、《復》、《无妄》四卦，亦皆所謂聖人之蘊，然須无妄，則天地之心見，而刑家範身，俱本諸此。

富貴第三十三

君子以道充爲貴，身安爲富，故常泰無不

足。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

朱子曰：「周先生言道至貴，不一而足，是見世間人墮在火坑中，只不自覺，故叮嚀如此。」

陋第三十四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實至矣，而言之不文，亦陋也。無其實而徒以其辭，陋之陋矣。與二十八章參觀。

擬議第三十五

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至誠之變化，實理之自然。擬議之變化，所以誠之之事也。

刑第三十六

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則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以治。與十一章略同。情僞微曖，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明」也。嗚呼！天下之廣，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

刑爲仁政之輔，總是刑期無刑之意，故非中正明達者不能任。

公第三十七

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

天地聖人之道，總一至公而已矣。公即所謂誠也。至誠配天地，同悠久者，以此。

孔子第三十八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誅亂臣賊子，正所以正王道，明大法。功德原大，故孟子與禹、周並稱。

孔子下第三十九

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

參贊萬世之天地者，實惟孔子一人，故曰：「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

《蒙》、《艮》第四十

「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則瀆矣，瀆則不告也。「山下出泉」，静而清也，汩則亂，亂不決也。慎哉！其惟「時中」乎。「艮其背」，背非見也。「静則止」，止非爲也，爲不止矣。其道也深乎！

四十章屢論師道，此以發蒙自任，真欲覺天下後

世，終以艮指道之本源。忘己忘物，恐人作爲以畔道，其誨人至矣。

朱子曰：「被命假守南康，獲嗣守先生之遺教於百有餘年之後，顧德弗類，慚懼已深。瞻仰高山，益切寤歎。因取舊帙，復加更定，鋟板學宮，以與同志之士共覽觀焉。」

又曰：「《通書》文雖高簡，而體實淵愨，且其所論不出乎修己治人之事，未嘗劇談無極之先、文字之外也。」

又曰：「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出而九疇叙。孔子於斯文興喪，未嘗不推之於天。若濂溪先生者，其天之所畀，而得乎斯道之傳者歟！不由師得，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要領。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使天理之微、人事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莫不洞然畢貫於一，而周公、孔子、孟子之傳，煥然復明於世。」

五峰胡氏曰：「周子啓程氏兄弟以不傳之妙，一回萬古之光明，如日麗天；將爲百世之利澤，如水行地，其功蓋在孔、孟之間矣。人見其書之約也，而不知其道之大也；見其文之質也，而不知其義之精也；見其言之淡也，而不知其味之長也。患人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爲事也，則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知識聞見爲得而自畫，不待賈而自沽也，則曰『學顔子之所學』。人有真能立伊尹之志、修顔子之學者，然後知《通書》之言包括至大，而聖門之事業無窮矣。」

南軒張氏曰：「自聖學不明，語道者不睹夫大全，卑則割裂而無統，高則汗漫而不精，是以性命之説不參乎事物之際，而經世之務僅出乎私意小智之爲，豈不可歎哉！惟先生生乎千有餘載之後，超然獨得夫大《易》之傳，所謂《太極圖》，其綱領也。推明動静之一源，以見生化不窮、天命流行之體無乎不在，文理密察，本末該貫，非闡微極幽，莫能識其指歸也。」

西山真氏曰：「自《湯誥》論『降衷』，詩人賦『物則』，人知性之出於天，而未知其爲善也。『繼善成性』，見於《繫易》；『性無不善』，述於七篇。人知性之善，而未知其所以善也。周子因羣聖之已言，而推其所未言者，於《圖》發『無極』、二五之妙，於《書》闡誠源誠立之指。昔也太極自爲太極，今知吾身自有太極矣。昔也乾元自爲乾元，今知吾心即乾元矣。有一性則有五常，有五常則有百善，循源而流，不假人力，道之全體煥然

復明者，周子之功也。」

元公純粹精微，四時之氣俱備，《圖説》、《通書》，括盡千聖萬賢之藴。諸儒儘力闡發，總不能出其範圍。元公之於諸儒，其孔子之於列聖乎！迥乎不可尚已。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文、武以前，道統在上，以君道兼師道也。孔子以後，道統在下，以師道兼君道也。《春秋》正王道，明大法，爲萬世王者而作。周子於《圖》，發天地之蘊，於《書》，闡誠明之指，辭不煩而五經之理、四書之要靡不包括。其言曰：「道義由師友有之。」又曰：「師爲天下善，以善善天下。」其教思寧有窮耶？所稱願學孔子者，故不與諸儒較勝負，而諸儒莫不遜謝焉。不與二氏辨是非，而二氏莫敢争衡焉。孟子叙列道統，而以見知自負。元公所稱不待教之豪傑，殆孔子之生知者耶！程、朱又其見知者矣。

濂溪於聖門，庶幾比擬顔子。顔子克己復禮，故能不違如愚。濂溪之無欲故静，皆是從乾行作工夫。故曰「學顔子之所學」，此可見其志之所在矣。晁氏謂茂叔師事鶴林寺僧壽涯，豈其然？或即類退之往來於大顛。

理學宗傳卷之一終

理學宗傳卷之二

容城孫奇逢輯

門人馬爾楹
仲男　奏雅　同編

程子

程純公顥，字伯淳，世居中山博野，後爲河南人，大中大夫珦之子也。生而神明，叔祖母抱之，釵墜，先生以手指，隨所往得之，人皆驚異。十歲，賦《酌貪泉》詩曰：「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十五六時，與弟伊川以大中公命，從周元公受學，慨然有求道之志。嘗自言：「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意。」遂厭科舉之業。已，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得之。

二十六，舉進士，調主鄠縣簿，令以其年少，疑於事未習也，易之。而先生折疑獄如神，令大驚。有稅官貪，怙膂力，自詭能殺人。先生至，與共事，輒宣言：「人謂某盜官錢，新主簿將發之。某勢窮，必殺人。」先生莞然曰：「人之爲言，一至於此！食君祿爲吏，何忍爲盜？誠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嘿然，卒私償所盜而去。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晝夜聚觀。先生召寺僧，語之曰：「吾聞石佛首歲放光也，有諸？」曰：「然。」曰：「即復見，必以告我。有職司不得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

調上元簿，上元煩衝，苦訟劇，不閱月而清。江南稻田引江水爲陂池以溉，盛夏，堤大決，計非千夫不可塞。法當言之府，府

請之漕司，計功以調，乃聽役，不者論擅興。先生度以爲如是非月餘不得報，苗槁久矣，立發民塞之，堤成，歲以大熟。嘗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始至邑，見邑中子弟持竿以粘飛鳥，取竿折之，教使勿復爲，自是邑不敢畜禽鳥。【眉批】事雖小，見百姓之服其化。移澤州晉城令，座右書「視民如傷」，云：「某常有媿此四字。」民有事至庭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民風丕變，暴桀子弟以不遵教令爲深恥。秩滿，代者至，吏夜叩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必有之，則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曰：「吾固疑是人，惡少之弗革者耳。」

熙寧初，以中丞吕公著薦，授中允權御史。神宗素聞先生名，召對之日，從容咨訪。一日，極陳治道，上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此言非天下之福也。」他日又言於上曰：「先聖後聖，若合符節，非傳聖人之道，傳聖人之心也。非傳聖人之心也，傳己之心也。己之心無異聖人之心，廣大無垠，萬善皆備。欲傳聖人之道，擴充此心焉耳。」【眉批】一言而盡。上召問所以爲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上歎賞，以爲得御史體。又嘗曰：「任人喚作啞御史，只是要格君心。」【眉批】古大臣。嘗勸帝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士。帝俯躬曰：「當爲卿戒之。」

王安石執議更法令，言者攻之甚力。先生被旨赴中書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之。」安石爲之愧屈。自安石用事，先生未嘗一語及功利，最後言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舍而之

險阻，不足以言智。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又一日，因論事不合，安石謂曰：「公之學，如上壁。」先生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後來安石逐不附己者，獨不及明道，曰：「此忠信人也。」

改簽書鎮寧軍判官。中人程昉取澶卒八百人，天方大寒，虐用之，役不能堪，遂逃歸。衆畏昉，欲弗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爲亂。若昉怒，吾自任之。」即親往開門撫納，具以事上，得不復遣。曹村埽決，先生謂帥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所當爲，請盡以廂兵見付。」帥遂以鎮印授先生。立走決所，激諭士卒。議者以爲勢不可塞，徒勞人耳。先生命善泅者先渡決口，引大索以濟，並兩岸興築，窮晝夜，卒數日而合。［眉批］納逃塞決二事，見造次必於是。求監局便養，得監洛河竹木務，神宗念之不置。會修《三經義》，語執政曰：「程顥可用。」執政不對。有自洛入對者，問：「程顥在彼否？」連言「佳士」。後以星變，應詔疏朝政極切，帝手批差知扶溝縣。邑多水患，爲經畫溝洫。未幾，先生罷去。嘗曰：「百里之地，至狹也，而道之廢興係焉。然知其當爲而不爲，獨諉之曰命，則非矣。」

神宗崩，詔至洛，語留守韓宗師曰：「先生曰：『若與元豐大臣分黨，則衣冠之禍未艾也。』」先生嘗曰：「君實、晦叔相矣。」韓曰：「二公當何如？」先生曰：「若與元豐大臣分黨，則衣冠之禍未艾也。」先生嘗曰：「熙寧初，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爲俗學不通世務。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爲有材能、知變通。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爭爲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當其時衆

君子不與之争，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小人無隙可乘，其爲害不至如此之甚也。新政之改，亦是吾黨争之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眉批 克己之學，大公至正之論。又曰：「自仁祖朝優容諫臣，當言職者必以詆訐而去爲賢，習以成風，惟恐人言不稱職，以去爲落便宜。苟如是，尚是爲己，其心却不在朝廷。」哲宗即位，召爲宗正寺丞，未行，以疾終，時元豐八年也，年五十四。

先生充養純粹，徹視無間，無賢不肖，咸使其欸曲自盡，故教人而易從，怒人而不怨，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雖小人狃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未嘗不歎服爲有道君子也。其自任之重，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而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爲己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爲己功。至於禮樂制度、行師戰陣之法，與蠻夷情狀、山川險易之要，靡不究晰。而自牧之虚，清越灑然，如在事外。及遇事則與賤者同起居飲食，能堪人所不堪。居洛十餘年，與弟正叔講學於家，化行鄉黨。嘗菽粟不繼，而事親曲盡其歡。其教學有序，及門之士皆造就有得。往來過洛，造其門者，虚往實歸。太師文彦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頤表之曰：「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學不傳，千載無真儒。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一人而已。」子三人：端懿，蔡州汝陽簿；端愨，早夭；端本。

定性書 眉批《定性》、《識仁》兩篇，是純公大頭腦。然仁者性之德也，識仁亦定性中事。

横渠寓書，問：「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何如？」答曰：「所謂定者，動亦

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内外。苟以外物爲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爲有内外也。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内？是有意於絶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内外也。既以内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物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大公，物來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亦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子》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内，不若内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内者爲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以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眉批　開目了然。

識仁説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

眉批　此句是一

篇骨子。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爲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己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元不喪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却須存習此心，久則可奪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

這個義、禮，仁者又看做仁了也，知者又看做智了也，百姓又日用而不知，此所以君子之道鮮矣。此個亦不少，亦不剩，只是人看他不見。眉批 總是看他不見，故冥然而行。

今人居覆載中，却不知天地；在照臨之內，却不理會得日月，此冥然而行者也。眉批 知天地，須與天地合德。知日月，須與日月合明。

盡心知性，知之至也。知之至則心即性，性即天，天即性，性即心，所以生天生地，化育萬物，其次則欲存心養性以事天。眉批 陽明「生知安行，學知力行」之説本此。

到恍然神悟處，不是智力求底道理，學者安能免得不用力？眉批 朱子所謂「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貫通焉」。不修安得悟？

元來只是此道，要在人默而識之也。眉批 非默，道終不識。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天理具備，元無欠少，「不爲堯存，不爲桀亡」。父子君臣，常理不易，何曾動來？因「不動」，故言「寂然」。雖不動，感便通，感非自外

也。【眉批】天理具備，元無欠少，故「不以桀亡」。

「萬物皆備於我」，不獨人爾，物皆然，都自這裏出去。只是物不能推，人則能推之。雖能推之，幾時添得一分？不能推之，幾時減得一分？百理具在，平鋪放着，幾時道堯盡君道，添得些君道多？舜盡子道，添得些孝道多？元來依舊。【眉批】百理具在，平鋪放着，故堯、舜不能加得些子。

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理則天下只是一個理，故推之四海而準。須是質諸天地，考諸三王不易之理，故敬則只是敬此者也，仁是仁此者也，信是信此者也。又曰「顛沛造次必於是」，又言「吾斯之未能信」，只是道得如此，更難爲名狀。【眉批】理惟一，故千古之上、四海之内無不同。隨時隨處，自己體貼，原不可以言語名狀。

得此義理在此，甚事不盡？更有甚事出得？視世之功名事業甚？譬如閒視世之仁義者，煦煦孑孑，如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視天來大事，處以此理，又曾何足論？【眉批】只一「理」字，受享何盡，法是簡易。

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之道，則可以盡死生之道。飲食、言語、去就、死生，小大之勢一也，故君子之學，自微而顯，自小而彰。

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不細。

【眉批】理豈有小大哉！故精粗本末，總是一統事。

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又看消長分數多少，爲君子小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則自然知得，客氣消散得漸少，消盡者是大賢。

【眉批】「客氣」二字最害事，非大賢不能盡消。

呂與叔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

暇。蓋其四面空疏，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眉批 必有主，則盜不能入。到得無盜時，天下何思何慮？

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惡，后稷之「克岐克嶷」，於越椒始生，人知必滅若敖氏之類。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污，此何煩人力之爲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爲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只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爲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眉批「理有善惡」，「理」字疑「性」字。「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是言性之源也。「善是性，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辟水清是水，濁亦不可不謂之水。是言性之說也。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是合源流而並言之也。總是發明孟子性善之言。

邢和叔言：「吾曹常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

足則倦，所以臨事皆勉强而無誠意。」接賓客語言尚可見，況臨大事乎？【眉批】心有主，臨事自不亂。

治怒爲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眉批】既仁且智，何怒何懼？

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如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知命之不可求，故自處以不求。若賢者則求之以道，得之以義，不必言命。【眉批】以義爲主，命在其中，所以立命也。

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

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眉批】教學之序。

人之於患難，只有一個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捨，畢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眉批】以義命自安，便泰然。

所務於窮理者，非道須盡窮了天下萬物之理，又不道是窮得一理便到。只是要積累多後，自然見去。【眉批】窮理到豁然貫通焉，便是盡性至命。

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個翻車，流轉動揺，無須臾停，所感萬端。若不做一個主，怎生奈何？張天祺昔常言：「自約數年，自上著牀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後，須强把他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個形象，皆非自然。君實自謂：「吾得術矣，只管念個『中』字。」此則又爲「中」所繫縛。且「中」字亦何形象？有人胸中常若有兩人焉，欲爲善，如有惡以爲之間；欲爲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

必不害心疾。眉批「翻車」二字，極善形容。元公之無欲，純公之體貼天理，是治此病的好方，而心疾未愈者，藥力未到也。

問：「鬼神有無？」曰：「待説與賢道没時，古人却因甚如此道？待説與賢道有時，又却恐賢問某尋。」眉批只合如此説。

太山爲高矣，然太山頂上已不屬太山。雖堯、舜之事，亦只是如太虚中一點浮雲過目。眉批是何等識見。

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眉批數百言不盡，一語了然。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

怒、驚，皆是主心不定。

懈意一生，便是自暴自棄。

内重則可以勝外之輕，得深則可以見誘之小。

不學便老而衰。眉批亦嘗體驗此語。

舍己從人最爲難事。己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眉批舍己是堯、舜、孔子事，須克己之盡，始可言舍。

志可充氣，氣勝則憒亂矣。今之人以恐懼而勝氣者多矣，而以義理勝氣者鮮矣。眉批勝氣者，勝之怯也，理勝何用勝氣？

乾，陽也，不動則不剛。「其静也專，其動也直」，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坤，陰也，不静則不柔，「其静也翕，其動也闢」，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眉批天地如此，而況於人乎？

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毁，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矣，易畢竟是甚？又指而言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聖人示人之意，至此深且明矣，終無人理會。易也，此也，密也，是甚物？人能至此深思，當

自得之。眉批 易者生生之謂也。天地之大德曰生。萬物不貳，故生物不測。則易也，天地也，誠也，一也。

凡人才學，便須知着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眉批 知着力，便有得力。

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是慎獨。眉批 形上在形下中。

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眉批 聖學本天，故「天理」二字是先生宗旨。

謝上蔡曰：「學者先學文，鮮有能至道。至如博觀泛覽，亦自爲害。故明道先生教余曰：『賢讀書，慎不要尋行數墨。』昔録五經語作一册，伯淳見，謂曰：『玩物喪志。』」眉批 上蔡三段，總是藥其多識之意。

明道見謝子記問甚博，曰：「賢却記得許多。」謝子不覺面赤身汗。先生曰：「只此便是惻隱之心。」

「人語言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眉批 躁言之人，便是氣質粗浮處。

子路亦百世之師，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眉批 一過也，只喜聞惡聞，人品便天淵矣。

「脩辭立其誠」，不可不子細理會。言能脩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脩飾言辭爲心，只是爲僞也。若修其言辭，正爲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纔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脩業也。「終日乾乾」，大事小事，却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爲實下手處。「脩辭立其誠」，爲實脩業處也。眉批 「修辭立誠」，乃是自己下手處，則修亦誠也。

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眉批 只存心愛物，便是欲立欲達。

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楊氏爲我，疑於仁。墨氏兼愛，疑於義。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只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佛氏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此所以爲害尤甚。楊、墨之害，亦經孟子闢之，所以廓如也。眉批 告子，禪宗也。其説微幻，不可究詰，故闢楊、墨易，闢告子難。

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别。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説，只孟子分别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眉批 孔子贊文王爲至德，故純公謂似堯、舜。

仲尼，元氣也。顔子，春生也。孟子，並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顔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才，蓋亦時然而已。仲尼，天地也。顔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見之矣。仲尼無跡，顔子微有跡，孟子其跡著。孔子儘是明快人，顔子儘豈弟，孟子儘雄辯。眉批 顔子當孔子之時，毫不容自露，孟子則不得不身任之矣。

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極好，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他氣象卑，終不類道。眉批 生順而没寧，曾子足當之，氣象自别。

傳經爲難，如聖人之徒，纔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學，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道何嘗息？只是人不由之，道非亡也，幽、厲不由也。眉批 顔、曾親承一貫之傳，而思、孟繼之，見天之不欲喪斯文也。

荀子才高，其過多；楊雄才短，❶其過少。

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楊雄雖少過，然已不識性，更説甚道？眉批 定評，不用多説。

漢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甚分明，下此則至楊雄，規模又窄狹矣。眉批 漢儒亦有薪傳之功，不可没也。

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爲也。若劉表子琮將爲曹公所并，而與劉氏可也。眉批 孔明自當受過。

孔明有儒者氣象。

孔明庶幾禮樂。

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附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荀、楊道不到處。

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才見此人。至如斷曰「孟子醇乎醇」，又曰「荀與楊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眉批 一隱君子，一豪傑之士，二公亦足自慰矣。

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却倒學了，因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眉批 到得有得時，倒亦正也。

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繇自家，則是心須教由自家。

學以知爲本，取友次之，行次之，言次之。

❶「楊」，原作「揚」，據康熙六年本改。下同。

問：「不知如何持守？」曰：「且未説到持守。持守甚事？須先在致知。」眉批 開陽明宗旨。

悟則句句皆是這個道理，已明後無不是此事也。眉批 悟在學修之內。

死生存亡，皆知所從來，胸中瑩然無疑，止此理爾。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蓋略言之，死之事即生是也，更無別理。眉批 略言之已盡，多言滋惑。

「默而識之」，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善問者斯可矣。

「樂天知命」，通上下之言也。聖人樂天，則不須言知命。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者爾。「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是矣。命者所以輔義，一循於義，則何庸斷之以命哉？若夫聖人之知天命，則異於此。眉批 「樂天」者，命自在其中，循義所以樂天也。

儒者只合言人事，不得言有數。直到不得已處，然後歸之命可也。

四端不言信，信本無在。在《易》則是至理，在孟子則是氣。眉批 理與氣俱無定在。

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

凡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

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要識體。眉批 理明自識體。

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務成物」，言爲無不週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説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污

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❶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眉批 異端之害，中於高明之人更深，蓋其説微渺，非淺陋所能窺也。意在介甫。

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

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

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眉批 「責志」二字，着己工夫。

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爾。眉批 真則是天，妄屬人僞。只着一個私意，便是餒，便是缺了他浩然之氣處。「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這裏缺了他，則便這裏没這物。浩然之氣又不待外至，集義所生者。這一個道理，不爲堯存，不爲桀亡，只是人不到他這裏。知此便是明善。眉批 由明而誠，浩然之氣自塞天地。

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眉批 仁體，即所謂天理也。實有諸己，須自體貼。

凡學利困勉，一生進修，皆是以義理栽培，故能知之一，成功一。

責上責下而中自恕也，豈可任職分？

新法將行，言於上曰：「天下之理，本諸簡易，而行以順道，則事無不成者。故曰智者如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捨而行之於險阻，則不足以言智矣。自古興治，雖自專任獨決能就一時之功者，未聞輔弼之論乖、臣庶之心戾而能有爲者也。況於施置失宜，沮廢公論，國政異出，名分不正，用賤陵貴，以不肖治賢者乎？凡此皆理不克成，而智者之所不行也。設令由此僥倖就緒，而興利之臣日進，尚

❶「蓁」，原作「榛」，據康熙六年本改。

德之風浸衰，非朝廷之福也。今天時未順，地震連年，人心日益搖動，此陛下所宜仰觀俯察而深念者也。」眉批 新法之害，瞭然在目。

上殿劄子

眉批 輔成君德，篤摯剴切，有《伊訓》、《説命》之遺意焉。

臣伏惟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一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夫義理不先定，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惟在以聖人之訓爲必當從，先王之治爲必可法，不爲後世駁雜之政所牽制，不爲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自知極於明，信道極於篤，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天下之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是故古之人君雖出入從容閒燕，必有誦訓箴諫之臣，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所以成其德業。伏願陛下禮命老成賢儒，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便座，講論道義，以輔養聖德。又擇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延見，開陳善道，講磨治體，以廣聞聽，如是則聖智益明，王猷允塞矣。今四海靡靡，日入偷薄；末俗嘵嘵，無復廉恥，蓋亦朝廷尊德樂道之風未孚，而篤誠忠厚之教尚鬱也。惟陛下稽聖人之訓，法先王之治，一心誠意，體乾剛健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

論王霸劄子

眉批 王霸之辨劃然，故稱其有王佐之才。

臣伏謂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

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

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正志先立，則邪説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於道而莫之禦也。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衒石以爲玉也。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而曾西恥比管仲者，義所不由也，況下於霸者哉？陛下躬堯、舜之資，處堯、舜之位，必以堯、舜之心自任，然後爲能充其道。漢、唐之君有可稱者，論其人則非先王之學，考其時則皆駁雜之政，乃以一曲之見幸致小康，其創法垂統，非可繼於後世者，皆不足爲也。然欲行仁政而不素講其具，使其道大明而後行，則或出或入，終莫有所至也。夫事有大小、有先後，察其小，忽其大，先其所後，後其所先，皆不可以適治。且志不可慢，時不可失，惟陛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己，反身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擇同心一德之臣，與之共成天下之務。《書》所謂「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又曰「一哉王心」，言致一而後可以爲也。

古者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誠以謂不得其人而居之，則不若闕之之愈也。蓋小人之事，君子所不能同，豈聖賢之事而庸人可參之哉？欲爲聖賢之事而使庸人參之，則其命亂矣。既任君子之謀，而又入小人之議，則聰明不專而志意惑矣。今將救千古

深錮之弊，❶爲生民長久之計，非夫極聽覽之明，盡正邪之辨，致一而不二，其能勝之乎？

或謂人君舉動不可不慎，易於更張則爲害大矣。臣獨以爲不然。所謂更張者，顧理所當耳。其動皆稽古質義而行，則爲慎莫大焉。豈若因循苟簡，卒致敗亂者哉？自古以來，何嘗有師聖人之言、法先王之治，將大有爲而反成禍患者乎？願陛下奮天錫之勇智，體乾剛而獨斷，霈然不疑，則萬世幸甚。

陳治法十事

臣竊謂聖人創法，皆本諸人情，通乎物理。[眉批]通達治體，正從明理中來。二帝三王之盛，曷嘗不隨時因革、以事爲制乎？然至於爲治之大原，牧民之要道，理之所不可易，人之所賴以生，則前聖後聖未有不同條而共貫者。如生民之理有窮，則前王之法可改，故後世盡其道則大治，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效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修名而顧忘其實，此固末世陋儒之見，誠不足以進於治矣。然倘謂今世人情已異於古，[眉批]今古人情無異，是一篇血脈。先王之迹必不可復於今，趨便目前，不務高遠，亦恐非大有爲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獨行之有先後，用之有緩急耳。

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未有不須師友而成其德者，故舜、禹、文、武之聖亦皆有所從受學。今師傅之職不修，友臣之義不著，而尊德樂善之風未成，此非有古今之異者

❶「古」，原作「言」，據《二程文集》卷二改。

也。王者奉天建官，故天地四時之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所以修百度而理萬化也。唐存其略而紀綱小正，今官秩淆亂，職業廢弛，太平之治鬱而未興，此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天生斯民，立之君使司牧之，必制之常產以厚其生，經界必正，井地必均，此爲治之大本也。唐尚有口分授田之制，今益蕩然。富者田連阡陌，跨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日流離餓殍而莫之卹，倖民猥多，衣食不足，而莫爲之制，將生齒日繁，轉死日促，制之之道所當漸圖，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政教始乎鄉里，其法起於比閭，族、黨、州、鄉、酇、遂以聯屬，統治其民，故民安於親睦，刑法鮮犯，廉恥易格，此亦人情之自然，行之則效，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庠序學校之教，先王所以明人倫，化成天下者也。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亡而禮義不興。貢舉不本於鄉里，而行實不修；秀士不養於學校，而人材多廢，此較然之事，亦有非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府史胥徒受禄公上，而兵農未始判也。今驕兵耗國力，匱國財極矣，禁衞之外，不漸歸之於農，將大貽深患。府史胥徒之毒徧天下，而目爲公人，舉以入官，不更其制，何以善後？此亦至明之理，非有古今之異者也。

古者國有三十年之通，餘九年之養，以制國用，無三年之食者則國非其國。今天下耕之者少，食之者衆，地力不盡，人功不勤，雖富室强宗鮮有餘積，况其貧弱者乎？一遇年歲之凶，即盜賊縱横，饑羸滿路，如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災，或連年之歉，當何以處之？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俾公私交務於儲蓄，以豫爲之備，未可以幸爲恃也。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恒居十八九，

故衣食易給，而民無所苦。今京師浮民數逾百萬，游手游食，不可貲度，其窮蹙辛苦、孤貧疾病、變詐巧僞以求自生，而常不足以生，日益歲滋。宜酌古變今，均多卹寡，漸爲之業，以振救其患。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於六府，六府之任列之五官，山虞澤衡各有厲禁，夫是以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也。今五官不修，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時，林木焚赭，斧斤殘傷，而川澤漁獵之繁，暴殄耗竭，而侵尋不禁。宜修古虞衡之職，使將養之，以成變通長久之利。古冠婚喪祭、車服器用，差等分別，莫敢逾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常心。今禮制未修，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販之類或踰王公。禮制不足以檢敕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賤，詐虔攘奪，人人求厭其欲而後已，此大亂之道也。因先王之法，講求而損益之，凡此皆非有古今之異者也。然是特其端緒，必可施行之驗也云耳。如科條度數、施爲措注之道，必稽之經制而合，施之人情而安，惟聖明博擇其中。

張子曰：「二程從十四五時，便脱然欲學聖人。」

邢和叔叙明道先生事云：「堯、舜、三代帝王之治，所以博大悠遠，上下與天地同流者，先生固已默而識之。至於興造禮樂制度文爲，下至行師用兵戰陣之法，無所不講，皆造其極。外之蠻夷情狀、山川道路之險易，邊鄙、防戍、城寨、斥候、控帶之要，靡不究知。其吏事操決、文法簿書，又皆精密詳練。若先生，可謂通儒全才矣。」

劉安禮云：「明道先生德性充完，和粹之氣盎於面背，樂易多恕，終日怡悦。立之從先生三十年，未嘗見其忿厲之容。」

傳元公者，伯淳也。范淳夫云：「不遷不貳，惟伯淳有之。」則伯淳之於元公，猶之乎顏子之於孔子也。秦、漢以來，皆知師孔氏，用於世者其言無考，著書莫粹於程氏。後之人獨取其近似於禪者以爲微旨，失伯淳

之旨矣。

人謂孔明善治國，伯淳稱其「有儒者氣象」。又云：「孔明可興禮樂。」❶人止知伯淳爲醇儒，愚謂伯淳有王佐才。或曰：「何以觀之？」曰：「儒而不達於政，曲士也，腐儒也。有天德然後可與行王道，如徒言之，而躬之不副，此處士蹈虛聲者耳，何以爲儒？伯淳儒而醇者也，果、達、藝不足以擬之。據其《上神宗劄子》，論王霸之辨，得君行道，自有可觀，然不用則抱道而窮處耳。顏子裕爲邦之略，不遇，故竟與尼山空老。今純公於裕陵，不可謂不見知，而道卒不得行者，以無容賢利國之相臣也。純公於安石，至誠感動，意欲轉小人爲君子，使彼之道得行，而有利於社稷生民也，則吾之願亦畢矣。惜拗性已成，勢雖難挽，而吾之忠實心，能令彼相信而不忍加害，至誠動物於此可見。大凡處難處之事，處難處之人，須有一段篤摯淋漓之意。事成天下受其福，事不成天下諒其心，吾不能不醉心於元公與純公也。」

明道主簿上元時，謝師直爲江東轉運判官，師宰來省其兄，嘗從明道假公僕掘桑白皮。明道問之曰：「漕用役卒甚多，何爲不使？」曰：「《本草》說桑白皮出土見日則殺人，以伯淳所使人不欺，故假之爾。」師宰之相信如此。

理學宗傳卷之二終

❶「興」，原作「與」，據《二程遺書》卷十九改。

理學宗傳卷之三

容城孫奇逢輯
門人耿極
叔男望雅 同編

程子

程正公頤，字正叔。幼高朗有大志，年十四五，與兄純公受學於舂陵。年十八，伏闕上書，勸仁宗以王道爲心，生靈爲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其自陳曰：「臣所學，天下大中之道也。聖人性之爲聖，賢者反之爲賢，堯、舜用之爲堯、舜，仲尼述之爲仲尼。其道至大，其行之至易。三代以上莫不由之，自秦下衰，學之者衆，而得者寡矣。古之得此者，其道大成，不苟於用，然亦有不私其身，應時而作者，諸葛亮及臣是矣。」高自標許，乞召對，不報。

已，遊太學，時安定胡瑗主教事，以「顔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文，大驚，延與論學，即處以學職。呂希哲，正獻公子也，遊太學，與先生鄰齋，首事以師禮，而四方之士從遊者日衆。舉進士不第，遂不復就試，以明道淑人爲己任。

熙、豐間，累薦不起。哲宗初，門下侍郎司馬光、尚書左丞呂公著及西京留守韓絳，各疏其行義於朝，召赴闕，除祕書省郎。先生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有故事，今臣未得見，未敢祗命。」於是得召對，爲崇政殿説書。

念上春秋富，當豫養成德，疏經筵三事以上，有曰：「今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

氣質，薰陶德性。」又曰：「古之人君，必有師、保、傅之官，使之求治正君，規過養德。」又曰：「聞經筵臣僚侍者皆坐，而講官獨立，於禮爲悖。乞聽令坐講，以養主上尊儒重道之心。」且曰：「若言可行行之，如不可行，願聽其辭。」太后嘉納。

故事，暑月輟講，又疏言：「前古輔養人主之道，必使跬步不離正人，以薰陶成就，非徒涉書史、通古今而已也。今間日一講，解釋數行，爲益已少。又自四月至於八月，咸以暑罷廢，非古人旦夕承弼、出入起居之意。請令講官以六參日得上殿説書，從容納誨。如初秋即令講官輪日入侍。」先生每進講，必宿齋預戒，冀感動上心。而講讀官以禄薄，例得兼他職，差判登聞鼓院。先生曰：「古人以蒲蘆喻教，謂當以誠化也。若營營於職事，紛紜於訴訟，時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説，以頰舌感之，不已淺乎？」辭不受。

所論説，常於文義外反覆推明，務歸於啓沃。帝在宮中行漱水避蟻，問：「有是乎？」曰：「然。」先生曰：「此惻隱之心也。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一日講罷未退，帝忽起，憑檻折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一日，所講書有帝藩邸嫌名，中人以黄覆之。講畢，以間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而驕心生爾。請自今舊名嫌名勿復避。」時神考之喪未除，百官以冬至表賀，先生言：「節序遷流，慕思彌切，請改『賀』爲『慰』。」及除喪，有司請張樂置宴，先生又言：「除喪即吉，因事用樂而已矣。今特設，是喜之，非古人不得已除喪之意。」乃輟樂，諸以德禮匡輔類如此。先生謂司馬公言：「筵中得

范淳夫爲善也。」温公曰：「淳夫今修史，進用有階矣。」先生曰：「非謂然也。頤自度少温潤之氣，淳夫色温而氣和，尤可開陳是非，悟主心。」除侍講，其急就君德，欲以仁賢衆輔又如此。時文潞公彦博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侍經筵，終日儼立不少懈。帝諭以少休，不去。而先生入侍，容色甚莊。或問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善？」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禮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勸講，不敢不自重也。」在職累月不請俸，吏亦不致，諸公覘知之，俾户曹特給。郊廟霈恩，不爲妻求封。或問之，曰：「頤起草萊，被召，再辭職不獲，乃受命，顧爲妻子求封乎？」一時人士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爲己任，持正格事，議論褒貶無顧避，大臣滋不悦。而翰林學士蘇軾以文章名世，好狎侮，見先生端嚴，以爲不近人情者僞也，疾惡之。於是黨論起，差管西京國子監，語具《帝紀》中。

以大中公憂去官，服除，除直祕閣，仍判西京國子監，辭。監察御史董敦逸糾其疏有怨望輕躁語，罷奉祠。紹聖中，黨禍作，放歸田，尋編管涪州。謝良佐曰：「聞之是行也，乃族子公孫與門人邢恕爲之耳。」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安用尤臧氏？」赴涪，渡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號哭，先生獨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有父老問曰：「當危無怖色，何也？」先生曰：「心存誠敬耳。」父老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先生欲與之言，徑去不顧。

在涪註《周易》，與弟子講學，不以爲憂，赦歸，不以爲喜。自涪還洛，容色髭髮皆勝平昔，自謂學之力也。元符末，復通直

郎，權判西京國子監。先生欲引疾，既而就職，尹焞不可。先生曰：「上初即位，被大恩，不如是，何以承德意？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受一月之俸，然後惟所欲爾。」崇寧中，言者論其因姦黨論薦得官，雖嘗正罪罰，而叙復過優，今復著書毁朝政。有旨追毁出身、文字，所在監司覺察所著書。於是先生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五年，復宣議郎，致仕。大觀二年九月卒於家，年七十五。疾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要於今日用。」先生氣已微，張目曰：「道要用，便不是。」言訖而逝。

先生天性端嚴，學造純慤，自知自信，中立不倚。始甚愛《表記》中「君子莊敬日强，安肆日偷」之語，守爲學要。其修身行法，莊重有體，肅如也。忠誠動於鄉里，孝友顯於家庭，而取與一介必嚴。大都純公，德性寬大，規模廣闊。正公氣質剛方，文理密察。至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扶侍大中知漢中，宿僧舍，純公入門而右，從者皆隨之。正公入門而左，獨行至法堂。正公歎以爲「此頤不及家兄處也」。與學者語，有未合，純公曰：「更好商量。」正公則直謂不然。純公言：「異日能尊嚴師道者，吾弟。若接引後學，隨材成就，則予不敢多讓。」先生生平深心盡於《易》。《易傳》成，未嘗輕以示人。張閎中請之，先生曰：「自量精力未衰，覬少進爾。」比寢疾，始授尹焞、張繹。諸《語録》，乃門人各記所見聞答問語爲書。

語録

問「仁」。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

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爲仁。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爲仁？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爲仁則不可。」眉批 到底不指出，亦所謂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如斯而已矣。

問：「仁與心何異？」曰：「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處乃情也。」生之性便是仁，故曰「仁者性之德也」。

「義訓宜，禮訓別，智訓知，仁當何訓？」「説者謂訓『覺』、訓『人』，皆非也。當合孔、孟言仁處，大概研窮之，二三歲得之未晚也。」眉批 愛人、仁者人也，皆夫子所訓。執之又不是，所以謂「罕言仁」。

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眉批 初念皆善，不善是轉念。

問：「心有善惡否？」曰：「在天爲命，在義爲理，在人爲性，主於身爲心，其實一也。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若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譬如水，只可謂之水，至如流而爲派，或行於東，或行於西，却謂之流也。」眉批 心元自善。

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才則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眉批 定案。

性者自然完具，信只是有此者也，故四端不言信。眉批 完具謂仁、義、禮、智。

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

若於事上一一理會，則有甚盡期？須只於學上理會。

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之道，則可以盡死生之道。飲食言語、去就死生，小大之勢一也。眉批 理豈有小大哉！

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今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眉批 心累事，只是多了一番欲惡愛憎。

人只有一箇天理，却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

人多思慮，不能自寧，只是做他心主不定。要做得心主定，惟是止於事。爲人君止於仁之類，如舜之誅四凶，四凶已作惡，舜從而誅之，舜何與焉？人不止於事，只是攬他事，不能使物各付物。物各付物，則是役物。爲物所役，則是役於物。有物必有則，須是止於事。眉批 攬他事，如何得止於事？

人之蘊蓄，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蓄成其德。眉批 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

君子之遇艱阻，必自省於身：有失而致之乎？有所未善則改之，無歉於心則加勉，乃自修其德也。

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理，則反爲不誠。蓋實理中自有緩急，不容如是之迫。觀天地之化乃可知。眉批 迫切便是正助欲速之病。

有人説無心，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心』。」

謝顯道見伊川，伊川曰：「近日事如何？」

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有是理，賢却發得太早。」在伊川直是會鍛鍊得人，説了，又道：「恰好着工夫也。」眉批「發得太早」，謂不能如此也。「恰好着工夫」，冀其必如此也。

今日雜信鬼怪異説者，只是不先燭理，若於事上一一理會，則有甚盡期？只於學上理會。眉批子不語神怪，正是好學。

凡一物上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别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或問：「格物，須物物格之，還是只格一物而萬理皆知？」曰：「怎得便會貫通？若只格一物便通衆理，雖顏子亦不敢如此道。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脱然自有貫通處。」眉批必欲盡窮天下之理，理如何得窮的盡？積累多，自有貫通處。

答門人曰：「孔、孟之門豈皆賢哲？固多衆人。以衆人觀聖賢，弗識者多矣。惟其不敢信己而信其師，是故求而後得。今諸公於頤言纔不合，則置不復思，所以終異也。不可便放下，更且思之，致知之方也。」眉批足見朴誠。

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個誠將來存着。今人外面役役於不善，於不善中尋個善來存着，如此則豈有入善之理？只是閑邪則誠自存，故孟子言「性善」，皆由内出，只爲誠便存閑邪，更着甚功夫？但惟是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敬又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則只是内，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學者須是將敬以直内，涵養此意，直内是本。

眉批 閑邪則誠自存，是工夫在閑邪上。而閑邪又只在自然生敬，直内爲本。

舜孳孳爲善，若未接物，如何爲善？只是主於敬，便是爲善也。以此觀之，聖人之道不是但嘿然無言。

人於夢寐間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倒，即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

眉批 夜夢驗工夫。

先生謂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爲保生耶？」夫子默然，曰：「吾以忘生狥欲爲深恥。」眉批 因病而寡欲，因寡欲而長年，故能轉禍爲福。

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謝子與伊川先生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一年，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去個『矜』字。」曰：「何故？」曰：「子細檢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個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者也。」眉批 覺得病痛在此，便從病處克治。

鮮于侁問曰：「顏子何以能不改其樂？」曰：「顏子所樂者何事？」侁對曰：「樂道而已。」曰：「使顏子而樂道，則不爲顏子矣。」侁未達，以告鄒浩。浩曰：「夫人所造，如是之深，吾今始識伊川面。」眉批 不疚無惡，心體自樂，只不改其樂耳。

問：「昔時隱者，或守一節，或惇一行，亦知道否？」曰：「若知道，則不肯守一節一行也。如此等人，鮮明理。多取古人一節事專行之，只倣效前人所爲耳，於道鮮自得也。是以東漢尚名節，有雖殺身不悔者，只是不知道也。」眉批 名節亦是道，不以道出

之，祇是一節。

稱性之善謂之道，道與性一也，以性之善如此，故謂之性善。性之本然者謂之命，性之自然者謂之天，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此數者，皆一也。聖人因時以制名，故不同若此。而後之學者隨文析義，求奇異之說，而去聖人之意遠矣。〔眉批〕知得是一，不妨說不一。不知是一强說一，亦自茫昧。

或曰：「聖人之言，恐不可以淺近看他。」曰：「聖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深遠處。如近處，怎生强要鑿教深遠得？楊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頤與改之曰：『聖人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眉批〕言近而指遠，聖人之言所以爲善。

學者要自得。六經浩渺，乍來難盡曉。且見得路徑後，各自立得一個門庭，歸而求之可矣。〔眉批〕從所曉者入門。

學者不泥文義者，又全背却遠去。理會文義者，又滯泥不通。如子濯孺子爲將之事，孟子只取其不背師之意，人須就上面理會事君之道如何也。又如萬章問舜完廩浚井事，孟子只答他大意。人須要理會浚井如何出得來？完廩又怎生下得來？若此之學，徒費心力。〔眉批〕學者只爲文義滯泥，生出多少支節，枉費多少心力。

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爲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曰：『玩物喪志。』爲文亦玩物也。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氏得心齋。』古之學者惟務養情性，其他則不學。今爲文

者，專務章句，悦人耳目，既務悦人，非俳優而何？」曰：「古者學爲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謂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攄發胸中所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爲詞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是豈詞章之文也？」

眉批 文自不可廢，❶專務悦人耳目，則技藝之末耳，故害道。

莫説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説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不同，其自小一也。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眉批 志小成就亦小，故孟子願學孔子。

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曰：「敬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用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又問：「義莫是中理否？」曰：「中理在事，義在心。」眉批 剖析分曉。

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方是。有意近名，則爲僞也。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爲名與爲利，清濁雖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

眉批 有意近名則爲僞，是聖學底本。

罪己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胸爲悔。

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收世族，立宗子法。眉批 齊治基本。

冠、婚、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理會。豺獺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於奉養，而薄於先祖，甚不可也。某嘗修六禮，大略家必有廟，廟必有主，月朔必薦

❶「自」，原作「字」，據康熙六年本改。

新，時祭用仲月，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忌日遷主祭於正寢。凡事死之禮當厚於奉生者。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可使漸知禮義。眉批冠禮盡廢，祭義僅存，亦廢也。婚喪爲流俗所壞，禮教之陵夷也久矣。

每見人論前輩之短，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眉批有德之言。

德善日積，則福禄日臻。德踰於禄，則雖盛而非滿。自古盈盛未有不失道而喪敗者也。眉批不失道，雖困亦亨。

閱機事之久，機心必生。蓋方其閱時心必喜，既喜，則如種下種子。眉批至言。凡喪身敗德之事，皆是自下種子，不下種便不受此毒。

天地之間只有一個感與應而已，更有甚事？眉批天下何思何慮？

有言：「未感時知如何所寓？」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更怎生尋所寓？只是有操而已。操之之道，敬以直内也。」眉批要言。

敬則自虚静，不可把「虚静」唤做「敬」。

一陰一陽之謂道，此理固深，説則無可説。所以陰陽者道，既曰氣，則便是二；言開闔，已是感。既二則便有感，所以開闔者道，開闔便是陰陽。老氏言虚而生氣，非也。眉批爲此句説。陰陽開闔，本無先後，不可道今日有陰，明日有陽，如人有形影。蓋形影一時，不可言今日有形，明日有影，有便齊有。

近取諸人，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之間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爲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言：「七日來復。」其間元不斷續。陽已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

眉批 足破釋氏輪迴之説。

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爲之主也。事爲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一則無二三矣。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於屋漏，皆是敬之事也。眉批 主敬便無紛擾，此是程門宗旨，猶之乎無欲故静也。

今之爲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闊步，及到峻處便止。須是要剛決果敢以進。眉批 不歷艱險，何以入道？

或謂人莫不知和柔寬緩，然臨事則反至於暴厲。曰：「只是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心也。」

問：「學何以有至覺悟處？」曰：「莫先致知。能致知，則思一日愈明一日，久而後有覺也。學而無覺，則何益矣？又奚學爲？『思曰睿，睿作聖』，纔思便睿，以至作聖，亦是一個心。」眉批 是三段語。又問：「莫致知與力行兼否？」曰：「爲常人言，纔知得非禮不可爲，須用勉强；至於知穿窬不可爲，則不待勉强，是知亦有淺深也。古人言樂循理之謂君子，若勉强，只是知循理，非是樂也。纔到樂時，便是循理爲樂，不循理爲不樂，何苦而不循理？自不須勉强也。若夫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此又上一等事。」眉批 此段又開陽明知行合一之旨。

或問：「獨處一室，或行闇中，多有驚懼，何也？」曰：「只是燭理不明。若能燭理，則知所懼者妄，又何懼焉？有人雖知此，然不免懼心者，只是氣不充，須是涵養久則氣充，自然物動不得。然有懼心，

亦是敬不足。」眉批 理明氣充，則懼自破。

「人語言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

問：「方外之士，有人來看他，能先知者，有諸？」曰：「有之。向見嵩山董五經能如此。」問：「何以能爾？」曰：「只是心静，静而後能照。」又問：「聖人肯爲否？」曰：「何必聖賢？使釋氏稍近道理者，便不肯爲。釋子猶不肯爲，況聖人乎？」

眉批 陽明謂是簸弄精神。

問：「釋氏臨終，亦先知死，何也？」曰：「只是一個不動心。釋氏平生只學這個事，將這個做一件大事。學者不必學他，但燭理明，自能之。只如邵堯夫事，他自如此，亦豈嘗學也？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人多言孔子不告子路，此乃深告之也。又曰：『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説。』人能原始，知得生理，更能要終，知得死理。若不明得，便雖萬般安排着，亦不濟事。」眉批 死生是家常事，只因人怕死，故看得大，畢竟誰能免得？

問：「喜怒出於性否？」曰：「固是。纔有生，便有性。有性便有情，無性安得情？」又問：「喜怒出於外，如何？」曰：「非出於外，感於外而發於中也。」問：「性之有喜怒，猶水之有波否？」曰：「然。湛然平静如鏡者，水之性也。及遇沙石，或地勢不平，便有湍激。或風行其上，便爲波濤洶湧，此豈水之性也哉？人性中只有四端，又豈有許多不善底事？然無水安得波浪，無性安得情也？」眉批 有性便有情，情者性之發動處也。到發動處，便不得皆善，然不善非性也。亦猶水之湍激波濤，豈水之性

也哉？

問：「人性本明，因何有蔽？」曰：「此須索理會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雖荀、楊亦不知性。孟子所以獨出諸儒者，以能明性也。性無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眉批 雖云有不善者才也，若夫爲不善，則非才之罪也。性即是理，理則自堯、舜至於途人，一也。才禀於氣，氣有清濁，禀其清者爲賢，禀其濁者爲愚。」又問：「愚可變否？」曰：「可。孔子謂『上智與下愚不移』，然亦有可移之理，惟自暴自棄者則不移也。」曰：「下愚所以自暴自棄者，才乎？」曰：「固是也。然却道他不可移不得，性只一般，豈不可移？却被他自暴自棄，不肯去學，故移不得。使肯學時，亦有可移之理。」眉批 不肯移，非不移也。

問：「舍則亡，心有亡，何也？」曰：「否。此只是說心無形體，纔主著事時，先生以目視地。便在這裏。纔過了，便不見。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亦須要人理會。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也。放心，謂心本善而流於不善，是放也。」眉批 操存舍亡，心無定在，見不可一息不操耳。

問：「《行狀》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不識孝弟何以能盡性至命也？」曰：「後人便將性命別作一般事說了。性命、孝弟，只是一統底事。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至如灑掃應對與盡性至命，亦是一統底事，無有本末，無有精粗。却被後來人言性命者別作一般高遠說，故舉孝弟是於人切近者言之。然今時非無孝弟也，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眉批 不到盡性至命，如何滿得孝弟之量？

問：「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何也？」曰：

「此句須自家體認，人往往見禮壞樂崩，便謂禮樂亡，然不知禮樂未嘗亡也。如國家一日存時，尚有一日之禮樂，蓋由有上下尊卑之别也。除是禮樂亡盡，然後國家始亡，雖盜賊至所爲不道者，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爲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爲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要須識得。」眉批 禮樂無人無之，然非有德有位，不敢作禮樂。

禮只是一個序，樂只是一個和，只此兩字，含畜多少義理！

學佛者多要忘是非，是非安可忘得？自有許多道理，何事忘爲？夫事外無心，心外無事。世人只被爲物所役，便覺苦事多。若物各付物，便役物也。世人只爲一齊在那昏惑迷暗海中、拘滯執泥坑裏，便事事轉動不得，没着身處。眉批 能自己轉動得，人便不昏迷拘泥。

韓公持國與程子語，歎曰：「今日又暮矣！」程子對曰：「此常理，從來如是，何歎爲？」公曰：「老者行去矣。」曰：「公勿去可也。」公曰：「如何能勿去？」子曰：「不能則去可也。」眉批 不能則去，便無粘滯。

《書》言「天叙」、「天秩」，天有是理，聖人循而行之，所謂道也。聖人本天，釋氏本心。眉批 本天本心，毫釐千里。

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雖桀、紂不能無是以生，但戕賊之以滅天耳。始則不知愛物，俄而至於忍，安之以至於殺，充之以至於好殺，豈人理也哉！眉批 凡爲惡者，皆自戕賊其心者也，但有甚不甚耳。

世間有三件事甚難，可以奪造化之力：爲國而至於祈天永命，養形而至於長生，學

而至於聖人。此三事，功夫一般分明，人力可以勝造化，自是人不爲，故關朗有周能過曆、秦止二世之説，誠有此理。眉批三件事固人所難，但不爲也，非不能也。

棣問：「孔、孟言性不同，如何？」曰：「孟子言性之善，是性之本。孔子言性相近，謂其稟受處不相遠也。人性皆善，所以善者，於四端之情可見，故孟子曰：『是豈人之情也哉！』至於不能順其情而悖天理，則流而至於惡，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若，順也。」又問：「才出於氣否？」曰：「氣清則才善，氣濁則才惡。稟得至清之氣，生者爲聖人。稟得至濁之氣，生者爲惡人。如韓愈所言公都子所問之人是也。然此論生知之聖人，若夫學而知之，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所謂堯、舜性之，是生知也；湯、武反之，是學而知之也。孔子所言『上智下愚不移』，亦無不移之理，所以不移，只有二：自暴自棄是也。」眉批孔、孟論性，語微不同，其意自合。兩程先生之言，要皆宗孔、孟。

君子之學在於意、必、固、我既亡之後，而復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學之至也。

《易》曰：「閑邪存其誠。」閑邪則誠自存。而閑其邪者，乃在於言語、飲食、進退與人交接之際而已矣。眉批一語了當。

道孰爲大？性爲大。千里之遠，數千歲之日，其所動静起居，雖若亡矣，然時而思之，則千里之遠在於目前，數千歲之久，無異數日之近。人之性則亦大矣。噫！人之自小者，亦可哀也已。人之性一也，而世之人皆曰：「吾何能爲聖人？」是不自信也，其亦不察乎！眉批宇宙元無隔礙，不自

信，是自暴棄。

甚矣慾之害人也！ 人之爲不善，欲誘之也。誘之而弗知，則至於天理滅而不知反。故目則欲色，耳則欲聲，以至鼻則欲香，口則欲味，體則欲安，此皆有以使之也。然則何以窒其慾？ 曰：思而已矣。學莫貴於思，唯思爲能窒慾。曾子之三省，窒欲之道也。[眉批] 思者，思其所爲欲而窒之也。

德盛者，物不能擾而形不能病。形不能病，以物不能擾也。故善學者，臨死生而色不變，疾病慘戚而心不動，由養之有素也，非一朝一夕之力也。[眉批] 此是正公學力。

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物，其終至於喪己。

大凡儒者，未敢望深造於道，且只得所存正，分別善惡，識廉恥，如此等人多亦須漸好。[眉批] 便是正人。

學者今日無可添，唯有可減，減盡便無事。

陳經正問曰：「據貴一所見，盈天地間皆我之性，更不復知我身之爲我。」伊川笑曰：「他人食飽，公無餒乎？」

《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

《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

《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

哉訓辭！」

《動箴》曰：❶「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唯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眉批 四箴是聖學門户。❷

顔子所好何學論

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顔子爲好學。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顔子所獨好者何學也？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眞而静，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凡學之道，正其心，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誠之，聖人也。故《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顔子所事，則曰『非禮勿

❶ 「動」，原漫漶，據康熙六年本補。
❷ 此眉批原脱，據康熙六年本補。

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也。

「視、聽、言、動皆禮矣，所異於聖人者，蓋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顏子則必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顏子之與聖人相去一息。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顏子之德，可謂充實而有光輝矣。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故仲尼曰：『不幸短命死矣。』蓋傷其不得至於聖人也。所謂化之者入於神而自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謂也。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

或曰：「聖人生而知之者也，今謂可學而至，其有稽乎？」曰：「然。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性之者，生而知之者也。反之者，學而知之者也。」又曰：「孔子則生而知也，孟子則學而知也。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聞强記、巧文麗辭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也。」眉批 迴照「學聖人」句。

文潞公尹洛，先生時爲判監，一日府會，先生往赴，見樂人來，呈樂語曲詞。先生訝之，問故。對曰：「昨日得太師鈞旨，明日請程侍講，詞曲並要嚴謹依禮法，故先來呈。」富鄭公、司馬温公居鄉里，尤所尊禮。呂正獻公、范忠宣公過洛，必先來見。呂滎公兄弟與先生書，必滌筆硯、正衣冠然後寫。其爲當時禮敬如此。

問：「先生曾定六禮，今已成未？」曰：「舊日作此，已及七分，後被召入朝。既在朝廷，則當行之朝廷，

不當爲私。既而遭憂，又疾病數年，今始無事，更一二年可成也。」曰：「聞有《五經解》，已成否？」曰：「惟《易》須親撰，諸經則關中諸公分去，以頤説撰成之。禮之名數，陝西諸公删定，已送吕與叔。與叔今死矣，不知其書安在也？然所定只禮之名數，若禮之文，亦非親作不可也。」

南方學者從伊川既久，有歸者，或問曰：「學者久從學於門，誰是最有得者？」伊川曰：「豈敢便道有得處，且只是指與他個蹊徑，令他尋將去不錯了。已是忒大煞，若夫自得，尤難其人。謂之得者，便是已有也。」

朱子曰：「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闊；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故明道嘗爲條例司官，❶不以爲浼。而伊川所作《行狀》，乃獨不載其事。明道謂青苗且可放過，而伊川乃於西監一狀，較計如此，此可謂不同矣。然明道之放過，乃孔子之獵較爲兆，而伊川之一一理會，乃孟子之不見諸侯也，此亦何害其爲同耶？但明道所處，是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人皆可跂及。學者只當以此爲法，則庶乎寡過矣。然又當觀用之淺深，事之大小，裁酌其宜，難執一意，此君子所以貴窮理也。」

問：「明道可比顔子，伊川可比孟子否？」朱子曰：「明道可比顔子。孟子才高，恐伊川未到孟子處。然伊川收束檢制，孟子却不能到。」

伯淳云：「異日能尊嚴師道者，吾弟也。」牢守孔門之訓，即莊、列書不讀，卓哉泰山喬嶽！人謂正公未盡純公，予謂惟未盡純公，乃所以成其爲正公耳。

兩程夫子同出一父，同事一師，而所學各詣其極，各成就一個面目。如聖一也，而清、任、和之不同；仁一也，而微、箕、比之不同。總之，各成其是而已矣。同而異者，一本散爲萬殊也。異而同者，萬殊原於一本也。其着落在五常百行，其着力在戒欺求慊。外此無學問，無人品。正公自布衣登講席，始終鄭重其事，師爲天下善，固已不負師傳矣。

或謂：純公謂：「易畢竟是甚？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此也、密也是甚物？終無人理會。」正公謂：「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爲仁，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爲仁？將聖賢所言仁

❶「嘗」，原作「常」，據《晦庵集》卷三十五改。

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兩先生於「易」與「仁」，到底不曾指出，果難指耶？抑欲人自悟耶？曰：純公已曰：「生生之謂易，天地之大德曰生。爲物不貳，故生物不測。則易也、天地也、誠也，一也。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之以爲人，故通天地萬物爲一體。則仁也、人也、心也、天地也，一也。而易與仁，亦不得岐之爲二。」

理學宗傳卷之三終

理學宗傳卷之四

容城孫奇逢輯

門人高鐈　季男博雅　同編

張子　弟天祺附

明公載，字子厚，其先宋人，世居大梁。父迪，仁宗朝仕至殿中丞，知涪州事。卒，諸孤皆幼，不克歸，僑寓於鳳翔郿縣橫渠鎮之南，因家焉。先生少善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十八，上書謁范文正公仲淹，文正異其氣貌，又甚少，惜之。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眉批〕走路之人，難保不錯。只要到得所止之處。手《中庸》一編授焉，遂翻然志於道。已，未知所止也，求諸釋、老者累年，乃反求之六經。嘉祐初，至京師，見程氏二先生。二先生於先生爲外兄弟之子，卑屬也，而學詣奧淵，先生與語道學之要，厭服之，因涣然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

當是時，先生已擁臯比，講《易》京邸，聽從者甚衆。先生謂之曰：「嚮所與諸君語者，皆亂道。今二程至，深明《易》，吾不及也，可往受焉。」遂撤臯比輟講。久之，學益明。文潞公以使相判長安，聞先生名，以束帛聘延之學宮，禮重之，命士子矜式焉。

舉進士，仕爲雲巖令，以敦本善俗爲先務。月吉具酒食，召父老高年者會縣庭，與勸酬爲禮，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所疾苦。每鄉長受事至，輒諄諄與語，令歸諭其里。間民因事至庭，或行遇於道，必問：「某時命某告若曹某事，若豈聞之乎？」聞

則已，否則詰責其受命者曰：「何慢不傳告也？」故教命出，雖僻壤婦人孺子畢與聞，俗用丕變。

熙寧初，遷著作佐郎、簽書渭州軍事判官。用中丞吕公著薦，召對，問治道，對曰：「爲治不法三代，終苟道也。」眉批 志在三代，故事多復古。❶ 帝方勵精於大有爲，説之，曰：「卿宜日與兩府議政矣。朕且大用卿。」謝曰：「臣自外官赴召，未測新政所安，願徐觀其宜。旬月後，當有所獻替。」時王安石執政，行新法，事更張失統，舉朝所沮短，謂之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願求助於子，何如？」先生曰：「公誠與人爲善，即天下士孰不願佐下風？如教玉人追琢玉，則人亦故有不能。」眉批 對甚善。 安石默然。已，語多不合，寢不悦。既命校書崇文，辭未得請，命按獄浙東。程純公時官御史裏行，争之曰：「張載經術德義爲人師法，近侍以學行論薦，得召對加獎，中外翕然，知陛下崇儒優賢，籍籍歎以爲不世遇也。今欲究觀其學，詳試其器能，則事固有繫教化之本原、關政治之大體者，而使之按獄，非朝廷所以待賢之意也。」安石曰：「淑問如皋陶，然且讞囚，庸何傷？」命竟下，實疏之也。獄成，還朝，會弟御史戩及純公並以言得罪，乃謁告西歸，居横渠，遂移疾不復起。

横渠至僻陋，僅田數百畝供歲計，人不堪其憂，而先生約而能足，處之裕如。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讀仰思，有妙契，雖中夜必取燈疾書。曰：「吾學既得諸心，乃修其辭命。命辭無失，然後斷事。斷事無

❶「古」，原作「言」，今據康熙六年本改。

失，吾乃沛然。」蓋其學未始須臾息，亦未始須臾忘也。告諸生以學必如聖人而後已。〔眉批：聖希天，故學必以聖爲歸。〕以爲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之大蔽也。故其學以《易》爲宗，以《中庸》爲的，以《禮》爲體，以孔、孟爲極。

患近世喪祭無法，喪僅隆三年，期以下恬未有衰麻之變。祀先之禮，用流俗節序，祭以褻不嚴。於是勉行古禮，爲薄俗倡。期功而下爲製服，輕重如儀。實始行四時之薦，曲盡誠潔。教童子以灑掃應對，給侍長者。女子未嫁者，必使納酒漿，以養遜弟，就成德。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爲之？」於是關中人士，聞者始疑終信。已，一變而至於古也。聞人善輒喜，與學者問質，雖勤不倦，有不能者，未嘗不委曲開曉。行游所至，輒訪人士可語者，丁寧教誨，翼之成。

熙寧九年，以吕大防薦宜還職以備咨訪，召知太常禮院。先生時已屬疾，力疾至都下。公卿聞風争造，然未有深知之者。每言所欲嘗試者於人，弗信也。會言者欲講行冠婚喪祭之禮以善俗，禮官持不可，先生力争之不能得。適三年郊，禮官不致嚴，疏正之，又不得。先生知道終不可行也，復謁告歸。中道疾作，抵臨潼，沐浴更衣而寢。旦視之，逝矣，年五十八。囊笥蕭然。明日，門人在長安者咸奔哭致賻襚，乃克斂。詔賜館職賻，奉喪還葬於涪州。門人私謚曰「誠明先生」。嘉定間，賜謚曰「明」。

先生氣質剛毅，望之儼然，與之居，久而日親。勇於自克，人未信，惟反躬自艾，即未喻，安行之無悔也。〔眉批：便是聖學。〕聞風

者服義，不敢以其私干之。❶居恒以天下爲念，聞皇子生，喜見顏面。行道見饑殍，輒咨嗟，對案不食者終日。雖貧不能自給，而門人無貲者，輒麤糲與共。

慨然有志於三代井田之法，講畫經界，燦然備具，可推行於今。嘗曰：「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爲王道，不能以父母之心爲心，加於百姓，使各得其所，謂之王道，可乎？」又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即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其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茲法之行，悦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當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里俗，救災恤患，厚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眉批 從來聖賢豪傑，到底有未竟之志。

戩字天祺，橫渠先生季弟也。少莊重，不與童孺狎。長好學，舉進士，調陝西閿縣簿，移知普潤，知靈寶、渠州、懷安軍。所至誠心愛人，養老恤窮，皆有法。察惡勸善，皆有籍。民有失所者，若己之致之，殫心力振之。熙寧初，召爲御史裏行，每進對，未嘗不以堯、舜、三代爲言，以論新法。知公安，未嘗以諫草示人，不説人以無罪。徙監司竹。改夏縣，不數月刑清。

戩篤實寬裕，喜怒不見容色，而於人温厚有親，樂道人善，而不及其短。清不以所能病人，和不以外物失己，德大容物，沛然有餘。而自省，雖小過不憚自訟也。

❶「干」，原作「于」，據康熙六年本改。

在司竹時，愛一卒，長用之，及將代，見其人盜筍，治之無貸。事已，待之如初。事兄極恭，於婣族故舊甚恩。橫渠先生語人曰：「吾弟德性之美，吾不如也。」晚講於學而達，曰：「吾弟合矣。」既病卒，哭之如不欲生。將葬，手疏哀詞十二納壙中。呂大臨又稱「其力之厚，任天下之重而不辭；其氣之强，篤行禮義而無倦；其忠之盛，使死者復生而無憾。是宜得善言以傳諸後」云。

西　銘

[眉批] 闡發孔門言仁之指，天地間有數大文字。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於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潁封人之錫類。❶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存，吾順事；没，吾寧也。[眉批] 結盡之。

❶「潁」，原作「穎」，據中華書局整理本《張載集》改。

東銘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乎聲，見乎四支，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己從，誣人也。或者以出於心者，歸咎爲己戲；失於思者，自誣爲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眉批】長傲遂非，自戲言戲動始，可不慎諸？

《正蒙》略

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沉、升降、動静、相感之性，是生絪緼、相盪、勝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起知於易者乾乎！效法於簡者坤乎！散殊而可象爲氣，清通而不可象爲神。不如野馬、絪緼，不足謂之太和。【眉批】太和，陰陽會合，沖和之氣也。「中涵」句，是其體；「是生」句，是其用。野馬無所羈絡，喻氣之充塞無間也。❶

太虚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至静無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惟盡性者能一之。【眉批】能一之，體用一源，不落有無之見也。

天地之氣，雖聚散攻取百塗，然其爲理也順而不妄。氣之爲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爲有象，不失吾常。太虚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

❶「間」，原作「關」，據《正蒙·神化篇》「神之充塞無間也」改。

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然則聖人盡性其間，❶兼體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眉批 順而不妄，實理之自然也。無形非有減，故適得其體；有象非有增，故適得吾常。聖人原始反終，夭壽不貳，❷所以存神。

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生之不亡者，可與言性矣。眉批 性無生死。

氣之聚散於太虛，猶冰凝釋於水。知太虛即氣，則無無。故聖人語性與天道之極，盡於參伍之神變易而已。諸子淺妄，有有無之分，非窮理之學也。眉批 氣之聚散，猶冰之凝釋，非有有無之分也。

由太虛，有天之名；繇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眉批 朱子曰：「本只是一箇太虛，漸細分得密爾。」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聖者，至誠得天之謂；神者，太虛妙應之目。凡天地法象，皆神化之糟粕爾。眉批 鬼神與聖，一而已矣。

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❸兩體者，虛實也，動静也，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一而已。眉批 無陰陽，無以見太極；無太極，亦無陰陽。

氣本之虛則湛而無形，感而生則聚而有象。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爲；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後解。故愛惡之情同出於太虛，而卒歸於物欲。倏而生，倏而成，不容有毫髮之間，其神矣夫！眉批 以天道明人道，不外陰陽相感，和而解即散也。情出太虛，卒歸物欲，倏生忽成，間不容髮。

氣與志，天與人，有交勝之理。聖人在上而下民咨，氣壹之動志也；鳳凰儀，志壹之動氣也。眉批 天定能勝人，人定亦能勝天。

❶「盡性」，原漫漶不清，據康熙六年本補。
❷「夭壽」，原漫漶不清，據康熙六年本補。
❸「一」，原無，據中華書局整理本《張載集》補。

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兩在，故不測。兩故化。推行於一。此天之所以參也。〔眉批〕一物兩體，即太極兩儀也。

兩者以一而神妙，一者以兩而變化。

地，物也；天，神也。物無踰神之理，顧有地斯有天，若其配然爾。〔眉批〕天包乎地，地對天不過。

日質本陰，月質本陽。

日質本陰，故其精闇虛；月質本陽，故其魄能受日光。

陽爲陰累，則相持爲雨而降；陰爲陽得，則飄揚爲雲而升。〔眉批〕朱子曰：「此一段見得陰陽之情。」

凡陰氣凝聚，陽在内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爲風。

天象者，陽中之陰；風霆者，❶陰中之陽。

天，陽也，以有象，故爲陰。風霆，陰也，以氣形質，故爲陽。

雷霆感動雖速，然其所由來亦漸爾。能窮神化所繇來，德之盛者與！

羅翰曰：「迅雷不及掩耳，固速矣，然藏於坤，反於復，而出於震，則非一朝一夕之故。」

火、日外光，能直而施；直者，照臨無礙之謂。金、水内光，能闢而受。受者隨材各得，施者所應無窮，神與形、天與地之道與！〔眉批〕火、日，神之屬，有天之道。金、水，形之屬，有地之道。真西山：「日、火外景，金、水内景，説本《淮南》。道家謂日、火揚光於外，故有食有滅。金、水潛光於内，故無窮。以此爲養生法，收視反聽，潛神不曜。」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而非仁也。

天之不測謂神，神而有常謂天。〔眉批〕天與

❶「風」，原作「雷」，據中華書局整理本《張載集》改。

神非二，見聖人即天。

不知上天之載，當存文王。

文王純亦不已，即上天之載也。

有天德，然後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

有天德，則德行默成，故可一言盡天地之道。

正明不爲日月所眩，正觀不爲天地所遷。【眉批】天下之物皆不足以搖之。

形而上者，得辭斯得象矣。神爲不測，故緩辭不足以盡神。化爲難知，故急辭不足以體化。【眉批】神、化，形而上者也。

大可爲也，大而化不可爲也，在熟而已。《易》謂「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之致，非智力能强也。

大以上自是住不得，然又不正助，「熟」字極有意。

知神而後能饗帝饗親，見易而後能知神，是故不豫聞性與天道而能制禮作樂者，末矣。【眉批】明有禮樂，幽有鬼神，一也，統體在見易。

物無孤立之理，非同異、屈伸、終始以發明之，則雖物非物也。【眉批】物必有對待，同異、屈伸之類是也，非此不成其爲物。事有始卒乃成，非同異、有無相感，則不見其成。不見其成，則雖物非物。故一屈伸相感，而利生焉。

天人異用，不足以言誠；天人異知，不足以盡明。所謂誠明者，性與天道不見乎小大之别也。【眉批】明不能合天人，不止未誠，且未明也。

天能爲性，人謀爲能。大人盡能，不以天能爲能，而以人謀爲能，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眉批】性有自然之天能，大人必循其當然之理以盡之。

盡性，然後知生無所得，則死無所喪。

【眉批】生順没寧，無得亦無喪。

天所性者，通極於道，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天所命者，通極於性，遇之吉凶，不足以戕之。不免乎蔽之戕之，未之學也。

眉批 極者，推致其極。通極處皆學也。

性通乎氣之外，命行乎氣之內，氣無內外，假有形而言爾。故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盡其性，然後能至於命。知性知天，則鬼神皆吾分內爾。眉批 天人無分別。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眉批 變化氣質，是謂善反。

性未成，則善惡混，故亹亹而繼善者斯爲善矣。惡盡去，則善因以亡，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眉批 亹亹繼善者，孜孜爲善也。惡盡去，則善之名亦亡。

天理也者，能悅諸心，能通天下之志之理也。眉批 天理能悅心、通志，爲天下所歸。

利者爲神，滯者爲物。是故風雷有象，不速於心；心禦見聞，不弘於性。禦，止也，爲見聞所牿也。風雷猶有象，故不如心之感而遂通。若以見聞牿其心，則亦一物而已，故不如性之弘。

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朱子曰：「『體物』言爲物之體也，蓋物物有箇天理。『體事』謂事事是仁做出來。」「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眉批 堯仁如天。天與仁，非有二。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爲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末如之何矣。眉批 性之盡者，仁之至也。只一順吾理而已。

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修夭而已。眉批 窮理盡性則德其氣，故性能全天德，命能順天理，而氣變矣。朱子曰：「橫渠云：『所不可變者，惟壽夭耳。』要之，此亦可變，但大概

如此。」

成心忘，然後可與進於道，化則無成心矣。成心者，意之謂歟？無成心者，時中而已矣。眉批 意不誠，如何得無成心？

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

眉批 「領惡全好」，《禮記》。領，猶理治也。

陰濁爲天下大惡，陽明爲天下共好。非學如何能去其大惡、全其共好？

不得已，當爲而爲之，雖殺人皆義也。有心爲之，雖善皆意也。正己而物正，大人也。正己而正物，猶不免有意之累也。有意爲善，利之也，假之也；無意爲善，性之也，由之也。有意爲善，且爲未盡，況有意於未善耶？眉批 湯武不失其爲聖，王霸終成其爲假。

仲尼絶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眉批 教在此，學亦在此。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爲外。眉批 如何是有外之心？朱子曰：「只有私意，便内外扞格，只見得自家，與物不相關。」世人止於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聞見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見天心。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

繇象識心，狥象喪心。知象者心，存象之心，亦象而已，謂之心可乎？

天下之物皆象也。由象識心，格物致知也。狥象喪心，玩物喪志也。存象之心，心滯於象也。

人謂己有知，由耳目有受也。人之有受，由内外之合也。知合内外於耳目之外，則其知也過人遠矣。

上四句言衆人之知止於聞見之狹，下言「不以聞見梏其心」，即聖人之知也。

天之明莫大於日，故有目接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高也。天之聲莫大於雷霆，故有耳屬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遠也。天之不禦，莫大於太虛，故心知廓之，莫究其極也。人病其以耳目見聞累其心，而不務盡其心，故思盡其心者，必知心所從來而後能。眉批「天之不禦」，謂天體至大，初無止處也。故非無外之心不足以合之。

耳目雖爲性累，然合内外之德，知其爲啓之之要也。眉批即由象識心之意。

體正則不待矯而宏，未正必矯，矯而得中，然後可大。故致曲於誠者，必變而後化。眉批矯而得中，曲能有誠也。

絶四之外，心可存處，蓋必有事焉，而聖不可知也。眉批心可存處，「從心所欲」也。

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習不察，行不著。是故徒善未必盡義，徒是未必盡仁。好仁而惡不仁，然後盡仁義之道。眉批有好而無惡，是昧於天道與王道。

責己者，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眉批尤人者，只是恕己。

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是以鄙夫有問，仲尼竭兩端而空空，《易》「無思無爲」，受命乃如響。

太虛中無物不有，然他只是個虛，認得那一件是已有？

道以德者，運於物外使自化也，故諭人者先其意而遜其志可也。蓋志意兩言，則志公而意私耳。眉批朱子曰：「志是一直去的，意是志之經營往來。」

子而孚化之，衆好者翼飛之，則吾道行矣。

未向道者視如子，如鳥抱卵。向道而爲衆好者，輔翼其行，如鳥翼然。

大海無潤，因暍者有潤；至仁無恩，因不足者有恩。樂天安土，所居而安，不累於物也。

天地父母之恩，施受兩忘也。若求人德我而爲仁，則累於物多矣。

有吉凶利害，然後人謀作，大業生；若無施不宜，何業之有？【眉批】無施不宜，聖人亦且安於無事。

以知人爲難，故不輕去未彰之罪；以安民爲難，故不輕變未厭之君。【眉批】未彰之罪，四凶也；未厭之君，三苗也。

及舜而去之，堯君德，故得以厚吾終；舜臣德，故不敢不虔其始。

重耳婉而不直，小白直而不婉。

窮理盡性，然後至於命；盡人物之性，然後耳順。與天地參，無意、必、固、我，然後範圍天地之化，從心而不踰矩。老而安死，然後不夢周公。【眉批】造化逸我以老安死，不夢周公，一身便是造化。

自古困於内無如舜，困於外無如孔子。以孔子之聖而下學於困，則其蒙難正志，聖德日躋，必有人所不及知而天獨知之者矣，故曰「莫我知也夫」。【眉批】困，德之辨也。聖人下學於困，其日躋之妙，宜惟天知。

所貴乎聖人之詞者，以其變化也。【眉批】聖人因材而教，因病而藥。

「節禮樂」，不使流離相勝，能進反以爲文也。【眉批】樂勝則流，禮勝則離。

「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愨而後智能著焉。不愨而多能，譬豺狼不可近。【眉批】從來遺臭之人，皆不愨而多知能也。

「行前定而不疚」，光明也。「大人虎變」，夫何疚之有？【眉批】「虎變」者，其文炳然光明之義。

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爲，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遊之樂

爾。眉批 捨禮義而飽終日，難矣哉。

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1]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爲幻妄。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虚空之大，此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之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爲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其所從也。眉批 釋氏之失，一言以蔽之，曰「不能窮理」而已。「範圍」猶「裁成」也。「天用」即「化育」也。誣天地日月，一切皆空，豈非妄天性者乎？

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以人生爲妄幻，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舍，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惑者指遊魂爲變、爲輪迴，未之思也。夫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屠劇論要歸，必謂死生流轉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自其説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牆，已爲引取，淪胥其間，指爲大道。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知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崇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跡；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詖淫邪遁之辭，翕然并興，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向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

[1] 「知」，原脱，據光緒二十三年版《張子全書》卷二補。

失哉？眉批佛氏以覺爲性，謂人雖死而覺性不散爲鬼，重復受生，輪迴循環，遂指爲苦海求免，是不知鬼也。趙伯循曰：「此條學者當日誦一遍，庶幾知崇正學而可與明道。」

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絆己不出，一益也；授人數數，己亦了此文義，二益也；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三益也；常以因己而壞人之才爲憂，則不敢墮，四益也。眉批所謂灑掃應對，即精義入神之學。

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爲去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太平。

明善爲本，固執之乃立，擴充之則大，易視之則小，在人能弘之而已。今且只將「尊德性」而「道問學」爲心，日自求於問學者有所背否，於德性有所懈否。此義亦是「博文約禮」、「下學上達」，以此警策一年，安得不長？每日須求多少爲益，知所亡，改得少不善，此德性上之益；讀書求義理，編書須理會有所歸着，勿徒寫過，又多識前言往行，此問學上益也。勿使有俄頃閑度，逐日似此，三年庶幾有進。眉批「明善」、「固執」，「尊德性」也。「擴充」、「博約」、「下學」、「多識前言往行」，則所以「道問學」也。似此三年，自住手不得。

載所以使學者先學禮者，只爲學禮則便除去了世俗一副當習熟纏繞。譬之延蔓之物，解纏繞即上去。苟能除去了一副當世習，便自然脱灑也。又，學禮則可以守得定。眉批不學禮，無以立。

爲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不爾，皆爲人之弊，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眉批氣質到變化時纔有得。

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

既學而先有以功業爲意者，於學便相害。既有意，必穿鑿創意，作起事端也。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爲事，是「代大匠斲，希不

傷手」也。眉批 意一起端緒，不可究結，故聖學以誠意爲主。

學未至而好語變者，必知終有患，蓋變不可輕議，若驟然語變，則知操術已不正。眉批 操術宜慎厥始。

耳目役於外，攬外事者，其實是自惰，不肯自治，只言短長，不能反躬者也。眉批 肯自治，便不暇攬外事。

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氣輕則以未知爲已知，未學爲已學。

博學於文者，只要得習坎心亨。蓋人經歷險阻艱難，然後其心亨通。眉批 習坎心亨，便是生於憂患。

心清時少，亂時常多。其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恭謹，其亂時反是。如此何也？蓋用心未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心未去，而實心未完也。眉批 心清，耳目手足効靈。心不在，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

定然後始有光明，若常移易不定，何求光明？《易》大抵以艮爲止，止乃光明，故《大學》「定而至於能慮」，人心多則無由光明。眉批 止乃光明，故學先知止。

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學者必時其動靜，則其道乃不蔽昧而明白。今人從學之久，不見長進，正以莫識動靜。見他人擾擾，非干己事，而所修亦廢。由聖學觀之，冥冥悠悠，以是終身，謂之光明可乎？眉批 動靜不失其時，便是知止，故其道光明。❶

有潛心於道，忽忽爲他慮引去者，此氣也。舊習纏繞，未能脱灑，畢竟無益，但樂於舊習耳。古人欲得朋友與琴瑟簡編，常使心在於此。惟聖人知朋友之取益爲多，

❶「知止，故」、「道光」，原漫漶脱文，據康熙六年本補。

故樂得朋友之來。眉批 樂多賢友，正以收麗澤之益。

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高存之曰：「在道不溺於無，在器不溺於有。」

《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故撰德於卦。雖爻有小大，及繫辭其爻，必諭之以君子之義。「撰德於卦」，如《乾》則撰至健之德，《坤》則撰至順之德也。「爻有小大」，陰爲小，陽爲大也。陰爻雖小，亦必諭以君子之義也。眉批 化小人爲君子，其謀更深。

《乾》之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乃大人造位天德，成性躋聖者爾。若夫受命首出，則所性不存焉。故不曰「位乎君位」，而曰「位乎天德」；不曰「大人君矣」，而曰「大人造也」。劉近山曰：「『造位天德』者，謂位已造聖人之德。『成性躋聖』者，謂性已成而躋聖人之域，皆以德言。若夫受命而興，首出庶物，則以位言。而『所性不存』，謂位非所與也。」○陳潛室曰：「横渠此説，不作得時位大人看，要作孔子看。所謂君有君用，臣有臣用，聖人有聖人用，學者有學者用，此善學《易》者。若耑爲堯、舜、湯、武，則不識《易》矣。」

乾至健無體，爲感速，故易知。坤至順不煩，其施普，故簡能。盧中庵曰：「『無體』者，圓神不滯；『感速』者，一氣所感，頃刻不留。故曰『乾知大始』，『乾以易知』。『不煩』者，無造始之勞。『施普』者，承天之施，隨物成就。故曰『坤作成物』，『坤以簡能』。」

顧允成曰：「近來談道家，《正蒙》一書未嘗過而問焉，一番拈動，光彩如新。前輩許大衆，幾人曾有此間工夫作《正蒙》來？後輩許大衆，幾人曾有此間工夫解《正蒙》來？莫將這公案小看了。」○「程門單提《西銘》，朱子從而表章，遂將《東銘》混過。愚熟玩之，《西銘》是箇極宏闊的體段，故推至於『知化窮神』。《東銘》是箇極詳密的工夫，故嚴覈於『戲言戲動』。孟子論仁義之充，纖及無受爾汝、可言未可言之間，意蓋如此。」

鄧元錫曰：「《正蒙》窮造化幽明、出入變化之原，究古聖賢知禮成性、誠明成德之學，等而實踐於言教動法，晝爲宵得，不舍於瞬息之存養。語上極乎無形，語

下研乎形器，語大極於無間，語小入於無朕。造端者微，成能者著，知德者崇，就業者廣，而推之無不準也。自言曰：『吾之此書，譬之木乎？根本枝葉悉備，充榮之功在人而已。』」

倪元瓚曰：「明道《復橫渠書》謂『所論大概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温柔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明睿所照，如目所覩，纖微盡識。考索至者，如揣料於物，約見彷彿耳。嗚呼！明道其至矣乎！然而橫渠亹亹君子，成章由誠而立，視水斯坊，程子規以自然，於何不臧？若朱子以爲形下，未免不善讀而傷之矣。」

初得范文正公指點，繼得兩程夫子切磋，故自常謂「兩程深明《易》道，吾所不及」。造詣精深，得於虛懷者多矣。天地聖人之道，無非以至虛爲實。

有力量人便有執着，不肯服善。明公凡事以復古自任，力何猛也，而坐撤皋比，心之虛也特甚。「變化氣質」四字，是他生平學問把柄。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此太和元氣，無庸變化，而動容周旋中禮者也。知廉勇藝，文之以禮樂，此則融其所長，變之化之，以歸於中和者也。人一己百，人十己千，而果能此道，此則補其所短，而變之化之，以革其愚柔者也。愚魯辟喭，皆由學力變化，故皆能升堂入室，明公之得，其在斯乎！

理學宗傳卷之四終

理學宗傳卷之五

容城孫奇逢輯
門人王之徵
五男　韻雅　同編

邵子　子伯温附

康節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父古，賢而隱，徙共城，已，徙洛，爲洛人。先生少以才自雄，欲樹功當世，於書無不讀，學專苦。北海李之才挺之攝共城令，聞先生之學，説之，從受學，嚴事之，即旅宿必襴坐必拜也。彌刻厲自進，蔬素不厭，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枕席。數年，道既通，慨然歎曰：「昔人尚友千古，而吾未及四方，可乎？」於是走吴適楚，周流齊、魯、梁、晉之墟，久之，還共城，廬於百源之上。抵洛陽，以爲是天下之中，古賢聖所都，四方賢士大夫之所輻輳也，實始有定居之志。蓬蓽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其父母，浩然樂也。講學於家，未嘗强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

先生德器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清明坦易，不事表暴，不修防畛，正而不諒，通而不汙，接人無貴賤親疏之間，燕笑終日，不取甚異于人也。故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大夫過洛，有不之公府而必至先生之廬者。病畏寒暑，當大寒大暑時輒不出，常以仲春秋乘小車行遊洛城中，隨意所之。士大夫家聽其車聲，争倒屣迎致，雖童隸亦歡愛尊奉，以爲我家先生來也，至經月不返。與人言依於孝弟忠信，以風諭於道。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悦其德，不肖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才者多矣。文潞

公彦博、富鄭公弼皆以元老碩望至尊重，在洛，見先生尊禮之，與倡和游居。眉批 堯夫寔重諸老。❶ 程純公每見之，退輒太息，以爲内聖外王之學也。遠近學者從問經義，精深浩博，應對不窮。間與深知論天下事，雖究心世務者不及也。端明殿學士司馬光兄事之，而純德篤行，具爲鄉里所嚮慕，鄉人至相與語曰：「毋爲不善，毋使司馬端明、邵先生知。」其畏慕如此。

會新法行，監司承風旨爲嚴切，吏州縣者苦操切不可爲，争欲投劾去。先生勉之曰：「此賢者盡力之時，新法誠嚴，第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徒投劾何益？」眉批 仁人之言。 時州府以更法，故家食貧，至經月無酒，不能餉客，爲薄粥代之，好事者時載酒以濟其乏。年六十始爲隱者之服，曰：「病且老，不復能爲從事矣。」熙寧十年夏，感微疾，笑謂司馬光曰：「死生亦常事。」張載喜論命，來問疾，因曰：「先生論命否？當推之。」堯夫曰：「若天命，則已知之矣。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載曰：「先生知天命矣，載尚何言？」伊川曰：「先生至此，他人無以爲力，願自主張。」堯夫曰：「無可主張者。」伊川又問：「從此永訣，更有見告乎？」堯夫舉兩手示之曰：「面前路徑須令寬，路窄則自無着身處，況能使人行也？」一日，伊川又往視之，曰：「堯夫平生所學，今無事否？」答曰：「你道生薑樹上生，我也只得依你説。」眉批 明公、正公俱在堯夫冶鑄中矣。一日有所報，堯夫問：「有甚事？」曰：「某事。」堯夫曰：「我將謂收卻幽州也。」❷ 七月

❶ 此條眉批原脱，據康熙六年本補。
❷ 「謂」，原作「爲」，據《伊洛淵源録》卷五改。

初四日，大書詩一章：「生於太平世，死於太平世。客問年幾何，六十有七歲。俯仰天地間，浩然獨無愧。」以是夜五更捐館。

明道誌其墓曰：「自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爲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户則衆矣。況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爲有傳也。語成德者，昔難其居，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眉批〕內聖外王之學，安且成矣。明道，堯夫知己。元祐中，韓維尹洛，請謚於朝，常博歐陽修之子棐議曰：「雍少篤學，有大志，久而後知道德之歸。且以爲學者之患在于好惡先成乎心，而挾其私智以求於道，則蔽於所好而不得其真。故求之至於四方萬里之遠，天地陰陽屈伸消長之變，無所不可，而必折衷於聖人。雖深於象數，先見默識，未嘗以自名也。其學淳一而不雜，居之而安，行之而成，平易渾大，不見圭角，其自得深矣。按《謚法》：『温良好樂曰康，能固所守曰節。』謚曰『康節先生』。」所著《皇極經世》六十卷。晚尤喜爲詩，平易而造於理，有《擊壤集》二十卷，自爲之序。

經世衍易圖

太陽 太陰 少陽 少陰 少剛 少柔 太剛 太柔

陽 陰 剛 柔

動 一動一静之間 静

經世天地四象圖

日南 石 月

土西 極五 星東

火 水北 辰

太陽　日　暑　性
　　目　元　皇
太陰　月　寒　情
　　耳　會　帝
少陽　星　晝　形
　　鼻　運　王
少陰　辰　夜　體
　　口　世　伯
少剛　石　雷　木
　　色　歲　易
少柔　土　露　草
　　聲　月　書
太剛　火　風　飛
　　氣　日　詩
太柔　水　雨　走
　　味　辰　春秋

聲音論

邵伯温曰：「物有聲色氣味，可考而見，唯聲爲甚。有一物則有一聲，有聲則有音，有律則有吕，故窮聲音律吕以窮萬物之數。數亦以四爲本，本乎四象故也。自四象而爲八卦，自八卦而爲六十四，天地萬物之數備於其間矣，此與前元、會、運、世其法同。日日聲即元之元、日之日也；日月聲即元之會、日之月也；日星聲即元之運、日之星也；日辰聲即元之世、日之辰也，自餘皆可類推。」

鍾氏過曰：「天之體數四十，地之體數四十八。天數以日、月、星、辰相因，爲一百六十。地數以水、火、土、石相因，爲一百九十二。於天數内去地之體數四十八，得一百一十二，是爲天之用聲。於地數内去天

之體數四十，得一百五十二，是謂地之用音。凡日、月、星、辰四象爲聲，水、火、土、石四象爲音。聲有清濁，音有闢翕，遇奇數則聲爲清，音爲闢；遇偶數則聲爲濁，音爲翕。聲皆爲律，音皆爲呂。以律唱呂，以呂和律。天之用聲，別以平、上、去、入者一百一十二，皆以開、發、收、閉之音和之。地之用音，別以開、發、收、閉者一百五十二，皆以平、上、去、入之聲唱之。」

又曰：「東方之音在齒舌，南方之音在脣舌，西方之音在咢舌，北方之音在喉舌。便於喉者不利於脣，便於齒者不利於咢。由是訛正牽乎僻論，是非出乎曲説，繁然殽亂於天下矣。不有正聲正音，烏能正之哉？」

「夫天有陰陽，地有剛柔，律有闢翕，呂有唱和。一陰一陽交，而日、月、星、辰備焉。一柔一剛交，而金、木、水、火備焉。[1]一闢一翕交，而平、上、去、入備焉。一唱一和交，而開、發、收、閉備焉。日、月、星、辰備，而萬情生焉。金、木、水、火備，而萬形成焉。平、上、去、入備，而萬聲出焉。開、發、收、閉備，而萬音生焉。律隨天而變，呂隨地而化，闢隨陽而出，翕隨陰而入，唱隨剛而上，和隨柔而下，然後律呂隨音，宮、徵、角、羽之道各得其正矣。陽生日，陰生月，剛生星，柔生辰，剛生金，柔生土，陽生火，陰生水，日、月、星、辰、金、土、火、水，而天地正焉。是知律、呂、聲、音之道，可以行天地矣。日生目，月生耳，星生鼻，辰生口，金生氣，土生味，火生色，水生聲，目、耳、

[1]「火」，原作「土」，據《困學紀聞》卷八及下文「金木水火備」句改。

鼻、口、氣、味、色、聲正，而人道正焉，是知律、呂、聲、音之道，可以行人事矣。目之體數十，耳之體數十二，色之體數十，聲之體數十二。進目、鼻、氣、色之體數，退耳、口、味、聲之體數，是爲正律之用數。進耳、口、味、聲之體數，退目、鼻、氣、色之體數，是爲正呂之用數。以正律之用數，協正呂之用數，是爲正音之用數。以正呂之用數，和正律之用數，是謂正聲之用數。正律之用數一百一十二，正呂之用數一百五十二，正聲之用數萬有七千二十四，正音之用數萬有七千二十四。律感呂而聲生焉，呂感律而音生焉，律呂與天地同和，聲音與律呂同順，是故古之聖王見天地萬物之情暢，然後作樂以崇之，命工以和之，以詩言志，以歌詠言，以聲依永，以律和聲，此所謂八音克諧而百獸率舞，人神以和而鳳凰來儀。則是學也，豈直言釋音文義而已哉？」

祝氏涇曰：「宫、商、角、徵、羽，分太少爲十聲，管以十干。六律六吕合爲十二音，管以十二支。攝之以聲音之字母二百六十四。聲分平、上、去、入，音分開、發、收、閉，鋪布悉備，以爲三千八百四十圖，各十六聲、十六音，總三萬四千四十八音聲。蓋取天聲有字無字與無聲字一百六十位，地音有字無字與無音字一百九十二位，衍忒而成之。聲之位，去不用之四十八，止百十二，所以括《唐韻》之内外八轉而分平、上、去、入也。音之位，去不用之四十，止百五十二，所以括切字母脣、舌、牙、齒、喉，而分開、發、收、閉也。何謂無聲？百六十位中有位而調不出者。何謂無音？百九十二位中有位而切不出者。以聲音統攝萬物之變，反於無聲無音則備矣。其間有聲有音，

雖無字，皆洪纖高下，遂其生育者也。若有聲而無音、有音而無聲，則天地不相唱和，獨陽不生，獨陰不成，徒有其位，實無其物也。聲音字母二百六十四相交而互變，始於一萬七千二十四，極於二萬八千九百八十一萬六千二百七十六，以取掛一之二百五十六卦，以觀天地萬物之進退盈虛消長也。」

上官氏萬里曰：「自番僧了義以三十六字爲翻切母，❶奪造化之功。司馬公《指掌圖》爲四聲等字，蒙古韻以一聲該四聲，皆不出了義區域，蓋但欲爲翻切用，而未及於物理也。惟《皇極》用聲音之法，超越前古，以聲起數，以數合卦，而萬物可得而推矣。詳見《祝氏鈐》，而祝氏又或與康節有異同處。」

彭氏長庚曰：「鄭夾漈云：『四聲爲經，七音爲緯。江右之儒爲韻，知縱有四聲，而不知衡有七音。縱成經，衡成緯，經緯不交，所以失立韻之原。』今故《經世書》聲爲律，音爲呂，律爲唱，呂爲和，一經一緯，一縱一橫，而聲音之全數具矣。於聲之用數中去音之體數四十八，於音之用數中去聲之體數四十者，知天數無十，地數無一也。以聲配音而切韻生焉，翕、闢、清、濁辨焉，三萬四千四十八音聲在其中矣。天下之聲既具，而天下之色若臭若味皆在其中矣。此所以爲萬物之數也。」

倪生曰：「按先儒云：《經世》全書六十二篇，及弟子所記《外篇》上下，通六十四篇，內元會運世三十四篇，橫列甲子，起堯元年甲辰，終五代周顯德九年己未，繫歲紀事，以驗天時人事之得失。十六篇以聲音律呂更唱迭和，爲圖三千八百四十，以窮萬物之數。其《觀物》內外十四篇，皆所以敷暢前二數之義也。前二數，伯温常著《一元消息》等圖，以括其要。西山蔡氏又因其圖而推衍之，著

❶「番」，原爲空格，據《續通志》卷九十六補。

爲《經世指要》以盡五十篇之文。朱子以爲縝密，近世行本不能具載全書，惟取《指要》諸圖，增以諸家釋例，纂爲二卷，列於内外篇之首，亦云約矣。今所鈔者，惟及内外篇，而復不能盡録全文。聲音亦僅取鍾、祝等論，約之更約，然大體已備，脈絡不淆，觸類旁通，一隅三反，固不必詞費也。」

皇極經世

子伯温釋。眉批 先生探賾索隱，洞悟懸解，躍如斲輪，妙於弄丸，洞然於天人上下幽明終始之故。於是以寒暑、晝夜、風雨、露雷，盡天地之變化；以性情、形體、飛走、草木，盡萬物之感應；以耳、目、鼻、口、色、聲、氣、味，盡萬人之體用；以元、會、運、世、日、月、歲、時，盡天地之始終；以皇、帝、王、伯、《易》、《詩》、《書》、《春秋》，盡聖賢之事業，而大中至正之道，畢具於其中。故命其書曰《皇極經世》。

觀物内篇

物之大者，無若天地，然而亦有所盡也。天之大，陰陽盡之矣。地之大，剛柔盡之矣。陰陽盡而四時成焉，剛柔盡而四維成焉。夫四時四維者，天地至大之謂也。凡言大者，無得而過之也，亦未始以大爲自得，故能成其大，豈不謂至偉至偉者歟！天生於動者也，地生於静者也。一動一静交，而天地之道盡之矣。動之始則陽生焉，動之極則陰生焉，一陰一陽交，而天之用盡之矣。静之始則柔生焉，静之極則剛生焉，一剛一柔交，而地之用盡之矣。動之大者謂之太陽，動之小者謂之少陽；静之大者謂之太陰，静之小者謂之少陰。太陽爲日，太陰爲月，少陽爲星，少陰爲辰，辰者天之土，不見而屬陰。日、月、星、辰交，而天之體盡之矣。太柔爲水，太剛爲火，少柔爲土，少剛爲石。

或曰：「《皇極經世》捨金、木、水、火、土而用水、火、土、石，何也？」曰：「日、月、星、辰，天之四象也。水、火、土、石，地之四體也。金、木、水、火、土者，五行也。四象四體，先天也。五行，後天也。先天，後天之所自出也。水、火、土、石，五行之所自出也。水、火、土、石，本體也。金、木、水、火、土，致用也。以其致用，故謂之五行，行乎天地之間者也。水、火、土、石，蓋五行在其間矣。金出於石，而木生於土，有石而後有金，有土而後有木，金者從革而後成，木者植物之一類也，是豈捨五行而不用哉？五行在其間者，此之謂也。《皇極經世》用水、火、土、石，以其本體也。《洪範》用金、木、水、火、土，以其致用也。皆有所主，其歸則一。」

水、火、土、石交，而地之體盡之矣。

混成一體，謂之太極。太極既判，初有儀形，謂之兩儀。兩儀又判而爲陰、陽、剛、柔，謂之四象。四象又判而爲太陽、少陽、太陰、少陰、太剛、少剛、太柔、少柔而成八卦。太陽、少陽、太陰、少陰成象於天，而爲日、月、星、辰。太剛、少剛、太柔、少柔成形於地，而爲水、火、土、石。八者具備，然後天地之體備矣。天地之體備，而後變化生成萬物也。[眉批]所謂加一倍法，自一而四，自四而八，以至於六十四，以至於十二萬九千六百歲，皆由此而推。所謂八者，亦本乎四而已。在天成象，日也。在地成形，火也。陽燧取於日而得火，火與日，本乎一體也。在天成象，月也。在地成形，水也。方諸取於月而得水，水與月，本乎一體也。在天成象，星也。在地成形，石也。星隕而爲石，石與星，本乎一體也。在天成象，辰也。在地成形，土也。自日、月、星之外，高而蒼蒼者皆辰也。自水、火、石之外，廣而厚者皆土也。辰與土，本乎一體也。天地之間，猶形影聲響之相應，象見乎上，體必應乎下，皆自然之理也。蓋日、月、星、辰猶人之有耳、目、口、鼻，水、火、土、石猶人之有血、氣、骨、肉，故謂之天地之體。陰、陽、剛、柔，則猶人之精神，而所以主耳、目、口、鼻、血、氣、骨、肉者也，故謂之天地之用。夫太極者在天地先而不爲先，在天地後而不爲後，終天地而未嘗終，始天地而未嘗始，與天地萬物圓融和會，而未嘗有先後始終者也。有太極則兩儀、四象、八卦以至於天地萬物，固已備矣。非謂今日有太極，明日方有兩儀，後日乃有象卦也。雖遞謂之曰生，其實一時俱足，如有形則有影，有一則有二、有三，以至於無窮皆

然。是故知太極者，有物之先本已混成，有物之後未嘗虧損，自古及今，無時不存，無時不在。眉批 破混沌矣。萬物無所不本，則謂之曰性。萬物無所不主，則謂之曰天。萬物無所不生，則謂之曰心。其實一也。古之聖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盡心知性以知天，存心養性以事天，皆本乎此也。

日爲暑，月爲寒，星爲晝，辰爲夜。寒、暑、晝、夜交，而天之變盡之矣。

水爲雨，水氣所化。火爲風，火氣所化。土爲露，土氣所化。石爲雷，石氣所化。四者又交相化焉，故雨有水雨、有火雨、有土雨、有石雨。水雨則爲霶霈之雨，火雨則爲苦暴之雨，土雨則爲霡霂之雨，石雨則爲雹凍之雨。所感之氣如此，皆可以類推也。

雨、風、露、雷交，而地之化盡之矣。暑變物之性，寒變物之情，晝變物之形，夜變物之體。性、情、形、體交，而動植之感盡之矣。雨化物之走，風化物之飛，露化物之草，雷化物之木，走、飛、草、木交，而動植之應盡之矣。走感暑而變者，性之走也。感寒而變者，情之走也。感晝而變者，形之走也。感夜而變者，體之走也。飛感暑而變者，性之飛也。感寒而變者，情之飛也。感晝而變者，形之飛也。感夜而變者，體之飛也。草感暑而變者，性之草也。感寒而變者，情之草也。感晝而變者，形之草也。感夜而變者，體之草也。木感暑而變者，性之木也。感寒而變者，情之木也。感晝而變者，形之木也。感夜而變者，體之木也。性應雨而化者，走之性也。應風而化者，飛之性也。應露而化者，草之性也。應雷而化者，木之性也。情因雨而化者，走之情也。應風而化者，飛之情也。應露而化者，草之情也。應雷而化者，木之情也。形因雨而化者，走之形也。應風而化者，飛之形

也。應露而化者，草之形也。應雷而化者，木之形也。體應雨而化者，走之體也。應風而化者，飛之體也。應露而化者，草之體也。應雷而化者，木之體也。性之走善色，情之走善聲，形之走善氣，體之走善味。性之飛善色，情之飛善聲，形之飛善氣，體之飛善味。性之草善色，情之草善聲，形之草善氣，體之草善味。性之木善色，情之木善聲，形之木善氣，體之木善味。走之性善耳，飛之性善目，草之性善口，木之性善鼻。走之情善耳，飛之情善目，草之情善口，木之情善鼻。走之形善耳，飛之形善目，草之形善口，木之形善鼻。走之體善耳，飛之體善目，草之體善口，木之體善鼻。夫人也者，暑、寒、晝、夜無不變，雨、風、露、雷無不化，性、情、形、體無不感，走、飛、草、木無不應。所以目善萬物之色，耳善萬物之聲，鼻善萬物之氣，口善萬物之味，靈於萬物，不亦宜乎！眉批 不獨耳、目、口、鼻也，心之官又能善萬物之理，此所以靈於萬物。

人之所以靈於萬物者，謂其目能收萬物之色，耳能收萬物之聲，鼻能收萬物之氣，口能收萬物之味。聲、色、氣、味者，萬物之體也。耳、目、鼻、口者，萬人之用也。體無定用，惟變是用；用無定體，惟化是體。體用交，而人物之道於是乎備矣。然則人亦物也，聖亦人也。有一物之物，有十物之物，有百物之物，有千物之物，有萬物之物，有億物之物，有兆物之物。生一一之物，❶當兆物之物者，豈

❶ 下「一」字，原作「物」，據《四庫全書》本《性理大全書》卷九、卷十三《皇極經世書》三、七改。

非人乎？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萬人之人，有億人之人，有兆人之人。生一一之人，[1]當兆人之人者，豈非聖乎？是知人也者，物之至者也；聖也者，人之至者也。物之至者，始得謂之物之物也。人之至者，始得謂之人之人也。夫物之物者，至物之謂也。人之至者，至人之謂也。以一至物而當一至人，則非聖人而何？人謂之不聖，則吾不信也。眉批 自有生民以來，寧有幾箇聖人？何哉？謂其能以一心觀萬心，一身觀萬身，一物觀萬物，一世觀萬世者焉。其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者焉。其能以上識天時，下盡地理，中盡物情，通照人事者焉。其能以彌綸天地，出入造化，進退古今，表裏人物者焉。

《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所以謂之「理」者，物之理也。所以謂之「性」者，天之性也。所以謂之「命」者，處理、性者也。所以能處理、性者，非道而何？是知道爲天地之本，天地爲萬物之本。以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爲物；以道觀天地，則天地亦爲萬物。道之道，盡於天矣。天之道，盡於地矣。天地之道，盡之於物矣。天地萬物之道，盡之於人矣。人能知其天地萬物之道所以盡於人者，然後能盡民也。天之能盡物，則謂之曰「昊天」。人之能盡民，則謂之曰「聖人」。夫昊天之盡物，聖人之盡民，皆有四府焉。昊天之四府者，春、夏、秋、冬之謂也，陰

[1] 下「一」字，原作「人」，據《四庫全書》本《性理大全書》卷九、卷十三《皇極經世書》三、七改。

陽升降於其間矣。聖人之四府者，《易》、《書》、《詩》、《春秋》之謂也，禮樂污隆於其間矣。眉批 道在聖人，昭然可見。春爲生物之府，夏爲長物之府，秋爲收物之府，冬爲藏物之府。號物之庶謂之萬，雖曰萬之又萬，其庶能出此昊天之四府者乎？《易》爲生民之府，《書》爲長民之府，《詩》爲收民之府，《春秋》爲藏民之府。號民之庶謂之萬，雖曰萬之又萬，其庶能出此聖人之四府者乎？昊天之四府者，時也。聖人四府者，經也。昊天以時授人，聖人以經法天，天人之事，當何如哉！

觀春則知《易》之所存乎！觀夏則知《書》之所存乎！觀秋則知《詩》之所存乎！觀冬則知《春秋》之所存乎！《易》之《易》者，生生之謂也。《易》之《書》者，生長之謂也。《易》之《詩》者，生收之謂也。《易》之《春秋》者，生藏之謂也。《書》之《易》者，長生之謂也。《書》之《書》者，長長之謂也。《書》之《詩》者，長收之謂也。《書》之《春秋》者，長藏之謂也。《詩》之《易》者，收生之謂也。《詩》之《書》者，收長之謂也。《詩》之《詩》者，收收之謂也。《詩》之《春秋》者，收藏之謂也。《春秋》之《易》者，藏生之謂也。《春秋》之《書》者，藏長之謂也。《春秋》之《詩》者，藏收之謂也。《春秋》之《春秋》者，藏藏之謂也。生生者，修夫意者也。生長者，修夫言者也。生收者，修夫象者也。生藏者，修夫數者也。長生者，修夫仁者也。長長者，修夫禮者也。長收者，修夫義者也。長藏者，修夫智者也。眉批 善用加倍法，故能縱橫盡變。收生者，修夫性者也。收長者，修夫情者也。收收者，修夫形者也。收

藏者，修夫體者也。藏生者，修夫聖者也。藏長者，修夫賢者也。藏收者，修夫才者也。藏藏者，修夫術者也。修夫意者，三皇之謂也。修夫言者，五帝之謂也。修夫象者，三王之謂也。修夫數者，五霸之謂也。修夫仁者，有虞之謂也。修夫禮者，有夏之謂也。修夫義者，有商之謂也。修夫智者，有周之謂也。修夫性者，文王之謂也。修夫情者，武王之謂也。修夫形者，周公之謂也。修夫體者，召公之謂也。修夫聖者，秦繆之謂也。修夫賢者，晉文之謂也。修夫才者，齊桓之謂也。修夫術者，楚莊之謂也。皇、帝、王、霸者，《易》之體也。虞、夏、商、周者，《書》之體也。文、武、周、召者，《詩》之體也。秦、晉、齊、楚者，《春秋》之體也。意、言、象、數者，《易》之用也。仁、義、禮、智者，《書》之用也。性、情、形、體者，《詩》之用也。聖、賢、才、術者，《春秋》之用也。用也者，心也。體也者，迹也。心迹之間，有權存焉者，聖人之事也。

不知聖人之心，而徒狥聖人之迹，則害於道。害於道者，楊、墨之徒，學者宜有以辨之。竊聖人之迹而爲奸爲惡者，則害於國家。害於國家者，莽、卓之徒是也，人君宜有以辨之。

三皇同意而異化，五帝同言而異教，三王同象而異勸，五霸同數而異率。同意而異化者，必以道。以道化民者，民亦以道歸之，故尚自然。

三皇同仁而異化，五帝同禮而異教，三王同義而異勸，五霸同智而異率。同禮而異教者，必以德。以德教民者，民亦以德歸之，故尚讓。

三皇同性而異化，五帝同情而異教，三王同

形而異勸，五霸同體而異率。同形而異勸者，必以功。以功勸民者，民亦以功歸之，故尚政。

三皇同聖而異化，五帝同賢而異教，三王同才而異勸，五霸同術而異率。同術而異率者，必以力。以力率民者，民亦以力歸之，故尚爭。

五霸者，借虛名以爭實利者也。帝不足則王，王不足則霸，霸又不足則夷狄矣。若然，則五霸不謂無功於中國。眉批 五霸與皇、帝、王並舉，元非其倫，拈此段便見斟酌。語其王則未也，過夷狄則遠矣。周之東遷，文、武之功德於是乎盡矣，猶能維持二十四君，王室不絕如綫，夷狄不敢屠害中原者，猶五霸借名之力也。

自古當世之君天下者，其命有四焉。一曰正命，二曰受命，三曰改命，四曰攝命。正命者，因而因者也。受命者，因而革者也。改命者，革而因者也。攝命者，革而革者也。因而因者，長而長者也。因而革者，長而消者也。革而因者，消而長者也。革而革者，消而消者也。革而革者，一世之事業也。革而因者，十世之事業也。因而革者，百世之事業也。因而因者，千世之事業也。可以因則因，可以革則革者，萬世之事業也。一世之事業者，非五霸之道而何？十世之事業者，非三王之道而何？百世之事業者，非五帝之道而何？千世之事業者，非三皇之道而何？萬世之事業者，非仲尼之道而何？眉批 前所云「至人」者，非仲尼其誰與？歸擬仲尼，惟天地而已矣。是知皇、帝、王、霸者，命世之謂也。仲尼者，不世之謂也。仲尼曰「百世可知」，夫如是，則何止百世而已哉？億千

萬世皆可得而知之也。人能知仲尼之爲仲尼，不知仲尼之所以爲仲尼，則捨天地將奚之焉？人皆知天地之爲天地，不知天地之所以爲天地。不欲知天地之所以爲天地則已，如其必欲知天地之所以爲天地，則捨動静將奚之焉？夫一動一静者，天地至妙也歟！夫一動一静之間者，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歟！

一動一静者，天地之妙用也。一動一静之間者，天地人之妙用也。陽闢而爲動，陰合而爲静，所謂一動一静者也。不役乎動，不滯乎静，非動非静，而主乎動静者，一動一静之間者也。自静而觀動，自動而觀静，則有所謂動静。方静而動，方動而静，不拘於動静，則非動非静者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蓋於動静之間有以見之。夫天地之心於此而見之，聖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也，亦於此而見之，雖顛沛造次，未嘗離乎此也。《中庸》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退藏於密」，則以此洗心焉；「吉凶與民同患」，則以此齋戒焉。夫所謂密、所謂齋戒者，其在動静之間乎？此天地之至妙至妙者也。聖人作《易》，蓋本乎此，世儒昧於《易》本，不見天地之心，見其一陽初復，遂以動爲天地之心，乃謂天地以生物爲心。噫！天地之心何止於動而生物哉？見其五陰在上，遂以静爲天地之心，乃謂動復則静，静復則止。噫！天地之心何止於静而止哉！爲虛無之論者則曰：「天地以無心爲心。」噫！天地之心一歸於無，則造化息矣。蓋天地之心不可以有無言，而未嘗有無，亦未嘗離乎有無者也；不可以動静言，而未嘗動静，亦未嘗離乎動静者也。故於動静之間有以見之，然動静之間，間不容髮，豈有間乎？惟其無間，所以爲動静之間也。【眉批】伯温所註，不獨釋先生之已言，且能闡先生之未言。傳先生者，賴有此家學耳。

唐堯之世，君子何其多耶！時非無小人也，是難其爲小人也，故君子多也。所以雖有四凶，不能肆其惡。殷紂之世，小人何其多耶！時非無君子也，是難其爲君子也，故小人多也。所以雖有三仁，不能遂其善。【眉批】難其爲小人，君子道長，陰不能敵陽。難其

爲君子，小人道長，陽不能敵陰。

言之於口，不若行之於身；行之於身，不若盡之於心。言之於口，人得而聞之；行之於身，人得而見之；盡之於心，神得而知之。人之聰明猶不可欺，況神之聰明乎？無愧於口，不若無愧於身；無愧於身，不若無愧於心。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既無心過，何難之有？吁！安得無心過之人而與之語心哉！是故知聖人所以能立於無過之地者，謂其善事心者也。眉批 約歸身心上來，是學問把柄。

三皇之法無殺，五霸之法無生。三代之世治，未有不治人倫之爲道也。三代之世亂，未有不亂人倫之爲道也。後世之慕三代之治世者，未有不正人倫者也。後世之慕三代之亂世者，未有不亂人倫者也。自三代而下，漢、唐爲盛，未始不由治而興、亂而亡，況其不盛於漢、唐者乎？其興也，未始不由君道盛、父道盛、夫道盛、君子之道盛、中國之道盛。其亡也，又未始不由臣道盛、子道盛、妻道盛、小人之道盛、夷狄之道盛。噫！二道對行，何故治世少而亂世多耶？君子少而小人多耶？曰：豈不知陽一而陰二乎？眉批 世之治也，三綱正而親上死長。世之亂也，三綱墜而弑父與君。從古治日少而亂日多者，陽一陰二故也。

天地尚由是道而生，況其人與物乎？人者物之至靈者也，物之靈未若人之靈，尚由是道而生，又況人靈於物者乎？是知人亦物也，以其至靈，故特謂之人也。

日經天之元，月經天之會，星經天之運，辰經天之世。以日經日，則元之元可知矣。以日經月，則元之會可知矣。以日經星，

則元之運可知矣。以日經辰，則元之世可知矣。以月經日，則會之元可知矣。以月經月，則會之會可知矣。以月經星，則會之運可知矣。以月經辰，則會之世可知矣。以星經日，則運之元可知矣。以星經月，則運之會可知矣。以星經星，則運之運可知矣。以星經辰，則運之世可知矣。以辰經日，則世之元可知矣。以辰經月，則世之會可知矣。以辰經星，則世之運可知矣。以辰經辰，則世之世可知矣。元之元，一。元之會，十二。元之運，三百六十。元之世，四千三百二十。會之元，十二。會之會，一百四十四。會之運，四千三百二十。會之世，五萬一千八百四十。運之元，三百六十。運之會，四千三百二十。運之運，一十二萬九千六百。運之世，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世之元，四千三百二十。世之會，五萬一千八百四十。世之運，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世之世，一千八百六十六萬二千四百。

以日經日，爲元之元，其數一，日之數一故也。以日經月，爲元之會，其數十二，月之數十二故也。以日經星，爲元之運，其數三百六十，星之數三百六十故也。以日經辰，爲元之世，其數四千三百二十，辰之數四千三百二十故也。則是日爲元，月爲會，星爲運，辰爲世。此《皇極經世》一元之數也。一元象一年，十二會象十二月，三百六十運象三百六十日，四千三百二十世象四千三百二十時也。蓋一年有十二月、三百六十日、四千三百二十時故也。《經世》一元、十二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一世三十年，是爲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是爲《皇極經世》一元之數。一元在大化之間，猶一年也。自元之元，更相變而至於辰之元；自元之辰，更相變而至於辰之辰，而後數窮矣。窮則變，變則生生而不窮也。《皇極經世》但著一元之數，使人引而伸之，可至於終而復始也。其法皆以十二、三十相乘。十二、三

十，日月之數也。其消息盈虧之説不著於書，使人求而得之，蓋藏諸用也。此《易》所謂「天地之數」也。眉批釋得分曉。

元之元，以春行春之時也。元之會，以春行夏之時也。元之運，以春行秋之時也。元之世，以春行冬之時也。會之元，以夏行春之時也。會之會，以夏行夏之時也。會之運，以夏行秋之時也。會之世，以夏行冬之時也。運之元，以秋行春之時也。運之會，以秋行夏之時也。運之運，以秋行秋之時也。運之世，以秋行冬之時也。世之元，以冬行春之時也。世之會，以冬行夏之時也。世之運，以冬行秋之時也。世之世，以冬行冬之時也。

春、夏、秋、冬，一歲之運，其變如此，在天運亦然，不過乎陰陽消長而已。

皇之皇，以道行道之事也。皇之帝，以道行德之事也。皇之王，以道行功之事也。皇之霸，以道行力之事也。帝之皇，以德行道之事也。帝之帝，以德行德之事也。帝之王，以德行功之事也。帝之霸，以德行力之事也。王之皇，以功行道之事也。王之帝，以功行德之事也。王之王，以功行功之事也。王之霸，以功行力之事也。霸之皇，以力行道之事也。霸之帝，以力行德之事也。霸之王，以力行功之事也。霸之霸，以力行力之事也。眉批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先生亟稱之，亦以其時爲之也。

皇、帝、王、霸，一世之事，其道如此，在萬世亦然，不過因革而已。

時有消長，事有因革，非聖人無以盡之，所以仲尼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是知千萬世之時，千萬世之經，豈可畫地

而輕言哉！

時有消長，事有因革。消長之有變，因革之有權。千萬世之時，千萬世之事，非變非權，其孰能盡之？能盡權變者，其惟聖人乎！賢人則猶有所未盡也，小人而曰權變，是詐而已矣。

三皇，春也。五帝，夏也。三王，秋也。五霸，冬也。七國，冬之餘冽也。漢，王而不足。晉，霸而有餘。三國，霸之雄者也。十六國，霸之叢者也。南五代，霸之借乘也。北五代，霸之傳舍也。隋，晉之子也。唐，漢之弟也。隋季諸郡之霸，江漢之餘波也。唐季諸鎮之霸，日月之餘光也。後五代之霸，日未出之星也。

三皇不言而化，故於時爲春。五帝典章備矣，故於時爲夏。三王法度成矣，故於時爲秋。五霸刑殺尚矣，故於時爲冬。得時之正者，皇、帝、王、霸而已。漢褋乎霸，故王而不足。晉劣於漢，故霸而有餘。三國霸之盛强者也。自十六國至於南北朝，皆不足乎霸者也。隋方之於晉，猶父子也。唐方之於漢，猶兄弟也。皆不足於王而褋乎霸者也。隋季諸郡，唐季諸鎮，及乎五季，皆不足道也。故曰「江漢之餘波」、「日月之餘光」、「日未出之星」也。

自帝堯至於今，上下三千餘年，前後百有餘世，書傳可明紀者，四海之內，九州之間，或合或離，或治或隳，或强或羸，或唱或隨，未有能兼世而能一其風俗者。吁！古者謂三十年爲一世，豈徒然哉！俟化之必洽，教之必浹，民之情始可以一變矣。苟有命世之人繼世而興焉，則雖民如夷狄，三變而帝道可舉。惜乎！時無百年之世，世無百年之人，比有其代，則賢之與不肖何止於相半也。時之難，不其然乎！人之難，不其然乎！ 眉批 悠然興思。

太陽之體數十，太陰之體數十二，少陽之體

數十，少陰之體數十二，少剛之體數十，少柔之體數十二，太剛之體數十，太柔之體數十二。進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體數，退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體數，是謂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用數。進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體數，退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體數，是謂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用數。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體數一百六十，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體數一百九十二。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用數一百一十二，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用數一百五十二。以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用數，唱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用數，是謂日、月、星、辰之變數。以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用數，和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用數，是謂水、火、土、石之化數。日、月、星、辰之變數一萬七千二十四，謂之動數；水、火、土、石之化數一萬七千二十四，謂之植數；再唱和日、月、星、辰、水、火、土、石之變化，通數二萬八千九百八十一萬六千五百七十六，謂之動植通數。眉批《易》有數，天地有數，則數亦理也。不解者畢竟是欠事。乃有謂不必解，不求解者，遂讓先生父子獨擅千古耳。

日爲太陽，其數十。月爲太陰，其數十二。星爲少陽，其數十。辰爲少陰，其數十二。石爲少剛，其數十。土爲少柔，其數十二。火爲太剛，其數十。水爲太柔，其數十二。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本數四十，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本數四十有八。以四因四十，得一百六十。以四因四十八，得一百九十二。是謂太陽、少陽、太陰、少陰、太剛、少剛、太柔、少柔之體數。一百六十數之內，退四十八，得一百一十二；一百九十二數內，退四十，得一百五十二，是謂太陽、少陽、太陰、少陰、太剛、少剛、太柔、少柔之用數也。陰陽剛柔互相進退，去其體數，而所存者謂之用數。陰陽剛柔所以相進退者，陽中有陰，陰中有陽，剛中有柔，柔中有剛，天地

交際之道也。以一百一十二因一百五十二，得一萬七千二十四，謂之水、火、土、石之化數。以一百五十二因一百一十二，得一萬七千二十四，謂之日、月、星、辰之變數。變數謂之動數，化數謂之植數，以一萬七千二十四因一萬七千二十四，得二萬八千九百八十一萬六千五百七十六，是謂動植之通數。此《易》所謂「萬物之數」也。或曰：「《經世》之數與大衍之數不同，何也？」曰：「《易》用九、六，《經世》用十、十二。用十、十二，用極數也。十去其一則九矣，十二分而爲二則六矣。故曰：『日，陽也，止於十。月，陰也，止於十二，此之謂極數。』大衍、《經世》皆本於四；四者四象之數也，故大衍四。四因九得三十六，是謂乾一爻之策數；四因六得二十四，是爲坤一爻之策數。六因三十六得二百一十有六，是爲乾一卦之策數；六因二十四得一百四十有四，是爲坤一卦之策數。乾坤之策，凡三百六十也。三十二因二百一十六，得六千九百一十有二，是爲三十二陽卦之策數。三十二因百四十有四，得四千六百有八，是爲三十二陰卦之策數。合二篇之策，凡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也。如《太玄》之數，❶則用三數，聖賢立法不同，其所以爲數則一也。」

日、月、星、辰者，變乎寒、暑、晝、夜者也。水、火、土、石者，化乎雨、風、露、雷者也。寒、暑、晝、夜者，變乎性、情、形、體者也。雨、風、露、雷者，化乎走、飛、草、木者也。性、情、形、體者，本乎天者也。走、飛、草、木者，本乎地者也。本乎天者，分陰分陽之謂也。本乎地者，分柔分剛之謂也。夫分陰分陽分柔分剛者，天地萬物之謂也。備天地萬物者，人之謂也。〔眉批〕總歸在人上。

有日日之物者也，有日月之物者也，有日星之物者也，有日辰之物者也。有月日之物者也，有月月之物者也，有月星之物者也，有月辰之物者也。有星日之物者也，

❶「玄」，原作「懸」，據《四庫全書》本《性理大全書》卷十《皇極經世書》四改。

有星月之物者也，有星星之物者也，有星辰之物者也。有辰日之物者也，有辰月之物者也，有辰星之物者也，有辰辰之物者也。

日日物者，飛飛也；日月物者，飛走也；日星物者，飛木也；日辰物者，飛草也。月日物者，走飛也；月月物者，走走也；月星物者，走木也；月辰物者，走草也。星日物者，木飛也；星月物者，木走也；星星物者，木木也；星辰物者，木草也。辰日物者，草飛也；辰月物者，草走也；辰星物者，草木也；辰辰物者，草草也。

物之氣類如此。

有皇皇之民者也，有皇帝之民者也，有皇王之民者也，有皇霸之民者也。有帝皇之民者也，有帝帝之民者也，有帝王之民者也，有帝霸之民者也。有王皇之民者也，有王帝之民者也，有王王之民者也，有王霸之民者也。有霸皇之民者也，有霸帝之民者也，有霸王之民者也，有霸霸之民者也。

世變污隆不同如此。

皇皇民者，士士也；皇帝民者，士農也；皇王民者，士工也；皇霸民者，士商也。帝皇民者，農士也；帝帝民者，農農也；帝王民者，農工也；帝霸民者，農商也。王皇民者，工士也；王帝民者，工農也；王王民者，工工也；王霸民者，工商也。霸皇民者，商士也；霸帝民者，商農也；霸王民者，商工也；霸霸民者，商商也。

民俗澆淳不同如此。

飛飛物者，性性也；飛走物者，性情也；飛木物者，性形也；飛草物者，性體也。走飛物者，情性也；走走物者，情情也；走

木物者，情形也；走草物者，情體也。木飛物者，形性也；木走物者，形情也；木木物者，形形也；木草物者，形體也。草飛物者，體性也；草走物者，體情也；草木物者，體形也；草草物者，體體也。

眉批 每錯綜言之，以盡天地、古今、民物事類之變。

性、情、形、體有同異，所以物有氣類。

士士民者，仁仁也；士農民者，仁禮也；士工民者，仁義也；士商民者，仁智也。農士民者，禮仁也；農農民者，禮禮也；農工民者，禮義也；農商民者，禮智也。工士民者，義仁也；工農民者，義禮也；工工民者，義義也；工商民者，義智也。商士民者，智仁也；商農民者，智禮也；商工民者，智義也；商商民者，智智也。

仁、義、禮、智有等殺，民俗所以不同。

飛飛之物，一之一；飛走之物，一之十；飛木之物，一之百；飛草之物，一之千。走飛之物，十之一；走走之物，十之十；走木之物，十之百；走草之物，十之千。木飛之物，百之一；木走之物，百之十；木木之物，百之百；木草之物，百之千。草飛之物，千之一；草走之物，千之十；草木之物，千之百；草草之物，千之千。

飛飛之物一之一，謂一物而兼兆物者也。自此各有等差，以至於草草之物，物之極細者也，故爲千之千，物之巨細如此。

士士之民，一之一；士農之民，一之十；士工之民，一之百；士商之民，一之千。農士之民，十之一；農農之民，十之十；農工之民，十之百；農商之民，十之千。工士之民，百之一；工農之民，百之十；工工之民，百之百；工商之民，百之千。商士之民，千之一；商農之民，千之十；商

工之民，千之百；商商之民，千之千。士士之民一之一，謂爲一人而兼兆人者也。自此各有等差，以至於商商之民，民之極細者也，故爲千之千。人之賢愚如此。

一一之飛，當兆物；一十之飛，當億物；一百之飛，當萬物；一千之飛，當千物。十一之走，當億物；十十之走，當萬物；十百之走，當千物；十千之走，當百物。百一之木，當萬物；百十之木，當千物；百百之木，當百物；百千之木，當十物。千一之草，當千物；千十之草，當百物；千百之草，當十物；千千之草，當一物。一一之士，當兆民；一十之士，當億民；一百之士，當萬民；一千之士，❶當千民。十一之農，當億民；十十之農，當萬民；十百之農，當千民；十千之農，當百民。百一之工，當萬民；百十之工，當千民；百百之工，當百民；百千之工，當十民。千一之商，當千民；千十之商，當百民；千百之商，當十民；千千之商，當一民。爲一一之物能當兆物者，非巨物而何？爲一一之民能當兆民者，非巨民而何？爲千千之物能分一物者，非細物而何？爲千千之民能分一民者，非細民而何？因知物有大小，民有賢愚。移昊天生兆物之德而生兆民，則豈不謂至神者乎？移昊天養兆物之功而養兆民，則豈不謂至聖者乎？吾今而後知踐跡爲大，非大聖大神之人，豈有不負於天地者矣？夫所以謂之觀物者，非以目觀之也，非觀之以目，而觀之以心也；非觀之以心，而觀之以理也。聖人能一萬物之情，聖人之所

❶「千」，原作「十」，據康熙六年本改。

以能一萬物之情者，謂其能反觀也。所以謂之反觀者，不以我觀物也；不以我觀物者，以物觀物之謂也。既能以物觀物，又安有我於其間哉？ 眉批《經世》一書，大莫能載，小莫能破，然總之致望於經世之聖人踐形盡性，爲天地民物之主，故爲内聖外王之學，非溺於數也。

觀物外篇

《内篇》，先生所著，《外篇》，門人所記。眉批《外篇》，門弟子記平日所聞於先生者，凡二卷。子伯温取其足發明斯道者，成書附焉。然其言究極天人之蘊，多前聖之所未言。或謂《内篇》理深而數畧，《外篇》數詳而理顯。學先天者，[1]當自《外篇》始。

天數五，地數五，合而爲十，數之全也。天以一而變四，地以二而變四，四者有體也，而其一者無體也，是謂有無之極也。天之體數四而用者三，不用者一也。地之體數四而用者三，不用者一也。是故無體之一以況自然也，不用之一以況道也，用之者三，以況天地人也。

一謂太極，四謂四象。天以一而變四，謂太陽、太陰、少陽、少陰。地以二而變四，謂太剛、太柔、少剛、少柔。天之體數四而用者三，三謂三陽；其不用一者，去太陰而言也。地之體數四而用者三，謂三陰；其不用一者，去太剛而言也。由是而知十者天地之全數也，包太極而言也。八者天地之體數，並交數而言也。六者天地之用數，去交數而言也。蓋天地之用數六，兼餘分爲七，其一者即天地之交數，去而不用者也。

天有四時，一時四月，一月四十日，四四十六而各去其一，是以一時三月，一月三十日也。四時，體數也。三月、三十日，用數也。體雖具四，而其一常不用也。故用者止於三，而極於九也。體數常偶，故有四有十二；用數常奇，故有三有九。

[1]「天」，原作「生」，據下文「張氏嶓曰」文改。

大數不足而小數常盈者何也？以其大者不可見，而小者可見也。故時止乎四，月止乎三，而日盈乎十也。是以人之支體有四，而指有十也。

張氏曰：「大者不足，天地數也。小者常盈，人物數也。大者不可見，小者可見，故年包乎時，除時無年。時包乎月，除月無時。月包乎日，除日無月。大者統而小者分也。」

天見乎南而潛乎北，極於六而餘於七，是以人知其前、昧其後而畧其左右也。舉年見月，舉月見日，舉日見時，陽統陰也。是天四變含地四變，日之變含月與星辰之變也，是以一卦含四卦也。

天之四變，日、月、星、辰。地之四變，水、火、土、石。鮑氏曰：「形有四方，氣有四時，天有四象，變爲寒、暑、晝、夜，含此四象，化爲雨、風、露、雷，天足以包地也。」

日一位，月一位，星一位，辰一位。日有四位，月有四位，星有四位，辰有四位，四四有十六位，此一變而日月之數窮矣。天有四變，地有四變，變有長也，有消也。十有六變，而天地之數窮矣。日起於一，月起於二，星起於三，辰起於四。引而伸之，陽數常六，陰數常二，而大小之運窮矣。

鮑氏曰：「陽一爲奇，陰二爲偶，是以一元之數起於乾，爲起數之端，猶一歲包年、月、日、時而爲之也。乾之後有兌，兌爲月，其數二，衍之爲十二，一歲有十二月也。兌之後有離，離爲日，其數三，衍之爲三百六十，一歲有三百六十日也。離之後有震，震爲時，其數四，衍之爲四千三百二十，一歲有四千三百二十時也。此一、二、三、四爲天地生物之始數，陽之所以先乎陰也。震四之後，繼以巽五，陰元之氣莫先於此，是爲巽元之年數，衍之爲十二萬九千六百，爲起數之端。坎六繼之，是爲巽元之月數，衍之爲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月。艮七又繼之，是爲巽元之日數，衍之爲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日。若夫巽之時數，則居坤之八焉，又衍之而得五萬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五千時，此五、六、七、八，又天地成物

之終數，陰之所以承於陽也。大抵乾、兑、離、震之數包巽、坎、艮、坤在其中。自子至巳，上六辰皆屬乾，謂之先天。自午至亥，下六辰皆屬坤，謂之後天。後天皆效先天而爲之也，故曰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可舉一隅而知之。」

天之有數，起乾而止震，餘入於無者，天辰不見也。地去一而起十二者，地火常潛也。故天以體爲基，而常隱其基。地以用爲本，而常藏其用也。一時止於三月，一月止於三十日，皆去其辰數也。是以八八之卦六十四，而不變者八，可變者七，七八五十六，其義亦由此矣。

先天八卦，自乾至震，天之數也。自巽至坤，地之數也。天統乎體，而紀地以爲體，常隱其體者，所謂餘入於無，而天辰不見，正指地之數而言也。地分乎用，而乘天以爲用，常藏其用者，所謂地去一，而地火常潛，正指天之數而言也。八八六十四，即一時四月、一月四十日之體數也。七七四十九，即一時三月、一月三十日之用數也。

卦有六十四，而用止於三十六。爻有三百八十四，而用止於二百一十有六也。六十四分而爲二百五十六，是以一卦去其初上之爻，亦二百五十六也，此生物之數也。故坎、離爲生物之主，以離四陽、坎四陰，故生物者必四也。陽一百一十二，陰一百一十二，去其坎、離之爻，則二百一十六也。陰陽之四十，共爲二百五十六也。是以八卦用六爻，乾、坤主之也。六爻用四位，坎、離主之也。故天之昏曉不生物，而日中生物。地之南北不生物，而中央生物。

眉批 先生先天之學，雖云有本，然實靈心默契，故所自得獨深。讀是書者，未能窺其籓籬，安敢議長短？其所訓解，一準伯温之釋。

卦有六十四，爻有三百八十四，去其交數，取其用數，分陰分陽，陽得一百一十二，陰得一百一十二，去其離坎之四陰四陽，則二百一十六，爲三十六卦之數，並餘陽之四十，共二百五十六，爲去其初上爻之數也。陰陽之

陰當作餘。張氏曰：「先天八卦用六爻，乾、坤主之者，體也。六爻用四位，坎、離主之者，用也。所以體數實統三百六十運之全，用數止當二百四十運，則六之四也。」

體數何爲者也？生物者也。用數何爲者也？運行者也。運行者，天也。生物者，地也。天以獨運，故以用數自相乘，而以用數之用，爲生物之時也。地耦而生，故以體數之用陽乘陰，爲生物之數也。

用數陽，體數陰，故用數自相乘，以陽乘陽，而爲用數之用，二百五十二，生物之時也。體數之用，以陽乘陰，爲二百七十，生物之數也。

陽尊而神，尊故役物，神故藏用。圓者星也，曆紀之數，其肇於此乎！方者土也，畫州井地之法，其倣於此乎！蓋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故羲、文因之而造《易》，禹、箕叙之而作《範》也。

眉批　羲、文相去千餘年，禹、箕亦千年，以卦理論之，皆若同堂共事之人。堯夫之言，固非玩也。子静「宇宙一家」，亦豈曰狂。

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陰爲陽之母，陽爲陰之父，故母孕長男而爲復，父生長女而爲姤。是以陽始於復，陰始於姤也。性非體不成，體非性不生，陽以陰爲體，陰以陽爲體。動者性也，静者體也。在天則陽動而陰静，在地則陽静而陰動。性得體而静，體隨性而動，是以陽舒而陰疾也。陽不能獨立，必得陰而後立，故陽以陰爲基。陰不能自見，必待陽而後見，故陰以陽爲唱。陽知其始而享其成，陰效其法而終其勞。陽能知而陰不能知，陽能見而陰不能見也。能知能見者爲有，故陽性有而陰性無也。陽有所不偏，而陰無所不偏也。陽有去，而陰常居也。無不偏而常居者爲實，故

陽體虛而陰體實也。自下而上謂之升，自上而下謂之降。升者生也，降者消也。故陽生於下，而陰生於上，是以萬物皆反生。陰生陽，陽生陰，陰復生陽，陽復生陰，是以循環而無窮也。眉批 陰陽有窮，則天地息矣。

天地之本，其起於中乎？是以乾、坤交變而不離乎中。人居天地之中，心居人之中，日中則盛，月中則盈，故君子貴中也。眉批 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

陰陽生而分二儀，二儀交而生四象，四象交而成八卦，八卦交而生萬物。故二儀生天地之類，四象定天地之體，四象生八卦之類，八卦定日月之體，八卦生萬物之類，重卦定萬物之體。類者，生之序也。體者，象之交也。推類者必本乎生，觀體者必由乎象。生則未來而逆推，象則既成而順觀。是故日月一類也，同出而異處也，異處而同象也。推此以往，物曷逃哉！

有變則必有應也，故變於內者應於外，變於外者應於內，變於下者應於上，變於上者應於下也。天變而日應之，故變者從天而應者法日也。是以日紀乎星，月會乎辰，水生於土，火潛於石，飛者棲木，走者依草，心肺之相聯，肝膽之相屬，無他，變應之道也。眉批 有變必有應，變者日變，應者日應，故其用無窮。

陽交於陰，而生蹄角之類也；剛交於柔，而生根荄之類也；陰交於陽，而生羽翼之類也；柔交於剛，而生枝幹之類也。天交於地，地交於天，故有羽而走者、足而騰者，草中有木，木中有草也。各以類而推之，則生物之類不逃數矣。陸中之物，

水中必具者，猶影象也。陸多走、水多飛者，交也。是故巨於陸者必細於水，巨於水者必細於陸也。虎豹之毛猶草也，鷹鸇之羽猶木也，人之骨巨而體繁，木之幹巨而葉繁，應天地之數也。動者體橫，植者體縱，人宜橫而反縱也。

動物謂鳥獸，體皆橫生。橫者爲緯，故動。植物謂草木，體皆縱生，縱者爲經，故静。非惟鳥獸草木，上而列宿，下而山川，莫不皆然。至於人，亦動物，體宜橫而反縱，此所以異於萬物，爲最貴也。

天有四時，地有四方，人有四支，是以指節可以觀天，掌文可以察地，天地之理具乎指掌矣，可不貴之哉！ 天圓而地方，天南高而北下，是以望之如倚蓋焉。 地東南下，西北高，是以東南多水，西北多山。日行陽度則贏，行陰度則縮，賓主之道也。 月去日則明生而遲，近日則魄生而疾，君臣之義也。 陽消則生陰，故日下而月西出也。 陰盛則敵陽，故日望而月東出也。 天爲父，日爲子，故天左旋，日右行。 日爲夫，月爲婦，故日東出，月西出也。

月本無光，借日光以爲光，及其盛也，遂與陽敵。爲人君者，可不慎哉！

日月相食，數之交也。 日望月則月食，月掩日則日食，猶水火之相剋也。 是以君子用智，小人用力。 日隨天而轉，月隨日而行，星隨月而見，故星法月，月法日，日法天。 天半明半晦，日半贏半縮，月半盈半虧，星半動半静，陰陽之義也。 天，晝夜常見，日見於晝，月見於夜而半不見，星半見於夜，貴賤之等也。 [眉批] 日、月、星，統於天。

陽得陰而爲雨，陰得陽而爲風，剛得柔而爲

雲，柔得剛而爲雷。無陰則不能爲雨，無陽則不能爲雷。雨柔也而屬陰，陰不能獨立，故待陽而後興。雷剛也屬體，體不能自用，必待陽而後發也。

天變而人效之，故元亨利貞，《易》之變也。人行而天應之，故吉凶爲應，則悔吝爲變。悔者吉之先，而吝者凶之本。是以君子從天不從人。

乾、坤，天地之本，離、坎，天地之用，是故《易》始於乾、坤，中於離、坎，終於既、未濟。而泰、否爲上經之中，咸、恒爲下經之首，皆言乎其用也。坤統三女於西南，乾統三男於東北，上經起於三，下經終於四，皆交泰之義也。故易者用也，乾用九，坤用六，大衍用四十九，而潛龍勿用也。大哉用乎！吾於此見聖人之心矣。

眉批 非聖人不能盡《易》之用。

道生天，天生地，及其功成而身退，故子繼父禪，是以乾退一位也。

易者，一陰一陽之謂也。震、兑，始交者也，故當朝夕之位。離、坎，交之極者，故當子午之位。巽、艮雖不交而陰陽猶雜也，故當用中之偏位。乾、坤，純陰陽也，故當不用之位。

象起於形，數起於質，名起於言，意起於用。天下之數出於理，違乎理則入於術，世人以數而入術，故失於理也。天下之事，皆以道致之，則休戚不能至矣。眉批 伊川曰：「數學至康節方及理。」

天以理盡而不可以形盡，渾天之術以形盡天，可乎？天之神棲於日，人之神發於目。人之神，寤則棲心，寐則棲腎，所以象天也，晝夜之道也。眉批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

夫卦各有性體，然皆不離乾坤之門。如萬物受性於天而各爲其性也。在人則爲人之性，在禽獸則爲禽獸之性，在草木則爲草木之性。天以氣爲主，體爲次；地以體爲主，氣爲次。在天在地者，亦如之。

眉批 上下天地，古往今來，億萬其性，總統是一其性。

天之象數則可得而推，如其神用則不可得而測也。自然而然者，天也，惟聖人能索之。效法者，人也，若時行時止，雖人也亦天。日入地中，搆精之象也。凡事爲之極，幾十之七則可止矣。蓋夏至之日止於六十，兼之以晨昏分，可辨色矣。庶幾乎十之七也。眉批 留餘忌盡。眉批 止乃可久。

夏至之日六十刻，兼之以晨昏，其餘分尚可辨色。餘分侵地不過乎七，故歲有閏餘，晝極七分，而蓍數法之也。以一歲而言，冬三分不用，以一日而言，夜三分不用，皆以存本也。存本不用，用乃不窮，故人事不可盡，常留十之三可也。若爲之極，後來無可復措手矣。秦之虐、隋之奢，皆用之而盡者也。

圖雖無文，吾終日言而未嘗離乎是，蓋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矣。仁配天地謂之人，惟仁者真可謂之人。氣者神之宅也，體者氣之宅也。眉批 畫前有易，此理也，人配天地，此理也。何以文爲？

天六地四，天以氣爲質，而以神爲神，地以質爲質，而以氣爲神。惟神兼乎萬物，而爲萬物之靈。如禽獸之聲，以其類而各能得其一，無所不能者人也。推之他事，亦莫不然。惟人得天地日月交之用，他類則不能也。人之生，真可謂之貴矣。天地與其貴而不自貴，是悖天地之理，不祥莫大焉。月者日之影也，情者性之影也，心性而膽情，性神而情鬼。眉批 人爲萬物之靈，故貴。而不能與萬物爲一體，則自失其貴矣。

辰至日爲生，日至辰爲用，蓋順爲生而逆爲用也。

《易》有三百八十四爻，真天文也。

任我則情，情則蔽，蔽則昏矣。因物則性，性則神，神則明矣。

天之孽，十之一不可違。人之孽，十之九不可逭。

先天之學心也，後天之學迹也，出入有無生死者，道也。

先天之學，乃是心法道之體也。後天之學，乃是效法道之用也。熊氏曰：「先天之學，非可言傳，當以心意而領會。後天之學，文字可考，故有形迹可見。」

神者人之主，將寐在脾，熟寐在腎，將寤在肝，又言在膽，正寤在心。

將寐在脾，猶時之秋也。熟寐在腎，猶時之冬也。將寤在肝，猶時之春也。正寤在心，猶時之夏也。

以物觀物，性也。以我觀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偏而暗。

天地之大寤在夏，人之神則存於心。

鮑氏曰：「午則日隨天在南，子則日隨天在北，一日之寤寐也。夏則日正在午，冬則日正在子，一年之寤寐也。日者天之神也。人之神晝在心，夏也；夜在腎，冬也。」

火無體，因物以爲體。金石之火烈於草木之火者，因物而然也。

物理之學，或有所不通，不可以强通。强通則有我，有我則失理，而入於術矣。[眉批]不失理，術亦道。失理，道亦術。

星之至微如塵沙者，隕而爲堆阜。心一而不分，則能應萬變，此君子所以虛心而不動也。[眉批]心能應萬變，全在虛而不動。

韻法先閉後開者，春也。純開者，夏也。先開後閉者，秋也。冬則閉而無聲也。

不見動而動，妄也。動于否之時，是也。見動而動，則爲無妄。然所以有災者，陽微

而無應也。有應而動，則爲益矣。君子之學，以潤身爲本，其治人應物，皆餘事也。剸劇者，才力也。明辨者，知識也。寬弘者，德器也。三者不可闕一。【眉批】才、識、德，皆潤身事。兑，説也。其他説皆有所害，惟朋友講習無説於此，故言其極者也。【眉批】朋來所以樂也。

凡處失在得之先，則得亦不喜。若處得在失之先，則失難處矣，必至於隕穫。【眉批】失在得先，便無難處之事。

曆不能無差，今之學曆者，但知曆法，不知曆理。能布算者，洛下閎也。能推步者，❶甘公、石公也。洛下閎但知曆法，楊雄知曆法，又知曆理。

學不至於樂，不可謂之學。【眉批】學至于樂，方爲自得。

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得一端者也。權所以平物之輕重，聖人行權，酌其輕重而行之，合其宜而已。故執中無權者，猶爲偏也。【眉批】權非聖人不能用。

夫《易》者，聖人長君子、消小人之具也。及其長也，闢之于未然；及其消也，闔之於未然。一消一長，一闔一闢，渾渾然無跡，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眉批】《易》即權也。

知《易》者，不必引用講解，是爲知《易》。孟子之言，未嘗及《易》，其間易道存焉，但人見之者鮮耳。人能用《易》，是爲知《易》。如孟子，所謂善用《易》者也。【眉批】善《易》者不言《易》，徒以言而已，用處便差。

《春秋》三傳之外，陸淳、啖助可以兼治。

「始作兩觀」，始者貶之也，誅其舊無也。

---

❶「步」，原作「布」，據《四庫全書》本《皇極經世書》卷十三改。

「初獻六羽」，初者褒之也，以其舊僭八佾也。

邵某受《春秋》於尹師魯，師魯受於穆伯長。邵後復攻伯長曰：「《春秋》無褒，皆是貶也。」田述古曰：「孫復亦云：『《春秋》有貶而無褒。』」曰：春秋禮法廢，君臣亂，其間有能爲小善者，安得不進之也？況五霸實有功於天下。且五霸固不及於王，不猶愈於亂乎？❶安得不與之也？治《春秋》者不辨名實，不定五霸之功過，則未可言治《春秋》。先定五霸之功過而治《春秋》，則大義立。若事事求之，則無緒矣。人但知《春秋》聖人所筆削，爲天下之至公，不知聖人之所以爲公也。如因牛傷則知魯之僭郊，因初獻六羽則知舊僭八佾，❷因新作雉門則知舊無雉門，皆非聖人有意於其間，故曰：《春秋》，盡性之書也。

眉批 《春秋》，盡性之書，發聖人之微。

《春秋》爲君弱臣强而作，故謂之名分之書。

「君子喻於義」，賢人也。「小人喻於利」而已。義利兼忘者，惟聖人能之。君子畏義而有所不爲，小人直不畏耳。聖人則動不踰矩，何義之畏乎？眉批 有爲而爲，義亦利也。

「誰能出不由户？」户，道也，未有不由道而能濟者也。不由户者，開穴隙之類是也。

眉批 由道如由户，便是無爲而爲。

「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雖多聞，則擇善而從之。「多見而識之」，識，別也，雖多見必有以別之。

鬼神者，無形而有用，其情狀可得而知也，於用則可見之矣。若人之耳、目、鼻、口、

❶「亂」，《四庫全書》本《皇極經世書》卷十三作「左衽」。

❷「六」，原無，據康熙六年本補。

手、足，草木之枝、葉、華、實、顔色，皆鬼神之所爲也。「福善禍淫」，主之者誰耶？「聰明正直」，有之者誰耶？「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任之者誰耶？皆鬼神之情狀也。眉批 體物而不可遺。

漁樵

天地之道備於人，萬物之道備於身，衆妙之道備於神，天下之能事畢矣，又何思何慮？

竊人之財謂之盜，其始取之也，惟恐其不多也，及其敗露也，惟恐其多矣。夫賄之與贓，一物也，而兩名者，利與害故也。竊人之美謂之徼，其始取之也，惟恐其不多也，及其敗露也，惟恐其多矣。夫譽與毁，一事也，而兩名者，名與實故也。凡言朝者，萃名之所也。市者，聚利之地也。能以不争處乎其間，雖一日九遷，一貨十倍，何害生喪實之有耶？是知争也者，取利之端也。讓也者，趨名之本也。利至則害生，名興則實喪，利至名興，而無害生喪實之患，惟有德者能之。

程子曰：「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而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者爲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户則衆矣。況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適從，獨康節先生之學爲有傳也。先生得之李挺之，挺之得之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概可見矣。而先生淳一不襍，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門户之衆，各有所因而入者歟？語成德者，昔難其居。若先生之道，就其至而論之，可謂安且誠矣。」❶

❶「誠」，據《四庫全書》本《二程文集》卷四當作「成」。

龜山楊氏曰：「《皇極》之書，皆孔子之所未言者，然其論古今治亂成敗之變，若合符節，故不敢略之。恨未得其門而入耳。」

又曰：「康節先天之學不傳于世，非妙契天地之心不足以知此。某蓋嘗玩之，而陋識淺聞未足以扣其關鍵。八卦有定位，而先天以乾、巽居南，坤、震居北，離、兑居東，坎、艮居西。又以十數分配八卦，獨艮、坎同爲三數，此必有說也。以爻當期，其原出於《繫辭》，而以星、日、氣、候分布諸爻，《易》未有也，其說詳於緯書，世傳《稽覽圖》是也。揚子草《玄》，❶蓋用此耳。卦氣起於《中孚》，冬至卦也，《太玄》以《中》準之，其次《復》卦，《太玄》以《周》準之。《升》，大寒卦也，《太玄》以《干》準之。今之曆書亦然，則自漢迄及今，同用此說也。而先生以《復》爲冬至，《噬嗑》爲大寒。又謂八卦與文王異，若此類，皆莫能曉也。康節之學，究極天人之藴，玩味之久，未能窺其端倪，況敢議其是非耶？」

朱子曰：「《經世》紀年甚有法。史家多言秦廢太后，逐穰侯。《經世》書只言秦奪宣太后權，伯恭極取之，蓋實不曾廢。」

又曰：「康節之書，固自是好，而季通推得來又甚縝密，若見於用，不知果如何？恐當絶勝諸家也。」

或問朱子：「先生說堯夫看天下物皆成四片，如此則聖人看天下物皆成兩片也。」曰：「也是如此，只是陰陽而已。」

又曰：「康節數學，源流於陳希夷。康節天資極高，其學只是術數，後人有聰明能算，亦可以推。建陽舊有一村僧宗元，一日走上徑山，住持七八十日，悟禪而歸。其人聰明，能算法，看《經世》書，皆略略領會得。」

程明道曰：「堯夫欲傳數於某兄弟。一日，因監試，以其說推之，皆合。出謂堯夫曰：『只是加一倍法，以此知《太玄》都不濟事。』堯夫警曰：『大哥恁的聰明？』」

又曰：「堯夫在商州，偶會章惇，惇縱横議論，初不知堯夫。因語及洛中牡丹。守謂惇曰：『先生洛人也，知花爲甚。』堯夫乃言洛人以見根撥而別花之高下者爲上，見葉而知者次之，見蓓蕾而後知者下也。惇默然。後惇欲傳數學，堯夫謂須十年不仕乃可。邢和叔欲從堯夫學，堯夫略開端倪，和叔接引古今不已。堯夫曰：

---

❶ 「玄」，原避帝諱作「元」，今回改。下不一一注明。

『此先天學，未有許多言語。』謝顯道云：『邢七要學數，堯夫不肯，曰：『徒長奸雄。』」

司馬康欲詣闕，邢恕召之。伯温曰：「公休未見君，不宜枉道先見朋友。」康曰：「已諾之，如何？」伯温曰：「恕頃乃或以事要公休，必爲異日之悔。」康不聽。恕果勸康作書稱確，以爲他日保身全家之計。蓋恕以康爲温公子，若言確有定策功名，必信之耳。

晁氏曰：「堯夫始學《皇極》之時，睡不施枕者三十年。」

朱子曰：「康節其初只是看得『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心只管在上面轉，久之便透，想得一舉眼便成四片。其法四之外，又有四焉。凡物才到二之半時，便煩惱了，蓋已漸趨之於衰也。如見花方蓓蕾，則知其將盛，既開則知其將衰，其理不過如此。謂如今日戌時，從此推上去，至未有天地之始；從此推下去，至人物消盡之時。蓋理在數内，數在理内。康節是他見得一個盛衰消長之理，故能知之。若説他知得甚事，如歐陽叔弼定謚之類，❶此知康節之淺陋者也。程先生有一束，説《先天圖》甚有理，其意甚不把當事。然自有《易》以來，只有康節説一個事物如此齊整。如楊子雲，便零星補湊得可笑。若不補，又卻欠四分之一；補得來，又卻多四分之三。如《潛虚》之數用五，只似如今算位一般，其直一畫則五也，下横一畫則爲六，横二畫爲七，蓋亦補湊之書耳。」

又曰：「《易》是卜筮之書，《經世》是推步之書。以十二辟卦管十二會，綳定時節，即就中推吉凶消長。堯時正是乾卦九五，其書與《易》自不相干，只是加一倍推去。伯温解《經》，只是説將去，裏面精微曲折也未必曉得。」

張氏崏曰：「《觀物内篇》，先生所著之書也。《外篇》，門人記先生之言也。《内篇》理深而數略，《外篇》數詳而理顯。學先天者，當自《外篇》始。先生詩云：『若無楊子天人學，安用莊周内外篇。』」

伊川謂堯夫：「知易數爲知天，知易理爲知天？」堯夫云：「須還知易理爲知天。」因問今年雷起甚處。伊川云：「堯夫怎知某便知。」又問：「甚處起？」伊川云：「起處起。」堯夫愕然。他日伊川謂明道曰：「加倍之數，如何？」曰：「都忘之矣。」因嘆其心無偏繫如此。

朱子曰：「康節於乾卦將終，便知有個姤卦來，蓋

❶「叔」、「謚」，原作「如」、「謚」，據《朱子語類》卷一百改。

緣於起處推將來，至交接處看得分明。」

又曰：「聖人知天命以理，康節即是以術。然到數之精處，亦非術之所能盡。他質本清明，又養之純厚，未始枉用其心。嘗於百泉深山中，闢書齋獨處其中。王勝之常乘月訪之，見其燈下正襟危坐。惟其所養至靜之極，故見得道理精明若是。康節甚喜張子房，以爲善藏其用。以老子爲得《易》之體，以孟子爲得《易》之用。」

蔡西山曰：「康節之書，以日、月、星、辰、水、土、火、石盡天地之體用，以寒、暑、晝、夜、風、雨、露、雷盡天地之變化，以性、情、形、體、走、飛、草、木盡萬物之感應，以元、會、運、世、歲、月、日、辰盡天地之始終，以皇、帝、王、霸、《易》、《書》、《詩》、《春秋》盡聖賢之事業，真秦漢以來一人也。」

又曰：「元、會、運、世，有春、夏、秋、冬，爲生、長、收、藏；皇、帝、王、霸，有《易》、《書》、《詩》、《春秋》，爲道、德、功、力。兩者各皆相因而爲十六。十六者，四象相因之數也。凡天地之變化，萬物之感應，古今之因革損益，皆不出乎十六。十六而天地之道畢矣。物之巨細，人之聖愚，亦以一、十、百、千四者相因，而爲十六。故其說曰：『一動一靜，天地之至妙歟？一動一靜之間，非動非靜，而主乎動靜，所謂太極也。』伊川曰：『數學至康節方及理。』正謂此也。」

伯溫云：「唐堯起于月之巳、星之癸，一百八十辰之二千一百五十七，推而上之，堯得天地之中數也。」

蔡西山曰：「一元之數，即一歲之數也。一元有十二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猶一歲十二月、三百六十日、四千三百二十辰也。其一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歲，一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月，一運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日，一世有十二萬九千六百辰，乃必始于日甲、月子、星甲、辰子者，是一陽初動，萬物未生，聖人所以見天地之心，又以範圍天地，曲成萬物也。」［眉批］一元是一個宇宙，一個宇宙是一家人家，前此之元，後此之元，則隔室矣。

又曰：「古之聖人自昭明德，協和萬邦，天人之際，安可忽哉？大哉時之與事乎！時不能違天，物不能違時，聖人不能違物，總之順時而起者也。時有消息，而後有春、夏、秋、冬；時有治亂，而後有皇、帝、王、霸。唐、虞者，其中天而興乎！堯、舜者，其應運而生乎！道之盛，時之盛也。」

倪生曰：「學焉而不知萬物之情狀，無爲貴學矣。《易》者，所以窮萬物之情狀者也。既得其情，復得其

狀，萬有紛如，衹眡諸掌，於焉裁成，依物立倣，于焉變通，神明爲黨，物易歸元，世遂超上。此形情狀之所以不可鹵莽者乎？邵子有懷，起嗣其響，體則不踰，策乃加廣，曲爲引伸，異彼象罔，發明古經，誘開蒙養，將以彌綸，庶幾參兩。豈徒數乎？抱《泰》著往。夫說《易》者，弼雖清辨，僅供懸賞。雄特鈎奇，翻疑入妄。章句箋箋，未扼領項。若欲備虛實而有用，茂詞理而琅琅者，不得不尊夫窩安樂而歌《擊壤》者矣。」

又曰：「章、邢求之而弗與，二程不求而欲與，誠與奸之分乎？」曰：「不盡在此，伊川問明道：『加倍法如何？』曰：『已忘之矣。』忘之者，心無所繫也。惟有不繫於數之心，即已得全乎數之理，殆同《内篇》所云『不以我觀物』也。必如是者，而後可與言先天。若流而矜聰慧，事推測，工趨避，神徵應，彼一術士，此一藝師，讖緯之所由滋大，道於焉而澌。」

康節先生本是經世之學，爲他精《易》數，於事物之成敗始終、人之禍福修短，算得來無毫髮差錯，卻看小了他學問。朱子亦謂：「康節本是要出來有爲的人，然又不肯深把手做。凡事直待可做處，方試爲之，才覺難便拽身退，正張子房之流。」愚按：先生之不肯深把手做者，正知其不可爲而不强爲，所稱知幾者乎？邇白沙有句云：「單學堯夫也不孤。」黄石齋舉其詩：「卷舒萬古興亡手，出入千層雲水身。」獨堯夫有此本領，餘非所及。此則堯夫之爲堯夫也。

或問：「邵子溺於數，如何亦列聖學？」曰：「數也而不悖於理，則數與理豈歧而爲二？雖出入殊路，適道則均。」鄧元錫謂：「數溺則惑，通則神。自有生民來，建天地之極，極其用，箕子也夫，堯夫也夫。」

伯温，字子文，康節之子。入聞父教，出與司馬君實、二程交，故所聞日博。以薦授大名府教授，調長子尉。初，章惇爲相，惇嘗事康節，因與伯温論及康節之學，曰：「嗟乎！吾於先生不能卒業也。」伯温曰：「先君先天之學，論天地萬物之理盡矣，苟其信也，則人之仇怨可忘矣。」惇方興黨獄，故伯温以此諷之。徽宗即位，伯温上書，辨宣仁誣謗，解元祐黨，戒勞民

用兵，語極懇至。紹興四年卒，年七十八。初，康節常語伯温曰：「世亂，蜀安，稍可寧居。」及宣和末，伯温載家使蜀，故免於難。伯温注《皇極經世》，其言曰：「至大之謂皇，至中之謂極，至正之謂經，至變之謂世。大中至正、應變無方之謂道。以道明道，道非可明。以物明道，道斯見矣。物者，道之形體也，生于道而道之所成也。道變而爲物，物化而爲道，由是知道亦物也，物亦道也，孰能知其辨哉？故善觀道者必以物，善觀物者必以道。謂得道而忘物則可矣，必欲遠物而求道，不亦妄乎？」

語　録

道生一，一爲太極；一生二，二爲兩儀；二生四，四爲四象；四生八，八爲八卦；八生六十四，六十四具而後天地萬物之道備矣。天地萬物莫不以一爲本，原於一而衍之以爲萬，窮天下之數而復歸于一。一者何也？天地之心也，造化之原也。備天地兼萬物而合德於太極者，其唯人乎！日用而不知者，百姓也。反身而誠之者，君子也。因性而由之，聖人也。故聖人以天地爲一體，萬物爲一身。

夫太極者，在天地之先而不爲先，在天地之後而不爲後，終天地而未嘗終，始天地而未嘗始，與天地萬物圓融和會而未嘗有先後始終者也。有太極，則兩儀、四象、八卦以至于天地萬物固已備矣。非謂今日有太極，而明日方有兩儀，後日乃有四象八卦也。雖謂之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其實一時具足。如有形則有

影，有一則有二、有三，以至於無窮皆然。是故知太極者，有物之先，本已混成；有物之後，未嘗虧損；自古及今，無時不存，無事不在。萬物無所不禀，則謂之曰命；萬物無所不本，則謂之曰性；萬物無所不主，則謂之曰天；萬物無所不生，則謂之曰心。其實一也。古之聖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盡心知性以知天，存心養性以事天，皆本乎心也。眉批 家學淵源，語約而盡。

理學宗傳卷之五終

理學宗傳卷之六

容城孫奇逢輯

門人王　塤
六男　尚雅　同編

朱子

文公熹，字仲晦，世婺源人。父松以不附和議去國，因仕入閩，生先生於南劍之尤溪。幼甫能言，父指示曰：「此天也。」問曰：「天之上何物？」父異之，就傳授以《孝經》。一閱封之，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父病亟，屬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彦沖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吾死不恨矣。」既孤，則以奉三君子而稟學焉，時年十有四。厲志聖賢之學，於舉子業初不經意。年十八，貢於鄉。明年，中進士第，主泉州同安簿。年二十四，受業於李延平之門，延平於其父爲同門友。先生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

孝宗即位，詔求直言，上封事，其略言：「聖躬雖未有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講；朝政雖未有闕，而修攘之計不可以不豫；利害休戚雖不可偏以疏舉，而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之意。陛下毓德之初，親御簡策，不過諷誦文辭，吟詠情性。比年以來，欲求大道之要，又頗留意於《老子》、釋氏之書，記誦詞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

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眉批平生所學在此。次言：「今日之計，不過修政事、攘夷狄，然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説疑之也。願罷和議，爲修攘之計。」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欲斯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今之監司姦贓狼籍、肆虐以病民者，莫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賓客，其已失勢者，❶豈無其人？顧陛下無自知之耳。」帝得疏，大感動，召對，除武學博士，充樞密院編修官。會時相主和，先生力辭不就，尋丁内艱歸。復召，以未終喪辭。既免喪，復召，以禄不及養辭。旨下，言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秩畀祠。太息曰：「是以退爲進也。」又力辭。

乾道五年，以薦召，知南康軍。蓋先生自同安歸家居者二十年矣，四辭不得命，乃赴郡。興利除害，汲汲如不及，尤以厚人倫、美教化爲首務。數詣郡學，引進士子，與之講論。奏復白鹿洞書院遺址，與諸生質疑問難不倦，風教大行。七年，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害，先生上疏，甚懇切。八年，陸子静來訪，先生請爲諸生講「義利」章，切中學者隱微深錮之病，遂刻之石。時浙東大饑，易提舉浙東常平茶鹽事，即日單車就道，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面陳七事而行。比至部，米已輻輳。與僚屬鈎訪民隱，至廢寢食。行部乘輕車，簡御徒，秋毫不及州縣。雖深山窮谷，拊存不遺。官吏憚風采，有解印綬去者。由是所

❶ 此下，《宋史・道學傳》有「既按見其交私之狀而斥去之，尚在勢者」二句。

部肅然。事竣，相王淮贊於上曰：「熹荒政乃行其所學，民被實惠。」進直徽猷閣。

會知台州唐仲友者暴不法，而與淮同里爲姻家，業遷江西提刑矣。先生行部，訟者紛然，得其姦贓僞造楮幣等事，劾之。淮持章不下，疏十上愈力，眉批 此正行其所學，淮何前明而後昧也？淮不得已，下紹興府鞫訊，獄具伏，則奪其新命，以授先生。乃太息曰：「是所謂蹊田而奪之牛也。」辭不拜。淮大恚，嗾御史鄭丙、陳賈詆「道學」假名濟僞，軼之，遂奉祠，而海內尊嚮愈益衆。

久之，淮去位，相必大力薦，除江西提刑，促赴召。有要之路者曰：「正心誠意之說，上所厭聞，即入對，毋及也。」先生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逆探上意爲面謾乎？」及奏對，反復於天理、人欲之際甚力，帝稱善數四，曰：「久不見卿，浙東事，朕自知之。今當處以清要，不復勞卿州縣矣。」眉批 有得君之機。時曾覿已死，王抃已逐，獨內侍甘昪尚在。力論之，帝曰：「昪有才。」對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除兵部郎。部侍郎林栗，先數日與論《易》、《西銘》不合，恚之，遣部吏抱印迫供職。以疾請，遂疏醜詆之爲欺慢，先生力請去。帝以栗言過適，欲易他部，兩全之。請益力，乃罷栗，申前提刑之命，力請祠去，而帝意終向之。未踰月，復召爲崇政殿說書。辭，敦促之，不赴。具封事投匭以進，反覆數千言。疏入，夜漏下七刻，帝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將爲燕翼謀。會執政有指「道學」爲邪氣者，深中之，除祕閣修撰，竟中沮，而帝亦內禪矣。

光宗即位，改知漳州。漳俗薄陋，至有

父母喪不服衰者。首述古今禮律開喻之，又採古喪葬嫁娶之儀揭示父老，令解説訓其子弟。俗崇尚釋氏，男女聚會佛廬爲傳經。女不嫁者，私創爲庵舍以居。先生嚴禁之，俗爲大變。時詣學訓迪諸生，一如南康時。其至郡齋請業問難者，接引之不倦。又擇士有行義、知廉恥者，列學職，爲諸生倡。知學録趙師虙之爲人，首薦之。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總制錢四百萬。常病經界不行，於民害日滋也。乃訪事宜，擇人物，分擘諸利病甚悉，且悉究方量諸法上之，而豪右翕翕稱不便，詔需後。以子喪請祠，除湖南路轉運副，辭，除知静江府，又辭。差知潭州，又力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爲重。」乃拜命。至鎮途次，老稚相攜扶，屬路以迎，幾填塞不可行。修武備，戢姦吏，抑豪民，而主於章教興學。長沙人士夙向學，以益奮，鄰郡數百里畢來學，至坐不能容。

寧宗初在潛邸，聞先生名，每恨不得熹爲本宮講官。及即位，首召奏事。入對，言：「屬者天運艱難，國有大咎。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矣。然自頃至今，亦既三月，或反不能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亦猶有可諉者，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有忘親之心。是心也，所以行權而不失正之本也。誠能充吾未嘗求位之心，以盡負罪引慝之誠；充吾未嘗忘親之心，以致温清定省之禮，日夕怨慕，號泣祈哀，篤實感發，而親心猶未底豫，慈愛猶未復初，逆順名實之際不涣然而冰釋，臣不信也。」兼實録院同修撰，始入侍，奏對懇切，帝開懷容納。數論盤銘丹書之旨，編次

成帙進。且面諭以「求放心之説甚善，所進册子，宫中常讀之，今後更爲點來」。先生知上有意於學，遂以劄子勉上進德。又言：「陛下以世嫡承統，承重之服，著在禮經。而先時倉卒，遂用漆紗淺黄之服，使壽皇追復數千年未行曠墜之禮舉而復廢，臣竊痛之。既往之失不可追改，惟將來啓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不報。

會孝宗祔廟，議迭毁於朝端不合。而韓侂胄寖用事，以内批罷宰臣臺執。念以爲國柄旁落此始也，疏力争。侂胄大憾，深傾之，而帝亦厭其事事間適，内批罷奉祠。❶先生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而罷。初，汝愚既相，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先生獨以侂胄用事爲深憂，數以手書啓丞相，當厚賞酬其勞，謹勿使預政，有「微漸不可忽」之語。【眉批】防微杜漸，先生可謂知幾。汝愚方謂其甚眇易制，及先生去國，丞相逐，而中外大權盡歸侂胄矣。居無何，侂胄誣丞相以不軌，欲誅之，舉朝無敢爲關説者。先生自以繫銜侍從，義不容默，則灑泣草疏萬餘言明其冤，辭旨痛切。諸生迭諫，以爲必賈禍，不聽。請筮之，遇「遯」之「同人」，乃默然取諫草焚之，自號「遯翁」。以廟議及山陵自劾，乞罷職。又以疾乞休，不許。以監察御史沈繼祖章詆誣，落職奉祠，尋致仕。

公既去，侂胄勢大振，鄙夫憸人迎其意，峻「僞學」之禁，而正士困辱。從游之士特立不懼者，密相從問學，次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甚者變易衣冠，狎遊市肆，以自别其未嘗學問知理義也。久之，有旨守

❶「批」，原爲空格，據康熙六年本補。

朝奉大夫致仕，而侂胄以怙縱侈益甚，坐開邊釁危國見誅殛，其徒黨亦根株斥戮矣。

先生之學，主格物而莫要於敬義。《中庸》論修道之教，必先之戒慎恐懼，則持敬之本也。《大學》論明德之序，必先之格致，則精義之端也。動静交養，誠明並進，則又太極陰陽渾闢互根之妙也。又以爲致知不以敬，則昏且紛，知何自致？躬行不以敬，則怠且肆，行豈有當哉？故敬者聖學成始成終之要。其論格物曰：「盈天地之間皆物也，有是物必有是當然之則，是上帝所降之衷，生民所秉之彝也。近取之身，則心之爲物，其體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有則而不可亂也，所當格也。身之爲物，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有親愛、賤惡、畏敬、哀矜之施，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有則而不容已也，所當格也。遠而外而觀於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也；遠而察乎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也。極其大，則天地之運、古今之變不能外；盡於小，則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也。是所謂降衷秉彝，有物有則者也。學之爲道，必存此心於齋莊静一之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辨之際，自身心性情以達於人倫日用，由天地鬼神以極於草木鳥獸，皆有以見其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而反之於身以踐其實焉。此學所以析之極其精而不亂，合之盡其大而無餘也。」

其平居終日儼肅如對神明，行舒而恭，坐端而直。日未明輒起，深衣幅巾方履，拜家廟及先聖。退坐一室，几案必正。寒暑造次，未之或間。家庭之内，斬斬如也，怡怡如也。自奉甚約，而奉觴薦俎，曲盡誠敬。其

教人規模廣大而科級辨嚴，不容淩躐以進。雖疾病支離，而講論率至於午夜。晚見諸生牽率於文句訓詁，頗時時指示本體，使深思自得，而知者蓋已鮮矣。學禁作，屢空晏如，與諸生講學不輟。有請謝遣生徒者，先生笑而不答。有以書諫者，答曰：「放流竄殛，久置度外。諸生遠來，無可遣去之理。朝廷必有行遣，亦須符到奉行。若仰人鼻息爲舒慘，則方寸之間長戚戚矣。」比寢疾，猶力爲學者講《太極》、《西銘》之旨，丁寧以堅苦問學爲勉，整衣冠就枕而逝。

先生所著書，於《易》有《本義》，有《易學啓蒙》；《詩》有《集傳》；《大學》、《中庸》有《章句》，有《或問》；《論語》、《孟子》有《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各有《解》；禮編有端，屬黃榦；《書傳》有旨，屬蔡沈，而手訂是其典謨。所編集有《近思録》、《小學書》、《宋名臣言行録》、《伊洛淵源録》行於世，而《學》、《庸》、《論》、《孟》則更定數四，没前四日猶改《大學·誠意》章，曰：「是人鬼關也。」其拳拳明道垂世如此。《通鑑綱目》僅成編，每以未及修補爲恨。世所傳《家禮》，則丁母夫人憂時具草，没後始出，不及更定。子三人：塾、埜、在，皆以蔭補官。塾，贈中散大夫。在，理宗紹定中爲吏部侍郎，類次先生所爲詩文曰《文公大全集》行世。嘉定初，賜謚曰「文」。

觀心説

眉批 心一而不二，人心道心，操存舍亡，盡心存心，總只是此一個心，非此心之外復有一心而能管乎此心也。釋氏觀心之説，是以心求心，以心使心，若兩物之相持而不相舍，故與吾儒相似而實不同。

或謂：「佛者有觀心之説，然乎？」曰：

「心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者也，一而不二者也，爲主而不爲客者也，命物而不命於物者也。故以心觀物，則物之理得。今復有物以反觀乎心，則是此心之外復有一心而能管乎此心也。然則所謂心者爲一耶？爲二耶？爲主耶？爲客耶？爲命物者耶？爲命于物者耶？此亦不待校而審其言之謬矣。」或者曰：「若子之言，則聖賢所謂『精一』，所謂『操存』，所謂『盡心知性』、『存心養性』，所謂『見其參于前而倚於衡』者，皆何謂哉？」應之曰：「此言之相似而不同，正苗莠朱紫之間，而學者之所當辨者也。夫謂『人心之危』者，人欲之萌也。『道心之微』者，天理之奥也。心則一也，以正不正而異其名耳。『惟精惟一』，則居其正而審其差者也，絀其異而反其同者也。能如是，則信執其中而無過不及之偏矣。非以道爲一心，人爲一心，而又有一心以精一之也。夫謂『操而存』者，非以彼操此而存之也。『舍而亡』者，非以彼舍此而亡之也。心而自操則亡者存，舍而不操則存者亡耳。然其操之也，亦曰不使旦晝之所爲得以梏亡其仁義之良心云爾，非塊然兀坐，以守其炯然不用之知覺而謂之操也。若『盡心』之云者，則格物窮理，廓然貫通，而有以極夫心之所具之理也。『存心』云者，則敬以直内，義以方外，若前所謂精一、操存之道也。故盡其心而可以知性知天，以其體之不蔽，而有以究夫理之自然也；存心而可以養性事天，以其體之不失，而有以順夫理之自然也。是豈以心盡心，以心存心，如兩物之相持而不相舍哉？若『參前倚衡』之云者，則爲忠信篤敬而發也。蓋曰忠信篤敬不忘乎心，則無所適而不見其在是云爾，亦非有以

見乎心之謂也。且身在此而心參于前，身在輿而心倚于衡，是果何理也耶？大抵聖人之學，本心以窮理，而順理以應物，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其道夷而通，其居廣而安，其理實而行自然。釋氏之學，以心求心，以心使心，如口齕口，如目視目，其機危而迫，其途險而塞，其理虛而其勢逆，蓋其言雖有若相似者，而其實之不同蓋如此也。然非夫審思明辨之君子，其亦孰能無惑于斯耶？」

讀大紀 眉批 釋氏之學，始終本末以一念之背馳，而遂至于陷溺。蓋吾儒意在維理，而釋氏意在破理，此其大較也。篇中既暴其罪狀，而又不抹其偏長，是從來闢異端第一首文字。

宇宙之間，一理而已。天得之而爲天，地得之而爲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間者，又各得之以爲性。其張之爲三綱，其紀之爲五常，蓋皆此理之流行，無所適而不在。若其消息盈虛循環不已，則自未始有物之前以至人消物盡之後，終則復始，始復有終，又未嘗有頃刻之或停也。儒者于此，既有以得于心之本然矣，則其内外精粗，自不容有纖毫之間；而其所以修己治人、垂世立教者，亦不容其纖毫造作輕重之私焉。是以因其自然之理而成自然之功，則有以參天地、贊化育，而幽明巨細無一物之遺也。若夫釋氏，則自其因地之初而與此理已背馳矣。乃欲其所見之不差，所行之不謬，則豈可得哉？蓋其所以爲學之本心，正爲惡此理之充塞無間，而使己不得一席無理之地以自安；厭此理之流行不息，而使己不得一息無理之時以自肆也。是以叛君親，棄妻子，入山林，捐軀命，以求其所謂空無寂滅之地而逃焉。其量

已隘，而其勢亦已逆矣。然以其立志之堅苦，用力之精專，亦有以大過人者，故能卒如所欲而實有見焉。但以其言行求之，則其所見雖自以爲至玄極妙，有不可以思慮言語到者，而于吾之所謂窮天地、亘古今、本然不可易之實理，則反瞢然其一無所覩也。雖自以爲直指人心，而實不識心；雖自以爲見性成佛，而實不識性。是以殄滅彝倫，墮于禽獸之域，而猶不自知其有罪。蓋其實見之差有以陷之，非其心之不然，而故欲爲是以惑世而罔人也。至其爲説之窮，然後乃有不舍一法之論，則似始有爲是遁詞以蓋前失之意，然亦其秉彝之善，有終不可得而殄滅者。是以翦伐之餘，而猶有此之僅存，又以牽于實見之差，是以有其意而無其理，能言之而卒不能有以踐其言也。凡釋氏之所以爲釋氏者，始終本末不過如此，蓋亦無足言矣。然以其有空寂之説而不累于物欲也，則世之所謂賢者好之矣；以其有玄妙之説而不滯于形器也，則世之所謂智者悦之矣；以其有生死輪迴之説，而自謂可以不淪于罪苦也，則天下之傭奴爨婢、黥髡盜賊亦匍匐而歸之矣。此其爲説所以張皇輝赫，震耀千古，而爲吾徒者，方且蠢蠢焉鞠躬屏氣爲之奔走服役之不暇也。幸而一有間世之傑，乃能不爲之屈而有聲罪致討之心焉，然又不能究其實見之差而詆以爲幻見空説，不能正之以天理全體之大，而偏引交通生育之一説以爲主，則既不得其要領矣，而徒欲以戎狄之醜號加之，[1]其爲吾徒又未嘗教之以内修自治之實，而徒驕之以中華列聖之可以爲重。則吾恐

[1]「狄」，原爲空格，據《四庫全書》本《御纂朱子全書》卷六十補。

其不惟無以坐收摧陷廓清之功，或乃往遺之禽而反爲吾黨之詬也。嗚呼惜哉！

信州鉛山縣學記略

予謂道無古今之殊，而學有古今之異。蓋周人「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其德六，曰：智、仁、聖、義、中、和；其行六，曰：孝、友、睦、婣、任、恤；其藝六，曰：禮、樂、射、御、書、數。是于學者日用飲食起居之間，既無事而非學；于其群居藏修游息之地，亦無學而非事；至于所以開發其聰明、成就其德業者，又皆交相爲用而無所偏廢，此先王之世所以人材衆多、風俗美盛，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國家建立學宫，周遍海内，其所以望于天下之士者，豈不亦若先王之意？而學者無以識其指意之所在，于其日用之間既誕謾恣睢而不知所以學，其群居講習之際，又不過于割裂裝綴以爲能，而莫或知其終之無所用也。是以其趨日以卑陋而惟利禄之知；幸而一二傑然有意于自立者，則又或窮高極遠而不務力行之實；或循常守舊而不知其義理之所以然也，是以其說常倚于一偏，而不得以入于聖賢之域。于是時也，異端雜學之士、阿世狥俗之流，又或鼓其乖妄之説而乘之。嗚呼！吾道之不亡，特民之秉彝有不可得而滅絶者耳。眉批 吾道之不亡，恃民之秉彝有不可滅絶者耳，此慟哭流涕之言，足令讀者愧汗而奮發。

程子養觀説

程子曰：「存養于未發之前則可。」又曰：「善觀者，卻于已發之際觀之。」何也？

曰：「此持敬之功，貫通于動静之際者也。就程子此章論之，方其未發，必有事焉，是乃所謂静中之知覺，《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已發，隨事觀省，是乃所謂動上求静，《艮》之所以『止其所』也。然則静中之動，非敬其孰能形之？動中之静，非敬其孰能察之？故又曰：『學者莫若先理會敬，則自知此矣。』然則學者豈可舍是而他求哉？」眉批 此是學問大頭腦。❶

仁説

眉批 程門往往未竟之言，而文公足發之，此篇其大較也。蓋一燈相續，斯道中天，所以爲集大成。

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爲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請試詳之。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爲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爲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禮、義、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焉，則爲愛恭宜别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者，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體用亦不待遍舉而該。蓋仁之爲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既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于求仁也。其言有曰「克己復禮爲仁」，言能克去己私，復乎天理，則此心之體無不在，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

❶「頭腦」，原作「緊關」，據康熙六年本改。

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事兄弟，及物恕」，則亦所以行此心也。又曰「求仁得仁」，則以讓國而逃、諫伐而餓爲能不失乎此心也。又曰「殺身成仁」，則以欲甚于生、惡甚于死，爲能不害乎此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坱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温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或曰：「若子之言，則程子所謂『愛情、仁性，不可以愛爲仁者』，非歟？」曰：「不然。程子之所謂以愛之所發而名仁者也，吾之所論以愛之理而名仁者也。蓋所謂性情者，雖其分域之不同，然其脈絡之通，各有攸屬者，則曷嘗判然離絶而不相管哉？吾方病夫學者誦程子之言而不求其意，遂至于判然離愛而言仁，故特論此以發明其遺意。而子顧以爲異乎程子之説，不亦誤哉！」或曰：「程氏之徒言仁多矣，蓋有謂愛非仁，而以萬物與我爲一爲仁之體者矣；亦有謂愛非仁，而以心有知覺釋仁之名者矣。今子之言若是，然則彼皆非歟？」曰：「彼謂物我爲一者可以見仁之無不愛矣，而非仁之所以爲體之真也。彼謂心有知覺者可以見仁之包乎智矣，而非仁之所以得名之實也。觀孔子答子貢博施濟衆之問，與程子所謂『覺不可訓仁』者，則可見矣。子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抑泛言同體者，使人含胡昏緩而無警切之功，其弊或至于認物爲己者有之矣。專言知覺者，使人張皇迫躁而無沈潛之味，其弊或至于認欲爲理者有之矣。一忘一助，二者蓋胥失之。而知覺之云者，于聖門所示樂山、能守之氣象尤不相似。子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因并記其語作《仁説》。

答汪尚書

大抵近世言道學者，失于太高，讀書講義，率常以徑易超絶、不歷階梯爲快，而於其間曲折精微、正好玩索處，例皆忽略厭棄，以爲卑近瑣細，不足留情。以故雖或多聞博識之士，其于天下之義理，亦不能無所未盡。理既未盡，而胸中不能無疑，乃不復反求諸近，顧惑于異端之説，益推而置諸冥漠不可測知之域，兀然終日味無義之語，以俟其廓然而一悟。殊不知物必格而後明，倫必察而後盡。［眉批］道問學工夫，此是與陸子不合處。彼既自謂廓然而一悟者，其于此猶懵然也，則亦何以悟爲哉？又況俟之而未必可得，徒使人抱不決之疑，志分氣餒，虛度歲月而倀倀耳。曷若致一吾宗，循下學上達之序，口講心思，躬行力究，寧煩勿略，寧下勿高，寧淺勿深，寧拙勿巧，從容潛玩，存久漸明，衆理洞然，次第無隱，然後知夫大中至正之極、天理人事之全無不在是，初無迥然超絶不可及者。［眉批］紫陽一生實歷處未悟，原不容説悟，只合如此做去，以俟一旦之豁然。而幾微之間毫釐畢察，酬酢之際體用渾然，雖或使之任至重而處所難，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矣，又何疑之不決而氣之不充哉？

答連嵩卿

所謂天地之性，即我之性，豈有死而遽亡之理？此説亦未爲非，但不知爲此説者，以天地爲主耶？以我爲主耶？若以天地爲主，則此性即自是天地間一個公共

道理，更無人物彼此之間、死生古今之別，雖曰死而不亡，然非有我之得私矣。若以我爲主，則只是于自己身上認得一個精神魂魄，有知有覺之物，即便目爲己性，❶把持作弄，到死不肯放舍，謂之死而不亡，是乃私意之尤者，尚何足與語死生之説、性命之理哉？眉批 此段公案參得了然，足發孔聖人鬼神生死之蘊。釋氏之學本是如此，今其徒之黠者，往往自知其陋而稍諱之，卻去上頭别説一般玄妙道理，雖若滉漾不可致詰，然其歸宿實不外此。若果如此，則是一個天地性中别有若干人物之性，每性各有界限，不相交雜，自生自死，更不由天地陰陽造化，而爲天地陰陽者亦無所施其造化矣，是豈有此理乎？眉批 是破輪迴之説。煩以此問子晦，渠必有説，卻以見諭。

答江德功

格物之説，程子論之詳矣，而其所謂「格，至也，格物而至于物，則物理盡」者，意句俱到，不可移易。某之繆説，實本其意，然亦非苟同之也。蓋自十五六時，知讀是書而不曉「格物」之義，往來于心餘三十年。近歲就實用功處求之，而參以他經傳記，内外本末反復證驗，乃知此説之的當，恐未易以一朝卒然立説破也。夫天生蒸民，有物有則。物者形也，則者理也。形者所謂形而下者也，理者所謂形而上者也。人之生也，固不能無是物矣，而不明其物之理，則無以順性命之正而處事物之當，故必即是

❶「目」，原作「自」，據康熙六年本改。

物以求之。知求其理矣，而不至夫物之極，則物之理有未窮，而吾之知亦未盡，故必至其極而後已，此所謂「格物而至于物，則物理盡」者也。物理皆盡，則吾之知識廓然貫通，無有蔽礙，而意無不誠，心無不正矣。眉批 順性命之正，處事物之當，便非徒窮物之理，而正物在其中矣。此《大學》本經之意，而程子之說然也。其宏綱實用，固已洞然無可疑者，而細微之間，主賓次第，文義訓詁，詳密精當，亦無一毫之不合。今不深考而必欲訓「致知」以「窮理」，則於主賓之分有所未安；訓「格物」以「接物」，則于究極之功有所未明。以義理言之則不通，以訓詁考之則不合，以功用求之則又無可下手之實地。竊意聖人之言必不如是之差殊疏略，以病後世之學者也。又所謂「非特形之所接，乃志之所至」，所謂「格物與小學同，致知與小學異」，亦皆無當之言，其爲闕字增語，反致讀者之疑多矣。至于彊解程子之意以附己説，其如他語之可證何？又謂某解以格物、致知混爲一説，則其考之亦未詳也。又謂老、佛之學乃致知而離乎物者，此尤非是。夫格物可以致知，猶食所以爲飽也。今不格物，而自謂有知，則其知者妄也；不食而自以爲飽，則其飽者病也。若曰老、佛之學欲致其知而不知格物所以致其知，故所知者不免乎蔽陷離窮之失，而不足爲知，則庶乎其可矣。

與劉子澄

近看温公論東漢名節處，覺得有未盡處。但知黨錮諸賢趨死不避，爲光武、明、章之烈，而不知建安以後中州士大夫只知

有曹氏，不知有漢室，卻是黨錮殺戮之禍有以敺之也。且以荀氏一門論之，則荀淑正言于梁氏用事之日，而其子爽已濡跡于董卓專命之朝，及其孫彧，則遂爲唐衡之壻、曹操之臣，而不知以爲非矣。蓋剛大直方之氣折于凶虐之餘，而漸圖所以全身就事之計，故不覺其淪胥而至此耳。[眉批]東漢名節，自是光武、明、章之烈，第律以君子處生處死之道，則未之有得，故謂之不知學。若夫剛直之氣折于凶虐之餘，漸圖全身之計者，今古爲然，不獨建安以後也。 想其當時父兄師友之間，亦自有一種議論文飾蓋覆，使驟而聽之者不覺其爲非而真以爲是，必有深謀奇計可以治國救民于萬分有一之中也。邪説横流，所以甚于洪水猛獸之害，孟子豈欺予哉？ 年來讀書，只覺見得此意思分明，參前倚衡自不能舍，雖知以是爲人所惡而終窮以死，其心誠甘樂之不自以爲悔也。

答項平父

[眉批]與周、胡二書，只一「敬」字，便終始了當。此書又云「敬義立而德不孤，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總之因人立教，單舉非遺也，兼舉非贅也。

示諭此心元是聖賢，只要于未發時常常識得，已發時常常記得。此固持守之要，但聖人指示爲學之方周遍詳密，不靠一邊，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若如今説，則只恃一個「敬」字，更不做集義工夫，其德亦孤立而易窮矣。須是精粗本末隨處照管，不令工夫少有空闕不到之處，乃爲善學也。此心固是聖賢本領，然學未講、理未明，亦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處，不可不察。識得、記得，不知所識所記指何物而言。若指此心，則識者、記者復是何物？心有二主，自相攫拏，聖賢之教恐無此法也。持守之要，大

抵只是要得此心常自整頓，惺惺了了，即未發時不昏昧，已發時不放縱耳。愚見如此，不知子静相報如何？因風録示，或可以警所不逮也。伊川先生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兩句與從上聖賢相傳指訣如合符契，但講學更須寬平其心，沈深詳細，以究義理要歸處，乃爲有補。若只草草領略，就名數訓詁上著到，則不成次第耳。

無極而太極，而無極之中萬象森列，不可謂之無矣。太極本無極，則太極之體沖漠無朕，不可謂之有矣。【眉批】不可謂無，不可謂有，二語曲盡太極之蘊。

天之形雖包乎地之外，而其氣實透乎地之中。地雖在天之中，然其中實虚容得天許多氣。【眉批】地對天，不過總之一天而已。

陰陽只是一氣，陰氣流行即爲陽，陽氣凝聚即爲陰，非真有二物相對也。此理甚明。【眉批】陰陽原是分不開的。

天地生物以四時運動，春生夏長，固是不息，及至秋冬凋落，亦只藏于其中，故明年復生。若使至秋冬已絶，則來春無緣復有生意。學者常喚令此心不死，則日有進。【眉批】至誠天地，同一不息。

天地之化，雖則生生不窮，然而有聚必有散，有生必有死。能原始而知其聚而生，則必知其後必散而死。能知其生也得于氣化之自然，初無精神寄寓于太虚之中，則知其死也無氣而俱死，無復更有形象尚留于冥漠之内，曰死便是都散無了。【眉批】氣聚而生，氣散而死，然能盡其生之道，則氣雖散而生理不散。古來聖賢豪傑，所以能不朽。

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天地之性則太極本然之妙，萬殊之一本也。氣質之性則二氣交運而生，一本而萬殊也。【眉批】性須

兼論此二者始備。

性猶太極也，心猶陰陽也。太極只在陰陽之中，非能離陰陽也。然太極自是太極，陰陽自是陰陽。惟性與心亦然，一而二，二而一。［眉批］到底是。

性譬之水，本皆清也，以净器盛之則清，以污器盛之則濁。本然之清，未嘗不在，但既污濁，猝難得便清，故「雖愚必明，雖柔必强」，也煞用氣力。［眉批］學利困勉，皆憑氣力，不用力，性如何得復？

問：「有事時應事，無事時心如何？」曰：「無事時只得無事。有事時也如無事時。❶只要此心常在，所謂動亦定，静亦定也。」［眉批］便是行所無事。

知與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爲先，論輕重行爲重。［眉批］亦是知行合一。

知得如此是病，即便不如此是藥。［眉批］是藥非大勇人不能服。

學者當嘗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爲念，則道義重而計較生死之心輕矣，况衣食至微末事？［眉批］只溝壑在念，天下再無難事。

問：「思慮難一如何？」曰：「徒然思慮，濟得甚事？若見得道理分明，自無閑雜思慮。人所以思慮紛擾，只緣未見道理耳。『天下何思何慮？』是無閑思慮也。」［眉批］無閑思便有所以專其思者，思慮自是斷絶不得。

仁體柔而用剛，義體剛而用柔。如今日用賞罰到賜予人，自是無疑便做將去。若是刑殺時，便遲疑不肯果決。［眉批］事事體認。

學問須是大進一番方始有益，若能于一處大處攻得破，見那許多零碎，只是這一

❶ 下「時」下，《朱子語類》卷一百十五有「模樣」二字。

個道理，方是快活。然零碎底非是不當理會，但大處攻不破，縱零碎理會得些少，終不快活。今且道他那大底是甚物事？天下只有一個道理，學只要理會得這一個道理，這裏纔通，則凡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善惡之辨，莫不皆通。眉批 得其一而萬事畢，若從小處理會，到底理會不全。

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看來這道理須是剛硬立得脚住，方有所成。孔子晚年方得曾子，曾子得子思，子思得孟子，都如此剛果決烈，若慈善柔弱的，終不濟事。況當世衰道微之時，尤用無所屈撓，于世間禍福得喪，一不足以動其心，方靠得。然其功夫只在自反常直，仰不愧，俯不怍，自然如此，不在他求也。眉批 天之健，君子之自强，皆所謂剛也。夫子嘗曰：「吾未見剛者。」故寄念于狂狷。

改過貴勇，防患貴怯。眉批 怯亦有用處。

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而爲文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眉批 真學人不在科舉不科舉。

士大夫出處辭受，非獨其身之事而已，其所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故尤不可以不審。眉批 士大夫關係風俗，不可不自愛。

人最不可曉。有人奉身最儉嗇，充其操「上食槁壤，❶下飲黃泉」底，卻只愛官職；有人奉身清苦而好色。或云：「似此等，分數勝已下底。」曰：「不得如此說。纔有病便不好，更不可以分數論。他只愛官底，便弑父與君也敢。」眉批 愛官好色之人，儉嗇清苦不足稱也。

❶「槁」，原作「稿」，據《朱子語類》卷十三改。

學者常用提省此心，使如日之升，則羣邪自息。他本自光明廣大，自家只着些子力去提省炤管他便了。不要苦着力，着力則反不是。

人昏昧不知有此心，便如人困睡不知有此身。人雖困睡，得人喚覺，則此身自在。心亦如此，方其昏蔽，得人警覺，則此心便在這裏。眉批 以身喻心。

性最難説。要説同亦得，要説異亦得。如隙中之日，隙之長短大小自是不同，然卻只是此日。

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動。才便是那情之會恁地。情與才絶相近，但情是遇境而發，路陌曲折，恁地去的，才是那會如此底。要之，千頭萬緒，皆是從心上來。

將與人看不得，要討個無聲無臭底道理，雖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然卻開眼便看見，開口便説着。眉批 看不見，説不着，終是夢夢。

明道之言，發明極致，通透灑落，善開發人。伊川之言，即事明理，質慤精深，尤耐咀嚼。然明道之言，一見便好，久看愈好，所以賢愚皆獲其益。伊川之言，乍見未好，久看方好，故非久于玩索者不能識其味。此其自任所以有成人材、尊師道之不同。眉批 兩程夫子定評。

以敬爲主，則内外肅然，不忘不助，而心自存。不知以敬爲主而欲存心，則不免將一個心把捉一個心，外面未有一事時，裏面已是三頭兩緒，不勝其擾矣。就使實能把捉得住，只此已是大病，况未必真能把捉得住乎？儒、釋之異，亦只于此便分了。如云「常見此心光爍爍地」，便是有兩個主宰了。不知光者是真心乎？見者是真心乎？眉批 字字道着病痛。

孟子明則動矣，未變也；顏子動則變矣，未化也。有天地後此氣常運，有此身後此心常發，要于常運中見太極，常發中見本性。離常運者而求太極，離常發者而求本性，恐未免釋、老之荒唐也。[眉批]離主敬，無見太極、見本性之路。

《大學》之書，雖以「格物致知」爲用力之始，然非謂初不涵養履踐，而直從事于此也；又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修、家可以不齊也。但以爲必知之至，然後所以治己治人者，始有以盡其道耳。若曰必俟知至而後可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乃人生之所不能一日廢者，豈可謂吾知未至而暫輟以俟其至而後行哉？抑聖賢所謂知者雖有淺深，然不過如前所論二端而已，但至于廓然貫通，則内外精粗自無二致。[眉批]條目有八，任舉其一，而統體具在。

子思、周子特著《中庸》、《太極》之書，以明道體之極致，而其所說用功夫處，只說擇善、固執、學問、思辨而篤行之，只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君子修之吉而已，未嘗使人日用之間必求見此天命之性、無極之真而固守之也。蓋原此理之所自來，雖極微妙，然其實只是人心之中許多合當做底道理而已。但推其本，則見其出于人心，而非人力之所能爲，故曰「天命」。雖萬事萬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實無形象之可指，故曰「無極」耳。若論功夫，則只擇善固執、中正仁義，便是理會此事處，非是別有一段根原功夫又在講學應事之外也。[眉批]天命之性，無極之真，正在日用之間合當做底道理上。故只擇善固執，中正仁義，便是理會此事的功夫。

心體固本靜，然亦不能不動。其用固

本善，然亦能流而入于不善。夫其動而流于不善者，固不可謂心體之本然，然亦不可不謂之心也，但其誘于物而然耳。故先聖只説「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只此四句，説得心之體用始終、真妄邪正無所不備。又見得此心不操即舍，不出即入，別無間處可安頓之意。眉批 或問：「如何是舍則亡？」曰：「放其心而不知求，不求則流于不善矣。豈心之本然也哉？然一操則心仍在矣。」

近世學者多是向外走作，不知此心之妙是爲萬事根本。其知之者，又只是撐眉努眼喝罵將去，便謂只此便是良心本性，無有不善。卻不知道若不操存踐履，講究體驗，則只此撐眉努眼便是私意人欲，自信愈篤則其狂妄愈甚，此不可不深察而遠避之也。眉批 此爲子静効忠告。

男女居室，人之事至近而道行乎其間，此君子之道所以費而隱也。然幽闇之中、衽席之上，人或褻而慢之，則天命有所不行矣。此君子之道所以造端乎夫婦之微密，而語其極則察乎天地之高深也，然非知幾慎獨之君子，其孰能體之？《易》首于《乾》、《坤》，而中于《咸》、《恒》，《禮》謹大昏，而《詩》以二南爲正始之道，其以此與！眉批 忠孝大倫，人知矜重，而夫婦居室鮮不忽焉，故非知幾慎獨之君子，孰能體之？

文字雖不可廢，然涵養本原而察于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動静之間不可頃刻間斷底事。若于此處見得分明，自然不到得流入世俗功利權謀裏去矣。某近日方實見得向日支離之病，雖與彼中證候不同，然其忘己逐物、貪外虚内之失，則一而已。程子説「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得天下萬物」。今自家一個身心，不知安頓

去處，而談王説伯，將經世事業别作一個伎倆商量講究，不亦誤乎！眉批 有此一見，方是有聞。

「敬」字工夫，于應事處用力爲難，此亦常理。但看聖賢説「行篤敬」、「執事敬」，則「敬」字本不爲默然無爲時設，須向難處力加持守，庶幾動静如一耳。克己亦别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彊敵，只得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尚何問哉？眉批 敬固不論有事無事時。

欲速好徑，是今日學者大病。向來所講，近覺亦未免此。以身驗之，乃知伊洛拈出「敬」字，真是學問始終日用親切之妙。近與朋友商量，不若只于此處用力，而讀書窮理以發揮之，直到聖賢究竟地位亦不出此。坦然平白，不須妄意思想頓悟懸絶處，徒使人顛狂粗率，而于日用常行之處，反不得其所安也。眉批 夫子與子路論君子，到底只一「敬」字。

近來吕、陸門人互相排斥，此由各狥所見之偏，而不能公天下之心以觀天下之理，甚覺不滿人意。應之葢嘗學于兩家，不知其于此看得果何如？因話叩之，因書喻及爲幸也。某近日亦覺向來説話有太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耳。因此減去文字工夫，覺得閑中氣象甚適。每勸學者亦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着實體察收拾爲要。其餘文字且大概諷誦涵養，未當大段着力考索也。眉批 因吕、陸兩家門人互相排斥，而爲此一段反身以求之言。謂于子静没而暴其短，此固必無之情理也。

伊川先生言「性即理也」，此一句自古無人敢如此道。心則知覺之在人而具此理者也。横渠先生又言：「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虚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其名義亦甚密，皆不易

之至論也。蓋天之生物，其理固無差别，但人物所禀形氣不同，故其心有明暗之殊，而性有全不全之異耳。若所謂仁，則是性中四德之首，非在性外别爲一物，而與性並行也。然惟人心至靈，故能全此四德而發爲四端，物則氣偏駁而心昏蔽，固有所不能全矣。然其父子之相親，君臣之相統，間亦有僅存而不昧者。然欲其克己復禮以爲仁，善善惡惡以爲義，則有所不能矣，然不可謂無是性也。若生物之無知覺者，則又其形氣偏中之偏者，故理之在是物者，亦隨其形氣而自爲一物之理。雖若不復可論仁、義、禮、智之彷彿，然亦不可謂無是性也。此理甚明，無難曉者。眉批 此分疏世間幾個大眼目字，與幾件大節目事，最爲明析，可以折衷諸家之説。

近日因事方有少省發處，如「鳶飛魚躍」，明道以爲與「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乃今曉然無疑。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處，有下工夫處，乃知日前自誑誑人之罪，蓋不可勝贖也。此與守書册、泥言語全無交涉。幸于日用間察之，知此則知仁矣。眉批 明道此語，晦翁晚年方得無疑，無怪後學未能卒解。

某精力益衰，目力全短，看文字不得，冥目静坐，卻得收拾放心，覺得日前外面走作不少，頗恨盲廢之不早也。看書鮮識之喻誠然，然嚴霜大凍之中，豈無些小風和日煖意思？要是多者勝耳。眉批 先生痛自悔悟至此，不知先生者只是不信。

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裏」。今一向耽着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册子上，更不知有己，便是個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書亦何益于吾事耶？眉批 此終與子静同也。

某衰病日侵，去年災患亦不少，比來病軀方似略可支吾，然精神耗減日甚一日，恐終非能久于世者。所幸邇來日用功夫頗覺有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甚恨未得從容面論，未知異時相見，尚復有異同否耳？眉批 此是答象山書，兩人同異，到此了然。

義利之間誠有難擇者，但意所疑以爲近利者，即便舍去可也。向後見得親切，卻看舊事又有見未盡、舍未盡者，不解有過當也。見陸丈回書，其言明當，且就此持守，自見功效，不須多疑多問，卻轉迷惑也。眉批 二人投契，于此見之。

日用功夫不敢以老病而自懈，覺得此心操存舍亡，只在反掌之間。向來誠是太涉支離，蓋無本以自立，則事事皆病耳。今日正要清源正本，以察事變之幾微，豈可汩溺于故紙堆中，使精神昏弊，失後忘前，而可以謂之學乎？眉批 此與子静「先立乎其大」、「求放心」有二耶？

此中見有朋友數人講學，其間亦難得朴實頭負荷得者。因思日前講論只是口説，不曾實體于身，故在己在人都不得力。今方欲與朋友説日用之間常切點簡氣習偏處，❶意欲萌處，與平日所講相似與不相似，就此痛着工夫，庶幾有益。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卻肯向講學上理會，其門人有相訪者，氣象皆好，但其間亦有舊病。此間學者卻與渠相反，初謂只如此講學漸深，自能入德，不謂末流之弊只成説話，至于人倫日用最切近處，亦都不得毫毛氣力，此不可不深懲而痛警也。眉批 于自悔處，更見學力。

「多識前言往行」，固君子之所急，某向

❶「點簡」，《晦庵集》卷四十三作「檢點」。

來所見亦是如此。近因反求，未得個安穩處，卻始知此未免支離。如所謂因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聖人，是隔幾重公案，曷若默會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之鑒。【眉批】直入聖人之室，何勞幾重公案耶？

李先生教人，大抵令于静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然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于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辜負教育之意。每一念此，未嘗不愧汗沾衣也。【眉批】此段益見晚年有聞，不在章句訓詁之習也。

門人黄幹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得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絶，至先生而始著。」識者以爲知言。

王子文成曰：「余謫官龍場，居危處困，動心忍性之餘，恍若有悟。體念探求，再更寒暑，證諸五經四子，沛然若決江河而放諸海也。獨于朱子之説有相牴牾，恒疚于心，竊疑朱子之賢而豈其于此尚有未察？及官留都，復取朱子之書而檢求之，然後知其晚歲固已大悟舊説之非，痛悔極艾，至以爲『自誑誑人之罪，不可勝贖』。世之所傳《集註》、《或問》之類，乃其中年未定之説。自咎以爲舊本之誤，思改正而未改。而其諸《語類》之屬，又其門人挾勝心以附己見，固于朱子平日之説猶有大相繆戾者。而世之學者局于見聞，不過持循講習于此，其于悟後之論，概乎其未有聞，則亦何怪乎予言之不信，而朱子之心無以自暴于後世也乎？予既自幸其説之不繆于朱子，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然，且慨夫世之學者徒守朱子中年未定之説，而不復知求其晚歲既悟之論，輒採録而裒集之，私以示夫同志，庶幾不疑于吾説，而聖學之明可冀矣。」❶

鄧氏元錫曰：「自永樂中成祖章顯宋學，爲道統繫

❶「冀」，原作「異」，據《四庫全書》本《王文成全書》卷七改。

也。徽國文公書，自帝王國胄，下逮閭巷山谷之氓，髫而業之，竟白首遵用誦習之矣。弘、德來始頗有諍論。嗟夫！國家百十年守成式、遵遺教于金科玉條，而風氣質淳，先民言行純師純法，伊誰之力也？予讀《文公大全集》，若《行狀》、《年譜》，歎焉。公當宋南渡，屹然以身任斯道之重，切劘君相，不見所畏；綱紀國論，必以其道，乃履困愈亨，處幽如燭，諸進退取舍之分介然。嗚呼，豈亶言哉！豈易言哉！言之立，豈不以人哉！」

著述之多，莫過文公，而接引後學之功，亦莫過文公。但其意既以開發鈍根爲事，則其言平易質實，遂有爲利根人所謫者。文公資學兼到，故晚年有誤人之悔，痛自懲艾，此真夫子之所謂聞道也。然此一聞也，正從深造之後方有此豁然貫通，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蓋其實録耳。必欲以未聞道之先，强合于既聞道之後，是徒知尊崇文公，卻失文公之心，亦未見其爲聞道也。

理學宗傳卷之六終

理學宗傳卷之七

容城孫奇逢輯
門人趙御衆
長孫　淵同編

陸子

文安九淵，字子静，撫州金谿人。父賀，教家有法，兄九齡子壽、九韶子美皆賢。子静生而清明，幼不戲弄，静重如成人。總角時，常汎掃林下，❶宴坐者終日。三四歲時，侍父行，忽問：「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父呵之，始置，而胸中之疑終在。十餘歲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元來無窮。我與天地萬物皆在無窮中。」因洞悟本心，涣然曰：「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宇宙内事即己分内事，己分内事即宇宙内事。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東海、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乾道中，赴進士舉，吕成公祖謙時爲考官，得其文大驚，以爲「讀之心明目豁，江西小陸之文也」。時初至行都，輒以明道講學爲己任，一時俊傑輻輳造焉，至數夕不寐，而神采愈精。第進士，除國子正，遷敕令所删定官。輪對前數日，默坐澄心，務積誠以動上。對先夕，殿劄未具也，門人屢爲請，不應。已，一時而成，繕寫就，即入對。帝與反覆者久之，先生亦竭底藴自盡，

❶「汎」，原作「汎」，據康熙六年本改。

帝奬歎焉。宋朝士久次不遷，例求去。或以爲言，先生曰：「吾非不能去也，顧曩奉面對時粗陳大義，上應我如響，更思一望清光，少自竭致臣子之義耳。」距當對五日，有忌者，忽除將作監丞，丐祠歸。學者輻輳，鄉曲老長亦俯首受學，貴賤老幼充溢塗巷。以雲臺山泉石之美，結茆其勝處以棲，名曰「象山」，從學者恒數百十人。

先生悼世俗之通弊，啓人心之固有，俾自知自信，興起者甚衆，所居至不能容。其爲教，去世所謂「學規」者而從容涵泳，切磋誘掖，能令諸生善念自興，容貌自莊，雍雍于于，後至者相觀而化也。又灼知學者心術隱微之病，言中其情，往往汗下。有懷于中而不能自達者，爲條析其故，悉知其心之所欲言。嘗曰：「念慮之正不正，在頃刻之間。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不知，即可以不正。人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以形迹觀者。必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繩人，則不足以救人。」光宗時，除知荆門軍，州於南渡後爲次邊，先生初不欲以家自隨，會邊有警，慨然挈家往。延見僚屬如朋友，委心遇之，俾人各自竭其論說。教民如子弟，雖賤隸走卒，亦諭以義理。故境内官屬之貪廉，民俗之習尚，皆得之于無事。輕罪曉令解釋，至人倫之訟，既剖，即手原訟牒歸之，令自毁以厚俗。惟怙終不可誨化者，始詳具獄，防異時爲飜覆。有訴遭竊，脱無主名，自出二姓名，捕訊之立伏，盡得所盗贓，宥使自新。因語吏曰：「某所某人尤暴。」吏莫能知也。翼日，有訴遭掠奪者，捕之，即其人。吏大驚，以爲神。初，保伍之制，州郡以爲非急務，多弛廢不省，先

生申嚴之，盜賊屏息。荆門素無城壁，以爲自古争戰之場，于江漢爲走集，今爲次邊，城何可得已？乃集義勇，給庸直，築子城。躬自勸督，役者樂赴，凡二旬訖工。初計費緡錢二十萬，比成，僅費五千緡。先生平日獎激人才，多所感化，薦舉僚屬，不限流品。嘗曰：「古者無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略。此古今治亂所分也。」居久之，治化孚洽，兩造有不持狀獨自詣求决者。笞箠不施，民相保愛，幾至于無訟。吏卒各自勉以義，耻犯法也。歲旱，每禱輒雨，郡人異之。丞相周必大曰：「荆門之政，可以驗躬行之效。」一日謂女兄曰：「先教授兄有志天下，竟不施以没。」女兄晝然。又語家人曰：「吾將死矣。」又告僚屬曰：「某將告終。」會禱雪，雪降，接見僚屬，與論政理如平時。命具浴，浴罷易新衣幅巾，端坐而逝，年五十四。吏民哭哀甚。歸葬，攀號塞道，門人奔哭會葬者千數百人。

先生學有契于孟子，而内獨得于心，其自言曰：「吾于踐履未能純一，纔一警策，便與天地相似。」與學者言：「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在自立而已。」故其教人，惟自得其本心。又曰：「宇宙不曾限隔人，人自限隔宇宙。」其于人倫物理事勢中切己自反，改過遷善不已也。其言曰：「志于道者，當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動容周旋，應事接物，讀書考古，莫不畢于是。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帝臨女，無貳女心，敢少肆乎？」

時朱、陸二先生與吕成公、張宣公並起交振，而朱、陸之交訾頗深。始，朱於學既

有所承傳，而陸兄弟崛起，學無所從受。又南渡後，風氣裂而士習果勁，二先生稟皆剛明，所從入異路，而氣頗相忤。陸自丱角時聞伊川語，輒有若傷我者，謂人曰：「伊川之言，奚爲與孔、孟之言不類？」而紫陽以爲明道語渾淪超邁，學之無可依據，不如伊川語的確精密，耐學者咀嚼也。陸以爲由萌蘖之生至于枝葉扶疏，由原泉混混至于放乎四海，爲物不貳，故學莫要於求心。或勸之著書，輒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故其學簡易直捷，而温存完養，終未若王文中、程伯子之深醇篤至也。其徒輕俊者，悟心自足，輒詆訾聖賢，捐棄經典，猖狂恣睢以自快，爲文公所深詆。紫陽闊大弘博，而學守繩墨，以爲累高自下，行遠自邇，使學者必循于窮理讀書，先知所止，而後力行以求。至言涉高遠，輒斥以躐等，于階級若已峻然，故其徒陋者日研于訓詁章句，而持守多不得力。陸以爲是意見議論增疣益贅者爲之也。其後陸既先逝，朱之門人頗振暴其短，爭門户者至詆陸爲異端，痛擠排之，而忽其所長，則益過矣。當時陸與朱論《太極圖》，辨論不合。或以諫陸，陸曰：「建安亦無朱元晦，青田亦無陸子静。」有學者貽書晦翁詆子静，朱云：「南渡以來，八字着脚，理會着實工夫者，惟某與子静二人而已。某實敬其爲人，未可以輕議也。」又貽先生書云：「邇來日用工夫頗覺省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未知異時尚復有異同否耳？」然要之，二先生學各有造，其徒亦各往往自立。人能匡君，出乃善治；學則立己，教以造人，要各有所長，非苟而已也。子二：持之、循之，能世其學，官通直郎。先生謚「文安」。明正德間，王文成督江右，

褒崇陸氏子孫，嘉靖九年從祀。

九齡明悟端重，十歲喪母，毁。與諸弟日切磋于道，誾誾侃侃，伯仲自爲師友，而九齡深觀默養，優游而曲暢之也。其與人和不違物，而非義不能干；直不狥人，而與處者久益有味。四方踵門請益者，羣疑輵轕，從容啓告，莫不渙然失所疑而反。蓋動悟乎格者有本，而用力專久。人之疾病，皆嘗折肱，所語人者，浮沈滑濇，各中其病而然也。其扞格不入者，寬需之令自化。嘗言曰：「人之惑，有難以口舌争者，言之適以固其意，少需之，未必不自悟也。」第進士，授興國軍教授。興國瀕大江，民寒儉，鮮就學。九齡端矩矱，肅衣冠，如臨大賓，勸綏引翼，士渢渢有興。丁繼母憂，歸，不復調。比得疾，晨興，與客語，拳拳以天下、學術、人才爲念。夕整襟正卧而卒，學者稱「梭山先生」。

九韶平居混混無留察，❶至事理盤錯，情僞隱伏，析之如蒼素。形迹可疑不輕信，流言濫溢不輕揚。處好惡之際，逆遜甘苦，一不能溺也。

語録

道理只是眼前道理，雖見到聖人田地，亦只是眼前道理。［眉批］眼前道理，與上下古今，一個道理。

唐、虞之際，道在臯陶。商、周之際，道在箕子。天之生人，必有能尸明道之責者，臯陶、箕子是也。箕子所以佯狂不死者，正爲欲傳其道，既爲武王陳《洪範》，則居于朝鮮，不食周粟。［眉批］臯《謨》箕《範》，仔細玩味

❶「韶」，原作「齡」，據康熙六年本改。

便見。

《論語》中多有無頭柄的説話，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之類，不知所及、所守者何事？ 如「學而時習之」，不知時習者何事？ 非學有本領，未易讀也。 苟學有本領，則知之所及者及此，仁之所守者守此也，時習之習此也，説者説此，樂者樂此，如高屋之上建瓴水矣。 學知本，六經皆我註脚。【眉批】「知本」，「本」字，便是「之」字的把柄。 有本領者，當自得之。

顔子問仁之後，夫子許多事業皆分付顔子了，故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顔子没，夫子哭之，曰：「天喪予。」蓋夫子事業自是無傳矣。 曾子雖能傳其脈，然參也魯，豈能望顔子之素蓄？ 幸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夫子之道至孟子而一光。 然夫子所分付顔子事業，亦竟不復傳也。【眉批】夫子分付顔子事業雖云不傳，而《圖説》、《通書》、《西銘》，那一件不是夫子之道？ 第無如顔子能領略耳。

「天」之一字，是臯陶説起。

儒學本天，所以云唐、虞之際道在臯陶。

夫子以仁發明斯道，其言渾無罅縫。 孟子十字打開，更無隱遁，蓋時不同也。【眉批】所謂夫子之道，至孟子而一光。

吾于踐履未能純一，纔自警策，便與天地相似。【眉批】自己立幟。

今人略有些氣燄者，多只是附物，元非自立也。 若某則不識一字，亦須還我堂堂地做個人。【眉批】不欲傍人，朱、陸同異所由來矣。

千虛不博一實，吾平生學問無他，只是一實。

問「去懈怠」。曰：「要須知道不可須臾離乃可。 失了頭緒，不是助長，便是忘了，

所以做主不得。」眉批 知得道不可須臾離，自不肯懈怠，所以勿忘勿助。

古人教人，不過存心、養心、求放心。此心之良，人所固有。今日向學而又艱難支離，遲回不進，則是未知其心，未知其戕賊放失也，未知其保養灌溉。

不知有心，遂至戕賊放失，知求放心，應須保養灌溉，故學問之道，求放心而已矣。

學者大率有四樣：一、雖知學路，而恣情縱欲不肯爲；一、畏其事大且難而不爲；一、求而不得其路；一、未知路而自謂能知。眉批 曲盡學者之病。

學者須是打疊田地净潔，然後令他奮發植立。若田地不净潔，則奮發植立不得。

眉批 田地净潔，是爲學根本。

自古聖賢發明此理不必盡同，如箕子所言有皐陶之所未言，夫子所言有文王、周公之所未言，孟子所言有吾夫子之所未言，理之無窮如此。眉批 腐儒曲學，較量于同異之間，未免于子静之言有信不及處。

此道非争競務進者能知，惟静退者可入。

又云：學者不可用心太緊。今之學者大抵多是多事，未必有切己之志，須自省察。眉批 静退便無太緊好事之病。

朱元晦曾作書與學者云：「陸子静專以『尊德性』誨人，故遊其門者多踐履之士，然于『道問學』處欠了。某教人豈不是『道問學』處多了些子？故遊某之門者，踐履多不及之。」觀此則是元晦欲去兩短，合兩長。然吾以爲不可。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謂「道問學」也。眉批 兩賢心事，俱自了然，多了許多聚訟。

吾之學問與諸處異者，只是在我全無杜撰，雖千言萬語，只是覺得他底，在我不曾添

一些。近有議吾者云：「除了『先立乎其大者』一句，全無伎倆。」吾聞之曰：「誠然。」【眉批】前面植立，便是要先立乎其大。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今世類指佛、老爲異端。孔子時異端未入中國，雖有老子，其説未著，卻指那個爲異端？蓋異與同對，雖同師堯、舜而所學之端緒與堯、舜不同，即是異端，何止佛、老哉？有人問吾「異端」者，吾對曰：「子先理會得同底一端，則凡異此者皆異端。」【眉批】心所同然，理也，義也。非理非義，自是異端。

諸公上殿多好説「格物」，且如人主在上，便可就他身上理會，何必別言「格物」？【眉批】就他身上理會，便是要正君格心。

銖銖而稱之，至石必繆；寸寸而度之，至丈必差。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此可謂論人之法。且如其人，大概論之，君子小人未嘗不分別，若銖稱寸量較其一二節，則小人或得欺爲君子，君子或似隣于小人，邪正賢否，倒置者多矣。吾于人情研究得到，或曰「察見淵魚不祥」，然吾非苛察之謂，研究得到，有扶持之方耳。【眉批】研究得到，有扶持之方，不獨知人，兼安民在內。

一學者自晦翁處來，每有陳論，吾應之亦無他語。數日後，所論已罄，力請吾誨。答曰：「吾亦未暇詳論。然此間大綱有一個規模説與人。今世人淺之爲聲色臭味，進之爲富貴利達，又進之爲文章技藝。又有一般人都不理會，卻談學問。吾摠以一言斷之曰：『勝心。』」【眉批】大綱在除勝心，然先立乎大，而小者聽命焉，不期勝而勝矣。

劉淳叟參禪，其友詰之曰：「淳叟何故舍吾儒之道而外求乎？」淳叟曰：「譬之于手，釋氏是把鋤頭，儒者是把斧頭，所把

雖不同，然卻皆是這手。我今只要就他明此手。」其友云：「若如所言，我只就把斧頭處明此手，不願就他把鋤處明此手。」先生云：「淳叟亦善喻，友亦可謂善對。」眉批 鋤頭斧頭，相去幾何，而毫厘之差，千里之繆。

後世言寬仁者類出于姑息，殊不知苟不出於文致而當其情，是乃寬仁也。故吾嘗曰：「虞、舜、孔子之寬仁，吾于四裔兩觀之間見之。」眉批 唯仁人能以惡而成其愛。

須知人情之無常，方料理得人。眉批 閲人多自見。

或勸先生之荆門爲委曲行道之計，答云：「仲虺言湯之德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古人通體純是禮義，後世賢者處心處事，亦非盡無禮義，特其心先主乎利害，而以禮義行之耳。後世所以大異于古人者，正在乎此。古人理會利害，便是禮義；後世理會禮義，卻只是利害。」眉批 兩言判定。

徐仲誠請教，使思《孟子》「萬物皆備于我」一章。仲誠處，一日問之云：「思得《孟子》如何？」仲誠答曰：「如鏡中觀花。」先生云：「見得仲誠也是如此。」顧左右曰：「仲誠真善自述者。」因説與云：「此事不在外求，只在仲誠身上。」既又微笑而言曰：「已是分明説了也。」眉批 此已説盡。少間，學者因問《中庸》以何爲要語？答曰：「我與汝説內，汝只管説外。」良久曰：「句句是要語。」眉批「句句是要語」，第在學者自得之。梭山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此是要語。」答曰：「未知學，博學個什麽？審問個什麽？慎思個什麽？明辨個什麽？篤行個什麽？」

善學者如關津，不可胡亂放過人。〔眉批〕自修之密。

學者不長進，只是好己勝。出一言，做一事，便是全是，豈有此理！古人惟貴知過則改，見善則遷。自今各執己是，被人點破便愕然，所以不如古人。〔眉批〕遷善改過，是聖人事。

千古聖賢，只是辨一件事，無兩件事。〔眉批〕有兩件事便雜矣。

近日學者無師法，往往被邪説所惑。異端能惑人，自吾儒敗績，故能入耳。今之攻異端者，但以其名攻之，初不知自家已被他點檢在下面，如何得他服你？須是先理會了我底，是得有以使之服方可。〔眉批〕屈指不敗績者不多，人從彼逃出而能致勝者，便是强手。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今千百年無一人有志也，是怪他不得。志個甚底？須是有知識，然後有志願。〔眉批〕自志學至從心，摠是要安、信、懷，等閑人原領略不起。

此道與溺于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于意見之人言卻難。〔眉批〕賢知害道，全在意見。

傅子淵自此歸其家，陳正己問之曰：「陸先生教人何先？」對曰：「辨志。」正己復問曰：「何辨？」對曰：「義利之辨。」若子淵之對，可謂切要。〔眉批〕義利之辨，便是孔、孟志願。

有善必有惡，真如反覆手。然善卻自本然，惡卻是反了方有。〔眉批〕善自本然，孟子所以道性善。

「典憲」二字甚大，惟知道者能明之。後世乃指其所撰苛法，名之曰「典憲」，此正所謂無忌憚。〔眉批〕典憲是先王之法，觀夫子「憲章文武」自見。

或問：「『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既有所立矣，緣何未到四十尚有惑在？」曰：「志于學矣，不爲富貴貧賤患難動

心，不爲異端邪説摇奪，是下工夫，至三十然後能立。既立矣，然天下學術之異同，人心趍向之差别，其聲訛相似、似是而非之處，到這裏多少疑在？是又下工夫十年，然後能不惑矣。又下工夫十年，方渾然一片，故曰『五十而知天命』。」眉批 十年方進一步，此是夫子自己閲歷語。「頓悟」之説，畢竟是鏡中觀花。

大綱提掇來，細細理會去，如魚龍遊于江海之中，沛然無礙。眉批 非深造自得不能。

人不辨個小大輕重，無鑒識，些小事便引得動心，至於天來大事，卻放下着。眉批 天來大事，「先立乎大」是也，小者如何得引得心動？

要當軒昂奮發，莫凭他沈埋在卑陋凡下處。眉批 立志處。

志于聲色利達者，固是小；勦模人言語的，與他一般是小。眉批 模他言語，更小似他。

堯、舜、文王、孔子四聖人，聖之盛者也。二《典》之形容堯、舜，《詩》、《書》之形容文王，《論語》、《中庸》之形容孔子，辭各不同，誠使聖人者並時而生，同堂而學，同朝而用，其氣禀德性，所造所養，亦豈能盡同？至其同者，則禹、益、湯、武亦同也。夫子之門，惟顔、曾得其傳，以顔子之進，夫子猶曰「未見其止」，孟子曰「具體而微」，曾子則又不敢望顔子。然顔、曾之道固與聖人同也；非特顔、曾與聖人同，雖其他門弟子亦固有與聖人同者；不獨當時之門弟子，雖後世之賢，固有與聖人同者；非獨士大夫之明有與聖人同者，雖田畝之人，良心之不泯，發見于事親從兄、應事接物之際，亦固有與聖人同者。指其同者而言之，則不容强異。然道之廣大悉備，悠久不息，而人之得于

道者有多寡久暫之殊，而長短之代勝，得失之互居，此大小、廣狹、淺深、高卑、優劣之所從分，而流輩等級之所繇辨也。

眉批 自其異者而言之，大小淺深，不啻千萬。自其同者而言之，堯、舜與人同耳。故曰「亦爲之而已矣」。

人精神在外，至死也勞攘，須收拾作主宰。收拾精神在內時，誰欺得你？誰瞞得你？見得端的後，常涵養是其次第。

眉批 勞攘場中，有甚次第？急宜收拾精神可也。

問伯敏云：「吾友之志，要如何？」伯敏云：「所望成人，且今未嘗敢廢防閑。」先生云：「如何樣防閑？」伯敏云：「爲其所當爲。」先生云：「雖聖人不過如是。但吾友近來精神都死，卻無向來亹亹之意。防閑，古人亦有之，但他底防閑與吾友別。吾友是硬把捉，告子硬把捉，直到不動心處，豈非難事？只是依舊不是。某平日與兄說話，從天而下，從肝膽中流出，是自家有底物事，何嘗硬把捉？」伯敏云：「卻嘗思量不把捉，無下手處。」先生云：「何不早問？只此一事是當爲。一件大事不肯做，是說甚底？平日與老兄說『求放心』、『立志』，如今正是放其心而不知求也。若果能立，如何到這般田地？」伯敏云：「如何立？」先生云：「立是你立，卻問我如何立？若立得住，何須把捉？孔門惟顏、曾傳道，他未有聞。蓋顏、曾從裏面出來，他人外面入去。今所傳者，乃外入之學，曾子所傳至孟子不復傳矣。」問：「近日日用常行，胸中快活否？」伯敏云：「近日別事不管，只理會我略有適意時。」先生云：「此便是學問根源也。若能不懈怠，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何患不成？心只是一個心，某

之心，吾友之心，上而千百載聖賢之心，下而千百載復有一聖賢，其心亦只如此。心之體甚大，若能盡我之心，便與天同。」

眉批 只硬把捉，所以精神都死。若果能求放心立志，則亹亹之意便從裏面出來，我便無不自適之，特此學問根源也。❶

學者不可用心太緊，深山有寶，無心于寶者得之。眉批 用心太緊，只是正、助。

古先聖賢未嘗艱難其途徑，支離其門户。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曰：「塗之人可以爲禹。」曰：「人皆可以爲堯、舜。」人孰無心，道不外索，患在戕賊之耳，放失之耳。古人教人，不過存心、養心、求放心。此心之良，人所固有，今日問學，而又艱難支離，遲回不進，則是未知其心，未知其戕賊放失，未知所以保養灌溉。眉批 知有心而存養之，便無戕賊，無放失，又安有艱難支離、遲回不進者耶？

自立自重，不可隨人脚根，學人言語。丈夫自有沖天志，不向如來行處行。

王介甫凡事歸之法度，此是介甫敗壞天下處。堯、舜三代，雖有法度，亦何嘗專恃此？當時闢介甫者，但云「祖宗之法不可變」，夫堯之法，舜嘗變之，舜之法，禹嘗變之，祖宗法自有當變者，使其所變果善，何嫌于同？或言介甫不當言利，夫《周官》一書，理財者居半，古人何嘗不理會利？但恐三司等事，非古人所謂利耳。不論此而以言利遏之，所以卒至于無奈他何處。介甫慕堯、舜三代之名，不曾蹈得寔處，本原皆因不能格物，摸索形似，便以爲堯、舜三代如此而已，所以學者先要窮理，勉其君以法堯、舜是也。而

---

❶「根源也」，原漫漶無字，據康熙六年本補。

謂每事當以爲法，此豈足以法堯、舜者乎？謂太宗不足法可也，而謂其所爲未盡合法度，此豈足以度越太宗者乎？

眉批 介甫當日即不變法、不言利，亦不能致君于堯、舜，蓋其人原非皋、夔之人，不曾蹈得寔處，而硬自把捉，豈有不敗者乎？

朱濟道力稱贊文王。謂曰：「文王不可輕贊，須是識得文王，方可稱贊。」濟道云：「文王聖人，誠非某所能識。」曰：「識得朱濟道，便是文王。」眉批 人皆可以爲堯、舜，故識得濟道，便是文王。

格物者，格此者也。伏羲仰象俯法，亦先于此盡力焉耳，不然，所謂格物，末而已矣。

眉批 說來原有道理。

古之所謂曲學詖行者，不必淫邪放僻、顯顯狼狽如流俗人不肖子者也。蓋皆倣古先聖賢言行，依仁義道德之意，如楊、墨、鄉原之類是也。此等不遇聖賢知道者，則皆自負其有道有德，人亦以爲有道有德，豈不甚可畏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尊所聞、行所知，要須本正；其本不正，而尊所聞、行所知，只成得個擔板，自沈溺于曲學詖行。正道之所詆斥，累百世而不赦，豈不甚可畏哉？若與流俗人同過，其過尚小；擔板沈溺之過甚大，真所謂膏肓之病也。眉批 兩個「甚可」是，一似是而亂德，一執拗而僨事，皆膏肓之病，與流俗之過不同。

必有大疑大懼，深思痛省，決去世俗之習如棄穢惡，如避寇讎，則此心之靈自有其仁，自有其智，自有其勇。私意俗習如見晛之雪，雖欲存之而不可得，此乃謂之知至，乃謂之先立乎其大者。眉批 私意習俗，真所謂穢惡寇讎也。不決去之，知如何得至，大者如何得立？

後生自立最難。一人力抵當流俗不去，須

是着眼看破流俗方可，此豈小廉曲謹所能爲哉？必也豪傑之士。或舉晦翁語云：「豪傑而不聖人者有之，未有聖人而不豪傑者也。」先生云：「是。」[眉批]流俗之權，亦重矣哉。

見理未明，寧是放過去，不要起爐作灶。[眉批]寧放過去，無不知而作之病。

書 摘

挺之氣質勁直，本無他病，初謂肯篤志學問，自應日進，來書氣象甚覺齬齟。大抵學者且當大綱思省，平時雖號爲士人，雖讀聖賢書，其實何曾篤志聖賢事業？往往從俗浮沈，與時俯仰，狥情縱欲，汩没不能自振，日月逾邁而有泯然與草木俱腐之耻。到此能有愧懼，亦可隨處自家用力檢點，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所謂心誠求之，不中不遠。看挺之殊未曾如此着實作工夫，何遽論到「一貫」、「多學」之處？此等議論可且放下，且本分隨自己日用中猛省，自知愧怍，自知下手處矣。既着實用功，後來遇師友，卻有日用中着實事可商量，不至語此虛論也。《與曹挺之》。[眉批]日用行習之中，卻有寔地下手處。舍此而高談「一貫」，揔是虛論。夫子呼參而語以「一貫」。曾子曰：「唯此千古難再之事，未可輕易作商量也。」

得書知爲學有進，甚慰。但所謂怠惰、急迫兩偏，此人之通患，若得平穩之地，不以動靜而變；若動靜不能如一，是未得平穩也。涵泳之久，馳擾暫殺，所謂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本心若未發明，終然無益。若自謂已得靜中工夫，又別作動中工夫，恐只增擾擾耳。何適而非此心？心正則靜亦正，動亦正，心不正則雖靜亦不正矣。若

動静異心，是有二心也。此事非有真實朋友不可。《與潘文叔》。眉批 怠惰是忘，急迫是助，有忘助則本心擾擾，動静安得合一？若得平穩，急正本心。

此事何必他求。此心之良，本非外鑠，但無斧斤之伐、牛羊之牧，則當日以暢茂。聖賢之形容詠嘆者，皆吾分内事，日充日明，誰得而禦之？此事不借資于人，人亦無着力處。聖賢垂訓，師友切磋，但助鞭策耳。《與舒元賓》。眉批 心，我之心，其放也，以斧斤之伐、牛羊之牧，逐日就于牿亡。其存也，勿令有斧斤之伐、牛羊之牧，逐日就于長養。故曰：「操則存，舍則亡。」

夫子言「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孟子謂「舜、跖之分，利與善之間」，讀書者多忽此，謂易曉，故躐等淩節，所談益高，而無補于實行。子淵知致辨于此，可謂有其序矣。大端既明，趍向既定，則明善喻義當使日進，德當日新，業當日富。又「善則速遷，過則速改」之語，固應如是。然善與過恐非一旦所能盡知，賢如伯玉，猶欲寡其過而未能；聖如夫子，猶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夫子稱顔子「好學」，又稱其「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顔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乃自其好學而能然。今子所謂遷善改過，雖無一旦盡知之心，然觀其辭意，亦微傷輕易矣。《復傅子淵》。眉批 過而憚改者，不必言。過而速改者，又恐傷于輕易，伯玉寡過未能，所以孔子假年學《易》，可以無大過。顔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纔是真能改過之人，莫看輕易。

不假推尋擬度之説，殆病于向者推尋擬度之妄，已而知其非，遂安之，以爲道在于是。必謂不假推尋爲道，則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者爲非道耶？必謂不假擬度爲道，則是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變化者爲非道耶？謂即

身是道，則是有身者皆爲有道耶？是殆未得夫道之正也。謂悠悠日復一日，不能堪任重道遠之寄，此非道也。貧窶不能不爲累，此非道也。學如不及，學而不厭，憂之如何？如舜而已者，道當如是故也。簞食瓢飲不改其樂，肘見纓絕不以爲病者，道當如是故也。畊歷山，漁雷澤，陶河濱，與夫耕莘、築岩、釣渭者，此所以餬其口也。夫子絕糧，曾子七日不火食，❶而匡坐絃歌，歌聲若出金石，夫何累之有哉？子路結纓，曾子易簀，乃在垂死而從容如此，貧孰與死而云爲累？無乃未得爲聞道者乎！《與傅聖謨》。眉批 兩個「此非道也」，兩個「道當如是故也」，總見貧窶不足爲累，結纓易簀，乃在垂死，尚復從容，故云「貧孰與死而云爲累」。

人之省過不可激烈，激烈者必非深至，多是虛作一場節目，殊無長味，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久後看來，當亦自知其未始有異于初，徒自生枝節耳。若是平淡中實省，則自然優游寬裕，體脈自活矣。《與包詳道》。眉批 激烈與輕易，均非深至，自瞞先生不過。

古人不求名聲，不較勝負，不恃才智，不矜功能，故通體皆是道義。道義之在天下、在人心，豈能泯滅？第今人大頭既沒于利欲，不能大自奮拔，則自附託其間者，行或與古人同，情則與古人異，此不可不辯也。若真是道義，則無名聲可求，無勝負可較，無才智可恃，無功能可矜。唐、虞之時，禹、益、稷、契功被天下，澤及後世，無一毫自多之心。當時含哺而嬉，擊壤而歌，畊田而食，鑿井而飲者，亦無一毫自歉之意。風

❶「子」，原作「于」，據《四庫全書》本《象山集》卷六改。

化如此，豈不增宇宙之和哉？此理苟明，則矜智負能之人皆將失其窟宅，非能自悔其陋而求歸于廣居正路，則未必不反以我爲讐也。《與包顯道》。**眉批** 上不見德，下不感恩，此熙皞之世也。名聲、勝負、才知、功能，自毫無可着處。

天地開闢，本只一家。往聖之生，地之相去千有餘里，世之相後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蓋一家也。來書言朱、林之事，謂「自家屋裏人自相矛盾」，不知孰爲他家？古人但問是非邪正，不問自家他家。君子之心未嘗不欲其去非而就是，捨邪而適正，至其怙終不悛，則當爲《夬》之上六矣。舜于四凶，孔子于少正卯，亦治其家人耳。妄分儔黨，反使玉石俱焚，此乃學不知至，自用其私者之通病，非直一人之過、一言之失也。《與羅春伯》。**眉批** 本心能明，則宇宙一家也，元無隔礙。不明本心，則一家之中横分楚越，而況于疏遠之人乎？

朱子曰：「陸子静之學，只管説一個心。本來是好底物事，上面着不得一箇字。只是人被私欲遮了，若識得一個心了，萬法流出，更都無許多事。他卻是實見得個道理恁地，所以不怕天，不怕地，一向胡叫胡喊。」

門人袁燮曰：「學問之要，得其本心而已。心之本真未嘗不善，孟子常言之矣。至先生始大發之，如指迷途，如藥久病。學者親承師訓，向有跂望聖賢若萬里之隔，今乃知與我同本，培之溉之，皆足以敷榮茂遂，豈不深可慶哉！」

王子文成曰：「世之議者，以其嘗與晦翁之有同異，而遂詆以爲禪。夫禪之説，棄人倫，遺物理，而要其歸善，不可以爲天下國家。苟陸氏之學而果若是，是乃所以爲禪也。今禪之説與陸氏之説，其書具存，學者苟取而觀之，其是非同異，當有不待于辯説者。而顧一倡羣和，勦説雷同，如矮人之觀場，莫知悲笑之所自，豈非貴耳賤目，不得于言而勿求諸心者之過歟？夫是非同異，每起于持勝心、便舊習而是己見，故勝心舊習之爲患，賢者不免焉。讀先生之言者，務求諸心，而無以舊習己見先焉，則糠粃精鑿之美惡，入口而知之矣。」

何義兆問于黃石齋云：「朱、陸初來只是一家，自晦翁至鵞湖後，生許多辭説，還是何處關繫？」某云：「伊兩家辨論，不自鵞湖而始，卻是陸子美開端，明刺濂溪不是。晦翁尊崇濂溪，見子美詆濂溪『無極太極』爲老氏之學，遂生異同。其後子壽、子靜原本伯兄，與晦翁『格物致知』之説争源分流，學者從之，遂分徑路。其實陸氏淵源本自不錯，子靜識見太朗，氣岸未融，每于廣坐中説晦翁，又是一意見，又是一議論，又是一定本。晦翁亦消受不過，所以前面與子美争論『無極』，只説各尊所聞，各行所知足矣。此極和平，中間又露出『淺狹邪詖』字面，三陸亦如何消受？所以讀書只宜涵泳，如大海分丘，何所不有？興雲致雨，納吐萬流，豈必與衆峯百源角其深秀哉？子靜説聖賢淵源只在『愛敬』二字，體貼分明，用之不盡，知之爲致知，格之爲格物，此處豈有病痛？夫子説一部《孝經》無一處着學問，無一處是天質了得。❶始自『不敢惡于人』、『不敢慢于人』，❷推到郊祀上帝，尊祖配天，中間周、孔多少學問，一部《禮記》貫串不盡。陸家淵源，家庭之中有禮有法，施于州郡，築險賑飢，隨方立濟，極不是禪家作用。而晦翁詆之爲禪，宜子靜之不服也。凡讀書看古人争難處，只是借來發端，開吾痞痳，不得隨他訶牆罵壁。如晦翁之『格致』，子靜之『良知』，皆有瑕釁，亦皆不遠于聖門之學。非如今人一向走空，遂落西竺雲霧，須用藥方，一一呼名看其答應也。必如『高明柔克』、『沈潛剛克』兩克之功，隨人變化。用子靜以救晦翁，用晦翁以劑子靜，使子靜不失于高明，晦翁不滯于沈潛，雖思、孟復生，何間之有？」朱美之云：❸「此莫近于調停不？」某云：「天下事惟邪正兩家調停不得，既是一家，何必苦自同異？」羲兆又云：「先儒不同異，吾輩何處着眼？」某云：「見水火而知甘苦，見甘苦而知鹽梅，此處服食，雖萬病回春，亦可不看也。」

朱、陸同異，聚訟五百年迄今，自其異者而觀之，朱之意教人先博覽而後歸之約，陸之意欲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覽。朱以陸之教人爲太簡，遂若偏于「道問學」。陸以朱之教人爲支離，遂若偏于「尊德性」。究而言之，博後約，「道問學」，正所以「尊德性」也。約後

❶「質」，原作「貧」，據《黃漳浦集》卷三十《朱陸刊疑》改。
❷「始」，《黃漳浦集》卷三十《朱陸刊疑》作「如」。
❸「美之」，《黃漳浦集》卷三十《朱陸刊疑》作「士美」。

博，「尊德性」，自不離「道問學」也，總求其弗畔而已。「南渡以來，真實理會者，獨我與子静二人而已。」「青田亦無陸子静，建安亦無朱元晦。」二公畢竟皆豪傑之士，異而同，同而異，此中正好參悟。

嘗考《學》、《庸》之書雜《禮記》中，經千百年，程子始表章之。《孟子》，洙泗嫡傳，千餘載例以子書，獨韓子謂「《孟子》醇乎其醇」。經程子表章，朱子復會萃折衷，始與《論語》、《學》、《庸》列爲四書。元公大儒之宗，朱子闡圖、書之藴，最後方得從祀。至子静挺乎不拔，可稱世間一個好男子。朱、陸同異，當時聚訟，没後鼓煽，羣以爲禪，陽明力爲解紛，清議始著。邇黄石齋謂陽明「全是濂溪學問，做出子静事功」。或問云：「陽明掀天揭地，如何作子静事功？」石齋曰：「子静在荆門如許心手，豈是尋常穿衣喫飯者？凡事業勳猷，是上天所命；道德行誼，是自家成立。」朱子謂子静「實見得道理恁地，所以不怕天，不怕地」。夫不怕天、不怕地，有二義焉。愚人無知，醉生夢死，❶故冥然不悟。君子内省不疚，浩然充塞，視天地吾父母也，夫何怕？子静生平所言所行，其直接孟子處，卻被文公一口打迸出來，直是傳神寫照之手。愚謂小心翼翼，祇承上帝，動靜語默，出乎天而人不與，子静或有所未逮也。

理學宗傳卷之七終

❶「死」，原作「自」，據康熙六年本改。

理學宗傳卷之八

容城孫奇逢輯

門人張燦然
仲孫淦 同編

薛子

文清瑄，字德温，號敬軒，山西河津人。眉批：明之醇儒。祖仲義，通經史，値元亂，教授鄉里，不求仕進。父貞，洪武初領鄉薦，爲真定元氏教諭，尋改鄢陵。母齊氏，夢紫衣人謁見而生先生。初誕，肌膚如水晶瓶，五臟皆見。家人怪之，欲不舉，祖聞其啼聲，曰：「非常兒也。」乃舉育之。自幼書史目輒成誦，端重不爲兒嬉。年十二，時元儒魏、范諸公以御史謫戍，父延與講論經史名理，退謂人曰：「聖門有人矣。」結爲小友，不敢以師自居。先生自是厭科舉之學，慨然有求道志。精思力踐，動必質諸書，一有不合，終夜反側不寐。永樂己亥，從父司教鄢陵，時例乏科貢職教者充戍，父慮之，强先生應河南鄉試，遂中永樂庚子第一。明年辛丑，登進士第。學士楊文貞士奇欲館之訓諸子，先生固辭。居父喪，服闋，願就教職。會宣廟思得良憲臣，振勵風紀，選擢雲南道御史，出監湖廣銀場。一日，時相三楊欲識其面，令人要之晤，先生辭云：「職在糾劾，無相見禮。」眉批：嚴於自立。三楊嗟歎焉。手録《性理大全》，晨夜誦讀，潛思密玩，值雪盈尺不輟。有得秉燭疾書，或通宵不寐。正統改元，初設提學，憲臣吏部尚書郭公璡薦先生提學山東，先生欣然就之，曰：「此吾事也。」首以朱子《白鹿洞學規》

開示學者，每誨育生徒，先力行而後文藝，隨其才器成就之。諸生感慕，呼曰「薛夫子」。時中官王振用事，問三楊：「吾鄉誰可大用者？」皆薦先生。因召爲大理寺右少卿，尋轉左。三楊以用先生出振意，欲先生一見振。先生正色曰：「安有受爵公朝，拜官私門耶？」一日，會議東閣，公卿見振皆拜，一人獨立，知爲先生也。振連揖之，自是銜先生矣。會有指揮某死，振姪王山欲娶其妾，其妻不可，妾因誣妻毒殺其夫。都察院問已誣服，先生爲辯冤，駁還至三。都御史王文大怒，承振風旨，劾先生受賄出人死，請廷鞫。振曰：「是固應死。」詔縛詣市殺之，門人皆奔走哭，先生神色自若，曰：「辯冤，死亦何愧！」手持《周易》讀不輟。先生將刑，振有老僕大哭廚下，振問之，對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故也。」振聞而意解。有兵部侍郎王偉申救，遂免。

先生家居六年，造詣益邃，江、陝弟子來學者百餘人。洛陽閻禹錫徒步來學，及別，先生送至里門，告之曰：「以居敬窮理爲要。」正統乙巳，以給事程信等薦，起爲大理寺丞。景泰初，懇乞致仕，學士江淵疏留之。明年，陞南京大理寺卿。守備中官興安、袁誠時無抗禮者，先生至，安謂人曰：「此與王振作對頭者，何可屈耶？」午節饋扇，先生曰：「此朝廷禮，不敢受。」又中官金英過南京，公卿俱餞江上，先生獨不往。英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瑄耳。」御史劉孜薦先生：「粹學飭躬，進無所求，退無所累，君子之儒，不宜置閑遠，乞召供館閣之職。」上曰：「内閣本朕簡任，非人得所薦。」不允。壬申秋，召至京，復爲大理寺卿。是歲，年近七十，復乞致仕，不允。

英廟復位，以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内閣。一日，召入便殿，上方燕服，先生不入，俟上易服乃見。時有矜迎復功者，先生曰：「許魯齋不陳伐宋謀，凡事取必於智而不循天理之正，非聖賢之學也。」尋命主考會試，録首序以「正學復性」爲言。或請易，曰：「平生所學惟此。」事竣，轉左侍郎，曹、石用事，遂引疾致仕。石亨來視疾，曰：「先生既不留，願爲先生請敕，即家塾敷教，且有以資養。」先生曰：「昔許魯齋去，元世祖賜敕書爲教，魯齋懸之屋梁，終不以示人。若資其養，曷若不辭官耶？」亨歎息而去。

居家八年，四方學者從遊甚衆，先生隨其所寓，圖書箴規常在左右，手不釋卷。凡辭受取與，必授諸義，一毫不苟。晚年玩心高明，默契其妙，有不言而悟者。嘗爲詩曰：「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所著《讀書録》行於世，《河汾集》藏於家。忽遘疾，衣冠危坐而逝。時風雷大作，白氣上升，天順甲申六月十五日也，年七十有六。贈禮部尚書，謚「文清」。成化間國子監丞李紳、弘治間兵科張九功俱請從祀，隆慶辛未允議，從祀孔廟。

讀書録

無極而太極，天地本然之性也。陰陽太極，氣質之性也。天地本然之性，就氣質中指出不雜者言之。氣質之性，即本然之性墮在氣質中者，初非二性也。

無極而太極，非有二也。以無聲無臭而言，謂之「無極」；以極至之理而言，謂之「太極」。以性觀之，無朕兆之可窺，而至理

咸具，即無極而太極也。〔眉批〕指太極之藏。

統體一太極，即萬殊之一本；各具一太極，即一本之萬殊。統體者，即大德之敦化；各具者，即小德之川流。〔眉批〕簡而盡。

人之一身，五臟、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凡有形者，皆形而下之器也。其五臟、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之理，即形而上之道也。推之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皆形而下之器也。其仁、義、禮、智、信之理，即形而上之道也。以至大而天地萬物，小而一髮一塵，凡可見者，皆形而下之器；其不可見者，皆形而上之道。然器即囿於道之中，道不離乎器之外，故曰：道亦器也，器亦道也。〔眉批〕形上形下，了然無復可疑。

爲政以法律爲師，亦名言也，既知律己，又可治人。〔眉批〕不律己，何以治人？

氣直是難養，余克治用力久矣，而忽有暴發者，可不勉哉？二十年治一「怒」字，尚未消磨得盡，以是知克己最難。〔眉批〕不自欺。

富貴利達在天，無可求之理；德業學術在人，有可求之道。誠欲厚其子孫，以可求者教之，善矣。欲以不可求者厚之，豈非愚之甚耶？〔眉批〕此理甚明，人只是不信。

《中孚》傳曰：「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理。」蓋中虛者無物也，中實者有理也。無物而有理，即所謂沖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然已具也。〔眉批〕即無極而太極。

嘗默念爲此七尺之軀，費却聖賢多少言語，於此而尚不能修其身，可謂自賊之甚矣！〔眉批〕何等真切。

老、莊於道理非無所見，但不勝其避害自私之心，遂鄙薄而不爲是，豈聖人大公至

正之心乎！ 眉批 公論。

學舉業者，讀諸般經書，只安排作時文材料用，於己全無干涉。故其一時所資以進身者，皆古人之糟粕；終身所得以行事者，皆生來之氣習。誠所謂書自書，我自我，與不學者何以異？

嘗觀周子、二程子、張子、邵子，皆與斯道之傳者也。而朱子作《大學》、《中庸》序，惟以二程子繼孟氏之統，而不及三子，何耶？蓋三子各自爲書，或詳於性命、道德、象數之微，有非後學造次所能窺測。二程則表章《大學》、《中庸》、《語》、《孟》，述孔門教人之法，使皆由此而進，自灑掃應對、孝弟忠信之常，以漸及乎精義入神之妙，循循有序，人得而依據，此朱子以二程子上繼孔、孟之統而不及三子歟！然朱子於《太極圖》、《通書》則尊周子，於《西銘》、《正蒙》則述張子，於《易》則主邵子，又豈不以進修之序當謹守二程之法，博學之功又當兼攷三子之書耶？ 眉批 紫陽固推重兩程，亦未嘗輕三子也。隨地稱引，各有專注。 及朱子又集《小學》之書以爲《大學》之基本，註釋四書以發聖賢之淵微，是則繼二程之統者朱子也。至許魯齋耑以《小學》、四書爲修己教人之法，不尚文辭，務敦實行，是則繼朱子之統者魯齋也。 眉批 文清前推朱，後推許，故人有言薛文清其今之許平仲乎！

有欲則人得而中，惟無欲則彼無自而入。 眉批 至言。

處人之難處者，正不必厲聲色與之辯是非、較長短，惟謹於自修，愈謙愈約，彼將自服。不服者，妄人也，又何較焉？ 眉批 處人之道。

天不以隆冬大寒而息其生物之機緘，人不以熟寢大寐而息其虛靈之知覺。

工夫切要，在夙夜、飲食、男女、衣服、動靜、語默、應事、接物之間，於此事事皆合天，則道不外是矣。【眉批】外是何處覓道？

孟子曰：「天之生物也一本。」知《易》者莫若孟子。【眉批】一本是太極。

作詩、作文、寫字，疲弊精神，荒耗志氣，而無得於己。惟從事於心學，則氣完體胖，有休休自得之趣。惟親歷者知其味，殆難以語人也。【眉批】粹精語也。

不根道理之書與文，皆無用之冗物，如梁元帝之徒，雖好文著書，動輒數千百卷，皆不根道理，何救於亂亡？【眉批】不讀非聖書。

先儒謂學《易》欲人恐懼修省，循之吉，違之凶。

危懼則得安平，易慢則必傾覆，《易》之教也。【眉批】文清讀《易》有得，故亹亹言之。

陽明者善也，陰濁者惡也。人見天氣清明，則心意舒暢；天氣陰晦，則心意黯慘。亦可以驗好善惡惡之一端。

輕當矯之以重，急當矯之以緩，褊當矯之以寬，躁當矯之以靜，暴當矯之以和，粗當矯之以細。察其偏者而悉矯之，久之氣質變矣。

爲治舍王道，即伯道之卑陋，聖賢寧終身不遇。孔、孟不自貶以徇時者，爲是故也。【眉批】仲尼之徒，不道桓、文。

聖賢萬世所傳之道，只是天命之性。自伏羲、神農、黄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顔、曾、思、孟，以至周、程、張、朱，雖垂世立教之言有不同，而其理豈有異哉？【眉批】一句道盡。

造化人事，皆自眇綿之端以至于充盛而不可遏。如《坤》之初爻，一陰始生於下，

必至於堅冰。當曹魏之時，索頭鮮卑來貢質，亦猶一陰之微也，直至元魏，跨有中原之盛。是以聖人修德爲治，必謹乎微也。眉批 謹微所謂知幾也。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善、性，一理也。在造化爲善，在人物爲性。繼之者善，誠之源也。成之者性，誠斯立焉。眉批 誠斯立焉，方着落在人身上。

自太極生一奇一偶，加倍至六十四卦，便是《易》。伏羲元無文字，至文王繫彖，周公繫爻，文王、周公之《易》也。孔子十翼，孔子之《易》也。皆發明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理而已。眉批 讀聖人之《易》，總只是一理。

周子論「幾」字，如《復》之初九，善幾也；《姤》之初六，惡幾也。善幾不可不充，惡幾不可不絕。朱子所謂「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只于此處看破，便斡轉了。此實治己治人之至要也。眉批 不能斡轉，何貴知幾？

見而知之者，聞而知之者，自堯、舜至孟子，其人可考。周、程、張、朱子蓋亦神會心得，聞而知之者。眉批 予舊有臆言，以周子爲聞知。

天道流行，命也。命賦於人，性也，性與心俱生者也。性體無爲，人心有覺，故心統性情。

衛武公、蘧伯玉皆以高年而篤於進修，誠可爲後世法。眉批 文清自況。

《大學》經傳，一「明德」貫之。「明明德」者，明德明於己。「新民」者，明德明於人。「止至善」者，人己之明德，各造其極。「格物致知」，窮盡此明德之理也。「誠意」者，實其明德於心之所發也。「正心」、「修身」者，全此明德於身心也。「齊家」、「治國」、「平天下」者，明德明于家、國、天下也。

【眉批】「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一句，原是如此。

聖人雖罕言命，而《論語》所言者，無非命之理。雖罕言仁，而所言者無非仁之道。蓋命即元、亨、利、貞，賦于人仁、義、禮、智之性。聖人一言一事，豈有出於性命之外者？學者默而識之可也。【眉批】終日言而未嘗言，總在人默識。

長沮、桀溺之徒，其言聖人雖非，其自處却是。蓋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賢者只當守此義。若聖人則無不可爲之時，不當以賢者例之也。【眉批】各成其是，不必求同。

天理發見，流行於四時行、百物生，不待言而可見。妙道精義，著見於聖人之一動一静，又豈待言而後顯哉？【眉批】善觀天與聖人。

程明道曰：「中有主則實，則外患不能入。」此「實」字指「主敬」而言，「主敬」則天理存而心實，外患自不能入。伊川曰：「中有主則虛，虛謂外邪不能入。」此中有主，即「主敬」之主，主敬則理雖實而心體常虛，虛謂外邪不能入。又曰：「中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此「實」字指外物，言「中無主」，謂不主敬即「中無主」，而天理不存，外物皆得以入，故曰「實」。「實」即物來填塞于中。【眉批】橫説豎説，無不成理，只是見得明。

韓子謂「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其自任如此。

「止」非一定不移之謂，乃隨時而止也。如當動而動，止在動上；當静而静，止在静上；當止而止，止在止上；當行而行，止在行上；當語而語，止在語上；當默而默，止在默上。以至萬事萬物，各有當止之理。惟止得其時，乃止之義也。苟當動不動，非止也；當静不静，非止也。與夫行、止、語、

默，各失其當止之時，皆非止也。蓋止無定體，惟隨時而各止其當然之理，則止之爲義得矣。止在人，無須臾之可離，當識其止之所當止者止之。止之爲義，廣大無所不包，大而人倫綱常之道，細而語嘿動静之間。止得其止，則爲天理；止失其止，則爲人欲矣。眉批 止無定體，其當然不易之理，則定體也。

《易》言「艮止」，《書》言「安止」、「欽止」，《詩》言「敬止」，《大學》言「知止」，止之爲義最精，乃天理當然之極也。須臾失其止，即人欲之私矣。眉批 推言天理當然之極。

天命、性、道、德，皆天理也。分而言之，自其出於天者謂之天命，元、亨、利、貞是也。天命賦於人者，謂之性，仁、義、禮、智是也。率性而行，莫不各有仁、義、禮、智，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道，所謂道也。行是道而得仁、義、禮、智之性於心，所謂德也。合而言之，莫非天理也。然所以具天命之性，行率性之道，得仁、義、禮、智之德，全天理之體用者，皆本於心。眉批 合千百人千萬言，總是講此幾個字，而此疏得分曉。❶ 故張子曰：「心統性情。」

宋道學諸君子有功於天下萬世，不可勝言。如「性」之一字，自孟子以後，荀、楊以來，或以爲惡，或以爲善惡混，議論紛然不決，天下學者莫知所從。至于程子「性即理也」之言出，然後知性本善而無惡；張子氣質之論明，然後知性有不善者乃氣質之性，非本然之性也。由是「性」之一字大明於世，而無復異議者，其功大矣。自孟子之後，漢、唐以及五代之間，異端與吾道争爲長雄，至有讀聖人之書，游聖人之門，以儒

❶ 「疏」，原作「能」，據康熙六年本改。

自名者，猶匍匐而歸之，況其餘乎！獨唐之韓子不顧侮笑，力救其失，而一齊衆楚猶莫之能勝也。至宋道學諸君子出，直擣異端之巢穴，而辨其毫釐似是之非，繇是邪正之分昭然若睹黑白，雖未得悉絶其道無使並行，然吾道既明，如精金而不得混以鉛錫，明珠而不得淆以魚目，彼雖援引比附，亦無自而入也。是以庠序育才，科舉取士，講學命詞，粹然一出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顔、曾、思、孟之正，絶口於異端之教，是皆道學諸君子距邪閑正之功也。嗚呼盛哉！[眉批]儒、釋之辨既明，儒者之功不見其大；儒釋之辨未明，儒者之功原自不小。彼以儒爲名，猶匍匐而歸之者，獨何心歟？

凝定最有力。往時怒覺心動，近覺隨怒隨休，而心不爲之動矣。[眉批]談何容易，我拜子矣。

性理之學，經周、程、張、朱諸君子發揮如此明白，當時親炙者尚失其意。而韓子生於道術壞爛之餘，無所從游質正，乃能卓然有見，排斥異端，扶翼正道，遂有立於天下後世，真可謂豪傑之才矣！[眉批]非虚譽。

漢儒讖緯九流之雜，唐士釋、老辭章之支，至宋儒出而道術定於一。今學校之教，經術之習，絶口於漢、唐異端駁雜之學者，宋儒之功也。

看得爲學無别法，只是知一字行一字，知一句行一句，便有益。心不妄思，一心皆天理。身不妄動，一身皆天理。事不妄爲，事事皆天理。[眉批]所謂隨時隨處體認天理。

古語曰：「敬，德之聚也。」此語最宜潛體。蓋道妙莫測，靡有攸定，惟敬則能凝聚此理常在。如心敬則凝聚得德在心上，貌敬則凝聚得德在貌上，以至耳目口鼻之類，無不皆然。或有不敬，則心君放逸而天德

亡，習體懈弛而物則廢，雖曰有人之形，其實塊然血氣之軀，與物無以異矣。此「敬」之一字乃聚德之本，而爲踐形盡性之要也歟！〔眉批〕程門主敬，所以聚德也。文清之學，大端本此。

聖賢之書，其中必有體要，如「明德」爲《大學》之體要，「誠」爲《中庸》之體要，「仁」爲《論語》之體要，「性善」爲《孟子》之體要，以至五經各有體要。體要者何？一理而足以該萬殊也。荀、楊諸子之書，詞亦奇矣，論亦博矣，其中果有體要如聖賢之書乎？不然則偏駁支離而已矣。〔眉批〕知體要，則能約之以禮。

五經四書之外，義理之精妙者無過《太極圖》，切要者無過《西銘》。太史公謂「儒家者流博而寡要」，非寡要也，雖有約而人自不知也。要者何？一之外無餘言也。〔眉批〕要莫要於一。

尋思千能百巧，都不濟事，只無欲是高處。〔眉批〕無欲即一。

君子性其氣，小人氣其性。〔眉批〕性亦一。

心如鏡，敬如磨鏡。鏡纔磨則塵垢去而光彩發，心纔敬則人欲消而天理明。〔眉批〕敬亦一，安得謂寡要？

君子所貴乎知言，如《中庸》、《大學》，皆聖賢之微言大訓，雜於《禮記》中，經千百年，儒者莫能識，由不知言故也。至程子乃始表章之，遂爲萬世道學之正傳。非知言者，其能然乎？〔眉批〕孔、孟本領皆在知言，程子表章之功以此。

《孟子》七篇，乃洙泗之正傳，經千餘載，世儒例以子書視之而無知之者，獨唐之韓子謂：「孟氏醇乎醇者也。」又曰：「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又曰：「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又曰：「孟氏之功不在禹

下。」是則千載之間知孟子者，韓子一人而已。宋之大儒有德業聞望重于一世者，猶擠《孟子》於《法言》之後，尚何望于他人耶？惟河南程夫子倡明絕學，始表章其書，發揮其指，而一時及門之士遂相與翕然服膺其説，天下始曉然知其爲洙泗之正傳，而不敢妄議。至朱子，又取程氏及羣賢之説，會萃折衷以釋其義，與《論語》、《大學》、《中庸》列爲四書，由是洙泗之正傳益以講明，千古入道之門、造道之閫無越於此矣，有志者尚篤所力哉！眉批 知《孟子》者，韓子也。若非兩程夫子表章於後，則猶然一子書耳。至朱子始列爲四書，而千百年之宗傳始定，程、朱之功大矣哉。

四百年之漢，文帝培其本；三百年之唐，太宗養其根；三百餘年之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浚其源。秦、晉、隋皆不一再傳而遂亡者，由無恭儉之君培養浚導其源於前，即繼以殘暴淫侈之主也。眉批 未有枯其根而茂其幹者，家國一理。

康節見盛衰之際甚明。

康節《首尾吟》，多盛極慮衰之意。

觀雲亦可以知生死之説。倏然雲聚而有形者，猶精氣爲物也。倏然雲散而無迹者，猶遊魂爲變也。精氣爲物者，自無而有。遊魂爲變者，自有而無。眉批 道理熟後，觸目皆是。

原始而精氣成物，神之情狀，生之説也。反終而遊魂爲變，鬼之情狀，死之説也。

寒中有一半陽，暑中有一半陰，此造化相攙接處。故治不生於治，而生於亂；亂不生於亂，而生於治。眉批 此天地大消息也，正宜參悟。

康節曰：「思慮未發，鬼神莫知，不由

乎我，更由乎誰？」人能慎所發於將發，則無悔矣。眉批慎獨之功。

世之廉者有三，有見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節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者。見理明而不妄取，無所爲而然，上也。尚名節而不苟取，狷介之士，其次也。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則勉强而然，斯又爲次也。眉批不敢取者且難其人，況其上者乎？見利思義，只是不苟。

《關雎》之類言夫婦，《鹿鳴》之類言君臣，《棠棣》之類言兄弟，《蓼莪》之類言父子，《黄鳥》之類言朋友。此《詩》於人倫之道無不備也。眉批興於詩，興於人倫也。

讀正風、正雅則心樂，讀變風、變雅則心不樂者，好善惡惡之真情。

《莊子》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先儒謂莊子是大秀才，觀此可見。眉批《莊子》與律亦有合處，是在善讀者自得之。

昔人謂律是八分書，蓋律之條目莫非防範人欲，扶翼天理，故謂之八分書。

《春秋》辭雖謹嚴，而意忠厚。

聖人作《春秋》，其微意真非數千載之下所能窺測，若欲句句字字盡釋其義，竊恐不能無穿鑿之弊。眉批《春秋》與《易》，其微言妙旨，原非曲學所能窺測。

讀《春秋》大義可見者，尊君父，討亂賊，内中國，外四夷，貴王賤霸而已。

六十四卦只是一奇一偶，但因所遇之時、所居之位不同，故有無窮之事變。如人只是一動一静，但因時位不同，故有無窮之道理，此所以爲《易》也。

鳶而必戾於天，魚而必躍於淵，父必慈，子必孝，君必仁，臣必敬，兄必愛，弟必

恭，夫必義，婦必從，以至四體百骸之有其則，昆虫草木之若其性，陰陽、日月、風霆、雨露之各以其時，皆鳶飛魚躍之意，所謂活潑潑地也。【眉批】活潑潑地，此心便與天地同流。

應事纔應即休，不可須臾留滯，爲心累。【眉批】順應無心，談何容易？

五經四書小註不勝其繁，讀者誠有文滅質、博溺心之患。

《書》載堯、舜之行事，皆先德行而後事功。事功之大者，莫大於用人之一事，觀諸二《典》可見矣。【眉批】非用人，何以平天下？

陳仲子亡親戚、君臣、上下，其廉爲小節。釋氏滅天理人倫，以潔其身，果何道哉？【眉批】亡人倫，便是罪過，何廉潔之足言？

天地公共之理，人得之爲性。人能盡其性，是亦公共之理耳，無可矜伐者。故程子曰：「達理則樂天而不競，内充故退讓而不矜。」【眉批】到底有盡不完處，矜伐個甚麽？

聖人不怨天，不尤人，心地多少灑落自在。常人纔與人不合即尤人，纔不得於天即怨天。其心忿忮勞擾，無一時之寧泰，與聖人之心何啻霄壤！【眉批】不怨尤，須是聖人。常人除怨尤外別無事。

劉靜修，高士也，百世之下聞其風者，莫不爲之興起，誠足以廉頑立懦。【眉批】文清是靜修知己。

劉靜修有鳳凰翔於千仞之氣象。【眉批】先儒高尚其志者，惟靜修先生一人。

昔周子惟程珦知之，宜其生二程爲道學之宗也。

元公闇然不求人知，到人知時，其光輝自大。

中立自謂從明道年久，未嘗見其有暴厲之容。宜觀明道之氣象。【眉批】明道令人不忍

欺，自是太和元氣。

人有以自樂，則窮通爲一。

無以自樂，通亦枉然。

孔子因堯、舜三代之遺典，故得以刪述贊修。朱子因濂、洛諸儒之遺論，故得以折衷去取。眉批 文清亦可謂紫陽之孝子，紫陽之功臣。

使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顔、曾、思、孟、周、程、張子之道昭然明於萬世，而異端邪説莫能雜者，朱子之功也。韓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余亦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

程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陳北溪曰：「理是在物當然之理，義所以處此理。」

昭烈、孔明，抑于史筆之不公，至朱子《綱目》，然後大義明於萬世。

昭烈固帝室之冑，而孔明爲三國第一流人物，能擇主而事，故《綱目》得以正統大書之。

元劉静修不屑就，其意微矣。眉批 可想見鳳翔千仞。

或問「太虚」，程子曰：「亦無虚。」遂指虚曰：「皆是理，安得謂之虚？天下無實於理者。」朱子曰：「天下之理，至虚之中有至實者存，至無之中有至有者存。夫理者寓於至有之中，不可以目擊而指數也。」觀程、朱之言，可以知道矣。眉批 能見道，虚實有無，無之非道也。不能見道，即終日言性言命，與道何干？

忠如水之源，恕如水之流，一個忠做出千百個恕來，一個源流出千百道水來，即忠恕而一貫之旨明矣。自然體立用行者，聖人之忠恕也。盡己推己者，學者之忠恕也。曾子言：「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非謂學者盡己爲忠，推己爲恕也。姑借忠以明一之體，借恕以明貫之用，故知盡己推己其施

無窮，則知一貫之理不盡矣。【眉批】一個忠，做出千百個恕來。忠是一，恕是貫，在曾子以爲一貫，門人仍見是忠恕。

聖人之進退存亡，與造化消息盈虛之理爲一，異乎漢末諸賢。【眉批】漢末諸賢未聞道。

尹和靖謂「動静一理」，伊川曰：「試喻之。」適聞鐘響，尹曰：「譬如未撞鐘時，聲固在也。」伊川喜曰：「且更涵養。」竊謂鐘未撞時聲固在，即心未感時理已存，陰未動時陽已具，動静一理也。【眉批】了悟。

自古作史者，苟非大公至正之人，愛憎取舍之間失其實者多矣。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莊周曰：「儒者僞辭。」劉静修詩曰：「記録紛紛已失真，語言輕重在詞臣。若將字字求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數子之言，曲盡作史之弊。【眉批】不獨愛人者得罪鬼神，譽人過情，亦不免自罹於罪。

有物有則，於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見之。【眉批】至哉《易》乎。

天下後世有公是公非，秦檜祖、子、孫三世領史職，亦不能揜其奸邪之迹。【眉批】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後漢嚴光有「懷仁輔義天下説」之言，則其所藴，非尋常高士之可及也。【眉批】子陵百世師。

今天地闔闢之前，方其明白時，天地間萬物亦如今之所有。若天地再闔再闢之後，天地間萬物亦與今無異。誠以太極有一定之理，雖萬闔萬闢，而天地萬物不易也。【眉批】舉頭天外。

朱子曰：「命即理也。」《書》曰：「顧諟天之明命。」《詩》曰：「永言配命。」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子思「天命之謂性」，命皆以理言也。【眉批】天也，命也，性也，總一理而已。

《孟子》書首言利之害，千萬世人之失，

皆由於此。最壞人心術，是一「利」，故孔、孟嚴義利之辨。

朱子至精至粹之言，已見於《四書集註章句》及《易本義》、《詩傳》中，其《文集》、《語類》之屬所載者，或有非定論者，讀者擇焉可也。眉批 晚年論始定。

聖人所以爲聖人，無一毫之不實處。程子論邵子爲人，只是無禮不恭，恐與聖人之學異。眉批 無禮不恭，只是一「玩」字。

時中是活法而不死，執中是死法而不活。

陳希夷亦遯世離羣者與？眉批 康節之學固本希夷。

邵康節見造化人事熟，所以終不出。

程子曰：「有無、動静、始終之理，聚散而已。」蓋聚則爲有、爲動、爲始，散則爲無、爲静、爲終，生死之説不過如此。釋氏聚散亦人耳，安能以已散者爲禍福耶？舉前古爲其所惑，理之不明也甚矣。

朱子曰：「天理只是仁、義、禮、智之總名，仁、義、禮、智便是天理之件數。」愚竊謂天道是總名，元、亨、利、貞是天理之件數。眉批 有總名，自有件數，敦化所以川流也。

屈原《遠遊》篇神仙度世，皆假誤耳，人將謂神仙真可學，誤矣。眉批 八仙是八樣人，言無人不可證道也。

本朝祀典極正，以不雜於佛、老。眉批 聖朝典禮，可垂千古。

理萬古只依舊，氣則日新。

再闢天地，仍是此理，而天地之氣機則無一日相襲。

《易》雖古于《書》，然伏羲時但有卦畫而無文辭，文辭實始于《書》，故凡言德、言聖、言神、言心、言道、言中、言性、言天、言

命、言誠、言善、言一之類，諸性理之名多見于《書》，《書》之後乃有《易》之辭及諸經書。聖賢發明性理之名，雖有淺深不同，實皆原于《書》也。眉批《書》爲理道之源，治《書》者豈容草草讀過。

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惟心通乎道者能之。心不通乎道而論人之賢否得失，鮮不差矣。

知言最難，惟心乎道乃能知古今天下言之是非。眉批 非知道，惡能知言；非知言，惡能知人？

「論性不論氣不備」，有二說：專論性不論氣，則性無安泊處，不備也；專論性不論氣，則雖知性之本善，而不知氣質有清濁之殊，此不備也。「論氣不論性不明」，亦有二說：如告子以知覺運動之氣爲性，而不知性之爲理，此不明也；如論氣質有清濁之殊，而不知性之本善，此不明也。「二之則不是」，蓋理氣雖不相離，亦不相離，天下無無氣之理，亦無無理之氣。氣外無性，性外無氣，是不可二之也。若分而爲二，是有無氣之性、無性之氣矣。故曰「二之則不是」。眉批「不備」、「不明」，各有二說，皆是，然二之又不是。

程子言「荀子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楊子並不識性，更說甚道」。然則自孟子沒，道失其傳，只是性不明。眉批 明得一「性」字，天下無餘事矣。

門人白良輔曰：「太極之實，不過乎中正仁義而已。欲知先生之道，當觀之太極可也。」

門人王英曰：「先生之學，造乎無極太極之妙。先生之行，謹乎難進易退之操。」

門人李昶曰：「先生之怒也如雷迅風烈，其過也如雲消霧釋。剛毅絶肖伊川，其氣象亦類之。」

先生書似文公，體甚遒勁，惜乎無存。

楊廉贊曰：「本朝理學，實始於公。求之於宋，若

濂溪翁。惟得其傳，欲考無從。復性之教，最爲有功。」文清之學，端亮嚴峻，俗士不敢入，邪説不得亂，居然一代之宗。

理學宗傳卷之八終

理學宗傳卷之九

容城孫奇逢輯
後學陳鋐
季孫潛 同編

王子

文成守仁，字伯安，號陽明，紹興餘姚人。眉批 明之大儒。成化壬辰九月三十日生，父海日公華，舉進士第一，寓京師。祖竹軒公攜先生北上，時十一歲矣。過金山寺，對客賦詩曰：「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揚水底天。醉倚妙高臺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客大驚異，復命賦蔽月山房，隨口應曰：「山近月遠月覺小，便道此山大如月。若人有眼大如天，還見山小月更闊。」明年，就塾師問：「何爲第一等事？」塾師言：「讀書登第耳。」先生中不然，曰：「此未爲第一事，其爲聖賢乎？」戊申，十七歲，親迎諸氏於洪都，合卺日偶出閒行，過鐵柱宮，遇道士趺坐，與語，夜遂忘歸。冬歸越，過廣信，謁婁一齋諒。諒，故游吴聘君康齋門者，爲語聖人必可學而至，深契焉。壬子，二十一歲，舉於鄉，入京，徧讀晦庵書，習爲格物之學。署中多竹，即取竹一物格之，沈思不得，至成疾，遂自委聖賢有分，且隨世就辭章之學。明年春，南宫下第，同舍有爲恥者，先生曰：「子以不第爲恥，吾以不第動心爲恥。」戊午，年二十七歲，自念辭章藝能耳，不足以通至道，求師友於天下不一遇，心持惶惑，復遵晦翁循序致精之法行之，然物理、吾心終判爲二。沈鬱既久，舊疾復作，遂有遺世入山之意。

己未，二十八歲，舉進士，上疏陳邊務八事。辛酉，以刑部主事審録江北，游九華山，宿化成寺。是時道者蔡蓬頭善談仙，先生以禮請問，蔡曰：「尚未。」頃之，至後亭再拜，請問。蔡曰：「尚未。」問再至三，蔡曰：「汝後堂後亭之禮雖隆，終不忘官相。」一笑而別。聞地藏洞有異人坐卧松毛，不火食，歷險訪之。異人方熟睡，先生坐傍撫其足。頃之，醒，視曰：「路險，何得至此？」因論最上乘曰：「周茂叔、程伯淳是儒家兩個好秀才。」壬戌，請告歸越，築室陽明洞中，行導引術，遂先知。久之，悟曰：「此簸弄精神，非道也。」又屏去。思遺棄世累，獨不能置念於祖母與父。久之，忽悟此念生于孩提，此念可去，是斷滅種性矣。明年，移疾西湖，往來南屏、虎跑諸刹。甲子，在京師，聘主山東鄉試，識拔多名士。九月，改兵部主事。乙丑，在京師，乃專志講學，與湛甘泉定交。嘗謂：「初至此學，幾仆而興。晚得友甘泉，而後吾志益堅，毅然不可遏。」時年三十四。

正德改元丙寅，奄瑾竊柄，逮繫言官，先生抗疏救之，瑾矯詔收杖，謫貴州龍場驛丞。既行，瑾使人尾偵之，將甘心焉。丁卯，先生至錢塘，托跡投江，附估船遯。遇颶風，飄至閩境，夜奔山徑，叩寺求宿，不納。趨野廟，倚香案卧，蓋虎穴也。夜半，虎繞廓哮吼不入。及旦，僧見先生無恙，異之，邀至寺，則前鐵柱宫所晤道士在焉。因與商遠遯計。道士曰：「汝有親在，不可。」因爲筮，得《明夷》，遂決策返，由武夷出廣信而歸省海日公於留都。是年，徐愛及蔡宗充、朱節受學。秋，三子舉於鄉。

冬，赴龍場。龍場故在萬山叢棘中，蛇

魍魎、瘴癘蠱毒之交錯。龍人鴃舌，言語不通。無居舍，就石穴而處，始教之範土架木爲芟。從行三僕以歷險冒瘴皆病，先生躬折薪汲水作糜以飼，百方慰解之，而自爲石槨以待盡。先生於時困衡動忍，不惟得失榮辱胥已解脱，即生死一念亦皆拚置，端居澄默，蚤夜參求。忽一夕大悟，寐中若有神啓，不覺呼躍，從者皆驚。至此始信聖人之道，吾性自足，伎倆見趣無一可倚，向之求理於事物者，一切皆誤，證之六經四子，無不脗合。因著《五經臆説》，時年三十六矣。居龍久之，龍人亦漸親狎，共伐木爲搆龍岡書院、何陋軒、玩易窩居之。

貴州提學副使席書聘主桂陽書院，問「朱、陸同異」，先生不語朱、陸而告之以其所悟，書懷疑而去。明日復來，示以知行合一之旨，豁然有省，曰：「朱、陸異同，無事辨詰，求之吾性，本自明也。」庚午，量移廬陵令，過常德，見門人冀元亨輩俱能卓立，先生色喜，因與諸生静坐，使自悟性體，且曰：「此非欲坐禪入定，蓋因平日爲事物紛拏，未知爲己，欲以補小學收放心一段工夫耳。」抵廬陵，不事威刑，專務開導人心，僅七月，治幾無訟。冬，入覲，與黄宗賢綰論學，綰自言有志，未實用功。先生曰：「人患無志，不患無功。」後契良知旨，始納贄稱門人，卒爲先生託孤，以女妻其胤子。

是年，陞南比部主事。辛未，改吏部驗封司。同寮方叔賢獻夫時爲郎中，位在先生上，聞論學有契，遂執贄師事焉。尋轉文選員外。壬申，陞考功郎中。冬，陞南太僕少卿。便道歸越。癸酉，至滁州，日與門人遨遊瑯琊、瀼泉間，環龍潭而坐者常數百人，歌聲振山谷，從游之衆自滁始。甲戌，

陞南鴻臚卿。五月，至南京，薛尚謙侃、陸原静澄、郭善甫慶來受業，與徐愛輩同聚師門，日夕漬礪不懈。初，先生懲末俗卑污，引接多就高明一路，乃近漸有空虛爲放言高論者，深悔之。自是論學只教爲省克實功。

丙子，四十五歲，陞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十月，便道歸越。越士王思輿語李本曰：「陽明此行，必立事功。」本曰：「何以知之？」曰：「吾觸之不動矣。」丁丑，至贛，贛當四省之交，諸巢賊不時四出，刦掠爲患。而時宸濠潛蓄不軌，陰與賊通，爲之曲護，以此積至數十萬衆。先生蒞任纔旬日，即議進剿，凡三月，而漳寇雖平，樂昌、龍川諸賊巢尚多嘯聚。先生爲文諭之，酋長盧河等即率衆來降，惟池仲容負固不聽。十月，平湖廣横水、桶岡諸寇，酋長謝志珊就擒。問曰：「汝何策得聚衆若此？」志珊曰：「亦不容易，平生見世上魁傑好漢，多方招致，斷不輕易放過。」先生退語門人曰：「吾儕一生求友，當如此矣。」冬，奏以削平諸地建崇義縣。戊寅，征三浰，以書示薛侃曰：「即日抵龍川，明日入巢，四路並進，賊有必破之勢矣。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區區翦除鼠竊，何足爲異。若諸賢掃蕩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大丈夫不世之偉績也。」三月，浰頭酋長池仲容見諸巢悉破，始懼，率其黨九十三人皆猾酋來見。先生館待之，察其僞。明年正月，以計盡殲於祥符宮。

先生自惜終不能化，爲之眩暈嘔吐者久之。是夜將半，先生親率軍直擣下浰，及西路皆平。四月，班師，諭發所屬立社學。五月，奏立和平縣。六月，陞副都御史。蒞

贛甫逾年，凡三捷，皆役不再籍，兵無挫刃。其初至，兵乏矣，第選民兵，立兵符，明賞罰以練之，而不征調狼達土兵。食匱矣，第疏通鹽法，處商税以足之，而未始加賦。編民開縣置司，立學移驛，一時經略，皆千百年至計。在事燕居則挽强習勞，出兵則躍馬先驅，經營出入，不暇寧居，而意思安閑，常若無事。門人數十相隨，揮麈談道，未嘗以造次輟也。

七月，刻古本《大學》及《朱子晚年定論》。八月，門人刻《傳習録》。九月，修濂溪書院，四方來學者日衆。十月舉鄉約。己卯，鄒謙之守益來學。六月，奉敕勘處福建叛軍，至豐城，聞宸濠變，急走小舸返吉安，飛章上變，與知府伍文定等定謀，徵兵各郡，並傳隣省仗義勤王。時鄒謙之趨見，曰：「聞宸濠誘舊賊葉芳兵夾攻吉安矣。」先生曰：「芳必不叛。」曰：「彼從濠，望封拜，可尋常計乎？」先生默然良久，曰：「天下盡反，我輩固當如此做。」一時胸中利害如洗。時宸濠已攻南康、九江，進圍安慶。我師既集，僉請急救安慶。先生以爲非策，不如先舉南昌，法所謂攻其必救是已。乃誓師樟樹，授文定等方略，俱如期至信地。先生親鼓之，三軍競奮登城，城遂拔。宸濠聞南昌破，悉衆歸援。僉謂賊衆盛，宜堅壁待援。先生曰：「賊進不得逞，還無所歸，氣已消阻，出奇擊惰便。」遂接戰於黄家渡，賊兵鼓譟驕甚，我兵稍却，文定立銃炮間，火燎其鬚，殊死戰，大敗之。明日復戰，擒濠，江西平。

方先生入南昌時，日坐後堂，對士友論學，洞開中門，令見前後。報至，登堂遣之。時有言文定焚鬚及兵前却狀者，衆咸失色，

先生徐起如側席，遣牌斬其前却者，還坐，復理前語論學。後聞濠擒，衆咸色喜。先生愀然曰：「濠雖擒，第恐傷死者衆耳。」亦復論學如常。先生既擒濠，露布奏捷不宣。時奸奄導上親征，駕發京師，遣先鋒諭令縱濠鄱湖，俟駕至臨戰執之，謀叵測矣。先生亟從越道獻俘行在，抵錢塘，以俘付近侍張永，永固瑠中稱良者。遂自稱病卧西湖净慈寺中，候進止。久之，敕兼巡撫江西。

冬，返南昌。庚辰，駕在南都，時奸佞百計讒搆，譖先生有無將心，且云「試召必逆命」。先生知其謀，聞召即乘小舫亟趨行在。至上新河，諸奸沮之不得見，退次蕪湖，入九華山待命。踰月，上使校覘之，諗先生宴坐草庵中，上始釋曰：「王守仁學道人也，前言者誣矣。」乃命還江西。過開元寺，刻石記事。其年夏，復如贛大閱士卒，教習戰法。奸臣江彬遣人來覘動静，門人危疑甚，俱請釋兵回省。先生處之泰然，第曰：「二三子何不講學？」蓋是時逆濠未死，諸奸素通濠得金錢者，多在上左右，已萌逆志，第以先生在贛，不敢動耳。世但知擒濠之功，而不知其沈機曲算，内戢兇幸，外防賊黨，撫定瘡痍，激勵將士，蓋凛凛乎如履春冰矣。濠誅，四疏乞省葬，不允。聞父病亟，幾欲逃奔。周仲曰：「夫子思歸一念，似亦着相。」先生曰：「此相安能不着？」秋，返南昌，泰州王艮來謁，稱弟子。是時陳九川、夏良勝、萬潮、歐陽德、魏良弼、李遂、舒芬及裘衍日侍講席，而巡按御史唐龍、督學僉事邵鋭皆守舊學相疑，龍復以徹講擇交爲勸。先生答曰：「學者以是心至，吾不忍爲一身疑謗拒不與言。求真才者，譬之淘沙而得金，未能舍沙以求金爲

也。」時當唐、邵之疑，人多畏避，同門有方巾中衣而來者，俱指爲異。獨王臣、魏良政、良器、鍾文奎、吴子金等挺然不變，相依而起者日衆。

辛巳，五十歲，在南昌，始揭良知之教。聞車駕還宫，憂念始舒。牌行金谿縣，録陸象山子孫，以象山得孔、孟正傳，其學久抑未彰，文廟尚缺配享，子孫未沾褒典，乃訪各處聖賢子孫事例，一體優崇之。五月，集門人於白鹿洞，霍韜過論《大學》，輒持舊見。先生曰：「若傳習書史，考正古今，以廣吾見聞，則可。若欲以是求入聖門路，譬之採摘枝葉以綴本根，而欲通其血脈，蓋亦難矣。」

六月，赴内召，尋止之。陞南京兵部尚書，乞便道省葬。八月，至越。九月，歸餘姚，省祖塋。錢德洪來受學，德洪久思及門，鄉中故老猶執先生往跡爲疑，洪獨潛伺動止，深信之，乃排衆議，率其同里孫應奎等七十餘人，通贄見焉。時輔臣惡本兵王瓊，而先生捷疏，每歸功本兵，蓋謂平賊擒濠，以改提督得便宜行事，瓊本謀也。輔臣素忌先生，以此滋不悦。捷奏，久不賞。肅皇帝踐祚，是年十二月，詔録擒濠功，❶封新建伯。命至，適海日翁誕晨，捧觴爲壽，皆歎會遇之隆。

明年壬午，海日翁卒，宅憂，使門人子弟紀喪，因材分任，僊居金克厚得監廚，後克厚連舉進士，語人曰：「吾學得司廚大益，且私之以取科第耳。」時先生居里，謗議日熾，言官希宰輔意，倡言論劾。癸未，南宫策問心學，陰爲詆闢，徐珊不對而出。聞

❶ 「詔」，原作「語」，據康熙六年本改。

者曰：「尹彦明後一人也。」歐陽德、王臣、魏良弼等直發師旨不諱，亦在取列。先生謂弟子曰：「吾道非耶？何爲如此？」在侍者或謂先生功盛位崇，忌嫉者謗；或謂先生學駁宋儒，拘泥者謗；或謂從游者衆，莫保其往，不無以身謗。曰：「三言者誠有之，特吾自知處，諸君論猶未及知。蓋吾前尚有鄉愿意，在今只信良知，更無掩藏迴護，纔做得狂者耳。」

甲申，在越，郡守南大吉，先生爲會試分考時所録士也，與論學有悟，闢稽山書院，聚八邑彦士及四方之來集者，環坐常數百餘人。海寧董澐以能詩聞於江湖，年六十八，聞先生學，以杖肩其瓢笠詩卷來訪，登門長揖。上坐，先生異其氣貌，禮敬之，與之語連日夜。澐有悟，因納拜稱弟子。八月之望，月白如洗，先生集諸弟子於碧霞池之天泉橋上，在侍者百十人。酒半行，命歌詩。諸弟子比音而作，翕然如協金石。少間，能琴者理絲，善簫者吹竹，或投壺聚算，或鼓棹徜徉，遠近相答。先生顧而樂之，遂即席賦詩，有「鏗然舍瑟春風裏，點也雖狂得我情」之句。明日，諸生入謝，先生曰：「昔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蓋世之學者没溺於富貴聲利之場，如拘如囚，而莫之省脱。及聞孔子之教，始知一切俗緣皆非性體，乃豁然脱落。但得此意，不加實踐以入於精微，則漸有輕滅世故、闊略倫物之病。比世之庸庸瑣瑣者不同，其爲未得於道一也。故孔子在陳思歸，以裁之使入於道耳。諸君講學，但患未得此意。今幸見此，正好精詣力造，以求至於道，無以一見自足，而終止於狂也。」

十月，南大吉續刻《傳習録》，門人立陽

明書院於越城。丙戌，歐陽德爲六安州守，謂初政倥偬，後稍次第，始得與諸生講學。先生曰：「吾所講學，正在政務倥偬中，豈必聚徒而後講學耶？」是年，錢德洪、王畿并舉南宫，俱不廷對，歸。示黄綰書曰：「人在仕途，比之退處山林時，工夫難十倍，非得良友時時警發砥礪，平日志向鮮有不潛移默奪，弛然日就頹靡者。」四月，鄒守益刻《文録》於廣德州。

五月，命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征廣西思、田。先是，岑猛叛兩廣，猛死，田州其黨盧蘇、王受相結復叛。提督姚鏌發四省兵討之，二年不克，嶺南大困，乃特起先生撫勦之。秋，發越中，錢德洪、王畿舟中論爲學宗旨，畿曰：「先生説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此恐未是究竟語。心體既是無善無惡，則意知物亦如是。若説意有善惡，畢竟心亦未是無。」德洪曰：「心體原來無善無惡，爲善去惡，正是復那本體工夫。」因同進請問，先生曰：「正要二子有此一問。二子之見，正好相取，不可相病。汝中須用德洪工夫，德洪須透汝中本體。二子相取爲益，吾學更無餘念矣。」德洪再請問，先生喜曰：「有只是你自有，良知本體原來無有，本體只是太虚。太虚之中，日、月、星、辰、風、雨、雷、露、陰霧、饐氣，何物不有，而又何一物得爲太虚之障？人心本體，亦復如是。德洪工夫須要如此，便是合得本體工夫。」是日各有省。

十月，至南昌，父老軍民皆頂香林立，填途塞巷，至不能行。明日，謁廟，講《大學》於明倫堂，諸生屏擁，多不得聞。唐堯臣獻茶，得上堂旁聽。初，堯臣不信學，比見擁謁，驚曰：「三代後安得有此氣象

耶？」及聞講，沛然無疑。至吉安，大會螺川，臨別囑曰：「工夫只是簡易真切。愈真切，愈簡易；愈簡易，愈真切。」十一月，至肇。沿途咨詢岑猛反叛之因，由往年當事者處之未當。至梧開示恩信，蘇、受等皆自縛來歸，降者七萬一千人，皆開示懲遣歸農。踰年春，遂班師。改田州爲田寧府。立土官，散土目，設流鎮制爲交趾蔽。先生又以斷藤峽及八寨諸賊盤據反側，久毒嶺表，乃因討思、田歸兵，密與領兵官約束，乘其不備襲之，而檄蘇、受等兵相犄角，❶立功以報。左右夾翼，誅斬劇賊以萬計，悉定其地。

霍韜，廣人也，奏言於上，謂：「思、田之亂，往時連四省，糜費百萬，止得五十日小寧，而守仁此舉，不殺一卒，不費斗粟，遂使頑叛稽顙來服，雖舜格有苗不過是。至于八寨、斷藤之舉，猶有八善。乘湖兵歸路之便，兵不調而自集，一也。因思、田效命之助，勞而不怨，二也。所誅者渠惡，非濫殺報功者比，三也。因歸師，無糧運費，四也。一舉成功，民不知擾，五也。極惡先誅，其細小巢穴可漸德化，六也。八寨不平，則西東合數千里共窟穴，雖調兵數十萬，未易平復。今八寨平定，則諸賊漸平，兩廣樂業，七也。八寨乃百六十年不能誅之劇寇，今平其巢穴，即徙建城邑，永不變，化爲良民，八也。」

十月，以疾劇，上疏請告。十一月二十五日，踰梅嶺，疾甚。至南安登舟，沿途候命。門人周積爲南安推官，來問，先生曰：

❶「受」，原作「愛」，據上文「盧蘇、王受相結」、「蘇、受等皆自縛來歸」句改。

「病勢危亟，所未死者，元氣耳。」二十八日晚，泊清龍鋪，明日，召積入，開目視曰：「吾去矣。」積泣下，問：「何遺言？」先生微哂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頃之，瞑目而逝，時年五十七歲。夙忌先生者，從中譖於上，朝中有異議，爵廕贈謚諸典不行，且下詔禁僞學。隆慶改元，始贈新建伯，謚「文成」。明年，子正億嗣封爲伯。萬曆十二年，從祀孔廟。

傳習録

愛問：「『知止而後有定』，朱子以謂『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似與先生之説相戾。」先生曰：「於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却是義外也。至善是心之本體，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處便是，然亦未嘗離却事物。【眉批】不專在事物上，却亦不離却事物便活。本註所謂『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得之。」

愛問：「至善只求諸心，恐於天下事物有不能盡。」先生曰：「心即理也。天下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愛曰：「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間有許多理在，恐亦不可不察。」先生歎曰：「此説之蔽久矣，豈一語所能悟？今姑就所問者言之。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個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個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個信與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無私之蔽，即是天理，不須外面添一分。【眉批】除去人欲、存天理，便無用功處。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發之交友、治民便是信與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便是。」愛曰：「如事父一事，其間

温凊定省之類，有許多節目，不知亦須講求否？」先生曰：「如何不講求？只是有個頭腦，只是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講求。就如講求冬温，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間雜。講求夏凊，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間雜。只是講求得此心，此心若無人欲，純是天理，是個純孝于親的心，冬時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去求個温的道理，夏時自然思量父母的熱，便自要去求個凊的道理。這都是那誠孝的心發出來的條件，却是須有這誠孝的心，然後有這條件發出來。譬之樹木，這誠孝的心便是根，許多條件便是枝葉。須先有根，然後有枝葉。不是先尋了枝葉，然後去種根。《禮記》言：『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須是有個深愛做根，便自然如此。」

愛曰：「伊川亦云：『傳是案，經是斷。』如書弑某君、伐某國，若不明其事，恐亦難斷。」先生曰：「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説，未得聖人作經之意。如書弑君，即弑君便是罪，何必更問其弑君之詳？征伐當自天子出，書伐國，即伐國便是罪，何必更問其伐國之詳？聖人述六經，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眉批 六經總要正人心，正人心只是存天理。

問：「立志。」先生曰：「只念念要存天理，即是立志。能不忘乎此，久則自然心中凝聚，猶道家所謂結聖胎也。此天理之念常存，馴至於美大聖神，亦只從此一念存養擴充去耳。」眉批 離天理，志於何立？

問：「聖人應變不窮，莫亦是預先講求否？」先生曰：「如何講求得許多？聖人

之心如明鏡，只是一個明，則隨感而應，無物不照。未有已往之形尚在，未照之形先具者。若後世所講，却是如此，是以與聖人之學大背。周公制禮作樂以文天下，皆聖人所能爲，堯、舜何不盡爲之，而待於周公？孔子删六經以詔萬世，亦聖人所能爲，周公何不先爲之，而有待於孔子？是知聖人遇此時方有此事。【眉批】遇此時，方有此事。只怕鏡不明，不怕物來不能照。講求事變，亦是照時事。然學者却須先有個明的工夫，學者惟患此心之未能明，不患事變之不能盡。」

問：「静時亦覺意思好，才遇事便不同，如何？」先生曰：「是徒知静養，而不用克己工夫也。如此臨事，便要傾倒。人須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動亦定。」【眉批】事上磨，方立得住。

問「上達功夫」。先生曰：「後儒教人，纔涉精微，便謂上達未當學，且説下學，是分下學上達爲二也。夫目可得見，耳可得聞，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學也。目不可得見，耳不可得聞，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上達也。如木之栽培灌溉，是下學也。至於日夜之所息，條達暢茂，乃是上達。人安能預其力哉？故凡可用功、可告語者，皆下學，上達只在下學裏。【眉批】上達只在下學裏。凡聖人所説，雖極精微，俱是下學。學者只從下學用功，自然上達去，不必別尋上達的工夫。」

問：「惟精惟一，是如何用功？」先生曰：「惟一是惟精主意，惟精是惟一工夫，非惟精之外復有惟一也。『精』字從米，姑以米譬之。要得此米純然潔白，便是惟一意。然非加舂簸篩揀惟精之工，則不能純

然潔白也。舂簸篩揀，是惟精之功，然亦不過要此米到純然潔白而已。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者，皆所以爲惟精而求惟一也。他如『博文』者，即『約禮』之功；『格物致知』者，即『誠意』之功；『道問學』，即『尊德性』之功；『明善』，即『誠身』之功，無二説也。」

問：「寧静存心時，可爲未發之中否？」先生曰：「今人存心只定得氣，當其寧静時，亦只是氣寧静，不可以爲未發之中。」曰：「未便是中，莫亦是求中功夫？」曰：「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功夫。静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動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不管寧静不寧静。若靠那寧静，不惟漸有喜静厭動之弊，中間許多病痛，只是潛伏在，終不能絶去，遇事依舊滋長。以循理爲主，何嘗不寧静？以寧静爲主，未必能循理。」眉批 不靠寧静。

後儒不明格物之説，見聖人無不知、無不能，便欲於初下手時講求得盡，豈有此理？立志用功，如種樹然。方其根芽，猶未有榦；及其有榦，尚未有枝；枝而後葉，葉而後花實。初種根時，只管栽培灌溉，勿作枝想，勿作葉想，勿作花想，勿作實想。懸想何益？但不忘栽培之功，怕没有枝葉花實？」眉批 功深力到，當有自得之時，要在勿亡勿助。

澄問：「仁、義、禮、智之名，因已發而有？」曰：「然。」他日澄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性之表德耶？」曰：「仁、義、禮、智，也是表德，性一而已。自其形體也謂之天，主宰也謂之帝，流行也謂之命，賦於人謂之性，主於身也謂之心。心之發也，遇父便謂之孝，遇君便謂之忠。自此以往，名至於無窮，只一性而已。猶人一而已，對父謂

之子，對子謂之父。自此以往，至於無窮，只一人而已。人只要在性上用功，看得一『性』字分明，萬理燦然。」眉批 一「性」字分明，萬理燦然。

一日，論爲學工夫，先生曰：「教人爲學，不可執一偏。初學時心猿意馬，拴縛不定，其所思慮，多是人欲一邊，故且教之静坐息思慮。久之俟其心意稍定，只懸空静守，如槁木死灰，亦無用，須教他省察克治。省察克治之功，則無時而可間。如去盜賊，須有個掃除廓清之意。眉批 掃除廓清。無事時，將好色、好貨、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尋出來，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復起，方始爲快。常如猫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聽着，纔有一念萌動，即便克去，斬釘截鐵，不可姑容與他方便，不可窩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實用功，方能掃除廓清。到得無私可克，自有端拱時在。雖曰『何思何慮』，非初學時事。初學必須思，省察克治，即是思誠。只思一個天理，到得天理純全，便是『何思何慮』矣。」

問：「知至然後可以言誠意，今天理人欲知之未盡，如何用得克己工夫？」先生曰：「人若真實切己，用功不已，則於此心天理之精微，日見一日，私欲之細微，亦日見一日。若不用克己功夫，終日只是説話而已，天理終不自見，私欲亦終不自見。如人走路一般，走得一段，方認得一段；走到歧路處，有疑便問；問了又走，方漸能到得欲到之處。今人於已知之天理不肯存，已知之人欲不肯去，且只管愁不能盡知，只管閑講，何益之有？且待克得自己無私可克，方愁不能盡知，亦未遲在。」

澄曰：「好色、好利、好名等心，固是私

欲，如閑思雜慮，如何亦謂之私欲？」先生曰：「畢竟從好色、好利、好名等根上起，自尋其根便見。眉批 自尋其根便見。如汝心中決知是無有做劫盜的思慮，何也？以汝元無是心也。汝若於貨色利名等心，一切皆如不做劫盜之心一般都消滅了，光光只是心之本體，看有甚閑思慮？此便是『寂然不動』，便是『未發之中』，便是『廓然大公』，自然『感而遂通』，自然『發而中節』，自然『物來順應』。」

問：「伊川謂『不當于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延平却教學者『看未發之前氣象』，何如？」先生曰：「皆是也。伊川恐人於未發前討個中，把中做一物看。如吾向所謂認氣定時做中，故合只於涵養省察上做功。延平恐人未便有下手處，故令人時時刻刻求未發前氣象，使之正目而視唯此，傾耳而聽唯此，即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的工夫，皆古人不得已誘人之言也。」眉批 古人不得已誘人之言，原各有是處，執之又成聚訟矣。

澄問：「『中』字之義尚未明白。」曰：「此須自心體認出來，非言語所能喻。中只是天理。」曰：「何者爲天理？」曰：「去得人欲，便識天理。」曰：「天理何以謂之中？」曰：「無所偏倚。」曰：「無所偏倚是何等氣象？」曰：「如明鏡然，全體瑩徹，略無纖塵染着。」曰：「偏倚是有所染着，如着在好色、好利、好名等項上，方見得偏倚。若未發時，美色、名利皆未相着，何以便知其有所偏倚？」曰：「雖未相着，然平日好色、好利、好名之心原未嘗無，則亦不可謂無偏倚。眉批 雖未相着，原未嘗無。譬之病瘧之人，雖有時不發，而病根不曾除，則亦不得謂之無病之人矣。」

只存得此心常見在，便是學。過去未來事，思之何益？徒放心耳。

侃問：「專涵養而不務講求，將認欲作理，則如之何？」先生曰：「人須是知學，講求亦只是涵養，不講求，只是涵養之志不切。」曰：「何謂知學？」曰：「且道謂何而學？學個甚？」曰：「嘗聞先生教，學是學存天理，心之本體即是天理，體認天理，只要自心地無私意。」曰：「如此則只須克去私意便是。又愁甚理欲不明？」曰：「正恐這些私意認不真。」曰：「總是志未切。【眉批】總是志未切。志切，目視耳聽皆在此，安有認不真的道理？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假外求。講求亦只是體當自心所見，不成去心外別有個見？」

崇一問：「尋常意思多忙，有事固忙，無事亦忙，何也？」先生曰：「天地氣機，元無一夕之停，然有個主宰，故不先不後，不緩不急，雖千變萬化，而主宰常定，人得此而生。若主宰定時，與天運一般不息，雖酬酢萬變，常是從容自在，所謂『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若無主宰，便只是這氣奔放，如何不忙？」【眉批】有個主宰。

侃問：「先儒以心之靜爲體，心之動爲用，如何？」先生曰：「心不可以動靜爲體用。動靜時也，即體而言，用在體；即用而言，體在用，是體用一源。【眉批】體用一源。若說靜可以見其體，動可以見其用，却不妨。」

梁日孚問：「居敬窮理是兩事，先生以爲一事，何如？」先生曰：「天地間只有此一事，安有兩事？就窮理耑一處說，便謂之居敬；就居敬精密處說，便謂之窮理。【眉批】居敬即是窮理。却不是居敬了別有個心窮理，窮理時別有個心居敬。名雖不同，功夫

只是一事。就如《易》言『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敬即是無事時義，義即是有事時敬，兩句合説一件。」

正之問：「戒懼是己所不知工夫，慎獨是己獨知工夫，此説如何？」先生曰：「只是一個工夫。〔眉批〕一個工夫。無事時固是獨知，有事時亦是獨知。人若不知於此獨知之地用力，只在人所共知處用功，便是詐僞，便是『見君子而後厭然』。此獨知處，便是誠的萌芽。此處不論善念惡念，更無虚假，一是百是，一錯百錯。正是王伯、義利、誠僞、善惡界頭。於此一立立定，便是端本澄源，便是立誠。古人許多誠身的工夫，精神命脈全體只在此處。〔眉批〕誠身工夫全體，只在此處。真是莫見莫顯，無時無處，無終無始，只是此個工夫。今若又分戒懼爲己所不知，即工夫便支離，亦有間斷。既戒懼，即是知，己若不知，是誰戒懼？如此見解，便要流入斷滅禪定。」曰：「不論善念惡念，更無虚假，則獨知之地更無無念時耶？」曰：「戒懼亦是念。戒懼之念，無時可息。若戒懼之心稍有不存，不是昏瞶，便已流入惡念。自朝至暮，自少至老，若要無念，即是己不知。此除是昏瞶，除是稿木死灰。」

庚辰往虔州再見先生，問：「近來功夫雖稍知頭腦，然難尋個穩當快樂處。」先生曰：「爾却去心上尋個天理，此正所謂理障。此間有個訣竅。」曰：「請問如何？」曰：「只是致知。」曰：「如何致？」曰：「爾那一點良知，是爾自家的準則。爾意念着處，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瞞他一些不得。爾只不要欺他，實實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惡便去，他這裏何等穩當快樂！此便是格物的真訣，致知的實功。〔眉批〕穩當快

樂，只在自家一點良知上尋討。若不靠這些真機，如何去格物？ 我亦近年體貼出來如此分明，初猶疑只依他恐有不足，精細看來，無些小欠闕。」

問：「近年用功何如？」九川曰：「近年體驗得『明明德』功夫只是『誠意』，自『明明德於天下』，步步推入根源，到『誠意』上再去不得。眉批 見九川真實用功處。如何以前又有格致工夫？ 後又體驗，覺得意之誠僞必先知覺乃可，以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爲證。 豁然若無疑，却又多了格物功夫。 又思來吾心之靈，何有不知意之善惡？ 只是物欲蔽了，須格去物欲，始能如顏子未嘗不知耳。 又自疑功夫顛倒，與誠意不成片段。 後問希顏。 希顏曰：『先生謂格物致知是誠意功夫，極好。』眉批 格物是誠意功夫，所以不必補傳。九川曰：『如何是誠意功夫？』希顏令再思體看，九川終不悟，請問。」先生曰：「惜哉！ 此可一言而悟，惟濬所舉顏子事便是了。 只要知身、心、意、知、物是一件。」九川疑曰：「物在外，如何與身、心、意、知是一件？」先生曰：「耳、目、口、鼻、四肢，身也，非心安能視、聽、言、動？ 心欲視、聽、言、動，無耳、目、口、鼻、四肢亦不能。 故無心則無身，無身則無心。 但指其充塞處言之謂之身，指其主宰處言之謂之心，指心之發動處謂之意，指意之靈明處謂之知，指意之涉着處謂之物。 只是一件。眉批 原作兩件不得。意未有懸空的，必着事物，故欲誠意，則隨意所在某事而格之，去其人欲而歸於天理，則良知之在此事者，無蔽而得致矣。 此便是誠意的工夫。」

九川問：「近年因厭泛濫之學，每要靜坐，求屏息念慮，非惟不能，愈覺擾擾，如

何？」先生曰：「念如何可息？只是要正。」曰：「當自有無念時否？」先生曰：「實無無念時。」曰：「如此却如何言静？」曰：「静未嘗不動，動未嘗不静。戒慎恐懼，即是念，何分動静？」曰：「周子何以言『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静』？」曰：「無欲故静，是『静亦定，動亦定』的『定』字，主其本體也。戒懼之念，是活潑潑地，此是天機不息處，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一息便是死，非本體之念，即是私念。」眉批 以槁木死灰爲定者，與此正星淵耳。

又問：「静坐用功，頗覺此心收斂。遇事又斷了，旋起個念頭去事上省察。事過又尋舊功，還覺有内外，打不作一片。」先生曰：「此格物之説未透。心何嘗有内外？即惟濬今在此講論，又豈有一心在内管照？這聽講説時專敬，即是那静坐時心。功夫一貫，何須更起念頭？人須在事上磨鍊做工夫乃有益，若只好静，遇事便亂，終無長進。那静時功夫亦差，似收斂而實放溺也。」眉批 心無内外，故須在事上磨鍊。

先生曰：「大凡朋友，須箴規指摘處少，誘掖奬勸處多，方是。」後又戒九川云：「與朋友論學，須委曲謙下，寬以居之。」眉批 閱歷語。

九川問：「此工夫却於心上體驗明白，只解書不通。」先生曰：「只要解心，心明白，書自然融會。若心上不通，只要書上文義通，却自生意見。」眉批 五經皆我註脚。

有一屬官，因久聽講先生之學，曰：「此學甚好，只是簿書訟獄繁難，不得爲學。」先生聞之，曰：「我何嘗教爾離了簿書訟獄懸空去講學？爾既有官司之事，便從官司的事上爲學，纔是真格物。如問一詞

訟，不可因其應對無狀起個怒心，不可因他言語圓轉生個喜心，不可惡其囑託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請求屈意從之，不可因自己事務冗煩，❶隨意苟且斷之，不可因旁人譖毁羅織，隨人意思處之。這許多意思皆私，只爾自知，須精細省察克治，惟恐此心有一毫偏倚，杜人是非，這便是格物致知。簿書訟獄之間，無非實學，若離了事物爲學，却是着空。」[眉批] 六個不可，正見格物實學。

先生曰：「聖人亦是『學知』，衆人亦是『生知』。」問曰：「何如？」曰：「這良知人人皆有，聖人只是保全，無些障蔽，兢兢業業，亹亹翼翼，自然不息，便也是學。只是生的分數多，所以謂之『生知安行』。衆人自孩提之童，莫不完具此知，只是障蔽多，然本體之知自難泯息，雖問學克治，也只憑他。只是學的分數多，所以謂之『學知利行』。」[眉批] 聖人之不息便是學。衆人之難泯便是生。

先生曰：「聖賢非無功業氣節，但其循着這天理，則便是道，不可以事功氣節名矣。」[眉批] 事功氣節，是道中件數。

「發憤忘食」，是聖人之志如此，真無有已時。「樂以忘憂」，是聖人之道如此，真無有戚時。恐不必云得不得也。[眉批] 聖人元無不得之時。

先生曰：「我輩致知，只是各隨分限所及，今日良知見在如此，則隨今日所知擴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開悟，便從明日所知擴充到底。如此方是精一工夫。與人論學，亦須隨人分限所及。如樹有些萌芽，只把這些水去灌溉，萌芽再長，便又加水。自拱把以至合抱，灌溉之功皆是隨其分限所及。

❶「冗」，原作「亢」，據康熙六年本改。

若些小萌芽，有一桶水在，盡要傾上，便浸壞他了。」〔眉批〕於己於人於物，總只是各隨分限所及，强增一毫不得。

問「知行合一」。先生曰：「此須識我立言宗旨。今人學問，只因知行分作兩件，故有一念發動，雖是不善，然却未嘗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説個知行合一，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便即是行了。發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善念克倒了，須要徹根徹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潛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眉批〕慎獨君子，自不以知行作兩件。

先生嘗謂：「人但得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便是聖人。直初時聞之覺甚易，後體驗得來，此個功夫着實是難。如一念雖知好善惡惡，然不知不覺又夾雜去了。才有夾雜，便不是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的。善能實實的好，是無念不善矣。惡能實實的惡，是無念及惡矣。如何不是聖人？故聖人之學，只是一誠而已。」〔眉批〕聖人之學，一誠而已，有夾雜便不得誠。

先生嘗言：「佛氏不着相，其實着了相。吾儒着相，其實不着相。」請問。曰：「佛氏怕父子累，却逃了父子；怕君臣累，却逃了君臣；怕夫婦累，却逃了夫婦。都是爲個君臣、父子、夫婦着了相，便須逃避。如吾儒有個父子，還他以仁；有個君臣，還他以義；有個夫婦，還他以別。何曾着父子、君臣、夫婦的相？」〔眉批〕不着相是着相，着相是不着相。凡事皆然。三綱，其大者耳。

問：「『生之謂性』，告子亦説得是，孟子如何非之？」先生曰：「固是性，但告子認得一邊去了，不曉得頭腦。若曉得頭腦，如此説亦是。孟子亦曰：『形色，天性也。』這也是指氣説。」又曰：「凡人信口説、任意

行，皆説此是依我心性出來，此是所謂『生之謂性』，然却要有過差。若曉得頭腦，依吾良知上説出來、行將去，便自是停當。眉批 依吾良知，便自停當，故須先認頭腦。然良知亦只是這口説、這身行，豈能外得氣，別有個去行、去説？故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氣亦性也，性亦氣也，但須認得頭腦是當。」

又曰：「諸君，功夫最不可助長。上智絶少，學者無超入聖人之理，一起一伏，一進一退，自是功夫節次。不可以我前日用得功夫了，今却不濟，便要矯强做出一個没破綻的模樣。這便是助長，連前些子功夫都壞了，此非小過。譬如行路的人，遭一蹶跌，起來便走，不要欺人做那不曾跌倒的樣子出來。諸君只要常常懷個『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之心，依此良知忍耐做去，不管人非笑，不管人毁謗，不管人榮辱，任他功夫有進有退，我只是這良知的主宰不息，久久自然有得力處，一切外事亦自能不動。」又曰：「人若實落用功，隨人毁謗，隨人欺慢，處處得益，處處是進德之資。若不用功，只是魔也，終被累倒。」眉批 助長之害，人人隱微，故須遯世無悶，不管非笑毁謗，且借非笑毁謗爲進德之資，方不被他累倒。

一友常易動氣責人，先生警之曰：「學須反己，若徒責人，只見得人不是，不見自己非。若能反己，反見自己有許多未盡處，奚暇責人？舜能化得象傲，其機括只是不見象的不是。若舜只要正他的奸惡，就見得象的不是矣。象是傲人，必不肯相下，如何感化得他？」是友感悔。曰：「你今後只不要去論人之是非，凡當責辯人時，就把做一件大己私克去方可。」眉批 知責人爲一件大己私，

不惟不暇，便不敢。

先生曰：「凡朋友問難，縱有淺近粗疏，或露才揚己，皆是病發。當因其病而藥之可也，不可便懷鄙薄之心，非君子與人爲善之心矣。」眉批 是誨人不倦之意。

問：「《易》，朱子主卜筮，程傳主理，何如？」先生曰：「卜筮是理，理亦是卜筮，天下之理，孰有大於卜筮者乎？只爲後世將卜筮耑主在占卦上看了，所以看得卜筮似小藝。不知今日之師友問答、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之類，皆是卜筮。卜筮者，不過求決狐疑，神明吾心而已。《易》是問諸天，人有疑，自信不及，故以《易》問天。謂人尚有所涉，惟天不容僞耳。」眉批 《洪範》「稽疑，謀及卜筮」，義自非淺，故卜筮是理。

問：「『思無邪』一言，如何便蓋得三百篇之義？」先生曰：「豈特三百篇，六經只此一言便可該貫，以至窮古今天下聖賢的話，『思無邪』一言也可該貫，此外更有何説？此是一了百當的功夫。」眉批 無邪則誠矣，誠之外復何事？故一了百當。

問「道心人心」。先生曰：「『率性之謂道』，便是道心。但着些人的意思，便是人心。道心本是無聲無臭，故曰『惟微』。依着人心行去，便有許多不安穩處，故曰『惟危』。」眉批 道心着不得一毫人的意思，故須精而一之。

問：「『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愚的人與之語上尚且不進，況不與之語，可乎？」先生曰：「不是聖人終不與語，聖人的心憂不得人人都做聖人，只是人的資質不同，施教不可躐等。中人以下的人，便與他説性説命，他也不省得，也須謾謾琢磨起來。」

眉批 强爲語之，祇失言耳。

一友問：「讀書不記得，如何？」先生

曰：「只要曉得，如何要記得？要曉得，已是落第二義了。只要明得自家本體，若徒要記得，便不曉得。若徒要曉得，便明不得自家的本體。」眉批 明得自家本體，便不只曉得而已。

問：「『逝者如斯』，是説自家心性活潑潑地否？」先生曰：「然。須要時時用致良知的功夫，方纔活潑潑地，方才與他川水一般。若須臾間斷，便與天地不相似。此是學問極至處，聖人也只如此。」眉批 無須臾間斷，便是至誠無息。

問《志士仁人》章。先生曰：「只爲世上人都把生身命子看得來太重，不問當死不當死，定要婉轉委曲保全，以此把天理都丢去了，忍心害理，何者不爲？若違了天理，與禽獸無異，便偷生在世上百千年，也不過做了百千年禽獸。學者要於此等處看得明白。比干、龍逢只爲他看得分明，所以能成就他的人。」眉批 人禽不遠，只争此天理之存不存耳。

劉君亮要在山中静坐，先生曰：「汝若以厭外物之心去求静，是反養成一個驕惰之氣了。汝若不厭外物，復於静處涵養却好。」眉批 只一「厭」字，便成驕惰。

先生曰：「孔子無不知而作，顔子有不善未嘗不知，此是聖學真血脈路。」孔子無不知，顔子未嘗不知，致知正是此條脈路。

先生曰：「仙家説到虚，聖人豈能虚上加得一毫實？佛氏説到無，聖人豈能無上加得一毫有？但仙家説虚，從養生上來，佛氏説無，從出離生死苦海上來，却於本體上加却這些子意思在，便不是他虚無的本色了，便於本體有障礙。聖人只是還他良知的本色，更不着些子意在。良知之虚，便是天之太虚；良知之無，便是太虚之無形。

日、月、風、雷、山、川、民、物，凡有貌、象、形、色，皆在太虛無形中發用流行，未嘗作得天的障礙。聖人只是順其良知之發用，天地萬物俱在我良知的發用流行中，何嘗又有一物超於良知之外，能作得障礙？」眉批 聖人之虛，以其虛虛天下之實。聖人之無，以其無無天下之有。二氏則虛無而已。

或問「異端」。先生曰：「與愚夫愚婦同的是謂同德，與愚夫愚婦異的是謂異端。」眉批 異端不止二氏，二氏其顯著者耳。

先生曰：「孟子『不動心』與告子『不動心』，所異只在毫釐間。告子只在不動心上着功，孟子便直從此心原不動處分曉。心之本體原是不動的，只爲所行有不合義，便動了。孟子不論心之動與不動，只是集義，此心自然無可動處。若告子只要此心不動，便是把捉此心，將他生生不息之根反阻撓了，此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孟子集義功夫，自是養得充滿，並無餒歉，自是縱橫自在，活潑潑地，此便是浩然之氣。」眉批 毫釐千里，剖得分曉。

問「夭壽不貳」。先生曰：「學問功夫，於一切聲利嗜好俱能脱落殆盡，尚有一種生死念頭毫髮掛帶，便於全體有未能釋處。人於生死念頭，本從生身命根上帶來，故不易去。若於此處見得破，透得過，此心全體方是流行無礙，方是盡性知命之學。」眉批 死生念頭絶不可令毫髮掛帶，不破此關，終非聖學。

良知只是個是非之心，是非只是個好惡，只好惡就盡了是非，只是非就盡了萬事萬變。又曰：「『是非』兩字是個大規矩，巧處則存乎其人。」眉批 好惡是非，就盡了萬事萬變。孔聖人整頓天下萬世，亦只憑此。

問：「樂是心之本體，不知遇大故於哀

哭時，此樂還在否？」先生曰：「須是大哭一番了方樂，不哭便不樂矣。雖哭，此心安處即是樂也，本體未嘗有動。」眉批 當哀不哀，哀不中節，此心抱疚便不樂。

問：「良知一而已，文王作《彖》，周公繫爻，孔子贊《易》，何以各自看理不同？」先生曰：「聖人何能拘得死格？大要出於良知同，便各爲説，何害？且如一園竹，只要同此枝節，便是大同。若拘定枝枝節節都要高下大小一樣，便非造化妙手矣。眉批 聖人無死格，正是造化妙手。汝輩只要去培養良知同，更不妨有異處。汝輩若不肯用功，連笋也不曾抽得，何處去論枝節？」

鄉人有父子訟獄，請訴于先生，侍者欲阻之，先生聽之，言不終辭，其父子相抱慟哭而去。柴鳴治入問曰：「先生何言，致伊感悔之速？」先生曰：「我言舜是世間大不孝的子，瞽瞍是世間大慈的父。」鳴治愕然，請問。先生曰：「舜常自以爲大不孝，所以能孝。瞽瞍常自以爲大慈，所以不能慈。眉批 確論。瞽瞍只記得舜是我提孩長的，今何不會豫悦我？不知自心已爲後妻所移了，尚謂自家能慈，所以愈不能慈。舜只思父提孩我時如何愛我，今日不愛，只是我不能盡孝，日思所以不能盡孝處，所以愈能孝。及至瞽瞍底豫時，又不過復得此心原慈的本體，所以後世稱舜是個古今大孝的子，瞽瞍亦做成個慈父。」眉批 至誠感人令他各人自認。❶

學問也要點化，但不如自家解化者，自一了百當，不然，亦點化許多不得。眉批 能解化的人，亦要借人點化。

今人於喫飯時，雖無一事在前，其心常

❶「誠感」，原爲空格，據康熙六年本補。

役役不寧，只緣此心忙慣了，所以收攝不住。眉批果然。

人一日間，古今世界都經過一番，只是人不見耳。夜氣清明時，無視無聽，無思無作，淡然平懷，就是羲皇世界。平旦時，神清氣朗，雍雍穆穆，就是堯、舜世界。日中以前，禮儀交會，氣象秩然，就是三代世界。日中以後，神氣漸昏，往來雜擾，就是春秋戰國世界。漸漸昏夜，萬物寢息，景象寂寥，就是人消物盡世界。學者信得良知過，不爲氣所亂，便常做個羲皇以上人。眉批一元亦一日之所積也，古今世界元無隔礙，所以克復而天下歸，羲皇上人只在人做。

問：「聲色貨利，恐良知亦不能無。」先生曰：「固然，但初學用功却須掃除蕩滌，勿使留積，則適然來遇，始不爲累，自然順而應之。良知只在聲色貨利上用功，能致得良知，精精明明，毫髮無蔽，則聲色貨利之交，無非天則流行矣。」眉批在聲色貨利上用功，方能不邇不殖。

一友自歎私意萌時，分明自心知得，只是不能使他即去。先生曰：「你萌時這一知處，便是你的命根，當下即去消磨，便是立命功夫。」眉批當下消磨，便是立命。

先生常與學者曰：「心體上着不得一念留滯，就如眼着不得些子塵沙。些子能得幾多，滿眼便昏天黑地了。」又曰：「這一念不但是私念，便好的念頭亦着不得些子。如眼中放些金玉屑，眼亦開不得了。」眉批一念留滯，便乖順應。

學問工夫，只要主意頭腦是當，若主意頭腦專以致良知爲事，則凡多聞多見，莫非致良知之功。蓋日用之間見聞酬酢雖千頭萬緒，莫非良知之發用流行，除却見聞酬

酢，亦無良知可致矣。眉批 頭腦是，處處皆是。

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憤怒嗜欲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然見得良知親切時，其功夫又自不難，緣此數病，良知之所本無，只因良知昏昧蔽塞而後有。若良知一提醒時，即如白日一出，而魍魎自消矣。眉批 言語快意，意氣發揚，憤怒嗜欲沸騰，病有淺深，總乘良知昏昧而有，故良知一提，而魍魎自消。

變化氣質，居嘗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時忿怒者，到此能不忿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始是能有得力處，亦便是用力處。天下事雖萬變，吾所以應之，不出乎喜怒哀樂四者，此爲學之要，而爲政亦在其中矣。眉批 纔是能變化氣質。

君子之學務求在己而已，毀譽榮辱之來，非獨不以動其心，且資之以爲切磋砥礪之地，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正以其無入而非學也。若聞譽而喜，見毀而戚，則將皇皇於外，惟日之不足矣，其何以爲君子？眉批 便是學問。

性一而已，仁、義、禮、智，性之性也；聰明睿智，性之質也；喜怒哀樂，性之情也；私欲客氣，性之蔽也。質有清濁，故情有過不及，而蔽有淺深也。

盈虛消息，皆命也。纖巨内外，皆性也。隱微寂感，皆心也。存心盡性，順夫命而已矣。

朱子所謂「格物」云者，在即物而窮其理也。即物窮理，是就事事物物上求其所謂定理者也。是以吾心而求理於事事物物之中，析心與理而爲二矣。夫求理於事事

物物者，如求孝之理於親之謂也。求孝之理於其親，則孝之理其果在於吾之心耶？抑果在於親之身耶？假而果在於親之身，則親没之後，吾心遂無孝之理歟？見孺子之入井，必有惻隱之理，是惻隱之理果在於孺子之身歟？抑在於吾心之良知歟？其或不可以從之於井歟？其或可以手而援之歟？是皆所謂理也。是果在乎孺子之身歟？抑果出於吾心之良知歟？以是例之，萬事萬物之理，莫不皆然，是可以知析心與理爲二之非矣。眉批 析心與理爲二之非。夫析心與理而爲二，此告子義外之説，孟子之所深闢也。務外遺内，博而寡約，吾子既已知之矣，是果何謂而然哉？謂之玩物喪志，尚猶以爲不可歟？若鄙人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與理而爲一者也。合心與理而爲一，則凡區區前之所云，❶與朱子晚年之論，皆可以不言而喻矣。眉批 顧文端公云：「陽明之所謂知，即朱子之所謂物；朱子之所以格物者，即陽明之所以致知者也。可以忘同異之辯。」

近來學者多説「勿忘勿助」工夫甚難，問之則云：「才著意便是助，才不着意便是忘，所以甚難。」區區因問之云：「忘是忘個甚麽？助是助個甚麽？」其人默然無對，始請問。區區因與説：「我此間講學，却只説個『必有事焉』，不説『勿忘勿助』。『必有事焉』者，只是時時去集義。眉批 必有事焉，謂有事於集義也。若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

❶「凡」，原作「比」，據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王陽明全集》卷二改。

有時間斷，此便是忘了，即須勿忘。而或有時欲速求效，此便是助了，即須勿助。其工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只就其間提撕警覺而已。若是工夫原不間斷，即不必更説『勿忘』；原不欲速求效，即不須更説『勿助』。此其工夫何等簡易灑脱。今却不去用功，而乃懸空守着一個『勿忘勿助』，此正如燒鍋煮飯，鍋内不曾漬水下米，而乃專去添柴放火，不知畢竟煮出個甚麼物來？吾恐火候未及調停，而鍋已先破裂矣。」

「必有事焉」，只是「集義」，「集義」只是「致良知」。説「集義」，則一時未見頭腦，説「致良知」，即當下便有實地步可用功。故區區耑説「致良知」，隨時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着實去致良知，便是誠意。着實致其良知而無一毫意、必、固、我，便是正心。著實致其良知，則自無忘之病，無一毫意、必、固、我，則自無助之病。故説格、致、誠、正，則不必更説個忘、助。孟子説「忘」、「助」，亦就告子得病處立方。告子强制其心，是助的病痛，故孟子專説助長之害；告子助長亦是他以義爲外，不知就自心上集義，在「必有事焉」上用功，是以如此。若時時刻刻就自心上集義，則良知之體洞然明白，自然是是非非纖毫莫遯，又焉有「不得于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之弊乎？孟子集義養氣之説，固大有功於後學，然亦是因病立方，説得大段，不若《大學》格、致、誠、正之功，尤極精一簡易，爲徹上徹下、萬世無弊者也。聖賢論學，多是隨時就事，雖言若人殊，而要其工夫頭腦，若合符節。緣天地之間原只有此性，只有此理，只有此良知，只有此一件事耳。故凡就

古人論學處説功夫，更不必攙和兼搭而説，自然無不脗合貫通者。才須攙和兼搭而説，即是自己功夫未明徹也。眉批 只有此一件事，攙和兼搭，便失頭腦。

夫拔本塞源之論不明於天下，則天下之學聖人者，將日繁日難。吾之説雖或暫明於一時，終將凍解于西而冰堅於東，霧釋於前而雲滃于後，卒無救於天下之分毫也。夫聖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内外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異于聖人也，特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至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讐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爲教，而學者惟以此爲學，人無異見，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背此者雖其啓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爲務，何者？無有聞見之雜、記誦之煩、辭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而但使之孝其親，弟其長，信其朋友，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學校之中，唯以成德爲事，而才能之異，或有長于禮樂、長於政教、長於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迨夫舉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其職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視

才之稱否，而不以崇卑爲輕重，勞逸爲美惡。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處於煩劇而不以爲勞，安於卑瑣而不以爲賤。當是之時，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視如一家之親，其才智之下者則安於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異，若皐、夔、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務，或營其衣食，或通其有無，或備其器用，集謀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惟恐當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故稷勤其稼，而不恥其不知教，視契之善教，即己之善教也。夔司其樂，而不恥其不明禮，視夷之通禮，即己之通禮也。蓋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萬物一體之仁，故其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無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間。譬之一人之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以濟一身之用，目不恥其無聰，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恥其無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充周，血脈條暢，是以痒疴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之妙，此聖人之學所以至易至簡，易知易從，學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與論也。三代之衰，教者不復以此爲教，而學者不復以此爲學，霸者之徒竊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於外，以内濟其私，天下靡然宗之，聖人之道遂以蕪塞。世之儒者慨然悲傷，蒐獵先聖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修補於煨燼之餘，聖學之門牆遂不復可觀。於是乎有訓詁之學，而侈之以爲麗。世之學者如入百戲之場，前瞻後盼，應接不遑，日夜遨遊，淹息其間，莫自知其家業之所歸。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争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

其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兼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於銓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説則不可以要其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傲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辯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僞也。是以臯、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學小生，皆欲通其説，究其術，其稱名借號，未嘗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務，而其誠心實意之所在，以爲不如是則無以濟其私而滿其欲也。嗚呼！以若是之積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聖人之教而視之以爲贅疣枘鑿，則其以良知爲未足，而謂聖人之學爲無所用，亦其勢有所必至矣。嗚呼！非夫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者，吾誰與望乎！眉批 拔本塞源之論，以宇宙爲一家，天地爲一身，真令人惻然悲，戚然痛，憤然起。是集中一篇大文字，亦是世間一篇有數文字。

鄭端簡曰：「王公才高學邃，兼資文武，近世名卿鮮能及之。特以講學故，衆口交訾，蓋公功名昭揭，不可蓋覆，唯學術邪正，未易銓測，以是指斥，則讒説易行，娼心稱快爾。今人咸謂公異端陸子静之流，嗟乎！子静豈異端乎？以異端視子静，則游、夏純於顏、曾，而思、孟劣於雄、況矣。公所論叙《古本大學》、《傳習録》諸書具在，學者虛心平氣，反覆融玩，久當見之。寧庶人反時，又能不顧九族，身任其事，不踰旬朔，卒平大難，宣德樂安之變有如公者，景陵無羈靮之勞矣。」

鄒氏德溥曰：「從祀四子，其品則有辨矣。河東粹質純行，見亦彷彿及之。新會深造自得，語多引而不發，令人有餘味焉。餘干端慤篤中，齪齪自飭，抑猶在河東之後乎！會稽則直接孟氏之統，無論數子不可伯仲，即有宋諸大儒，未能或之先也。凡吾所以篤信會稽者，會稽之學取諸吾心之本然者而足，一無假借以爲其約矣。然乃隨事而裁之，各當其則，抑何周也！邃探乎先天之秘，以爲其微矣，然乃即夫人倫庶物，抑何顯

也！懸解獨契，直握千聖之心印以爲高矣。然乃要諸衆人之所與知與能，抑何平也！順帝之則，不以一毫人爲與之，以爲其超矣，然乃反身自治，孳孳乎遷善改過，抑何實也！是故卒然聆其説而可解，愈玩而意旨愈無窮。後生小子由之而可入，宿學鉅儒有所不能殫其蘊。孔氏所稱下學上達之旨，其在茲乎！其在茲乎！世人不能掩其勳業，則舉而歸諸其才，不知此自其學明所致，非徒才之以也。自曲儒不適于用，而論治者始倚辦乎才矣。古者徒稱以道治天下，曷聞徒以才哉？道之既明，何適而不可？善乎我皇上稱引世宗之言曰：『王某有用道學。』夫均是學也，彼胡爲而獨有用？夫惟知其學之所以有用，則知其學之大矣。」

讀前聖前賢之書，總借以觸發我之性靈。不能觸發性靈，不能强爲之喜也。能觸發性靈，不能强爲不喜也。少壯時，與吾友鹿伯順讀諸儒語録，有扞格處，取陽明語證之，無不豁然立解，因妄意以聞知之統歸之。陽明非優于宋之諸大儒，而詞章汩没之後，有掃蕩廓清之功，則宋諸大儒之忠臣也，孝子也。即有一二段效忠於前儒者，正其苦心，共偕大道，前儒自當引爲直諒多聞之友。若因之而開隙生釁，則諱疾忌醫，豈不爲子路所笑哉！

理學宗傳卷之九終

理學宗傳卷之十

容城孫奇逢輯

門人王志旦
四孫　淳　同編

羅文恭公

眉批 真切爲己，明之真儒。

文恭洪先，字達夫，號念庵，江西吉水人。父循，仕至憲副。公自幼端重，不爲嬉弄。年五歲，夢至通衢，市人肩摩，自知爲夢，呼曰：「汝往來者，皆在吾夢中，尚自擾擾，何耶？」拍手大笑，遂覺。以告母李，識者知非埃壒人也。年十四，未屬文，其女兄夫周汝方爲語舉子業，後汝方師陽明于虔，時時語學問正傳，公於是慨然有志聖賢之業。常歛目端坐，同舍生誚之曰：「是羅道學先生耶？」比《傳習録》出，奔假手抄，玩讀至忘寢食。年二十二，舉於鄉，以父疾，遂輟會試。師事里中李谷平。谷平端嚴有守，學以閑邪爲訓者。及計偕，聞同郡黄洛村、何善山曾受陽明學，附其舟，嚴事之。時公兢兢然動止不踰矩，而二君言動如常，衷疑之。一日論學，善山慨曰：「近世號名講學者，究其裏微，類無人心耳。」公撫然内省，自是學求近裏，日究陽明致知旨。

嘉靖八年，廷試，世宗親閲所對策，批云：「學正有見，言讜而意必忠，宜擢之首者。」賜進士第一人。時外舅曾某官太僕卿，報初下，趣告公曰：「喜吾壻幹此大事。」公面項發赤，徐對曰：「丈夫事業，更有許大在，此等三年遞一人，奚足爲大事也？」是日，猶袖米偕何、黄二君聯榻蕭寺中商學焉。授翰林院修撰，明年請告歸，謁

谷平於浙邸，訂舊學。後日侍憲副公於家，訓公不殊童穉，言動少錯，辭色必厲。客至，令衣冠行酒，拂席授几，公忻忻從事焉。

眉批 賢父。

入京，補原職。時歐陽南野、徐存齋共事館中，公每從論學，歸輒綴紀。嗣充經筵，尋丁外艱，歸居喪，蔬食飲水，三年銜哀不入室。每寓近里玉虛觀，四方士因而依歸者衆。或諷以居憂講學非宜，公曰：「志在求益，非敢主會開講也。」服闋彌年，丁母憂，執禮彌殷。一日，玩内典得反聞之旨，遂覺此身在太虛，視聽若寄世外。友人覩其顔貌，驚服。忽自省曰：「得無誤入禪耶？」乃反求諸孔、孟，與同郡鄒文莊公及諸同志切劘無虛日。召改左春坊贊善，赴召，道南都，兩入城晤同志，與龍谿諸公質辨累日。至維揚，趨泰州安豐場，訪王心齋。心齋時病，公就榻旁與語，述近悔恨處求益。心齋不答，但論立大本，以爲能立此身便能位天地，育萬物，諸病當自消。抵京，與其友唐荆川、趙浚谷交好，日相期許，以天下自任，中外稱曰「三翰林」。時儲位未定，浸聞有他議，公與之各上疏，以預定東宮朝儀爲言，忤旨，罷爲民。

公出京，與荆川各買小艇聯發，角巾布袍，蕭然世外。每暇共編圖史學書，寓運甓意。既歸二年，庶弟請析居，公盡推先世田宅與之，自别建一宅，僅蔽風雨，削跡城市。嘗辭受取予，咸裁以義，不循世局時格。嘗曰：「此吾當然，非期免毁譽也。」郡中東郭、南野、雙江諸公，咸家居講學，常至數百人。公每與，抑抑求麗澤，未嘗以言詞先人，然瞻其容止，快覩景行，有不假言詞之求者。遊衡嶽，僧楚石私曰：「吾嘗受異僧

外丹，誓非人無傳，今以授公。」公拒之。丙午，過毘陵，訪荆川，夜語心契，躍然曰：「庶幾千載一遇乎！」然荆川自以博大不如也。冬，闢石蓮洞，自是多洞居，同錢緒山、王龍谿赴青原之會，士友至者益衆。

己酉，一日坐洞中有悟，恍惚大汗，灑然自得。邑令以講聚無所，爲葺懸潭雪浪閣。庚戌，聞都城被逼，公目不交睫者月餘。眉批 須思禦之之策。甲寅，會王龍谿海天，遂同舟西歸，會于懸潭。乙卯春，偕龍谿游楚，寓黄陂深山中。龍谿先返，公獨留。棲一樓，日夜趺坐半榻中。三月餘，自覺有省，九月，返舍。贛江水漲，公宅舍漂没，假宿田家。撫院馬公森以公家故窶，而嘗卻臺省餽坊數千金，貯縣帑，檄縣取爲搆室助，竟辭之。荆川以兵事起官，約偕出，公曰：「天下事，爲之非甲則乙，某欲爲未能者，得兄任之，即比自效可，奚必我出？」時相亦貽書致意，公答願畢志林壑。

季踰五十，[1]謝客屏居「止止所」，製半榻，默坐榻間，不出户者三年。事能前知，人或訝之，曰：「是偶然，不是道。」比荆川訃至，哭，始下榻。邑當造賦册，念詭灑重爲民病，戒里中按畝收賦，督册憲使即以邑册請公任之，於是宿弊頓革，貧者懽若更生。癸亥，錢緒山以《陽明年譜》請校裁，既竣，序之，時年六十矣。四方士叩請日繁，公教先默識，重躬行。凡初至者，誨令静坐反觀，俟稍有疑，然後隨機引入。甲子春夏，集「有斐亭」者先後不絶，公日三至，終日忘言而精神流溢，真意融盎，飲其和者自不覺入之深也。眉批 元氣流行。明年八月，疾

[1]「季」，原作「季」，據康熙六年本改。

作，子世光適赴省試，家人問：「何言？」答曰：「兒歸，但語以『莫厭窮，窮固自好』。」諸生環侍，以意示令扶起危坐，正巾斂手，端默而卒，年六十有一。隆慶元年詔贈光禄寺少卿，謚「文恭」。

良知辨

余問於龍谿子曰：「吾記熙光樓若何？」曰：「將以捄病，非言學也。」曰：「何？」曰：「良知者，感觸神應，愚夫愚婦與聖人一也，奚以寂、奚以收攝爲？」余不答，已而腹飢索食，❶龍谿子曰：「是須寂否？須收攝否？」余曰：「若是則安取於學？饕飱與禮食，❷固無辨乎？」他日，龍谿子曰：「良知本寂，無取乎歸寂。歸寂者必槁矣。良知本神應，無取乎照應。照應者義襲矣。吾人不能神應，不可持以病良知，良知未嘗增損也。」余曰：「吾人嘗寂乎？」曰：「不能。」曰：「不能則收攝以歸寂，于子何病？吾人不能神應，謂良知有蔽，可乎？」曰：「然。」曰：「然則去蔽則良知明，謂聖愚有辨，奚不可？求則得，舍則失，不有存亡乎？養則長，失則消，不有增損乎？擬而言，議而動，不有照應乎？是故不容泯者，理之常也，是謂性。不易定者，氣之動也，是謂欲。不敢忘者，志之凝，命之立也，是謂學。任性而不知辨欲，失之罔；談學而不本之真性，失之鑿；見性而不務力學，失之蕩。吾懼言之近於蕩也。」龍

❶「已」，原作「也」，據鳳凰出版社二〇〇七年《羅洪先集》卷一改。

❷「飱」，原作「餐」，據鳳凰出版社二〇〇七年《羅洪先集》卷一改。

谿子曰：「若子之言，固未足以病良知也。」

眉批 此段甚關係，陽明功臣，龍谿益友。

《中庸》解答門人

智、愚、賢、不肖之過不及，正原「民鮮能」之故，天下人品只智、愚、賢、不肖四種。智者是了悟的人，其知解伶俐，似於道儘能分曉。但認定了悟處便是道，又被知解超脱太甚，看得道之條理都没緊要，不肯盡分幹當，事稍涉於卑近，便忽易之，如莊子謂「曾、史之行」是也。故其於道不是不明，卻是不行。至於愚者，雖無此病，又鶻突了，縱説亦難曉，安望其有爲也？賢者是篤實的人，其執持嚴密，似於道儘有定守。但認定篤實處便是道，又被執持苦迫太甚，看得道之體段過於狹小，不肯開拓推求，言稍涉於高深便信不及，如子路疑佛肸之往是也。故於道不是不行，卻是不明。至於不肖，雖無此病，又被放肆了，縱束縛尚不受，安望其有知也？故道之在人，固是鶻突不得，知解也用不得；固是放肆不得，執著也用不得。高深不能使之加，卑近不能使之貶，所以然者，正爲此道原是中，原是庸，與家常茶飯相似，人人日用而不知，卻是當面錯過也。愚不肖者不足責，所賴以明此道者，賢、智耳。又爲知解所悞，執著所拘，是以千古聖人不數數得見，故曰「道其不行矣夫」，蓋甚歎之也。然則如之何？必也大智大賢之人乎？大智必如大舜之好問好察，執兩端而用民之中，自己一切知解俱忘，始無智者之過。大賢必如顔回，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勿失，只是一處緊要，始無賢者之過。能如此，道豈有不行不明者哉？故

事物有智慮可能得，志行可能得，氣魄可能得，惟中庸不由人騁得些子精采，只不混淆於內，不受變於外，便是能自强也。凡「思而不學」者，近於智者之知解，故謂之「殆」。殆則不能平實，正不行之驗。「學而不思」者，近于賢者之執著，故謂之「罔」。罔則不免瞞昧，正不明之驗。此漸入智與賢兩邊路徑也。夫賢、智之與愚、不肖遠矣，至其無得於道，相去不能以寸，學者可不就其質之所近與學之所得，察其不足者而善反之，以求免于賢、智之過哉？

書《龍華會語》後

嘉靖戊申仲冬，西石王君聚九邑士友於龍華，旬餘將別，求東廓先生之言以爲久要，先生於是追録其講語，條列而聯次之，以致切磋之意。明年，持示不肖，俾續其後。不肖反覆先生之言，於經中所載，大約解釋明白，令人反身自省，較之平日書册之研窮，若談異時他人語者，萬萬不侔。從此而善進，可以自得無礙矣。嘗自病資質凡庸，談學者二十有三年，往往逐人口吻，學人步驟，未嘗有特立不拔之志。邇來自驗凡所以如此者，皆緣欲根未除，故隨在染著耳。既有染著，縱令解釋得去，亦與自己無干。當下循省不爲無功，其視德性相將背馳，與談異時他人語又何別也？欲之有無，此心自能覺得，是謂「明德」。不由安排推測，時時斷絶不得，是謂「德性」。覺處無有不是，是謂「善」。無有別物，是謂「約」。無有不宜，是謂「義」。此件原無奇特，聖人如此，愚人亦如此，是謂「庸德庸言」。從此處作用，是謂「發育峻極」。爲三百三千，又

謂之「博」。雖屬作用，卻又原無物，謂之静動無端，無二物也。〔眉批〕了無隔礙，可悟一貫之旨。嘗存此覺，不得有混，是謂「戒慎恐懼」。有未至者，求以至之，是謂「徙義」。錯後自反，不容停留，是謂「改過」。全體完足，是謂「復」，無二功也。而所謂官職、貨賄、技藝、事功，雖若甚粗，然人人未有能出脱得盡者，則皆所謂「欲」也。夫覺處人人有之，宜易存也。然所謂「欲」者，亦人人未能盡皆出脱，則所謂雖有存焉者寡，豈不爲世人之患歟？夫欲者我自欲，而覺者亦我自覺也。我既欲之而亦覺之，又從去之，而欲竟不盡出脱，然則所謂德性者果安在哉？我自不欲，則無所用其去之之力，而所謂覺者曉然其中，若是者亦嘗試有之乎？有之則欲之易以去，與覺之易以復者，其幾在我，顧自斷者何如耳，未有爲之而不成，求之而不得者也。然非未可以解釋求之得其似，未有不咀其真者也，❶此不學者之始事也。不肖資質凡庸，年久而猶不能出脱，于是視君之鋭志，誠當多讓。故申東廓先生之語復之，俟君出脱盡時書以報我，則諸解釋語可以一笑而破矣。

書萬曰忠扇二章

「寂然不動」者，誠也，言藏於無也。「感而遂通」者，神也，言發於有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言有而未嘗有也。三言皆狀心也。常有而不使其雜于有，是謂「研幾」。真能不雜于有，則常幽常微，而感應之妙，是知幾之神，謂幾爲一念之始者，

❶「咀」，原作「阻」，據康熙六年本改。

何足以知此？眉批 心之官最大。

能以天地萬物爲體則我大，不以天地萬物爲累則我貴。夫以天地萬物爲體者，與物爲體，本無體也。於無體之中而大用流行，發而未常發也。静坐而清適，執事而安肅，處家而和婉，皆謂之發，而不可執以爲體。常寂常虛，可卷可舒，全體廓如。

眉批 一物不累，萬物皆備，是一快事。

龍場陽明祠記

陽明王先生揭良知之學倡於天下，天下之人師其説而鼓舞不怠者，所在祠之，無問曾至其地與否。眉批 人□。❶ 龍場，故謫宦處，當時所居，皆手自築樹，其棲遲詠歌之跡至今宛然，能無思乎！ 葺何陋軒、君子亭之腐撓，復亭其北，龕主以奉之者，始於憲副雪山某公某。撤亭北壁，平坎剔穢，中堂三楹，旁翼兩序，前爲門，題曰「龍岡書院」，周垣繚之，守以傳人者，侍御麟陽趙公錦。趙爲先生鄉人，有氣節而又嗜學，故其勤若此。祠成，致侍御之命，索予記者，爲憲使仰齋胡公堯。時增飾未備，親視其役，復自爲文以祀，且遣使速記者，今巡撫都御史須野張公鶚翼與憲使龍山張公堯年、參政楓潭萬公虞愷、學憲高冰謝公東山也。

余嘗考龍場之事，于先生之學有大辨焉。夫所謂「良知」云者，本之孩童固有而不假于學慮，雖匹夫匹婦之愚，固與聖人無異也。眉批 動起悟頭。 乃先生自叙則謂困於龍場三年而後得之，固有甚不易者，則又何哉？ 今夫發育之功，天地之所固有也，然

❶「人□」，原無，據康熙六年本補。

天地不常有其功。一氣之斂閉而成冬，風露之撼薄，霜霰之嚴凝，隕穫摧敗，生意蕭然，其可謂寂寞而枯槁矣。鬱極而軋，雷霆奮焉，百蟄啓，羣卉茁，氤氲動盪于宇宙之間者，則向之風霰爲之也。是故藏不深則化不速，蓄不固則致不遠，屈伸剥復之際，天地且不能違，而況人乎！

先生以豪傑之才，邁往之志，振迅雄偉，脱屣于故常，于是一變而爲文章，再變而爲氣節。當其倡言于逆瑾蠱政之時，撻之朝而不悔，其憂思懇欵，意氣激烈，議論鏗訇，真足以淩駕一時而託名後世，豈不快哉！及其擯斥流離于萬里絶域，荒煙深箐，狸鼯豺虎之區，形影孑立，朝夕惴惴。既無一可騁者，而且疾病之與居，瘴癘之與親，情迫于中，忘之有不能，勢限于外，去之有不可，輾轉煩瞀以成動忍之益，蓋吾之一身已非吾有，而又何有於吾身之外？至于是而後如大夢之醒，强者柔，浮者實，凡平日之所挾以自快者，不惟不可以常恃，而實足以增吾之機械，盜吾之聰明。其塊然而生、塊然而死與吾獨存而未始加損者，則固有之良知也。然則先生之學出之而愈長，晦之而愈光，鼓舞天下之人至于今日不息者，非雷霆之震前日之龍場其風霰也哉！

眉批 尋着。❶

嗟乎！今之言良知者，莫不曰「固有」，問其致知之功，亦莫不曰「任其固有焉」耳。亦嘗于枯槁寂寞而求之矣，所謂盜聰明、增機械者，亦嘗有辨于中否乎？夫良知之處寂無，不啻風霰之斂其形；其速發而善應，不啻雷霆之鼓其機，而人之憂愉

❶「尋着」，原無，據康熙六年本補。

恐喜咈順拘肆之態，磊礧出没於胸中，日不知其凡幾，又不啻一龍場也。然未有知之而動忍者，彼其根株蔓引之潛滋，而勉强格禁于既發，此雖困頓扼抑之極，將亦何益于進退也？生于憂患，死于安樂，豈亦有待其人乎！蓋憂悔吝而後可以言補過，齊夭壽而後可以言修身。大受而不懼者，内無所繫者也；苦難而不入者，近有所安者也。龍場固傳舍也，先生遇之，一以爲風霰，一以爲雷霆，非先生其人，荒煙深箐狸鼯豺虎故區而已矣。誰爲過之？誰爲祠之？世之勢位加於龍場何限，考其所至，猶傳舍然。而人之遇之者，亦如逆旅之過目，吾又未嘗不有感于賢愚相遠，而歎先生厚自貽也。先生去龍場四十有三年而後有祠，又三年而余始爲記。須野公持節來鎮，夷獷底定，羣公當藩維之寄，庶政修和，顧乃出榛莽，履幽巉，徘徊其地，信宿不能舍去，復走一介索鄙言于數千里外，果何所慕也哉！後之觀風者試思之。

韶州南軒書院記

司馬晉江張公岳鎮嶺南之三年，民氣大和，[1]兵戢不舉，考故正典以嚴神人，曰：「惟余姓出南軒先生，先生實後文獻，韶無特祀，不可。」以檄郡守。于是韶守南寧陳君某祇相其役，建南軒書院。中爲「希顔堂」若干楹，門垣寢廡、牲帛器物咸秩以度。訖工，陳以余厚善，俾爲之記，且曰：「幸有以告希先生者。」

[1]「氣」，康熙六年本此處爲空格，鳳凰出版社二〇〇七年《羅洪先集》卷四作「夷」。

昔者誦先生之言曰：「學者莫先于義利之辨，義者無所爲而然，意之所向，一涉于有爲，皆不免于利之也。」眉批 義利之辨。當是時，余持虚妄之見，❶而未嘗實致其力。以爲吾之日用，苟未至於有所爲斯已矣，而豈必盡絶於其意？意之所向，苟未沈溺斯已矣，而豈能遂無少於偏？眉批 活現。故聞沈溺而害甚者，若將浼焉，而自視固義之歸也。已而求之動静之間，而後負大慙焉。眉批 大慙誰知負！夫天之於人，不能無食色、居室、貨財以相養，則亦不能無爵位、聲譽、技能以相别也。吾以有生重其累，而又以有知雜其誘，以外誘之知而觸有生之累，其心既無以自勝矣，則亦不得不從而寄寓其間。故意之所向，不之於食色，則之於居室；不之於貨財，則之於爵位、聲譽、技能，而心之無所爲者，日紛紜矣。方其始也，固知其不可以相兼也。及其緣釁當機，輾轉依附，失者之慄，得者之燥，營營然且滅且生而不知悟也。然以其虚妄之見，則亦豈無驅逐懲創之力哉！惟其强於暫者，不能自必于其久；勉於外者，不能盡忘于其中。吾之日用，以爲未嘗有所爲者，乃其勉强之，少間而意有所尚，固即彼之所以爲沈溺，特吾有以文之，不若彼之暴露焉耳。眉批 又入最深處。

嗚呼！植其根而惡其枝蔓，濬其源而禁其末流，豈徒無益而已哉！不知吾心之無所爲，足以自勝而不羨于彼者，自作止食息以至出入進退之有節也。可以免于從逆之凶，自應酬宰制以至家國天下之有道也。眉批 此物誰采他！可以周其一體之愛，用之而不見其窮，測之而不見其兆，極于天地而不

❶「持」，原作「特」，據康熙六年本改。

爲大，橫乎四海而不爲遠，傳之萬世而不爲久，貴而無足以爲榮，賤而無足以爲辱，生死而無足以爲變，而輕重低昂之勢有不待于論量者，而以較吾之所謂營營，此何啻康莊之于荊棘，清泚之於汙淖也。而猶以驅逐懲創之力交戰而迭爲之主，不已深惑而可哀矣乎！

嗟夫！三代而下，父厚于慈而子薄于孝，君德其下而民慢其上，反脣鬩牆之怨，譸張譏諂、傾奪爭鬬之禍，接踵而不休者，果孰爲之？其能足以自勝而不屑于浼己者，幾何人哉！此先生不能已於言也，吾因慙于先生之言而有憤焉。〔眉批〕妙哉此憤。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今之有以小人相毁者，夫人莫不怒之，夫直毁之而已，不必其嘗爲也而顧以怒焉。怒而不出於僞，是小人之不可爲而利之不可懷者，夫人而知之也。有以君子相譽者，夫人莫不喜之，夫直譽之而已，不必其能爲也而顧以喜焉。喜而不出于僞，是君子之不可不爲，而義之不可舍者，夫人而知之也。知小人之不可爲矣，而吾之所喻或不免於食色之類，則是可怒者又將望而趨之。知君子之不可不爲矣，而吾之所喻或不出於天下之公，則是可喜者又將違而去之。夫喜怒之于毁譽若彼，而于其身又若此，非弗思之甚也乎？以余之不肖，懼人之不相遠也，故不諱其慙憤者而具以爲告。雖然，苟未有志於希先生者，亦孰聽而信之哉？先生蜀産而楚寓也，非文獻無所徵於韶，非欲希先生，韶不必于特祀。嗚呼！即祀事之行，可以知其人之辨已。

寧國府學門記

聖人之學，在古易成，而獨難於今者何也？古之志道者專一，而所從入者恒不一；今之專一以志道者既鮮，而問其所入者，恒以一言蔽之。夫以一言概人而不俟其力之所及，則入之之難無足怪矣。

蓋嘗讀《魯論》而疑之，孔門以求仁爲教，宜其言無異同也。粵考弟子答問，乃有大不然者。「克己復禮」，惟顏子得聞之，至仲弓輒易其語，此猶二人耳。若夫樊遲則三問而三變，抑又何歟？譬之於路，其至一也，而人之居處不一，則亦不得不時其進而善誘之，而後無扞格齟齬、違越不達之患。資稟之於道，亦猶是也。

各得其本心者謂之仁，此聖人教人入德之門也。然能自識其心之所以爲心，與即其資之所近以各得其本心，非徒師不能以授之弟子與弟子不能得之於師也，即吾一人之身，自少至壯，自壯至老，亦有不可得而必者。非徒一身爲然也，即吾一日之間，自朝至昃，自昃至夕，亦有不可得而必者，而況于人人哉！故經嘗不周則改過不密，踐履不久則實際不純，非忘成心、去故智、絶多岐而歸一原，則吾之本心必不可復，其亦可謂艱厲矣。

雖然，不如是不足以致曲而極深。以吾之資，去道固有遠與近也，故曰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得門者寡，在夫子之時已然，吾何疑于今之世乎？是知《魯論》答問之不一者，乃其所以爲致一，而欲以一言概人，不計真僞，不量淺深，獨倡羣和，即見成能伐異黨同、應聲擇合。求簡易者，未得其

約而先失之輕；務徑直者，未得其速而先失之肆。矜少得者，不能内固；妙懸解者，不能厚終，其亦異於《魯論》之所載矣。眉批 言言中病。❶

寧國府儒學，在陵陽峰之南，其形勢左昂右傾，面午而道出於子，形家忌之。建昌東源朱君自秋官大夫來守是邦，潔己愛人，治行稱最，既多休暇，乃日校視諸生課業而口授之，尤拳拳於藏修之地，築臺崇宇，輔其傾仄，於是有文昌閣、辨志堂、龍首亭。既而嗟曰：「形家相宅，數起于步，猶學必有所從入之門也。而向背錯牴，于法不可。」乃毁舊塗，立新門於震方，若曰庶其有振起者乎！工始於戊午某日，又幾旬而告成，復遣諸生某齎書幣問記于余，且欲告諸生俾知所由以入聖人之門者。余觀朱君不憚更置室闢之費，以求形家之善利，其於聖門所入豈有遺哉！夫不捐其故不可以圖新，猶不改行不可幾于修業也。彼可以力致者若易然矣，吾之于學，不有甚難者乎？談聖人之道之所從入若易然矣，反其身求與道合，不限于資之所稟而各得其本心，不又有甚難者乎？不惟其言之一，而求其所至之不一，歷艱厲而底實際，必自改行始。能改行者，可以由是路出入是門，不負於朱君也已。

朱君名大器，舉嘉靖甲辰進士。是役也，時詘而用不告匱，事集而力不知疲，其勞宜特書。而是時虞君某、韓君某爲郡倅，江君一川爲郡司理，皆樂其成。朱與江出余同鄉，而余于寧國又多有故交，故委記也不能遜。

❶ 上「言」字，原脱，據康熙六年本補。

南譙書院記

嘉靖己亥冬，余入京師，訪南懸戚君賢于全椒。入南譙書院，會聚樂堂初成，遂偕落之。將行，戚君率諸生康貢等索余言爲記，且曰：「毋令他日忘斯遊也。」余諾之。未幾謫歸，不果爲。後十二年爲庚戌之冬，戚君書來理前語，而余方病。明年辛亥夏，走使敝廬，促曰：「碑人礱矣。」病不得謝，因追述其事以復之。

憶落成之日，諸生有問「可欲謂善」之旨，戚君遜余，余出所聞爲答，不以自疑，聞者莫不首肯，亦未有以余言爲非者。眉批 有諸己之謂信。自今視之，固不勝愧發也。夫所謂「可欲」云者，猶曰「自慊」云爾。天之與我者，至善也，而不可以指陳，於不可指陳之中，而欲言之以示人，則亦不得不即人心之所自疚者使自求之。當人心之自慊也，必有可欲者存，不啻如芻豢之悦我口而不容已焉。苟爲不然，胡爲而不厭棄之乎？故即其可欲而善可知矣。當人心之自疚也，必有不可欲者存，不啻如疾痛之危身而恐相浼焉。苟爲不然，胡爲而不隱忍之乎？故即其不可欲而不善可知矣。是心也不特好仁者爲然，有指善而告之，雖庸夫稚子亦將感激而動于中；不特改過者爲然，有指不善而告之，雖元惡大憝亦且沮喪而掩其外。故曰此天之所以與我也。

異時所答，固不能詳，然于善不善之間不以自疑，亦曰余既已知之矣。而十有二年以來，謂之知善矣，而自慊或不在是，是未嘗知其可欲也。眉批 可以自照。不知善之可欲，猶不知芻豢之悦我口者也。不知芻豢

悦口者，未嘗遇芻豢焉耳，世有遇悦口之味而不好者乎？則亦未嘗知善之謂也。謂之知不善矣，而自疾或不在是，是未嘗知其不可欲也。不知不善之不可欲，猶不知疾痛之危身也。不知疾痛之危身者，未嘗蒙疾痛焉耳，世有蒙危身之禍而不惡者乎？則亦未嘗知不善之類也。未嘗知善與不善而不以自疑，人亦不以爲非，何也？此出于口，彼入于耳，皆未嘗求諸己故也。眉批 令人太息。夫以庸夫稚子之恫愚，猶知感激矣，而出于口者顧無得于體會之餘。以元惡大憝之悍厲，猶知沮喪矣，而入于耳者竟無得于悔悟之後，則又何也？天所與者爲性，而求諸己者爲學，彼庸稚陋惡之可與于知者，天性之所以不泯；出口入耳之不足以爲知者，以其無益于學，而又適以害之也。知口耳無益于學，而後知求諸己者之爲功，余勉焉而未之得也，有能終免于愧心乎？而尚可以有言乎？若諸生則亦自有責矣。

國家養士于學，建之師長，別之齋署，厚之餼廩，肄之器業，可謂備矣。有司推法外之意，擇名勝而館穀之，以有書院之役，毋亦曰善游息之地以順遂其性，將無有相觀而善者出于其間，近之足以善鄉國，而遠之足以善天下，其猶勞來弛張之道哉！而諸生者亦既羣聚而樂其成矣。苟于善不善之間萬一有如余所言者，惟口耳之傳而莫知在己之所得，不亦負有司之望而重養士之累哉？是在戚君倡率之者何如也？

書院舊爲尼庵，嘉靖壬午，有司逐其侶而屬之學，後署爲南譙書院。前廡後寢，庖湢有序，繚以周垣，垣下爲池，外爲門，而聚樂堂在其左。出羨帑而嗣葺之者，清屯御史項君瀾、巡鹽御史陳君縞、吴君悌、知縣

李君舜民；董其役者，義民彭齡、吴橋王釗，堂則士民所自治也。全椒邑僻而曠，惟此地溪谷稍邃，近以戚君之故，遊人過客無虚歲。諸生相從登眺于斯，有如誦其愧心之言而取以相益，又思有以正之，則是記也獨舊遊之私而已乎？

答蔣道林

往承惠書論《大學》之旨并《孟子》講義，縷縷數千百言，極感提誨。當時讀之至再至三，理極明暢，第于言下未有灑然快心處，以是未敢率意奉答。

未幾，入深山静僻，絶人往來，每日塊坐一榻，更不展卷，如是者三越月，而旋以病廢。當極静時，恍然覺吾此心中虚無物，旁通無窮，有如長空雲氣流行，無有止極；有如大海魚龍變化，無有間隔。無内外可指，無動静可分，上下四方，往古來今，渾成一片，所謂無在而無不在。眉批 此一覺，正是一日克復、天下歸仁景象，如陽生後，山河大地一齊穿紐，再無隔礙。吾之一身乃其發竅，固非形質所能限也。是故經吾之目而天地不滿于吾視，傾吾之耳而天地不出于吾聽，瞑吾之心而天地不逃于吾思。古人往矣，其精神所存，即吾之精神未嘗往也，否則聞其行事而能憬然憤然矣乎？四海遠矣，其疾痛相關，即吾之疾痛未嘗遠也，否則聞其患難而能惻然怵然矣乎？是故感于親而親焉，吾無分於親也，有分于吾與親，斯不親矣。感于民而仁焉，吾無分于民也，有分于吾與民，斯不仁矣。感于物而愛焉，吾無分於物也，有分于吾與物，斯不愛矣。是乃得之于天者固然如是，而後可以配天也。故仁者渾然與物

同體，同體也者，謂在我者亦即在物，合吾與物而同爲一體，則前所謂中虛而能旁通，渾上下四方、往古來今、内外動静而一之者也。故曰視不見、聽不聞而體物不遺，體之不遺也者，與之爲一體故也。故曰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盡己之性，則亦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東西南北之四海，與千萬世之上下，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其有不同焉者，即非此心與此理，乃異端也。是故「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太平」，非自任也，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匹夫匹婦不蒙澤，如己推而納之溝中；天下之飢溺，由己飢溺之也。

孔、孟之皇皇，豈孔、孟之得已哉！「天下有道，丘不與易」，「如欲平治，舍我其誰」，分定故也。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隱居求志，行義達道，在孔子之時蓋已未見其人，況於學絶道喪之後哉！是故自小其心，自私其身，執一隅之見以爲學，若二氏者，有見于己，無見於物，養一指而失其肩背，比于自賊其身焉耳。[眉批]只一自私，即成隔礙。諸儒闢二氏矣，猥瑣於掃除防檢之勤，而迷謬于體統該括之大，❶安於近小而弗睹其全，矜其智能而不適于用。譬之一家，不知承藉祖父之遺，光復門祚，而顧棲棲於一室，身口是計，其堂奥未窺，其積聚未復，終無逃于樊遲細民之譏，其於夫子禮義與信之云，終莫知其爲何説也，則亦何以服二氏之心也哉！自是而後，回視向之

❶「該括」，原爲空格，據《四庫全書》本《念庵文集》卷四補。

書册所載，❶有若先得我心之同然，向之心志所趣，又若未嘗必以聖人爲可學。蓋知吾心體之大，則回邪非僻之念自無所容；得吾心體之存，則營欲卜度之私自無所措。然此亦自知之耳，持以語之人，人第應此萬物一體之舊説，未有省也。

歸而復取執事數百千言反覆觀之，而後知良工苦心，不覺有默契者。凡余之所欲言，固已盡於執事，而執事之所未言者，又若有待于余。獨不解前之未快心者果何爲，今之有契于心者復何自也？以執事之懇到，與余之向慕有年矣，猶然參差若此，彼一時議論之異同，一言意氣之賞許，又烏足稱爲合離哉！且所謂《大學》者，蓋言大人之學，將以别于異端，則明德親民是也。知至善言其體也，虚而能通，何善如之？知止則自定、静、安、慮，復其虚而通者，是謂能得。知止者，言其功。格物以致知，知止矣。通天下與吾爲一物，莫非物也，而身爲本。有身則天下國家兼之矣，莫非事也。知而修身爲始，身修則齊、治、平兼之矣。知所先後，而後所止不疑，得其一，萬事畢。執事所謂「覷破此物」是也。致知者，至所知也。致知何在？在吾與天下感動交涉，通爲一體，而無有乎間隔，則物格知至，得所止矣，知本故也。是故知所先後，真知也。所謂識仁、所謂明善、所謂知性是也。致知而不于格物，則不足以開物成務，此聖學與二氏端緒同異所由辨，❷故格物而後知行合一，聖學之全功也。白沙所謂「見得體

❶「書册所載」，原爲空格，據《四庫全書》本《念庵文集》卷四補。

❷「端緒」，原爲空格，據《四庫全書》本《念庵文集》卷四補。

統該括，後更有分殊處合當理會，義理儘無窮，工夫儘無窮」者，正所以格物而不使間隔，非必覷破時一齊便了，只須守之而已。眉批 學問無止法，一見爲了當，便成間隔。此執事所未言者，今果以爲何如哉？

所恨年來衰病日侵，禍變繼作，將來日月幾何，不知能了此事否？ 尹道輿行，值有喪事，不暇裁問，非有他疑，面質無從。願各珍重。

答友人

前獲來書，知與友人究竟此學，既敬悦之，又糾正之，且憫悼之，愛人之誠與衛道之切並行不悖，視世之言説歸一，猶不免于人己之别，亦豈得爲虛受哉！

今使甲語乙曰：「吾不能從乙以爲虛，吾執吾之中而已。」乙語甲曰：「吾不能從甲以爲虛，吾執吾之中而已。」夫中無定體，非可言説，甲不能信乙之爲中，猶乙不能斷甲之非中也。甲亦一是非，乙亦一是非，安知其不以執己爲執中，而能執中者，安知其不在於用人之中哉！ 使中而可以言説，則不必回能擇之也。使中而無所得失，則不必回能擇之，而既得之，又須拳拳服膺也。即有應者曰：「吾能執中，而又能用人之中。」即可許其如舜否歟？ 知其未能而數語之，即可許其擇而得之，又服膺之如回否歟？ 象山有言：「敬仲説一，某不説一，某常箴他。」當時讀之不知所指，而今而後乃知古人不貴言説，且病執言説者無益有害，固莫若躬行密實，使人相觀者之爲得也。象山箴敬仲矣，鵞湖之會，後人疵之，非謂陸之言説未歸一也，爲其勝心習氣猶有未

化，即非德性之用，烏在其能尊之也？故曰「以善服人，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人自化，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雖然，以善養人，亦非以此致其終屈於己也。彼通天下爲一身，與萬物爲一體，視在人者猶其在己，故善則極揚之，惡則極掩之，其情通故其感速，理固然也。苟誘其善矣，而不免好臣其所教，聞者其能以不恥乎？苟求其過矣，而未能無有於作惡，聞者其能以不責乎？彼憤而恥者誠卑矣，吾固進之，又動其憤恥以阻其入。譬之愛身者，於癰疽也，將不顧其痛楚毒其體而割裂之乎？亦將從容待其將潰而後決之乎？形蹤疑似之間，傳述影響之事，所宜屏人耳語，深求其故；微辭曲譬，共成其美，衆惡必察，固未可輕信而公言之也。【眉批】方是忠厚待人。其或違己之責望，而遂忿疾于頑，防人之流弊，而豫文致其罪，播騰論列，載之簡書，雖出于愛人無己之心，然使人人據爲斷案，指其舊瑕，掩其新得，不知於欲並生哉之意又何如也？

數年以來，朋友凋落，此學不絕如綫，所賴於諸君子培養者不小，非積誠潛移之，未有合并光復之期也。偶感高論，自悔往愆，不覺冗贅，❶惟執事正而教之。

答郭平川

陽明先生良知之教，本之孟子，故常以入井怵惕、孩提愛敬、平旦好惡三言爲證。入井怵惕，蓋指乍見之時，未動納交要譽惡

❶「冗」，原作「宂」，據康熙六年本改。

聲而言。孩提愛敬，蓋指不學不慮，自知自能而言。平旦好惡，蓋指日夜所息，牿之未至反覆而言。是三者以其皆有未發者存，故謂之良。朱子以爲良者自然之謂是也。然以其一端之發見而未能即復其本體，故言怵惕矣，必以擴充繼之；言好惡矣，必以長養繼之；言愛敬矣，必以達之天下繼之，孟子之意可見矣。〔眉批〕擴充長養，終身匪懈，彼以一念之明自謂極則，總是昏昧放肆。先生得其意者也，故亦不以良知爲足，而以致知爲工。試以三言思之，其言充也，將即怵惕之已發者充之乎？將求之乍見之真乎？無亦不動於納交要譽惡聲之私已乎？其言養也，將即好惡之已發者養之乎？將求之平旦之氣乎？無亦不牿于旦晝所爲已乎？其言達也，將即愛敬之已發者達之乎？將不失孩提之心乎？無亦不涉于思慮矯强已乎？終日之間不動于思，不牿于爲，不涉于思慮矯强，以是爲致知之功，則其意烏有不誠，而亦烏用以「立誠」二字附益之也？

今也不然，[1]但取足于知而不原其所以良，故失養其端，而惟任其所以發。遂以見存之知爲事物之則，而不察理欲之混淆。以外交之物爲知覺之體，而不知物我之倒置。理欲混淆，故多認欲以爲理；物我倒置，故常牽己以逐物。來教所謂「平時不能專一翕聚，縱一時有見，安能常得炯炯？又況自私自智之心勝，往往欺其所不可欺」，蓋已得之。

竊意陽明公之本旨，或不若是相遠也。夫食實而不溉其根，飲流而不濬其源，世以爲忘本者之譬。今以一念之明爲極則，以

[1]「然」，原作「知」，據《四庫全書》本《念庵文集》卷三改。

一覺之頃爲實際，不已過於鹵莽乎？審如是，則「良知」二字足矣，何必贅之以「致」？審如是，凡怵惕者皆有火然泉達之勢矣，何必贅之以「充」？凡好惡者，皆有出入無時之妙矣，何必贅之以「養」？凡天下之人，自孩提以上者，皆仁義之君子矣，何必贅之以「達」？此殊有所解也。

答胡青崖

舟中奉懷，漫有所呈，返棹又嘗往復一書。然十五年別來，彼此用功節次與所經嘗者，未嘗細扣。近過懸潭見手題，徘徊久之。念人生如隙駒消卻白日，竟何所成？容易嘆老而悲窮。朋友分攜，安能爲謀，徒以切磋之誼慷慨相許，不爲有識者所笑乎！於是獨卧蓬窗，愴然抱千古之思。歲聿云暮，百感方集。忽沈文學親持書幣多儀及門，發緘拜教，耿耿今昔，又若神交默應者，亦何奇也！既感善念，無以爲報，復愧學未成章，不足以酬嘉惠茲土之盛心，躊躕自顧，又不獨徘徊雪浪之上而已。

夫學貴近裏密實，有足安頓，然後從此論進退。若一向支吾於見解議論之間，縱得友切磋，無益也。近裏安頓，乃在收斂枯槁一番後，精神自不走透，然後得之，至此方可語良知之通塞。眉批「收斂枯槁」四字，莫看得太容易，是聖人不知不慍、遯世不悔的路徑。《論語》所論「恥惡衣惡食」、「不患人不己知」與「言之不出」，皆是防走透之病，皆是枯槁收斂之功。若不從此處磨剉至極，便欲隨事隨物，流行感應，恐不止一暴十寒而已。兩年走匡廬與他境，屏棄外物，默默料理，正在於此。

今歲體得「内外兩忘」一言，真是致良

知之功。良知本無内外，今人未經磨剉，卻都在逐外一邊走透；稍知反觀而不得其要，又容易在守内一邊執著。脱此兩種，始入内外兩忘路徑，始是近裏有安頓人，此非收斂枯槁後未易言也。兩日正作《龍場祠記》，發揮此件意味；只是不工於文，又無筆力，不得此件意味明白顯露以爲一快，俟脱稿請正。

白鹿之聚，所謂嘉惠玆士盛心，果耿耿不已，必有能應之者，區區非其人也。夫學之在己者，既不可以見解議論抵當支吾，其推以教人者，亦不容以見解議論鼓舞興發。即能鼓舞興發，所令反所好，民且不從，況士人乎！精神感召，有不待言説而亹亹焉者，此則誠動于此而機動於彼。教之不倦，乃學之不厭者致，然非有二事也。執事其務近裏俾有薰蒸融液之益，而毋汲汲于匪人之求以辱多士哉！然此處亦發揮不得明白顯露，爲執事一快，又足以驗區區非其人矣。何日相對，盡此懷抱。

答門人問學

周子所謂「主静」者，乃「無極」以來真脈路。其自注云「無欲故静」，是一切染不得，一切動不得。「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莊生所言混沌者近之，故能爲立極種子，非就識情中認得個幽閑暇逸者便可代替爲此物也。指其立極處，與天地合德則發育不窮，與日月合明則照應不遺，與四時合序則錯行不忒，與鬼神合吉凶則感應不爽。修此而忘安排，故謂之吉，悖此而費勞攘，故謂之凶。觀周子爭死囚即欲去位，趙清獻無少納交，卧疾敝簏，無錢行部，深入感疾，

未嘗有分毫不盡處，此是真能主静者。眉批 無欲之學，剛大弘毅，一切染不得，動不得。舉争死囚與清獻二事，亦所謂一節見全體也。 蓋樂則行，憂則違，或爲季桓子之仕，或爲膰肉之去，孔門相傳脈絡，至周子始相續也。若識認幽閑暇逸以爲主静，便與野狐禪相似，便是有欲，一切享用玩弄、安頓便宜、厭忽縱弛、隱忍狼狽之弊，紛然潛入而不自覺。即使孤介清潔自守一隅，亦不免於偏聽獨任，不足以倡率防檢以濟天下之務，其與未知學者何以相異？是可不深省而致思也哉！

答何善山

日昨曾往一柬，冀此後別有教，然後方敢以言句相答，不然縱兄積疑，不敢輕有所言，非不爲言，實非言可及也。

夫能自信者，乃能取諸人以爲善；執一説者，必見善而不能遷。此二句亦姑據來章言之耳，猶未足以盡弟意也。弟之取諸人者，但能于自性自命喫緊用力，有稍傷損，即如眼中釘，時刻無可停留，無可替換，自朝至暮，❶如絲過扣，❷斬釘截鐵，放過不得，此纔是有求爲聖人之志，爲吾益友。眉批 方是近裏行己。 不知向此用工，即在話頭上拈弄，至于自性自命既已傷損，尚不能知，當下動氣處，自以爲發强剛毅；纏粘處，自以爲文理密察。加意奉陪，卻謂恭敬；明白依阿，卻謂寬仁。如此之類，千言萬語莫能狀其情變，總之以一言，只是鶻突到了。

❶「至」，原作「自」，據《四庫全書》本《明文海》卷一六六改。

❷「扣」，原作「緗」，據《四庫全書》本《明文海》卷一六六《答何善山》改。

雖自稱爲學，而于自身邈不相干。卻又說精說一，說感說應，如此者，豈特騎驢覓驢已哉？吾輩如今但可自謂挨傍度日，非真知痛癢與所謂能知言也。

往昔舟中所論，亦實有見於當下痛癢，然猶寬鬆，未是狠手，猶被道理作障，容易遮瞞。弟雖不才，卻有隻眼自照，不肯將就冒認。若是猛健漢，直窮到底尋根究源，斷不容時刻粘帶。纔粘帶即非此物；既非此物，何爲性命？此等處，非是各人自悟，縱終日爭辨，未有出頭時也。佛與吾儒之辨，須是自身已有下落，方可開口。然此亦是閑話，辨若明白，亦于吾身何干？吾身若既了時，縱不開口，誰不取證？兄豈不將此等作大事件，以爲講論不明將至誤世？弟則以爲伊川講明後，又出幾個聖人；濂溪未曾講明，又何曾誤了？春陵夫子無生之說，門面終是不同，何須深論。今縱談禪，決未見有人削髮棄妻，薄視死生，拋卻名位。此事乃吾儒詆毀佛氏大節目處，既不相犯，自可無憂。兄「無爲此懼」一言，似可稍解矣。

然此亦姑據來章言之，又涉分析。吾輩一個性命，千瘡百孔，醫治不暇，何得有許多爲人說長道短耶？弟願兄將「精一」還堯、舜，「感應」還孔子，「良知」還陽明，「無生」還佛，直將當下胸中粘帶設計斷除，眼前紛紜設計平妥，原來性命設計恢復。益於我者取之而非狥其言也，害於我者違之而非徒以言也。弟有附會包裹之病，即直言攻之，非以相勝，欲同歸于是也。兄有執泥糊塗之病，即誠心改之，非以自卑，欲各歸其極也。如是尚何說之不同而懼之不卑己乎？

舍弟促促言别，信口直言以復來章，如不責其不遜，欣然覽之，豈特弟之幸，將嗣後友朋言，廣受善者，必自兄始矣。中未有得，故發己意不瑩，惟不妨再四經目，指其瑕而捄正之。

答戚南玄

來諭辭受取與雖關行檢，看來亦小，此言最害事。辭受取與，元關心術，本無小大，以此當天來大事看，即堯、舜事業亦是浮雲過目。若率吾真心而行，即一介非義不取不與，亦是大道，非小事業，而大一介也，此心無物可尚故也。眉批 以好漢自負大節，皆意興氣魄之人。進此一步，纔有精義。 故弟與人言，只辨存心。心存者，時時是吾本來，不以議論意興氣魄攙和得，于此未能究竟，即是自身不離凡胎，終日談玄説妙，總是俗套耳。

答同年

吾人歲月甚速，百凡自宜醒心省力，獨往獨來，翛然無累，便是到頭好結裹，一切貪著，俱成魔障。眉批 站得定，撥得倒。 吾兄自覺比前如何？長生一念，已勘破否？古人言此者，藉以引誘愚人，觀於純陽、長春可見。既云酒色財氣、生死利害盡須捹棄方可入道，則一身所享更是何物？世人捨性命不得者，只爲此數者未盡受用，既無數者，望生何爲？乃知所指長生，不在年歲。於此有悟，始堪承傳。故其書中往往以「忠孝净明」四字爲首務，云净云明，正爲一切不貪著，一切不糊塗，此其宗旨端的，了了可想。後世下根妄求多壽，其言雖似，其心

去俗流不減分毫。亦云冷淡，❶亦云快活，至究其冷淡快活，只是恣情縱欲，不與世人著力，任其理亂，漠不動心。晉室坐此以喪其國，文成、五利坐此以殺其身，此正與「忠孝凈明」四字相反，烏得自欺欺人，附于仙家耶？弟亦剖判未早，兩年以來始盡掃除，不復入念。縱饒真仙乘雲下界，旌幢笙鶴，擁車道迎，王母聖童左右捧侍，亦只作一段綵霞過目，無意結攬，此可與神明對者也。吾兄此處能更不犯手否？萬萬澄慮洗心，堅守高皇國法、孔門名教，一舉一措務合民心，勿以此身抛作謗實，令人指摘。造積果報，不特吾兄自受清福，近而朋友，遠而子孫，咸被借榮光，愈於舉族飛昇矣。

文恭少學文，倣李空同，棄之，曰：「是未見端委者。」既入宮寮，又與唐荊川、趙浚谷相講磨，大放於文。久之，語人曰：「吾無意爲之矣。學之有本，猶水之有源，必其中有自得寔見，斯道之流行無所不在。雖欲不爲波濤湍瀾之類，不可得也。」故其學一主無欲，惟無欲而後入微，惟微而後知無不良。所舉主静歸寂，辯答數千言，要皆不踰其旨。力踐之二十餘年，沛然真得，始至于不惑之地。所著《異端論》，蓋其徵也。陽明門下尊所聞、行所知者，儘不乏人，而真實得力萬不可少其人者，則羅文恭也。

理學宗傳卷之十終

❶「冷」，原作「泠」，據鳳凰出版社二〇〇七年《羅洪先集》卷九改，下同。

理學宗傳卷之十一

容城孫奇逢輯

門人陳奉勅
侄孫　永興　同編

顧端文公

[眉批]端亮弘遠，明之通儒。

端文憲成，字叔時，南直無錫人。幼讀韓文《諱辨》，每至父諱，輒婉轉避之。就讀鄰塾，歸必篝燈自課，書其壁曰：「讀得孔書方是樂，縱居顏巷不爲貧。」一日，從師講《孟子·養心》章，前請曰：「竊以爲寡欲莫善於養心，心爲主，欲爲役，主强則役退聽。」其英穎多類此。

萬曆丙子舉鄉試第一，文章獨開堂奥，天下宗之。顧自謂此非吾安身立命處，乃從事性命之學，日取濂、洛、關、閩諸書究極其旨。庚辰成進士，授户部主事，與南樂魏允中、漳浦劉廷蘭友善。時相張居正病，舉朝若狂，爲設醮以禱。同官代憲成署名，聞即馳騎往齋壇，手削去之。居正卒，調吏部。丁亥，有齮齕總憲辛自修者，憲成上書，語侵閣臣王錫爵，謫判桂陽。已，復司理處、泉二州。壬辰，大計羣吏，憲成舉公廉寡慾，爲天下司理第一。尋入吏部考功，旋領銓事。會三王並封議起，首疏力争，與王錫爵往復辨論，事得寢。癸巳，内計，趙南星爲政，盡黜要人子弟及其媚婭之失職者，憲成實左右之。趙忽奉旨罷，顧亦疏請同罷，不報。居無何，復入選司。自矢以扶陽抑陰爲體，以不激不隨爲用，然所推薦卒多與錫爵齟齬。及會推閣臣，憲成舉舊輔王家屏以對，遂削籍歸。

益潛心理學，集同志講論於二泉，與姑蘇管志道力辨「無善無惡」之説。管之學一貫三教而實主佛氏，憲成謂「佛學三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卷，一言以蔽之，曰：無善無惡，觀七佛偈了然矣。吾儒何必以此爲學」。又謂：「辨四字於告子易，辨四字於佛氏難。以告子之見性粗，佛氏之見性微也。辨四字於佛氏易，辨四字於陽明難，在佛氏自立空宗，在吾儒陰壞實教也。」【眉批】允成析狂狷二説，公進以中行，時稱顧氏叔季。語語破的，爲一時正學表儀。

城東南故有宋楊龜山東林故址，同邑高攀龍謂之曰：「此地乃造化所留，以待叔時也。」憲成因首倡議，復搆講堂書舍居焉。集吴越士，歲一大會，月一小會，條約一宗朱子《白鹿洞規》，而大旨在教人識性。嘗曰：「論本體，只『性善』二字。論工夫，只『小心』二字。」戊申，起光禄，辭不赴。壬子，卒于家。

憲成有絶人之資，而以全力用之於聖學，故不爲一切懸虚奇妙所惑。居官雖未得究其用，而與天子宰相争是非者，皆國本重計，宗社遠猷。晚年倡道東林，引掖後學，論者謂其有萬物一體氣象，然于邪正義利之辨，毫末不少差。故自熹廟之季以訖國變，東林忠節輩出，而不減東京風俗之美者，實憲成所風勵居多也。當時目爲東林邪黨，魏忠賢痛恨東林，擊殺殆盡，[1]又立碑如元祐故事。公死後十五年，猶以黨人奪職。崇禎初，贈吏部左侍郎，謚「文端」。所著有《涇皐藏稿》、《小心齋劄記》、《大學通

[1]「殆」，原作「待」，據《四庫全書》本《明儒言行録》卷九改。

考》、《還經録》、《証性編》、《桑梓録》等書。

語　録

程子每見人静坐，便歎其善學。羅豫章教李延平，於静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至朱子又曰：「只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静，不可去討静坐。」三言皆有至理，須合而參之始得。眉批 學人須先參此。

「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無極而太極」也。博文約禮，「一陰一陽」也。「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陰陽即太極」也。「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太極本無極」也。周元公曰：「發孔子之藴，教萬世無窮者，顔子也。」知言哉！眉批 貼合。

二程與横渠、康節，一時鼎興，氣求聲應，此吾道將隆之兆也。微元公孰爲之開厥始？流傳浸久，分裂失真，於是乎有禪而儒者，有霸而儒者，有史而儒者，此吾道將涣之兆也。微晦翁孰爲之持厥終？韓昌黎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愚謂元公之功不在孟子下，晦翁之功不在元公下。眉批 大儒係世道之重。

明道見處極高，便有懸語。伊川見處極正，便有拙語。横渠見處極深，便有艱語。康節見處極超，便有玩語。晦翁見處極實，便有滞語。象山見處極徑，便有狂語。惟元公其不可及也夫！眉批 不許人説一個字，破綻總是護短。

顧氏曰：「『性即理也』，言不得認氣質之性爲性也。『心即理也』，言不得認血肉之心爲心也。皆喫緊爲人語。」

或問：「《中庸》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

中。』説者以爲未發非時，蓋指本體而言也，此説似與朱子不同，何如？」曰：「朱子原有兩説，此説即其前一説。」

或問：「説者云：夫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此言良知在我，隨感隨應，自無不知。若乃『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則是專求諸見聞之末，而已落在第二義矣，故曰『知之次也』。然否？」曰：「此爲專求諸見聞之末者言，誠頂門一針。然而體察孔子當時口氣，似乎不類，何者？孔子自謂無不知而作，今如所云，是孔子自謂無不知也。自謂無不知而作，其辭平，其意虚；自謂無不知，其辭矜，其意滿矣。且多聞而擇，能擇者誰？所擇者何物？多見而識，能識者誰？所識者何物？《易》言『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正是這個功夫。若專求諸見聞之末，則程子所謂『玩物喪志』者耳，是乃知之蠹也，何但落第二義而已乎！」

自昔聖賢論性，曰「帝衷」，曰「民彝」，曰「物則」，曰「誠」，曰「中和」，總總只是一個「善」。告子卻曰「性無善無不善」，便是要將這「善」字打破。自昔聖賢論學，有從本領上説者，總總是個求於心。有從作用上説者，總總是個求於氣。告子卻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便是要將這「求」字打破。將這「善」字打破，本體只是一個空，將這「求」字打破，功夫也只是一個空，故曰告子禪宗也。眉批 今始識告子面。

孔子表章六經，以推明羲、堯諸大聖之道，而萬世莫能易也。朱子表章六經、《太極圖》等書，以推明周、程諸大儒之道，而萬

世莫能易也，此之謂「命世」。眉批 孔子表章諸大聖，朱子表章諸大儒，其意同，其功同。

周元公，三代以下之庖犧也，當時二程先生親受學於門，猶未能盡元公，則知元公者鮮矣。紹興間，侍講胡康侯請進二程從祀於先師之廟。乾道間，大學魏掞之請祀二程於學，並不及元公，則知元公者益鮮矣。至於象山陸子，直疑「無極」之説出自老子，訟言排之。其門人楊慈湖并詆《通書》穿鑿害道，可謂斯文之一厄也。眉批 言不可不慎。 獨朱子與象山反覆辨正，又時爲表章以行於世，而周子之道煥然復明，且令來者有所持循，因得尋見從上聖賢血脈，其功大矣。

周元公尚矣，明道、晦庵兩先生各有獨到處，未易以優劣論也。

既云伯子未能盡元公，叔子未能盡元公，且未能盡伯子，又云元公尚矣，明道、晦庵未易優劣，則叔子可知已。然晦翁於叔子卻極推重。

慈湖曰：「濂溪云：『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於天下至一之中，忽起通、復之異説，穿鑿爲甚。」愚竊以爲更有甚焉。文王于天下至一之中，忽起元、亨、利、貞之異説，是穿鑿之宗也。庖犧於天下至一之中，忽起乾、坤、坎、離、震、艮、巽、兑之異説，是穿鑿之祖也。此之不問，而獨于濂溪乎求多何也？ 慈湖之學，以不起意爲宗，試看此等處，有意乎？ 無意乎？ 皆在慈湖獨知之中，非吾所能懸度矣。 慈湖又曰：「《洪範》惟言『思』，未嘗言『無思』，而濂溪必取乎『無思』者，是猶未識乎『思』也。『思曰睿』，明『思』未嘗不『睿』，未嘗不妙，未嘗不神，此不可以有無解，何復取乎『無思』哉？ 離思而取

無思，是猶未悟百姓日用之即道也。孔子曰：『何莫由斯道也。』周子猶未悟思之即道，思之即無思也。」審如是，慈湖之必取乎不起意何也？【眉批】慈湖不起意之説自窮矣，人謂慈湖之病，總在自恃。

《大學》言誠意，《論語》言無意，《中庸》言慎思，《繫辭》言無思，各是一個道理，會得時又只是一個道理。是故其言誠且慎也，非慮言無者之蕩於空，而借此以實之也。其言無也，非慮言誠且慎者之窒於實，而借此以空之也。若以不起意格誠意，以思格無思，此正所謂穿鑿耳。【眉批】説理妙處。

五宗昌而虛無寂滅之教熾矣，所以使天下知有吾儒之道之當來而歸者，周元公也。程、朱没而記誦辭章之習熾矣，所以使天下知有自心自性之當反而求者，王文成也。【眉批】愚嘗謂儒術至陽明又一開闢也，于公言益信。

卓哉其元公乎！吾始以爲元公也，而今乃知其宛然一孔子也。《太極圖説》推明天地萬物之原，直與河圖、洛書相表裏。其言約，其旨遠，其辭文，其爲道易簡而精微，博大而親切，是故可以點化上士，可以鍛鍊中士，可以防閑下士。未嘗爲吾儒標門户，而爲吾儒者咸相與進而奉之爲斯文之主盟，莫得而越焉。未嘗與二氏辨異同，而爲二氏者咸相與退而各守其宗，莫得而混焉。至矣盡矣，誠足以考前聖而不謬，俟後聖而不惑矣。陽明先生開發有餘，收末不足。當士人桎梏於訓詁詞章間，驟而聞「良知」之説，一時心目俱醒，恍若撥雲霧而見白日，豈不大快！然而此竅一鑿，混沌幾亡，往往憑虛見而弄精魂，任自然而藐兢業。陵夷

至今，議論益懸，習尚益下，高之放誕而不經，卑之頑鈍而無耻。【眉批】傳陽明者失之。仁人君子，又相顧徘徊，喟然太息，以爲倡始者殆亦不能無遺慮焉而惜之，此其所以遜元公也。「然則朱子何如？」曰：「以考亭爲宗，其弊也拘。以姚江爲宗，其弊也蕩。拘者有所不爲，蕩者無所不爲。拘者人情所厭，順而決之爲易。蕩者人情所便，逆而挽之爲難。昔孔子論禮之弊，而曰：『與其奢也，甯儉。』然則論學之弊，亦應曰：『與其蕩也，甯拘。』此其所以遜朱子也。」【眉批】獨出手眼，爲定此三大儒之案，其言正非草草。

孔子誨子路以「知」，而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直指本體，當下即了。其誨子路以「敬」，而曰：「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堯、舜猶病也。」究竟功用，到底不了。此最易簡，最廣大，聖門第一義諦也。然則孔子之所以注意於子路可知，而子路之所以爲，亦可知矣。子思班諸舜與顔之間，孟子班諸舜與禹之間，有以哉！【眉批】迂儒謂有人指摘一字，便是破綻。夫子于子路每作狠語，何失爲大賢！

「温故而知新」，這「温」字下得最好。「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極盡此一字形容。忘則冷，助則熱，惟「温」乃是一團生氣，千紅萬紫都向這裏醖釀出來，所謂「新」也。《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條，始之以「致廣大」、「盡精微」、「極高明」、「道中庸」，終之以「敦厚」、「崇禮」，可謂十分周整，卻於中間點入此一語，更覺活潑潑地。【眉批】理會道理，真是活潑潑地。

至善者性也，性原無一毫之惡，故曰至善。陽明先生此説極平正，不知晚來何故卻

主「無善無惡」。「無聲無臭」，吾儒之所謂空也。「無善無惡」，二氏之所謂空也。名似而實遠矣。是故諱言空者以似廢真，混言空者以似亂真，予皆不敢知也。

讀「禮樂征伐」一章，便識得《春秋》一經全局。讀「誰毀誰譽」一章，便識得《春秋》一經斷案。眉批 具此眼方能讀古今書。

唐荆川先生所著《春秋論》甚佳，其説本孔子「禮樂征伐」一章，卻似只道得一半，何也？所謂自諸侯出、自大夫出、自陪臣出，凡以責其下也。探本尋源，畢竟又自上之無道始，故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言之不足而再言之，隱然寓無限感慨，凡以諷其上也。責其下，故其辭直而顯；諷其上，故其辭婉而微，聖人之情見矣。眉批 看出聖人之情。《春秋論》曰：「《春秋》，王道也。禮樂征伐出于天子，無或有一人之敢横行，作好惡，作威福，是王道也。」余欲竊取孔子之言以補之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王道也。」如此看方成一部《春秋》。然則孟子何以但言「《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也？曰：「自周之臣子而觀一十二王，皆君父也。《春秋》託始于平王，正以其忘君父之仇，爲亂賊首。而治諸侯、治大夫、治陪臣，則以治其徒也，可謂深切著明矣。」

「天何言哉？」是喜怒哀樂未發氣象。「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到發處依舊是未發氣象也，故曰「體用一原，顯微無間」。眉批 有會。

言事者率詬當事者爲攬權，雖曰局外不知局内之苦，然而確有中於當事者之膏肓

也。當事者率病言事者爲偏執，雖曰局内不及局外之情，然而確有中於言事者之膏肓也。二豎不除，而欲天下治且安，必無幸已。噫！此古今之通患也。眉批 古今通患。

吾聖人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佛氏曰：「迷妄有虚空，依空立世界，想澄成國土，知覺乃衆生。」吾聖人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佛氏曰：「覺海性澄圓，圓澄覺元妙，元明照生所，所立照性忘。」于此求之，儒、釋幾微異同之辨，可得而識矣。

一日遊觀音寺，見男女載於道，往過來續，繩繩不已。余謂季時曰：「即此可以辨儒、佛已。」眉批 足破迷情。季時曰：「何？」曰：「凡所以爲此，一片禍福心耳。未見有爲禍福而求諸吾聖人者也。佛氏何嘗邀之而使來？吾聖人何嘗拒之而使去？佛氏何嘗專言禍福？吾聖人何嘗諱言禍福？就中體勘，其間必有一段真精神迥然不同處。」曰：「此特愚夫愚婦之所爲耳，有識者必不其然。」曰：「感至於愚夫愚婦，而後其爲感也真；應至於愚夫愚婦，而後其爲應也真。真之爲言也，純乎天而人不與焉者也。研究到此，一絲莫遁矣。」眉批 從來無人説到此，冷眼看破。

或疑程、張氣質之説未透性善，愚竊以爲氣質之説正顯性善耳。夫何故？人之生也昏明强弱，千萬不齊，自未有氣質之説，人且以是不齊者爲性，概曰性善，猶在離合之間。自既有氣質之説，然後知其所以不齊者氣質也，非性也。即欲諉不善于性，不可得已。故曰：氣質之説，正顯性善。

或問：「不學而能，良能也；學而能，非良矣。不慮而知，良知也；慮而知，非良矣。吾儕須從不學不慮起手，方是入聖真路頭。若去學且慮，便成胡越矣。如何？」曰：「此處須要善看。《語》有之：『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委如所言，孔子非歟？」曰：「然則孟子何以云爾？」曰：「試檢《孟子》七篇之中，原自說的明白，何必擒定『不學不慮』四字？聊舉其略：『今人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仁也，是『不學而能，不慮而知』者也，豈不在在圓滿？孟子卻又與他拈個『充』字出來，謂之『充』，即不免學且慮矣。『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義也，是『不學而能，不慮而知』者也，豈不在在分曉？孟子卻又與他拈個『辨』字出來，謂之『辨』，即不免學且慮矣。若然者，孰爲良能？孰非良能耶？孰爲良知？孰非良知耶？」〔眉批〕只從四書白文細細體認，便自分曉。先生有孟子之學之才。曰：「然則良能有不能乎，而待學乎？良知有不知乎，而待慮乎？何其說之自相矛盾也？」曰：「非也。良能不學而能，良知不慮而知，『天命之謂性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率性之謂道也』。『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修道之謂教也』。夫如是，何矛盾之有？且君之言曰『從不學不慮起手』，試味『起手』二字莫便是學否？莫便是慮否？還以質諸『不學不慮』四字，莫便自相矛盾否？夫如是，又何疑于孟子哉？」〔眉批〕原無矛盾，執者自生障礙。

程伊川先生曰：「泰伯三以天下讓者，立文

王則道被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之故而讓之也，不必革命。使紂賢，文王爲三公矣。」此解最精。泰伯爲太王長子，一旦偕仲雍去而之荆蠻，這事最做得奇。當時人見了，必定大家去推求個中緣故，亦安有不知？即註所謂「季歷生子昌有聖德，太王欲傳位季歷以及昌」，亦是當時傳流下來的話。何以云「民無得而稱」？只是據這話頭，一似在太王身上起念，是以父子讓也。在王季身上起念，是以兄弟讓也。這也是十分好了，乃泰伯更有大焉，卻是在天下上起念，以天下讓也。以父子讓，以兄弟讓，是將文王做一家公共的文王。就太王、王季看來，泰伯真是至公而無私；就天下看來，猶未離乎私也。以天下讓，是將文王做天下公共的文王，就天下看來，猶曰太王之聖孫，王季之聖子。就泰伯看來，即太王、王季不得而私之矣。這是何等心腸，何等心胸！勘到此處，非惟尋常人不能知，雖賢人君子亦未必能知也。故夫子特表而出之，以爲「民無德而稱」。至伊川直將「天下」二字點破，千載而下有知己矣。

眉批 以天下讓，纔得了然，方是泰伯心事。

朱子釋「心」字曰：「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釋「知」字曰：「知者心之神明，所以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最爲親切。若以意念爲心，照察爲知，未免落第二義矣。

朱子疾革，門人請教，朱子曰：「須要堅苦。」是説功夫。陽明疾革，門人請教，陽明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是説本體。惟曾子疾革，謂其門人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

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即本體、即功夫，和盤託出，而兩賢俱在範圍中矣。眉批 千聖萬賢，不過了當此件。

陽明特揭「良知」，可謂超然自信。獨往獨來，了無依傍矣。今考《年譜》，則謂「其謫龍場也，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久之，胸中灑灑。因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説，寤寐中若有人語之者，不覺呼躍，從者皆驚」，是亦未嘗不從念慮入也。及經宸濠之變，語門人曰：「近來信得『良知』二字，真聖門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盡，今自多事以來，只此良知無不具足。」他日又曰：「當時尚有微動于氣所在，設今處之，更不同。」是亦未嘗不從事而入也。《譜》又言：「陽明始發悟時，以默記五經之言證之，莫不脗合，因著《五經臆説》。」且「致知」二字，揭自《大學》，「良知」二字，揭自《孟子》，陽明特就中提出耳，是亦未嘗不從文字入也。予昔聞季彭山言：「山陰有黄轝子，讀書不牽章句。成化、弘治間，儒者守成見，莫之信，惟陽明與之善。」又聞陽明遇增城湛甘泉於京師，一見投契，嘗爲文别甘泉。自言：「少不知學，已出入於釋、老，久之乃沿周、程之説而求焉，岌岌乎仆而復興。晚得交甘泉，而後志益堅，毅然若不可遏。」至於門人徐曰仁、陸原静輩，始亦不無牴牾，已而已竭所疑，反覆辨析，而後歸于一。由此觀之，其所商求印證，得之朋友之助發者當不少矣，是亦未嘗不從講論入也。眉批 念慮事爲，文字講論，俱是少不得，但亦算不得，達者自知。 故夫陽明之所謂「知」，即朱子之所謂「物」，朱子之

所以「格物」者，即陽明之所以「致知」者也。總只一般，有何同異？可以忘言矣。眉批 朱、王相合之案。

再閲陽明《與羅少宰書》，有云：「凡某之所謂『格物』，其於朱子九條之説，皆包羅統括於其中。但爲之有要，作用不同，正謂毫釐之差耳。然毫釐之差，而千里之謬實起於此，不可不辨。」竊惟朱子平，陽明高；朱子精實，陽明開大；朱子即修即悟，陽明即悟即修。以此言之，兩先生所以考之事爲之著，察之念慮之微，求之文字之中，索之講論之際者，委有不同處，要其至于道則均焉，固不害其爲同耳。若曰是起千里之謬，至推而比諸楊、墨，試揆諸此心之良知，其果然乎否也？

眉批 得其平。

河圖、洛書，是造化兩篇大文字。八卦、九疇、《大學》、《中庸》首篇、《太極圖説》、《西銘》，是千古來聖賢六篇大文字。有起頭，有結局，有次第；有本體，有作用；有綱領，有條目；有功夫，有效驗。纔提起種種色色，都在面前，何等易簡而明白。又貼實理會，自天開地闢，生出無限英豪，憑他如何做，也做不能了，又何等廣大而精微，嗚呼至哉！眉批 良是。

河圖、洛書，是爲造化傳神的；八卦、九疇，是爲河圖、洛書傳神的；《大學》，是就人生以後説起的；《中庸》，是就人生以上説起的；《西銘》，是就既有天地説起的；《太極圖説》，是就未有天地説起的。眉批 醒得此等題目，方好閲世間各項文字。分看來不相依做，不相假借，不相凌越，各各自開一局。合看來，實是互相闡明，互相助發，互相攝持，恰好完却天地間一個公共的大勾

當也。良能不學而能，良知不慮而知，所謂性也。説者以爲由孩提之不學而能便可到聖人之不勉而中，由孩提之不慮而知便可到聖人之不思而得，良是。第此猶就聖人、孩提分上説來。若就性上看，應曰：聖人之不勉而中恰到得孩提之不學而能，聖人之不思而得恰到得孩提之不慮而知耳。雖然，猶二之也。原來只是一個，没些子界限，何處放個「到」字。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眉批 剖析入微，知大人不失赤子，則知人皆可爲堯、舜。

予始讀韓昌黎《原道》，以爲粗之乎其闢佛者耳。年來體驗，乃知其妙。蓋佛氏説心説性儘自精微，幾與吾聖人不異。至其單言片語能使人立地豁然而頓悟，又或汪洋浩蕩，高入九天，深入九淵，能使人没於其中而不得出，更若駕吾聖人而上之然者。即欲闢他，何處下口？惟就人倫上斷置，方纔無辭以解。且既於此無辭以解，即心性之説亦不攻自破。何也？吾聖人以人倫爲實際，其所謂心性即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中。❶佛氏以人倫爲幻迹，其所謂心性，乃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外。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中，是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外，體用顯微打成兩截矣。即口口説一原無間，其能一原無間乎？否也。論至此，彼亦何説之辭？故闢佛者只應如是而止，此堂堂之陣，正正之旗，湯、武之師也。若以爲粗之乎闢佛，卻是自家這裏將心性另作

❶「互相闡明」至「心性即在」，原缺，據康熙六年本補。

一物看，適不免走入他圈子中矣，如何闢他？【眉批】予少時詣一先輩，先輩問曰：「愛讀佛經否？」予曰：「不愛讀佛經，愛讀《佛骨表》。」先輩曰：「《佛骨表》極浮淺，如何得他心服？」予曰：「他即不服，絕去人倫，成何世界？」❶當時得先生此言舉而告之，先輩未必不服。

夜來偶思孟子「性」、「命」二條，其指甚精，當與《盡心》章參看。何者？耳、目、口、鼻、四肢，人見以爲落在形骸，塊然而不神。今曰「性也，有命焉」，是直推到「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説處，以見性之來脈極其懸遠，如此不得丢卻原頭，認形骸爲塊然之物也，故曰：「知其性則知天。」仁、義、禮、智、天道，人見以爲來自於穆，窈然而不測。今曰「命也，有性焉」，是直反到愚夫愚婦可與知與能處，以見命之落脈極其切近，如此不可丢卻見在，認於穆爲窈然之物也，故曰：「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嗚呼微哉！【眉批】眼前處看得極精微，精微處看得極眼前，總是顯微無間。《書》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直是八字打開。《太極圖説》言「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即人心道心又不是截然兩物也。乃孟子論「性」、「命」二條，實備發其指。是故「性也，有命焉」，蓋就人心拈出道心，以爲舍無極没處尋二五也。「命也，有性焉」，蓋就道心攝入人心，以爲舍二五没處討無極也，所謂妙合而凝蓋如此。窮此之謂窮理，盡此之謂盡性，至此之謂至命。非深於天人之故者，其孰能知之？【眉批】只是道理熟，便横説豎説無不融貫。

「原憲『克、伐、怨、欲不行』，孔子以爲不知

❶「予少時」至「成何世」，原缺，據康熙六年本補。「界」，原作「使」，據康熙六年本改。

其仁。及顏子問仁，卻告之『克己』，何也？」曰：「己是克、伐、怨、欲之根，克、伐、怨、欲是己之枝葉。從枝葉上檢點，方且東支而西吾，方且西滅而東起，何時是了？從根上斬斷，即徹底澄清，一切沾染不得矣。兩下相去，正是天淵，不可同年而語也。」眉批 從根源上著力，是一了百當法。

所謂己，非特衆人有之，雖君子亦有之；非特君子有之，雖聖人亦有之。故禹之稱堯，孟子之稱舜，皆曰「舍己」。《論語》記孔子絶四，亦以「毋我」爲究竟。毋者，禁止之辭。以用力言謂之「克」，以得力言謂之「舍」。眉批 非大聖大賢不能舍己，克己，恃己長護己短者，賢智更甚。

「堯以天下與舜，有諸？」「此問大奇，二典三謨經孔子親手删定，這件事載得明明白白，不如洗耳沈淵之説，出自玩世之徒寓言以張其高者比。這又是極好的事，不如割烹瘠環之説，出自阿世之徒借口以文其姦者比。何須要問？萬章蓋亦見得聖人當此時方做此事，揖讓與征誅，都是一個道理流出，非故爲矯激，薄其子而厚他人，博個名兒。世間有豔慕而依倣之，如子噲、子之之流者，既屬可笑，況以爲可得而與，則亦將以爲可得而取；以爲可得而取，則亦將以爲可得而奪。與而取順也，猶可言也。奪而與逼也，不可言也。世間安知無借與之名文奪之實以欺天下，天下且受其欺而不覺者，如此亂臣賊子且接跡而起矣，尤屬可懼。以故特尋這話柄，將來做個疑端。就中一段意思，最爲深至。眉批 爲《萬章》開生面。孟子答的卻又大奇，眉批 此段議論，真是大奇。徑把堯、舜放在一邊不説，只説個天子不能

以天下與人，恰打著萬章心上事。於是萬章就『不能』二字反覆分剖，一節痛快一節，直透到頭，發出天地間至當不易的道理，問出古今來未經人道的議論。然後知聖人心事真如青天白日，非惟不以天下爲重，愛而戀之；抑且不以天下爲輕，藐而置之。即好事者流，何得執禪繼征誅之跡妄肆雌黄？然後知天下公器，幽有百神管著，明有百姓管著，非惟天子欲與人而不敢，抑且欲與人而不能，一切姦雄亦可消卻多少癡夢，其有功於世教大焉！」

問：「論性者或以理言，或以氣言，或兼理氣言，何如？」曰：「厥初一氣也，孰主宰？是理也。所謂性，蓋自其主宰言之也。」曰：「如此得無遺氣？」曰：「既曰自其主宰言，便是就氣上點出理來，曷嘗遺氣？吾儕要認性，須從主宰處認取，方有下落。性不離於氣，亦必知其有不墮于氣者存，而後性之真面目始見耳。若向氣上認取他，這個紛紛紜紜、清濁純駁、千態萬狀，將指何者爲性？」曰：「然則理與氣二乎？」曰：「識得理是氣之主宰，如何分而爲二？」曰：「然則理與氣一乎？」曰：「識得理是氣之主宰，如何混而爲一？」眉批 無句不轉，無句不靈。從來論性、論理氣者，千百萬言，有如此之明快簡當者乎？

或問：「因果有諸？」曰：「有之。」曰：「何以聖人不言？」曰：「聖人何嘗不言？」曰：「可得聞乎？」曰：「禹之《謨》曰：『惠迪吉，從逆凶。』尹之《訓》曰：『作善百祥，作不善百殃。』類而求之，不可殫述也。」曰：「此言見在，不言過去、未來也。」曰：「《易》不云乎：『積善之家，必有

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謂之『積』，則上之推及祖宗，是亦過去也。謂之『餘』，則下之推及子孫，是亦未來也。」眉批 逼得佛家因果再無處去。曰：「此吾儒之所謂過去、未來，非佛氏之所謂過去、未來也。聖人第言其所謂過去、未來，不言佛氏之所謂過去、未來，何也？今不知佛氏之所謂過去、未來有耶無耶？」曰：「不知也。請舉所知以質。域中有二：大道、大法。大道者何？綱常倫理是也。所謂『天叙有典，天秩有禮』，根乎人心之自然，而不容或已者也。有如佛氏之説行，則凡忠臣孝子，皆爲報夙生之恩而來；凡亂臣賊子，皆爲報夙生之怨而來。反諸人心之自然，而不容或已處，吾見了不相干也。於是綱常倫理且茫焉無所繫屬，而道窮矣。大法者何？黜陟予奪是也。所謂『天命有德，天討有罪』，發乎人心之當然，而不容或爽者也。有如佛氏之説行，則凡君子而被戮辱，皆其自作之孽；而戮辱之者，非爲傷善。凡小人而被顯榮，皆其自貽之休；而顯榮之者，非爲庇惡。揆諸人心之當然而不容或爽處，吾見了不相蒙也。於是黜陟予奪且貿焉無所憑依，而法窮矣。道窮法窮，雖羲、農、堯、舜復生無以御天下。由此觀之，佛氏之所謂過去、未來，有耶無耶？無則非吾儕之所當言，有必至於妨道妨法，非吾儕之所敢言也。子又何疑于聖人哉？」眉批 道法兩段，傳世之言。

周子主静，蓋從無極來，是究竟事。程子喜人静坐，則初下手事也。然而静坐最難，心有所在則滯，無所在則浮。李延平所謂「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正當有在無

在之間。就裏得個入處，循循不已，久之氣漸平，心漸定，獨居如是，遇事如是，接人如是，即喜怒哀樂紛然突交於前亦復如是，總總一個未發氣象，渾無内外寂感之别，下手處便是究竟處矣。眉批 功力至此，無入不自得。

「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直，明明是君子；枉，明明是小人，亦何待分剖？只覺下個「直」字「枉」字更有力，何以言之？謂之直，必然是曰是，又能匡人之是；非曰非，又能匡人之非。獨立自信，略無些子依違者。此等人，下面公論極歸向他，上面卻最容易怪他，所以舉之爲難。謂之枉，必然是可爲非，又能阿人之非；非可爲是，又能阿人之是。曲意求媚，略無些子執持者。此等人，下面公論極鄙薄他，上面人卻最容易愛他，所以錯之爲難。眉批 直易令人怒，枉易令人喜，所以舉錯之難常見。正人君子受此匪之傷者，正爲不知其爲枉也。是故均之爲君子也，而其品不同，若一味清苦的、朴實的、忠厚的、謹飭的，縱是昏亂之時，還不至盡見廢棄。惟危言危行、敢於犯顔的，縱清明之時，亦往往取忤矣。均之爲小人也，而其等不同，若一味貪污的、虚浮的、苛刻的、恣肆的，縱是昏亂之時，還不至盡見寵任。惟諂言諂行、巧於阿指的，縱清明之時，亦往往被暱矣。乃知概曰用君子，猶未有以見其用之之實也，必至連直者都用，方纔用的徹底，方纔喚的真能用君子。概曰去小人，猶未有以見其去之之實也，必至連枉者都去，方纔去的徹底，方纔喚的真能去小人。聖人下此二字，一則將君子小人之情推勘到纖毫含糊不得處，一

則將時君世主之情推勘到纖毫矯强不得處，其指精矣。長國家者，誠於此一參證焉，所舉吾所好乎？民所好乎？所錯吾所惡乎？民所惡乎？孰爲直乎？孰爲枉乎？民服乎？不服乎？自應惕然有醒，豁然有悟，亦何至忠正是讐，邪媚是嬖，棄藥石而懷鴆毒，公然驅而納之危亡之中而莫之避也？〔眉批〕説得十分痛快，只是善讀書。

或問《春秋》大旨。曰：「春王正月。」已而又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曰：「何言乎『春王正月』也？」曰：「這裏要看一『王』字。孔子嘗言之矣：『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及作《春秋》，卻表出一『王』字來，意豈不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即爲有道，自諸侯出即爲無道』乎？〔眉批〕「王」字、「天」字，是《春秋》大頭腦。於是而書會、書盟、書聘、書伐，又豈不曰『是果自天子出乎，抑亦非自天子出乎』？如此不特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者無所復容，即桓、文輩自詭能爲天子分憂捍難、有功于王室者亦與亂賊同科。一切假仁假義之説，無所復施矣。這便是孔子撑乾拄坤，變無道爲有道的大規模。」曰：「何言乎『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也？」曰：「這裏要看一『天』字。蓋天下有道，非天下自爲有道也，惟王帥之以有道則有道矣。天下無道，非天下自爲無道也，惟王帥之以無道則無道矣。故《春秋》特揆所由，提出一『天』字來，意豈不曰『天下受命于王，王受命于天，能奉天即是帥之以有道，不能即是帥之以無道乎』？於是而書『使宰咺來歸惠公

仲子之賵』，又豈不曰『是果奉天而行者乎，抑亦悖天而行者乎』？ 循名責實，將無忸然而愧乎？ 誠知愧，將無惕然而懼乎？ 誠知懼，將無聳然而奮乎？ 然後一發念必慎，一施政必慎，而禮樂征伐悉稟承自天矣，然後諸侯莫敢擅于國，大夫莫敢擅于家，陪臣莫敢擅于室，而禮樂征伐悉稟承自天子矣。 這便是吾夫子旋乾轉坤，變無道爲有道的大機括。 故看得一『王』字明白，則知《春秋》正名定分之書也，所以告天下萬世之爲人臣子者也。看得一『天』字明白，則知《春秋》端本澄源之書也，所以告天下萬世之爲人君父者也。眉批 大公案。 董子曰：『爲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義，必蒙首惡之名。 爲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義，必陷篡殺之罪。』得之已矣。」

或問佛氏大意。曰：「三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卷，一言以蔽之，曰：無善無惡。試閱七佛偈便自可見。」曰：「《永嘉證道歌》謂『棄有而著無，如舍溺而投火』，❶恐佛氏未必以無爲宗也。」曰：「此只就『無善無惡』四字翻弄，到底非有別義也。」曰：「何也？」曰：「棄有，以有爲惡也；著無，以無爲善也，是猶有善有惡也。 無亦不著，有亦不棄，則無善無惡矣。 自此以往，節節推去，掃之又掃，直掃得沒些子剩，都是這個意頭，故曰此只就『無善無惡』四字翻弄，到底非有別義也。」眉批 「無善無惡」四字，爲禪家宗旨，所以云陽明初主「至善」，不知晚年何故卻主「無善無惡」。

或問：「聖人之『不勉而中』，即孩提之『不

❶「舍」，原作「含」，據康熙六年本改。

學而能』。聖人之『不思而得』，即孩提之『不慮而知』，信矣。論者又以爲不同，何也？」曰：「此亦有説在。」曰：「可得聞乎？」曰：「孩提不學而能，無有所撓之也。聖人不勉而中，則撓之而愈定矣。孩提不慮而知，無有所淆之也。聖人不思而得，則淆之而愈清矣，故不同也。眉批 善于説理。❶ 且《易》言『百姓日用而不知』，《詩》言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這兩『不知』，同乎？不同乎？」曰：「恐不同。」曰：「孩提之不學不慮，《易》之所謂『不知』也。聖人之不思不勉，《詩》之所謂『不知』也。以此而論，謂之不同也固宜。」曰：「然則于其同可以識取本體矣，於其不同可以識取功夫矣。」曰：「如此看甚好。」眉批 解人。

「無可無不可，是孔子小心處，作何解？」曰：「可者因而可之，聖人未嘗敢自有其可也。不可者因而不可之，聖人未嘗敢自有其不可也。這是恁麽樣小心？若不聞之乎：『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時中』與『無忌憚』，只在幾微間耳。予嘗謂『鄉黨』一篇，章章是個小心圖，末條拈個『時』字，正所謂『無可無不可』也。『吾十有五』章，卻是個小心訣。」曰：「何也？」曰：「此章要看第一句『學』字，末一句『矩』字。兩字首尾呼應，最可味。是故謂之學便是雖聖人亦不敢一毫自家主張，知有矩而已矣。謂之矩便見雖聖人亦不敢一毫違他主張，知有學而已矣，豈不是個小心訣？」眉批「小心圖」易見，「小心訣」

❶「善于」，原脱，據康熙六年本補。

非拈出不知。

曰：「天命云何？」曰：「臣受命於君，子受命於父，人受命於天。不知有君，不可以爲臣；不知有父，不可以爲子；不知有天，不可以爲人。《詩》云：『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此之謂也。」曰：「小心是個敬，聞之程子之言『敬』曰：『主一無適。』謝上蔡之言『敬』曰：『常惺惺法。』尹焞曰：『其心收斂，不容一物。』正恐茫然，有如告之。」曰：「小心誰不曉了？ 及其至，即堯、舜猶病，此最易知，最易能，又最無窮盡者也。」曰：「世儒放膽多矣，提出這二字，正對病之藥。」曰：「這是百草中一粒靈丹，不論有病無病，卻少他不得。而今須要實實調服，莫只把來做個好方子，隨口説過，隨手抄過，卻將自家死生放在一邊也。」

同安蔡獻臣曰：「先生之學，直窺本原。先生之志，力擔世道。先生之風，千仞高翔。先生之言，百世可俟。」

或曰：「薛文清、陳白沙於論前輩得失處，決不輕訾人一語。涇陽除濂溪外，二程、張、邵、朱、陸以迄陽明，皆有可摘，得無涉於躁且慢乎？」曰：「文清、白沙固是渾厚之道，或亦其人未可與深言。涇陽尚論古人以求一至當不易之理，非故苛責其人也。孟子願學孔子，自孔子之所稱許者，而孟子直鄙之，至伯夷而曰『隘』，柳下惠而曰『不恭』，此豈故與孔子相左？正離合而與之相究。蓋孔子以匹夫而定湯、武、伊、周、微、箕之案，删定贊修無已時者，皆純乎天而人不與。孔、孟所以主持數千年之名教，而儒之統與治統相維而不墜，此是何等關係！而徒博一渾厚之名？故須能位置諸大儒，乃可以爲宇宙兩簿作主持耳。」

予弱冠赴京師時，東林之名甚著，每日章疏固多頌言，間亦有摘及之者。予詢學士年長者：「東林人果如何？」長者云：「東林，君子也，未必人盡君子，而主盟者，則真君子也。」然則摘君子者之人可知已。嗣後五十年，文章節氣，大約皆東林之人也。晚得涇陽諸集讀

之，開豁洞達，晰義甚嚴，而持論甚正，評人處不狗不刻，自是邇來諸儒之冠。予謂文成五百年後直接元公，而念菴、涇陽則又其見知者矣。

《宗傳》一編已就緒，而及門士仍有疑涇陽者，曰：「子何疑？」曰：「疑其人。萬曆年之黨局始自涇陽，國運已終，而黨禍猶未已也。今日嚷東林，明日嚷東林，東林之骨已枯矣，而在朝在野仍嚷東林，豈非作始之人貽謀之不善乎？」曰：「子謂『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尚可望于今之世哉？陰晦之時，孤陽一線，則東林實係絶續之關。乙丙死魏逆諸臣，甲申殉國難諸臣，屬之東林乎？屬之攻東林乎？諸君子之所以爲忠臣而撑拄天地、名揭日月者在五十年之後，而其鼓盪摩厲者在五十年之前，則涇陽之氣魄精神，度越諸子遠矣，豈向俗儒曲學問毁譽、定是非者耶？子之所以見短者，予正於此見長。文成有安社稷之功，而身名幾不保。程、朱當僞學之禁，而當時亦不敢信其爲千古之大儒也。質鬼神而無疑，俟後聖而不惑，須大開眼界。」

理學宗傳卷之十一終

理學宗傳卷之十二

容城孫奇逢輯

門人陳遇堯
侄孫　永徵　同編

漢儒考

董子 申公、倪公寬、毛公附。

董仲舒，廣川人。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數百，而仲舒以賢良對策。對既畢，天子以仲舒爲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誼匡正，王敬重焉。久之，王問仲舒曰：「粵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吴，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以爲粵有三仁。」仲舒對曰：「聞昔日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于我哉？』徒見問耳，且猶羞之，况設詐以伐吴虖？繇此言之，粵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爲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爲賢，其比三仁，猶碔砆之與美玉也。」王曰：「善。」眉批 以其設詐而抑之，議最正。然易王一問，亦不可遂非，何也？以三人者雪恥除凶，與魯伐齊有異。

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

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爲中大夫。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説其意，草藁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于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

仲舒爲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❶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爲從諛，弘嫉之。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弘乃言于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罪，病免。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率下，數上疏諫争，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人産業，以修學著書爲事。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

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爲相而隆儒矣，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于家。家徙茂陵，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

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説《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❷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劉向稱其「有王佐之才」，而向子歆亦言「令後學者有所統一，爲羣儒首」云。

❶「夷」，原脱，據《漢書·董仲舒傳》補。
❷「明」下，原衍「行」字，據《漢書·董仲舒傳》删。

三　策

謹按《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眉批「天人相與之際」，此句發端。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作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學問，則見聞博而智益明；强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懈。」《書》云：「懋哉懋哉。」皆强勉之謂也。

道者，所由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没，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義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乃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民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浹於肌膚，藏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筦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爲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

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由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佑之，爲生賢佐，後世稱頌，至今不絶，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

反，其所操持誖謬失其統也。

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躍於王舟，有火復於王屋，流爲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隣。」皆積善累德之效也。及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争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盭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

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眉批 君臣所以造命，萬物歸於一源。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惟甄者之所爲；猶金之在鎔，惟冶者之所鑄。「綏之斯俫，動之斯和」，此之謂也。

臣謹按《春秋》之文，求王者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耳。然則王者欲有所爲，宜求端於天。眉批 「王者欲有所爲，宜求端於天」，是主腦。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虚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爲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

不任刑。眉批：任德教而不任刑罰，是求端於太虛。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

臣謹按《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内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

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此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

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

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爲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❶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顓爲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不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熟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眉批】更化善治，又教化之大務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禄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禄於天。」爲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禄於天。夫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飾也。五者修飾，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於方外，延及羣生也。

天子覽其對，異焉。

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爲憂，而未以位爲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卨、咎繇。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教

❶「之」，原作「過」，據《漢書・董仲舒傳》改。

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義，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乃遜其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乃即天子之位，以禹爲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爲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於河海。天下秏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閎夭、太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即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存之，❶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由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

臣聞制度文采玄黄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琢，資質潤美，不待刻琢，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良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禄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義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

❶「存」，《漢書·董仲舒傳》作「安」。

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義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説，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爲俗，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爲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虚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内有背上之心，造僞飾詐，趨利無恥；又好用憯酷之吏，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此之謂也。

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内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聖德昭然，施於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説德歸誼，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眉批】尊聞行知，見道之言。高明光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内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眉批】設誠致行，尤中武帝竅綮。陛下親耕籍田以爲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絶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

與姦爲市，貧窮孤弱，寃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所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職，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混淆，未得其真。臣愚以爲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偏得天下之賢才，則三王之盛易爲，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❶録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

眉批 責郡守縣令一段，千古不易。

眉批 貢舉以觀大臣之能，亦是漢廷良法。

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其惟聖人乎！」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册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貫條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册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偏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博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

❶ 「授」，原作「受」，據《漢書・董仲舒傳》改。

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由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

眉批 先生曰：「有國者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宜，遭變事而不知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必蹈篡弒之罪。」此語尤精。

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以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千萬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制度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爲君

子。」此之謂也。

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聚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虗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寖明寖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虗性情、察虗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爲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響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謾，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遲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寖微寖滅之道也。

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捄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亡爲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尚忠，殷尚質，周尚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

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尚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眉批 議得本原，所以度越諸子。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由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

陛下有明悳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廑能勿失爾。若乃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以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凰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盭而陵遲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於古，返之於天，儻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以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蹵民，民日削月朘，寖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極愁苦而

上不救，❶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也。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與民争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爲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爲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禄，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義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争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義，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内望也。❷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爲者矣。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師異道，人異説，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絶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説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

❶「極」，《漢書・董仲舒傳》作「急」。
❷「四」，原作「回」，據康熙六年本改。

從矣。

朱子曰：「仲舒所立甚高，後世之所以不如古人者，以道義功利關不透耳。其議論，雖婁敬、賈誼知謀之士爲之，亦不過如此。」

又曰：「仲舒本領純正。如説『正心以正朝廷』與『命者天之令也』以下諸語皆善。班固所謂醇儒，極是。至於天下國家事業，恐施展未必得。」

西山真氏曰：「仲舒純正近理之言，見稱於諸老先生外，如曰：『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又引曾子尊聞行知之説，此二條最有功於學者。蓋學道之要，致知力行而已。《虞書》之精一，《論語》之知及仁守，《中庸》之博學篤行，皆是也。秦、漢以下未有識之者，而仲舒能言之，此豈諸儒所可及哉？至謂有國家者不可不知《春秋》，其言亦有補於世。惜其生於絶學之後，雖潛心大業，終未能窺大道之全，至或流於災異之術。吁，可嘆哉！」

暴秦焚坑之後，漢高繼之，雖云豁達大度，然不事《詩》、《書》，素輕儒術，聖學不絶如綫矣。江都崛起，制策三篇，洋洋乎天人古今之統也。匠心獨詣，無所蹈襲，醇儒也哉！至「正誼」「明道」語，真王佐之心。劉中壘以爲伊、吕無以加，管、晏之屬佐霸者不及也，於論篤深矣。乃世儒猥以言災異爲太過，是何足爲江都咎也！

申公、倪公、毛公

申公培，魯人也。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高祖於魯南宫。吕太后時，申公游學長安，與劉郢同師浮丘伯。已而郢爲楚王，令申公傅其太子戊。戊不好學，病申公。及郢卒，戊立爲王，胥靡申公。申公恥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絶賓客，獨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爲訓以教，無傳疑，疑者則闕不傳。蘭陵王臧既受《詩》，以事孝景帝，爲太子少傅，免去。武

帝初即位，臧乃上書宿衛，一歲中累遷至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爲御史大夫。綰、臧請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見天子。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對曰：「爲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眉批 一語足千秋。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爲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竇太后好《老子》言，不説儒術，得趙綰、王臧之過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盡下趙綰、王臧吏，皆自殺。申公亦病免歸，數年卒。弟子爲博士者十餘人。

倪寬，千乘人也。事同郡歐陽生伯和，歐陽生事伏生受《尚書》成學者也。業既通，以郡國選詣博士孔安國受《古文尚書》。貧無資用，常爲弟子都養。時行賃作，帶經而鉏，休息輒讀誦，其精如此。寬爲人以廉知自將，善屬文，然懦於斷，口弗能發明也。張湯爲廷尉，廷尉府盡用文法吏，而寬以儒生進，見謂不習事，不署曹，遣之北地視畜。會廷尉有疑奏，再上再見卻，掾史莫知所爲。寬從北道還，問之，以意對，掾史皆服，因推使爲奏。奏具，湯大驚，召與語，奇之。奏上，即得可。異日，湯入見，帝問曰：「前奏誰爲之者？非俗吏所及也。」湯以寬對，帝召見寬，悦之，從問《尚書》，以爲侍御史，遷左内史。眉批《内黄志》載公曾爲邑令，不見於史，何也？

寬居官一意施教化，勸農桑，緩刑法，理獄訟，務在得民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信愛之。開六輔渠，定《水令》以溉田，賦租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軍興，左内史以負租

課殿，當免。民聞寬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負擔，輸租相屬不絶，課更最，帝由此奇寬。及議封禪，諸儒各以臆説對，數歲未有定。寬進言曰：「陛下躬發聖德，統輯羣元，精神所鄉，徵兆必報。然薦饗之儀，不著於經。惟天子建中和之極，祇戒精專爲之本，百官之職各稱事宜爲之文，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大慶。」眉批 長者之言。帝曰：「善。」乃自製封禪儀，頗采儒術文焉。

大毛公萇，趙人也。善説《詩》，爲河間獻王博士。其學術淵源出於卜子夏，爲訓詁傳其家，而貫穿先秦古書。其釋「鴟鴞」也，與《金縢》合；釋《北山》、《烝民》，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黄鳥》、《皇矣》，與《左傳》合；序《由庚》等六章，與《儀禮》合。當其時，《左氏傳》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學者未甚信也。惟獻王博見異書，心知其精，以其書獻天子。而毛公弟小毛公爲博士，或曰毛公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阿武令解延年，延年授徐敖，然不列於學宮。其後魯、齊、燕《詩》不傳，而毛《詩》最後出，獨傳。眉批 毛《詩》獨傳。以解經近古，深密有遺味。宋程純公顯於漢儒最董生、大毛公云。

漢儒去古未遠，躬行意多，觀此三人具見。然當秦火之後，天子、皇后多尚黄老，而特立始終不變，以儒術著稱者，蓋亦難矣。薪傳之功，豈容易視之耶！

鄭康成公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尚書僕射崇八世孫也。康成少爲鄉嗇夫，休歸，常詣

學，不樂爲吏。父數怒之，不能禁。眉批 父不得而子也。遂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曆》、《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康成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授於康成。康成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圖緯，聞康成善算，乃召見於樓上。康成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眉批 師不得而弟也。

康成自游學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及黨事起，乃與同郡孫嵩等十餘人俱被禁錮，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康成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嘆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後馬融答北地太守劉瓌，❶及康成答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

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辟之。州郡以進權戚不敢違意，遂迫脅康成，不得已而詣之。進爲設几杖，禮待甚優。康成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眉批 君不得而臣也。時年六十。弟子河内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千。後將軍袁隗表爲侍中，以父喪不行。國相孔融深敬康成，屣履造門。告高密縣爲康成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

❶「瓌」，原作「環」，據《後漢書·鄭玄傳》改。

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商山四皓東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輝，世嘉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居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一節，猶戒鄉人侈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爲『通德門』。」【眉批】何進、袁紹輩浮慕其名，欲假以爲重。至孔文舉，實相敬重，非可以爲要也。而黃巾羅拜，約不入境，更不可以僞要也。康成其有厚德哉！學問博洽，辯對英敏，又其淺者耳。

董卓遷都長安，公卿舉康成爲趙相，道斷不至。會黃巾寇青部，乃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謙接以師友之禮。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數萬人，見康成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康成。大會賓客，康成最後至，乃延升上坐。康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康成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康成依方辯對，或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時汝南應劭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仲遠，北面稱弟子何如？」康成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慙色。紹乃舉康成茂才，表爲左中郎將，皆不就。公車徵爲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康成乃以病自乞還家。

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既寤，以讖合之，知命當終。時袁紹與操相拒於官渡，令其子譚遣使逼康成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縣，疾篤不進，卒，年七十四。遺令薄葬。

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縗經赴會千餘人。

門生相與撰康成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凡康成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侯》、《乾象曆》，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答林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康成質於辭訓，通人頗譏其繁。至於經傳洽熟，稱爲純儒，齊、魯間宗之。其門人山陽郗慮至御史大夫，東萊王基、清河崔琰著名於世。又樂安國淵、任嘏，時並童幼，康成稱淵爲國器，嘏有道德，其餘亦多所鑒拔，皆如其言。

論者曰：《毛詩》鄭氏《箋》，其失愈多。「不諫而入」，鄭以爲入宗廟；《狼跋》，言周公安閑自得於讒疑之中，故有「公孫碩膚，赤舄几几」之句，而鄭謂之公遜；《庭燎》，見宣王之怠政，而鄭以爲不設雞人之官；《緑衣》之詩，而鄭氏又以爲褖，諸類此不可悉數。康成注《書》，序《舜典》云：「入麓伐迷木。」注《五子之歌》云：「避亂於洛汭。」注「胤」：「臣名。」又注《禹貢》引《胤征》云：「厥篚玄黃，昭我周王。」又注《咸有一德》云：「伊陟臣扈曰。」又注《典寶》引《伊訓》曰：「載孚在亳。」又曰：「征是三朡。」又注《旅獒》：「讀曰豪，謂是遒豪之長。」又古文有《仲虺之誥》、《太甲》、《説命》等，見在而云亡。其《汩作》、《典寶》等一十三篇，見在而云已逸。是不見古文。唐太宗貞觀間從祀，宋真宗追封高密伯，嘉靖九年，以學未顯著，改祀於鄉。後有云「傳經功大，後鮮其儔」，且稱「懿行君子，宜復其祀」。

鄧氏元錫曰：「自先漢初，經師淳質，術業深通，而離全經之日遠，業頗有諍論。至東漢彌散，家守章句，固滯於所聞。至康成博綜融洽，乃後始有所統一也。然是時經師以守經訓爲道之所傳，不反約於實踐。世所名大師專教授，顧從於欲爲奢淫，于是乎節行振而經乃下衰，悲夫！」

康成生平學行，俱無可議，畢竟是東漢第一人。以訓詁目之，宋儒議漢儒未免太過。

著述之富，莫過康成，而以學未顯著，改祀于鄉，蓋因宋儒以訓詁目之，未許其見道，遂没其傳經之功。夫不見道而何以爲「懿行君子」耶？位置前賢，須俟後聖。

理學宗傳卷之十二終

理學宗傳卷之十三

容城孫奇逢輯　門人杭世拯、王餘佑同編

隋儒考

王文中子 門人董常、程元、薛收、仇璋、姚義附。

王通，字仲淹，隋時龍門人，漢徵君霸之後也。世以儒術顯，父隆爲銅川令，隋文帝開皇初，爲國子博士。四年，生仲淹。九年，江東平。父歎曰：「王道無叙，天下何爲而一乎？」仲淹侍側，十歲矣，有憂色，曰：「通聞古之爲邦，有長久之策。故夏、殷以下數百年，四海當一統也。後之爲邦，行苟且之政，故魏、晉以下數百年，九州無定主也。眉批 倪云：「千古可悲！」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夫子之嘆，蓋憂皇綱不振，生人勞於聚斂，而天下將亂乎？」父異之，曰：「其然乎？」遂告以《元經》之事，仲淹再拜受之。十八年，父晏居，歌《伐木》而召仲淹，仲淹矍然再拜：「敢問夫子之志何謂也？」父曰：「爾來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資友而成者也。在三之義，師居一焉。道喪已來，斯廢久矣。然何常之有？小子勉旃，翔而後集。」仲淹於是有四方之志。蓋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琠，問《禮》於河東關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年，其精志如此。

仁壽三年，仲淹冠矣，慨然有濟蒼生之心。西游長安，見帝，帝坐太極殿召見，因

奏《太平策》，尊王道，推霸略，稽今驗古，凡策十有二。帝大悦，曰：「得生幾晚矣，天以生賜朕也。」下其議於公卿，公卿不悦。時將有蕭牆之釁，仲淹知謀之不用也，作《東征之歌》而歸，曰：「我思國家兮，遠游京畿。一逢帝王兮，降禮布衣。遂懷古人之心兮，將興太平之基。時異事變兮，志乖願違。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東歸。皇之不斷兮，勞身西飛。」帝聞而再徵之，不至。四年，帝崩。煬帝大業元年，一徵又不至，辭以疾。

乃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河南董常、太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元、扶風竇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玄齡、鉅鹿魏徵、太原温大雅、潁川陳叔達等咸稱師北面，受王佐之道焉。

眉批 一時將相之選。

往來受業者不可勝數，蓋千餘人。隋季，仲淹之教興於河汾，雍雍如也。十年，尚書召署蜀郡司户，不就。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並不至。僕射楊素甚重之，勸之仕，仲淹曰：「通有先人之敝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具饘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譖仲淹於素曰：「彼實嫚公，公何敬焉？」素以問仲淹，仲淹曰：「使公可嫚，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與焉？」素待之如初。十三年，江都難作，仲淹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之命，曰：『歸休乎！』殆夫子召我也。何必永厥齡，吾不起矣。」寢疾七日而終。

門人弟子會議曰：「吾師，其至人乎！自仲尼以來，未之有也。禮：男子生有字，

所以昭德；死有謚，所以易名。夫子生當天下亂，莫予宗之，故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聖人之大旨、天下之能事畢矣。『仲尼既没，文不在兹乎！』《易》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請謚曰『文中子』。」

初，仲淹謂弟績等曰：「吾，周之後也，世習禮樂，子孫當遇王者，得申其道，則儒業不墜，其天乎！其天乎！」[眉批]有志禮樂，便是夫子爲東周之意。又謂魏徵及房、杜等曰：「爾輩雖聰明特達，然非董、薛、程、仇之比，雖逢明主，必愧禮樂。」徵微有不平之色，仲淹笑曰：「久久臨事，當自知之。」及唐定天下，太宗貞觀初，諸賢皆亡，而徵與房、李、温、杜獲參預朝政，帝謂徵曰：「禮壞樂崩，朕甚憫之。昔漢章帝眷眷於張純，今朕急急於卿等，有志不就，古人攸悲。」徵跪奏曰：「非陛下不能行，蓋臣等無素業爾。何媿如之！」於是徵與房、杜等並慙慄再拜而出。房謂徵曰：「玄齡與公竭力輔國，然言及禮樂，則非命世大才不足以望陛下清光矣。昔文中子不以禮樂賜予，良有以也。」向使董、薛在，適不至此。」

仲淹所著有《禮論》十卷、《樂論》十卷、《續書》二十五卷、《續詩》十卷、《元經》十五卷、《贊易》十卷，並未及行。貞觀初，其弟凝、子福畤等收其議論，分爲六部，號曰《王氏六經》。又取薛收、姚義所集門人對問之書，勒成《中説》一卷。

文中子閑居儼然，其動也徐，若有所慮；其行也方，若有所畏。其接長者恭恭然如不足，接少者温温然如有就。其與人言，應而不唱，唱必有大端。常居湛如也，言必恕，動必義，與人款曲以待其會，故君

子樂其道，小人悦其惠。鷄初鳴，必盥漱具服，服儉以潔，無長物焉。銅川府君之喪，勺水不入口者三日。營葬具必儉，曰：「吾家有制焉，棺槨無飾，衣衾而舉，帷車而載，塗車芻靈，蓋不從五世矣。」銅川夫人病，目不交睫者三月，居家雖孩孺必狎，其使人也雖童僕必斂容。或問人善，知其善則稱之，不善則曰：「未嘗與久也。」公宴賓，無二饌。鄉人有窮而索者，曰：「爾於我乎取，無擾爾鄰里鄉黨爲也。」公之族婚嫁，必具六禮，曰：「斯道也今亡矣，吾從古。」公躬畊，或勞之，曰：「庶人之職也。」藝黍登場，歲不過數石，以供祭祀、冠昏、賓客之用也，成禮而止。嘗自言曰：「吾不仕，故成業。不動，故無悔。不廣求，故足。不雜學，故明。」董常曰：「夫子以續《詩》、續《書》爲朝廷，論禮論樂爲政化，贊《易》爲司命，《元經》爲賞罰，此夫子之所以生也。」叔恬聞之曰：「夫子以孝悌爲社稷，不言爲宗廟，無所不知爲富貴，無所不極爲死生，天下宗之，夫子之道足矣。」

中説

子謂房玄齡曰：「好成者，敗之本也。願廣者，狹之道也。」

李密問「英雄」，子曰：「自知者英，自勝者雄。」

賈瓊問：「何以息謗？」子曰：「無辯。」曰：「何以止怨？」曰：「無爭。」

或問「長生神仙之道」，子曰：「仁義不修，孝悌不立，奚爲長生？甚矣人之無厭也！」〔眉批〕足破千古之惑。

或曰：「君子仁而已矣，何用禮爲？」子曰：

「不可行也。」或曰：「禮豈爲我輩設哉？」子不答。既而謂薛收曰：「斯人也，旁行而不流矣，安知教意哉？有若謂『先王之道斯爲美也』。」

賈瓊請「絶人事」，子曰：「不可。」請「接人事」，子曰：「不可。」瓊曰：「然則奚若？」子曰：「莊以待之，信以從之。去者不追，來者不拒。泛如也，斯可矣。」

房玄齡問「正主庇民之道」，子曰：「先遺其身。」曰：「請究其說。」子曰：「夫能遺其身，然後能無私。無私然後能至公，至公然後以天下爲心矣，道可行矣。」玄齡曰：「如主何？」子曰：「通也不可究其說，蕭、張其猶病諸。噫！非子所及，姑守爾恭，執爾慎，庶可以事人也。」眉批 所以不與禮樂。

劉炫見子，談六經，倡其端終日不竭。子曰：「何其多也！」炫曰：「先儒異同，不可不述也。」子曰：「一以貫之可矣。爾以尼父爲多學而識之耶？」炫退，子謂門人曰：「榮華其言，小成其道，難矣哉！」

吾視千載而上，聖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則一，而經制大備。聖人在下者，未有若仲尼焉，其道則一，而述作大明。千載而下，有行周公之事者，吾不得而見也。千載而下，有修仲尼之業者，吾不得而讓也。

賈瓊問「君子之道」，曰：「恕。」「敢問恕之說。」子曰：「爲人子者，以其父之心爲心。爲人弟者，以其兄之心爲心。推而達之天下，斯可矣。」

「言而信，未若不言而信。行而謹，未若不行而謹。」瓊曰：「如何？」子曰：「推之以誠，則不言而信。鎮之以靜，則不行而

謹。惟有道者能之。」

居近識遠，處今知古，惟學矣乎！

君子先擇而後交，小人先交而後擇，故君子寡尤，小人多怨。

君子不責人以所不及，不强人以所不能，不苦人以所不好，夫如此，故免。

璋問：「君子有争乎？」子曰：「見利争讓，見義争爲，有不善争改。」

君子可招而不可誘，可棄而不可慢。輕譽苟毁，好憎尚怒，小人哉！

火炎上而受制於水，水趨下而得志於火，故君子不欲多上人。

多言，德之賊也。多事，生之讐也。

罪莫大於好進，禍莫大於多言，痛莫大於不聞過，辱莫大於不知恥。

士有靡衣鮮食而樂道者，吾未之見也。

聞謗而怒者，讒之由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絶由去媒，讒佞遠矣。

處貧賤而不懾，可以富貴矣。僮僕稱其恩，可以從政矣。交游稱其信，可以立功矣。

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

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

過而不文，犯而不校，有功而不伐，君子哉！

吾惡夫佞者，必也愚乎！愚者不妄動。吾惡夫豪者，必也吝乎！吝者不妄散。

惡衣薄食，少思寡慾，今人以爲詐，我則好詐焉。不爲夸衒，若愚似鄙，今人爲恥，我則不恥也。

君子不受虚譽，不祈妄福，不避死義。

凝滯者，智之蟊也。忿憾者，仁之膸也。纖悋者，義之蠹也。

問「羣居之道」。曰：「同不害正，異不傷物。古之有道者，内不失真，而外不殊

俗。夫如此，故全也。」

識寡於亮，德輕於才，禍也。

我未見謙而有怨、亢而無辱、惡而不彰者也。

和大怨者，必有餘怨；忘大樂者，必有餘樂，天之道也。

棄德背義，而惡人之不己親；好疑尚詐，而患人之不己信，難矣哉！

唐、虞之道直以大，故以揖讓終焉，必也。有聖人承之，何必定法？其道甚闊，不可格于後。夏、商之道直以簡，故以放弑終焉，必也。有聖人扶之，何必在我？其道亦曠，不可制於下。周公之道曲而當，和而恕，如有用我者，吾其爲周公所爲乎！

美哉公旦之爲周也！外不屑天下之謗而私其迹，曰：「必使我子孫相承而宗祀不絶也。」內實達天下之道而公其心，曰：「必使我君臣相安而禍亂不作也。」深乎深乎！安家者所以寧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故遷都之議，曰：「洛邑之地，四達而平。使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衰。」

子游孔子之廟，出而歎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夫子之力也。其與太極合德、神道並行乎！」王孝逸曰：「夫子之道，豈少是乎？」子曰：「子未三復白圭乎？天地生我而不能鞠我，父母鞠我而不能成我，成我者，夫子也。道不啻天地父母，通于夫子，受罔極之恩焉。吾子汨彝倫乎？」孝逸再拜謝之。

裴晞曰：「人壽幾何？吾視仲尼則何勞也？」子曰：「有之矣，其勞也，敢違天

乎？天下未有不勞而成者也。」

杜淹問「隱」。子曰：「非伏其身而不見也。時命大謬則隱其德，惟有道者能之，故謂之『退藏於密』。」

《春秋》，一國之書也，其以天下有國而王室不尊乎？故約諸侯以尊王，明天命之未改。《元經》，天下之書也，其以民無定主而帝位不明乎？徵天命以正帝極，明神器之有歸。眉批《元經》始於晉，終于陳，父作之，子述之。

房玄齡曰：「《書》云『霍光廢帝舉帝』，何謂也？」子曰：「何必霍光？古之大臣廢昏舉明，所以康天下也。」

使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

問「田疇」。曰：「古之義人也。」

達人哉，山濤也！多可而少怪。

問「陶元亮」。曰：「放人也。《歸去來》，有避地之心焉；《五柳先生傳》，則幾於閉關矣。」

明道先生曰：「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附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荀、楊道不到處。」

陽明王子《傳習録》云：「徐愛問『文中子』，答曰：『賢儒也。』愛問：『何以有擬經之失？』曰：『擬經恐未可盡非。且說後世儒者著述之意，與擬經如何？』愛曰：『世儒著述，近名之意不無，然期以明道。擬經純若爲名。』先生曰：『著述以明道，亦何所效法？』愛曰：『孔子刪述六經以明道也。』先生曰：『然則擬經獨非效法孔子乎？』」

又曰：「天下之不治，由虛文勝而實行衰。使道恒明於天下，雖六經猶不必刪述，刪述非孔子得已也。只如伏羲畫卦，至文、周，其間言《易》如《連山》、《歸藏》之屬，已紛紛藉藉，不知其幾，而《易》大亂。孔子憂之，因取文、周之說而贊之，以爲惟此爲得其宗，而天下之言《易》者始一。今如《詩》、《書》、《禮》、樂中，孔子何嘗加一語？今之《禮記》，皆漢儒附會，非孔子之舊。至《春秋》，雖稱孔子之作，其實魯史舊文，所謂筆者筆其舊，削者削其繁，是有減無增。自秦、漢來，文又日盛，欲盡去之有不能，只宜取法孔子，録其近是者而表章之，則

他説亦漸日廢。不知文中子當時擬經之意如何？某切深有取於其事也。」

程子謂仲淹隱德君子，愚謂仲淹《太平十二策》是隱者所爲耶？因隋無可行道之機，故隱居教授，以洙泗之事爲事，粹然無復可議者。而後之學者獨指其擬經之失，程子以爲擬經之類皆非其作，不識又何從得辨其非也？朱子亦曰：「其書多爲後人添入，就中論世變因革處，極爲條理。」邇陽明乃取其擬經。近又有謂秦火之後另爲宇宙，學脈已中絶矣，不知何故，而隋有王仲淹氏，無乃天地之密不能盡藏，而時有所寄耶？惜乎無有能繼之者！又中絶，以至於宋，而周元公出焉。元公之學，固的有所自矣。

董常，字履常，河南人。文中子稱之曰：「其動也權，其靜也至。」又曰：「常也其殆坐忘乎？靜不證理而足用焉，思則或妙。」温彦博問「知」。子曰：「無知。」問「識」。子曰：「無識。」彦博曰：「何爲其然？」子曰：「是究是圖，亶其然乎？」彦博未達，退以告董常，常曰：「深乎哉！此文王所以順帝之則也。」常嘗問：「古者明而不視，聰而不聞，有諸？」子曰：「有之。又有圓而不同，方而不礙，直而不抵，曲而不侮者焉。」常曰：「濁而不穢，清而不皎，剛而和，柔而毅，可乎？」子悦。

常嘗歎曰：「善乎顔子之心也！三月不違仁矣。」子曰：「仁亦何遠，姑慮而行之，爾無苟羡焉。惟精惟一，誕先登於岸。」常出曰：「慮不及精，思不及睿，焉能無咎？焉能不違？」子謂程元曰：「汝與董常何如？」對曰：「不敢企常。常也遺道德，元也志仁義。」子曰：「常則然矣，汝於仁義，未數數然也。」繁師懸聞董常賢，問賈瓊以齒，瓊曰：「冠始矣。」師懸曰：「吁！其幼達也。」瓊曰：「夫子十五爲人師焉，陳留王孝逸，先達之傲者也。白首北面，豈以

年哉？瓊聞之：德不在年，道不在位。」其没也，文中子哭之寢門之外，拜而受弔，曰：「悲夫！天之不相道也。之子没，明王雖興，無與定禮樂矣。」[眉批]孔門之顔子乎！

程元，南陽人，因薛收來見子，與之言六經，元退謂收曰：「夫子載造彝倫，一匡皇極。微夫子，吾其失道左見矣。」元又聞過而能喜。[眉批]可方子路。

薛收，河東人，内史道衡子也。内史見子於長安，謂收曰：「河圖、洛書，盡在是矣。汝往事之，毋失也。」及内史以非辜被戮，收遁於首陽山，既免，喪服不除。子曰：「孝哉！薛收。行無負於幽明。」又謂收善接小人，遠而不疏，近而不狎，頹如也。聞三才之奧，退而學《易》，曰：「乃今知人道修而天地之理得矣。」聞六經之旨，曰：「乃今知天下之治，聖人斯在上矣；天下之亂，聖人斯在下矣。聖人達而賞罰明，聖人窮而褒貶作，此皇極之所以建，而斯文不喪也。」[眉批]收其賢乎！有體有用。房玄齡曰：「道之不行久矣，夫子何營營焉？」收曰：「子非夫子之徒與？天子失道，則諸侯修於國；諸侯失道，則大夫修於家；大夫失道，則士庶人修之身。修之之道，從師無常，誨人不倦，窮而不濫，死而後已。得時則行，失時則蟠，此道之所以不墜也。古者謂之繼時，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玄齡謝之。唐初興，收詣秦王，上謁延見，問方略，語合意，授記室參軍。時軍務旁午，收作書檄露布於馬上，占辭該敏如宿搆。王討王世充，竇建德來援，收定先建德之畫，語具《帝紀》中。王入觀隋宮室，見壯麗，歎之。收曰：「土階茅茨，唐堯以昌。峻宇彫牆，受辛以亡。始皇興阿房而促，漢文罷露臺而長。

此百代永鑒也。」王曰：「善。」從平劉黑闥有功，封汾陰男。嘗上書諫畋游，王喜，賜金。武德七年，寢疾，王遣使臨問者相望。卒，哭之慟，贈帛三百疋。既即位，謂玄齡曰：「令收在，當以中書令處之，惜夫！」

仇璋，字伯成，爲龍門關吏。子之韓城，自龍門先濟，賈瓊、程元後，璋止而問曰：「先濟者爲誰？吾視其顙，頹如也，重而不亢；目燦如也，澈而不瞬；口敦如也，闔而不張；鳳頸龜背，鬚垂至腰，參如也。與之行，俯然而色卑；與之言，泛然而後應，浪驚柂旋而不懼。吾聞之：天下無道，聖人藏焉，鞠躬守默，斯豈其人乎！」程元曰：「子知人矣，是王通者也。吾二人師之，而不能去也。」仇璋聞之，曰：「夫杖一德，乘五常，扶三才，控六藝，吾安得後而不往哉？」遂捨職，從於韓城。眉批 勇於從師。 璋嘗謂薛收曰：「子聞三有七無乎？」收曰：「未也。」璋曰：「君子無諾責，無己怨，無專利，無苟説，無伐善，無棄人，無畜憾。」問「三有」，曰：「有慈，有儉，有不爲天下先。」眉批 七無三有，想見其人。 收曰：「子及是乎？」璋曰：「此君子之職也，璋何預焉？」子聞之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是時居文中子之門，非專經不以授，而董、仇、程、薛備聞六經之義，叔恬曰：「夫子得四子，而六經益明。」對問之作，四子之力也。

姚義，太山人。篤信好義，不忍捨道而干禄，困於窶。房玄齡曰：「盍請乎？」義曰：「古之人爲人請，猶以爲捨讓也，況爲己乎？」子聞之，曰：「確哉義也！實行古之道，難進而易退。」子謂義能交，或曰「簡」，子曰：「所以爲能也。」又曰「廣」，子曰：「簡而能廣，廣而不濫，又所以爲能

也。」問：「孔庭之法，曰《詩》曰禮，而不及四經，何也？」義曰：「嘗問諸夫子矣，《春秋》斷物，志定而後及也。樂以和德，德全而後及也。《書》以制法，從事而後及也。《易》以窮理，知命而後及也。故不學《春秋》，無以主斷。不學樂，無以知和。不學《書》，無以議制。不學《易》，無以通理。四者非具體不能及，故聖人後之，豈養蒙之具耶？」或曰：「然則《詩》、禮何爲而先也？」義曰：「夫教之以《詩》，則出辭氣，斯遠暴慢矣。約之以禮，則動容貌，斯立威嚴矣。度其言，察其志，考其行，辨其德，志定則發之以《春秋》，於是乎斷而能變。眉批 六經無餘蘊矣。德全則導之以樂，於是乎和而知節。可從事則達之以《書》，於是乎可以立制。知命則申之以《易》，於是乎可以盡性。若驟而語《春秋》，則蕩志輕義。驟而語樂，則喧德敗度。驟而語《書》，則狎法。驟而語《易》，則玩神。是以聖人知其必然，故立之以宗，列之以次，先成諸己，然後備諸物。先濟乎近，然後行乎遠，亶其深乎！」子聞之，曰：「姚子得之矣。」凌敬問「禮樂之本」。子曰：「無邪。」敬出，子曰：「賢哉敬也！以禮樂爲問。」子謂賈瓊、王孝逸、凌敬曰：「諸生何樂？」賈瓊曰：「樂閑居。」子曰：「静以思道可矣。」王孝逸曰：「樂聞過。」子曰：「過而屢聞益矣。」凌敬曰：「樂逢善人。」子曰：「多賢不亦樂乎？」

董、薛諸君，皆文中子門下錚錚之士也，其所蘊蓄，不在皆有聖人一體者之後。文中子之賢益見，即房、杜、李、魏，亦非等閑。

理學宗傳卷之十三終

理學宗傳卷之十四

容城孫奇逢輯　門人劉鴻聲 錢佳選 同編

唐儒考

韓子 門人李翺、趙德附。

韓愈，字退之，修武人。父仲卿，爲武昌令，有美政，終祕書郎。退之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七歲好學，言出成文。比長，盡通六經、百家學。舉進士，歷遷四門博士、監察御史。德宗時，極論宫市，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字字之。歷改職方員外郎，疏論刺史，復左遷博士。乃作《進學解》以自喻。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與宰相議不合，改太子右庶子。愈至此凡三貶，皆以疏陳治事，廷議不隨爲罪，遷刑部侍郎。

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人奔走膜唄，至爲佛法灼體膚，委珍貝，騰沓係路。退之乃上表極諫，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之死。裴度、崔羣請少寬假。帝曰：「愈言我信佛太過猶可，至謂東漢以後天子奉佛，壽咸夭促，言何乖刺耶？」乃貶潮州刺史。

至潮，與潮僧太顛游，人傳愈信佛氏，愈移書孟簡曰：「人傳愈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有一老僧，號太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爲難得，因與往來。及至海上，

遂造其廬，留衣服爲别，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

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産且盡，民以是窮。乃爲文祝之，是夕暴風震電起溪中，數日水盡涸，而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改袁州刺史，袁人以男女爲隸，過期不贖則没入之。退之至，悉計傭所得贖所没者，歸之父母七百餘人。

召拜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王庭湊反，圍牛元翼於深，救兵十萬，望不敢前。詔擇廷臣往諭，衆慄縮，退之勇行。元稹言于上曰：「韓愈可惜。」穆宗悔，馳詔無徑入，退之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至賊營，麾其衆責之，賊恇汗伏地，乃出元翼，帝大悦。轉禮部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文」。

愈性明鋭，不詭隨，與人交，終始不少變。成就後進，往往知名，經愈授指，皆稱「韓門弟子」。愈官顯，稍謝遣。凡内外親若交友無後者，爲嫁遣孤女而䘏其家。嫂鄭喪，爲服期以報。愈嘗謂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列，作《原道》、《原性》、《師説》等篇，皆奥衍宏深，❶與《孟子》相表裏，以佐佑六經。其徒李翺、李漢、皇甫湜從而効之，若孟郊、張籍，亦皆自名於時。李翺、趙德學有所窺，附於後。

原道

眉批 帝王平治天下，全在人倫日用上經綸位置，如滅倫常，遺事物，便不成世界。此韓子《原道》大頭腦。議論平貫，直令二氏無安頓處。末幅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一段高識，創論迥乎不可及也。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

❶「衍」，原作「術」，據康熙六年本改。

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虚位，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毁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

周道衰，孔子没，火於秦，黄、老於漢，佛於晉、宋、齊、梁、魏、隋之間，其言仁義道德云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墨，則入于老；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於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説，孰從而聽之？

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説，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耳。」不惟舉之于口，而又筆之于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説，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

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盗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相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其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饑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宫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爲

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湮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勸，爲之刑以鉏其强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争。」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争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絲麻、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爲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净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

帝之與王，其號各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饑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

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戎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

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于外之謂德。 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絲麻，其居宫室，其食粟米、蔬果、魚肉。 其爲道易明，其爲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 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享。

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之所謂道也，非向之所謂老與佛之道也。 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 軻之死，不得其傳焉。 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 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説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趙德序其《文録》曰：「昌黎公，聖人之徒歟！ 其文高出，與古之遺文不相上下。 所履之道，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孟軻、楊雄所授受服行之實也，固已不雜其傳。 由佛及聃、莊、楊之言，不得干其思、入其文也。 以是光于今，大于後，金石焦爍，斯文燦然。」

明道先生曰：「退之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才見此人。 至如斷曰：『孟子醇乎醇。』又曰：『荀與楊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

斷得如此分明！」

歐陽永叔《記韓文後》云：「孔、孟遑遑於一時，而師法於千萬世。韓氏之文，没而不見者二百年，而後大施于今。此文非特好惡之所上下，蓋其久而愈明，不可磨滅。雖蔽於暫，而終耀于無窮者，其道當然也。」

蘇子瞻《潮州廟碑》云：「自東漢以來，道喪文敝，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于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

顧涇陽曰：「予始讀韓昌黎《原道》，以爲粗之乎其闢佛者耳！年來體驗，乃知其妙。蓋佛氏説心説性，儘自精微，幾與吾聖人不異，至其單言片語，能使人立地豁然而頓悟，又或汪洋浩蕩，高入九天，深入九淵，能使人没于其中而不得出，更若駕吾聖人而上之然者。即欲闢他，何處下口？惟就人倫上斷置，方纔無辭以解。且既于此無辭以解，即心性之説亦不攻自破。何也？吾聖人以人倫爲實際，其所謂心性，即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中。佛氏以人倫爲幻迹，其所謂心性，乃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外。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中，是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外，體用顯微打成兩截矣。即口口説一原無間，其能一原無間乎？否也。論至此，彼亦何説之辭？故闢佛者，只應如是而止，此堂堂之陣，正正之旗，湯、武之師也。若以爲粗之乎闢佛，卻是自家這裏將心性另作一物看，適不免走入他圈子中矣，如何闢他？往嘗謂高存之曰：『人言儒佛同體而異用，何如？』存之曰：『體則寂無朕兆，所謂易混；用則全體俱呈，所謂易别。』予聞之，爲爽然一快。今跡其所易别，核其所易混，信乎心性之説不攻自破矣。此《原道》之作似平平無奇，而上下二千年間，闢佛家竟未有尚之者也！」

或問余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死，不得其傳焉。』所謂『以是者』，何物也？」曰：「堯之授舜，曰：『允執厥中。』舜亦以命禹，孟子稱湯，亦曰『執中』。文王之以服事殷，武王之觀政於商，周公之制禮作樂，有一不從『中』出者哉？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孔子曰『聖之時』，時者中也。孟子願學孔子者也，辭受取予，一歸于是，故曰『君子亦仁而已矣』。仁者『中』也，自軻之後，以至韓子，

『中』難言矣。曰『不得其傳』，知言哉！」

李翺，字習之，涼武昭王後裔也。貞元中，舉進士。元和初，爲國子博士，史館修撰。天子克淮蔡，天下想望治平，而帝意稍益怠，翺疏納忠，上正本六事，語具《帝紀》中。又以其職言：「人之行，自非大善大惡暴著於世，必訪之于人。人不能周知，必取其家行狀謚牒考質之，誠欲得其實，不敢苟也。然爲狀者，類皆故吏門生，不過欲苟加虚美於受恩之地，溺於文而忘質，故無所考信。請自今作行狀者，必直指事實，明載功狀，則賢不肖自見。如言魏徵，但記其諫争語，足以爲直。言段秀實，但記其倒用司農印追逆兵，笏擊朱泚，足以爲忠。無爲浮稱，不者，敕考功勿受。文依質者，始下太常，牒史館，然後定謚。」詔從之。

再遷考功員外郎。翺性剛直，論議無回避。嘗入中書，面數相逢吉之過。退，移病，滿百日，欲自免去。逢吉表爲廬州刺史。州旱疫，逋亡載路。權豪市田宅，予之直，攤其賦，窶户歲仍輸如常。翺下令以田占租，無得隱。收豪室税萬二千緡，貧弱以安。太和初，入爲諫議大夫、知制誥，擢中書舍人，坐舉諫大夫柏耆宣諭滄州不稱，左遷少府少監，刺鄭州，歷桂管、湖南觀察使，徵爲刑侍郎，檢校户尚書，出鎮山南東道，卒。

翺博雅好古，爲文尚氣質，好推轂賢士。韓愈嘗與翺言：「今天下汲汲於士者，獨君與愈耳！」翺曰：「公好士，惟於能文章兼附己者，無所愛。不然則不能。翺惟其賢，以是不同。」眉批 惟其賢，乃真愛士。又嘗以書責裴晉公居相位道不行，忍恥内愧，不引退。其忠告如此。是時士並學古文辭，游

心於三代兩漢之盛，而鮮志於其本。翺獨求端于性情動静之際，以發誠明之要，作《復性書》三篇。吴郡陸傪見而嘆之曰：「子之言，尼父之心也。聖人復作不出此，不息之而已矣。」翺又以爲生民之大法，莫大于井田，著《平賦書》以明其可復。嘗言曰：「行己莫如恭，自責莫如厚，接衆莫如弘，用心莫如直，進德莫如勇，受益莫如擇友，好學莫如改過。」眉批 □之矣。❶

復性書

眉批 聖人豈無情，情順萬物而無情。常人豈無性，交相攻伐，雖有存焉者寡矣。是所貴于復之也。堯、舜性之不待復，湯、武身之皆復之之功也。孔子不待復，顔、曾、思、孟，皆復之之人也。下此難言矣。

人之所以爲聖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皆情之所爲也。情既昏，性斯匿矣，非性之過也。七者循環而交來，故性不能充也。水之渾也，其流不清；火之煙也，其光不明，非水火清明之過。沙不渾，流斯清矣；煙不鬱，光斯明矣；情不作，性斯充矣，性與情，不相無也。

雖然，無性則情無所生矣，是情由性而生。情不自情，因性而情；性不自性，由情而明。性者，天之命也，聖人得之而不惑者也。情者，性之動也，百姓溺之而不能知其本者也。聖人者，豈其無情邪？聖人者寂然不動，不往而到，不言而神，不耀而光，制作參乎天地，變化合乎陰陽，雖有情也，未嘗有情也。然則百姓者豈其無性者邪？百姓之性與聖人之性無差也。雖然，情之

❶ 此條眉批原無，據康熙六年本補。

所昏，交相攻伐，未始有窮，故雖終身而不能覩其性焉。火之潛於山石林木之中，非不火也；江、河、淮、濟之未流而潛於山，非不泉也。石不敲，木不磨，則不能燒其山林而燥萬物；泉之源弗疏，則不能爲江、爲河、爲淮、爲濟，東匯大壑，浩浩蕩蕩，爲弗測之深。情之動弗息，則不能復其性而燭天地，爲不極之明。

故聖人者，人之先覺者也。先覺則明，否則惑，惑則昏。明與昏，謂之不同。明與昏，性本無有，則同與不同二者離矣。夫明者所以對昏，昏既滅則明亦不立矣。是故誠者聖人性之也，寂然不動，廣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行止語默，無不處於極也。復其性者，賢人循之而不已者也，不已則能歸其源矣。《易》曰：「夫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此非自外得者也，能盡其性而已矣。

子思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眉批 習之述子思盡性致曲之意，而暢言其旨，爲《復性書》三篇，有守先待後之功，莫謂唐無儒也。聖人知人之性皆善，可以循之不息而至於聖也，故制禮以節之，作樂以和之。安於和樂，樂之本也。動而中禮，禮之本也。故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步則聞珮玉之音，無故不廢琴瑟。視、聽、言、行循禮而動，所以教

人忘嗜欲而歸性命之道也。

道者，至誠也。誠而不息則虛，虛而不息則明，明而不息則照天地而無遺，非他也，此盡性命之道也。哀哉！人皆可以及乎此，莫之止而不爲也，不亦惑耶？

昔者聖人以之傳於顔子，顔子得之，拳拳弗失，不遠而復，其心三月不違仁。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其所以未到于聖人者，一息耳，力不能也，短命而死故也。其餘升堂者，蓋皆傳也。一氣之所養，一雨之所膏，而得之者各有淺深，不必均也。子路之死也，石乞、孟黶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由也非好勇而無懼也，其心寂然不動故也。曾子之死也，曰：「吾何求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此正性命之言也。

子思，仲尼之孫，其得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以傳于孟軻。軻曰：「我四十不動心。」軻之門人，達者公孫丑、萬章之徒，蓋傳之矣。遭秦滅書，《中庸》之不焚者，一篇存焉，於是此道廢缺。其教授者，惟節行、文章、章句、威儀、考擊之術相師焉，性命之源，則吾弗能知其所傳矣。

道之極於剥也必復，吾豈復之時耶？吾自六歲讀書，但爲詞句之學，志於道者四十年矣。眉批 自任之重。與人言之，陸傪曰：「子之言，尼父之心也。東方如有聖人焉，不出乎此也；南方如有聖人焉，亦不出乎此也。惟子行之不息而已矣。」

嗚呼！性命之書雖存，學者莫能明，是故皆入於莊、列、老、釋，不知者謂夫子之徒不足以窮性命之道，信之者皆是也。有問於我，我以吾之所知而傳焉，遂書於書，以開誠明之源，而缺絶廢棄不揚之道幾可

以傳於時。命曰《復性書》，以理其心，以傳乎其人。嗚呼！夫子復生，不廢吾言矣。

或問曰：「人之昏也久矣，將復其性也有漸，敢問其方。」曰：「弗慮弗思，情乃不生。情既不生，乃爲正思。正思者，無思無慮也。然此齋戒其心者也，猶未離於静也。❶有静必動，動静不息則情也，故曰：『吉凶悔吝生乎動。』焉能復其性耶？惟方静之時，知心無思，是齋戒也。知本無有思，動静皆離而寂然不動，是至誠也。」

曰：「不思不慮之時，物至于外，情應于内，如之何其可止也？以情止情也則何如？」曰：「情者性之欲也，❷知其爲欲，本無其欲，寂然而已。惟性明照，邪何所生？《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是也。如以情止情，是大情也。情之相止，庸有極乎？」

曰：「本無有思，動静皆離，則聲之來也，其不聞乎？物之形也，其不見乎？」曰：「不見不聞，則非人也。視聽之昭昭，不起於見聞，而無不知也，無不爲也，是誠之明也。」

曰：「《大學》言『致知在格物』，何也？」曰：「物者物也，❸格者至也。物至知知，❹其心昭昭辨焉，而不應于物也，是致知也。」

曰：「《中庸》言『天命之謂性』，何也？」曰：「性者，天之命。人生而静，天之性也。」「『率性之謂道』，何也？」「率，循也。

❶「未」，原無，據《四庫全書》本《李文公集》卷二補。

❷「欲」，《四庫全書》本《李文公集》卷二作「邪」，下二「欲」字同。

❸「者」下，《四庫全書》本《李文公集》卷二有「萬」字。

❹「知知」，《四庫全書》本《李文公集》卷二作「之時」。

循其源而反其性。定而不動者，道也。」「『修道之謂教』，何也？」曰：「教者，人之道。擇道而固執之，教也。」「『道不可須臾離』，何也？」「心不可須臾動焉故也，動則遠矣，非道也。變化無方，未始離於不動也。夫不覩之覩，見莫大焉。不聞之聞，聞莫甚焉。其心不動，是不覩之覩，不聞之聞也。復之不遠矣，故慎其獨。慎其獨者，守其中也。」

問：「昔之注《中庸》，與生之言殊，何也？」曰：「彼以事解，我以心通也。」曰：「如子之言，修之可以至於聖乎？」曰：「十年擾之，一旦止之而求至焉，孟子所謂『以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止而不息必誠，誠而不息必明，明與誠終食不違，❶則能終身矣。『造次必于是，顛沛必於是』，則可以希於聖矣。」

問：「聖人之性，將復爲嗜慾所渾乎？」曰：「不復渾矣。欲者妄與邪也，無因而生。聖人既復其性，妄情滅息，本性清明，周流六虛，覺則無邪，邪何自生？伊尹曰：『天生斯民，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如復爲嗜欲所渾，是尚未能自覺也，安能覺人？」眉批 此篇乃復性功夫。未清求清，清而復渾，直到不復渾處，而性始復矣。

「人之不力於道也，昏不思也。其昏不思，何也？」曰：「天地之間，萬物生焉。人，萬物中之一物也。其所以異於鳥獸蟲魚者，非以性之全哉？受一氣於天地，而一爲物，一爲人，得之甚難也。生乎世又非深長之年也，以非深長之年，行至難得之身，而不專之乎大道，肆其心之所爲，其所

❶「食」，《李文公集》卷二作「歲」。

以異於禽獸蟲魚者無幾矣。乃昏而不思。嗚呼！人之生也雖饗百年，若雷電之驚相激也，若風之飄而旋也。回視前所歷之年時，如朝日也。況千萬人而無一及百年之年者哉！故終日志于道德，猶懼其未也，彼肆其心之所爲者，亦獨何哉？」[眉批] 全爲悠悠忽忽，不急求所以復性，究竟違禽獸不遠。

唐文《原道》與《復性書》三篇，是最有題目大文字。而《原道》論，人雖取之，猶訾其不醇，至《復性書》，罕及焉。歐陽文忠亦謂此《中庸》之義疏爾，智者識其性當復，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焉。愚謂：翺之時，諸儒未起，理學未明，而鑿鑿然以四子爲歸。且當少時，真切爲性命之憂，此而非儒也，誰可以當儒者哉？

文公爲潮州刺史，潮人未知學，乃興士於學，牒諸縣置鄉校。云：「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不如以德禮爲先，而輔之以政刑也。欲用德禮，未有不由學校師弟子者。此州學廢日久，百十年間不聞有進士明經業成貢王庭、試有司者。人吏目不識鄉飲酒之禮，耳未聞《鹿鳴》之歌，忠孝之行不勸，此其所也。❶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此州萬有餘户，豈無庶幾者耶？刺史、縣令不躬爲之勸，里閭後生無所從學，此亦縣之恥也。秀才趙德沈雅專静，頗通經，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論説之，且排異端，宗孔氏，可以爲師矣。請攝海陽縣尉爲衙推官，專筦州學，以督生徒，興愷悌之風。刺史出己俸百千爲舉本，❷收其贏爲學生廚饌。」而潮文學始於此。

唐自中葉老、佛顯行，儒道婾末濫竽，顯仕稱儒者顧相助爲怪神。文公鋭然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爭四

❶「此其所也」，馬其昶校注《韓昌黎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文外集卷上」作「亦縣之恥也」。

❷「出己」，原作「已出」。「千」，原作「十」。據馬其昶校注《韓昌黎文集》「文外集卷上」改。

海之惑，屢跆復振。嘗恨當時無羽翼之者，讀《函史·學校志》，得趙秀才一人，能排異端，宗孔氏，便可爲同心之人矣。後貞元間，常衮以故相出爲福建觀察使，閩、越尚未有學，乃設鄉校興學者，未幾翕然化之。故潮海、閩越之人舉進士，仕上國，自韓昌黎興學始。嗣是而後，天下競于聲偶，爲禄利資，視梁昭明所輯《文選》爲六經，末益漫漶。噫！學術關乎氣運，益令人思韓子之功也。

理學宗傳卷之十四終

理學宗傳卷之十五

容城孫奇逢輯　門人郭治化
任宅心同編

宋儒考　程門弟子

楊文靖公時

楊文靖時，字中立，南劍州將樂人。第進士，調官不赴，杜門力學，時人莫測也。已，調徐州司法，又不赴。詣潁昌，以書謁程純公，從受學。純公大説之，每曰：「中立最會得容易。」指「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令反求，時渙然有覺也。歸，純公送之門，謂坐客曰：「吾道南矣。」及明道殁，復事伊川於洛。一日見伊川，伊川瞑目坐，偶假寐，時與游酢侍，未命去不敢去也。伊川覺，乃曰：「賢輩尚在此乎！歸休矣。」乃退出，及門，門外雪深者一尺，蓋篤謹如此。授虔州司法參軍，當疑獄立斷。與郡守争事，守正不回撓。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有惠政，民思之。浮沈下位，望日起，四方士不遠千里從之游，天下稱爲「龜山先生」。遠逮夷狄，雖高麗國主亦從使者問：「龜山先生何在也？」

會蔡京以張觷言，欲引舊德置左右，乃召爲秘書郎，時年已七十有二。向執政言：「今士大夫不敢盡言天下事者，不過爲保身計耳。不知謀國乃所以謀身，天下喪亂而能保其身，生民以來未有也。」欲格其心。條諸蠲賦、茶鹽、搬糴、市易、坑冶諸弊事以告，一主於寬民。入對言：「今大難蓄

而將發，正君臣交警之時，請作《宣和會計録》，周知天下財賦出入之數，條祖宗法爲綱目。元祐、熙、豐實勿問，但宜於今者舉行。」言「燕雲之師宜退守内郡，省轉輸，亟修戰守備」。帝甚嚮納，除邇英殿説書。

及金圍京城，勤王兵四集，而莫相統一。時又言：「當立統帥，一號令，示紀律，而後士卒始用命。」金兵初退，議者欲割三鎮講和。又極言其不可，疏上，欽宗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及李綱罷，太學諸生伏闕上書，一時軍民集者數十萬。吴敏乞用時以靖太學。龜山得召對，欽宗乃以龜山兼國子祭酒，言：「王安石宜追奪王爵，毁去配享之像，使邪説淫詞不爲學者之惑。」疏上，安石遂降從祀之列，士之習王氏學取科第者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聞以爲邪説，議論紛然。諫官馮澥力主王氏，上疏詆之。龜山遂請閒。

高宗即位，除工部侍郎。陛對言：「自古帝王未有不以典學爲務。」已而告老致政，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爲事。龜山在東郡，所交皆天下之士，先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之。暨渡江後，學者推爲程氏正宗，與胡安國往來講論尤多。龜山浮沉中外四十有七年，晚居諫省僅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後朱熹、張栻之學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脈絡皆出於龜山。卒，年八十三，謚「文靖」，胡文定銘其墓。子迪，字遵道，兒時能力學，指物即賦。少長孝友和易，中外無間言。其見善矯然敢爲，與人辨詰，冰解的破，而平居若不能出口。度不身踐，不苟言也。遊太學有聲，已弃去，從正公學。年甚少，正公極器重之。

語録

自堯、舜以前，載籍未具，世所有者，獨宓犧所畫八卦耳。當是之時，聖賢如彼其多也。自孔子刪定繫作之後，更秦歷漢以迄於今，其書至不可勝記，人之所資以爲學者宜易於古。然其間千數百年，求一人如古之聖賢，卒不可得，眉批 氣運升降，人才自不得不升降於其間。何哉？豈道之所傳固不在於文字之多寡乎？夫堯、舜、禹、皐陶皆稱「若稽古」，非無待於學也。其學果何以乎？由是觀之，聖賢之所以爲聖賢，其用心必有在矣，學者不可不察之也。

觀孔門弟子之徒，其事師，雖至於流離困餓、濱於死而不去，非要譽而規利也。所以甘心焉者，其所求也大矣。流離困餓且濱於死，有不足道者，學者知此，然後知學之不可已矣。眉批 學不經動忍不實。

古之學者以聖人爲師，其學有不至，故其德有差焉。人見聖人之難爲也，故凡學者以聖人爲可至，則必以爲狂而竊笑之。夫聖人固未易至，若舍聖人而學，是將何所取則乎？以聖人爲師，猶學射而立的然，的立於彼，然後射者可視之而求中，若其中不中，則在人而已。不立之的，以何爲準？眉批 學不師聖，便是無志。

或謂「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此言勝物而小之。曰：「使聖人以勝物爲心，是將自小，安能小物？聖人本無勝物之心，身之所處者高，則物自不得不下耳。」眉批 有勝物之心，便非一體萬物。問

「孟子對人君論事，句句未嘗離仁，此所謂王道也」，曰：「安得句句不離乎仁？」曰：「須是知一以貫之之理。」曰：「一以貫之，仁足以盡之否？」曰：「《孟子》固曰：『一者何？曰仁也。』仁之用大矣。今之學者，仁之體亦不曾體究得。」［眉批］天之德曰生，君之德曰仁。

一介之與萬鍾，若論利，則有多寡；若論義，其理一也。伊尹惟能一介知所取與，故能禄之以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自後世觀之，則一介不以予人爲太吝，一介不以取諸人爲太潔。然君子之取予適於義而已。予之嗇，取之微，雖若不足道矣，然苟害於義，又何多寡之間乎？孔子於西赤之富，不卹其請；於原憲之貧，不許其辭，此知所予者也。孟子言：「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此知所取者也。［眉批］義利之界甚嚴，元不論多寡。

物有圭角，多刺人眼目，亦易玷闕。故君子處世當渾然天成，則人不厭棄矣。［眉批］與物無競。

溝洫之量，不可以容江河；江河之量，不可以容滄海，有所局故也。若君子則以天地爲量，何所不容？有能捐一金而不顧者，未必能捐十金；能捐十金而不顧者，未必能捐百金，此由所見之熟與不熟，非真知其義之當與否也。若得其義矣，雖一分不妄與，亦不妄取。［眉批］無所不容，又一介取予不妄，此之謂致廣大而盡精微。

李似祖、曹令德問：「何以知仁？」曰：「孟子以惻隱之心爲仁之端，平居但以此體究，久久自見。」因問似祖、令德：「尋常如何説隱？」似祖云：「如有隱憂、勤卹

民隱，皆疾痛之謂也。」曰：「孺子將入於井，而人見之者必有惻隱之心，疾痛非在己也，而爲之疾痛，何也？」似祖曰：「出於自然不可已也。」曰：「安得自然如此？若體究此理，知其所從來，則仁之道不遠矣。」二人退，余從容問曰：「萬物與我爲一，其仁之體乎？」曰：「然。」眉批 一念惻隱之仁，與萬物一體之仁，非有兩個，體究自見。

問：「《論語》言仁處，何語最爲親切？」曰：「皆仁之方也。若正所謂仁，則未之嘗言也。故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要道得親切，唯孟子言『仁，人心也』，最爲親切。」

學者須有所疑乃能進德，然須用力深方有疑。今之士讀書爲學，蓋自以爲無可疑者，故其學莫能相尚。

問：「《中庸》只論『誠』，而《論語》曾不一及『誠』，何也？」曰：「《論語》之教人，凡言恭敬忠信，所以求仁而進德之事，莫非誠也。《論語》示人以其入之之方，《中庸》言其至也。蓋《中庸》子思傳道之書，不正言其至則道不明。孔子所罕言，孟子常言之，亦猶是矣。」眉批 莫非誠也，《語》、《孟》、六經，非有異旨。

《易》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夫盡其誠心而無僞焉，所謂直也。若施之於事，則厚薄隆殺，一定而不可易，爲有方矣。敬與義本無二，所主者敬，而義則自此出焉，故有內外之辨，其實義亦敬也。故孟子之言義，曰「行吾敬」而已。眉批 恰合。

問：「『操則存』如何？」曰：「古之學者，視、聽、言、動無非禮，所以操心也。至於無故不徹琴瑟，行則聞佩玉，登車則聞和

鸞，蓋皆欲收其放心，不使惰慢邪僻之氣得而入焉。故曰：『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夫博弈非君子所爲而云爾者，以是可以收其放心爾。説經義至不可踐履處，便非經義。若聖人之言，豈有人做不得處？學者所以不免求之釋、老，爲其有高明處，如六經中自有妙理，却不深思，只於平易中認了，曾不知聖人將妙理只於尋常事説了。」眉批 妙理原不離尋常。

《春秋》正是聖人處置事處，它經言其理，此明其用。理既明，則其用不難知也。

聖人作用處，本分之外不加毫末，故以孔子之聖，孟子止言其「不爲已甚」而已。

或問「操心」。曰：「《書》云『以禮制心』，所謂『操』也。如顔子『克己復禮』，最學者之要。若學至聖人，則不必操而常存。楊雄言：『能常操而存者，其唯聖人乎！』」眉批 舍克己別無操心之法。

論《西銘》，曰：「河南先生言『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所謂『分殊』，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或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爲二矣。」曰：「用未嘗離體也。且以一身觀之，四體百骸，皆其所謂體也。至其用處，則履不可加之於首，冠不可納之於足，則即體而言，分在其中矣。」眉批 强欲二之不得。

忠信乃爲進德之基，本無忠信，如在虚空中行，德何以進？

未見《易》而玩《易》之文以言《易》，若説得深，即不是聖人作用處；若説得淺，常人之談耳。

楊雄云：「多聞守之以約，多見守之以卓。」其言終有病，不如孟子言「博學而詳説之，將以反説約也」爲無病。蓋博學詳説所以趨約，至於約則其道得矣。謂之守以約卓於多聞多見之中，將何守？見此理分明，然後知孟子之後其道不傳，知孟子所謂「天下可運於掌」爲不妄。

《孟子》一部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説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欲格君心之非，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説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永叔卻言「聖人教人，性非所先」。永叔論列是非利害，文字上儘去得，但於性分之内全無見處，更説不行。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只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季常在京時，嘗問：「正心誠意如何便可以平天下？」與之言：「後世自是無人正心，若正得心，其效自然如此。此心一念之間毫髮有差，便是不正。要得常正，除非聖人始得。且如吾輩，還敢便道自己心得其正否？此須是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於喜怒哀樂既發之後能得所謂『和』。『致中和』則天地可位，萬物可育，其於平天下何有？」因論孟子直以禹、稷比方顏子，只顏子在陋巷

眉批「正心」二字，一了百當。

時，如禹、稷事業便可爲之無難。若正心誠意不足以平天下，則禹、稷功巍巍如此，如顔子者如何做得？ 眉批 通身汗下。

楊雄云：「學所以修性。」夫物有變壞，然後可修。性無變壞，豈可修乎？惟不假修，故《中庸》但言「率性」、「尊德性」，孟子但言「養性」，孔子但言「盡性」。

人各有勝心，勝心去盡，而惟天理之循，則機巧變詐不作。若懷其勝心施之於事，必以一己之是非爲正，其間不能無窒礙處。又固執之不移，此機巧變詐之所由生也。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知命只是事事循天理而已，循天理則於事無固、必，無固、必則計較無所用。 眉批 勝心難克，賢知易犯此病。悦不若己者且不免，而況其下者乎？

仲素問：「横渠云『氣質之性』，如何？」曰：「人所資稟，固有不同者，若論其本則無不善。蓋『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無不善，而人則受之以生故也。然而善者其常也，亦有時而惡矣。猶人之生也，氣得其和則爲安樂人，及其有疾也，以氣不和則反常矣。其常者性也，此孟子所以言『性善』也。横渠説『氣質之性』，亦云人之性有剛柔、緩急、强弱、昏明而已，非所謂天地之性然也。今夫水清者其常然也，至於汩濁則沙泥混之矣。沙泥既去，其清者自若也。是故君子於氣質之性，必有以變之，其澄濁而求清之議與！」 眉批 其惡者不可謂性，然人亦有生而即惡者，非本性如此，亦非有習之如此，只是得氣之偏耳。譬如禽獸草木，何嘗不本之天地，而靈蠢較然？只是有氣以蒙之耳。横渠拈出氣質之性，使本體不受翻駁，最爲有功。去泥沙，便是復性根，尋下落。

《中庸》深處，多見於《孟子》之書，其所傳

也歟！

今之學者只爲不知爲學之方，又不知學成要何用。此事體大，須是曾着力來，方知不易。夫學者學聖賢之所爲也，欲爲聖賢之所爲，須是聞聖賢所得之道。若只要博通古今爲文章，作忠信愿慤，不爲非義之士而已。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爲聞道人則不可。且如東漢之衰，處士逸人與夫名節之士有聞當世者多矣。觀其作處，責以聖賢之道，略無毫髮髣髴相似，何也？以彼於道初無所聞故也。今時學者，平居則曰：「吾當爲古人之所爲。」纔有事到手，便措置不得，蓋其所學以博通今古爲文章，或志於忠信愿慤，不爲非義而已，而不知須是聞道，故應如此。由是觀之，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

眉批「聞道」二字，是聖學嫡派。顔、曾而外，未敢多許。

語仲素曰：「某嘗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云：『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閑静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此蓋某所爲者如此。」眉批 學訣。

仲素問：「盡其心者知其性，如何是盡心底道理？」曰：「未言盡心，須先理會心是何物。」又問，曰：「心之爲物，明白洞達，廣大静一，若體會得了然分明，然後可以言盡。未理會得心，盡箇甚？能盡其心，自然知性，不用問人。大抵須先理會仁之爲道，知仁則知心，知心則知性，是三者初無異也。横渠作《西銘》，亦只是要學者求仁而已。」眉批 仁人心也，離仁何處用心？

朝廷作事，若要上下小大同心同德，須是道理明。蓋天下只是一理，故其所爲必同。若用智謀，則人人出其私意，私意萬人萬樣，安得同？因舉舊記正叔先生之語

云：「公則一理，私則萬殊，人心不同猶面，其蔽於私乎！」眉批 私净而德明，天下之私净，始稱「明明德」於天下。

解經大抵須得理會而語簡，舊嘗解「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云：「行其所無事，不亦易乎？一以貫之，不亦簡乎？如是則天下之理得矣。」又言：「行其所無事，一以貫之，只是一箇自然之理。《繫辭》中語言直有難理會處，今人注解只是亂説。」眉批 如何纔能行所無事？如何纔能一以貫之？此處正當理會。

學者若不以敬爲事，便無用心處。致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

孟子言「大人正己而物正」，荆公却云「正己而不期於正物，則無義。正己而必期於正物，則無命」。若如所論，孟子自當言「正己以正物」，不應言「正己而物正」矣。物正，物自正也。大人只知正己而已，若物之正，何可必乎？惟能正己，物自然正，此乃篤恭而天下平之意，荆公之學本不知此。

孟子所言皆精粗兼備，其言甚近而妙義在焉。如龐居士云：「神通并妙用，運水與搬柴。」此自得者之言，最爲適理。若孟子之言，則無適不然，如許大堯、舜之道，只於行止疾徐之間教人做了。眉批 卑邇高遠，豈有殊觀？

夫爲己之學，正猶饑渴之於飲食，非有悦乎外也，以爲弗飲弗食則饑渴之病必至於致死。人而不學則失其本心，不足以爲人，其病蓋無異於饑渴者，此固學之不可已也。然古之善學者，必先知所止，知所止然後可以漸進。倀倀然莫知所之，而欲望聖賢之域，多見其難矣。此理宜切

求之，不可忽也。

武夷胡氏曰：「龜山天資宏曠，濟以問學充養有道，德器早成。積於中者，純粹而宏深；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淡。閑居和樂，色笑可親。臨事裁處，不動聲氣。與之游者，雖羣居終日，嘿然不語，飲人以和，而鄙薄之態自不形也。推本孟子『性善』之説，發明《中庸》、《大學》之道。有欲知方者，爲指其攸趨，無所隱也。當時公卿大夫之賢者莫不尊信之。」又曰：「先生造養深遠，燭理甚明，混迹同塵，知之者鮮。行年八十，志氣未衰，精力少年殆不能及。朝廷方嚮意儒學，日新聖德，延禮此老，置之經席，朝廷咨訪，裨補必多。至於裁決危疑，經理世務，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

朱子曰：「龜山天資高，朴實簡易，然所見一定，更不須窮究。某嘗謂這般人皆是天資出人，非假學力。」又曰：「龜山之出，人多議之，惟胡文定之言曰：『當時若能聽用，決須救得一半。』此語最公。」

南軒張氏曰：「『磨而不磷，涅而不緇』，須還孔子。吾人只當學子路。如龜山晚年一出，不是道要官職，當時意思亦是要去其間救正，直到後來圍城，不知救正得如何？磨不磷，涅不緇，是聖人事。龜山自處地位太高爾。」

龜山嘗自言曰：「平居欲爲古人之所爲，纔有事到手，便措置不得，皆未聞道者也。」此其所學可知已，會得容易，而歷鍊又復長久，故能衍程門之旨，開考亭之傳，厥功大矣。

劉質夫絢　李端伯籲

絢，字質夫，河南人。結髮事二先生，從受學。純公語人曰：「他人敏則敏矣，然而未易保也。之子之志，吾無疑焉。」以祖蔭爲壽安主簿，遷潞長子令。邑俗故淳古，而絢又誠心愛利，丁母憂去，父老數千人遮道留，久之乃得去。終其去，未嘗笞一人，富鄭公歎以爲古縣令也。

元祐初，以侍講韓維薦，授京兆府教授。侍御史王巖叟、正言朱光庭言《春秋》

學廢已久，絢治《春秋》深通，試太學博士，卒於官。絢明粹温恭，既聞學，内日加重，無交戰之病，故行果而粹，氣和而莊，跬步不忘學。既病，謂學者言：「吾病，每眩瞀，但正心端坐，氣即下。」得終啓手足，盥頮安然逝。絢在程門，與人但有所知，惟恐不與人共。眉批 是何等心腸。 程學之興，絢及李籲端伯有力焉。正公曰：「質夫久於所事，自小來便在此。」又曰：「質夫沛然。」又曰：「明道平和簡易，惟劉絢庶幾似之。」眉批 絢似明道。

質夫外兄弟緱氏端伯，元祐中仕秘書郎，閎肆開發，能自振於流俗。正公期其遠到，與質夫相繼卒，正公哭之哀，悲傳學之難焉。呂與叔祭文爲「與人交，洞照其情，而終靡有爭。於事如控六轡，逐曲舞交，周折畢如意」云。

謝顯道良佐

良佐，字顯道，上蔡人。少博洽，見純公扶溝，從受學。語次，舉書史無遺失。純公曰：「賢記憶何多也，抑可謂玩物喪志矣。」良佐赧，汗浹背，面發赤。純公曰：「即此是惻隱之心。」已，謂之曰：「賢輩相從於此，獨學某言語耳，故學心口不相應，盍行諸？」請問焉。曰：「且静坐。」於是良佐遂時時静坐。質小魯，然誠篤，每理會未深徹，其纇有泚也。與劍州楊中立俱，純公每言：「楊君會得容易，謝君如水投石。」然未嘗不稱其賢。久之，純公語「鳶飛魚躍」，曰：「此子思喫緊爲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之意同。會得時，活潑潑地。不會得，只是弄精魄。」已，又曰：「鳶飛戾天，向

上更有天在。魚躍於淵，向下更有淵在。」於是良佐恍然於「何思何慮」之體也，曰：「心本一，支離而去者，乃意耳。」語「浩然之氣」曰：「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純公許之，曰：「是子展拓得開，可望矣。」後卒業正公所，正公問所造，曰：「天下何思何慮。」正公曰：「是則有此理，賢發得太早在。」於是良佐孜孜於省克甚力。作簿，自記日用言動禮若非禮以自繩。其言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患恐懼，且旦於危階上習之。得善筆愛之，患長愛欲，書令壞乃已。患喜怒，日消磨令盡。而內自省大患乃在「矜」，痛克之。與正公別一年來見，問所學，對曰：「惟去得一『矜』字。」曰：「何謂也？」良佐曰：「懷固蔽自欺之心，長虛驕自大之氣，皆此之由。」語人曰：「是子爲切問近思之學者也。」良佐患學者以見性爲極，則輕自大而誕，故省克至深。正公自涪歸，見學者多從佛學，惟良佐與楊中立不變，曰：「學者皆流於夷矣，惟楊、謝二君長進。」

晚益平質，不舍於素位日用。或問「敬」，曰：「於『儼若思』時見之。」眉批 公嘗云：「要在勿忘勿助長之間。」問：「矜持何如？」曰：「矜持而過則病也。」監京西竹場，太學博士朱震詣請教，良佐曰：「待與賢說一部《論語》。」震私念：「今日晷迫暮，何從得欸侍說《論語》乎？」已，飲之酒，數行，理居游語如常。已，忽掀髯曰：「聽說《論語》。」舉「子見齊衰」、「見師冕」二章，曰：「聖人之道無微顯內外，一以貫之，由灑掃應對進退，即上達天道，一部《論語》盡於此。」震大有省。

晚宰應城，胡安國以典學使者行部過

之，不敢問以職事，因介紹以弟子禮見，問學，良佐語之曰：「游子嘗問某：『一切外物，能放置得下否？』某對之曰：『實嘗從此上措功來。』」胡問：「何也？」良佐曰：「物無根者易拔，樹木有根故難拔。雖枝條翦落盡，已復生。人諸欲皆有根，能於欲根净洗所從來，痛克之，令無所繫，則無事矣。」終誠篤如此。

初，良佐事純公扶溝時，請歸蔡應舉。公曰：「何爲其不就太學試也？」對曰：「蔡人尠習《戴記》，決科之利耳。」純公曰：「是心不可入堯、舜之道矣。夫以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富貴有命，於豐約間不能無留情，是不信道也，故謂之不受命。志道者必去此心而後可。」良佐留太學試，是歲亦得舉，自是篤信於命。於得失泰然，於勢利泊然，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曰：「彼安能陶鑄我？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摇惑多矣。信得及，便養得氣不挫折。」良佐舉進士，歷仕州縣，建中間召對，除書局，後斥爲莞庫，以飛語繫詔獄褫官，謚「文肅」。

語録

聖人之道，無顯微，無内外，由灑掃應對進退而上達天道，本末一以貫之。〔眉批〕師門話柄。

天，理也；人，亦理也。循理則與天爲一，與天爲一，我非我也，理也；理非理也，天也。唯文王有純德，故曰「在帝左右」。「帝謂文王」，帝是天之作用處。或曰：「意、必、固、我，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矣。」曰：「然理上怎安得箇字？《易》

曰：『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相似，猶自是語。」

聞見之知，非真知也。知水火，自然不蹈，真知故也。真知，自然行之不難。不真知而行，未免有意，意有盡時。

申顔自謂不可一日無侯無可，或問其故，曰：「無可能攻人之過，一日不見，則吾不得聞吾過矣。」眉批 攻過非難，受過爲難。

心本一，支離而去者乃意爾。

昔人有問明道先生云：「如何斯可謂之恕心？」明道曰：「充廣得去，則爲恕心。」「如何是充廣得去底氣象？」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充廣不去時如何？」曰：「天地閉，賢人隱。」察此可以見盡不盡矣。

忠恕猶形影也，無忠，做恕不出來。

學者先學文，鮮有能至道。至如博觀泛覽，亦自爲害。明道先生教余，嘗曰：「賢讀書，慎不要尋行數墨。」

敬是常惺惺法，心齋是事事放下，其理不同。

堯夫直是豪才，嘗有詩云：「當年志氣欲横秋，今日看來甚可羞。事到强爲終屑屑，道非心得竟悠悠。鼎中龍虎忘看守，碁上河山廢講求。」又詩云：「斟有淺深存燮理，飲無多少繫經綸。卷舒萬古興亡手，出入千重雲水身。」此人在風塵時節，便是偏霸手段，學須天人合一始得。眉批 燮理經綸，何代無之？

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於「天之將喪斯文」下，便言「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則是文之興喪，在孔子與天爲一矣。蓋聖人德盛，與天爲一，

出此等語，自不覺耳。孟子地位未能到此，故曰：「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聽天所命，未能合一。眉批 孔、孟當日言出無心，後人觀其淺語耳。

孔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當時諸國君相，怎生當得他聖人恁地禮數？是他只管行禮，又不與你計較長短。與上大夫言，便誾誾如也；與下大夫言，便侃侃如也；冕者瞽者，見之便作，過之便趨，蓋其德全盛，自然到此，不是勉强做出來，氣象與孟子渾别。孟子「説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猶自參較彼我，未有合一底氣象。眉批 元氣流行，著不得一毫勉强。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親親而尊尊，所謂民彝也。爲政之道，保民而已。不然，人類幾何其不相噬嗑也！眉批 保民者，保其所爲民彝也。

心者何也？仁是已。仁者何也？活者爲仁，死者爲不仁。今人身體麻痺，不知痛癢，謂之不仁。桃杏之核可種而生者，謂之桃仁、杏仁，言有生之意。推此，「仁」可見矣。眉批 生生之謂仁。

問：「一日靜坐，見一切事平等，皆在我和氣中，此是仁否？」曰：「此只是靜中工夫，只是心虛氣平也。須是應事時有此氣象方好。」眉批 方見工夫。

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二者不可偏也。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汲黯正直，所以闢公孫弘之阿諛；忠厚，所以闢張湯之殘刻。武帝享國五十五年，其臣之賢，獨此一人而已。

士之立身，要以名節忠義爲本。有名節，則不枉道以求進；有忠義，則不固寵以欺君矣。

上蔡固真實學力人，而良師指點，却極切至，傳中俱見。

尹和靖焞

焞，字彦明，世洛人。少孤，事母陳氏至孝。爲舉子業，年二十，事伊川受學。伊川告以敬，問「敬」，曰：「主一之謂敬。」問「主一」，曰：「無適之謂一。」自是服膺終身。紹聖中，應進士舉，主試者發策議誅元祐大臣，焞讀之，慨然曰：「噫！是尚可干禄仕也乎哉？」不對而出。歸以告程子，子曰：「有母在，宜未容廢禄仕也。」焞入白其母，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禄養。」

程子太息曰：「賢哉母也！」遂卒業伊川，最專篤。學子及門者，正公輒令詣焞開誘之，且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大觀中，御史范致虚言程頤倡爲異端，而尹焞、張繹爲之羽翼，乞錮勿用，而聲聞益盛。其後正公没，焞修其學彌篤，深居持養，非弔喪問疾不出户，洛人士以事伊川者事之。

靖康初，宣撫种師道以德行可備勸講薦，不往。趣召，至，度時不可爲，力謝病，賜號「和靖處士」而歸。金陷洛陽，家盡覆，遯長安山中。劉豫陷京師，聞焞名，遣使者以卑辭厚禮召，具供帳山中，必致之。焞夜爲赴水自沈者，得亡去。匿蜀水山中，轉徙閬，止於涪。曰：「先師之所嘗讀《易》也。」闢「三畏齋」以居。

紹興中，以侍講范沖薦，召爲崇政殿説

書，辭。敕有司敦遣，乃就道。會諫官陳公輔詆程學，焞復辭，曰：「學程氏者焞也。生事之二十年，没，守其學又二十年矣。使焞濫經筵，所敷繹不過其師説，使舍所學以言，則欺君父也。」留不進，於是大臣顯言焞拒劉豫，有不可奪之節，其所養可知。詔趣行，既至，召見，曰：「朕渴卿久矣，俟卿以講學，不敢以有他。」焞退喜曰：「聖主也，道幾可行乎！」乃就職。每赴講，先夕必沐浴更衣，几香再拜，齋燕室，夜定乃就寢。或問之，曰：「欲以所言動君父，敢不敬乎！」又曰：「人君其尊如天，吾所言得入，天下蒙其福；不入反是，安敢不盡誠敬。」會和議作，具疏争，又與秦檜書，力争，皆不報。乃力疏言：「臣愚不量分守，言及國事，不蒙省可，識見迂陋，已驗於此。又年齒已及，加之疾病，乞檢會。」累疏，賜歸，得奉祠，尋致仕。

焞莊敬弘毅，不欺暗室，直方之行，動合矩矱，晚益和粹。方赴召時，祭告伊川墓而後行，曰：「能行所學則未也，不辱師門則有之。」眉批 不辱師門，便是行所學矣。高宗嘗稱曰：「觀尹焞所行，盡一部《論語》。」可謂知焞矣。疾革，督門人問學，曰：「有疑便問，病亦不妨。」蓋純至如此。年七十二歲。娶張氏，生子均，仕將仕郎。洛陽之陷，與張皆死。

語録

鮑某嘗問伊川：「仁者愛人，便是仁乎？」伊川云：「愛人，仁之事耳。」焞時侍坐，歸因取《論語》中説「仁」事，致思久之，忽有所得，見伊川請益，曰：「某以仁惟公

可盡之。」伊川沉思久之，云：「思而至此，學者所難及也。天心所以至仁者惟公爾，人能至公，便是仁。」眉批 學須自己體貼，方有所得。

君子或出或處，歸潔其身而已矣。人之行己，各有其志，出處去就雖有不同，要看所存如何耳。眉批 所存如何，亦曰惟其是而已。

太史公不明理，只是多聞，如《伯夷序傳》引盜跖是也。若孔子，雖顏子之夭，只説「不幸短命死」，則知盜跖乃罔之生也，幸而免者也。

莫大之禍，起于須臾之不忍，不可不謹。

趙岐謂孟子通五經，尤長于《詩》、《書》，岐未爲知孟子者。某謂孟子精通於《易》，孟子踐履處，皆是《易》也。試讀《易》一遍，然後看《孟子》便見。楊子謂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奧，非苟知之，亦允蹈之」，此最善論孟子者。眉批 孟子不言《易》，而踐履處皆《易》。

康節之學，本是經世之學，今人但知其明易數，知未來事，却小了他學問。如陳叔《易贊》云：「先生之學，志在經綸。」最爲盡之。

問：「如何仕而優則學？」曰：「學豈有休時？《書》曰『念終始，典於學』，荀子曰『學至死乃已』是也。」

學問雖是要從師，然賴朋友相成處甚多，師只是開其大端，又體貌嚴重。若於從容閑暇之際委曲論難，須是朋友便發明得仔細。眉批 伊川謂鮑若雨三子往問尹焞，正此意。

呂獻可常言：「讀書不須多，讀得一字，行取一字。」伊川亦常言：「讀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行得便是會讀書，二公之意正同。

讀書須是看聖人用心處，自家臨事時，一一要使。［眉批］臨事要使，豈容不用心。❶

克己唯在克其所好，便是下手處。然人未有不自知所好處而能克之者，若不自知，却克個甚？如好財即於財上克，好酒即於酒上克。今人只爲事事皆好，便没下手處，然須擇其偏好甚處先克。［眉批］從偏好處下手。

後世人臨事多錯，只爲不知道。若知道了，臨事安得錯？

人有避事欲不爲者。曰：「事當爲者，豈可不爲？廢事便是廢人道。莊子猶曰：『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

人本與天地一般大，只爲人自小了，若能自處以天地之心爲心，便與天地同體。《西銘》備載此意，顔子克己，便是能盡此道。

謝子見正公，辭歸，焞送之，曰：「吾徒朝夕從先生，見行則學，聞言則識，如服烏頭。方其服也，顔色悦懌，筋力强盛。一旦烏頭力去，則如之何？宜善自持也。」正公聞之曰：「可謂益友矣。」［眉批］師友相得如此。

鮑若雨、劉安世、安節自太學謁告來見，問：「堯、舜之道何故止於孝弟？」子曰：「曾問尹焞否？」對曰：「未也。」曰：「盍往問之？」焞曰：「堯、舜之道非止於孝弟，而孝弟非堯、舜不能盡。自冬温夏清、昏定晨省以至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又至於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彰矣。直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非堯、舜大聖人豈能盡。」三子反以告，正公深然之。

❶「豈容」，原無，據康熙六年本補。

邢寬問「主一」。曰：「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著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

朱子曰：「和靖主一之功多，而窮理之功少，故説經雖簡約，有益學者，但推説不去，不能大發明。在經筵進講，少開悟啓發之功。紹興初入朝，滿朝注想，如待神明，然亦無大開發處。是時高宗好看山谷詩，尹云：『不知此人詩有何好處？陛下看他作甚麽？』只説得此一言。然只如此説，何能開悟人主？大抵解經固要簡約，若告人主，真有反覆開導推説處，使人主自警省。蓋人主不比學者，可以令他去思量。如孔子答哀公『顔子好學』之問，與答季康子，詳略不同，此告君之法也。」

西山真氏曰：「和靖莊正仁實，不欺闇室。其於聖人六經之言，耳順心得，如出諸己。」

崔氏銑曰：「程子之徒，其劉絢之平正，尹焞之强毅乎！確守聖經，異端不得而惑之，尹子庶乎富貴不淫，威武不屈者。論者謂其無用，豈有别見與？」

游定夫酢

酢，字定夫，建州建陽人。初，與其兄醇俱以文行知名，酢雖少，一時老師宿儒咸推先之。始受學二先生，正公謂其「德器粹然，可適道」。半年後，授以《西銘》，讀之渙然不逆於心，❶曰：「此《中庸》之理也。」正公歎其能於言外得意。〔眉批〕此正公所以最愛定夫。後明道爲扶溝令，招使職學事，盡得其微言，故於學奧深，心到自得，誠中形外，望之知爲成德君子也。第進士，知河清，范忠宣判河南，待以國士，有疑議與之參訂。移守潁昌，辟酢自隨，入政府。復除太學博士。忠宣罷政，酢請外，後爲監察御史出守。

❶「讀」，原作「讀」，據康熙六年本改。

卒，年七十一。楊中立稱其事親無違，交朋友有信，蒞官遇僚吏有恩，其遇下，使人樂自盡而無敢慢其令也。歷漢陽、舒、濠、衡四郡，民戴如父母，去愈久見思。

於程門與楊中立齊名，稱游、楊。朱文公謂「定夫清德重望，皎如日星，雖奴隸之賤皆知之。其流風餘韻，足以師世範俗。雖事業不得大施，有《中庸》、《論》、《孟》説垂於世。考其師友所稱，味其話言所傳，則夫造道之深，有可得而推者矣。」嘗問謝上蔡：「公于外物一切放得下否？」曰：「實在上面做工夫來。人要富貴，要他做甚？必須有用處。尋討用處病根，將來斬斷，便没事。」又言：「人所不睹，可謂隱矣，而心獨見之，不亦見乎？人所不聞，可謂微矣，而心獨聞之，不亦顯乎？知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不能慎獨，是自欺也。其離道遠矣。」觀此，定夫所學可見云。

張思叔繹

繹，字思叔，河南壽安人。家甚微，年長未知讀書，爲人傭作。一日，見縣官出入，傳呼道路，思叔頗羨慕之。問人：「何以得如此？」或告之曰：「此讀書所致耳。」思叔始發憤，從人受學，執勞苦之役，教者憐其志，頗勸勉之。後能文，入縣學，被薦。以科舉之學不足爲也，因至僧寺，見道楷禪師，悦其道，有祝髮從之之意。時周恭叔行己官洛中，思叔亦從之。恭叔謂之曰：「子，他日程先生歸，可從之學，無爲空祝髮也。」及伊川歸自涪陵，思叔年三十，始從之學。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慨然有得，蓋謂守此則無不可爲

之事。後窮理造微，伊川甚許之，妻以族女。家居壽安，學者從之漸衆。尹焞嘗謂伊川曰：「張繹每聞先生語，往往言下解悟。焞須再三尋思，或更請問，然後解悟。然他日持守，恐思叔不及焞。」先生以爲然。伊川嘗言晚得二士，又言「張繹俊，尹焞魯。俊恐他日過之，魯者終有守也」。思叔長於爲文，又善辨事。先生没一年，思叔亦没。和靖被召，嘗曰：「思叔若到今，自當召用，必能有爲於世。」嘗記伊川言行一編，名曰《師說》。

呂和叔大鈞　進伯大忠　與叔大臨

大鈞，字和叔，其先汲郡人。祖太常博士通，葬藍田，遂爲藍田人。父比部郎蕡賢，生六子，皆賢。鈞，第三子也。仕三原令，以父老當官蜀請代，移知巴西。父致仕，遂移疾不起，移官不調，以薦授官邸教授。嘗獻文，作《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論》上之。已，棄去，家居講學者數年。仲兄大防，官鳳翔，就視之。會詔伐夏，鄜延轉運使以禮命辟之，法可辭，大鈞以禮際善就之，爲盡力，不違難。〔眉批〕以禮際善就之者，爲就視其兄也。疾，卒官，年五十二。

大鈞純直明亮，始與張先生爲同年生，已，聞張先生論學，厭服之，師焉。見正公，與語，見以謂當滯礙而沛然，以心誠信之也。張先生教人約之禮，後進生蔽於俗習，鮮由禮。大鈞乃取古禮繹其義，陳其數，而力行之，〔眉批〕躬行君子。毅然不恤人之非間己也。居諫議喪，衰麻斂奠比虞祔，一襄之於禮，已乃寖行之。冠、婚、飲酒、相見、慶弔之間，文節粲然可觀，又時時爲人講說。又

與兄大防爲鄉約以敦俗，一、德義相勸。二、過失相規。三、禮俗相交。四、患難相恤。由是秦人士涣然於古禮義可施行於今也。張先生歎以爲「秦俗之化，和叔有力焉」。又歎以「其勇爲不可及也」。

張先生没，益修明其學，期於其身親見之。既而曰有命，乃撰具井田、兵制、選舉之法，議小臣宿衛，議邊郡世守，皆經世遠謨。曰：「如有用我，執此以往。」始，大鈞博學力行，先生語之曰：「學不造約，雖勞而艱於進德。君後當自悟。」時大鈞以爲躬行久，禮義當自熟也，晚乃以造約爲先務，然。眉批 造約以習薪傳。於子厚「趣時求中」之語沛之可樂；始急於行己，既乃寬以居養，優游乎道者樂趨而不厭。以性之所得者盡之心，以心之所知者踐之身。又久所行不二於心，所知不二於行也，可謂造約矣。既得疾，命内外汛掃，齋居湛然。客至，與宴語如常。卒，妻种氏治其喪，一如其治比部公之喪，諸委巷浮屠瑣鄙不經之事，一屏不用。子義山，能傳其學，人以爲道行於妻子云。眉批 化俗自化家始。真西山曰：「和叔爲人，質厚剛正，以聖門事業爲己任。所知信而力可及，則身遂行之，不復疑畏。故識者方之季路。潛心玩理，望聖賢之致，剋期可到。自身及家及鄉人，旁及親戚朋友，皆紀其行而述其事。」

大忠，字進伯，剛毅質直。第進士，歷寶文閣待制，知秦州，治有聲。馬涓以進士舉，首爲判官，頗倨矯。時切偲柔其心，謂之曩科舉之學今無所用，修身爲己之學不可不勉。又時時以臨政治民之道告之，涓後有立，自以爲得師。眉批 涓不負公鑪錘。謝良

佐時教授州學，大忠每過之，從問《論語》，必正襟斂容。倅之子將詣太學，欲求見相汲公，請爲容，大忠曰：「微仲不必見，不若見大臨弟也。」紹聖中，汲公及黨禍，乞以所進官爲量移。正公稱其「老而好學，理會到底」云。

大臨，字與叔，少學於張先生，先生卒，乃東見二先生，卒業焉。大臨故深淳近道，而以防檢窮索爲其學也。純公語之以「識仁」，且以「不須防檢、不須窮索」開之，大臨默識深契，豁如也。眉批 全體豁然。作《克己銘》以見意，其文曰：「凡厥有生，均吾同體，胡爲不仁？我則有己。立己與物，私爲町畦，勝心橫生，擾擾不齊。大人存誠，心見帝則，初無吝驕，作我蝨賊。志以爲帥，氣爲卒徒，奉辭於天，誰敢侮予？且戰且徠，勝私窒慾，昔爲寇讎，今則臣僕。方其未克，窘我室廬，婦姑勃谿，安取其餘？亦既克之，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闥。孰曰天下，不歸吾仁？痒痾疾痛，舉切吾身。一日至之，莫非吾事，顏何人哉？晞之則是。」

始，大臨於羣書博極，能文章，已持養深醇，言如不出口，粥粥若無能者。賦詩曰：「學如元凱方成癖，文到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子得心齋。」其充養如此。婦翁張天祺語人曰：「吾得顏回爲壻矣。」以門蔭入官，遂不復應舉，曰：「某何敢揜先人之德。」元祐中，官太學博士、秘書省正字，范學士祖禹薦其修身好學，行如古人，可充勸講。未及用而卒。程子謂「與叔守橫渠學甚固，每橫渠無説處，皆相從；纔有説了，更不肯回」。又曰：「和叔任道擔當，風力甚勁。然深潛縝密，有不

逮於與叔。」又曰：「與叔六月中自緱氏來，燕居中，頤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

朱子曰：「與叔惜乎壽不永，如天假之年，必所見又別。程子稱其『深潛縝密』，可見他資質好，又能涵養。某若只如吕年，亦不見得到此田地矣。與叔本是個剛底氣質，涵養得到，所以如此。故聖人以剛之德爲君子，柔爲小人。若有其剛矣，須除去邪剛之病，全其爲剛之德，然後可以爲學。若不剛，終是不能成。」

與叔《論選舉狀》：「立士規以養德厲行，更學制以量才進藝，定貢法以取賢斂才，立試法以試用養才，立辟法以興能備用，立舉法以覈實得人，立考法以責任考功。」其論甚高，使其不死，必有可用。吕氏父賢，生六子皆賢。和叔、進伯、與叔，尤錚錚者也。試有此一家人，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太和元氣，真是唐虞三代。而秦俗之化，與有力焉，此固不問而知也。所更難者，三兄弟同德一心，勉勉於修身爲己，以造約爲先務，則其所自得深矣。吾不能不醉心於三難。

朱公掞光庭

光庭，字公掞，河南偃師人。舉進士，調萬年簿。是時純公主鄠縣簿，關中舉以並稱。元祐初，以温公薦入爲左正言，入對首辨大臣忠邪，繼請天子燕閑與儒臣講習，輔聖德。諸進退大臣、損益政事，論奏無虚日，宣仁甚咨納焉。遷右諫議大夫、給事中。黨論作，補外，數月復召。劉丞相摯罷政，封麻還落職，知亳州，有惠政，人尸祝之。改潞州，隣境饑，流民載路，勞來安集，日爲飲食之，至不暇食，遂病卒。

光庭少受學於胡安定，已，從孫復受《春秋》。已，又從二先生於洛，服行所聞，造次不怠。見善如賁育，惟恐不及；見不善如避水火，惟恐及之。後謁明道於潁昌，

退謂人曰：「光庭於春風中坐三月矣。」眉批 一夜話，十年書，況坐春風三月乎！ 愈益渙然。歸坐卧一室，室兩旁各一牖，牖各三十六隔，一書「天道之要」，一書「仁義之道」，而中以「思無邪」、「無不敬」二語榜之，意以敬一天人貫上下也。

父喪，廬墓側三年，事諸父盡道，御諸弟，友家人，惇睦無間言。爲人方正，望之可畏，而即之謙恭虛己，常若不足也。常謂釋氏爲世教大患，高明之士既沉溺於性宗，中下之材又纏縛於因果，故力排異端，以扶聖教。家素裕，自奉甚薄，仕至朝列，猶糲食不厭。其没也，正公祭之文，以爲「篤學力行，至於没齒不渝；蒞民臨事，造次動静，一由至誠。可質神明，貫金石，雖尚論古人，難其比也」，其信許如此。

王信伯蘋

蘋，字信伯，福州福清人。清粹純固，平居恂恂儒者，與之語當世之務及民俗利病，若習於從政者然，蓋其達也。未嘗徼名當世，世亦罕知之。以朱震、胡安國、尹焞薦召見，除秘書省正字。爲帝言：「人心廣大無垠，萬善皆備，盛德大業，皆從此出。欲行堯、舜、禹、湯、文、武之道，擴充此心焉耳。」「帝王之學與儒生異，無徒事章句文義爲也。」每與學者言：「試即『爲長者糞之禮』學之，體究此時此心如何？即其理微乎微矣，此徹上徹下之道。」楊文靖嘗言：「同門後來成就，無踰信伯者。」眉批 足知信伯矣。

官至左朝奉郎，年七十有二。

蘇季明昞❶

昞，字季明，武功人。事横渠最久，後卒業程氏。時尹彦明焞方業舉，造之，昞謂之曰：「子應舉，得狀元及第也，足乎？」曰：「何敢望此？」昞曰：「子謂能狀元及第也，學盡是乎？爲復此外有學也？」焞不省，明日復造問之，昞茶次舉盃曰：「即此是學。」焞有省。昞令詣程先生受學。以吕進伯薦，召爲博士，坐上章論國事，竄饒州。行過洛，館彦明所，頗以遷貶爲意。彦明曰：「當季明上書時，爲國家計耶？爲身計耶？若爲國家計，當忻然赴饒州。若爲進取計，則饒州之貶，猶爲輕典。」季明涣然。彦明始學，本季明所指劈，已，危幾賴彦明而安，故學須友以成也。

季明能成彦明於始，彦明能成季明於終，友朋之益大矣哉！

馬時中伸　楊應之　侯師聖　劉安節　劉宗禮　林大節　周孚先　范育　孟厚

伸，字時中，東平人。弱冠登第，崇寧中，禁元祐學術，程門宿學老生有叛去者，伸自吏部求官西京法曹，鋭然往依焉。至則因先生高弟張繹求受學，先生以非其時恐爲累辭之。伸執贄十往，愈益恭，且曰：「使伸得聞道，即死何憾！況未必死乎！」且欲棄官而來，先生歎曰：「能棄官，則官無用棄爲也。」見之。自是，公暇雖風雨必

❶「昞」，原作「昺」，據康熙六年本改。下同。

造者三年，同僚以飛語中之，不顧也。眉批 不避禍難矣。十往愈恭。風雨必造者三年，即此一事，可足千古。未有篤於師而不忠君者。靖康初，以薦得召，中丞秦檜高其節，迎辟爲監察御史。

會金陷京師，劫遷二帝，伸爲議狀，請立趙氏，復嗣君。及張邦昌立，移書勸推戴，書曰：「閣下爲國重臣，比者不幸迫於狂□，❶使當僞號，非常之事。於斯時也，閣下豈顧以大義爲可犯，大君爲可忘，宗社神靈爲可欺耶？其所以忍須臾無死而詭聽之者，必將曰與其虚遜於人而亡趙氏之宗，不若陽受於己，易爲反正而復辟也。凡今忠臣義士不即就死，域中之人不即生變，獨諒相公之心爲必出於此也故耳。今金人既北，康王以上皇子在外，天下所繫，國統有歸。閣下義當退反初服，發使通問，率羣臣迎而立之，然後引咎自列。身爲人臣，闇於防患，不幸爲寇讐脅汙，忍死含垢，以待陛下，請歸死有司，退伏俟命。如此則閣下忠實存國，義不苟生，明主必能昭察，❷而身名俱榮矣。今謀不出此，金退日久，尚當非據，偃寢禁闥，道路流言以謂相公外挾强敵之威，使人遊説康王，風命南遁，然後據有中原，爲久假不歸之計。伸知閣下必無是心，獨憚敵去未遠，因循有待。然羣心狐疑，莫知所仗，成敗之際，間不容髮，竊恐禍作，閣下雖有忠義之志，一旦有不能自明者矣。伏望涣然覺悟，轉禍爲福於匪朝伊夕間。若包藏既深，志慮必異，外假事端，愒日待期，内結仇讐，合從爲亂，雖九廟在天，萬無成理。然伸生不願與叛逆同朝，請先

❶「狂□」，《宋史》卷四百五十五《馬伸傳》作「强敵」。
❷「主」，原作「生」，據康熙六年本改。

服死都市，以明此心。」邦昌得書大懼，實始定推戴之計。

高宗即位，以「城陷不能救，主遷不能死」自劾，請竄謫。帝慰諭，擢殿中侍御史，撫荆湖、廣南。還，言黄潛善、汪伯彦不法十七事，汪、黄恚，以濮迫寇境，貶監濮酒税。以襆被就道，卒於道。紹興初，追贈諫議大夫。

仲勇於爲義，在臺所薦達，皆清强不撓之士。晨興，整衣冠端坐，讀《中庸》一過，然後出視事。居常言：「『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今時何時，溝壑乃吾死所也。」又曰：「吾志在行道，使吾以富貴爲念，即爲富貴所累。使吾以妻子爲念，即爲妻子所累。是道終不可得行也。」故竟信其志云。

是時及程門受業稱高弟者，又有楊學士國寶應之、侯仲良師聖、劉元承安節、劉立之宗禮、林大節、周孚先、范育之倫，先生言：「應之有英氣偉度，而樂善向德，論議不苟，可望以託吾道。」仲良安羈旅，守節不變。有欲館之者，造焉，則壁垂佛像，凡所積佛書也，遂謝不復往。晚通貫經術，洞悉時事，胡文定亟稱之。安節温然有容，遇人無貴賤大小，一以誠，常引其長而覆其所短。立之，河間人，二先生故人子也。早孤，二先生收養之，娶以宗女，常自言事明道先生三十年，未嘗見其忿厲之容。問「臨民」，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御吏」，曰：「正己以格物。」其後官晉城，以循吏稱。大節、孚先，不詳其行實，而程先生稱「孚先純明可入道，大節差魯，然所問便能躬行」。范育，字巽之，三水人。爲涇陽令，以養親謁歸，從張、程兩先生學，薦授監察

御史。上疏論棄地西夏及進築之策，不報。程先生云：「與巽之語，聞而多礙者先入也。與呂與叔語，宜礙而信者致誠也。」❶孟敦夫厚，洛人，始治王氏學，特精。處一室，不除糞穢。伊川曰：「孟厚不治一室者何？學不在此也。假令灑掃得潔净，莫更快人意否？」然伊川没，門人畏黨禍，莫敢至，獨敦夫與尹焞、范棫、邵溥弔哭焉。蓋程門得人稱最盛，後轉相授受雖彌熾，然稍益濫矣。

元公曰：「何爲天下善？曰：師。」則杏壇一席，固天地開闢來之一奇觀也。七十子之服孔子，人謂其窮於道途，而不知其達於師弟，樂莫有大焉者矣。千百年後，續此脈者，代各有人，雖命世之才，守先待後者，如孟氏之門，指未敢多屈也。文中子河汾之選，殆庶幾乎。然而道未大光。直至程門師弟之盛，可追洙泗。自楊中立以迄游、謝、尹、張之輩，二十餘人，言行政事無不備載，而聖賢相傳之道炳然見於其中。如五緯之麗天，百川之行地，諸無紀述文字者，《伊洛淵源録》中所載，尚二十餘人，而姓名不著者仍多矣。兩程先生以兄弟之樂，兼師友之樂，是又洙泗後之一奇觀也，猗與休哉！

理學宗傳卷之十五終

❶「者」，原作「其」，據《二程粹言》卷下改。

理學宗傳卷之十六

容城孫奇逢輯　門人韓鼎業同編
吴　珊
梁廷援

宋儒考

胡文昭公瑗

瑗，字翼之，泰州如皋人，門人稱爲「安定先生」。其先世本長安，祖司寇參軍修己卒葬如皋，廬墓，因家焉。父訥爲寧海節度，在任生翼之，故爲海陵人也。翼之甫七歲，善屬文，年十三，通五經，以聖賢自期待。家貧甚，無以自給，往泰山與孫明復、石守道同讀書，十年不歸。有得家書，見面上「平安」二字，悦而置之弗視，恐有所牽也。范仲淹薦於朝，以布衣對崇政殿，除湖州教授，倡明道學，一新故習。創名齋署，曰「經義」者，所以經乎仁義、禮樂、彝倫之義，明其體也；曰「治事」者，所以治乎水利、兵農、算數之事，適其用也。科條備具，以身先之。宋仁宗皇祐五年十月，召至京師，爲國子監直講，遂居太學，遷大理寺寺丞。嘉祐元年，擢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國子監請留主太學事，上從之，賜緋衣銀魚袋。士出其門者凡數千，禮部歲所得士，翼之弟子十常居四五。自河汾以後，能立師道、成就人才者，必以翼之爲首稱焉。年六十有七，卒於杭州，謚「文昭」，葬烏程之河山。莆陽蔡君謨爲《墓誌》，歐陽永叔爲《墓表》，程正叔爲《傳》。子三：志康舉進士，志寧知永州，志正篤學孝友。

羅文質公從彦

從彦，字仲素，南劍人。自幼不爲言語文字之學，及長，篤志求道。聞同郡龜山先生得河南程氏學，慨然慕之。及龜山爲蕭山令，遂徒步往學焉。龜山熟察之，乃喜，曰：「惟從彦可以言道。」於是日益以親。龜山弟子千餘人，無及仲素者。仲素初見龜山，三日即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虚過一生矣。」龜山以《孟子》「饑者甘食，渴者甘飲」，與夫「人能無以饑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令仲素思索。眉批 害心是學者第一關。且云：「此語若易知易行，而有無窮之理。」仲素思之數日，疏其義以呈，龜山云：「更於心害上一着猛省。」仲素一生服膺此語，故學問日新，尤不可及。

嘗與龜山講《易》，至《乾》九四爻，云：「曩聞伊川先生説得甚好。」仲素即鬻田裹糧至洛見伊川。伊川反覆以告仲素，謝曰：「聞之龜山具是矣。」乃歸，卒業於龜山。摳衣侍席二十餘載。既而築室山中，絶意仕進，終日端坐，間謁龜山於將樂溪上，吟咏而歸，恒充然自得也。

嘗采祖宗故事，爲《尊堯録》。靖康中，擬獻闕下，會國難不果。與學者論治，嘗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又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論士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學者果能明道，則周、孔之心深自得之。眉批 道果明，再無難事。三代人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故視死生去就如寒暑晝夜之移，而忠義行之者易。至漢、唐以經術古文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故經術自董生、公孫弘倡之，古文自韓愈、

柳宗元啓之，於是明道者寡，故視死生去就如萬鈞九鼎之重，而忠義行之者難。嗚呼！學者所見自漢、唐喪矣。」又曰：「古人所以進此道者，必有由而然。夫《中庸》之書，世之學者盡心以知性，躬行以盡性者也。而其始則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其終則曰『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此言何謂也？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大學》之道在知所止而已。苟知所止，則知學之先後。不知所止，則於學無自而進矣。漆雕開之學，曰：『吾斯之未能信。』曾點之學，曰：『異乎三子者之撰。』顏淵之學，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而孔子悦開與點，稱顏回以『庶幾』，蓋許其進也。【眉批】三子者知所止也。此三子之所自勉者也。故以聖賢則莫學而非道，以俗學則莫學而非物。」

郡人李侗、新安朱松執弟子禮從之游，終日相對静坐，令静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侗退居室中，亦只静坐，相從累年，盡得所傳之奥。紹興中，就特科授惠州博羅縣主簿，卒於官，年六十四。無子，門人李愿中始爲歸葬，學者稱曰「豫章先生」，謚「文質」。

或問：「人有謂静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爲禪者，何如？」曰：「非也。此正程門指授人做戒慎不覩、恐懼不聞工夫也。喜怒哀樂未發，有何覩聞？静而觀其氣象，正是静而存養，此時容不得一念不戒慎，一念不恐懼。周子無欲故静，亦是這個工夫。龜山得兩程子之秘，而傳之仲素，仲素傳之延平，延平傳之元晦，一燈相續，直接虞廷『允執厥中』之脈。此段關係甚大，只爲無可把捉，遂起疑端。仲素之言曰：『《中庸》始則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終則曰「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此言何謂也？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大學》之道在知所止而已。』知所止，方做

得此件工夫。」

李文靖公侗

李侗，字愿中，世稱「延平先生」，劍浦人。幼而穎悟，少長，聞郡人羅仲素得河洛之學於龜山之門，以書謁之，曰：「侗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闕其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不有師，七十二子之徒得孔子而益明。孟子之後道失所傳，其聚徒相傳授者，句讀文義而已，謂之熄焉可也。惟先生服膺龜山之講席有年，況嘗及伊川之門，得不傳之道於千五百歲之後。侗之愚鄙，欲操袚篲以供掃除，幾年於兹矣。徒以習舉子業，不得復役於門下。而今日拳拳欲求教者，以謂所求有大於利禄也。道可以治心，猶食之充饑，衣之禦寒也。人有迫於饑寒之患者，皇皇焉爲衣食之謀，造次顛沛未始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没世不知慮，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侗生二十有四歲，茫茫乎未有所止，燭理未明，而是非無以辨；宅心不廣，而喜怒易以搖；操履不完，而悔吝多；精神不充，而智巧襲。揀焉而不凈，守焉而不敷，朝夕恐懼，不啻如饑寒切身者求充饑禦寒之具也。此侗所以願受業於門下，以求安身之要。故吾可舍，今我尚存。昔之所趣，無途轍之可留；今之所受，無關鍵之能礙。氣質之偏者，將隨學而變；染習之久者，將隨釋而融。日有孳孳，死而後已。侗當守此，不敢自棄於門下。」因受學焉。從之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從容潛玩，有會於心。

於是退而屏居山田，結茅水竹之間，謝

絶世故，餘四十年。食飲或不充，而怡然自得。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所謂「中」者。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有在乎是也。既得其本，觸處洞然，泛應曲酬，發必中節，事親誠孝，左右無違。仲兄性剛多忤，愿中事之致誠盡敬，更得其歡心焉。其接後學答問，窮晝夜不倦，隨人淺深，誘之各不同，而要以反身自得爲本。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嘿坐澄心，體認天理，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其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爲哉？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若顏子之歎，卓然不違乎心目之間，❶然後無所不通，則庶乎可以言《中庸》矣。」又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冰解凍釋處，縱有力持守，不過苟免顯然尤悔而已。若是者，恐未足道也。如孔門諸子羣居終日，相交切磨，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間感化雖多，恐於融釋脱落處非言説所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言『夫子之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耶？」又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知矣。若直以文字求之，悦其詞義，以資誦説，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又曰：「心者貫幽明，通有無。」論性曰：「動静、真僞、善惡，皆對而言之，是世之所謂動静、真僞、善惡，非性之所謂動静、真僞、善惡也。惟求静於未始有動之

❶「卓然」下，《宋史·道學傳》二有「若有所見」四字，文意完整。

先，而性之靜可見矣。求真於未始有僞之先，而性之真可見矣。求善於未始有惡之先，而性之善可見矣。」又曰：「天下之理無異道也，天下之人無異性也。性惟不可見，孟子始以善形之。惟能自性而觀，則其致可求。❶苟自善而觀，則理一而見二。」眉批

理一見二，切中後儒。

謝上蔡曾有手簡云：「大事未辦。」延平云：「不必如此，死而後已，何時是辦？」又曰：「罪己責躬，固不可無。然過此以往，又將奈何？常留在胸中，却是積一團私意也。到此境界，須推求其所以愧悔不去，爲何而來？就本源處推究，涵養之令漸明，即此等固滯私意當漸化矣。」

建安朱韋齋松與延平爲同門友，雅敬重焉，嘗與沙縣鄧迪語及延平，鄧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其後元晦從延平游，延平曰：「元晦進學甚力，樂善畏義，吾黨鮮有。晚得此人商量所疑，甚慰。此人極穎悟，力行可畏。某昔於羅先生得入處，後無朋友，幾放倒了。得渠如此，極有益。此子初講學時，頗爲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若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此道理全在日用處熟，若靜處有而動處無，即非矣。」又謂元晦曰：「公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道理，而面前事却理會不下。道亦無他玄妙，只在日用間著實做工夫處，便自見得。」晚年閩帥汪應辰來迎，將相與講所疑，延平因往見之，至帥治，坐語未終而卒，年七十有一，謚「文靖」。子友直、信甫同舉進士，信甫

❶「其致」，原作「一致其」，據《四庫全書》本《性理大全書》卷二十九改。

仕御史，出知衢州，擢廣東江東憲，以特立不容於朝。

答問

夜氣之説，所以於學者有力者，須是兼旦晝存養之功，不至牿亡，即夜氣清。若旦晝不能存養，即夜氣何有？疑此便是「日月至焉」氣象也。某曩時從羅先生學問，終日相對静坐，只説文字，未嘗及一雜語。先生極好静坐，某時未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静坐而已。先生令静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此意不唯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眉批 静坐養心，養心正進學也。元晦偶有心恙，不可思索，更於此一句内求之。静坐看如何，往往不能無補也。

所云「見《語録》中有『仁者渾然與物同體』一句，即認得《西銘》意旨」，所見路脈甚正，宜以是推廣求之。然要見一視同仁氣象却不難，須是理會分殊，雖毫髮不可失，方是儒者氣象。眉批 理會分殊，廣大中精微也。

吾儕在今日止可於僻寂處，草木衣食，苟度此歲月爲可，他一切置之度外，惟求進此學問爲庶幾耳。若欲進此學，須是盡放棄平日習氣，更鞭飭所不及處，使之脱然有自得處，始是道理少進。眉批 盡放習氣，鞭所不及，當自有得處。承諭應接少暇即體究，方知以前皆是低看了道理，此乃知覺之效，更在勉之。有所疑，便中無惜詳及，庶幾彼此得以自警也。

「仁」字極難講説，只看天理統體便是。更「心」字亦難指説，惟認取發用處是心。二字須要體認得極分明，方可下工夫。

「仁」字難説，《論語》一部，只是説與門弟子求仁之方。知所以用心，庶幾私欲沉，天理見，則知仁矣。如顔子、仲弓之問，聖人所以答之之語，皆其切要用力處也。孟子曰：「仁，人心也。」又曰：「仁者人也。」人之一體，便是天理，無所不備具。若合而言之，人與仁之名亡，則渾是道理也。

以今日事勢觀之，處此時惟儉德避難，更加韜晦爲得所，他皆不敢以姑息自恕之事奉聞也。元晦更切勉之。上蔡先生語，近看甚有力。渠一處云：「凡事必有根。」又云：「必須有用處，尋討要用處病根，將來斬斷便没事。」此語可時時經心也。眉批 學力真切處。

謝上蔡云：「吾常習忘以養生。明道曰：『施之養則可，於道則有害。習忘可以養生者，以其不留情也，學道則異於是。「必有事焉勿正」何謂乎？且出入起居，寧無事者？正心待之，則先事而迎，忘則涉乎去念，助則近於留情，故聖人心如鑒，所以異於釋氏心也。』」上蔡録明道此語，於學者甚有力。蓋尋常於静處體認下工夫，即於鬧處使不着，蓋不曾如此用功也。自非謝先生確然實於日用處下工夫，即恐明道此語亦未必引得出來。此語録所以極好玩索，近方看見如此意思顯然。元晦於此更思，看如何？惟於日用處便下工夫，或就事上便下工夫，庶幾漸可合爲己物，不然只是説也。眉批 程、朱關通處，延平實作之合。

此箇氣味，爲上下相咻，無不如此者，這箇風俗如何得變？某於此有感焉。當今之時，苟有修飭之士，須大段涵養韜晦始

得。若一旦齟齬，有所去就，雖去流俗遠矣，然以全體論之，得失未免相半也。

眉批 涵養韜晦，得闇然意。

人心中大段惡念却易制伏，最是那不大段計利害，乍往乍來底念慮，相續不斷，難爲驅除。眉批 果然。

心下熱鬧，如何看得道理出？所謂静坐，只是打疊得心下無事，則道理始出。道理既出，心下愈明静矣。眉批 不應事，便宜静坐。

「仁」字、「心」字，亦須畧有分别始得。記李先生説：「《孟子》言『仁，人心也』，不是將『心』訓『仁』字。」此説最有味。眉批 此段是晦翁。❶

孔明不如子房之從容，而子房不如孔明之正大。

凡蹈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於所忽，人之常情也。

虚一而静，心方實則物乘之，物乘之則動。心方動則氣乘之，氣乘之則惑。惑斯不一矣，則喜怒哀樂皆不中節矣。眉批 物與氣乘之，皆欲也，如何得静？

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掃去，放教胸中空蕩蕩地了，却舉起一看，便自覺得有下落處。眉批 是經歷過。

人若著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却與不學之人何異？

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持以自慰，則亦可以少安矣。眉批 每念古人所遭患難，便可自慰。

文公曰：「中、和二字，皆道之體用。舊聞李先生論此最詳，後來所見不同，遂不復致思。今乃知其爲人深切，然恨已不能盡記其曲折矣。如云『人固有無喜怒哀樂之時，然謂之未發則不可言無主也』。又云『先言

❶「翁」，原缺，據康熙六年本補。

慎獨，然後及中和』，此意亦嘗言之。當時既不領畧，後來又不深思，遂成蹉跎，孤負此翁耳。」

「熹少時亦曾學禪，只李先生極言其不是，後來考究，畢竟佛學無是處。」

人固有無喜怒哀樂之時，然中無所主，冥然不靈，與醉夢何異？固不可謂之未發。未發謂中，發而中節謂和，非戒懼慎獨之後，焉能有此中和乎？延平以此指授晦翁，其所陶鑄深矣。

胡文定公安國　子五峰宏附

眉批 康侯鳳翔千仞，諸子可稱鳳毛。

安國，字康侯，建寧崇安人。康侯自幼時已有出塵之趣，彊學力行，以聖人爲標的。中進士第，靖康初，康侯奏曰：「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心者事物之宗，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權也。願擇名儒明於治國平天下之本者，虛懷訪問，以深發聖智。」欽宗每見臣僚登對，即問：「識胡安國否？」中丞許翰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跡，不爲所污，如胡安國者實鮮。」朱震被召，見康侯，問出處之宜，康侯曰：「子發學《易》二十年，此學當素定矣。行己大致，去就語默之機，如人飲食，其饑飽寒温，必有斟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吾平生出處，皆内斷於心。浮世利名，如蠛蠓過前，何足道哉！」子發，震字也。

康侯所與游者，游定夫、謝顯道、楊中立，皆程門高第。顯道常語人曰：「胡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者也。」康侯罷官，僚友餞行，呼樂戲以待，而楊中立具朝膳留康侯，鮭菜蕭然，引觴徐酌，置《語》、《孟》案間，清座講論，不覺日晷之云暮也。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

宮，康侯謂先聖手所筆削之書，潛心二十餘年，以爲天下事物無不備於此，每歎曰：「此傳心要典也。」康侯少欲以文章名世，既學道，乃不復措意。紹興八年卒，謚「文定」。子三：寅、寧、宏，皆以德學著稱。寅，禮部侍郎兼侍講。寧，太常丞。所著《文集》十五卷、《資治通鑑舉要補遺》一百卷。明初以《春秋傳》列於學宮。

宏，字仁仲，稱「五峯先生」，康侯季子也。自幼志於大道，嘗見楊中立於京師，又從侯仲良於荆門，而卒傳其父之學。優游衡山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綜事物於一原，貫古今於一息。所著書曰《知言》。張栻求見，仁仲辭以疾。他日見孫正儒而告之曰：「渠家好佛，宏見他説甚？」正儒以語栻，栻方悟前此不見之因，於是再謁之，語甚相契，遂受學焉。[眉批] 拒南軒，乃所以成南軒也。仁仲初以蔭補官，不調。秦檜當國，貽書其兄寅，問：「二弟何不通書？」意欲用之。仁仲書辭甚厲，人問之，曰：「正恐其召，故示以不可召之端。」檜死，被召，竟以疾辭，卒於家，仕右承務郎。

答問

或問：「心有死生乎？」曰：「無死生。」曰：「然則人死其心安在？」曰：「子既知其死矣，而問安在耶？」或曰：「何謂也？」曰：「夫惟不死，是以知之，又何問焉？」或者未達，仁仲笑曰：「甚哉子之蔽也！子無以形觀心，而以心觀心，則其知之矣。」

彪居正問：「心，無窮者也，孟子何以言『盡其心』？」曰：「惟仁者能盡其心。」[眉批] 從龜

山來。

居正問「爲仁」。曰：「欲爲仁，必先識仁之體。」曰：「其體何如？」曰：「仁之道弘大而親切，知者可以一言盡，不知者雖説千萬言亦不知也。能者可以一事舉，不能者雖指千萬事亦不能也。」曰：「萬物與我爲一，可以爲仁之體乎？」曰：「子以六尺之軀，若何而能與萬物爲一？」曰：「若身不能與萬物爲一，心則能矣。」曰：「人心有百病一死，天下之物有一變萬生，子若何而能與之爲一？」居正竦然而去。

心無不在，本天道變化，爲世俗應酬，參天地，備萬物，人之爲道至大也，至善也，放而不知求。耳聞目見爲己蔽，父子夫婦爲己累，衣裘飲食爲己欲，既失其本矣，猶皆曰我有知，論事之是非，方人之長短，終不知其陷溺者，悲夫！故孟子曰：「學問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道充乎身，塞乎天地，而拘于軀者不見其大。存乎飲食男女之事，而溺于流者不知其精。

凡天命所有，而衆人有之者，聖人皆有之。人以情爲有累也，聖人不去情。人以才爲有累也，聖人不病才。人以欲爲不善也，聖人不絶欲。人以術爲傷德也，聖人不棄術。人以憂爲非達也，聖人不忘憂。人以怨爲非弘也，聖人不釋怨。然則何以别于衆人乎？聖人發而中節，而衆人不中節也。中節者爲是，不中節者爲非。挾是而行則爲正，挾非而行則爲邪。正者爲善，邪者爲惡，而世儒乃以善惡言性，邈乎遼哉！

葉夢得知應天府，坐爲蔡京所知，落職奉祠。安國

言：「京罪已正，子孫編置，家財没入，已無蔡氏矣，則向爲京所引者，今朝廷若更指爲京黨，則人才見棄者衆，黨論何時而弭乎？」倪生曰：「黨禍由激而成，國禍由黨而嬰，則朋黨一日不息，社稷一日不安也。然河北賊易，朝廷賊難，覽文定之論，不禁爲之太息。」

張南軒公栻

栻，字敬夫，學者稱爲「南軒先生」，漢州緜竹人。唐宰相九齡弟九皐之後，忠獻浚之子也。穎悟夙成，忠獻公幼學所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五峯胡宏，五峯一見，即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敬夫退而思，若有得焉。五峯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敬夫益自奮勵，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顔録》。以蔭補承務郎，紹興間，除直秘閣。

時孝宗新即位，父浚起謫籍，開府治戎，參佐皆極一時之選。而敬夫以少年周旋其間，間以軍事入奏，因進言曰：「陛下上念宗社之讎恥，下憫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則今日之功可以必成矣。」孝宗異其言，明年，召爲吏部侍郎。敬夫還朝未期歲而召對者六七，所言大抵皆修身務學，畏天恤民，抑僥倖，屏讒諛。一日，奏事，上問「天」，對曰：「不可以蒼蒼者便爲天，當求諸視聽言動之間。一念纔是，便是上帝鑒觀，上帝臨汝，簡在帝心。一念纔不是，便是上帝震怒。」帝常言仗節死義之臣難得，對曰：「當於犯顔敢諫中求，若平時不能犯顔敢諫，他日何望其仗節死義？」帝又言難得辦事之臣，對曰：「陛下當求曉事之臣，不當求辦事之臣。若但求辦事之臣，則他日敗陛下事，未必非斯人

也。」於是宰相益憚之，而近習尤不悦。明年，出知袁州。淳熙改元，敬夫閑居累年矣，上復念之，詔除舊職，知静江府，所統州十有五，敬夫汰冗補闕，籍諸州黥卒伉健者以爲用。改知江陵府，抵境首劾大吏之縱賊，捕姦民之舍賊者，羣盜遁去。卒，年四十八。元晦與黄幹書曰：「吾道孤矣。」敬夫嘗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爲，而不能自已，非有所爲而爲之者也。凡有所爲而爲者，皆私也，非義也。」

〔眉批〕敬夫大旨。

語録

所謂持敬，乃是切要工夫。然要將箇敬治心則不可，蓋主一之謂敬，敬是敬此者也。若謂敬爲一物，將一物治一物，非惟無益，而反有害。乃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正之」，卒爲助長之病。

誇勝之爲害，正當用力自克。克之之道，更須深思誇勝之意何自而生，於根源用工消磨。若只待其發見而後遏止，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

上達不可言加功，聖人告人以下學之事，下學功夫寖密，則所謂上達者愈深，非下學之外又别有上達之功也。致知力行，皆是下學。此其意味深遠而無窮，非驚怪恍惚者比也。〔眉批〕到底只是下學。

心本無出入，謂心有出入者，不識心者也。孟子之言，特因操舍而言出入也。蓋操之則在此，謂之入可也；舍則亡矣，謂之出可也。而心體則實無出入也，此須深自體認，未可以語言盡之耳。〔眉批〕極是。

倪生曰：「即以宋臣論之，曉事又辨事，韓、范諸公

是也。辨事不曉事，王介甫是也。徒曉事而不辨事，即先生之父忠獻公是也。受命專征，輿尸屢蹈，既枉曲端，又禍呂祉，厥餗覆矣。嗚呼！國家閑暇可以優游崇説，若夫大厦將圮，工師束手，爾時能辨事者愈乎？抑徒曉事者愈乎？是則譚理者有其本末，而審勢者不廢重輕。君子成務，必不守一概之論也。」

敬夫立身持論，取友親師，忠獻之孝子，孝宗之忠臣也。故其没也，晦翁曰：「吾道孤矣。」

吕忠亮公祖謙

祖謙，字伯恭，浙江金華人。其先世萊州人，徙壽春，六世祖宰相夷簡徙開封，祖好問隨高宗南渡，仕至尚書右丞，卜居金華。自四世祖希哲從程頤游，以儒行名於世，故其家子孫有中原文獻之傳。[眉批] 東萊文獻世家，兼以理學自奮，更于祖德有光。晦翁稱其變化氣質，其自得可知。 伯恭復師林之奇、汪應辰、胡憲而友朱熹、張栻，講索益精。初，蔭補入官，後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調南外宗學教授。丁内艱，居明招山，四方之士争趨之。除太學博士，改嚴州教授，尋復召爲博士，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録院檢討。嘗讀陸九淵文，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九淵，人服其精鑒。先是，書肆有書，曰《聖宋文海》，孝宗命臨安府校正刊行。學士周必大言《文海》去取差謬，恐難傳後，盍委館職銓擇，以成一代之書。孝宗以命伯恭，遂斷自中興以前，類爲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累官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以疾請歸，淳熙八年卒，年四十五。朱文公書碑云：「宋東萊先生吕伯恭之墓。」

伯恭學以關、洛爲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

犖之士皆歸心焉。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懥涣然冰釋。文公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既卧病，而任重道遠之意不衰。家居之政，皆可爲後世法。修《讀詩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説》、《閫範》、《官箴》、《辨志録》、《歐陽公本末》，皆行於世。景定二年，從祀。初，寧宗嘉泰八年賜謚「成」，理宗二年改謚「忠亮」。

語　録

致知格物，修身之本也。知者，良知也，與堯、舜同者也。理既窮，則知自至，與堯、舜同者，忽然自見，默而識之。

草木之微，器用之别，皆物之理也。求其所以爲草木器用之理，吾心存焉，忽然識之，此爲格物。

聞見未徹，正當以悟爲則，所謂致知格物，正此事也。比來權去文字，專務體究，尚恐雜務紛擾，無專一工夫。若如伊川之説，「物各付物，便能役物」，却恐失涉顢頇爾。

有以《論語》是非問者，曰：「公不會看文字，管他是與非做甚？但有益於我者，切於我者，看之足矣。」

用人之道，詎可信其虚言而不試之以事乎？是以明君將欲付大任於是人，必納之於膠擾繁劇之地，以觀其材；處之於閑暇寂寞之鄉，以觀其量；使之嘗險阻艱難，以觀其操；使之當盤根錯節，以觀其斷。投之州縣，磨之歲月，習之既久，養之既深，異時束帶立于朝，天下之事莫

不迎刃而解也。

後學讀書，未曾識得目前大畧，便要説性命，此極是害事。爲學自有等級。

後生問學，聰明強記不足畏，惟思索尋究者爲可畏耳。

《論語》一書未嘗以「仁」、「義」對言，而《孟子》言「仁義」。

史官者，萬世是非之權衡也，禹不能褒鯀，管、蔡不能貶周公，趙盾不能改董狐之書，崔氏不能奪南史之簡，公是公非，舉天下莫之能移焉。自古有國家者，皆設史官，典司言動，凡出入起居，發號施令，必九思三省，奠而後發，兢兢慄慄，恐播于汗簡，貽萬世之譏，是豈以王者之勢利而下制于一臣哉，亦以公議所在，不得不畏耳。漢紹堯運，置太史令以紀信書，而司馬氏仍父子纂其職，軼材博識，爲史臣首。遷述黃帝以來至于麟趾，勒成一家，世號「實録」。武帝乃惡其直筆，刊落其書，嗚呼！亦惑矣。公議之在天下，抑則揚，塞則決，窮則通，縱能削一史官之書，安能盡柅天下之筆乎！

理學宗傳卷之十六終

理學宗傳卷之十七

容城孫奇逢輯　門人尚　張　烱　張　煓　重同編

宋儒考　朱門弟子

蔡西山公元定　子九峯沉附❶

元定，字季通，建州建陽人。父神與博學强記，高簡廓落，《易》象之文，地理之説，無所不通。季通天資高，承父志，聞道甚早，于書無所不讀。明陰陽消長之運，達古今盛衰之理，若禮樂、兵制、度數，皆正其流而會于一；方技曲學、異端邪説，悉拔其根而辨其非，使千古之誤，曠然一新。而遡其源流，皆有成法。從文公學，叩其藴，大驚曰：「此吾老友，不當在弟子列。」每來，文公必留數日，通夕對牀，不暇寢。從先生遊者，歸必過其家，聽其言論不忍去，去皆充然有所得也。凡古書奇辭奥旨，人所不能讀者，一見即解。文公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又曰：「造化微妙，惟深于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未嘗厭也。」季通處家，以孝弟忠信儀型子孫，而其教人也，以性與天道爲先，自本而支，自源而流，聞者莫不興起。學禁作，編管道州，季通方宿留文公所，聞之，笑謂學者曰：「化性起僞，烏得無罪？」不辭家就道。文公與游從十數人餞别蕭寺，坐中有太息泣下者，而元定咨疑質是，灑如雍如。眉批 此處

❶「子」，原作「于」，據本書卷前「理學宗傳姓氏」改。

見學問。文公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兩得之矣。」文公論《易》，推本河圖、洛書、邵氏《皇極經世書》、先天圖，往往與元定往復發明云。

呂和叔、胡康侯皆以理學世其家，而季通能遵父神與之教，以教其子若孫。其語三子曰：「淵，汝宜紹吾《易》學。沉，汝宜演吾《皇極》數。而《春秋》則以屬知方。」且沉之子杭，博通經史，尤邃于理學，卒謚「文肅」，蓋四世一轍矣。宋室閥閱之盛，當不作第二家。此神與不教其子以干禄之明效大驗也。

沉，字仲默，西山元定仲子也。自勝衣趣拜，入則服膺父教，出即從晦翁遊。晦翁晚欲著《書傳》，未及爲，遂以屬仲默。《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西山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曰：「成吾書者，沉也。」仲默受父師之託，凛凛焉常若有負，沉潛反覆者數十年，然後成《書傳》及《洪範皇極内篇》，往往有先儒所未及者。寧宗慶元三年，從西山謫道州，跋涉數千里，道楚粵窮僻處，父子相對，常以禮義自怡悅。眉批 無入不自得。西山没，徒步護喪以還。有遺之金而義不可受者，輒謝却之。曰：「吾不忍累先人也。」年僅三十，屏舉子業，一以聖賢爲師，隱居九峯。當世名卿物色相薦用之，仲默不屑就。其文長于論辯，詩早慕太白，晚入陶、韋，至其吟咏情性，摹寫造化，則又源流文公感興諸作，非徒以詩自命而已。李士英曰：「仲默平居，仰觀俯察，默坐終晷，瞭然有見于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反求諸躬，衆理具備，信前聖之言不予欺也。」理宗紹定三年卒，年六十有四，世稱「九峯先生」，謚「文正」。子杭，博通經史，尤邃于理學。理宗紹定初，登進士，累官諸王宮學教授。疏奏「權奸不可復用，國本不可不早定」，帝善其言，累遷端明學士、

參知政事，謚「文肅」。

書經序

慶元己未冬，先生文公令沉作《書集傳》。❶明年，先生歿。又十年，始克成編，總若干萬言。〔眉批〕括盡虞、夏、商、周之旨，不枉了沉潛反覆者數十年。嗚呼！《書》豈易言哉，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皆載此書，而淺見薄識豈足以盡發蘊奧？且生於數千載之下，而欲講明於數千載之前，亦已難矣。然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至於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化，心之發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紂，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不存如何耳。後世人主，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於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是書何以哉！

沉自受讀以來，沉潛其義，參考衆説，融會貫通，迺敢折衷微辭奧旨，多述舊聞。二典、禹謨，先生蓋嘗是正，手澤尚新。嗚呼惜哉！《集傳》本先生所命，故凡引用師説不復識別。四代之書分爲六卷，文以時異，治以道同，聖人之心見于書，猶化工之

❶「沉」，原作「沈」，據此卷標題統一作「沉」，下同。

妙著于物，非精深不能識也。是傳也，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雖未必能造其微，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書，因是訓詁，亦可得其指意之大畧矣。

洪範皇極序

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于一奇，象成于二偶。奇者，數之所以立；偶者，象之所以在。故二四而八，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疇之數也。由是八八而又八之，爲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九而又九之，爲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源，窒變通之妙，或即象而爲數，或反數而擬象。《洞極》有書，《潛虛》有圖，非無作也，牽合附會，自然之數益晦焉。嗟夫！天地之所以肇，人物之所以生，萬物之所以得失，莫非數也。數之體著於形，數之用妙於理，非窮神知化者，曷足以語此！眉批《洪範》之數，久失其傳，西山心得之，未及論著，非仲默之賢，烏能竟其志而闡厥蘊乎？可謂不負父師之託矣。

洪範皇極內篇

沖漠無眹，萬物具矣。動靜無端，後則先矣。器根於道，道著器矣。一實萬分，萬復一矣。混兮闢兮，其無窮矣。是故數者計乎此者也，疇者等乎此者也，行者運乎此者也。微而顯，費而幽，神應不測，所以妙乎此者也。

有理斯有氣，氣著而理隱。有氣斯有形，形著而氣隱。人知形之數，而不知氣之

數；人知氣之數，而不知理之數；知理之數，則幾矣。動静可求其端，陰陽可求其始，天地可求其初，萬物可求其紀。鬼神知其所幽，禮樂知其所著，生知所來，死知所去。《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人非無知也，而真知爲難。人非無見也，而真見爲難。真者精之極，精則明，明則誠，誠則爲其所爲，不爲其所不爲，如水之寒，火之熱，亦性之而已矣。

陰陽五行，其體而用，用而體者也。渾渾淪淪，而出入異門；繩繩井井，而形色具泯。合之而知其異，析之而知其同，微之而知其顯，充之而知其不可窮者，其庶矣哉。

陰陽非可一言而盡也。以清濁言，則清陽而濁陰；以動静言，則動陽而静陰；以升降言，則升陽而降陰；以奇偶言，則奇陽而偶陰。小大、高卑、左右、後先、向背、進退、順逆、醜妍，靡物不爾，無時不然，愈析愈微，愈窮愈巡。陰陽之精，互藏其營。陰陽之氣，循環迭至。陰陽之質，縱横曲直。莫或使之，莫或禦之。

理其至妙矣乎！氣之未形，物之未生，理無不具焉。氣之既形，物之既生，理無不在焉。渾然一體，而不見其有餘；物各賦命，而不見其不足。無形影可度也，無聲臭可聞也，主萬化，妙萬物，人知其神，而不知其所以神。

非一則不能成兩，非兩則不能致一。兩者可知，而一者難知也；兩者可見，而一者難見也。可知可見者體乎，難知難見者微乎！

溟漠之間，眹兆之先，數之原也。有儀有象，判一而兩，數之分也。日月星辰垂于上，山嶽川澤奠于下，數之著也。四時迭運而不窮，五氣以序而流通，風雷不測，雨露之

澤，萬化形色，數之化也。聖人繼世，經天緯地，立兹人極，稱物平施，父子以親，君臣以義，夫婦以别，長幼以序，朋友以信，數之教也。分天爲九野，别地爲九州，制人爲九行。九品任官，九井均田，九族睦俗，九禮辨分，九變成樂，九陣制兵，九刑禁姦，九寸爲律，九分造曆，九筮稽疑，九章命算。九職任萬民，九賦斂財賄，九式節財用，九府立圜法，九服辨邦國，九命位邦國，九儀命邦國，九法平邦國，九伐正邦國。九貢致邦國之用，九兩繫邦國之民。營國九里，制城九雉，允階九室，九經九緯，數之度也。孔子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黄勉齋幹

黄榦，字直卿，閩縣人。志堅思苦，文公以其子妻之。文公嘗曰：「南軒云亡，吾道益孤，朋友亦難得十分可指擬者。黄直卿明睿端莊，造詣純篤，斯道有望於直卿者不輕。」後遺書曰：「他時直卿可代即講席。」及病革，深衣及所著書授之，曰：「吾道之託在此矣。」直卿剛介，於師傳存心致知之學，身體之無遺力，雖暮齡宿疾，未嘗一夕倦也。已，相宅兆於山，搆數椽其間，名其泉曰「逝如斯」，名其亭曰「求得正己」，學者稱爲「勉齋先生」。

語録

學問須是就險難窮困處試一過，真能不動，方是學者。人生最難克是利欲，利欲之大，是富貴、貧賤。吾夫子只許顔淵、子路兩個，若是此處打不過，便教説得天花

亂墜，盡是閑話。

古先聖賢言學，無非就身心上用功。人心道心，直内方外，都未説近講學處。夫子恐其識見易差，於是以博文約禮對言。博文先而約禮後，博文易而約禮難。從來學者專務其所易，而常憚其所難，此道之所以無傳。須是如《中庸》之旨，戒懼慎獨，爲終身事業，不可須臾廢離，而講學窮理，所以求其明且正耳。若但務學，而於身心不加意，恐全不成學問也。

古人爲學，大抵先於身心上用功，如危微精一之旨，制心制事之語，敬勝怠、義勝欲之戒，無非欲人檢點身心，存天理、去人欲而已。眉批 除去人欲存天理，別無檢點身心之法。然學問之方，難以人人口授，故必載之方策；而義理精微，亦難以意見揣度，故必參之聖賢。故初學之法，且令格物窮理、考古驗今者，蓋欲知爲學之方，求義理之正，使知所以居敬集義，而無毫釐之差，亦卒歸於檢點身心而已。年來學者但見古人有格物窮理之説，但馳心於辨析講論之間，而不務持養省察之實，所以辨析講論者，又不原切問近思之意。天之所以與我，與吾之所以全乎天者，大本大原漫不知省，而尋行數墨，入耳出口，以爲即此便是學問。退而察其胸中之所存與夫應事接物，無一不相背馳，聖人教人決不若是。

今世知學者少，都以易説了學問。但能斂束身心，便道會持敬；但曉文義，便道會明理。俯視世之不學者既有間，仰觀昔者聖賢之言學條目又不過如此，便道爲學都了，不知後面都不是。眉批 都了都不是，總是看得太易。惟孔子全不如此，逐日只見不

足，如曰「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乃曰：「何有於我哉？」如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乃曰：「是吾憂也。」豈聖人不情之語哉？ 此心直是歉然。 今之學者須當體得此心，切實用功，逐日察之念慮心術之微，驗之出入起居之際，體之應事接物之間，真個無歉，益當加勉，豈可一説便了？

朋友者，志同而道合者也。 朋友道絶，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雖欲各居其分，不可得也。 善而莫予告也，過而莫予規也。 觀感廢而怠心生，講習疎而實理晦，則五常百行顛倒錯謬而不可勝救矣。 然則朋友者列於人倫，而又所以紀綱人倫者也。 而世莫之重焉，可不爲之歎耶！ 眉批 無朋友之人，安知朋友之關係如此。

《論語》一書，未嘗以「仁義」對言，而《孟子》言「仁義」者不一而足，聖賢之教，宜無異指，而若是不同何也？ 仁義，性所有也。 夫子言性不可得聞，而孟子道性善也。 夫子教人無非仁義之道，使人油然入於仁義而不自知也；孟子憫斯世之迷惑，故開關啓鑰，直指人心而明告之也。 五常百行皆性所有，而獨言仁義又何也？ 仁義蓋總其名，而五常百行其支派也。 孟子提綱挈領，使人由是而推之，無往而非仁義也。 孟子之言仁義也，其强爲是名耶？ 抑亦有自來也？ 且何以知其爲性所有，而五常百行之總名也？ 夫子固常言之矣，「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三才之道一而已。 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仁義以理言也。 人受氣於天，賦形於地，禀陰陽、剛柔、氣質以爲體，則具仁義之

理以爲性，此豈人之所能强名，而五常百行孰有出於仁義之外哉？ [眉批]此段見勉齋學力之深，所以能傳朱子也。❶道固莫大於仁義，而孟子又曰：「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向之二者分而爲四，又何也？ 天固不外乎陰陽矣，陰陽互分而爲老少，則爲四矣。 陰陽互分而爲老少，金、木、水、火之所以流行也。 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智，五行既不外乎陰陽，則五性亦不外乎仁義也。嗟夫！ 人禀五行、陰陽之秀氣以生，而具有仁、義、禮、智之性，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爲三也。[眉批]天、地、人爲一。 自其氣禀所昏，物慾所汩，則惻隱者變而爲殘忍矣，羞惡者變而爲鄙賤矣，恭敬者變而爲傲慢矣，是非者變而爲昏愚矣，如是則雖具人之形，而亦何異於禽獸哉！

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太極二五妙合而人物生。 賦於人者秀而靈，精氣凝而爲形，魂魄交而爲神，五常具而爲性，感於物而爲情，措諸用而爲事。 物之生也，雖偏且塞，而亦莫非太極二五之所爲，此道之原出於天者然也。 聖人者，又得其秀之秀而最靈者焉，於是繼天立極，而得道統之傳，故能參天地，贊化育。 而統理人倫，使人各遂其生、各全其性者，其所以發明道統，以示天下後世者，皆可考也。 堯之命舜，則曰：「允執厥中。」中者無所偏倚、無過不及之名也。 存諸心而無偏倚，措之事而無過不及，則合乎太極矣。 此堯之得於天者，舜之得統于堯

❶ 「傳朱子」，原爲空格，據康熙六年本補。

也。舜之命禹，則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舜因堯之命，而推其所以執中之由，以爲人心形氣之私也，道心性命之正也，精以察之，一以守之，則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焉。則存之心，措之事，信能執其中。曰「精」曰「一」，此又舜之得統於堯，禹之得統於舜者也。其在成湯，則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又因堯之「中」、舜之「精」「一」而推其制之之法。制心以禮，制事以義，則道心常存，而中可執矣。曰「禮」曰「義」，此又湯之得統於禹者也。其在文王，則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此湯之「以禮制心」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此湯之「以義制事」也，此文王之得統於湯者也。其在武王，受丹書之戒，則曰：「敬勝怠者吉，義勝欲者從。」周公繫《易》爻之辭曰：「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曰敬者，文王之所以制心也；曰義者，文王之所以制事也。此武王、周公之得統於文王者也。至於夫子，則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又曰：「文行忠信。」又曰：「克己復禮。」其著之《大學》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亦無非數聖人制心制事之意焉，此又孔子得統於周公者也。顔子得於「博文約禮」、「克己復禮」之言，曾子得之《大學》之義，故其親受道統之傳者如此。至於子思，則先之以戒懼謹獨，次之以知、仁、勇，而終之以誠。至於孟子，則先之以「求放心」，而次之以「集義」，終之以「擴充」，此又孟子得統於子思者然也。及至周子，則以誠爲本，以欲爲戒，此又周子繼孔、孟不傳之緒者也。至二程子，

則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而爲四箴以著克己之義焉，此二程得統於周子者也。先師文公之學，見之四書，而其要則尤以《大學》爲入道之序，蓋持敬也。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而見於齊家、治國、平天下，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内有以盡其節目之詳，此又先師之得其統於二程者也。聖賢相傳，垂世立教，粲然明白，若天之垂象，昭昭然而不可易也。故嘗撮其要指而明之：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克己以滅其私，存誠以致其實。以是四者而存諸心，則千聖萬賢所以傳道而教人者，不越乎此矣。

董氏訒曰：「勉齋先生得紫陽之正傳，造詣精深，而見於講説者特簡易明白，的當痛快。讀之使人興起。」

虞廷授受，一「中」而已。然「中」無可把捉，湯得之則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於是乎「中」始有所持循矣。文王、武王、周公父子兄弟，其所作爲各不同，要皆「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各得所謂「中」焉者也。孔子與顔、曾、思、孟師弟祖孫，其所作爲俱有不同，亦皆「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各見其所謂「中」焉者也。遞及周子，以「無欲」繼孔、孟不傳之緒，而程子以「主敬」繼周子之緒，朱子以「窮理」繼二程子之緒，總不離乎義制事、禮制心，不失其「中」焉而已。勉齋一眼看透，毫無隔礙，朱子所云「他時代即講席」，固已預窺其微矣。

李敬子燔　張元德洽　廖子晦德明　葉知道味道　李公晦方子　詹元善體仁　陳安卿淳　傅忠簡伯成　徐崇甫僑　輔漢卿廣　楊信齋復　黄商伯灝　石克齋子重

李燔，字敬子，南康建昌人。舉進士，

授岳州教授，未赴，從文公學。公告以曾子「弘毅」語，曰：「致遠以毅，而任重貴弘。」蓋廓之也。燔退以「弘」名齋。至官日造士以六經，闢射圃習射，曰：「文武並用，古之道也。」改襄陽，不調。詣文公所，卒業，學益深。公稱之曰：「他日任斯道者燔也。」學禁嚴，人莫敢至，燔獨益親。文公卒，敦葬事。後南康守請爲白鹿書院長，燔與黃榦、陳宓盤旋玉淵、三峽間，❶俛仰師迹，日講切於學，學者雲集，燔喜道有明，以爲雖三公九辟不與易也。嘗從江西漕帥辟撫洞寇，平之，判潭州。真德秀爲長沙帥，事小大咨焉。燔嘗言：「《中庸》謂素富貴行乎富貴，正以堅志熟仁，不令居養移氣體耳。」又誦古語，言：「分之所止，一毫躋攀不上，善處者退一步耳。」又言：「人不必仕宦有職事方爲功業，但隨力所及，盡其心及物，即修業之實。故能仕止窮通皆若素有。」學者與黃直卿共稱曰「黃李」云。〔眉批〕以直卿比敬子，便見敬子之人。

時朱門高第弟子，有清江張洽元德、南劍州廖德明子晦、温州葉味道知道、昭武李方子公晦、浦城詹體仁元善、漳州陳淳安卿之倫。洽深取《管子》書「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得，鬼神將通之」之語，爲窮理之要。以「主一」名齋。仕爲松滋尉，改袁州司理參軍。聽獄訟，愿欵惻怛，素狡黠者，畢自輸其情。所至伸冤抑，懲猾胥，民甚德之。江右提刑辟主白鹿洞，喜曰：「是先師之遺也，何敢廢？」〔眉批〕元德出處不苟。招學士講切，興舉廢墜，而汰其不率教者，學興即謝去。端平初，累召不赴，除直秘閣奉

❶「榦」，原作「幹」，據《宋史》卷一八九黃榦本傳改。

祀，卒。

德明學有依據，其爲政能舉先王已墜之典，活中路之無告者，文公亟稱之。眉批 子晦學道愛人之君子。

味道舉禮部第一，方禁學，對策本伊川説無避。眉批 尹彦明不對而出，知道本伊川説無避，是一流事，一流人。 知貢舉胡紘者，見之曰：「必僞徒也。」黜之。卒業武夷，學益專。理宗時，爲宗學諭，輪對述帝王傳心之要，❶與四代作歌作銘之旨以告。末言「言宣則力減，文勝則意虛，幸陛下體察」。授崇政殿説書。帝問鬼神之理，疑伯有事涉於誕也，味道對曰：「陰陽二氣之聚散，雖天地不能易，死而散者，常也。有不得其死而鬱結不散者，變也。伯有得罪而死，氣不散，爲妖爲厲，使國人上下爲之不寧，理固有之，於是爲之後，則鬼有所歸而和寧，此至理也。」時濟邸事久未雪，故以諷。三京師起，味道議以爲「邊境浸廣，應援倍難，而科配餽餉將日增，民不堪命，是先搖其本也。龐勛、黃巢之禍且起矣」。遷著作郎，卒，帝悼惜，出内帑銀帛賻焉。

當是時，朱門傳伯成景初，吏侍郎；徐僑崇甫，並負天下望，語國事深切，具《帝紀》中。伯成表裏洞達，稱人善不啻己出，而疾惡無少借。且死，慕尸諫，❷疏國事甚切，朝服拜遺而逝，謚「忠簡」。僑清苦刻厲，倫輩自以爲不及。入勸講剖析理欲，爲陳閉，遇事盡言，以寶謨閣待制奉祠卒。眉批 傳、徐二君，品亦相似。

方子故謹純，見文公，公曰：「子爲人

❶「輪」，原作「論」，據康熙六年本改。

❷「慕」，原作「暴」，據《宋史》卷四一五傳伯成本傳改。

自足寡過，但寬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因以「果」名齋。平居竟日危坐，未嘗傾仄。對賓客，一語不妄發。嘗曰：「吾學問未能周盡，然幸於大本處有見，此心常覺泰然，不爲物擾耳。」

體仁故穎邁，比聞學，以存誠慎獨爲主。郡人真德秀從之游，問居官涖民之法，體仁曰：「盡心平心。盡心則無愧，平心則無偏。」眉批 方子于大本有見，體仁以慎獨爲主，學得頭腦。

陳淳初得《近思録》讀之，志於學，會文公來守漳，從受學。公語人曰：「南來喜得陳淳。」卒有立。眉批 陳安卿卒能有立。 而慶源輔廣漢卿，深於《詩》，精而通。秦溪楊復信齋，精於禮，密而邃。各著書發明師説行焉。

黄灝，字商伯，南康都昌人。第進士，知德化縣，以興學校爲本。遷太常寺簿，論禮教廢闕，請敕有司取政和冠禮、喪葬儀及司馬光、高閌等書參訂行之。知常州，值荐殣盈野，或食其子，持一臂行乞，而州縣方督促逋欠。灝見之蹙然，時有旨停閣夏税，遂奏乞併閣秋苗，不俟報行之。言者罪其專，移居筠州。已而寢謫命，止削兩秩，而從其蠲閣之請。灝既歸里，幅巾深衣，騎驢匡山間，若素隱者。起知信州，移廣東提點刑獄，以老不赴，卒。灝性行端飭，以孝友稱。朱文公守南康，灝執弟子禮，質疑問難。文公歿，黨禁方厲，灝單車往赴，徘徊不忍去者久之。

石子重，字君重，台州臨海人。年十二，即刻意爲學，晝夜不怠。十八，擢進士第，官同安縣丞。天旱民饑，縣以請蠲歲租，太守怒，檄君重，杖主吏。君重移書太守曰：「杖一吏，細事耳，然其所係則大。

民今皇皇無以爲命，縱不能救，忍復箝其口乎？」守怒，遣幕官按驗，希守意爲不當蠲，君重争甚力。部使者以其事委之，行視歸，既榜諭蠲什之九，然後言府，于是不得變其説。所至興學校，選邑子充弟子員，異邦之人皆來裹糧就學。君重廣其學宫，市書萬卷，買田數百畝以充入之。既成，考古制，舉鄉飲酒禮，于是士始知學，而民俗亦變。爲人外和内剛，平居恂恂如不能言者，而遇事立斷，毅然有不可犯之色。然自律甚嚴，自處甚約，由疎賤一旦見天子，盡言竭忠，未嘗少爲迂回避就之計。聞人之善，必手記而心慕之。晚名其室曰「克齋」，朱文公誌其墓。

往聞程門弟子多賢，朱門似爲少讓。以今觀之，季通、仲默若橋若梓，殆所稱千人之英、萬人之傑者乎！直卿歷叙道統，直自堯、舜、湯、文、孔、孟，而歸之於朱子，此段公論，在今日固爲定評，然直卿當年何以預知其必如是而遂爲成案乎？見道明，故確乎不易，非揣模臆度之言也。其餘諸子，各能自立，以發明師説，儘無遜於程門。説者謂程門作師者二人，其力自倍，亦若所謂唐、虞之際，於斯爲盛云爾。

陸門弟子

袁正獻燮　沈端憲焕　曹立之建　舒元質璘

袁燮，字和叔，四明人。生而專静，乳媪置盤水其前，輒危坐玩視者竟日，夜卧醒然，睡不酣。寧宗初，舉進士，累官太學正。黨禁作，失官，久之，以司封輪對，勸帝存此心勤學好問，帝曰：「善。好問則明。」燮曰：「陛下既知如是而明，則當知反是而

暗。」累祕書監、國子祭酒，教諸生以反躬切己、忠信篤敬爲道本，聞者悚然。兼崇政殿説書、禮侍郎，忤史彌遠，罷奉祠。燮初入太學，陸九齡時爲學録，事之，而日與同里沈煥、楊簡、舒璘以道義相切磨，後見文安，師事焉。每言：「人心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卒，謚「正獻」。楊敬仲志其墓，曰：「和叔之學，人所未知，非木非石，無思無爲。」

子甫，字廣微，少服父訓，學以自得爲宗。已，從楊敬仲學，益深篤。舉進士第一，爲青田令。敬仲勉以念千里生民之寄，甫心識之。授祕書省正字，入對曰：「君天下不可無懼心。」因枚舉時事可懼者以聞。曰：「可懼而不之懼，大懼至矣。」出判湖、徽、衢州，治先教化，崇學校，日夕訪宜民事，力行之。提舉江東常平，適歲旱，發廩賑貸。提點刑獄，每行部問疾苦，決滯獄。所至講説，創書院於貴溪，祠陸文安。前後持節江東，救荒療疫，全活不可計。以直徽猷閣兼福建轉運判召入見，帝曰：「卿久勞於外，篤意愛民。」甫因言「無逸」之義，當先知小民稼穡之艱難，即逸欲之念不生，乞力守更化來求賢若不及之初意。兼崇政殿説書，爲帝言：「君德貴剛，漢元帝、唐文宗之果斷，不用於斥邪佞，而用於逐賢人，此其柔也。」兼中書舍人，史嵩之擢尚書，不書命，出知江州，爲御史徐清叟論罷。久之，與清叟並召，清叟辭不赴，甫言：「臺諫風聞言事，初亦何心，今人物眇然如清叟，宜在朝廷。」乞趣召。累官吏侍郎兼國子祭酒，叩諸生問學講習之益，旦夜不倦。權兵尚書，卒，謚「正肅」。

沈煥，字叔晦，定海人。人品高明，學

造深密。初與二陸爲友，已，從受學。内省未安，不苟自恕。常曰：「晝觀之妻子，夜卜之夢寐，二者無愧，始可以言學。」舉進士，累官太學録，以所躬行者爲教。蚤暮誨誘，長貳及同官咸忌之。或勸其「姑營職事，道未可行也」，焕曰：「道與職二乎？」出知婺源，判舒州，病不廢學。卒，周益公必大曰：「叔晦，予益友，予在位不能進，予愧叔晦，叔晦不予愧也。」追贈直華文閣，謚「端憲」。

饒餘干有曹建立之者，始從陸受學，子壽深許之，立之未敢以自足也。寓書講於張宣公，已，詣南康，從朱文公學，大悦之。實始疑文安，語人曰：「學貴知道，而道非一聞可悟，一超可入也。循下學之則，由淺而深，由近而遠，庶有造乎。期於一悟，棄百事以趨之，恐未悟之間，狼狽已甚。況忽下趨高，未有幸而得之者乎？」於是窮理益精，反躬益力，事親孝，與弟切磋如嚴師。有姊嫁而卒，撫其孤以有成。與人交，敬而忠。心所不安，必求歸於是而後已。急人患難，盡其力。榜其齋曰「無妄」。嘗娶婦，婦不悦於姑，去之，卒無子。疾革，猶書其牖曰：「未死一日，一日不可自棄。」死之日，起正衣冠，危坐如平時。語其弟廷曰：「吾病甚，而學益進。此心瑩然無復纖翳。」就枕未安而没，朱、陸更相吊，深歎惜之。

奉化舒璘元質，從張宣公游，朱、呂講學婺州，徒步往謁。敝席疏食，櫛風沐雨，安以爲佳趣美景也。已，悦陸文安學焉，袁燮稱其「篤實不欺，無毫髮矯僞」。楊敬仲稱其「道心融明，如熙然陽春」云。

或問：「陸門弟子楊敬仲爲最，何獨置之？」曰：「學以躬行實踐爲主，聖門高弟，回之克復，參之忠恕，

損之孝友，雍之簡默，由之果，賜之達，求之藝，皆取其實德而有適於用，非徒言而已也。故夫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賜也，非爾所及也。』深有取於白圭之謹言。敬仲以不起意爲宗，令人無所把捉，然按其所言，亦何能不起意也？至詆思、孟爲小覺，未免失言矣。子静之學，豈如是乎？求放心，先立乎其大，自謂讀《孟子》而有得也。敬仲訾議聖賢，棄捐經典，師心自足，恐不可以爲訓，故於敬仲不敢不嚴其辨，此亦《春秋》責備賢者之意。」

理學宗傳卷之十七終

理學宗傳卷之十八

容城孫奇逢輯

門人郭迓熙　耿帝德　郭遇熙同編

宋儒考

真文忠公德秀

真德秀，字希元，稱「西山先生」，建州蒲城人。寧宗慶元五年，登進士第，嘉定元年，遷太學博士。時韓侂胄已誅，入對，言：「侂胄倡爲僞學之論，今日改絃更張，正當褒崇名節，明示好尚。」四年，遷著作佐郎，同列相忌讒之，德秀恬不與較。兼禮部郎，上疏言：「金有必亡之勢，亦可爲中國憂，蓋金亡則上恬下嬉，憂不在敵而在我，多事之端恐自此始。」眉批 固是先見，亦理勢所必然也。六年，遷起居舍人，奏言：「權姦擅政，初，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呂祖儉、周端朝以上書斥，當時近臣猶有争之者，其後呂祖泰之貶，非惟近臣莫敢言，而臺諫且出力以擠之，則嘉泰之失已深於慶元矣。更化之初，羣賢皆得自奮，未幾傅伯成以諫官論事去，蔡幼學以詞臣論事去，鄒應龍、許奕又繼以封駁論事去。是數人者，非能大有所矯拂，已皆不容於朝，故人務自全，一辭不措。設有大安危、大利害，羣臣喑嘿如此，豈不殆哉！今欲與陛下言勤訪問、廣謀議、明黜陟三者而已。」時史彌遠方以爵禄縻天下，德秀力請出爲江東轉運副使。江東旱蝗，遂與留守、憲司分所部九郡，大講荒政，而自領廣德、太平，以便宜發廩賑給。

竣事而還，百姓數千人送至郊外，指道旁叢塚，泣曰：「此皆往歲餓死者，微公，我輩已相隨入此矣。」先是，都司胡槻等每誚德秀迂儒，試以事必敗，至是政譽日聞。

理宗即位，召爲中書舍人，尋擢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入見，奏：「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幹，奠安生民之柱石。人主但當以二帝三王爲師。」又疏言：「朝廷之上，敏鋭之士多於老成，雖嘗以耆艾褒傅伯成、楊簡，以儒學褒柴中行，以恬退用趙蕃、劉宰，至忠亮敢言如陳宓、徐僑，皆未蒙録用。」上問廉吏，希元以知袁州趙篋夫對，上親擢篋夫直祕閣。希元因經筵侍上，進曰：「此高、孝二祖諸神燕閑之地，仰瞻楹桷，當如二祖在上，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眉批 大臣風裁。屢陳鯁言，上皆虛心開納，而彌遠益嚴憚之，乃謀所以相撼。落職歸，修《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爲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紹定間，復起知泉州，迎者塞路，深山百歲之老皆扶杖而出，懽聲動地。召爲户部尚書，以《大學衍義》進，改翰林學士。踰年，拜參知政事，三乞辭禄。疾亟，冠帶起坐，卒，謚「文忠」。

希元長身廣額，容貌如玉，立朝不滿十年，奏疏無慮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宦游所至，惠政深洽。自侂胄立「僞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以絶之。希元晚出，獨慨然以斯道自任，講習而復行之。黨禁既開，而正學遂明於天下後世，多其力也。眉批 有功斯道。先，嘉定初居館職時，秘書郎楊敬仲謂曰：「希元有志于學，顧未能忘富貴利達，何也？」希元怳然莫知所謂，敬仲徐曰：「子嘗以命訊

日者，故知之。夫必去是心，而後可以語道。」希元曰：「先生之於某，可謂愛之深而教之篤矣。」守泉州日，著《心經》，始自舜、禹授受，繼以《詩》、《易》、四書、《禮記》、周、程、朱之言，凡謂心之説，靡不畢備。

希元端亮，立朝慷慨論列無可間，然以命訊日者，一聞敬仲之言，遂恍然自失，曰：「可謂愛之深而教之篤矣。」此便見真實向學，勇於任道。憶南皐當國事急迫之時，起之田間，至任縣，停驂闔門，以合家之命訊日者。斯時有敬仲其人焉，當必投袂而起矣。噫！品地高則人屬望切，責備嚴，不可不益加學力。

語録

學問之道有三，曰：省察也，克治也，存養也。是三者不容以一闕也。夫學者之治心，猶其治疾然。省察焉者，視脈而知疾也；克治焉者，用藥以去疾也；而存養者，則又調虞愛護，以杜未形之疾者也。

眉批 真切，真切！

過雖聖賢不能無，蓋過者過誤之謂也。知其爲過而速改，則無過矣。成湯之聖，猶且改過不吝；顏子之賢，猶曰不貳過，以此可見雖聖賢必以改過爲貴。若知其爲過，不肯速改，則是文過遂非而流于惡矣。蓋無心而誤則謂之過，有心而爲則謂之惡，不待別爲不善方謂之惡。只知過不改，是有心，便謂之惡。《易》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天下之至迅疾者莫如風雷，故聖人以此爲遷善改過之象，此即「過勿憚改」之意也。眉批 改過，是聖學第一事。

一事有一事之理，人能安定其心，順其理以應之，則事既得所，心亦不勞苦擾擾焉。以私心處之，則事必不得其當，而其心亦

無須臾之寧。人徒知爲事之累心，不知乃心之累事也。眉批 心累事，只爲不能行無事。唐、虞之時未有「誠」字，《舜典》所謂「允塞」，即「誠」之義也。至伊尹告太甲，乃曰：「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誠」字始見於此。眉批 無有不誠，故不立誠。

敬者，禮之本；制度威儀者，禮之文。和者，樂之本；鐘鼓管磬者，樂之文。禮、樂二者，闕一不可。《記》曰：「樂由陽來，禮由陰作。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焉；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故禮屬陰，樂屬陽，禮、樂之不可闕一，如陰陽之不可偏勝。禮勝則離，以其太嚴而不通乎人情，故離而難合；樂勝則流，以其太和而無所限節，則流蕩忘返。所以有禮須用有樂，有樂須用有禮。此禮、樂且是就性情上説，然精粗本末，亦初無二理。眉批 禮樂原離不開，離則兩傷。禮中有樂，樂中有禮，朱文公謂「嚴而泰，和而節」。

程子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蓋窮理以此心爲主，必須以敬自持，使心有主宰，無私意邪念之紛擾，然後有以爲窮理之基。本心既有所主宰矣，又須事事物物各窮其理，然後致盡心之功。欲窮理而不知持敬以養心，則私慮紛紜，精神昏亂，於義理必無所得。知持敬以養心矣，而不知窮理，則此心雖清明虛靜，又只個空蕩蕩底物事，而無許多義理以爲之主，其于應事接物必不能皆當，釋氏禪學正是如此。故必以敬涵養，而又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以致其知，則於清明虛靜之中而衆理悉備。其靜則湛然寂然而爲未發之中，其動則泛應曲當而爲中節

之和。天下義理、學者工夫，無以加於此。自伊川發出，而文公又從而闡明之，《中庸》「尊德性、道問學」章即此意也。人之氣質有至善而不可移奪者，有善少惡多而易於移奪者，有善多惡少而難於移奪者。又曰：性之不能離乎氣，猶水之不能離乎土也。性雖不離乎氣，而氣汩之則不能不惡矣。水雖不離乎土，而土汩之則不能不濁矣。然清者其先，而濁者其後也；善者其先，而惡者其後也。先善者，本然之性也。眉批 道性善，就其本然者言。後惡者，形而後有也。故所謂善者，超然於降衷之初；而所謂惡者，雜出於有形之後，其非相對而並出也昭昭矣。

伊川先生言：「主一之謂敬。」又恐人未曉「一」字之義，又曰：「無適之謂一。」適，往也。主於此事，則不移於他事，是謂之無適也。主者，存主之義。伊川又云：「主一之謂敬，一者之謂誠。」主則有意在，學者用功，須當主於一。主者，念念守此而不離之意也。及其涵養既熟，此心湛然，自然無二無雜，則不待主而自一矣。不待主而自一，即所謂誠也。敬是人事之本，學者用功之要，至於誠，則達乎天道矣，此又誠、敬之分也。眉批 敬爲始，誠爲終。初主敬時，未必遽能一；到無二無雜，則一即誠矣。分先後，非二也。

閔子言行見於《論語》者唯四章，合而言之，見其躬至孝之行，辭不義之祿，氣和而正，言謹而確，此其所以亞於顏淵，而與曾子並稱也歟！眉批 聖門之學，行上取齊。

奸邪以「僞學」禁錮善類，此斯文之大厄也。公晚出，慨然以斯道自任，屢進危言，力扶大義，公論藉以開明，善類爲之踊躍。至《大學衍義》一書，本聖賢之學，明帝王之治，真是有體有用。吴郡李氏稱其「衣被萬

世，與朱子見道同，利澤同」，當非謬也。

何文定基

何基，字子恭，婺州金華人。父伯䓪，❶爲臨川縣丞，而黄榦適知其縣事，因見二子而師事焉。榦告以「必有真實心地、刻苦工夫而後可」。基悚惕受命，於是隨事誘掖，得聞淵源之懿。微辭奥義，研精覃思，平心易氣，以俟其通，未嘗參以己意，立異以爲高，徇人而少變。凡所讀無不加標點，義顯意明，有不待講説而自見者。朱熹門人楊與立一見推服，來學者衆。嘗謂：「爲學立志貴堅，規模貴大，克踐服行，死而後已。」「讀《詩》之法，須掃蕩胸次净盡，然後吟哦上下，諷詠從容，使人感發，方爲有功。」謂「以《洪範》參之《大學》、《中庸》，有不約而符者」。謂「讀《易》者當盡去其膠固支離之見，以潔净其心，玩精微之理，沉潛涵泳，得其根源，乃可漸觀爻象」。其確守師訓，故能精義造約。王栢既執贄爲弟子，基謙抑不以師道自尊。栢高明絶識，序正諸經，弘論英辨，質問難疑，或一事至十往返，基終不變。〔眉批〕疑關既不能即破，姑且放下何如？嘗曰：「治經謹守精玩，不必多起疑論。有欲爲後學言者，謹之又謹可也。」基淳固篤實，絶類漢儒，雖一本於熹，然就其言發明，精義愈出不窮。《文集》三十卷，而與栢同辨者十卷。趙汝騰守婺，延聘請講，辭不就。復首薦於朝，又率從官列薦，通判鄭士懿、守蔡抗、楊棟相繼以請，皆辭。景定五年，詔舉賢，特薦基，與建人徐幾同被命，添差婺州

❶「䓪」，原作「慧」，據康熙六年本改。

學教授、麗澤書院山長，力辭。咸淳初，授史館校勘，兼崇政殿説書，屢辭。改承務郎，主管西嶽廟，終不受。卒，年八十一。國子祭酒楊文仲請於朝，謚「文定」。所著《大學中庸發揮》、《大傳易啓蒙發揮》、《通書近思録發揮》。

王文憲栢

王栢，字會之，婺州金華人。大父崇政殿説書師愈，從楊時受《易》、《論語》，既又從朱熹、張栻、吕祖謙游。❶父翰，朝奉郎，主管建昌軍仙都觀，兄弟皆及熹、祖謙之門。栢少慕諸葛亮爲人，自號「長嘯」。年踰三十始知家學之原，捐去俗學，勇於求道。與其友汪開著《論語通旨》，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歎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亟更以「魯齋」，從熹門人遊。或語以何基嘗從黄榦得熹之傳，❷即往從之。授以立志居敬之旨，且作《魯齋箴》勉之。質實堅苦，有疑必從基質之。於《論語》、《大學》、《中庸》、《孟子》、《通鑑綱目》，標注點校尤爲精密。作《敬齋箴圖》，夙興見朝，治家嚴飭，當暑閉門静坐，子弟白事，非衣冠不見也。少孤，其事伯兄甚恭。季弟早喪，撫其孤，又割田予之。收合宗族，周恤扶持之。開之没，家貧，爲之斂且葬焉。

來學者甚衆，其教必先之以《大學》。蔡抗、楊棟相繼守婺，趙景緯守台，聘爲麗澤、上蔡兩書院師，鄉之耆德皆執弟子禮。

❶「栻」，原作「拭」，據《宋史》卷四二九《道學傳·張栻傳》改。

❷「榦」，原作「幹」，據《宋史》卷四三八《儒林傳·王栢傳》改。

理宗崩，率諸生制服臨于郡。栢之言曰：「伏羲則河圖以畫八卦，文王推八卦以合河圖。河圖者，先天後天之祖宗也。河圖是逐位奇偶之交，後天是體統奇偶之交，惟四生數不動，以四成數而下上之，上偶下奇，莫非自然。」又曰：「大禹得洛書而列九疇，箕子得九疇而傳《洪範》，範圍之數，不期而暗合。《洪範》者，經傳之宗祖乎！『初一曰五行』以下六十五字，爲《洪範》。『五皇極』以下六十四字，爲《皇極經》。此帝王相傳之大訓，非箕子之言也。」又曰：「今《詩》三百五篇，豈盡定於夫子之手？所删之詩，容或有存於閭巷浮薄之口，漢儒取以補亡。」乃定二《南》，各十有一篇，兩兩相配。退《何彼襛矣》、《甘棠》歸之《王風》，削去《野有死麕》，黜鄭、衛淫奔之詩。又作《春秋發揮》。又曰：「《大學》『知致格物』章未嘗亡。」還「知止」章于「聽訟」之上。謂《中庸》古有二篇，「誠明可爲綱，不可爲目」。定《中庸》誠明各十一章。其卓識獨見多此類也。

其卒，整衣冠端坐，揮婦人勿近。國子祭酒楊文仲請於朝，謚曰「文憲」。所著有《讀易記》、《涵古易説》、《大象衍義》、《涵古圖》、《讀書記》、《書疑》、《詩辯説》、《讀春秋記》、《論語衍義》、《太極衍義》、《伊洛精義》、《研幾圖》、《魯經章句》、《論語通旨》、《孟子通旨》、《書附傳》、《左氏正傳》、❶《續國語》、《闖學之書》、《文章復古》、《文章續古》、《濂洛文統》、《擬道志》、《朱子指要》、《詩可言》、《天文考》、《地理考》、《墨林考》、

❶「氏」，原作「幾」，據《宋史》卷四三八《儒林傳・王栢傳》改。

《大爾雅》、《六義字原》、《正始之音》、《帝王曆數》、《江右淵源》、《伊洛精義襍志》、《周子》、《發遺三昧》、《文章指南》、《朝華集》、《紫陽書詩類》、❶《家乘》、《文集》。

會之古博之士，在辭藝上做工夫者，故質疑問難，或一事至十往返。

陳潛室埴

埴，字器之，浙江永嘉人。學者稱「潛室先生」。所著有《木鍾集》十一卷。傳缺。

答問

問：「夫子賢伯夷首陽之節，孟子譏其隘；夫子仁管仲糾合之功，孟子以曾、西之所不爲。」曰：「孔子雖尊伯夷，然只列於逸民之目，而自謂我則異於是。孟子『隘』之語起於此。雖稱管仲，然小器不知禮之譏，黑白較然。孟子『羞稱』之語始於此。孟子願學孔子，故不與諸子處，乃真與聖人同符，末學所未喻也。」眉批 善會其意。

問：「『君子博學于文，約之以禮』與孟子『博學而詳説之，將以反説約也』意相似否？」曰：「博學必約之以禮，是重在約禮。博學正將以反説約，是重在博學。蓋博固不可不反於約，然非博亦不能遽反於約，二者合而後備，乃互相發也。」

眉批 有分曉。

問：「孟子三自反，與顏子犯而不較氣象如何？」曰：「顏子一身渾是義理，不知有人。孟子見義理之無窮，惟知反己。顏

❶ 「書」，《宋史》本傳無此字。

子之量無涯，孟子之言有迹，但欲學顔子，先學孟子。」眉批亦有斟酌。

問：「夫子告曾子、子貢以一貫之道，晦翁謂彼以行言，此以知言。既是一貫，如何分得？」曰：「以忠恕而明一貫，驗得是行。以學識而明一貫，驗得是知。一貫固不分彼此，但向人語處，入頭各有塗轍耳。」眉批教人之法。

問：「夫子之道忠恕，晦翁曰：『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伊川曰：『忠者天道，恕者人道。』二者之説有異同否？」曰：「盡己則忠實無妄，爲恕之體，故言天道。推己則公恕流行，爲之用，❶故言人道。天人之分，體用之謂也。」眉批二語合一。

問：「籩豆之事，曾子以爲末；俎豆之事，夫子則嘗聞之矣，不以爲末，何也？」曰：「軍旅對俎豆，則軍旅爲末。道德對籩豆，則籩豆爲末。」眉批語對症便是本。

問：「孔子言王道，只言禮樂，如夏時、商輅、周冕是也。孟子言王道，只言政事，如衣帛、食肉、經界、井地是也。意者孔子言王道之本，孟子言王道之務。」曰：「孔子爲學者言，止言經世之大綱。孟子爲時君言，當論濟時之急務。」

問：「子罕言命，《中庸》首言命，何也？」曰：「性與天道，聖人罕言，乃不躐等之教。學問之家所理會者何事？却禁人口不言邪？」

問：「子在川上一章，孔子只是説天地間道理流行，無有窮盡，如水之更往迭來，晝夜常恁地，初無一朝停息，即此是道體，

❶「爲」下，《四庫全書》本《木鍾集》卷一有「忠」字。

大意亦可見。《集註》云：『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如何？」曰：「自漢以來，號爲儒者，只説文以載道，只將經書子史喚作道，其弊正是鑽破故紙，不曾聞道。所以道體流行天地間，雖亘匝都是，自家原不曾領會得。然此事説之亦易，參得者幾人？必如周、程、邵子，胸次灑落如光風霽月，則見天理流行也。」

問：「明道云：『忠、恕兩字，除一個不得。』而夫子曰『行之以忠』，是除却『恕』，又曰『其恕乎』，是除却『忠』。忠、恕果可以盡一，一果可止於忠、恕乎？」曰：「此一段最宜詳味，是《論語》第一義，不可只如此看。『行之以忠』，行處便是恕。『其恕乎』，所以恕者便是忠。所以除一個不得也。」眉批 有領會。

問：「孟子論『不動心』，歸之『持其志』、『無暴其氣』，二者固當兩下工夫。至公孫丑問孟子『惡乎長』，復告之以『我知言』、『我善養浩然之氣』而不及『志』，何耶？」曰：「持其志處，即義理之養。孟子養氣全在集義，乃『持其志』也。孟子細密工夫只如此，不肯下『敬』字，先儒謂其才高難當。」

問：「夫子賢於堯、舜遠矣，何以觀？」曰：「當時若無孔子，今人連堯、舜也不識。」

問：「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正耶譎耶？以言其正，何《詩》、《書》有『葛伯不祀，湯始征之』、『昆夷駾矣，維其喙矣』等語？」曰：「事之者樂天之仁，伐之者應天之義，處處是道理，豈有計較心？執俗心以觀聖賢，陋矣。」

問：「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又曰：『聖人百世之

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曰：「夷、惠皆絕德而不合中庸，故好處直是可學，弊處却不當學。」

問：「伊尹之任非夷、惠比，蓋夷、惠一流於清，一流於和，伊尹未見其偏也，並言何故？」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其弊與二子同。」眉批 尹爲元聖，終非二子比。

問：「子貢稱夫子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學所以成己，教所以成物。《中庸》曰：『成己，仁也。成物，智也。』何其言之相反？」曰：「仁、智互爲體用，義精仁熟之後，道理縱看橫看皆可。智爲體，則仁爲用；仁爲體，則智爲用。」

問：「正心、存心之分，養性、知性之辨。」曰：「不起妄念，是正心。不令外馳，是存心。存此天理，是養性。明此天理，是知性。」

問：「正命、知命、立命之所以殊？」曰：「凡死雖均是命，但盡道而無憾者爲正。比干雖殺身，正也。盜跖雖永年，非正也。知謂知此道理，不惑於死生壽夭。一成是天理排定，是謂知命。既知得了，不成一向委付於命，須是了盡自家身分上道理無少虧欠，方是立命。盡是道理了，恁時死方無憾，是謂正命。」眉批 正命、知命、立命，總歸於修身以俟，君子所以居易也。

問：「孟子曰：『形色，天性也。』告子曰：『食色，性也。』二者之分如何？」曰：「形色爲性，是引形氣入道理中來。食色爲性，是逐道理出形氣外去，霄壤之分。」

問：「《春秋》明尊王之法，孟子乃專以王道與列國言，曾無一語及於周室，毋乃周至此時決不可以有爲耶？然君子表微，天

下大分，要不可一日泯也，有他説否？」曰：「此是孔、孟灼見天心，以天自處。周有一日天命，便當爲周，文王、孔子是也。一日天命去周，便當繼周，武王、孟子是也。」眉批 明太祖責備孟子亦此意，孟原讓孔一籌。

問：「繼善成性，『繼』與『成』字如何？」曰：「凡物之生，先有理而後有氣。善當作理看。此性謂氣質之性。道即太極也，太極才動，首先撤出者便是理，故以『繼善』言。隨太極之後，次漸成就者即爲性。成則自形質矣。孟子説性善是第一義，從他繼之者。諸子説不善是第二義，從他成之者。」眉批 可以解紛。

問：「修辭立其誠，是修辭了又着立誠，還是修辭立其誠？」曰：「一事苟，則事事皆苟。先聖説此話，非是修飾言辭要人説好，只要欲體當自家之誠意。辭語纔不精擇，即心裏潦草可知。」眉批 言無所苟，其誠可知。

問：「禹征苗而班師，與東征之役如何？」曰：「唐、虞之道直以大，故以揖遜終焉，處處是揖遜意。商、周之道直以簡，所以弔伐興焉，處處是弔伐意。」帝國戰德，王國戰義，亦是此意。眉批 想見帝王氣象。

問：「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晦翁謂兼内外，該本末。」曰：「祖述者，道法在其中。憲章者，法道在其内。律天時者，大則顯晦屈伸，小則服食寢處。襲水土者，大則坎止流行，小則採山釣水。細底道理爲本、爲内，粗底道理爲末、爲外。」

問：「不覩不聞，晦翁謂喜怒哀樂未發之初，至静之時也。當至静之時，不知戒懼之心何處着落？」曰：「此問最精，前輩

於此境界最難下言語。既是未發，才着工夫，便是發了，所以只説戒謹恐懼。蓋雖是未發之初，體已含具萬用在此，不比禪家寂如空如，所惺惺主人常在冥漠中照管，都不曾放下了。蓋雖是持守體段，却不露痕跡。」眉批 如是而已。

問：「不覩不聞，若無恐懼，則是槁木死灰，全無知覺。此心既無知覺，到得發時，却是外面更生一道理也。《中庸》大意雖不在是，然説持養話頭，認此意如何？」曰：「便是此話頭執着不得，才説知覺持養，即成已發，雖必有事，而不可正其心，此際如灰裏養火，冷灰中煖火自在，不宜撥着，才撥着則見火矣。」眉批 只在人所不見處著力，不必説人微妙。

問：「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曰：「義理不勝氣禀，則性與命皆隨氣禀中去，所以多不善。若義理勝氣禀，則性與命皆向義理中來，所以爲善。德謂義理之性，氣謂血氣之性。學問之道無他，不過欲以義理勝血氣。」眉批 變化氣質。

問：「赤子之心與未發之中同否？」曰：「赤子之心，只是真實無僞，然喜怒哀樂已是倚向一邊去了。如生下時便有嗜慾，不如其意，便要號啼。雖是真實，已是有所倚着。若未發之中，却渾然寂然，喜怒哀樂都未形見，只有一片空明境界，未有倚靠，此時只可謂之中。要之，赤子之心不用機巧，未發之中乃存養所致，二者實有異義。」眉批 赤子之心不可恃，不失其心，恃全在存養。

問：「明道曰：『在人爲性，主於身爲心，心發於思慮爲之情。』如此則性乃心情之本。而横渠則以爲『以統性情』，如何？」

曰：「心居性情之間，向裏即是性，向外即是情，心居二者之間而統之，所以聖賢工夫只在心裏着到，一舉而兼得之。橫渠此語，大有功於後學。」眉批 橫渠正發明道之旨。

問：「程子說性與孟子不同。」曰：「性者，人心所具之天理，以其氣稟之不齊，故先儒分別出來，謂有義理之性，有氣質之性。仁、義、禮、智者，義理之性也。知覺、運動者，氣質之性也。有義理之性而無氣質之性，則義理必無附着。有氣質之性而無義理之性，則無異於枯死之物。故有義理以行乎血氣之中，有血氣以受義理之體，合虛與氣而性全。孟子之時，諸子之言性，往往皆於氣質上有見，而遂指氣質作性，但能知其形而下者耳。故孟子答之，只就他義理上說，以攻他未曉處。氣質之性，諸子方得於此，孟子所以不復言之；義理之性，諸子未通於此，孟子所以反覆詳說之。程子之說，正恐後學死執孟子義理之說，而遺失血氣之性，故并二者而言之，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程子之論舉其全，孟子之論所以矯諸子之偏。人能即程子之言而達孟子之意，則其不同之意不辨而自明矣。」眉批 立言各有對症，死執便非。

問：「程子以權即經，而以反經合道之說爲非。晦翁引孟子說，爲經權亦當有辨。」曰：「權乃權衡之權，即隨物以取平者。古人借此『權』字以秤量事理，即所謂義之宜，即所謂時中也。既曰義與中，又何嘗自反經來？但以變通從時求合于經，不可直謂之經耳。」眉批 權非經，反經又非權，故權非聖人不能用。

問「造化」。曰：「天地造化萬物，萬物露生於天地之間者，皆造化之迹也。是孰爲之耶？鬼神也。造化之迹，猶言造化之可見者。於今一禽一獸、一花一木、鍾英孕秀，有雕斲繪畫所不能就者，倏忽見於人間，是孰爲之耶？即造化之迹鬼神也。」眉批 體物不遺，見造化之妙。

問：「《集註》云：『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曰：「功大而器小，是德不勝才。惠而不知爲政，是才不勝德。」眉批 二子定案。

問：「明道謂：『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自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安排布置，須是見於設施，以安排布置爲非自得，如何？」曰：「安排布置，非是見於設施，謂此心此理未到純熟兩忘地位，必有營度計慮之勞，逆施偷作之病。才到自得處，則心便是口，理便是心，心與理忘，口與心忘，處處安行自在，默識心通，不用安排布置也。」眉批 自得之妙如此。

問：「古今風氣人物之異，程子謂氣有淳漓，自然之理，有盛則必有衰。既是衰了，還有淳時否？」曰：「有大盛衰，有小盛衰，則三代不似唐、虞，秦、漢不似三代，晉、宋不似秦、漢，隋、唐不似晉、宋。小盛衰則商初勝如夏末，周初勝如商末，漢初勝如周末，晉初勝似漢末，唐初勝如六朝之類。」眉批 商初勝夏末等，便是衰了還淳。

問：「晦翁説仁爲愛之理、心之德，如何？」曰：「愛是情，理是性，心統情性者也。單説『愛』字與『心』字，猶是就情上看。必曰愛之理、心之德方合。性在裏面，是愛之所以爲愛，而心之所以爲心者也，是之謂仁。前輩謂心穀種能生處，即是他

所以爲穀種處，故桃、杏之核皆曰仁。孔門不曾正説仁之體段，只説求仁爲仁之方。孟子方説怵惕惻隱處，以狀仁之體段。又説『仁，人心也』，須認得仁爲人心，方見仁着落。所以不仁之人全無人心，既無人心，問他恁麽羞惡、恭敬、是非？仁包四端，即此可見。心如穀種，所以生處是性，生許多枝葉處便是情。心亦是有形影底物事，情亦是有形影底物事，獨性無形影。」眉批 此段是孔門大關係處。

問：「明道云：『天地間只有一箇感與應而已。』莫是動静無端、陰陽無始底話？」曰：「一往一來，一屈一伸，一闔一闢，一晝一夜，一寒一暑，無處不是此兩扇物事。有感必有應，所應復爲感，所感復爲應。備此三句，方是無端無始意。蓋『感應』二字貫通陰陽動静，謂陽動爲感固可，謂陰静爲感亦可，謂陽動爲應固可，謂陰静爲應亦可。蓋今日之晝，固起今日之夜，而今日之夜，又起明日之晝。天地間不過如此耳。」眉批 古今大消息，被明道一口道盡。潛室能闡明道之藴。

問：「爲人爲己如何？」曰：「爲己是真實無僞，爲人只是要譽近名。聖人此言，是就他源頭上分別出來。今學士大夫謂爲己不求人知，而求天知，才説有求天知意，便不是爲己。爲己者，只是屈頭擔重擔，不計窮達得喪也。」眉批 遯世無悶。

問：「横渠曰：『未知立心，患思多之致疑。』」曰：「立心，持敬之謂。先立箇主人翁了，方做得窮理格物工夫。」

問：「陽者陰之根，陰者陽之根，不知周子以陽具於陰静内，陰具於陽動内，還是説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還是説陰了陽，

陽了陰？乃若水爲陰而生於陽之變，火爲陽而生於陰之合，又何也？」曰：「陽生陰，陰生陽，猶今日之晝，固生今日之夜；而今日之夜，又生來日之晝。晝之根在夜，夜之根在晝，所謂互爲其根也。根者，生之義。二氣無判然兩截之理，本只一氣，分而爲二名耳。陽變生水，即天一生水也。陰合生火，即地二生火也。」

眉批 陰陽同蘊於太極之中，原只一氣。

問：「《近思録》：明道言『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伊川云：『心有主則虛，虛則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則物來奪之。』所主不同何也？」曰：「有主則實，謂有主人在內，先實其屋，外客不能入，故謂之實。有主則虛，謂外客不能入，只有主人自在，故又謂之虛。知惟實故虛，蓋心既誠敬，則自然虛明。」眉批 橫豎成理。

問：「程子曰：『冬至一陽生却寒，正如欲曉而反暗也。陰陽之際，亦不可截然不相接，厮侵過便是道理。天地之間如是者極多。艮之爲義，終萬物，始萬物，此理最妙。』」曰：「大率陰陽消長之理，一氣不頓消、不頓長。欲消之氣却侵帶些在初長之中，初長之氣却侵帶些在欲消之中。大凡寒暑晦明之交接頭處，須兩下侵帶些。所以艮居八卦之終，宜只是止萬物。然分於東北之間，一頭接坎之殺氣，固是終萬物；一頭接震之生氣，又爲始萬物。蓋震豈能頓生，惟於殺氣未盡之時，已是侵帶些子氣了，故至震方發生也。」眉批 此天地間至理也，發諸儒所未發。

從來見諸儒之有發明理學者，每列潛室陳氏，但未得讀其全文。邇過成安，見書肆中有《木鍾集》者，則潛室與及門士問答五經、四子及《近思録》、論史之書也。

學守程、朱，上遡洙泗，無一言不幾于道。夫文不載道不足以傳，載乎道矣而不得其傳，君子其能已哉？由宋而來，五百年於此，宋亡而宋儒始昌，蓋程、朱儒之宗也，身膺「僞學」之禁，潛室獨超然免於評論，亦可謂善用潛矣。

金文安履祥

金履祥，字吉父，婺之蘭溪人。幼敏睿，父兄稍授之書，即能記誦。比長，益自策勵，凡天文、地形、禮樂、田乘、兵謀、陰陽、律曆之書靡不畢究。及壯，知向濂、洛之學。事同郡王柏，從登何基之門，自是講貫益密，造詣益邃。眉批 仁山受學於王、何，而傳之白雲，白雲又復傳之彥修，此是一派學問。端人取友必端，於此見之。時宋國事已不可爲，履祥遂絶意進取。會襄樊之師日急，宋人坐視而不敢救，履祥因進牽制擣虛之策，請以重兵由海道直趨燕、薊，則襄樊之師將不攻而自解。且備叙海舶所經，凡州郡縣邑，下至巨洋别隖，難易遠近，歷歷可據以行，宋終莫能用。及後朱瑄、張清獻海運之利，而所由海道視履祥先所上書咫尺無異者，然後人服其精確。德祐初，以迪功郎史館編校起之，辭弗就。宋將改物，所在盜起，履祥屏居金華山中。兵燹稍息，則上下巖谷，追逐雲月，寄情嘯咏，視世故泊如也。

居平獨處，終日儼然。至與物接，則盎然和懌，訓迪後學，諄切無倦，而尤篤於分義。有故人子坐事，母子分配爲隸，不相知者十年。履祥傾資營購，卒贖以完。其子後貴，履祥終不自言，相見勞問辛苦而已。何基、王柏之喪，履祥率其同門之士以義制服，當時始知師弟之倫。

履祥嘗謂司馬光作《資治通鑑》，祕書

丞劉恕爲《外紀》以紀前事，不本於經而信百家之説，是非謬於聖人，不足以傳信。自帝堯以前，不經夫子所定，固野而難質。夫子因魯史以作《春秋》，王朝列國之事非有玉帛之使則魯史不得而書，非聖人筆削之所加也。況《左氏》所記或闕或誣，凡此類皆不得以辟經爲辭。乃用邵氏《皇極經世曆》、胡氏《皇王大統》之例，損益折衷，一以《尚書》爲主，下及《詩》、《禮》、《春秋》，旁採舊史諸子，表年繫事，斷自唐堯以下，接於《通鑑》之前，勒爲一書二十卷，名曰《通鑑前編》。凡所引書輒加訓釋，以裁正其義，多先儒所未發。既成，授門人許謙，曰：「二帝三王之盛，其微言懿行，宜後王所當法。戰國申、商之術，其苛法亂政，亦後王所當戒。則是編不可以不著也。」他所著書曰《大學章句疏義》二卷、《論語孟子集註考證》十七卷、《書表注》四卷，謙爲校定。天曆初，廉訪使鄭允中上其書於朝。

初，履祥既見王柏，問爲學之方，柏告以「必先立志，且舉先儒之言，居敬以持其志，立志以定其本，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内，此爲學之大方也」。及見何基，基謂之曰：「會之屢言賢者之賢，理欲之分，便當自今始。」會之，蓋栢字也。當時議者以爲基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栢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履祥則親得之二氏，而並充於己者也。❶履祥居仁山之下，學者稱爲「仁山先生」。元統初，吴師道爲國子博士，移書祠履祥於鄉學。至正中，謚「文安」。

理學宗傳卷之十八終

❶「充」，原作「克」，據康熙六年本改。

理學宗傳卷之十九

容城孫奇逢輯　門人王元鑣同編　李體天　李合天

元儒考

劉文靖公因　安敬仲熙附

劉因，字夢吉，保定容城人。世爲儒家，因生之夕，父述夢神人馬載一兒至其家，曰：「善養之。」既覺而生，乃名曰駰，字夢驥，後改今名及字。因天資絶人，三歲識書，日記千百言，過目即成誦。眉批天授。❶六歲能詩，七歲能屬文，落筆驚人。甫弱冠，才器超邁，日閲方册，思得如古人者友之。作《希聖解》。國子司業硯彌堅教授真定，因從之遊，同舍生皆不能及。初爲經學，究訓詁疏釋之説，輒歎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程、張、邵、朱、吕之書，一見能發其微，曰：「我固當有是也。」眉批便見先生所學。及評其學之所長，而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其高見遠識率類此。

因早喪父，事繼母孝，家雖甚貧，非其義一介不取。家居教授，師道尊嚴，弟子造其門者隨材器教之，皆有成就。公卿過保定者，聞因名往往來謁，因多遜避不與相見。不知者或以爲傲，弗恤也。嘗愛諸葛孔明「静以修身」之語，表所居曰「静修」。不忽木以因學行薦於朝，至正十九年，有詔

❶「天授」，原無，據康熙六年本補。

徵因，擢承德郎右贊善大夫。初，裕皇建學宮中，命贊善王恂教近侍子弟，恂卒，乃命因繼之。未幾，以母疾辭歸，明年丁内艱。二十八年，詔復遣使者以集賢學士、嘉議大夫徵因，以疾固辭，且上書宰相，朝廷不强致。帝聞之，亦曰：「古有所謂不召之臣，眉批「不召之臣」四字，鳳翔千仞。其斯人之徒歟！」三十年夏四月十有六日卒，年四十五。無子，聞者嗟悼。虞文靖稱公「人品英邁，卓然不可企及」。延祐中，贈翰林學士、資善大夫、護軍，追封容城郡公，謚「文靖」。

歐陽玄❶嘗贊因畫像曰：「微點之狂，而有沂水風雩之樂；資由之勇，而無北鄙鼓瑟之聲。於裕皇之仁，而見不可留之四皓。以世祖之略，而遇不能致之兩生。嗚呼！麒麟鳳凰，固宇内之不常有也。然一鳴而六典作，一出而《春秋》成，則其志不欲遺世而獨往也明矣。亦將從周公、孔子之後，爲往聖繼絶學，爲來世開太平者邪！」論者以爲知言。眉批知己之言。

因所著有《四書精要》三十卷，詩五卷，號《丁亥集》，因所自選。又有《文集》十餘卷，及《小學四書語録》，皆門生故友所録。眉批集多遺失。惟《易繫辭説》，乃因病中親筆云。至正九年，下詔訪求公遺書，有云：「漢、唐諸子，莫之或先，周、邵正傳，庶乎可繼。考諸學宫，或文有可采，或事有可録，皆得鋟梓以傳。」

浙西僉憲哈剌那海刻於嘉禾，元臣李世安等累章請公與許文正同祀，議者不知學有原末，言於經籍無所箋註，不報。明禮部尚書王沂、翰林學士宋褧等以公從祀請，

❶「歐陽玄」，原作「毆陽懸」，據《元史・劉因傳》改。

成化元年，助教李伸請祀。❶ 三年，允學士劉定之議，準楊時事例，令容城建祠。弘治元年，禮部尚書周洪謨等議薛瑄與元儒劉因并祀。正德間，容城張紹烈復以是力言，宜準楊時例從祀，未允。

希聖解

[眉批] 希聖之功，只在無欲。故周子爲諸儒之宗。先生其學周子之學者乎！

歲丁卯，是月望，秋容新沐，明河皎潔，天高氣清，萬動俱息。於是易川劉子乃起坐中庭，有酒一尊，飲之無味；有琴一張，絃之無聲；有書一編，周子所傳，是謂《易通》，微妙難詮。仰而求之，高入青天；即而探之，深入黃泉。余乃取而讀之星月之下，至「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余不覺而歎曰：「迂哉言，蕩蕩乎！浩浩乎！天高明神睿，孰可希焉？欺我後人，迂哉此言！」於是乎吟清風，弄明月，扣大塊，飲太和，誦太古滄浪之詞，仰天而噓，喟而歌曰：「湛爾太虛兮，性命之所居兮。皓爾太素兮，元氣之所寓兮。羲軒遼兮，吾誰歸兮？孔昊邈兮，吾將疇依兮？」諷詠不已，坐而假寐，良久而起，忽見中庭勃勃然有佳氣，如聞足音，拾級而視之，三老丈也。其一人襟懷洒落，如光風霽月；其一人有風月情懷，江湖性氣；其一人有淳古君子之風。三人同行，謹迎揖延之上座，乃再拜下風，進侍於前，請其姓字與其所安止。一曰：「吾禀太極之真、二五之精而生，位太極而君天下。今老矣，無所成，退居浯溪，拙翁者也。」二曰：「吾借太極之面，假太極

❶「伸」，原作「仲」，據康熙六年本改。

之形，先天而生。太初氏吾母，皇極君吾兄。欲名之而無名，閑居西洛，無名公者也。」一曰：「天地之帥吾其性，天地之塞吾其體，乾吾父，坤吾母，吾其子焉。藐然中處，寓居西土，誠明中子者也。」

余聞而疑之，神耶人耶？出此言耶？且喜且懼，且驚且怖，乃上手而言曰：「駰也庸俗鄙陋，後學晚生，未嘗接縉紳先生之談論，覩大人君子之儀型。庭無人迹，門無車聲，窮窗屏息，終日冥冥者蓋有年矣。吾三先生之言如是高大，何不遊乎神明之域，與天爲友，與造物爲徒，胡爲乎來哉？」

無名公曰：「子向者招我以太虛之歌，引我以滄浪之詞，吾不子拒。今予赴之，子何忘之？毋乃昧乎天理，蔽於人欲耶？」誠明中子曰：「子，吾同胞之弟，吾不忍子英才而墮於不肖之地，吾欲子育而成之，子何棄我而忘之耶？」拙翁先生沈默不言，久之乃曰：「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小子疑吾言乎？」

吾應之曰：「聖可希乎？」曰：「可。」「有要乎？」曰：「有。」「請聞焉。」曰：「一爲要。」「一者何？」曰：「無欲。」眉批 主意。❶「孰無欲？」曰：「天下之人皆可無欲。」「然則天下之人皆可爲聖人？」「然。」「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而不可解矣。」先生曰：「子坐，吾與爾言，子其聞之。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爰其厥中，散爲萬事，終焉而合，復爲一理。天地，人也；人，天地也；聖賢，我也；我，聖賢也。人之所鍾，乃全而通；物之所得，乃偏而塞。偏而塞者固不可移，全而通者苟能通之，何所不至矣！聖希乎天，至則

❶「主意」，原無，據康熙六年本補。

天，不至則大聖。賢希乎聖，過則天，不至則大賢。士希乎賢，過則聖，至則賢，不至則猶不失乎令名。此聖之所以爲聖，賢之所以爲賢也。子受天地之中，稟健順五常之氣，子之性，聖之質；子之學，聖之功；子猶聖也，聖猶子也。子其自攻，而反以我爲迂。子迂乎？先生迂乎？苟子修而静之，勉而安之，踐其形，盡其性，繇思入睿，自明而誠，子希聖乎？聖希子乎？子其自棄，而反以我爲欺，子欺先生乎？先生欺子乎？」

予於是叩首而謝曰：「騆也昧道懵學，倥侗顓蒙，坐井觀天，戴盆仰日，捫舌之罪，豈敢避之？然而辱令教命，剔開茅塞，洞見天君，騆雖不敏，鑽仰之勞，豈敢負先生之知乎？」無名公、誠明子拊吾背曰：「吾子勉之，他日聞天地間有一清才者，必子也夫。」眉批「清才」二字，惟先生足當之。余辭而不敢當，三先生不久留，余亦驚悟，醒然視之，不見其處。

遂初亭説

君子立心之初，曰爲善而不爲惡，曰爲君子而不爲小人，如是而已。苟爲善也、爲君子也，則其初心遂矣。夫道無時而不有，無處而不在也，故欲爲善爲君子，蓋無時無處而不可，眉批會得此意，無入不自得。而吾之初心亦無時無處而不得其遂也。若曰吾之初心將出以及物也，苟時命不吾與焉，則終身不得其遂矣。如是則是道偏在乎出，而處也無所可爲者矣。若曰吾之初心欲處而適己也，苟時命不吾釋焉，則亦終身不得其遂矣。如是則是道偏在乎處，而出也無所可

爲者矣。道果如是乎哉？

詹事張公子有，予知其心爲最深，蓋樂爲善而惟恐其不爲君子者也。今築亭名以「遂初」，而其心乃在乎閑適。而諸公爲詩文以題咏之者，以子有期望甚重，才業甚備，人皆責其心當在匡濟，皆不可也。夫義當閑適，時在匡濟，皆吾所當必爲者。然其立心，則不可謂必得是也而後爲遂。苟其心如此，則是心境本無外而自拘於一隅，道體本周遍而自滯於一偏，其爲累也甚矣。子其以吾言思之，久之必有得也。

宣化堂記

大哉化也，源乎天，散乎萬物，而成乎聖人。自天而言之，理具乎乾元之始曰造化。宣而通之，物付之物，人付之人，成象成形，而各正性命，化而變也。陰陽五行，運行乎天地之間，緜緜屬屬，自然氤氳而不容已，所以宣其化而無窮也。眉批 源乎天。天化宣矣而人物生焉，人物生矣而人化存焉。大而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道，小而灑埽應對進退之節，至於鳶飛魚躍，莫非天化之存乎人者也。眉批 散乎萬物。

天能物與之化，而不能使之不違其化，所以明人倫，察物理，作禮樂，制刑政，以修其道，以明其德。人欲化而天理，血氣化而性情，呻吟化而謳歌，暴夭化而仁壽，洋洋乎而發育萬物，而放乎四海，盤亘天地，貫徹古今，而莫之違者，此聖人宣天地之化以立人之化，而使天下後世宣之也。眉批 成乎聖人。

於是時，君宣聖人之化，大臣宣時君之化，列侯守令又宣大臣之化，至於一家宣一

長之化，一身宣一心之化，一事宣一理之化，一物宣一性之化。化而宣，宣而復化，宣而不已，至於不宣，化而不已，至於無所化。眉批 極發宣化。故人伸天化之上，天隱人化之中，合人物於我，合我於天地，融溢通暢，交欣鼓舞，無所間隔，無所壅蔽，人化宣而天化成矣。眉批 化之不宣，人實爲之，還以人去宣之。

自世教衰，主德不宣，恩澤不流，而列侯守令又不能承流而宣化，所以陰陽錯謬，氛氣充塞而天化窒，羣生寡遂，黎民未濟而人化息。噫！天地之化會於人心，聖人之化布於方策，顧人之宣之者何如耳？

順天治中周侯孟戩，故都運公之長子也，學業淹備，才術通濟，而深識治體。郡牧劉公病且卒，而繼者未至，侯以獨員主治有聲。嘗於時豐政暇之際，親其府之公堂，謂是堂者，一道聽政之所也，上之化由是而宣，乃大書其扁曰「宣化」，蓋亦有意於宣其上之化也。且請予記之，以爲執事者律。

予申之曰：「堂以是名，人登斯堂，思所以下教令，思所以變風俗，思所以息獄訟，上恐負朝廷興化之意，下恐負吾民望化之心，如是則雖無斯名，豈無斯名？眉批 規戒昭然，語語殷切。堂以是名，人登斯堂，苟俸禄於此，待日月於此，行賄賂於此，教化不行則歸之上，風化不美則歸之下，如是則雖有斯名，安用斯名？嗚呼！堂既以是名矣，登斯堂者，無負我侯，無愧斯名。」

崔後渠曰：「劉子閔元伐宋，乃賦《渡江》，其徒申之曰：『哀之也。』《題梅》曰：『西風吹落戰塵沙，夢想西湖處士家。』曰：『恐江南春減，猶夫賦也。』或譏其爲元，或尊曰病宋，❶許子不陳伐宋之謀，欲修德以來之。邱仲深亦有責言，昧稽實而肆臆貶，不亦冤乎！」

❶「或」，原爲空格，據《四庫全書》本崔銑《洹詞》卷九補。

靜修生有元之盛，闡明絶學，復能高蠱之上九。人謂元有許平仲之興學，耶律晉卿之諫弑，劉靜修之不仕，三儒而已。予謂大義劃然，體純學粹，先生一人也。

按：靜修産於容城，祖父俱爲金、元人，於宋實無故土故主之誼，《渡江賦》深心隱痛，蓋王景略不欲滅晉之意也。邱瓊山以爲幸宋之亡，何哉？余曾有《渡江賦辨》，以質之海内有心者。

先生之請從祀也屢矣，議者謂於經籍無所箋註，累章不報。吁！此衆人之所不識也。顔子有何箋註？而列於四科之首，古今無敢議者。況有《四書精義》、《易繫辭説》，其箋註莫大於此矣。至如病其爲獨善而不能爲兼善，此又衆人之所不識也。夫獨善有獨善之義，獨善有獨善之時，時可獨善而必欲兼善，則義之所不敢出也。不召之臣，是何等風義，此正孔、孟行藏進退之旨，豈足爲先生病哉！予考《聖門從祀志》，已入而黜者若而人，未入議入者若而人，是必久而後定，尚論君子考衷焉。

安熙，字敬仲，真定藁城人。祖滔、父松，皆以學行淑其鄉人。熙少承家學，聞保定劉靜修因之學，心向慕焉。熙與因所居相去數百里，因亦聞熙力於爲己之學，深許與之。熙方將造其門，而因已殁，乃從因門人烏叔，備問其緒説。蓋自因得宋儒朱熹之書，即尊信力行之，故其教人必尊朱氏。

眉批 敬仲不得親炙靜修，因靜修得紫陽遺書而尊行之，亦可謂能得師矣。

然因之爲人高明堅勇，其進莫遏，熙則簡靚和易，務爲下學之功。其《告先聖文》有曰：「追憶舊聞，卒究前業。洒埽應對，謹行信言，餘力學文，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發軔聖途。以存諸心，以行諸己，以及於物，以化於鄉。」其用功平實切密，可謂善學朱氏者。

熙遭時承平，不屑仕進，家居教授，垂數十年，四方之來學者多所成就。既殁，鄉人爲立祠於藁城之西筦鎮。其門人蘇天爵爲輯其遺文，而虞集序之曰：「使熙得見劉

氏，廓之以高明，勵之以奮發，則劉氏之學當益昌大於時矣。」静修遺文皆熙所輯訂，嘗語門人曰：「吾每閲一過，於經必有新得。彼第以詩文視之，何啻千里？」

余嘗至静修書院，吴寬記有云：「先生同時有藁城安默庵，嘗有私淑之益，其爲人可謂同道者。」崑山周倫復得其遺文刻之，余訪其遺文，已不可得。讀《元史》録公傳，於公之爲人，可卜其所學矣。

許文懿謙

謙，字益之，金華人。數歲而孤，甫能言，母陶氏口授《孝經》、《論語》，入耳輒不忘。稍長，肆力於學，雖疾不廢。既乃受業金履祥之門，履祥曰：「士之爲學，若五味之在和，醯醬既加，則酸鹹頓異。子來見我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子耶？」謙聞之惕然，居數年，盡得其奥。

於先儒之説有所未安，亦不同也，有《四書叢説》二十卷。謂學者曰：「學以聖人爲準的，然必得聖人之心，而後可學聖人之事。聖賢之心具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於朱子。顧其辭約意廣，讀者安可易心求之乎？」

讀《詩集傳》，有《名物鈔》八卷，正其音釋，攷其名物度數，以補先儒未備。仍存其逸義，旁采遠搜，以己意終之。讀《書集傳》，有《叢説》六卷。觀史，有《治忽幾微》，倣史家年經圖緯之法，起太皞氏，迄元祐元年秋九月尚書左僕射司馬光卒，備其世數，總其年歲，原其興亡，著其善惡，蓋以爲光卒則中國之治不可復興，誠理亂之幾也，附於續經而書孔子卒之義。

有《自省編》，晝所爲夜必書之，其不可

書者則不爲也。他若天文、地理、典章、刑法、字學、醫術，靡不該貫，旁而釋、老之言，亦洞究其藴。嘗曰：「苟不深探其隱，安能辨其同異，别其是非耶？」

延祐初，謙居東陽八華山，學者翕然從之。尋開門講學，遠而幽、冀、齊、魯，近而荆、揚、吴、越，皆不憚百舍來受學。及門之士，著録者千餘人，隨其材分，咸有所得。獨不以科舉之文授人，曰：「此義利所由分也。」

謙篤孝友，有絶人之行，其處世不膠於古，不流於俗，不出里閭者四十年，四方之士以不及門爲恥，縉紳先生過其鄉者必即其家存問焉。或訪以典禮政事，謙爲之折衷，無不厭服。廉訪使劉庭直、副使趙宏偉論薦於朝，中外名臣前後章數十上，而郡復以遺逸應詔，鄉闈大比，請司文衡，皆莫能致。眉批「皆莫能致」四字，風義可想。晚年身任正學之重，學者以其安危爲斯道之隆替焉。至元三年卒，年六十八，稱「白雲先生」，謚「文懿」。

先是，何基、王栢及金履祥殁，其學猶未大顯，至謙而道益著，學者推原統緒，以爲朱熹之世適。江浙行中書省請於朝，建四賢書院以祠之。同郡朱震亨，字彦修，謙弟子，清修苦節，古篤行之士，所至人多化之。

白雲博學，著述富有，釋、老之言亦爲究析，故賀醫閭謂「不免於文士浮華之習，佛、老異端之惑，淫媟鄙猥之辭」也。《傳》稱其學顯道著，爲紫陽世適，見白雲之局大，醫閭之守嚴。二子正可作韋絃之佩。

姚文獻公樞　趙仁甫復　竇子聲默附

姚樞，字公茂，其先永平柳城人，遷居

洛陽。自幼力學，志期甚高。宋内翰九嘉有重名，稱公茂有王佐之略。與楊惟中北覲，太宗甚重之，歲辛丑，賜錦衣金符。以郎中牙魯瓦赤行臺於燕，時臺長惟事貨賂，遂棄官攜家來蘇門，墾荒雲門，誅茅爲堂，作私廟，祠四世，堂龕宣聖容，傍垂周、兩程、張、邵、司馬六子像，讀書其間，衣冠莊肅，以道學自鳴。眉批 蘇門首倡。佳時則鳴琴百泉之上，遁世而樂天，若將終身，汲汲以化民成俗爲心。

自版小學、《語》、《孟》諸書，傳之四方。時許衡聞公得伊洛性理之學，盡室來蘇門，相依以居。世祖在潛邸，以禮聘至，敷陳治道數千言。世祖奇其才，使授太子經。二年，以爲太子太師，不拜，改大司農。四年，拜中書左丞。十年，拜昭文館大學士。十三年，拜承旨。後二年，卒於官，年七十八，謚「文獻」。

子煒，年十六，世祖官以禮部郎中，居官忠厚清慎，克紹先烈，至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謚「文忠」。從子燧，生三歲而孤，育於伯父樞。衡與樞講道蘇門，燧年甫十二，即從之遊，十八，始受學於長安。至元七年，衡以祭酒教貴冑，奏召舊弟子十二人，燧自太原驛至館下。元貞初，詔修《世祖實録》，拜江西行省參知政事。仁宗居藩邸，開宫師府，燧年已七十，遣正字吕洙，如徵四皓故事，起燧爲太子賓客，尋拜太子少傅。燧辭曰：「昔臣伯父樞嘗除是官，尚不敢拜，臣何敢受？」授承旨。又四年，以病告歸，卒於家，年七十六，謚曰「文」。燧先在蘇門山讀《通鑑綱目》，嘗病國統散於逐年，不能一覽而得其離合之概，至告病江東，著《國統離合表》若干卷，年經而圖緯之，如《史

記》諸表，將附朱子《凡例》之後。其學有得於許衡，器識豪邁，由窮理致知，反躬實踐，爲世名儒。[眉批]燧亦人傑也哉！❶

趙復，字仁甫，德安人，學者稱爲「江漢先生」。方蒙古南屠德安，時姚樞以行臺郎從軍，得復，異之，釋與語，賢儒也，執手定交。復以九族盡殘毀，不欲生，與樞訣，求死，樞勉譬不聽，恐復去自裁，挾與俱卧起。復伺樞寐熟，亡去。樞中夜寤，急起視，亡矣。遽乘月馳馬，走積屍間號之，至水際，則復已被髮徒跣仰天號，欲自沈。[眉批]想見求死之心。樞手挽之，曰：「徒死何益？今家俱盡，惟君存，祖宗百世宗祀在，君當自愛，徒死無爲也。」於是復乃動，勉從樞與俱北。[眉批]樞寔生復。❷

是時洛、閩學未行於中國，獨金儒張持立文舉者，頗以程《易》教授，未廣也。至是復乃以所記憶程、朱諸經傳註，録出之以傳。樞與中書楊惟中大好之，受其學。會樞與行臺長不合，棄官去，隱蘇門山，建太極書院，立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子者配食，日夕禮焉。刻諸經授學者，求遺書至八千卷，請復講授其中。復乃原羲、農、堯、舜所爲繼天立極，孔子、孟軻所垂世立教，周、程、張、朱所發明演繹者，標其宗旨，揭其條緒而學傳本，北人知有學，則樞得復之力也。[眉批]復不負樞矣。復爲人樂易耿介，與人交，分誼至篤。世祖咨伐宋，終不答，曰：「宋，吾父母國也，忍伐之乎？」與學者語，每以「博溺心、末喪本」爲戒，竟不仕而終。[眉批]復乃大儒。

❶「也哉」，原無，據康熙六年本補。
❷「樞寔生復」，原無，據康熙六年本補。

竇默,字子聲,廣平肥鄉人。幼讀書,毅然有志。避亂德安,得伊洛性理之書以歸。與姚樞、許衡倡道蘇門,旦暮講習,至忘寢食。眉批 默無可議。久之,還肥鄉,以經術教授。世祖在潛邸,遣使迎致之,避不見。使者微服往伺,得以來。問治道,首以三綱五常爲對,已,又爲言誠意正心之學。世祖悦。一日三召,敬待有加禮,不令暫去左右。中統初,王文統以言利進爲平章政事,默入侍,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爲本」,文統患之。且默在世祖前,屢斥其學術不正,乃奏默爲太子太傅,外示尊禮,内欲擯使疏遠。默與樞拜命,將入謝,以衡議還制,文統遂寢其命,改授默爲翰林侍讀學士,官至昭文館大學士。卒,贈太師,封魏國公,謚「文正」。默平居未嘗以一言方人,至論國大事,面折廷諍,人比之汲黯。帝嘗言:「朕求賢三十年,得一竇漢卿。」本元有天下,頗以文治更故習,默及姚、許之力也。

文未喪,天道無墮地,全賴數君子之力。而數君子又皆起家蘇門,則蘇門一席地,可謂有靈矣。

許文正公衡

眉批 曹真予曰:❶「仕元、明,學魯齋之大用,而世儒過貶,則已甚矣。」

許衡,字平仲,懷孟人也。幼端慤,爲兒時,塾師授之書,輒了義。問師曰:「讀書欲何爲?」師曰:「應舉取第耳。」衡曰:「如斯而已乎?」少長,父母以家貧,令爲郡從事。見州縣追呼旁午,歎曰:「民不聊生矣,而督責吾不忍爲也。」遂棄去。時中土困於戰爭,民轉徙,無學無師授,又艱得書

❶「曹」、「予」,原作「普」、「子」,據康熙六年本改。

籍，衡於日者家見《尚書注疏》，皆散缺，請寓宿手抄以歸。避亂岨崍山，得王輔嗣《易説》讀之，兵亂中晝夜誦思不厭也。

言動質諸經而後發，嘗暑中過河陽道，喝甚，道旁有梨，衆争取啖，衡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人曰：「世亂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無主乎？」

轉魯留魏，自是出入經傳，泛濫老、釋，下至醫卜、諸子百家、兵刑、貨殖、水利、算數之類，靡不研究稱師矣。居久之，還懷，從姚樞所得程、朱書，讀之津津，入謂從學者曰：「吾今乃始聞進學序矣。」悉取向所謂簡帙悉焚之。俾無大小，皆自小學入，從事於灑埽應對進退之節，爲進德基本。篤信力行，以其身先之，雖隆冬盛暑，踐習不廢也。諸生出入，視繩尺惟謹，與人交，肫懇延接，莫不惻然動感，漸濡善意而去。

嘗與子書曰：「小學四書，吾敬之如神明，信之如師保，能明此書，他書雖不治可也。」已，移家蘇門，依姚樞以居，便講習。樞被召，獨處蘇門山，慨然以明道爲己任。曰：「綱常不可一日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者之責也。」凡喪祭嫁娶，必徵諸古禮以倡俗，從學者彌衆。家貧，躬畊，粟熟則食，不熟，雜糠覈茹菜食之，處之晏然，歌誦之聲聞户外，如出金石。有餘即以分族人及諸生之貧者；人饋遺，毫勿受也。庭有果，熟爛墮地，童子過之不眄，蓋其感如此。

元世祖以姚樞薦，召提京兆學。時郡縣始建學，衡以其學爲教，風化大行。世祖南征，乃還懷。比即位，召拜國子祭酒，謝病歸。至元二年，帝以安童爲右丞相，欲衡

輔之，復召至，命議事中書省。四年，復請歸。五年，召定朝儀官制，時阿合馬擅權寵放橫，大臣阿附之，衡正色不懾。會命其子僉樞密院事，衡曰：「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今其父典民與財，子又典兵也，不可。」帝曰：「卿慮阿合馬反耶？」衡對曰：「雖不必反，然此反之道也。」退論列其專權罔上、蠹政害民若干事以聞。又謝病歸。八年，以集賢殿大學士召，守國子祭酒。世祖親擇蒙古弟子，俾教之，衡喜曰：「此吾事也。國人子太樸未散，視聽專一，若置之善類中，涵養數年，必且爲國用。」乃受命，且請驛召其弟子王梓、耶律有尚、姚燧、劉安中等以來，致館下，爲伴讀，欲夾輔匡弼，薰陶浸潤而自得之也。時所選弟子皆幼穉，衡待之若成人，愛之如己子，出入進退，嚴之若君臣。其爲教因覺以明善，因明以開蔽，相其動息而張弛之，慎其萌蘖而防範之。課誦少暇，即習禮，習射，習投壺、書算，少者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之儀。其説書不務多，惟懇欵周折，令推之日用。未領解，則引證設譬，必通曉而後已。嘗曰：「敬敷五教在寬，今學中大體固須嚴密，然就中節目必寬。蓋人之品不同，有夙成者，有可成其大、可成其小者，難一律强也。且不止因其材，又當隨其學所至漸進之。夫教人與用人反，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略其所短，漸摩成就。」故其教諄煦懇至，而從學者尊師敬業，日改月化，雖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爲生人之道也。

衡自詣學，一不問家事，賓客皆謝絶，曰：「學中若應接人事，業必妨。外人怨謗，是己事。諸生學業，上命也。」故業專而教成，請還懷。十三年，詔王恂定曆，恂以

爲曆家知曆数而不知曆理，宜得衡領之。命以國子祭酒領太史院事。曆成，復還懷。太子真金請以其子師，可爲懷孟總管，以其禄養之，且手書諭衡曰：「公勿以道不行爲憂。公身安，道有時行矣，惟勉自愛。」

衡既歸，絶人事，居山中課畊，自治誠切，不嚴而整。閨門之内若朝廷，家喪葬一遵古制，不用佛、老，懷孟化之。有僧德公者，年百歲餘，持律清端，誡其徒曰：「老僧苦行百年，終不能作佛，徒爲不孝子。汝輩還家，盡人道可也。」自是不復度弟子。十八年，病革，直家祠祭，起奠獻如儀。既撤，❶家人餕，怡怡如也，顧語其子曰：「我平生爲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慎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遂卒，懷人無貴賤少長皆走哭，四方學士聞訃皆聚哭，有數千里來祭哭者。衡所至，人樂從之遊，所去人不忍舍。服其教，心感誠服，終身不敢忘；聽其言，雖武人悍士無不感悟也。或未嘗及門受業，獨承傳其緒餘，而折節力行名於世者甚衆。翰林承旨王磐豪，俯視一世少與可，見衡心降之，曰：「先生神明也。」謚「文正」。

五事疏

一曰：立國規模。言有中夏，必行漢法乃可久可傳，[眉批]行漢法，便是用夏之道，此足知許子矣。猶陸之宜車、水之宜舟也，反之則亂。然萬世國俗，累朝勳舊，一旦驅之從臣僕之謀，就亡國之俗，其勢甚難。夫寒之與暑不

❶「撤」，原作「撒」，據《四庫全書》本許衡《魯齋遺書》卷十三改。

同，然寒之變暑也始於微温，温而熱，熱而暑，積百有八十二日而寒始盡。暑之變寒也亦然，則積久之驗也。在陛下尊信而堅守之，不雜小人，不責近效，不恤流言，而後致治之功成。

二曰：中書政本，不過用人、立法二者而已。近而譬之，髪之在首，不以手理而以櫛；食之在器，不以手取而以匕，故爲治者務用人。然人之賢否未知之，固不可得而遽用。或以知其爲君子、爲小人，而進退輕驟，是徒曰知人而實不能用人也，亦何益哉！人莫不飲食，惟膳夫爲能調五味之和；莫不睹日月，獨星官爲能步虧食之數者，得其法故也。曰爲高必因邱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必因先王之道。今里巷之談，動以古爲詬戲，不知今口之所食、身之所衣，皆古人所遺，而不可得違也，況治天下之大，而古法顧可違耶？弗思甚矣！夫治人者法，守法者人，人法相維，而後上安下順而治成。今立法用人，雖未能盡如古，然已仕者當給俸禄以養其廉，未仕者當寬條格俾效諸用。外設監司以察污濫，内專吏部以定資歷，三載考績，三考黜陟，此所謂法也。

三曰：民生有欲，無主乃亂。天眷命作之君師，此蓋以至難至重之責任之，非予之可安之地而娱之也。請言其切而要者：夫人君不患出言之難，患踐言之難。天下之大，兆民之衆，事有萬變，日有萬幾，人君以一身一心而酬酢之，欲言之無失，豈易能哉？故有昔之所言而今日忘之，亦有今之所命而後日自違者，可否異同，紛更變易，天下之人疑惑驚眩，則至難之地不以難處，而以易處之故也。爲人上者樂舒肆，爲人

臣者事容悦。容悦本爲私也，私心盛則不畏人矣。舒肆本爲欲也，欲心盛則不畏天矣。以不畏天之心與不畏人之心合，則其所務者快心之事已耳。快心則口欲言而言，身欲動而動，又安肯兢兢業業以修身爲本，一言一動，熟思而審處之乎？此人君踐言之難，難於天下之人也。人君惟無喜怒也，有喜怒則贊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惟無愛憎也，有愛憎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其至本無喜也，誑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不足愛也，而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而短之使憎。若是則進者未必爲君子，退者未必爲小人，予者未必爲有功，奪者未必爲有罪。以至賞之罰之生之殺之，鮮有得其正者。人君不悟其受欺也，而反任之以防天下之欺，欺而至此，尚可防耶？故人君以知人爲貴，以用人爲急。用得其人，則無事於防。夫賢者以公爲心，以愛爲心，不爲利回，不爲勢屈，寘之用行，則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然賢者遭時不偶，務自韜晦，世固未易知也。雖或知之而無所援引，則人君無由知也。人君知之，然召之命之有如厮養，賢者不屑也。雖或接之以貌，待之以禮，而言不見用，賢者不處也。用其言矣，而復使小人參之，賈小利，期近效，有用賢之名，無用賢之實，賢者亦豈肯尸素以取譏哉？此特難用者也。而又有難合者焉，人君處崇高之地，大抵樂聞人過而不樂聞己之過，務快己心而不務快民之心。賢者必欲匡而正之，扶而安之，如堯、舜而後已，勢必難合，况奸邪佞倖醜正惡直，肆爲詆毁，多方以陷之乎？自古及今，端人雅士所以重進而輕退，此任賢之難也。奸邪之人，其爲心也

險，其用術也巧。惟險也，故千態萬狀而人莫能知；惟巧也，故千蹊萬徑而人莫能禦。其諂似恭，其訐似直，其欺似可信，其佞似可賢，務以窺人君之喜怒而迎合之，竊其勢以正己之威，濟其欲以結主之愛。愛隆於上，威擅於下，大臣不敢議，近親不敢言，毒被天下而上莫之知。至是而求去之，亦已難矣。然此特人主之不悟者耳，雖其悟之，如宇文士及之佞，太宗灼見其情而不能斥；李林甫妒賢嫉能，明皇洞見其奸而不能退，邪之惑人有如此者，此去邪之難也。

眉批 此段論用賢去邪曲盡。❶

四曰：語古之賢君，必曰堯、舜；語古之賢相，必曰稷、契。以堯、舜能知天道而順承之，稷、契又知堯、舜之心而贊之也。夫天道好生而不私，堯、舜亦好生而不私。若克明峻德，至於黎民於變；敬授人時，至於庶績咸熙，此順承天道之實也。稷播百穀以厚民生，契敷五教以善民心，此輔贊堯、舜之實也。今國家徒知斂財之巧，而不知生財之由；徒知防人之欺，而不欲養民之善；徒患法令之難行，而不患法令之無可行也。誠能優重農民，勿擾勿害，敺游惰之人歸之南畝，課之種藝，懇喻而督行之，十年之後，倉府自積，此生財之厚。自都邑而至州縣，皆立之學校，使皇子以下至庶人之子弟皆入於學，以明父子君臣之大倫，自灑埽應對以至平天下之要道，十年已後，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下和睦，此致理之本，二者行而萬目斯舉。

圭齋歐陽氏曰：「先生自謹獨之功充而至於天德王道之藴，故告世祖治天下之要，惟曰王道。及問其

❶「盡」，原無，據康熙六年本補。

功，則曰：三年有成。是以啓沃之際務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爲己任。由其真積力久，至誠交孚，言雖剴切，終無所忤。至於其身之進退，則凛若萬夫之勇，何可以利祿誘而威武屈也！晚年義精仁熟，躬備四時，道出萬物之表。無事而静則太空晴雲舒卷自如，應物而動則雷雨滿盈草木甲坼，事至而不疑，事過而無迹。四方之人聞之而知敬，望之而知畏，親之而知愛，遠之而知慕。求其所以然，則惟見其胸中磅礴浩大，人欲净盡，天理流行，動静語默，無往而非斯道之著形也。」

薛子文清曰：「魯齋，余誠實仰慕，竊不自揆，妄爲之言曰：『其質粹，其識高，其學純，其行篤，其教人有序，其條理精密，其規模廣大，其胸次洒落，其志量弘毅，又不爲浮靡無益之言，而有厭文弊、從先進之意，朱子之後，一人而已。』」

陳氏剛曰：「文正其學尊信朱子，而濂洛之道益明，使天下之人皆知誦習程子之書以至於今者，公之力也。」

崔後渠銑曰：「元世祖知許子於潛，尊其道以隆禮，故階之以救亂，然未嘗以其君帝也。召以議道則往，召以制官則往，召以立教則往，召以作曆則往，舍是則無往焉。故儲師不尊則辭，禮不繼、權臣不去則辭。鄉教有敕則不宣，問伐宋則不對，居於朝未嘗三年淹也。儒學禁於宋，滅於金，而衡起之元，有以也夫。故危邦亂朝，任道則行，徒祿違焉可也；尊德則就，具臣避焉可也。」

王恂　楊恭懿　蕭𣝣　同恕　第五居仁　韓擇　侯均　武恪　孛术魯翀　胡長孺　孫轍　黃澤　陳樵　陳櫟

王恂，中山人，楊恭懿，奉元人，皆篤信閩學。至元中，恭懿與衡俱召，辭不至。以衡薦，太子真金令有司以漢聘四皓故事，再聘之，乃入見。議科舉，言：「士不治經、學孔孟之道，而日攻詩賦爲空言害治，宜敕有司舉行誼通經之士，無投牒自售。」帝曰：「善。」會北征，予告歸。已，徵改曆，授集賢

學士，尋辭歸。後數召，皆不至，卒。恂爲太子伴讀，太子問學，恂曰：「在正心。許衡言人心如印板，板不差，雖摹千百本不差；板一差，摹之無不差者，故要在正心。」太子深然之。起國子祭酒，師道卓然，居父喪致毁，卒。

蕭𣂏，陝西奉元人，力學行義三十年，鄉里孚化，稱之曰「蕭先生」。眉批 静修一流人。鄉人有暮行遇盗者，自詭曰：「我蕭先生也。」盗驚愕釋去。世祖時，辟儒學提舉，不赴。後累授集賢學士、國子司業，皆不赴。武宗初，徵太子右諭德，扶病至京師，覲東宮，書《酒誥》爲獻，以時尚酒也。尋解去。以集賢學士、國子祭酒召，不至。卒，謚「貞敏」。

同恕，字寬甫，亦奉元人。安静端凝，雖大暑不去冠帶。其學由程、朱泝孔、孟，務貫串事理，以和於行。教人委曲開導，使知所向方。家世業儒，同居二百口，無間言。母卒，事繼母如母，父喪致毁。與人交，雖外無適莫，而中有繩尺。扁所居曰「榘庵」。時蕭𣂏道高當世，入城府必主恕家，士稱之曰「蕭、同」。眉批 奉元多賢。延祐中，以奉議大夫、太子左贊善召，以疾辭。致和初，拜集賢侍讀，以老辭，年七十八卒，謚「文貞」。

第五居仁，字士安，恕高第弟子。博學通經史，躬率子弟躬畊，而從學者如雲。遊其門者，學明而行修。卒，門人私謚曰「静安先生」。時北學奉元最盛，有韓擇從善、侯均伯仁，均事繼母孝，樵采以給奉養，而讀書不輟。擇信道不忘，其教人雖中歲後必使自小學入。或疑之，曰：「人不知學，白首童心，且童蒙當知而白首不知，其

可乎？」

武恪，宣德府人。以吴澄薦入國學，明宗在潛邸，爲説《書》。命鎮雲南，欲起兵陝西，恪諫曰：「太子南，於國爲君命，於家爲叔父命，何可違也？南，何渠非福，若向京師發一矢，史官必書反，不可悔矣。」左右惡其言，遣之歸。居陋巷，教訓子弟，屢薦不復就。恪好讀《周易》，日静坐。或問：「學以何爲本？」恪曰：「以敬爲本。」其知要如此。

孛术魯翀，字子翬，其先隆安人。少力學，從新喻蕭克學，已，復從蕭𣆳游，學益宏。官近侍，文宗字呼之不名。遷集賢直學士、國子祭酒。帝師至自西番，有旨朝臣一品而下咸郊迎，俯伏進觴，帝師不爲動。翀舉觴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翀，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爲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之，觀者悚然。眉批 趣人。 翀狀貌魁梧，不妄言笑，學本於性命道德，而記問宏博，文章奥雅，天下以爲表儀。在國學久，議者謂自許平仲後能以師道自任，惟耶律有尚及翀而已。子遠以忠義死賊，妻從死，人以爲翀之教行於家云。其在南有婺州胡長孺汲仲、吴興宇文諒、撫州孫轍履常。

胡長孺，永康人。初師青田余學古，學古師邑人王夢松，夢松受學朱門葉味道。長孺學既有所受，行游四方，旁求其旨趣，益信涵養用敬爲最切，默存静觀，超然自得，慨然以孟子自任，汲汲勸誘如不及。一時學士争慕之，方嶽大臣及郡二千石聘致説經，環聽者數百人。長孺言：「人雖最靈，與物同體，初無二本，此學之大原，舍此而學，則學非其學。」聽者爲躍如，有興起

也。又博學能文章，非其人，雖數金易一字不聽。晚寓武林，病喘上氣者久，一日具酒食，召比隣别云：「將反故鄉。」門人曰：「先生精氣不衰，何云反耶？」長孺曰：「精神與死生無涉。」至夕喘忽止，子駒排户視之，則正衣冠端坐逝，年七十五矣。公深有操行，平居雖暗室亦正冠危坐，手記所爲，質天地鬼神不敢苟。門人謚「純節先生」。

孫轍，臨川人。幼孤，母蔡親教之，即警策自勵。比長，學行純篤，事母孝。家居教授，庭外蕭然，而考德問業者無虛晷。與人言以孝弟忠信爲本，辭溫氣和，聞者皆油油乎其有感也。待親戚鄰里，禮義周洽，未嘗幾微攻人過。部使者若郡縣長吏仁賢者，畢慕造焉。監司屢辟，皆不就。吴澄叙其文，以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時同郡吴定翁清修文雅，與轍齊名而善詩。居恒言：「士無求用於世，惟求無愧於世。」人以爲名言。

黄澤，字楚望，蜀資州人。生有異質，見邵子「天地自相依附」語，窮晝夜以思，因玩河圖、洛書及渾天、蓋天曆術之數，而深研於吾道異端不同之辨，以爲是格致之端也。久之，作《仰高鑽堅論》以自廣。行省屢署書院山長，時一赴，非其好也。杜門取六經傳註疑義，離析辨難，致其思。始嘗夢見夫子，以爲適然，既屢夢見之，最後乃夢夫子親授所校經，字畫如新。覺而經傳諸隱賾犁然盡解。眉批 是個儒者，三復令人起敬。寓居九江，家無一畝之宫，陋巷破椽，不庇風雨，而好古樂道晏如也。二親年高，州郡用致廪貲其養，菽水驩然，居十餘年，親没，澤年既六十矣。有蔡提學者，考學糧籍，謂澤一耆儒費月廪，已，汰削三之二，於是乃大困，

而澤日瞑目端坐，涵泳優游，不少變。客至，與竟日語，愉懌如平時，乃客不知其糧絶未飯也，終不少降挹以卒，年八十有七。

澤於經以積思自悟爲得，以自然的當不可移易爲極。自天地定位、人物未生以前治而下之，凡邃古之初、萬化之原，載籍所不能具者，皆昭若發蒙。然後由羲、農以來，下及春秋，其人倫之端、禮樂之本、皇道帝德神化宜民之妙、起数立象之幾、井田區畫封建自然之勢、鬼神祭祀神物前民之用、忠質文異尚之體，與夫世變禮之由，下至以力假仁之習，皆若身處其間而目擊其事。謂《易》主明象，因孔子之言以上求文王、周公之意，而其括在「十翼」，作《十翼舉要》。謂《春秋》主明法，考覈三傳，以上求聖志之精，作《筆削本旨》、《三傳義例考》。於禮謂鄭氏深而陂，王肅明而淺，作《禮經復古》。其辨釋諸經要旨，詆排百家，作《補註》，作《翼經罪言》，蓋專力積久，而歷代紛紜聚訟久莫能決者，皆冰解凍釋，怡然各得其所安。吴學士澄太息其著書，以爲前無古而後無今也。

學士李泂者過九江，請澤於濂溪書院，會寓公縉紳之士，執弟子禮，從受經，且將紀其家。澤謝曰：「以君之才，輟朞歲之功，何經不可明？然不過筆授其義已耳。若予則百艱萬苦之餘乃能有見，吾非邵子，不敢以二十年林下期君也。」李歎息而去。

新安趙汸子常見澤，問治經之要。曰：「致思。」問致思之道。澤曰：「當以一事爲例而思，徐久自有得。即少得，益完養，而慎思無輕發可也。」❶蓋以思爲學也。

❶「慎」，原作「真」，據康熙六年本改。

夫思有明暗通窒，何可以率人？　而慧者卜億宛然，顓者固守一察，故仲尼以爲「殆」，抑楚望父可謂思通矣，抑勤而遠矣。　汸後深信陸學，作《陸文安像贊》云：「儒者曰其學似禪，佛者曰我法無是。　超然獨契本心，以俟聖人百世。」

陳樵，字君采，金華人。　好學有邃悟。元末，戴華陽巾，製鹿皮爲衣，種藥銀谷澗中，入太霞洞著書。　郡人宋濂景濂往謁之，樵步屣出，速戒侍子治酒醢，執斝觥爲獻酬，歌古詩爲歡。　已，執濂手，慨然太息曰：「漢太師説經，而善者不傳，傳者多不得其宗。　淳熙來，羣儒之説與洙泗、伊洛尤不類。　曩余屏去傳註，獨取遺經，精思之四十年，一旦神會心融，灼然有見於聖賢之大指也。　蓋明月之珠，失之二千年。　上自王公，下至甿隸，莫不悵悵然索之而終不可致。　牧豎於大澤之濱偶獲之，豈可以其賤忽之乎？」濂避席而請曰：「願遂聞之。」乃言曰：「吾以九疇爲六府三事，而圖書同爲《易》象，以片言統萬論，而天下古今無疑義。　以庸言釋經旨，而野人君子無異辭。夫神之所知者，智也。　知天地萬物一體之謂仁，知天下分殊之謂禮，知分之宜之謂義，禮復而和之之謂樂，故天地萬物一體者，是經史之會委也。　能一視萬物，則萬殊之分正，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　今夫家國天下，一枳也，枳一而穰十焉，枳有穰而一視之，其於人則仁矣。　發而視之，穰有十，則其等有十，其於人則君臣、父子、長幼之等夷。　刑賞予奪之殊分者之所謂禮也，視十爲十者，禮之異；視十爲一者，仁之同。分愈異者致愈同，禮愈嚴者仁愈篤。　此先王之道也。　治天下國家而不以禮，則彝倫

斆、禮樂廢而仁亡，是故洙、泗、濂、洛朝夕之所陳者，天下萬殊之分，視聽言動之宜，所操者，禮之柄焉耳。故一體萬殊者，孔子之一貫，於言無不統者也。章句析而附會興，操其枝葉，舍其本根，洙、泗、濂、洛之會要不可見，而遺經不可識矣。」濂受其說以歸。而傳經者頌言伊、洛之學大明於淳熙，何可少也？於是不復往畢其說。眉批 樵之學，大有宗統，濂何靳一再往以畢其説耶？ 而樵益以斯道爲己任，著書窮晝夜不怠，遺濂書曰：「吾且死，吾道苦無所授。子聰明絕倫，胡不一來？來，片言可盡也。」眉批 守先待後之儒。 會世亂，家燬於兵，寓子壻王爲家，留六年，卒。且卒，默坐一室，不食飲踰月。縣令遣人以醫來視，麾之去，曰：「吾年八十有八，死可矣。」翛然逝。

陳櫟，字壽翁，徽之休寧人。三歲，祖母吴口授《孝經》、《論語》，七歲，通進士業，十五，鄉人皆師之。宋亡，科舉廢，櫟發憤致力於聖人之學，涵濡玩索，貫穿古今。嘗謂朱氏殁而諸家之説亂其本真，乃著《四書發明》、《書傳纂疏》、《禮記集義》等書，凡諸説有畔於朱氏者，悉刊去之。延祐初，詔以科舉取士，有司強之試，鄉闈中選，遂不復赴禮部。教授於家，不出門户者數十年。性孝友，尤剛正，日用之間動中禮法。與人交，不以勢合，不以利遷，善誘不倦。吴澄嘗稱有功於朱氏，凡受業於澄者，盡遣而歸櫟。元統二年卒，年八十三。揭傒斯誌其墓。

宋之大儒錮於本朝，而昌於明代，敘理學者往往不及元儒。愚謂元之立國，非五胡割據儔也，天固全畀以所覆，命之爲天下君矣。無論中國，君臣一倫，不容頓斬，而古帝王自立之區坐視沈淪，中國之士曾無一出而

手授之者，忍乎哉！余固叙列許平仲、劉静修而下若干人，❶或出或處，各有本末，以俟後之君子考衷焉。或曰：「吴草廬自負甚偉，元儒無出其上，何以不列？」曰：「從祀孔子廟庭者，皆理學之最著者也。弘治朝，祭酒謝鐸請進宋儒楊時從祀，斥元吴澄。考理學者，正以備從祀之採擇。澄既斥矣，何敢再收。」

理學宗傳卷之十九終

❶「仲」，原作「使」，據文義改。

理學宗傳卷之二十

容城孫奇逢輯　門人田存芝同編
王際三
景廳熊

明儒考

曹靖修公端

端，字正夫，澠池人。永樂戊子科舉人，學者稱爲「月川先生」。天資穎異，造詣篤實，教人務躬行實踐，日事著述，坐下足兩磚處皆穿，得之專静。眉批 法言矩行，一毫不苟，紫陽嫡派。事父母最孝，及遭喪，五味不入口，寢苫枕塊，始終不易。既葬，廬墓六年，不用浮屠巫覡。詣縣上書，請毁淫祠。年荒勸賑，存活甚衆。父好善信佛，及聞端言聖賢之道，即從之。於是作《夜行燭》一書，與父誦之。其言曰：「佛氏以空爲性，非天命之性、人受之中。老子以虚爲道，非率性之道、人由之路。」其言甚精。爲霍州學正十餘年，士子皆服從其教，郡人亦皆薰陶而化。方岳重職，不敢以屬禮待，至其郡，必敬謁之。眉批 以身守道，上官自嚴重之。凡考校諸庠生，必請端主其去取。後調蒲州學正，霍庠弟子上章留之，蒲庠弟子亦上章争之，霍州先上得允，後竟終於霍。一郡人罷市巷哭，童子亦悲泣，其德化感人如此。

有《四書詳説》、《太極圖通書西銘釋文》、《孝經述解》、《性理文集》、《儒家宗統譜》、《家規輯》、《存疑録》等書。宣德九年卒，後謚「靖修」。薛文清贊曰：「質純氣清，理明心定。篤信好古，距邪閑正。有德

有言，以淑後人。美哉君子，光輝日新。」陳建曰：「曹月川學行猶在吳康齋之右，楊方震《理學録》乃載康齋而遺月川，豈薄其爲校官耶？」正德中，大司馬彭澤稱月川爲本朝理學之冠，又舉從祀孔子廟庭。

語録

事事都於心上做工夫，是入孔門的大路。眉批 心在事上。

天地間，凡有形象、聲氣、方所者，皆不甚大，惟理則無形象之可見，無聲氣之可聞，無方所之可指，而實充塞天地，貫徹古今，大孰加焉？故周子言「無極而太極」。

做人須向志士勇士不忘上參取，若識得此意，便得此心，則自無入不自得。眉批 第一著。

一誠足以消萬僞，一敬足以敵千邪。所謂先立乎其大者，莫切於此。

非禮勿視，則心自静。

外不躁則内静，外不妄則内專，此是事心關要處。

學者須要識得静字分曉，不是不動便是静，不妄動方是静，故曰無欲而静。到此地位，静固静也，動亦静也。眉批 不妄動，須本之無欲。

生死路頭，惟在順理與從欲。

天理本無隱顯内外，要當時時省察，常瞭然於心目之間，不可使有須臾之離，以流於人欲，而陷于禽獸之域。

能真知義理之味無窮，則窮達自不足以動念。

聖人所以爲聖人，只這憂勤惕勵的心須臾

毫忽不敢自逸。理無定在，惟勤則常存。心本活物，惟勤則不死。

天無不實，寒便是寒，暑便是暑，更不待他恁地。聖人仁便是真箇仁，義便是真箇義，更無不實處。眉批 聖人與天，總之一誠而已。

無欲便覺自在。

人只爲有欲，此心便千頭萬緒，做事便有始無終。小事尚不能成，況可學聖人耶？

人能於天命順而不拂，受而不拒，便是處生死富貴之要。眉批 居易俟命。

大抵順理之事則人易從，否則雖妻子不能使之必從也。使人以道，亦行道之見於一事者也。古人謂進德者必考於妻子，其是之謂歟！眉批 不能行于妻子，豈能行于他人？

今人輕易言語，是他此心不在，奔馳四出了。學者當自謹言語，以操存此心。

人性本善，而感動處有中節不中節之分。其中節者爲善，不中節者爲惡。

孔、顔之樂者仁也，非是樂這仁，仁中自有其樂耳。且孔子安仁而樂在其中，顔子不違仁而不改其樂。安仁者，天然自有之仁，而樂在其中者，天然自有之樂也。不違仁者，守之之仁，而不改其樂者，守之之樂也。語曰「仁者不憂」，不憂非樂而何？周、程、朱子不直説破，欲學者自得之。眉批 的確。

夫四書者，孔、曾、思、孟之書，所以發六經之精義，明千聖之心法也。語其要，《論語》曰「仁」，《大學》曰「敬」，《中庸》曰「誠」，孟子曰「仁義」，合之則帝王精一執中之旨也。

「盡信書則不如無書」這一章書，亦孟子拔本塞源之論。帝王記事之書，而過實有

如此者，況後世乎？ 邪誕妖妄之徒索隱行怪、欺世盜名之所作，不曰「經」則曰「書」者，又可信耶？ 適足以戕人之心，壞人之性，導人之惡，指人之迷而已。故朱子詩曰：「誰哉繼三聖，爲我焚其書？」眉批 須具此眼，方可讀古今人書。

人氣聚而生，氣散而死，猶旦晝之必然也，安有死而復生爲人，生而復死爲鬼，往來不已而爲輪回哉？眉批 足破世人之迷。

異端非聖人道，別爲一端者，如老、佛是也。吾儒之虛，虛而有，如曰「無極而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自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何往非理之有？ 老氏之虛，虛而無，如曰「道在太極之先」，卻説未有天地萬物之物，有個虛空道理在，乃與人物不干涉，不知道只是人事之理。吾儒之寂，寂而感，如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蓋此心方其寂然，而民彝物則燦然具備其中，感而遂通，範圍之不出一心，酧酢之通乎萬變，爲法天下，可傳後世，何往非心之感？ 佛氏之寂，寂而滅，如曰以空爲宗，未有天地之先爲吾真體，以天地萬物爲幻，人事都爲粗迹，盡欲屏去了，一歸真空，此等烏能察夫義理，措諸事業？ 朱子謂門人：「佛、老不待深辨，只廢三綱五常這一事已是極大罪名，他不消説。」眉批 虛而無，寂而滅，廢三綱五常，❶佛、老之案定於此。

使天下皆知天命之性，則知佛氏之空者非性矣；皆知率性之道，則知老氏之無者

❶「綱」，原作「剛」，據康熙六年本改。

非道矣；皆知鬼神之誠，則知後世淫祀之幻妄者非誠矣。

夫婦之倫，最宜著力處。眉批「最宜著力」，四字可味。❶ 朱子曰：「夫婦之間，居室隱微之際，尤見道不可離處，則其所以戒謹恐懼之實，宜無不至。」《易》首乾、坤，重咸、恒；《詩》首關雎，戒淫佚；《書》紀釐降；《禮》謹大婚，皆此意。

按：「《論語》孔子曰『吾從周』，《中庸》孔子曰『吾從周』，其旨亦有異乎？ 及答顏子『爲邦』之問，則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又不純從周者何？」「蓋《論語》『從周』，以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從之也。《中庸》『從周』，以時王之制從之也。 至答顏子之言，所謂垂百王之大法，立萬世之常經也，故曰『孔子時中』。」

狂簡之人，只是自立高了，都不理會世事，所以易入異端。大率異端是遯世高尚、索隱行怪之人，其流爲佛、老。且如孟之反不伐，是他自占便宜處，便如老氏所謂「不爲天下先」底意思。子桑户死，琴張臨其喪而歌，是不以生死芥蒂，便如釋氏。如此等人，雖志意高遠，非聖人裁正之，一向狂去，更無收煞，便全不濟事了。眉批 狂之流弊，不可不防。夫子所以歸而裁之。

後世不知學者，所爲淺暗拘滯，徒激其君而使之距吾説耳。若孟子對君事，亦勉强不得。須學到孟子地位，能如此知言、養氣後，自然這等功用。眉批 道理熟，法自活。

或問：「朱子曰『夷子學墨，必推其説求合

❶「四」，原作「庸」，據康熙六年本改。

於儒』何？」曰：「天下之理，其初有正而無邪，其始有順而無逆。天下之勢，正而順常重，無待於人；邪而逆常輕，不得不資諸人。胡不自近世佛學觀之？吾儒拒彼者至矣，彼未嘗不求附吾儒，不如是則尤反側無以自安矣。其理之悖、說之窮，此亦可見。」眉批 吾儒與二氏，各有其法，正不必相附。

觀人必如孔子，視觀察自不能隱。不然做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爲學不能辨益友損友，可乎？眉批 相不能辨賢不肖，相可知已。學不能辨損益，學可知已。

天生成一個鐵板道學，公真明代開山，不獨冠冕中州也。

羅修撰倫

倫，字彝正，江西永豐人，宋羅開禮之後也。性慷慨樂善，不疑人欺，遇事無所回避，有不可，輒面斥之。舉成化丙戌進士，策對大廷，頃刻萬言，中引程正公語「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截其下句，倫不從，直聲震于時。奏名第一，爲翰林修撰。會大學士李賢遭母喪，朝廷留之，臺諫皆不敢論說。倫詣其私第，告以不可，李公始以其言爲然。既數日，復上疏歷陳其古今起復之非是，且曰：「如其不然，必準富弼故事終喪、劉珙故事言事。」反復數千言，一本於天理人心之不可已者。孔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倫以犯顏切諫爲大，救時行道爲急，其負荷之重，未嘗一日忘天下，故憤發如是。疏奏，遂落職，提舉泉州市舶司。

倫雖見逐，而士論益榮之，由是天下之士爭自刮磨，向之不言以養忠厚者爲之一

變，終倫之世臺省未聞有起復者。明年，召還，復修撰，改南京，尋以疾辭歸，閉門授徒，日以註經爲業，垂十年，卒于退居之金牛山。世之知倫者，不過以其滂沛之文、奇偉之節、果敢之氣而已，至其心之所欲爲而力之所未逮，未必盡知也。眉批 十年註經學問，人未必盡知。白沙稱其爲君子、爲豪傑，可謂知己。

嘗欲倣古，置義田以贍族人，或助之堂食之錢，謝而弗受。或衣之衣，行遇乞人死於途，輒解以覆之。客晨至，留具飯，其妻語其子曰：「瓶粟罄矣。」之旁舍干之，比舉火，日已近午，亦曠然不以爲意。提舉泉州時，官例應得折薪錢，其人欺以乏告，即放遣之，不復問。結茅以居，取給于壠畝，往來共樵牧，若無意於世者。時或作爲文章，以發其感慨之意，而人亦莫知之也。陳白沙曰：「倫之必爲君子，而不爲小人，較然矣。如倫之才，少貶以狥人，雖欲窮晦其身，寧可得也？以其所學進説于上，世目之爲狂，何足怪也？孟子稱：『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若倫者，今所謂豪傑，非歟？無導于前而所立卓然，人莫能奪之。」又曰：「倫才大不及志，其青天白日足稱云。」

陳恭愍選

選，字士賢，浙江臨海人。端慤寡言，潛修獨詣，惟以古聖賢爲志。天順庚辰，試禮部，嶺南邱濬得其文，曰：「此古君子也。」寘第一。及相見，而貌不揚，濬曰：「吾聞荀卿云：『聖賢無相。』將無是乎？」授監察御史。會修撰羅倫論大學士李賢起復謫官，公抗疏直之，出按江西，風紀大振。布按長貳謁，每易素服以入，公曰：「此非

憲綱體也。人臣覲君,服必視其品,顧獨殺於御史前乎?」於是皆動色,相戒不敢犯。已,督學南畿,念學者不修實行,而競爲浮詞取科第,力欲變其故習,校士一以德行爲本。試卷明列諸生姓名,不爲彌封,曰:「吾且不自信,何以信于人?」即條冠祭射儀,令諸生以時肄之。每按部,就止學宫,徐行審觀,周旋磬折,絃歌籩豆,古風郁然。前後三載,變色之言不施于衿佩,而成就興起至不可縷數,論者謂自孫廬陵以來一人而已。眉批 安得如公者教人,布列學政哉!

成化初,遷河南兵備副使,尋改提學,其設教亦如南畿。會倖奄汪直被命巡郡國,都御史以下咸匍匐趨拜,公獨長揖。直怒曰:「爾何官?敢爾?」公曰:「提學。」直愈怒,曰:「即提學,寧大於都御史耶?」公曰:「提學非都御史比,但宗主斯文,爲世表率,雖死不可屈節。」直見公詞氣嚴正,而諸生且集署外,不可犯,遂改容曰:「先生無公務相關,自後不必來。」公徐步而出。尋轉按察使,釋繫囚,除苛細,凡諸宿弊一切罷去,獨於贓吏不貸,自是官屬斂戢。未幾,聞母喪,即日奔歸,士民泣送者數千人,立一祠祀之。

服除,擢廣東布政使,時嶺南苦中人椎剥,公嚴條約,罷和買,減傜役,爲惠養計。會肇慶大水,具災傷狀,不待報輒發粟賑之。市舶太監韋眷專恣,勒富民供辦,公奏減其數。眷復縱黨通番,番禺知縣高瑤發其贓鉅萬,都御史宋旻不敢詰,公獨移文奬瑤。番人馬力麻者,貿貨海口,詭稱蘇門答剌國貢使,眷利其珍奇,將許焉。公發其僞,逐之。又有撒馬兒罕使臣泊六灣還國,枉道至廣,謂將往滿剌加市狻猊入貢。公

上言：「此西域賈胡借以牟利耳，使墮其術，必爲安南諸國笑。」不報。眷知中官咸疾公，乃誣摭公黨比高瑶，和同貪墨。上怒，遣刑部員外郎李行會巡按御史徐同愛鞫之，行、同愛畏眷，不敢反異，復賂公所黜吏張褧，令誣，執公。褧不從，行等阿眷，執褧拷掠，褧曰：「死即死耳，安敢以私憾滅公義、陷正人也。」行等羅織無所得，乃誣公矯制發粟，曲庇屬官，論罪當徒。奏入，詔奪公官，遣錦衣逮公。士民數萬人號泣遮留，以衛士辟除，乃得出省城。至南昌，疾作，卒於石亭寺，時年五十八。友人張元禎殮以疏綌，或咎其薄，元禎曰：「公生平清苦，殮以時服，公志也。」

張褧乃上言：「臣聞周公元聖，而四國之謗乃致上疑於其君；曾參大賢，而三至之言不免摇惑於其母。豈成王之不明、參母之不親哉？凡以口能鑠金，而毁可銷骨也。陛下明並日月，恩同父母，詎圖怙冒之中尚罹屈抑，覆盆之下復有沈冤？竊見廣東布政使陳選少崇正學，夙抱孤忠，孑處羣邪之間，獨立衆憎之地。太監韋眷通番敗露，知縣高瑶按法持之，選移嘉奬，以激貪懦，固監司之體也。奈何宋旻、徐同愛怯勢保姦，首鼠兩覷，以致眷横行胸臆，污衊清節，熒惑聖明。勘官李行承眷頤指，鍛鍊成獄，竟無左驗。臣本小吏，以詿誤觸法，爲選罷黜，實臣自取。眷妄意臣心憾選，以厚賄陷臣，令扶同陷選。臣雖胥徒，安敢欺昧心術，顛倒是非？眷既知臣不可利誘，乃嗾行等逮臣於理，彌日拷掠，身無完膚。臣甘死籲天，終無異口。行等乃依傍眷語，文致其詞，劾選勘災不實，擅便發倉，曲庇屬官，意圖報謝。是毁共姜爲夏姬，詬夷齊爲

盜跖也。頃年嶺外地震水溢，漂民廬舍。屬郡交牒報災，老弱引領待哺，而撫按藩臬若罔聞知。選獨抱隱憂，食不下咽，謂展轉行勘則民命垂絶，所以便宜議賑，志在救民，非有他也。選素剛正，不堪屈辱，乃爲勘官凌侮，憤懣成疾，旬日而殂。李行幸其就死，不爲醫療。又潛遣養子密報選死于眷以快其忿。宵人佞毒，一至于斯。司寇之屬，要在詰奸刑暴，安取此輩爲也？夫選砥節奉公，横罹讒搆，君門萬里，孰諒其冤？臣以罪人擯斥田野，秉耒自給，百無所圖，敢冒死披陳，甘心鼎鑊者，誠痛忠廉之士銜屈抑之冤，長讒佞之奸，爲聖明之累也。」奏入，不報，第以他事罷眷鎮守。弘治初，工部主事莆田林沂疏雪公冤，詔復官禮葬。正德中，追贈光禄卿，謚「恭愍」。初，公倣范文正公置田百四十畝，祀先周族，名「思遠莊」。迨卒，族以公甚貧，舉田還其子戴，戴不可，曰：「先人行義，戴取而私之，獨不愧乎？」人謂公有子云。

張氏元禎表公墓曰：「公有天下不可奪之大節，有足以濟天下之大才，有不可遏於天下之大勇。國家承平日久，士夫多奄奄無氣節，間有之，而檢身之功或歉焉。故其發之也不耀，而其持之也不恒。如公學識粹然，一出於正；其操履恪然，一出於誠。其居此官，即欲盡此職；其行此事，即欲盡此心。其視去就升沉甚輕，❶一在於生靈國家，餘不恤也。」眉批 元禎殮公尸，表公墓，皆知己之言。

衆小人之毒害一君子，方成就一個大君子，士賢於此見學。張襞此疏，附青雲而聲施後世矣。

章文懿懋

懋，字德懋，蘭谿人。成化二年，禮部

❶「沉」，原作「沈」，據康熙六年本改。

貢士第一，入翰林爲庶吉士，除編修。内庭張燈，下詞臣賦詩，公謂莊杲、黄仲昭曰：「國家無事，海宇治安，内廷燃燈，朝士踏歌，蓋天子仁聖，孝奉二宫，將以備耳目之娱，極天下之養也，則斯舉固足以爲樂。然大孝養志，吾輩盍諫？」明日，三人同上章，以「培養聖德」爲言。上怒，杖三人闕下，左遷知臨武縣，稱「三君子」。時羅倫論内閣起復非禮，亦謫官，稱爲「翰林四諫」。給事中毛玉論救，改公南京大理左評事，一考陞福建按察僉事。其議處番貨通貿易以便商，聽福安民採礦以絶盜，託清軍以擒泰寧之寇，先賑濟以平尤沙之賊，善政卓然。一考至吏部，乞致仕，時年四十一。

閉門卻埽，足跡弗入城府，四方子弟執業問難。家食二十餘年，公卿臺諫累薦，弘治間，召謝文肅爲北監祭酒，召公祭酒南監。時遭父喪，力辭。詔增司業員，聽終制赴官，服闋上任。尋上「修舉學政」、「條陳弊政」二疏。正德元年，陳言「治道要務」五事，再疏乞休，未允。任滿三載，疏引年，不待報歸。復三疏，始得請。五年，陞南太常卿，辭。嗣陞南禮部侍郎，辭。嘉靖初，進南禮部尚書，致仕。

公襟懷坦蕩，不修城府，望之龐樸，即之和厚，聽其言開心見誠，與之交則親，與之言則信，或以不情處之，亦不逆億也。居常無甚異同，至臨大事、決大義，則據經援古，確乎不易。居官不過十年，歷俸僅滿三考，其難進易退之節，世尤高之。【眉批】士大夫須有難進易退之節，方可與商學問。

其言曰：「人形天地之氣，性天地之理，須與天地之體同其廣大，天地之用同其周流，方可謂之人。故學者須大其心胸，蓋

心大則百物皆通，必有窮理工夫，心纔會大。又須小心，必有涵養工夫，心纔會小，不至狂妄矣。」姜僉事麟贊公：「喜怒不形于色，恩怨不概於心，矜伐不出諸口，驕泰不措于身。碩膚不自見，小疵不自揜。以闇然自命，可謂稱情矣。」楊文恪曰：「儒雅如黄未軒，豪邁如莊定山。公斂華就實，獨立其間。風節如羅一峯，習静如陳白沙，公既博復約，自成一家。至如收四海無瑕之譽，膺五福無疆之年，此則同時諸老未有或之先者乎！嗚呼！在漢東都，不爲危言之叔度；在宋鵞湖，不立異論之伯恭。公之謂矣！」卒年八十八，贈太子少保，謚「文懿」。

始固以風節見，迨其後也，斂華就實，既博復約，則不得以風節概之矣。

吴康齋與弼

與弼，字子傳，號康齋，江西崇仁人。父溥爲國子司業，事建文，永樂中，爲翰林修撰。公資禀英異，八九歲時，讀書鄉塾，已嶷然不凡。年十九，見《伊洛淵源録》，日夜翫讀，至「程伯淳亦有獵心」，喜曰：「審如是，吾亦可學爲聖賢。」遂去舉業，謝人事，獨處小樓，盡讀四書五經、洛閩諸録，收斂身心，沈潛義理，足不下樓者二年。中歲家益貧，衣食不給，風雨不蔽，躬親耕稼，手足胼胝，非其道義一介不取。四方來學者，約己分少，飲食誨教。

天順元年，石亨謀於南陽，南陽爲草疏薦，留中數日。上問：「南陽與弼何如人？」對曰：「儒者高蹈，古昔明王莫不好

賢下士，皇上聘與弼，即聖朝盛事。」上曰：「善。」即令南陽草敕，加束帛，特遣行人曹隆聘之。眉批 遣行人聘處士，於康齋似爲過分。然以成一代君相尊賢之典，直聖朝事也。比至，上問南陽與弼宜何官？對曰：「宜授宮寮，侍太子講學。」上曰：「與左諭德。」對曰：「與弼至，乞召至顧問，又乞與館次供張。」已而見上文華殿，公辭官。上曰：「前。」公前。上曰：「久聞高義，特聘爾來，何爲不受職？」對曰：「微臣草茅賤士，少時多病，杜迹山林，本無高行，徒以聲聞過情，誤塵薦牘，聖明過聽。龍書束帛，天使造門，不勝愧感，力疾謝皇上厚意。今年六十八，實不能供職。」上曰：「宮寮優閑，不必辭。」公辭益力，上賜文幣八酒牢廩，遣内臣牛玉送館次。上起顧南陽曰：「此老非迂闊者，務令就職。」公三辭不允，遂稱病篤。上又諭南陽曰：「與弼召至，何爲不受職？即受職，必欲歸山，俟秋涼亦不固留，且禄之終身，不亦可乎？卿爲朕諭此意。」公固辭不受，留京師二月，求歸益切。南陽爲上言：「與弼初意本欲受一官事陛下，第老且病，進退狼狽，幸陛下包荒。許再上疏辭，幸甚。」上曰：「果爾，亦難留。」南陽又曰：「此朝廷盛事，幸始終恩禮。」上是其言，復以行人送歸，與璽書，令有司繼粟終其身。公陳十事，表謝而歸。

公風格高邁，議論英偉，胸次灑落，師道尊嚴，善感悟啓發人。其學術質任自然，務涵養性情，有孔門陋巷風雩之意。亦通時務，能用世，凡天文、兵法、陰陽、易卜，無不諳悉。嘗曰「註箋繁無益」，以故不務著述云，卒年七十九。

清江有陳海雍，號「龍潭老人」，潛心古學，遯世無

悶。公雅敬重之，白沙嘗以《周易》疑義質公，公曰：「過清江，可叩龍潭老人。」白沙如其言，往謁。適龍潭雨中笠蓑犂田，乃延至家，與之對榻信宿，辯析疑義，白沙嘆服而去。龍潭語兒輩曰：「吴康齋非愛我者。」

白沙來受學，公絶無講説，使白沙斸地植蔬編籬。公作字，使白沙研墨。或客至，則令接茶，如是者數月而歸。眉批 此洒掃應對之事，白沙爲此，似抑而下之，何用許多思索？

公七月十二夜，枕上思家計窘甚，不堪其處，反覆思之，不得其方。日晏未處，久方得之，蓋亦別無巧法，只隨分節用安貧而已。誓雖寒餓死，不得易初心也。

胡敬齋公居仁

居仁，字叔心，別號「敬齋」，江西餘干人。七歲，受學於家塾，言動類成人，塾師畏之。聞吴聘君講學崇仁，往從之游。遂以記誦詞章爲不足事，慨然以斯道自任。絶意仕進，充養日邃。其學以「主忠信」爲本，以「求放心」爲要，以「敬」爲所。居常端莊凝重，對妻子若嚴賓，簞食瓢飲，❶處之泰然。四方摳衣及門者衆，日聚徒講學。語學則曰「爲己」，語治則曰「王道」。又曰：「第一怕見得不真，第二怕工夫間斷。」其學術之正類如此。所著有《居業集》，卒年五十一。萬曆己酉，從祀孔廟。

語録 眉批 讀其語，自知其爲小心敬慎人。

「高者入於空虚，卑者流於功利」，此二句説盡天下古今之病。自古害世教，只有此兩般人。正學不明，名教無主，學者纔要自心上用功，便入空虚去；纔有志事業，便流入功利。蓋見道不明，以近似者爲

❶「簞」，原作「簟」，據康熙六年本改。

真故也。

心不可放縱，亦不可逼迫，故程子以「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爲存心之法，此自然之理，非有毫髪之意，故與鳶飛魚躍同活潑潑也。

學者務名，所學雖博，與自己性分全無干涉，濟甚事？

今人有聰明，都不會用，只去雜駁上學，或記誦詞章，或涉獵史傳，或泛觀諸子百家，用心一差，其聰明反爲心害。

程子教人静坐，所以救學者之偏，亦所以定其紛擾之心。

今人屏絶思慮以爲静，聖賢無此法。聖賢只戒謹恐懼，自無許多邪思妄念，不求静，未嘗不静也。眉批見道語。

覺得心放，亦是好事，便提撕收斂，再不令走，便是主敬存心工夫。若心不知下落，茫茫蕩蕩，是何工夫？

讀書須著實理會，既曉文義，便真去做，務要令此書自我身上發。

學者之患，只是惰與輕，惟敬可以治之。

要治氣質之偏，須養得大本完固，則元氣壯，病易除。

《進學箴》略曰：「誠敬既立，本心自存；力行既久，全體皆仁。舉而措之，家齊國治。聖賢能事，此其畢矣。」

周子有主静之説，學者遂專意静坐，多流于禪。蓋静者體，動者用；静者主，動者客，故曰主静。體立而用行也，亦是整理其心，不使紛亂躁妄，然後能制天下之動。但静之意重於動，非偏于静也。愚謂静坐中有箇戒謹恐懼，則本體已立，自不流於空寂，雖静何害？

禪家存心，雖與孟子「求放心」、「操則存」相

似，而實不同。孟子只是不敢縱其心，所謂「操」者，只約束收斂，使內有主而已，豈如釋氏「常看管一箇心，光光明明如一物在此」。

程子發心有主之説，擴前聖所未言，破異端空虛之惑。異端心不可謂之放，謂有主則不可，謂在腔子外則不可，亦不可謂在腔子裏，其絶滅思慮，固不可謂放而在外。其曰空寂、曰無心，又不可謂存而在內。雖曰無心，然亦不能使截然無也，故又有「照看一個心光明常在」者，如此則又只了照看其心。兩相持攫，如鷸蚌相似，其無主亦甚矣。聖賢則收斂莊敬，其心肅然在此，湛然在內，而心常有主矣。

人苦無才，此只是不窮理。理明才自長，然又須養氣以充之，存心以察之。

天下縱有難處之事，若順理處之，不計較利害，則本心亦自泰然。若不以義理爲主，則遇難處之事，越難處矣。

古人老而德愈進者，是持守得定，不與血氣同衰也。今有才氣之人，到老年便衰，是少持養之功也。

近日學者便要尋滋味、尋快活，此皆是未學行，先學走，如何不猖狂顛倒？只當教他去窮理力行，見理明，力行熟，自有滋味，自能快活。孔子教人博文，便是入滋味處；教人約禮，便是入快活處。但當先難而後獲。

孟子發夜氣之説，於學者最有功。蓋心也、理也、氣也，一也。心存則氣清，氣清則理明；理明則氣益清，氣益清則心愈存。其要在操存者察於旦晝之間，不爲物欲所汩。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孟子之「集義」、「養氣」，程子之「居敬」、「窮

理」，是工夫。

楊廉曰：「本朝以理學爲倡者，薛敬軒《讀書録》、胡敬齋《居業録》，粹然一出于正。」

王文成道高毀來，功高招忌，時方有「僞學」之禁。陳白沙以主静，人又疑其禪也。叔心原無可摘之瑕，俎豆孔庭，三人並議，人既苛求于彼，則不得不寛論于此，勢使之然也。

陳白沙公獻章

眉批 人擬白沙于堯夫，爲其用功静專也。

獻章，字公甫，稱「白沙先生」，廣東新會人。宣德戊申生，父先一月卒，母抗節鞠之。自幼穎悟絶人，讀書一過輒不忘。嘗夢拊石琴，其音泠泠然，見一偉人，笑謂曰：「八音中惟石音爲難諧，今諧若是，子異日得道乎？」自號「石齋」。讀《孟子》「有天民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遂自盟曰：「爲人當如此。」舉鄉試，兩赴禮闈不第，從吴康齋學。康齋性嚴毅，來學者問多不答，先令治田，眉批 治田是何教法？ 遇白沙亦如此。自臨川歸，閉户讀書，徹夜不寢，築陽春臺，坐其中，足不出閾外者數年。嘗云：「吾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吴聘君學，其於古聖賢垂訓之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里，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亦累年而卒未得焉。於是舍繁求約，惟在静坐，久之見此心之體隱然呈露，日用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卸銜勒也，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涣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兹乎！』」

成化丁亥，復游太學，祭酒邢讓試和龜山「此日不再得」詩，讓得之驚歎，颺言於朝，以爲真儒復出，名振京師。賀欽時爲給事中，聞白沙論學，歎曰：「至性不顯，寶藏

猶靄。世即我用，而我奚以爲用？」謁白沙，執弟子禮，即日抗疏解官還家，肖白沙像，懸于別室，出告反面。

白沙既歸，四方學者來從日益衆，自朝至夕，與門人講學，或至漏下，亹亹不倦。楚人李世卿來學，築楚雲臺以居之，留凡七越月，別歸。白沙語之曰：「子淩邁高遠則有之，優游自足無外慕，嗒乎若忘，在身忘身，在事忘事，在家忘家，在天下忘天下，未必能與我合也。比與朝夕言名理，凡天地間耳目所見聞、古今上下載籍所存，無所不語。所未語者，此心通塞往來之機，生生化化之妙，非見聞所及，將待子深思而自得之，非有愛于言也。世卿歸，登大崖山，吟弄風月，余所未言者，世卿終當自得之。」

進士姜麟使貴州，特取道新會，以師禮見。出曰：「吾閲人多矣，如先生耳、目、口、鼻，人也，所以視、聽、言、動者，殆非人也。」至京師，有問之，對曰：「活孟子，活孟子。」眉批 賀欽固屬褧衣，李世卿、姜麟定有以自見。

久之，地方官交薦，召至京，令就試吏部，辭病不赴，懇乞終養，特授翰林檢討，謝恩歸，時年五十六。後屢薦不起。白沙事父母甚謹，時或在外，母有念輒心動，亟歸，果然。眉批 人謂白沙禪非誣。❶ 母信浮屠法，及病，命以佛事禱，從之。或勸之著書，不答。弘治戊午遘疾，越二年卒，萬曆己酉，從祀孔廟。

語録

人爭一箇覺，纔覺便我大而物小，物盡而我無盡。夫無盡者，微塵六合，瞬息千古，

❶「沙禪」，原作「知者」，據康熙六年本改。

生不知愛，死不知惡，尚奚暇銖軒冕而塵金玉哉！眉批 罔之生也，何足愛？夕死可矣，何足惡？士從事於學，功深力到，華落實存，乃浩然自得，則不知天地之爲大，死生之爲變，而況於富貴貧賤、功利得喪、屈伸予奪之間哉！

此理干涉至大，無内外，無終始，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會此則天地我立，萬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得此欛柄入手，更有何事？往古來今，四方上下，都一齊穿紐，一齊收拾，隨時隨處，無不是這個充塞。色色信他本來，何用你脚勞手攘？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曾點些兒活計，被孟子一口打併出來，都便是鳶飛魚躍。若無孟子工夫，驟而語之，以曾點見處，一似説夢。會得，雖堯、舜事業，只如一點浮雲過目，安事推乎！眉批 覺後纔見得如此。

此事定要覷破，若覷不破，雖終日從事於學，亦爲人耳。始終一意，勿助勿忘，所謂至近而神，百姓日用而不知者，自此迸出來面目也。

學以自然爲宗，以忘己爲大，以無欲爲至。其觀於天地，日月晦明，山川流峙，四時所以運行，萬物所以化生，無非在我之極，而思握其樞機，端其銜綏，行乎日用事物之中，以與之無窮。

以天地而視道，則道爲天地之本；以道視天地，則天地者太倉之一粟，滄海之一勺耳。故至大者道而已，而君子得之，則天地之始，吾之始也，而吾之道無所增；天地之終，吾之終也，而吾之道無所損。天地之大，且不我逃而我不增損，則舉天地間物既歸于我，而不足增損於我矣。天

下之物盡在我而不足增損我，故卒然遇之而不驚，無故失之而不介，有天下而不與，烈風雷雨而弗迷，尚何銖軒冕、塵金玉之足言哉！ 然非知之真、存之實者，與語此反惑，惑則徒爲狂妄耳。

學問大總腦要見，見則便自快活，便肯向前。下面節節推去，無非一個道理。

前輩謂學貴知疑，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疑者覺悟之機也，一番覺悟，一番長進。某初學時，亦是如此，更無别法。

學有由積累而至者，有不由積累而至者；有可以言傳者，有不可以言傳者。夫道至無而動，至近而神，故藏而後發，形而斯存。大抵由積累而至者，可以言傳也；不由積累而至者，不可以言傳也。知者能知至無於至近，則無動而非神。是故善求道者求之易，不善求道者求之難。

謂馬伯幹曰：「神理爲天地萬物主本，長在不滅。人不知此，虛生浪死，與草木一耳。伯幹病至此，當大爲休置，縱未至灑脱地，亦漸省撓亂。幸而天年未盡，便從此覺悟，神理日著，非小益也。」眉批 此時説此話，死生直家常事。

人所得光陰能幾，生不知愛惜，漫浪虛擲，卒之與物無異。造物所賦于人，豈徒具形骸、喘息天地間，與蟲蟻並活而已耶？ 浮屠氏雖異學，亦必以到彼岸爲標準。學者以聖人爲師，其道何如？ 彼文章、功業、氣節，世未嘗乏人，在人立志大小，歲月固不待人也。

忘我而我大，不求勝物而物莫能撓。孟子云：「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山林朝市一也，死生常變一也，富貴貧賤患難一也，

而無以動其心，是名曰「自得」。自得者不累於外物，不累於耳目，不累於造次顛沛。鳶飛魚躍，❶其機在我。知此者謂之善學，不知此者雖學無益也。

「鳶飛戾天，魚躍於淵」，言其上下察也。學者果能默契乎此，則知日用之間、一動一靜、一語一默，無非堯、舜事業。

治心之法不可把捉太緊，失了元初體段；又不可太漫，漫則流于汎濫而無所歸。

天下之理，至於中而止矣。中無定體，隨時處宜，極吾心之安焉耳。夫以無所著之心行於天下，亦焉往而不得哉！

醉以溷俗，醒以行獨。醒易於醉，醉非深于易者不能也。漢郭林宗、晉陶淵明、唐郭令公、宋邵堯夫，善醉矣夫。

學無難易，在人自覺耳。才覺退，便是進。才覺病，便是藥也。眼前朋友，可與論學者幾人？其失在於不自覺耳。

周子、程子，大賢也，其授受之旨，曰：「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當是時也，弟子不問，師亦不答。其去仲尼、顏子之世千幾百年，今去周子、程子又幾百年。嗚乎！果孰從而求之？仲尼飲水曲肱，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❷將求之曲肱飲水耶？求之陋巷耶？抑無事乎曲肱陋巷而有其樂耶？其亦慎求之，毋惑於坐忘也。[眉批] 孔非發憤，烏得樂？顏非竭才，烏得欲罷不能？

文章、功業、氣節，果皆自吾涵養中來，三者皆實學也。惟大本不立，徒以三者自名，所務者小，所喪者大。雖有聞於世，亦才

❶「鳶」，原作「蔦」，據康熙六年本改。
❷「簞」，原作「箪」，據康熙六年本改。

之過人耳，其志不足稱也。

道不明，雖日誦萬言，博極羣書，不害爲末學。道不行，雖普濟羣生，一匡天下，不害爲私意。

受樸於天，勿鑿以人；禀和于性，勿淫以習。故七情之發，發而爲詩，雖匹夫匹婦，胸中自有全經。

謂羅一峯曰：「先生欲理會著述及諸外事，莫若且打疊，令我潔潔净净。先生平日所篤信者，非朱紫陽乎？非全放下，終難湊泊，是紫陽語否？」眉批 寧直爲一峰下砭。

今人大抵無識見，卑闒得甚。愛人道好，怕人道惡，做出世事不得，正坐此耳。

君子未嘗不欲人入於善，苟有求於我者，吾以告之可也。强而語之，必不能入，則棄吾言於無用，又安取之？且衆人之情，既不受人之言，又必别生支節以相矛盾，吾猶不舍而責之益深，此取怨之道也，學者不可不戒。

薛氏侃曰：「白沙博而能約，不離人倫日用，而見鳶飛魚躍之機。雖無著述，其答人論學之書已啓聖賢之扃鑰。」

胡叔心云：「公甫與賀克恭云：『爲學須從静中坐養出個端倪來。』又答張東白：『藏而後發，皆不是順其自然。』此見二公述學亦微有不同處。」

真儒正不在著述，以著述求之，則顔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皆見黜矣。

湛甘泉若水

若水，字元明，廣東增城人。性穎敏，自少知學，弘治壬子舉於鄉。尋從白沙先生遊，即以「隨處體認天理」爲宗。白沙曰：「此子參前倚衡之學也。」自是潛心默會，日有所得，遂焚去路引，誓不復仕。後

以命出，僉事徐紘爲勸，駕赴南雍，祭酒章懋試晬面盎背論，甚奇之。乙丑會試，學士張元禎、楊廷和主考，撫其卷曰：「此非白沙之徒不能爲。」拔第二名，選翰林庶吉士，擢編修。時陽明先生在吏部，相與倡道京師。眉批甘泉與文成，初共倡道京師，其没也，名區勝地，各往往以王、湛所名學建書院，二公相得，蓋無間于死生云。修撰吕柟、主事王崇輩和之，學日以著，學者稱爲「甘泉先生」。久之，使安南，册封國王黎晭，卻其餽不受。正德丁亥，奉母喪歸，葬荷塘，廬墓三年。墓産瑞瓜，人以爲孝感所致。卜築西樵，多士來學，至齋三日而後聽講，講必端坐觀心，不遽與言。嘉靖初，趨朝陞侍讀，尋陞南國子監祭酒，開講院與諸生論學。刻《心性圖説》。陞禮部侍郎，先後有「勤聖學」等疏，凡數十上，總爲《獻納編》。又倣《大學衍義補》，作《格物通》以進。累遷南禮、吏、兵三部尚書，置新泉、三山二莊。講學新泉書院，江都、休甯、貴池等處書院，所在而是。年逾七十，致仕。

所著有《遵道録》、《樵語》、《古文小學》、《四書測》、《二禮經傳測》、《春秋正傳》、《古易經傳測》、《學庸訓測》，前後詩文集不啻千百卷。門人在監者，永康程文德、武陵蔣信最知名，皆極力薦拔，位至通顯。平生足跡所至，必建書院，祠白沙。嘗於所居置倉廩，館穀多士。又至衡山建白沙書院，置田五頃。歸，復取白雲山爲白沙祠。平生志篤而力勤，無日不授徒，無日不講學，從遊者殆遍天下。

所論以自然爲本體，以「勿忘」、「勿助」爲工夫，大抵得之師門爲多。白沙嘗謂曰：「人與天地同體，四時行，百物生。若滯在一處，安能爲造化之主？善學者常令

此心在無物處，便運得轉耳。」庚申四月丁巳卒，年九十五。有大星隕于廣州之河南。公在南都，春時勸農，躬至田畝。閔俗侈汰，定喪祭之制，頒行之，費省而禮舉。有劉公廟聚衆燒香，爲沈其像於江。貧者或以火葬，公買地城四郊，爲漏澤園以處之，且置田供時祀費。盡毁私創庵院，僧尼勒令歸俗，後生子多以湛名者。

語録

行己有耻，宜常自佩服。暗室屋漏中，有一毫未可質於鬼神者，無耻也。言不符心，色厲内荏，甘爲穿窬之行者，無耻也。有耻則體之爲德，守己爲廉，遇親爲孝，遇君爲忠。無耻則不仁不智、無禮無義，於君臣、父子、兄弟間無一可者，安望其使不辱命、孝弟見稱哉？眉批 四字盡之。❶

心無一物則浩然，無一物不體則浩然，是故知無一物與無一物不體者，斯可與語性矣。眉批 無一物，故能「無一物不體」。

見其參前者、倚衡者、躍如者，皆自然焉，真見也，其在「勿忘」、「勿助」之間乎！

欲知道者，請于體認天理上用功。凡平生一切好樂，一齊掃盡，非但去好利之心，盡去好名之心；非但去私欲之心，盡去私見之心，乃可入也。

「學何學？」曰：「心。故善學者如貫珠，不善學者如觀珠。」眉批 善喻。曰：「觀珠與貫珠之形何以異？」曰：「觀珠者，觀他珠也，『多學而識之』之謂也。貫珠者，自我

❶「盡」，原作「體」，據康熙六年本改。

得之也，『一以貫之』之類也。『識前言往行以畜德』也。」

學以天理爲本，以涵養爲功，以變化爲貴，以聞道爲至。且察見天理純粹中正，將來涵養，則四病五賊自退舍矣。不然，舊習未去，恐不知不覺又落向時窠臼裏。

以書蔽志者，窮年不能明其理；以鑑掩面者，終日不能見其形。故主敬然後我立，我立然後不蔽於物，物窮格而天下之理得。

賢智，過用其心者也；愚不肖，不用其心者也。過用與不用，其心之不足與道，故必有用而不用之機。睹天地自然之體，「勿忘」、「勿助」，然後可以獨得斯道之大全矣。

與其習静以養動，不若慎動以養静。慎動以養静，不若動静之皆忘。時動時静，察見天理而存養之也。

認得本體，便知習心。習心去，而本體完全矣。故煎銷習心，便是體認天理工夫。到得天理時，習心便退聽。

「抱一」有似「主一」，儒者「主一」，「無適」之謂也。老子有意「載營魄」，可謂無適乎？連「抱一」亦不是矣。

爲學患不定，只是煎銷習心，三層五層，如煎銷金銀。一番煎銷，愈見一番精明，煎銷盡者爲大賢。

古之論學，未有以静爲言者，以静爲言，禪也，故孔門之教皆于下工求仁、動時著力，❶何者？静不可以致力，纔致力便已非静矣。故善學者必動静一于敬。

人生合下有幾個氣質中平的？善學者以

❶「于下工」，清康熙刻本《湛甘泉先生文集》卷七作「欲事上」。

學力融氣質，不善學者以氣質囿學力。昔人謂讀書如鍊丹，吾人求道亦然。所學非以道，是求煮空鐺也。然非大發猛火于先，調停文武火于後，亦終無成矣。道即吾性命之理，此正頭腦所在，非方法也。造者向往而修爲，深造者用心用力，非朝夕之故也。

「煎銷習心，煎銷盡便是大賢。」然其用功卻在「勿忘」、「勿助」，此是甘泉主腦，亦是白沙宗旨。

賀參議欽

欽，字克恭，別號「醫閭先生」，世縣定海。其先戍廣寧，後屯爲遼西人。少穎敏，沈厚好學，偶得《近思録》，朝夕翫讀。成化二年舉進士，爲户科給事中。見白沙論學，歎曰：「至性不顯，寶藏猶霾。世即我用，而我奚以爲用？」即日上疏解官去，執弟子禮事白沙。眉批 不問而知其爲正人君子。解官從白沙，尤不可及。既別，肖其像懸室中，事之甚謹。

泰陵初，薦授陝西參議，撫治商洛，以老病母憂，上疏懇辭，且陳四事：一曰資真儒以講聖學，二曰薦賢才以輔治道。謂新會縣歷事監生陳獻章天性高明，學術純正，誠當世之大賢，爲士大夫之矜式，宜以非常之禮起。或任内閣，俾參大政；或任經筵，使養君德。三曰遵祖訓以處内官。謂内府監司局庫衙門，載之祖訓内官條，其職掌不過洒埽供養、關防出入等事而已。近如王振、喜寧、舒良、王誠、曹吉祥、牛玉、汪直、尚銘、梁芳、陳喜輩，或陷主沙漠，身叛賊境；或主易儲君，禁錮南内；或謀爲不軌，賄易后妃；或邀功啓釁，流毒邊徼；或恃寵招權，納賂不貲；或引用左道，蠱惑上心；

或導進淫巧，盜虚府庫。此其陷君誤國，蠹政殃民，昭昭在人耳目。宜深鑒已往之弊，内不可使職掌奏牘，得預大政；外不可使鎮守地方，掌握兵權，則非惟國家無疆之福，亦宦官無疆之福也。四曰興禮樂以化天下。謂陛下紹基之初，舉行朱子喪葬之禮，但初政之施方發其端，而頽敗之俗尚仍其舊。禮讓之化未行，淫穢之風日甚。乞申明正禮之當行，革去教坊之俗樂。【眉批】疏陳四事俱緊切。宦官一段，更中病竅，逆瑾、逆賢之變，公若先見之矣。疏入，報聞，允公辭。

正德四年，逆瑾括田，東人驚疑思亂，義州以守臣貪故，遂先發。聚衆縱火，劫財大擾，然相戒曰：「毋入東街，驚賀黄門。」公聞往諭之曰：「渠輩既知悔，即不殺人，可解。鎮城當有人至，爾輩直拜跪求生，慎無殺人。」已而撫鎮人果至，須臾有言軍至且勦者，衆復呼譟曰：「賀黄門無謾語。」又趨跪公里門，公曰：「城中擾亂至此，鎮城焉得不發兵？雖至，爾等第不殺人，必宥，爾無恐。」衆遂定，城中不傷一人。

公不務博覽，專讀五經四書小學，静思默識，反身實踐。冠婚喪祭，遵用《家禮》。每教人讀《白鹿洞規》、《小學》，鄉人由是興於行義。老更好《易》，究心象數，手不釋卷。卒，鄉人祠之淩溪釣臺。子士諮，鄉貢士，博學篤行，嘗陳十二事論王政，不報。辭疾歸，終身不仕。

語録

先生每言：「後世之人知遷善改過，即可與之有爲。」嘗欲取古人改過成身者録爲一帙，以化鄉閭，竟未果也。

一人欲行《家禮》，乃自疑曰：「我家無秀才，奈何？」先生曰：「家無秀才，無人倫乎？若用佛教，則家有和尚乎？」眉批 妙語。❶ 其人遂服。

或以吴文正《學統》、《學基》爲問，先生曰：「聖賢氣象不如是也，觀《論語》可見。」

韓文公《上宰相書》亦甚陋矣，謝疊山卻還稱他善占地步。已是放倒旗槍者，更説占地步耶？

問：「古人數世同居者，其廟制當如何？」曰：「此亦不難處。既立繼高祖之宗所奉祀之廟於中，卻于其旁、其後别立祠堂，以爲其餘繼祖禰小宗等。奉祀使之各主其祀，外則合爲一壇。四時之祭，以次行禮，如此方爲得宜。若只合祀於一處，便只是苟且將就，必不能得停當矣。」

事之無害義者，從俗可也。今人以此壞了多少事，非聖賢誤人，人自妄引以爲口實耳。卻不道若害於義，則不可從也。眉批 最怕人以害義者爲無害。

因論爲學之道，歎曰：「人須是信，方可望；不信則心不相符，決無所成。」

草廬看來只是聰明博學，躬行切實意思少，故其出處、著述，皆有可議。

今要躬行，須先以敬爲主，不敬便不是聖門家風。今後放曠之言、放曠之事便須收拾起方可望進。經書中説自古聖賢未嘗不以敬爲首稱，昔程夫子專以敬字。至今觀之，程夫子便是賢聖之學。東坡不免於小人而無忌憚也。眉批「敬」字是千聖主腦。

❶「妙」，原作「炒」，據康熙六年本改。

《禮記》有可疑者，蓋當時記禮之人非是深於道者，是以多差誤。有聖賢之言當記而誤遺之者，有不得聖賢之意而妄爲增添者，有他人之言適其意而取之者，有相傳之謬誤，不决擇而遂書之者。故他經皆精純，而惟此有雜。

理學宗傳卷之二十終

理學宗傳卷之二十一

容城孫奇逢輯　門人戴王綬 戴王絜 李中節 同編

明儒考　王門弟子

徐曰仁愛

愛，字曰仁，餘姚人，陽明妹婿也，少陽明十六歲。陽明初與學者講授，雖隨地興起，未有出身承當、以聖學爲己任者。愛時年二十，獨奮然有志於學，北面納贄焉。是年，愛舉於鄉，明年舉進士，授祁州知州。愛始聞「知行合一」之訓，汩没舊説，驚愕不定，無入頭處。後聞之既久，漸知反身實踐。壬申，愛以知州考滿入京師，即同穆孔暉等朝夕受業。冬，陞南京工部員外郎，與陽明同舟歸越。舟中請問《大學》宗旨，聞之踊躍痛快，胸中混沌復開，如狂如醒者數日。仰思堯、舜、三王、孔、孟千聖立言人各不同，其旨則一，始信先生之學爲孔門嫡傳，舍是皆傍蹊小徑，斷港絶河矣。甲戌，愛在南京，而陽明爲南鴻臚卿，愛與黄綰等日夕聚師門，精礪不懈，同志益親，愛率之也。陞南京兵部郎中，丁丑，告病歸。與陸澄等同謀買田霅上，爲諸友久聚之計，陽明聞而貽詩慰之。戊寅，愛卒，年三十一。陽明哭之慟。

愛及陽明之門獨先，聞道亦早，嘗游南嶽，夢一瞿曇撫其背曰：「爾與顔子同德，亦與顔子同壽。」陽明每語輒傷之。薛侃刻《傳習録》，首卷皆愛所記。愛問陽明：

「『在親民』宜從舊本，亦有所據否？」曰：「下面『治國平天下』處，『如保赤子』、『此之謂民之父母』之類，皆是『親』字意。」問：「朱子以爲事事物物皆有定理，如何？」陽明曰：「却是義外也。至善是心之本體，然亦未嘗離却事物。」問：「至善只求諸心，恐於天下至理有不能盡。」陽明曰：「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問：「道心嘗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此語似有弊。」陽明曰：「然。」問：「著述亦有不可缺者，如《春秋》一經，若無《左傳》，恐亦難曉。」陽明曰：「《春秋》必待傳而後明，是歇後謎語矣。」愛曰：「心猶鏡也，聖人心如明鏡，常人心如昏鏡。近世格物之説，如以鏡照物，照上用功，不知鏡尚昏在，何能照？先生之格物如磨鏡而使之明，磨上用功，明了後亦未嘗廢照。」又曰：「先生之説，若水之寒、火之熱，斷斷乎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生居貴，已超入聖域。」「愛朝夕門下，但見即之若易，而仰之愈高；見之若粗，而探之愈精；就之若近，而造之愈益無窮云。」

曰仁純粹之資，方鋭意於學，而天奪之速，既與顔回同德，即與顔回同壽，亦可無憾矣！

錢緒山德洪

德洪，字洪甫，初名寬，後改今名，號緒山，王文成公同邑人。弘治丙辰生，弱冠博綜朱氏之學，久之讀《傳習録》，與所學未契，疑之。及文成平宸濠歸越，往師事焉。率諸友七十餘人，闢龍泉中天閣，請文成升座開講。首以所學請正，文成曰：「觀是何人，理非外得，知乃德性之知，是謂良知，而

非知識也。良知至微而顯，故知微可與入德。唐、虞授受，只是指點得一『微』字。《中庸》不睹不聞以至無聲無臭，中間只是發明得一『微』字。」衆聞之躍然，如大夢得醒，緒山倡之也。緒山篤信其師學，父恚曰：「爾固得所師矣，如妨試事何？」對曰：「洪聞教以來，心目開朗，科第逼予則有之，人試胡慮哉？」明年嘉靖壬午，舉於鄉。方文成返越，惟緒山與龍谿兩人最先及門，咸共訕誹，兩人毅然勿顧也。後師門來學者衆，文成各以資之所近分送兩人，使滌其舊見，迎其新機，然後歸之師，以要其成。丙戌，與龍谿同舉南宮，不就廷試而歸，自是四方來學者日益雲集。與龍谿往來參究，一提師門宗旨，歸之自得，翕然有風動之機。戊子冬，方治裝北發，途聞師變，往迎喪。至廣信，且馳書於父，具陳父生師教，願爲服喪。父曰：「吾貧，冀禄養，豈忍以貧故俾兒薄其師耶？」許之。後師喪歸越，權貴忌嫉文成德業之盛，有司默承風旨，媒孽其家。鄉之惡少將不利於胤子，內訌外侮並作。緒山與龍谿相與保孤寧家，日夕不相離。且築室於場，約同志數人輪守文成廬室。暇則與四方同志往來聚會，以廣師門遺教。

壬辰，與龍谿同北行，終試事，觀政吏曹，時與臺諫部院諸同志舉月會商究舊學，動以數十。舊會以官爲序，緒山與龍谿告衆曰：「同志爲道而來，須以齒序爲宜。」衆曰：「然。」至今相會以齒，二人倡之也。未幾，以親老便養告，就蘇學教授，至則定祀典，申學規，日坐道山亭開講，吳士翕然而興，謂有東魯沂水遺風。乙未，丁內艱歸，修復中天閣之會。服闋，補監丞，尋陞刑部

主事。時缺大理丞，林文選春與緒山善，欲以擢授，曰：「一見執政可得也。」緒山笑而却之。循例陞刑部員外郎，以奉法忤旨，被逮下詔獄，身嬰三木，日與趙都督、楊御史讀書談道，又爲趙講《易》，每賡歌以發幽思。癸卯，放歸農。

緒山之學，得諸生死真境中，益覺自信。眉批 不歷死生之介，真性不得出頭。獄中嘗書示龍谿曰：「上天爲我設此法象，本來真性不容絲毫掛帶。乃知平時學問大未得力。古人處動忍而獲增益，不知增益者何物？減削則已盡矣。」緒山生還，益切切以取友論學爲事。江、淛、宣、歙、楚、廣會城名區，皆有講舍書院，隨地結會。《文成年譜》，緒山實成之。年七十，作《頤閑疏》，馳告四方，自是不復遠游。相期同志春秋會於天真。甲戌，卒於湖上之表忠觀，其先祠也，年七十九。

師門嘗以虛寂之旨立教，聞者闃然，指爲佛學。公曰：「變動周流，虛以適變，無思無爲，寂以通感，大《易》之訓也。自聖學衰而微言絶，學者執於典要，泥於思爲，變動感通之旨遂亡。彼佛氏者乘其衰而入，即吾儒之精髓用之，以主持世教。爲吾儒者僅僅自守，徒欲以虛聲拒之，不足以服其心。言及虛寂，反從而避忌之，不知此原是吾儒家常茶飯，淪落失傳以至此耳。譬之東晉、南宋之君不能爲王，偏守一隅，甘將中原讓人，不復敢與之抗。言及恢復之計者，羣然目以爲迂，亦可哀也。」

語録

人之心體一也，指名曰「善」可也，曰「至善

無惡」亦可也，曰「無善無惡」亦可也。

眉批「無善無惡心之體」，如此講説，何嘗不是！只爲四字係禪門宗旨，失於迴避，遂招指摘。愚謂禪與不禪，宜就其行事上論，豈有拚九死以安社稷，而謂之禪者耶？

曰「善」、曰「至善」，人皆信而無疑，又爲「無善無惡」者何也？至善之體，惡固非其所有，善亦不得而有也。至善之體虛靈也，即目之明、耳之聰也，虛靈之體不可有乎善，即明之不可有乎色，聰之不可有乎聲也。目無色，故能盡萬物之色；耳無聲，故能盡萬物之聲；心無善，故能盡天下萬事之善。今之論至善者，乃索之於事事物物之中，先求其所謂定理者，以爲應事宰物之則，是虛靈之内先有乎善也。虛靈之内先有乎善，是耳未聽而先有乎聲，目未視而先有乎色。塞其聰明之用，而窒其虛靈之體，非至善之謂矣。今人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怵惕惻隱是謂善矣，然未見孺子之前，先加講求之功，預有此善以爲之則耶？抑虛靈觸發其機，自不容已耶？目患不能明，不患有色不能辨；耳患不能聰，不患有聲不能聞；心患不能虛，不患有感不能應。虛則靈，靈則因應無方，萬感萬應。萬應俱寂，是無應非善，而實未嘗有乎善也。[1] 赤子匍匐將入井，自聖人與塗人並而視之，其所謂怵惕惻隱者，聖人不能加，而塗人未嘗減也。但塗人擬議于乍見之後，已涔入於納交要譽之私矣。然則乍見之發，豈非生於不識不知之中；而涔入之私，豈非蔽於擬議之後耶？然則塗人之學聖人也，果憂怵惕惻隱之不足

[1] 「未」，原作「非」，據康熙六年本改。

耶？抑去其蔽以還其乍見之初心也？凡人心之有皆私也，不但邪思惡念，雖至美之念先横于中，積而不化，已落將迎意必之私，而非時止時行之用矣。故自惻隱以保四海，自孩提以達天下，自赤子以至大人，實無俟取足於外，而本來真體渾然全具。學問之功，雖自人一以至己百，人十以至己千，亦不過反其初焉已矣，真體之上，固未嘗有所增益也。後之學聖人者，不思反復其初，而但恐吾心之聰明不足以盡聖人之知見，倀倀焉求索於外，假借影響測億之似，自信以爲吾心之真得，是矇其目以擬天下之色，塞其耳以億天下之聲。影響測億之似，拘執固滯之迹，適足以塞吾虚靈之真體，礙吾順應之妙用，其去至善也益遠矣。衡能一天下之輕重，而不可加以銖兩之積；鑑能別天下之妍媸，而不可留夫一物之形；心能盡天下之善，而不可存乎一善之迹。太虚之中，日月、星辰、風雨、露雷、曀霾、絪緼，何物不有，而未嘗一物爲太虚之有。故曰：「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而明自生；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而歲自成。往者屈也，來者伸也，屈伸相感而利自生，故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殊塗而同歸，一致而百慮。」夫既曰百慮，則所謂何思何慮者非絶去思慮之謂也。千思萬慮，而一順乎不識不知之則，無逆吾明覺自然之體，是千思萬慮謂之何思何慮也。此心不有乎善，是至善之極謂之無善也。故先師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至善本體本如是，未嘗有所私意撰説其間也。眉批 大暢師說。

學問須從頭腦上究極，如舉網得綱，挈之自易。良知者，事物之綱也。良知是天命之性，性體流行，通徹無間，機不容已。竅於目爲明，竅於耳爲聰，竅於口爲義，竅於四肢爲禮，竅於心思爲變化。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不學不慮而天則自顯，徹内徹外而内外無間。本來至善，故無善可有。本來無惡，故無惡可除。此造化之真機，聖德之正位也。達之家國天下而無不同，質之前聖後聖而無不合。範圍天地，始終萬物，一致知而天下之能事畢矣。眉批本來至善，故無善可有，此語未嘗不圓。

問「知止」。曰：「此知不由言詮可入，不由思索可得，須是自心自證，知得止時，此心已是止了。此無始中來，原是止的，雖千思百慮，只是天機自然，萬感萬應，原來本體常寂。只爲吾人自有知識以來，自作知見，自作憧擾，始不得止。今既信良知，須將此等習心一齊放下，不容絲髮牽掛，始信得本來自性原是如此。定静安慮，一齊具足矣。」

汝禮自歎平日多過，曰：「只要立得真意，一念真時，便是超凡入聖矣。已往過失，不須更掛。雖惡人，齋戒沐浴可以事上帝。此念無前後，一是即是，一非即非，計前論後，總非當下得手功夫。」

問：「人生而静，初念最善，動而後有不善。良知隨覺隨消，固是格致；而保任此念無有動處，日著日察，亦格致也，如何？」曰：「此是有意求静，執知見爲保任，非格致實功也。致知之功只從見在心體上取證，心體自能無欲，不必言静，自無不静；不必言初，念自無初無終；不必言著察，自誠之不可掩。」

問：「操則存，心有出入，如何操得？」曰：「只這一『操』字，幾千百年説不明矣。識得出入無時，是心操之之功始有下落。操如操舟之操，操舟之妙在舵，舵不是死操得。操軍，必要坐作進退如法。操國柄，必要運轉得天下。今要操心，却只把持一個死寂，如何謂之操？」眉批「操」字醒。

問「學問須要超脱」。曰：「汝之所謂超脱，只是心不掛事，却遇事便不耐心。我説超脱異於是，目不累色，便是目之超脱，耳不累聲，便是耳之超脱，心不累私，便是心之超脱，非是離却事物以爲超脱也。」眉批離却事物，便無超脱。

問：「家有父兄宗黨，見義當爲，而衆情未協。若同衆則狥俗，違衆則傷情，如何？」曰：「此只在良知上求，良知自能委曲，可同則同之，不可同則違之，此亦不在事上，良知自能盡人之性。」眉批良知不在事求。

先生講《易》，至「悔吝者，憂虞之象也」，乃慨然示衆曰：「學者功夫不得伶俐直截，只爲一『虞』字作祟耳。」❶問曰：「良知是非從違何嘗不明？但不能一時決斷，姑自虞度，此或無害於理否？」曰：「只此一虞，便是致吝之端。良知明時，本是吉之先見，一虞便自吉而向凶矣，誠可懼也。」

教與學只是一事，我誠心爲善，人自起同善之心，則教亦行乎其中矣。要人爲善，誠心委曲以導之，則學亦在其中矣。今人只要求責於人，不知未能寡人之過，而反益己之過。眉批教與學，原分不開。

❶「祟」，原作「崇」，據《明儒學案》卷十一改。

今之講學，與學校之士言，曰：「吾有舉業，未暇及也。」與縉紳之士言，曰：「吾有簿書，未暇及也。」與鄉居之士言，曰：「吾有家務，未暇及也。」然則何時而後可以講學耶？必去舉業、去簿書、去家務而後可以講學，須是出家爲釋子、道流，然釋子、道流亦未嘗無事，天下安得無事之人與之論學乎？必無事之人而後可與論學，然則所學者竟何事耶？〔眉批〕學在事上學。

緒山、龍谿最先及門，後來學者各以資之所近分送兩人，令先指授，此不獨嘉惠後來，蓋亦所以鑪錘二子也。師爲天下善，大家發明理益顯露，況師嚴友切，尤令人樂就也。程門亦嘗令詣尹焞，俱有意在。緒山能發揮師説，讀其語自見。

鄒文莊公守益　子善，孫德涵、德溥附

守益，字謙之，號東郭，江西安福人。九歲從父南大理官邸，羅整庵見而奇之。棘寺寮宷相慶，「署中有顏子」云。正德丁卯，中鄉試，辛未，會試第一，廷試及第第三人，授翰林編修。踰年，引疾歸。

一日，讀《大學》、《中庸》，訝曰：「子思授學曾子者，《大學》先格致，《中庸》首揭慎獨，何也？」積疑不釋。己卯，就質文成於虔臺。文成曰：「獨即所謂良知也。慎獨者，所以致其良知也。戒謹恐懼，所以慎其獨也。《大學》、《中庸》之旨一也。」〔眉批〕言下了然。❶ 東郭豁然悟，遂肅贄師事焉。逾月再如虔臺，未幾宸濠反，東郭聞變，率昆季羣從，趨吉安，從義起兵。文成喜曰：「君臣師友，義在此舉矣。」世宗登極，録舊臣，東郭始出。如越謁文成，參訂月餘，既別，文

❶「言下了然」，原無，據康熙六年本補。

成悵然不已，門人問曰：「先生何念謙之之深也？」文成曰：「曾子云：『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若無若虛，犯而不校。』謙之近之矣。」入京復職與經筵，會大禮議起，東郭偕同官上疏，不報。甲申，復疏，上怒，下詔獄，謫廣德州判官，取道於越，省文成而後履任。東郭未歷吏事，而涖官臨民，務以誠心相感，發奸摘伏，人稱神明。而猶常自訟，曰：「如保赤子，未能也。」撤淫祠，建復初書院，延同門王心齋暨諸賢講學興禮，風動鄰郡。丁亥，陞南主客郎中。踰年，文成卒於師，東郭服心喪，在部日與湛甘泉、呂涇野聚講。辛卯，請告，趨會稽，哭文成，存撫其孤，聚同門講學於天真書院。戊戌，起南考功郎中。己亥，簡宮寮，召爲司經洗馬，充經筵講官。上薛文清從祀議，時與徐文貞、羅文恭、唐荆川相資切，士類興起甚衆。陞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掌南院，蓋當事者忌而遠之也。尋改南監祭酒，遵成憲，申章矩，立號册，俾出入相友，淑慝相規勸，歌詩習禮，六館士相慶得師。居無何，九廟災，大臣例自陳，東郭疏中寓交儆意，讒者因中傷之。解官歸。壬戌，年七十有二，九月寢疾，召家人訓飭之，諸子扶坐，衣冠而卒。謚「文莊」。五子：義、美，舉鄉試；善，登進士，刑部郎中、太僕卿。十一孫：德涵，按察司僉事；德溥，太子洗馬，皆知學，能世其家。

語　録

志於富貴，則敗度敗禮，不足以語功名。志於功名，則求可求成，不足以語道德。志於道德，則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達則

爲伊、周，窮則爲顔、閔，何嘗無功名，何嘗不富貴？富貴不繇于道德，則播間醉飽，祇爲妻妾之泣。功名不出於道德，雖一匡功烈，童子且恥稱之。故學者莫先於辨志。【眉批】立言的頭腦。

古人以心體得失爲吉凶，今人以外物得失爲吉凶。作德日休，作僞日拙，方見影響不爽。奉身外物，事事整飭，而自家身先就破蕩，不祥莫大焉。故脱去凡近以游高明，不求人知，不求同俗，乃是考亭喚醒來學趨避關頭。【眉批】覺的身心破蕩，是不祥之大，便漸知愛身。

吾儕之學，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一體之間，❶心腹至髮膚兼所養，何處下刀割之使小？故纔讓第一等與人，于範圍曲成體段多少分裂？學詩學文，皆學也，以道爲志，乃是第一等學術。詩人文人，皆人也，以聖爲志，乃是第一等人品。【眉批】養其大體爲大人。

世界安能磨人，人自磨世界耳。薰風吹林，薈蔚不能障；杲日當空，江湖不能浸，矧靈於萬物者，乃被榮華拂鬱磨殺耶？故善學者，以拂鬱爲玉成；不善學者，以榮華爲桎梏。

古之不入俗久矣，求合於古，則必咈于俗，而閹然媚於俗者，且將得罪于古。故士君子寧受多口之憎，而偘偘尚友於千載之上，然後可以對越天地而無愧。【眉批】抵擋流俗，必豪傑之士。

學者所患在志向弗專，不在才力弗足。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耳目非無聰明也，二用之則其才必眩。入悦仁義，❷

❶「間」，原作「聞」，據康熙六年本改。
❷「仁」，原作「二」，據康熙六年本改。

出而有紛華之誘焉，是兩視兩聽之類也。見可欲而亂，只是此志不堅。好仁者無以尚之，何畏乎聲色？

善學者與古人相較量，則日覺奮勵；若與流俗相較量，則不免頹塌。古人出門如賓，使民如祭，自家因何怠弛？古人聞義必徙，不善必改，自家因何退縮？古人欲立立人，欲達達人，自家因何不相關？眉批 只因與流俗相較量，故件件不如古人。

鄉愿獨爲聖門痛斥者，以其似忠信廉潔，無可舉，無可刺，最能惑衆，亦易自安，故衆皆悦之。誤人也，自以爲是誤己也。孟子指出閹然媚於世處，是華佗破腸洗癖妙手。聖門只顧明命、順帝則，故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光光明明，潔潔净净，何嘗有一毫彌縫？眉批「媚」字想是要悦人，却自己陷而爲賊，終成誤己。

吾儕學不得力，只是起脚一步未曾真切潔净。有愛人道好的念，便是要譽；有怕人説不好的念，便是惡聲；有求知於人的念，便是納交。若此者，日救孺子於井，猶於純王殊科，矧念頭紛雜，則多少容隱，多少因循，又安能一一以救孺子耶？眉批 起脚不真切，到底學不得力。

仁者人也，是聖門提出做人的正脈。人要做人，便須仁以爲己任，方可頂天履地，立三才之極，否則無惻隱羞惡之心，便近於禽獸。人教人學做聖人，學者却有推避處，若只教人學做人，如何推避得？眉批 鹿伯順曰：「莫言做聖賢，做豪傑，只言做人。不做人，便不成人。」

學者不識自家德性，故痛癢漠然，曰憂曰樂，向外馳逐，舉不得其正。義是德性本來安宅，必須搬居，故曰徙；不善是德性

錯走路頭，必須走轉，故曰改。若人抛家損産，輾轉流離，安得不憂？眉批 誰能知此憂者？❶

王仲大常學仙學佛，復相從問「聖學」，曰：「二氏之學，皆從心性上用工，然立在懸妙中，不似聖學平平坦坦，在人倫庶物内精鍊。故佛自是佛作用，仙自是仙作用，汝只一雙脚，如何踏得三條路？須收攝精神歸一始得。」眉批 脚不踏實，誤却一生。

世俗通病，只認得有才能、有勳業、有著述的聖人，不認得箇無才能、無勳業、無著述的聖人。江門之詩曰：「却憐夜半留雙睫，早爲人間了六經。」六經之了繼往開來，而反憐之何也？程門謂：「唐、虞事業，自堯、舜視之，不過一點浮雲過太虛。」假使舜不遇四岳之薦，終於耕稼陶漁以老焉，其將不得爲天地萬物一體乎？太宰以多能爲聖，而子貢言又以兼之，夫子猶恐其起學者之病，既學做聖人，又須學做多能，故喫緊以療之。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今之學士大夫，果能信其不多而無疑乎？果能視唐、虞事業如浮雲乎？果能以夜半了六經爲憐乎？眉批 知得聖人底本，方好立必爲聖人之志。

心中紛擾，只是將迎之累。若能時時照顧見在工夫，如臨深履薄，即閑思雜慮自不能容。常因行路時悟得此病，若回頭看過去路，及仰面探未來路，脚下便不免錯跌。眉批 見在所謂素位也。

默而識之，是不厭不倦宗旨。學者以此爲學，誨人者以此爲誨，非別有所學所誨者。眉批「默識」二字，聖學宗旨。

❶「憂者」，原作「義來」，據康熙六年本改。

孟子千辛萬苦争個性善，正是直指本體，使學者安身立命，自成自道，更無寬解躲避去處。中間種種過惡，皆是自欺自畫，原不是性中帶來。其在醫家，直所謂「頂門一針」矣。夫目之分皂白，心之別是非，其精明一也。離婁之明，非有加于目也，能不失其本明而已矣。堯、舜者，性中之離婁也。萬古此天也，則萬古此目。萬古此目，則萬古此明。故堯、舜皆可爲，文王皆可師，直是無可疑者。[眉批] 孟子道性善，其功大，其心苦。

吾輩不及古人，只是少却「瑟僩」二字。古以嚴密，今以疏淺；古以武毅，今以怠緩，如何得三百三千流貫周匝？

象山先生曰：「天下若無着實師友，不是恣情縱慾，便是各執己見。」旨哉其言之也！師友箴砭不肯着實，則勸善而未純，規過而未净，故卑者滯情慾，高者倚意見，雖清濁有差，而障道則均。

問「明明德于天下」。曰：「世儒説是極高遠事，聖門只説日用事。[眉批] 明明德於天下，只是日用事。所惡於上，德之本明也，毋以使下，則明明德于下矣。所惡於下，德之本明也，毋以事上，則明明德于上矣。所惡於前後左右，德之本明也，毋以先後從前而交左右，則明明德於前後左右矣。堯之『克明峻德，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只是六合之内皆日月貞明，容光必照，自天子至於庶人，位有尊卑，而工夫更無二矩。」

問「變化氣質之功」。曰：「聖門教人曰愚、曰明、曰柔、曰强，何嘗不説氣質？只是果能此道，便是變化的訣竅；反身而誠，便是與天合德；强恕而行，便是與理同

歸。孟子引在下位一章，只改『誠之』者爲『思誠』，何等緊切！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五之皆指『誠』説。」眉批 思誠功夫，總只爲變化氣質。

問：「致良知之旨，《大學》未嘗指出。」曰：「誠意一章，指出一個致良知的以爲法，指出一箇不能致良知的以爲戒，何等分明！平居爲不善，至於無所不至，則小人之良知疑於泯滅無存矣。而一見君子，厭然自愧，揜其不善而著其善。夫不知善之可好也，何爲而著之？不知不善之可惡也，何爲而揜之？見其良知固在也，而病未能致之耳。使小人而能致其良知，知善必爲，無以尚之，知不善必改，不使加乎其身，則憣然爲君子，孰能禦焉？故愼于獨知以超狂而入聖，不是先師杜撰出來。」眉批 小人良知，固在能致，便是君子，一轉念間耳。

問「内外賓主之辨」。曰：「横渠研之精矣，自外而入曰至，至猶是賓。自内而出曰違，不違乃是主。顏子語之不惰、退省足發，正是不違仁實功。然日至月至亦是。閔、冉以下，人品其至處，與不違同一境界，故曰智及之。」眉批 不違便是誠之不息。

問：「戒愼工夫與誠意、致知、格物之旨同異何以別？」曰：「戒愼恐懼便是愼，不覩不聞、莫見莫顯便是獨。自戒懼之靈明無障，便是致知。自戒懼之流貫而無虧，便是格物。故先師云：『子思子撮一部《大學》作《中庸》首章，聖學脈絡通一無二，凈洗後世支離異同之窟。』正心是未發之中，修身是發而中節之和，天地位，萬物育，是齊家治國平天下。詞有詳略，工夫無詳畧。」眉批 果然通一無二，省却多少

講解。

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學問之功，必從實地上做起，非懸空超脱可入。實地工夫，只從孝弟真切處學，下文引《詩》及孔子之言，正指孝弟之實只在翕兄弟、和夫婦以順父母之心，從此充拓將去，便是中和位育之道。下文承以鬼神之德者，明孝弟之道通於神明。齋明盛服，正是恂慄威儀脈絡，非誠於孝弟者不能，故曰誠之不可掩。下章以大舜、武、周之孝，乃是指出通於神明的格式。郊社宗廟，運天下於掌，更不在仁孝之外。《孝經》「通神明，光四表，無思不服」一章，與此互相發明，正好玩味。【眉批】孝弟是一了百當之事，故夫子曰：「吾行在《孝經》。」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天性與氣質更無二件，人此身都是氣質用事，目之能視，耳之能聽，口之能言，手足之能持行，皆是氣質，天性從此處流行。先師有曰：「惻隱之心，氣質之性也。」正與孟子形色、天性同旨。其謂浩然之氣塞天地，配道義，氣質與天性一滾出來，如何說得論性不論氣？後儒說兩件，反更不明，除却氣質，何處求天地之性？【眉批】形色、天性一語，❶是宗旨。

二友論孺子入井，一謂怵惕惻隱是指出本體，一謂常人雖是本體，却與聖人的本體有間。争論未已，時方對月，指而諭之曰：「滿天一雲障，露出一隙月光，不可謂非本體。雲去全體光明，自當不同。知一隙之爲本體，則學問可以入頭矣。知全體未透之爲有間，則學問可以進步矣。」【眉批】入頭進步，合兩義始全。

❶「性」，原作「地」，據康熙六年本改。

先師有訓，孔門志學便是志不踰矩之學，其揭上帝降衷之藴，羣聖執中之脈乎！矩也者，天然自有之中，即所謂良知，即所謂至善，加焉則過，損焉則不及，不及與過雖異科，其踰矩均也。故天下可均，爵禄可辭，白刃可蹈，而依乎中庸爲難。「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正文王不踰矩學脈。不識者非無識也，不知者非無知也，所識所知一於天則，一毫聲色不逆其間。有所歆羡便是作好，有所畔援便是作惡，故曰「帝謂文王」，又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此與孔門「知天命」、「知我其天」一揆。禪與繼異矣，而與賢與子皆曰「天征伐」，與禪、繼又異矣。而曰「予畏上帝」，曰「予弗順天，厥罪惟均」，古之人游衍出王，無非此學。敦典庸禮，命德討罪，皆從天叙、天秩、天命、天討中來，不敢以人爲加損其間。眉批 孔「不踰矩」，文之「順帝」，總不以人爲加損其間，此之謂「良知」，此之謂「至善」。

良心虚靈，晝夜不息，與天同運，與川同流。故必有事焉，無分於動静。若分動静而學，則交换時須有接續，雖妙手不能措巧。元公謂静而無静，動而無動，其善發良心之神乎！眉批 無交换便無接續，此謂川流不息。

學者不立真志，以小成自安，縱勤持守，終欠著察。不修實行，以虚遠自騖，縱精擬議，終無所歸宿。故庸德之行，庸言之謹，以慥慥爲準，一毫不敢放過，方是聖門全生全歸、相傳博約正脈。眉批 真志實行，總不離庸德庸言。

學者從明德本明處時時充拓，如火燃泉達，真機勃勃。平日氣稟偏重、俗態膠固，猛自克治，不敢輕易放過，方是致良知樸樸實實課程，不落虚見浮説。

先師提出「致良知」三字，貫微顯體用而一之，其詩曰：「不離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畫前。」體物不遺，而不見不聞也。曰「無聲無臭獨知時，此是乾坤萬有基」，不見不聞，而體物不遺也。世之傳者往往裂之，摹方效圓，踐履可觀矣，行而不著，習而不察，其蔽也支。探懸測奧，性命窺矣，高不自卑，遠不自邇，其蔽也虛。故下學上達，聖門有莫我知之歎。學是學個甚麽？達是達個甚麽？須是自戒自懼，顧諟帝則，勿尚口説，勿落測度，反躬而深造之，庶其勿畔矣乎！[眉批]反躬深造，下學也，「支」與「虛」正相反。

天下之道二，誠與僞而已矣。天下之學術二，言與行而已矣。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時措于子臣弟友，相顧而慥慥，是聖門之規矩彀率也。言弗謹則無物，行弗信則無常，將奚以拔於凡民？故曰「視其所以」。式謹式信，顯明無愆矣，而是中隱微未能潔净焉，不免於義襲，故曰「觀其所由」。由衷而發，明物察倫，而一簣或虧焉，猶爲大德累，故曰「察其所安」。于焉自考，于焉考人，則其旋弗旋，吉弗吉，明於觀火矣。[眉批]聖門之規矩彀率，總不離言、行二者。

日用工夫，只從心體上點檢，使精明呈露，勿以意、必障之。如日月之照樓臺殿閣、糞壤汙渠，境狀萬變，順應如一。稍有障蔽，即與掃除，雖欲頃刻息之而不可得。古人所以造次於是，顛沛於是，正欲完此常照之體耳。[眉批]掃除障蔽，而常照之體自完。

夫良知之教，乃從天命之性指其精明靈覺而言。《書》謂之「明命」，《易》謂之「明德」，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無往而非

良知之運用。故戒慎恐懼以致中和，則可以位天地、育萬物；而擴充四端，則可以保四海如運諸掌。今乃疑吾心之良知爲未足，則多學而識，其將愈於一以貫之乎！良知之明也譬諸鏡然，廓然清明，萬象畢照，初無不足之患，所患者未能明耳。眉批 只患鏡不明，不患不能照。好問好察以用中也，誦《詩》誦《書》以尚友也，前言往行以蓄德也，皆磨鏡以求明之功也。及其明也，只是原初明也，非合天下古今之明而增益之也。世之没溺於聞見，勤苦於記誦，正坐以良知爲不足，而求諸外以增益之，故比擬愈密、揣摹愈巧而本體障蔽愈甚，終亦不能照而已矣。博文格物即戒懼擴充，一個工夫，非有二也。果以爲有二者，則思開卷之首，得無舍其門而驟語其堂乎！

聖學之裂也久矣，而誰與一之？《大學》、《中庸》，天下童而習之也，謂扞去外物而後可入道，則「有物有則」者裂矣。謂即物以窮理，則「萬物皆備於我」者裂矣。謂先知而後行，則「知至至之、知終終之」者裂矣。謂静存而動察，則「逝者如斯，不舍晝夜」者裂矣。眉批 非知道者，其誰與一之？聖門之學以求仁爲功，而及門之士猶求之於外。并有人而從之，則求諸形迹矣；子文之忠，陳文子之清，則求諸事爲矣；博施而能濟衆，則求諸成功文章矣。獨如愚之顔，見稱爲好學，而夷考其功，專求之於内，克己復禮，毅然請事，退省其私，亦足以發，故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曰「不遷怒，不貳過」，此其學之彰明顯著者也。先師良知之教，正欲學者用力于心術之微。眉批 求之於外，愈求

愈遠，故獨以「不違仁」稱顔子。

子思子費隱之道，正發明博文約禮脈絡。文也者，禮之見於外者也，散於事而萬殊，故曰博。禮也者，文之存於中者也，根於心而一本，故曰約。五常百行，酬酢變化，宣於口而成章，措於身而成行，書於册而成訓，三千三百，罔不周遍，是文也，命之曰費。是孰主宰？是孰綱維？是即之而無所，措之而無定，執之而無得，超然聲臭，莫可窮詰，是禮也，命之曰隱。費是常發，隱是常未發，吾儕果能知費而隱，隱而費，寂感無二時，體用無二界，日用云爲、視聽言動，一如天則而不可須臾離也，斯可以語欲罷不能矣。帝規帝矩，無方無體而不可以言象求也，斯可以語欲從末由矣。先師之訓曰：「有而未嘗有，是真有也。無而未嘗無，是真無也。見而未嘗見，是真見也。」學者見有矣未嘗見真有，見無矣未嘗見真無，故見見矣未嘗見真見，將鑿竅穿坯，道術必爲天下裂。眉批 費隱即博約，元無二旨。

古者自小子至於成人初無二教，故曰：「蒙以養正，聖功也。」自天子至於庶人初無二學，故曰：「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後世岐小學、大學爲二，而謂帝王經綸之業與章布章句異，嗚呼！聖人之教天下也，將望其爲經綸乎？將望其爲章句乎？古今學術之同異，執是可以稽矣。古者灑掃應對、造次顛沛、參前倚衡，無往非格物之功，故求諸吾身而自足。後世鑽研於書策，摹擬於事爲，考索於鳥獸草木，以一物不知爲恥，故求諸萬物而愈不足。求諸吾身而足者，執規矩以出方員也。求諸萬物而愈不足者，揣方圓以測

規矩也。絜矩以平天下，天下之達道也。而其目曰「所惡於下，毋以事上」，千變萬化，只在自家好惡上理會。嗚呼！修己以敬，可以安百姓；戒慎恐懼，可以位育；擴充四端，可以保四海。夫非守約博施之道乎！眉批 求諸吾身而自足，守約也。求諸萬物而愈不足，鶩博也。

文莊語開大精實，令人鼓舞。至闡發師門宗旨尤深切著明。文成門人品行議論醇乎不雜者，必以公爲第一。

鄒穎泉善語録

學者真見得萬物皆備於我，則反而求之於吾身可也。人倫庶物，一刻與吾不相離，時時强盡吾明察之功，即時時是希聖功課。

和靖問伊川：「如何是道？」曰：「行處是。」或以問明道，令於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上求，此是孔門庸德庸言慥慥一派的脈。

有志於學者，都更不論氣之美惡，只看志如何。「匹夫不可奪志，惟患不能堅勇」，橫渠先生此言，欲人先樹根本，無根本，培養個甚？

孔子一生只是下學上達，無內外，無顯隱，一以貫之。

學不明諸心，則行爲支。明不見諸行，則明爲虚。明者明其所行也，行者行其所明也。故欲明孝德，非超悟乎孝之理已也，真竭吾之所以事父者，而後孝之德以明。欲明弟德，非超悟乎弟之理已也，真盡吾之所以事兄者，而後弟之德以明。舜爲古今大聖，亦惟曰「明于庶物，察于人倫」，舍人倫庶物，無所用其明察矣。若

本吾之真心以陳説經史，即此陳説，即行其所明也，安可以爲逐物？ 本吾之真心以習禮、講小學，即此講習，即行其所明也，安可以爲末藝？ 然今世所謂明心者，不過悟其影響、解其字義耳，果超果神者誰歟？ 若能神解超識，則不離日用常行矣。 故下學上達原非二時，（眉批：上達在下學內。）分之即不可語達，即不可語學，故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作與語固爲行，止與默亦爲行。 人一日何時可離行耶？ 行本重，然實不在明之外也。

承示元城之學，力行七年而後成。 上蔡別程子數年，始去一「矜」字，何其難！ 子曰：「欲仁而仁至。」又何其易！ 切問也，夫仁何物也？ 心也。 心安在乎？ 吾一時無心，不可以爲人，則心在吾，與生俱生者也。 求吾之與生俱生者，安可以時日限？ 試自驗之。 吾一念真切，惟求復吾之真體，則此欲仁一念已渾然仁體矣！ 何有於妄？ 何處覓矜？ 無妄無矜，非仁體而何？ 至於力行之熟，消融之盡，則不能不假以歲月耳。 今高明既信吾夫子「欲仁仁至」之語，則即此處求之足矣，不必更於古人身上生疑，斯善求仁矣。

鄒聚所德涵語録

問：「欲明明德於天下的心，不如欲修其身、欲齊其家的心欲得真切。」曰：「此是欲不污其身、不亂其家的心。 若是，欲修其身，須是如三王之身；欲齊其家，須是如三代之家。 欲明明德於天下之心不真

切，算不得修身，算不得齊家。本是一件，如何二得？」眉批元二不得。

先生謂康曰：「爲學，只要信得『人皆可以爲堯、舜』一句。」康曰：「近來亦信得及，只是無長進。」曰：「試言信處何如？」康曰：「只一念善處，便是堯、舜。」曰：「如此却是信不及矣。一日之中，善念有幾，却有許多時不是堯、舜了。只無不善處，便是堯、舜。」康曰：「見在有不善處，何以是堯、舜？」曰：「只曉得不善處，非堯、舜而何？」

問「心、性、情、才四者之别」。曰：「譬之物然，以表觀之則有二三，自根源觀之則一而已。譬之汝，有名、有字、有號。尊者呼汝名及汝字，並己者呼汝號，其實只汝一人耳。」又曰：「凡解不得，只反在自心上體當即可通，不要只管泥人口頭上言語。」

先生謂康曰：「爾近來有自得處否？」康曰：「承老師教，常静坐，却思慮，思慮近覺少些。至應事接物，亦覺有個主宰。」曰：「你須自聞自見，若在師友口吻上接得些話頭，書册上看得些説話，終是外聞外見，無自得處。縱是應事接物，亦是硬把持；縱是却思處，亦是硬把持。只做得五伯的學問，只是挨傍格式。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又曰：「慎思之。」又曰：「近思只要你慎思，近思非是全不要思，思而外於天理，便不是慎思、近思，天理本是慎的近的。凡古人言語是古人底，不與你相干。且如陽明先生説『致良知』，豈是漫然説的？由他在龍場三年不帶一本書，在自家心上理會得靈靈透透，方説出這般正學出來。汝須是反身

靈識，見得古人言語，宛然是自家體認出來的。這裏明白了，就是一貫之學，天下道理無一不明得去。」眉批 大凡古人底不與自己相干，須是自家體認，方爲自得。 又曰：「思也不是苦思。」

康問：「孟子云『必有事焉』，須時時去爲善方是。即平常無善念無惡念時，恐也算不得有事否？」先生曰：「既無惡念，便是善念，更有何善念？ 却又多了這分意思。」康曰：「亦有惡念發而不自知者。」先生曰：「這點良知，徹頭徹尾，無始無終，更無有惡念發而不自知者。 今人錯解良知作善念，不知知此善念是良知，知此惡念亦是良知，知此無善念、無惡念，也是良知。 常知便是必有事焉，其不知者，非是你良知不知，却是志氣昏惰了。古人有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豈有不自知的？ 只緣清明不在躬耳。你只去責志，如一毫私欲之萌，只責此志不立，則私欲便退聽。所以陽明先生『責志』之説最妙。」眉批 良知元無不知，有不知何以爲力？

有疑於「當下便是」之説者，乃舉孟子之「擴」、「充」爲問。先生曰：「千年萬年，只是一個當下，信得此個當下，便信得千個萬個，常如此際，何有不仁不義、無禮無知之失？ 孟子所謂『擴』、『充』，即子思『致中和』之『致』，乃是無時不然，不可須臾離意思，非是從本心外要加添些子。 加添些子，便非本心，恐不免有畫蛇添足之病。」

文莊謹承師説，雖有時發文成所未發，然皆意中所欲言，非更端也。諄切於戒慎恐懼，實致於子、臣、弟、友，以底於全歸。其道至大，而其學至近。子穎泉太常、孫聚所憲僉，纘承家學，一遵文莊之旨。鄒氏之家學昌，而文成之道益以大光，其所關匪淺也。 其曾

孫袞亦知向學。文莊之身型，蓋與蔡神與之教其子者不干利禄而開之以聖賢之學，同一識趣云。

王汝止艮　子襞、門人林子仁春附

王艮，字汝止，泰州安豐場人。家貧，父使治商，又業醫，皆弗竟。二十五歲過闕里，謁孔子廟，慨然奮曰：「是聖人者，可學而至耶！」同侶咸愕之。歸取《孝經》、《論語》、《大學》日誦之，務見之行。父役之官，天寒晨起，以冷水盥面，艮痛自責爲己罪，自是出代父役。入則晨昏定省，禮益虔。隨時默自體究，證悟有得，而人未之識也。乃製古衣冠條經搢笏，所至與人講授。榜其門曰：「此道貫伏羲、神農、黄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不論老幼、貴賤、賢愚，有志願學者傳之。」居常以經證悟，以悟證經，發明自得，不泥傳註。

有黄塾師者，吉州人，聞艮語，詫曰：「此類吾陽明公之論學。」艮亦訝曰：「有是哉？不可不往見。」請於父，即日登舟抵豫章，刺稱「海濱生」，二詩爲贄，由中甬入。陽明降階迎之，艮服古衣冠，執木簡，踞上坐。問：「何冠？」曰：「有虞氏冠。」「何服？」曰：「老萊子服。」曰：「學老萊子乎？」曰：「然。」曰：「將止學其服，抑學其上堂詐跌掩面啼哭也？」艮色動，坐漸側。反覆論致知格物，艮大歎服，曰：「簡易直截，某所不及。」乃下拜執弟子禮。辭出就館舍，繹思所聞，間有不合。明日復入見曰：「某昨輕拜，請再論。」復上坐。陽明喜曰：[1]「有疑便疑，可信便信，不可苟從，甚

[1] 「陽」，原作「楊」，據康熙六年本改。

善。」又反覆論難，曲盡端委，竟大服，再下拜。陽明退謂門人曰：「吾擒宸濠無少動，今却爲斯人動，眉批「色動」、「却爲斯人動」，是師弟作合之緣。此真學聖人者也。」居七日，告歸。陽明曰：「何亟也？」艮曰：「事親從兄，無非實學，何必遠遊乎？」陽明曰：「孟軻寄寡母居鄒，游學於魯，七年而學成，我力量不逮子，學問路頭，我則先知之。」艮然其言，以父命不敢後，遂歸。無何，擬再往，父以險阻難之，艮堅請。時天旱，族長老曰：「試禱雨，得應信天可動也。」艮虔禱，雨下如注，得父命行。

過金陵，至太學前，六館士覩冠服異常，環聚問六經大旨。艮曰：「吾治總經，惟事此心耳。」大司成汪延入與語，問曰：「古言有所乖戾云何？」艮曰：「公何不問我無所偏倚？有無所偏倚，方無所乖戾。」汪敬而憚之。再抵豫章而返。久之，陽明丁外艱家居，四方來學者日衆。艮至越爲調度館穀以居之，而鼓舞開導其間。一日，入告曰：「千載絶學，天啓吾師倡之，可使天下有不及聞此學乎？」既辭歸，製一蒲輪，沿途聚講，直抵京師，爲書千餘言，擬伏闕以上，同門阻之，乃止。

時陽明論學與晦庵頗牴牾，世方非詆，而艮復講論勤懇，冠服車輪悉古制度，人皆駭異。眉批有所乖戾之語，或指此乎？歐陽德諸人在都下者，力促之歸，還至會稽。陽明思裁之，及門三日不與見。一日送客出門，艮長跪曰：「某知過矣。」陽明不顧，艮隨入至庭，復厲聲曰：「仲尼不爲已甚。」陽明揖之起，自是益斂圭角，就平坦，養粹氣和，令人意消。戊子，陽明卒於師，艮迎哭於桐廬，經紀其事而還。至家開門授徒，遠近皆至。

嘉靖乙亥，艮遘疾，羅文恭造廬，林子仁率同郡諸生畢集，就榻前論證。明年卒。

汝止之學，以悟性爲宗，以反己爲要，以孝弟爲實，以樂學爲門，以太虚爲宅，以古今爲旦暮，以明學啓後爲重任，以九二見龍爲正位，以孔氏爲家法。其言曰：「只心有所向便是欲，有所見便是妄。既無所向，又無所見，便是無極而太極。」又曰：「知愚夫愚婦與知與能，與鳶飛魚躍同一活潑潑地，則知性矣。」語持功太嚴者曰：「君子不以養心者害心。」有問「放心難收者」，呼之輒應而起，曰：「汝心見在，便何求乎？」曰：「即事是心，更無心矣。即心是事，更無事矣。」或勸之著述，不應。洪御史垣搆舍居其徒，吴御史悌疏薦，不報，大學士趙貞吉誌其墓，以爲契聖歸真，生知之亞。晚作《格物要旨》、《勉仁方》諸篇，年五十八。五子：衣、璧、褆、補、雍，皆自立，而璧最知名。

汝止衣冠、言動、行事亦多刺目，蓋未經學問，直率本質。然非陽明極力鑪錘，則汝止終一狂妄之人而已矣。歸裁狂簡，此見陽明之大。

璧，字宗順。生九齡，隨父之陽明公所，士大夫會者千人，公命童子歌，多囁嚅不能應。宗順意氣恬如，歌聲若金石。公召視之，知爲心齋子，詫曰：「吾固知越中無此兒也。」輒奇而授之學。是時龍谿、緒山、玉芝皆在公左右，宗順以公命悉師事之。踰十年，歸娶，已，之越，復留者八年。師友相陶汰，氣竦神涌，耳新目明，沛如也。

眉批　宗順生平恪守家學，❶不立崖異，❷勝乃翁矣。

久之，陽明卒於師，心齋始授徒淮南，宗順相之，覃

❶「宗」，原作「宋」，據康熙六年本改。
❷「崖」，原作「産」，據康熙六年本改。

思講論。

心齋殁，宗順望日隆，四方聘以主教者沓至。羅近谿守宛則迎之，蔡春臺守蘇則迎之，李文定迎之興化，宋中丞迎之吉安，李計部迎之真州，董郡丞迎之建寧，餘殆難悉數。歸則隨村落大小，扁舟往來，歌聲與林樾相激發，聞者以爲有舞雩詠歸之風。耿天臺迎謂曰：「衆多君解了，於道有得，君自謂若何？」曰：「道者六通四闢之塗也，藉謂我有之，將探取焉？」而又曰：「我能得之，則已離矣。」聞者大賞其言。至金陵與多士講習，連榻累旬，博問精討，靡不愜其欲以去。

楊道南紀之云：「東崖子至而論學也，問：『學何以？』曰：『樂。』又問，曰：『樂者心體也，有不樂非其體也，吾求以復之而已。』『然則如之何而後樂？』曰：『吾體自樂。曰「如之何而後樂」，是加於本之外也。』『然則學可廢乎？』曰：『否，莫廢學也，而皆以求此樂也。樂者樂此學，學者學此樂。吾先子蓋言之矣。』『樂有辨乎？』曰：『有所倚而樂者，樂以人也，喪其所倚則不樂。無所倚而樂者，樂以天也，舒慘失得，欣戚榮悴，無之而不可。』曰：『無倚而樂者，非樂道邪？』曰：『樂即道也，而曰「樂道」，是牀上之牀也。』『學顧止此乎？』曰：『孔、顏曰「不改其樂」，曰「樂在其中」，於此蓋終身焉，而何以加諸？』『然則何以曰「憂道」？』曰：『君子非以外物爲戚戚也，所憂者道也。憂道者，憂其不得乎樂也云爾。』」平生孔、孟之言未嘗一日去於口，其推而與世共也，未嘗一日忘於心，而大意具此矣。

居恒不煩繩削而動應矩矱，非其義，千

金至前不一盼也。一喪祭必遵古禮。建先祠，置祭田，月朔率子弟肅衣冠致奠，隨考一月中所爲，竟日乃罷。蓋心齋以修身格物爲鵠，宗順嚴取予，敦孝弟，聯宗族，闕於行誼者，毛髮必謹。中丞淩海樓疏薦於朝，部擬召用，宗順堅卧自如。臨終屏婦女毋使近，諭門人子弟親賢講學，語不及私。

心齋之興，從游者甚衆，推馴謹者，以林春爲第一。林春，字子仁，泰州人。會試第一，官文選郎中。嘗挾衣被往宿觀寺中，與王汝中、羅達夫講學竟夕。是時紳士以學萃京師者數十人，其聰明解悟，能發揮師説者，推王汝中。志行悃愊，則推子仁與羅達夫。達夫於朋友中最沈密矣，子仁猶面疵之，以其露才也。子仁長厚清苦，謹繩墨自立，日以朱墨筆點記其意向臧否醇雜，自程度。官吏曹久，以母病謝歸養。

薛中離侃

侃，字尚謙，號中離，廣東人。舉正德丁丑進士，官行人司正。年十六，聞講《中庸》，遂志聖賢之學。已而受業陽明，踐履益篤。嘉靖改元，上方啓衢室，虚懷盡下，侃投匭上封事。有范蜀公、朱紫陽之遠慮，爲權幸傾搆，詔下廷訊，備極慘毒，侃從容應對，之死不回。上察無他，放歸田里。南過會稽見陽明，陽明曰：「當是時，吾子如何？」侃曰：「侃惟一良知而已，炯然無物也。」陽明首肯之，由是退處中離山中二十年，❶一意講學，學邃養純。語門人曰：「欲致良知者，其研幾矣乎。」於是門人日記所

❶「由」，原作「曰」，據康熙六年本改。

聞萃爲録，命曰「研幾」。

語　録

「《語》云：『朝聞道，夕死可矣。』如何是聞道？」曰：「知德者鮮矣。」「如何是知德？」「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如何是見大意？」「於此省悟一分，是入頭學問；省悟十分，是到頭學問。却去閑理會何益？」〔眉批〕直截醒快，❶得意語正不在多。

孟子只説「是心足以王」，「充之足以保四海」，「不失赤子之心」，「此之謂失其本心」。此乃天地易簡之理，古今傳受之要，加一些是世儒，減一些是異學。

後儒謂釋「空」、老「無爲」異，非也。二氏之蔽在遺倫，不在虚無。著空淪無，二氏且以爲非，以是罪之，故弗服也。聖人亦曰「虚明」，曰「以虚受人」，亦曰「無極」，曰「無聲無臭」，雖至懸渺，不外彝倫日用，即聖學也。安可以「虚無」二字歸之二氏？以是歸之二氏，則必落形器，守方隅，泥文義，此聖學之所以不明也。

要知此理，人人可爲。資質無有不可者，但不肯耳；精力無有不足者，只有漏耳；本體無有不見在者，只自蔽耳。於此瞷破，信及真，可一立便起，一得永得。

高明、博厚、悠遠，吾心之體本如是也。有欲則昏下、則淺狹、則拘促矣。試於心平氣和與忿生慾發之時觀之，自可見。心平氣和，萬境皆春。忿生慾發，一物難容。此能覆載與不能之驗也。〔眉批〕人人可認。

❶「直截」，原爲空格，據康熙六年本補。

大游問：「治世以何爲緊要？」曰：「只有這件緊要，世人事事緊要，只爲這件不緊要。」曰：「法度亦莫可廢？」曰：「徒善徒法，有明訓矣。然善無定善，以不戾本然爲善。法無定法，以遂善成物爲法。」

王道即是天理，即是眼前學問。「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一言盡矣。自其廓然，名曰「天德」；自其順應，名曰「王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眉批 人個字正難。❶《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作」是作意爲之，非廓然順應者也。無作無偏，是無意必將迎之私，用舍舉措自得其宜。此在性情用功，豈人不能也？不爲耳。後世將王道比作天上事看，講來做去務求高出，反致善著法與此相背，如何做得三代時事？

學未知頭腦，不是認賊作子，便是指玉爲石。

問「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曰：「未發謂中，中節謂和，一齊見在，分析不得。若以時地分得開，便體用爲二源，形影爲二物。蓋和非順適人意之謂，不戾本體之謂也。」

過出無心，聖賢不免。後人看得太重，反生文過遂非之惡。曾子易簀，古今稱美，然易時是則用時非，非過乎？殛鯀爲是，則任鯀爲非，非過乎？眉批 正見不文過。❷

歐陽文莊德

德，字崇一，號南野，江西泰和人。弱

❶「人個字正難」，原無，據康熙六年本補。

❷「正見不文過」，原無，據康熙六年本補。

冠舉於鄉，時有遠志，以聖人必可爲。聞文成論學，即慕悦之，走虔臺上書師事焉。研窮剖析，至忘寢食，不赴春試者再。嘉靖二年舉進士，知六安州。適歲荒，捐俸倡賑，隨所在設粥，活數萬人。擢刑部員外郎，改翰林編修，尋擢南國子司業。日進諸生，誨以治心修身之學。遷南尚寶太常少卿、鴻臚卿，丁外艱，與鄒文莊守益、聶貞襄豹、羅文恭洪先諸公聚講於青原梅陂之上，及門之士益進。以薦起，晉南太常卿，召入掌國子祭酒事。尋擢禮部左侍郎，改吏部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教庶吉士。謂庶吉士號爲「儲相」，不宜直工文詞而已。時聚一堂，析理論政，究極聖門明體適用之實際。丁内艱，服闋，召拜禮部尚書，踰月，遂召入直，與聞大政。時眷倚方隆，疾遽不起，年五十九，謚「文莊」。

語　録

或謂近時學者往往言良知本體流行，無所用力，遂至有認氣習爲本性者，須有以救之。不若説致知工夫，不生弊端。鄙意則謂今之認氣習爲本性者，正由不知良知之本體。不知良知之本體，則致知之功未有靠實可據者。故欲救其弊，須是直指良知本體之自然流行而無所用力者，使人知所以循之，然後爲能實用其力，實致其知。不然，却恐其以良知爲所至之域，以致知爲所入之途，未免歧而二之，不得入門内也。眉批 致知者，致此良知也。

孺子入井之惻隱，嘑蹴之食之羞惡，達於面目之泚，觳觫之牛之戚戚，發明良知，不學而能，不慮而知，最爲親切。後世之學

正坐信此不及，乃自生支節，自作艱難，以成其意見。不思吾身動静語默、行止久速、視聽食息、知識思慮，莫非良知之所爲，而一毫之人力無所與焉，所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也。人惟不能循其良知，而作好作惡，用智自私，是動静語默之間皆失其則，故曰「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故君子之學循其良知，而不自私用智以鑿其天命焉耳矣。眉批 不自私用智，須用戒懼工夫。

良知，心之本體也。孟子知愛知敬，知是知非，亦是端倪，舍此固無以爲良知，而即此亦未足以盡良知。

良知不由聞見而有，而聞見莫非良知之用，猶聰明不由視聽而有，而視聽莫非聰明之用。心齋傳習師訓，必不至專以天德爲知而惡聞見。專以天德爲知而惡聞見，是以聰明爲聰明而惡視聽矣。謂天資高者可無聞見，而其次則不可無聞見，是耳聰目明者可無視聽，而其次則不可無視聽矣。夫孩提知愛敬，乞人知恥嘑蹴，皆不由學慮而自知，豈皆天資高者耶？伏羲至聖，然仰觀俯察，遠求近取，豈無聞見而能類萬物之情乎？

夫良知者，常寂常感，常應常廓，然未能寂然則其感必不通，未能廓然大公則其應必不順。故致知之功，致其常寂之感，非離感以求寂也；致其大公之應，非無所應以爲廓然也。蓋即喜怒哀樂而求其未發之中，念念必有事焉，而莫非行其所無事。時時見在，刻刻完滿，非有未發已前未臨事底一段境界、一種工夫，免得臨事揣摩，入於義襲者也。

世情遮迷，猶易警發。意識襯貼，卒難破

除。諸友精粗淺深稍有不同，然不免落此二病。爲其不徹悟良知，則一而已。良知不得徹悟，縱有格致工夫，終是影響。

近日朋輩中往往以意念知識爲良知。意念知識，所謂幾善惡者也；良知，所謂誠無爲者也。無善無惡而知善知惡，故良知雖不離於意念知識，而不可以意念知識爲良知。

吾人良知，非但不沾惡習，雖善亦未有著處。

君子之於天下，可行則行，可止則止，視吾良知之所不容已者耳。故通國譽之而不喜，舉世非之而不顧，蓋痛癢固自有在，而吾之所以自搔自摩，安得人人而喻之？

近時士大夫雖名爲有志於學者，未免藏頭改面，不肯直下承當。其稱名借號，以爲但當潛修默進，不必立此名色，不知裏許盡是媚世趨避私意，果何所修，而亦何進也？故僕嘗謂爲小人而有忌憚，則不能爲真小人；爲君子而有忌憚，則不能爲真君子。

自見己過，痛自刻責，是致良知切實工夫。如睡者欲醒，眼自不容不睜抉。病者欲行，足自不容不撑拄。既自不容不如此，則勉强亦即是自然。若只以不費力爲自然，却恐流入恣情縱肆去也。戰戰兢兢，臨深履薄，何常不用力然？皆良知自覺自修作用，何嘗於本體上添得些子？又何嘗不自然？今人不知良知，則自然亦正是安排耳。［眉批］師門宗旨，元是如此。

戒慎恐懼，亦即是不憂不懼。

格致誠正即是養，孟子言「養氣」，亦只在慊

於心上用功。慊於心，即是致良知。後世所謂養，只守得個虛静，習得個從容，與聖賢作用天地懸隔。

萬事出於知，故曰「皆備於我」。知也者神也，神無方無體，其在人爲視、聽，爲言、動，爲喜、怒、哀、樂。其在天地萬物，則發育峻極者，即人之視、聽、言、動、喜、怒、哀、樂者也。鳶之飛，魚之躍，以至山川之流峙，草木之生生化化者，即人之視、聽、言、動、喜、怒、哀、樂者也。故人之喜、怒、哀、樂、視、聽、言、動，與天地萬物周流貫徹，作則俱作，息則俱息，而無彼此之間，神無方體故也。故格吾視、聽、言、動、喜、怒、哀、樂之物者，則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❶神無方體故也。或謂物非止視、聽、言、動、喜、怒、哀、樂，夫非禮勿視、聽、言、動而天下歸仁，喜、怒、哀、樂中和致而天地位，萬物育，視、聽、喜、怒之外，更有何物？蓋古之言視、聽、喜、怒者，有見于神通天地萬物而爲言。後之言視、聽、喜、怒者，有見于形對天地萬物而爲言，通則一，對則二，不可不察也。眉批 人與天地同體，只在喜怒哀樂視聽言動之間，此處正須理會。

自古聖賢反復闡明，無非此事。然自實體實功觀之，雖聖賢之言，猶爲影響。正欲使人因影求形，緣響知聲耳。若復就影響而追逐尋伺，則其去形聲逾遠矣。

學無巧法，惟是此心真實，即無復可言。苟此心不實，則亦無復可言。

不從軀殼起念，雖富貴功名，何者非道？從軀殼起念，雖道、德、仁、義，何者

❶「遺」，原作「遣」，據康熙六年本改。

非私？

日與諸友求歸根復命之實，細細尋求，只是聲色貨利斬截不斷，所以放舍生産作業不下，自生纏繞，自作障礙，種種談仁說義，只成戲論。始知前輩所謂在身忘身、在家忘家者，方是格物致知。然非有真志真功，不容以虛見虛說湊合此語也。

象山先生分別學者之病有二種，一是情欲，一是意見。吾儕以情欲未了之心，而又文之以意見，則二病兼受之矣。然意見作障，亦只是情欲未了。

古之責善者，隱惡而揚善，故與人同歸于善。今之責善者，是己而非人，故與人皆陷于惡。

處人不當憂人性之無常，但當憂我不能處無常之性。不能處無常之性，則吾性亦無常。能處無常之性，則其人亦無常矣。

文成門中兩文莊，皆近裏着己，絕無浮游影響之語，非其人必不能傳。其師良知之旨，昭然于天下後世者，二公之力爲多。

黃宗賢綰

綰，字宗賢，號久庵，紹興人。成進士，官後軍都督府都事。陽明適以覲入京，綰因儲柴墟巏請見，陽明曰：「此學久絕，子何所聞？」對曰：「雖粗有志，實未用功。」陽明曰：「人患無此志耳。」綰始奮志於學，遂執贄稱弟子。或相見問難，或寓書請益，陽明甚重之。

當陽明没於師，朝中有異議，爵廕贈謚諸典不行，且下詔禁僞學。綰官詹事，上疏曰：「忠臣事君，義不苟同。君子立身，道無阿比。臣昔爲都事，今少保桂萼時爲舉

人，取其大節，與之交友。及臣爲南京都察院經歷，見大禮不明，相與論列。相知二十餘年，始終無間。昨臣薦新建伯王守仁堪以柄用，萼與守仁舊不相合，因不謂然。小人乘間搆隙，然臣終不以此廢萼平生也。但臣於事君之義、立身之道則有不得不明者。臣所以深知守仁者，蓋以其功與學耳。然功高而見忌，學古而人不識，〔眉批〕只此二語，便盡當年情事。此守仁之所以不容於世也。蓋其功之大者有四：其一，宸濠不軌，謀非一日。內而內臣如魏彬等，嬖倖如錢寧、江彬等，文臣如陸完等，爲之內應；外而鎮守如畢真、劉朗等，爲之外應。故當時中外諸臣，多懷觀望，若非守仁忠義自許，身任討賊之事，不顧赤族之禍，倡義以勤王，運籌以伐謀，則天下安危未可知。今乃皆以爲伍文定之功，是輕發縱而重走狗，豈有兵無勝算而濠可徒搏而擒者乎？其二，大帽、茶寮、浰頭、桶岡諸賊寨，勢連四省，兵連累歲，若非蚤平，南方自此多事。守仁臨鎮，次第底定。其三，田州、思恩搆釁有年，事不得息，民不得已，故起守仁以往。定以兵機，感以誠信，乃使盧、王之徒崩角來降，感泣受杖，遂平一方之難。其四，自來八寨爲兩廣腹心之疾，❶其間守戍官軍與賊爲黨，莫可奈何。守仁假永順狼兵、盧、王降卒，并而襲之，遂去兩廣無窮之巨害，實得兵法便宜之算。夫兵凶戰危，守仁所立戰功，皆除大患，卒之以死勤事。夫兵政國之大事，宜爲後世法，可以終泯其功乎？其學之大要有三：一曰『致良知』，實本先民之言，蓋致知出於孔氏，而良知出於孟軻性善之論。

❶「八」，原作「入」，據康熙六年本改。

二曰『親民』，亦本先民之言，蓋《大學》舊本所謂『親民』者，即『百姓不親』之『親』。凡親賢樂利與民同其好惡而爲絜矩之道者是已。此所據以從舊本之意，非創爲之説也。三曰『知行合一』，亦本先民之言，蓋『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只一事也。守仁發此，欲人言行相顧，勿事空言以爲學也。是守仁之學勿詭於聖，弗畔於道，乃孔門之正傳也。可以終廢其學乎？然以萼之非守仁，遂致陛下失此良弼。使守仁不獲致君堯、舜，誰之過與？臣不敢以此爲萼是也。況賞罰者御世之權，以守仁之功德，勞於王事，乃常典不及，削罰有加，廢褒忠之典，倡黨錮之禁，非所以輔明主也。守仁客死，妻子孱弱，家童載骨藁埋空山，鬼神有知，當爲惻然。臣實不忍見聖明之世有此事也。臣昔與守仁爲友，幾二十年，一日憒寡過之不能，守仁從而覺之，若有深省，遂復師事之，是臣於守仁實非苟然相信，如世俗師友者也。臣於君父之前，處師友之間，既有所懷，不敢不盡。昔萼爲小人所讒，臣爲之憤；既而得白，臣爲之喜，固非臣之私也。今守仁之抱冤，亦猶萼之負屈。伏願擴一視之仁，特敕所司，優以卹典贈謚，仍與世襲，并開學禁以昭聖政。若此事不明，則萼之與臣終不能以自忘，故臣敢言及於此。所以盡事陛下之忠，且以補萼之過，亦以盡臣之義也。」眉批 雖明説而辭却婉，萼應氣奪。疏入，不報。於是給事中周延抗疏論列，謫判官。陽明既革錫與世爵，有司默承風旨，媒孽其家，胤子正億方四齡，與繼子正憲蕩析厥居。綰陞南京禮部侍郎，以女許正億，爲經紀其家。壬辰，以進表入都，與方獻夫合同門會京師，發明師旨。官至禮部尚書。

功高見忌，從古爲然。學古人不識，惟不識便相讐矣。故聖學到底一着，曰「不慍無悶」，陽明已蚤見及此。宗賢此疏，極言其功不可泯、學不可廢，却是人心之同然，千秋之定案。

顧箬溪應祥

應祥，號箬溪，長興人。❶正德初，官錦衣幕，與黄綰同寅，日夕講論，綰因導之見文成公。時文成爲司封郎中，首講顔淵問仁章及《大學》格致之説。應祥偶有所見，文成是之，應祥遂受學焉。既而轉廣東按察僉事，提兵嶺東，與閩省夾勦汀、漳寇。文成以御史中丞提督南贛軍務，嘗於文移往復寓書請益。後巡撫雲南，以奔喪落職。起廢，歷官刑部尚書。文成殁，門人傳良知之學者日流于無善無惡，應祥乃作《致良知説》以告同門者，曰：「先生之學，大要在『致良知』一語。在《中庸》謂之『謹獨』，在《孟子》謂之『幾希』，一念之差，舜、蹠之所由分也。今之講致良知者，非不明白透徹，考其行事，似有大不相類者，無乃體認之功未至，而有認『欲』作『理』之病乎？」讀王龍谿《致知議畧》，應祥摘其中可疑者數則以辯明之。又讀《續刻傳習録》，見門人問答之言多有未當於心者，摘出作《傳習録疑》。曰非疑陽明先生也，疑門人傳録之謬也。

眉批 應有此一疑，疑門人正所以信先生也。

致良知説

良知者，人心本然之知也，性之所發

❶「長興」，原爲空格，據《明儒學案》卷十四補。

也。性也者，人所得於天之理也。以其慈愛惻怛而言則謂之仁，以其裁處斷制而言則謂之義，以其條理節文而言則謂之禮，以其明察辨別而言則謂之智。是之謂四德，而實未嘗有四也。百行萬善，隨感而異其名也。

方其未發也，渾然天理而已。及其感物而動，發爲喜、怒、哀、懼、愛、惡、欲，是謂之七情，七情發而善惡分矣。善者天理也，惡者人欲也。何以謂之欲也？情因形而感也。形者，耳、目、口、鼻、四肢之類是也。耳之欲聲，目之欲色，口之欲味，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逸，莫不各有當然之則。一有過焉，則涉於形氣之私，而謂之人欲矣。七情之中，欲尤難制，而害道爲甚，故以人欲對天理而言之。然天理人欲不能並立者也，天理微而難存，人欲蕩而易放，人欲日肆則天理日滅，天理日滅則失其本然之性。凡可以濟吾之欲者，必求遂而後已，放僻邪侈，靡所不爲。遇父則不能孝，遇君則不能忠，交友則不能信，名雖人而實無以異於禽獸矣。

君子之學，所以反吾本然之性，以求盡夫爲人之道而已。欲盡夫爲人之道，必先去人欲而存天理。欲去人欲而存天理，必自其本心之明者而通之，是即所謂「良知」也。是知也，人皆有之，與生俱生者也。聖人之心不爲物欲所蔽，故其心常覺。生而知之，安而行之，不待勉强而從容中道。下聖人一等，則未免有蔽，蔽有淺深，則用功有難易。於是乎有學知利行者焉，有困知勉行者焉，皆所以致吾之良知也。下愚之不移者，非不可移也，自暴自棄也。何以見之？夫極殘忍之人見孺子入井，未有不惕

然于中者，是惻隱之心也；極無恥之人陰爲不善，則陽必揜之，是羞惡之心也，皆良知也。不以聖而豐，不以愚而嗇者，惟學與不學，則聖愚之相去遠矣。

今夫人於日用之間，念慮初發，或善或惡，或公或私，豈不自知之？正所謂人雖不知而己獨知之者也。知其不當爲而猶爲之者，私欲之心重，而恕己之心昏也。苟能于念慮一起之時，察其爲惡也，則猛省而力去之。去一惡念則生一善念矣，非別有善念也，去其惡即爲善也。念念皆去惡而爲善，則意之所發、心之所存皆天理，而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不得以役吾之心矣，是之謂「知行合一」，而孟子所謂「勿忘勿助」者亦如是也。

然是學也，知之非難，而行之爲難。行之非難，而持久爲難。顏子，亞聖也，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况其下者乎？故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此學而弗行，行之而或作或輟者，吾未見其真知也。今之講致良知者，亦既明且盡矣，而考其行事則有大不然者，是何也？講之雖明，而體念身心之功或有所未至也。孔門弟子，各因其材而成就之，故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非不可語上也，恐起其躐等陵節之病也。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夫一念之善即堯、舜也，一念之惡則又桀、紂矣。今曰聖人之學致良知而已矣，人人皆聖人也，即孟子所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不善觀者，遂以爲吾心中自有一聖人也。自能孝，自能弟，譊譊然較諸説之異同，而於念慮之微、取舍之際則未之講，任其意向而爲之，曰是吾之良知也。知行合一者固

如是乎？

夫人心猶鏡也，聖人之心如明鏡，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固其所也。常人之心，未磨之鏡也，不加刮垢之功，而自謂廓然之體已具於我，是猶懸未明之鏡以照物，鮮有不以媸爲妍者矣。或者又曰鄉原，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而孔子惡之。狂者行不掩言，而孔子取之，吾寧爲狂也，弗爲鄉原也，是大不然。孔子之思狂狷也，爲不得中行而與之也。今之學者將欲學聖人乎？將欲學狂者而已乎？孔子之惡鄉原也，以其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似是而非，恐其亂德也。若有慥慥篤實之君子，言顧行，行顧言，孔子豈惡之乎？

「致」字如「致曲」之「致」，由曲而有誠，全憑學力。如不加學力，惟恃此依稀乍見之良，是火也，不能燃則滅矣；泉也，不能達則塞矣，濟得甚事？故孟子曰：「凡有四端於我，能擴而充之，足以保四海。」又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箬溪此說正爲龍谿下砭，見朋友切偲之意。

黃洛村弘綱

弘綱，號洛村，江西雩縣人。武廟末年，陽明以節鉞鎮虔，軍務之暇與諸生講學不倦。弘綱時已舉於鄉，偕計歸，往謁而聽之。凡三日，忽悟心理合一之旨，始信聖人可學而至，遂以所聞告其友何善山、管義泉，相率趨虔臺。至則陽明提兵桶岡，又相率趨南康，共執贄師事焉。

弘綱嘗曰：「吾人須從起端發念處察識，於此有得，思過半矣。」又曰：「知過即是良知，改過即是本體。」其語學者，每曰：「學務無情，斷滅天性。學務有情，緣情起

釁。不識本心，二者皆病。」又曰：「執有無而論，莫若兩忘。只聽良知，是非善惡莫能自欺，有情無情自無不知，知至至之，更無可知。」弘綱苦心察識，悟之甚艱，執之甚確。官至刑部主事，羅念庵銘其墓。

語録

治病之藥利在去病，苟無病，臭腐神奇同爲元氣。本領既是知覺，意念莫非良知，更無二本。

喜怒哀樂之未發，且不論其有時與否，但子思子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曾謂天下之大本，可以時言乎？未發非時，則體道之功似不專于歸寂而已也，故子思子曰「致中和」，蓋合寂感以爲功也。

存主之明，何嘗離照；流行之照，何嘗離明？是即天然良知，無體用、先後、內外、深淺、精粗、上下，一以貫之者也。

人心只此獨知，出乎身而加乎民者，只此視、聽、喜、怒諸物，舍此更別無着力處矣。謂天下之物觸于前者有正有不正，又謂知、意、身、心無能離天下國家之物而獨立，是以物爲身之所接，而非所謂備于我者，雖視、聽、喜、怒未嘗不在其中，而本末賓主則大有間。後世格物之學所以異于聖人者，正惟差認此一「物」字，故格物致知之功不容不差，亦不容不補。主敬靜養以攝歸身心，而內外動靜不得不爲二矣。眉批 身之所接，與我之所備，原有間矣。深心磨勘，發人未發。

自師提揭良知，莫不知有良知之說，亦莫不以意念之善者爲良知。以意念之善者爲

良知，終非天然自有之良。知爲有意之知，覺爲有意之覺，胎骨未净，卒成凡體。綱往歲讀先師書，有惑而未通處，即反求自心，密察精進，便見自己惑所從來。或是礙着舊聞，或是自己工夫猶未免在事迹上揣量，文義上比擬，與後儒作用處相似，是以有惑。細玩先師之言，真是直從本心發出，非徒聞見知識輪轉，真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乃知篤信聖人者必反求諸己，反求諸己然後能篤信聖人。故道必深造自得，乃能決古訓之是非，以解蔽辨惑。不然，則相與滋惑也已。

念庵稱洛村之學，始者持守甚堅，其後以不致纖毫之力，一順自然爲主。至其平生終始曾未少變，大抵厚于自信而薄迎合，長於持重而短機械。倉卒不撼，可以鎮燥心；瑣屑不入，可以消鄙見。蓋望而知爲有道也。侍文成不忍離者四五年，接引後進。文成没，門人倣築場義，歲擇一人紀其家。公居守二年，内外信服。

何善山秦

秦，字廷仁，以字行，復字性之，號善山，江西雩縣人。爲諸生時，同邑黄洛村以所聞陽明之旨盡告之，善山曰：「我昔與子恨不及白沙之門，意斯道不復有聞于後也。由今所聞，又奚他求？是不可不聞於管義泉。」義泉曰：「然則然矣，恐不利舉業，家貧親老，奈何？」洛村曰：「嘗質之師道也，藝在其中矣。道猶根株，藝特枝葉耳。」于是同趨虔臺。至則陽明提兵桶岡，又相率趨南康執贄焉。是時善山有繼母之喪，斬然以衰服見，陽明曰：「是可謂不學以言，而學以躬也。」[眉批] 以衰服見，便是能行。古道不學以言，而學以躬，見陽明之大。

善山既聞一體之學，得良知之旨，友朋中更篤於切磋。四方同志來謁陽明者，咸咨請於善山。善山不喜佔俾，雖在膠庠，蘄蘄欲脱去，然每試輒居上等。嘉靖壬午，與義泉同領鄉薦，已而陽明在南浦，則左右於南浦；在越，則左右于越。陽明既没，辛丑，始謁選爲令，得新會，喜曰：「玆非白沙先生之鄉耶？數十年夢寐，今始及門。」至則掃祠宇，設教條，召諸生以期會，環祠門而聽者踵相接也。乙巳，陞南工部主事，辛亥卒。

語　録

有意固謂之意見，而必欲求爲無意，是亦不可謂非意見也。是故君子論學不必太高，但須識本領耳。苟識本領，雖曰用意，自無留情。苟不識本領，雖曰欲無意，只是影響。

或謂求之於心，全無所得，日用云爲，茫無定守。夫良知在人爲易曉，誠不在於過求也。如知無所得、無所定守，即良知也，就於知無所得者，安心以爲無得；知無定守者，安心以守之，斯豈非入門下手之實功乎？況心性既無形聲，何從而得？既無定體，何從而守？但知無所得，即有所悟矣，豈真無所得耶？知無定守，即有定主矣，豈真無定守耶？眉批 安心以爲無得，便不是，知無所得即有所悟，纔是良知。

後世儒者不能以至聖人，其毫釐之差，只不信此。使果真知，即刻一了百當，自足了得終身，見在此心，合下圓成，合下具足，更有何意可起？何理可思？苟有所思慮，蓋不過殊途同歸，一致百慮而已。

此學是日用尋常事，自知自足，無事旁求。習之則悦，順之則裕，真天下之至樂也。今之同志，負高明之志者，喜虚懸之説；勵敦確之行者，樂繩墨之趨。意各有所用，而不能忘所見，此君子之道所以爲鮮。

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者，如或時動于客氣，梏於物欲，覺得胸中勞耗錯亂，天地即已翻覆。親而父子、兄弟，近而童僕，遠而天下之人，皆見得不好，至於山川、草木、雞犬、椅桌，若無相干，也自不好。天下雖大，我自不得其平矣。少即平其心，易其氣，良知精察，無有私意，便覺與天地相似矣。不惟父子、兄弟、童僕自無不好，而天下之人亦無不好，以至雞犬、椅桌、山川、草木亦無有不好。真見萬物皆有春意，至於中間有不得其所者，自惻然相關，必思處之而後安，故盡天下之性，只是自盡其性。眉批 大凡人於日用間攢眉蹙額，絶無樂趣者，皆梏于物欲也。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天地萬物與吾原同一體，知吾與天地萬物既同一體，則知人情物理要皆良知之用也。故除却人情物理，則良知無從可致矣。是知人情物理雖曰常感，要之感而順應者皆爲應迹，實則感而無感。良知無欲雖曰常寂，要之原無聲臭者恒神應無方，實則寂而無寂，此致知所以在於格物，而格物乃所以實致其良知也。明道以「窮理盡性至命」一了便了，於此可見。

眉批 除却人情物理，良知於何着落？

象山云：「老夫無所能，只是識病。」可見聖賢不貴無病，而貴知病；不貴無過，而貴改過。今之學者乃不慮知病即改，却只慮有病，豈知今之學者要皆半路修行者

也，習染既深，焉能無病？況有病何傷？過而能改，雖曰有病，皆是本來不染，而工夫要亦爲精一實學耳。眉批 雖識病，更要療病。

謂近來勉强體究，凡動私意，一覺便欲放下，如此夫豈不是切實工夫？但說得似易，放下甚難，若私意已嘗掛根，雖欲放下卻不能矣。須有好仁無以尚之之心，然後私意始不掛根，如此一覺放下，便就是潔凈精微之學。而子更求真切方法，予謂此外更無方矣。眉批 私意掛根，更難放下。

徐波石樾

樾，字子直，號波石，江西貴溪人。爲諸生時，即知事性命之學。其爲舉子業，不狥時好，意之所至，發所自得而已。早師陽明，與聞良知宗旨，後卒業心齋之門，陶鑄益深。登嘉靖壬辰進士，歷官部曹臬藩；嘉靖壬子，任雲南左布政使，值南滇土司爲亂，奉命聲討。波石奮不顧身，直入沅江，仗義撫勦。賊詐降，縱兵象衝突，遂遇害死之。詔贈官禄，蔭其子。

波石嘗曰：「知者心之靈也，自知之主宰言心，自知之無息言誠，自知之定理言性，自知之不二言敬，自知之莫測言神，自知之渾然言天，自知之寂然言隱，自知之偏覆言費，自知之不昧言學。是知綱紀宇宙者知也，知知者學也，故曰『致知』焉。」又曰：「盡心則萬物備我。我者萬物之體，萬物者我之散殊，一物不得其所，則將誰委乎？曰我不能，則自欺其知；曰物難盡，則自離其體，是皆自私自是者之見。不責躬而責人，不求諸心而求諸事，非盡心之謂也。」

節義之骨，故語多靈快。但談良知處，説得太自然，却失師門宗旨。

南瑞泉大吉

大吉，字元善，號瑞泉，陝西渭南人。正德庚午舉人，辛未進士，授户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浙江紹興府知府，致仕，嘉靖辛丑卒，年五十有五。

公幼穎敏絶倫，稍長讀書爲文，即知求聖賢之學。嘗賦詩言懷，有「誰謂予嬰小，忽焉十五齡。獨念前賢訓，堯、舜皆可并」之語。弱冠以古文辭鳴世，入仕尚友講學，漸棄其辭章之習，志于聖道。然猶豪曠，不拘小節。嘉靖癸未知紹興時，王文成公倡道東南，講致良知之學，王公乃公辛未座主也。公既從文成學，得實踐致力肯綮處，乃大悟曰：「人心果自有聖賢也，奚必他求？」于是時時就王公請益焉。嘗曰：「大吉臨政多過，先生何無一言？」王公曰：「何過？」公歷數其事，王公曰：「吾言之矣。」公曰：「何？」曰：「吾不言，何以知之？」曰：「良知自知之。」王公曰：「良知却是我言。」公笑謝而去。居數日，復自數過加密，來告曰：「與其過後悔改，不若預言無犯爲佳也。」王公曰：「人言不如自悔之真。」公笑謝而去。居數日，復自數過益密，曰：「身過可勉，心過奈何？」王公曰：「昔鏡未開，可得藏垢。今鏡明矣，一塵之落自難住脚，❶此正入聖之機也。勉之！」公謝別而去。

于是闢稽山書院，聚八邑彦士，身率講

❶「脚」，原作「却」，據康熙六年本改。

習以督之，而王公之門人日益進。已，又同諸同門録王公語爲《傳習録》，序刻以傳。越丙戌，公入覲，以考察罷官。公治郡以循良重一時，當事者以抑王公故，故斥之。公致書王公千數百言，勤勤懇懇，惟以得聞道爲喜，急問學爲事，恐卒不得爲聖人爲憂，畧無一字及于得喪榮辱之間。王公讀之，歎曰：「此非真有朝聞夕死之志者，未易以涉斯境也。」同門遞觀傳誦，相與歎仰歆服，因爲興起者甚多。王公報書爲論良知，旨甚悉，謂「關中自横渠後，今實自南元善始」。

公既歸，益以道自任，尋温舊學不輟，以書抵其侶馬西玄諸君，闡明致良知之學。構湭西書院，以教四方來學之士。其示弟及諸門人詩有云：「昔我在英齡，駕車詞賦場。朝夕工步驟，追踪班與楊。中歲遇達人，授我大道方。歸來三秦地，墜緒何茫茫。前訪周公跡，後竊横渠芳。願言偕數子，教學此相將。」而尤惓惓于慎獨改過之訓，故出其門者多所成立。蓋公之學以致良知爲宗旨，以慎獨改過爲致工夫，飭躬勵行，惇倫叙理，非世儒矜解悟而畧檢押者可比，故至今稱王公高第弟子，必稱「渭南南元善」云。所著有《瑞泉集》若干卷。

方叔賢獻夫

方獻夫，字叔賢，❶南海人。❷與陽明同爲吏曹，位在陽明上。比聞論學，深自改悔，遂執贄事以師禮。是冬，即告病歸西

❶「叔」，原作「惟」，據上文及《明史·方獻夫傳》改。
❷「南海」，原爲空格，據《明史·方獻夫傳》補。

樵，先生爲叙别之。後歷官大學士。陽明没，獻夫署吏部，擇刑部郎王臣陞僉事，分巡浙東，經紀其家，奸黨稍阻。時桂萼在朝，學禁方嚴，薛侃等既遭罪譴，京師諱言學，❶獻夫與編修歐陽德、程文德、楊名，侍郎黄宗明，給事戚賢、魏良弼、沈謐等定日會之期，聚於慶壽山房，守師説不少變。

陸原静澄

陸澄，字原静，浙江人。陽明先生官南京鴻臚卿，澄因徐愛受學，刻《傳習録》于虔。澄爲刑部主事，時御史程啓充、給事毛玉承宰輔意，倡議劾陽明以遏正學，澄上疏爲六辯以析之。先生曰：「無辯！止謗惟反求諸己。苟其言而是歟，吾斯尚有未信歟？則當務求其非，不得輒是己而非人也。苟其言而非歟，吾斯既以自信歟？則當益求于自慊。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也。然則今日之多口，孰非吾儕動心忍性砥礪切磋之地乎？」澄晚多病，常論養生術，陽明以正學喻之。

冀惟乾元亨

冀元亨，字惟乾，湖廣武陵人。舉鄉試，其學以務實不欺爲主，而謹於一念。從陽明先生學，能卓立有發明，先生以子正憲師之。宸濠先是攬結名士助己，先生以元亨忠信可託，故遣往，佯與濠論學。濠大笑曰：「人癡乃至此耶？」立與絶。比返贛述故，先生曰：「禍在兹矣。」乃衛之間道歸。及是，張、

❶「京」，原作「宗」，據康熙六年本改。

許等索釁不得，遂逮元亨，備受考掠，無片語阿順。於是科道交疏論辯，先生備咨部院，白其冤。世宗登極，詔將釋，前已得疾，後五日卒於獄。陸澄、應典輩備棺殮，訃聞，先生爲位慟哭之。元亨在獄，視諸囚不異一體，諸囚日涕泣，至是稍稍聽學自慰。湖廣逮其家，妻李與二女俱不怖，曰：「吾夫平生尊師講學，肯有他乎？」手治麻枲不輟。事白，守者欲出之，李曰：「不見吾夫，何歸？」按察諸僚婦欲相會，辭不敢赴。已，乃潔一室就視，則囚服不釋麻枲。有問者，答曰：「吾夫之學，不出閨門衽席間。」聞者悚愧。元亨既卒，先生移文恤其家。

徐珊

徐珊，字三溪，餘姚人。❶ 師陽明之學，舉鄉試。癸未，南宮以心學爲問，陰以闢陽明。珊讀策問歎曰：「吾烏能昧吾知以倖時好耶？」不答而出，聞者難之曰：「尹彦明後一人也。」同門歐陽德、❷王臣、魏良弼等直發師旨不諱，亦在取列。先生曰：「聖學從茲大明矣。吾學既非，天下必有起而求真是者。」陽明没後，珊爲辰州同知，請於當道建祠以祀先生。鄒守益、羅洪先俱有記。

蔣道林信

信，字道林，常德人。陽明先生赴謫龍

❶「字三溪，餘姚」，原爲空格，據《續文獻通考》卷一百九十三補。

❷「門」，原作「明」，據康熙六年本改。

場，寓郡西潮音閣。有醫氏杜仁天者，攜其《復春詩》卷以謁先生，常題絕句云：「安排必定非由我，燮理從來自屬人。堪歎世人渾不解，九還丹裏苦偷生。」陽明先生一見驚曰：「此人有志，十分端確者。」遂因杜氏偕闇齋，冀公見之。陽明先生後語冀公曰：「如卿實便可作顏子矣。」無何，先生抱羸疾，歲乙亥，病益甚，噦血幾不可起。先生乃謝却醫藥，借寓道林寺一室，祇以一力自隨，閉目趺足，默坐澄心，常達晝夜不就枕席。一日，忽香津滿陜，一片虛白，炯炯見前，冷然有省之間，而沉疴已溘然去體矣。

先生嘗曰：「信初讀《論語》及關、洛諸書，頗見得萬物一體是聖學立根處，未敢自信。直到三十二三歲，因病去寺中静坐，將怕死與戀老母念頭一齊斷却，如此者半年餘，一旦忽覺此心洞然，宇宙渾屬一身，呼吸痛癢全無間隔，乃信得明道所謂『廓然大公無内外』是如此，『自身與萬物平等看』是如此。以此參之六經，無處不合，始知向來領會，元只是思索，去默識尚遠。向來静坐，雖亦有湛然時節，還只是個光景。這聖學立根處，豈能容易信得及？須是自得。」入寺時有「風波偏好試操舟」及「手段入雷風，力量翻天地」之句。又嘗自謂「吾平生學問多自貧病中得之」。里人嚴氏病疫，闔室不起，雖親族無往來者。先生朝夕躬持飲食之，一室賴以全活。柳宜人謀所以侍先生巾櫛者，乃置一婢爲之具衾褥，以請於先生，先生不應。宜人知先生意，遂更嫁之。官至貴州提學。

王文定道

王道，字純甫，山東武城人。未冠，登鄉試。正德辛未進士，選庶吉士。時山東盜起，將奉祖母避地江南，疏改應天教授，召爲吏部主事，歷考功文選司郎中。大學士方獻夫薦其學行淳正，可任宫僚，擢春坊左諭德，引疾固辭，曰：「朝廷以名器爲重，不輕假人以不次之官。人臣惟義分是安，當致謹于非分之獲。」凡三疏始得旨，以病歸，而聲望益重。居一歲，起遷國子監祭酒，拜吏部右侍郎，僅閲月而疾不起矣。

道英敏絶人，精擇强記，于書靡不究其要指。已，厭博反約，紬繹聖經，不欲標門户自表著。久之，神解涣然，自信盡破世俗拘攣之見。所著有《易詩書春秋大學億》，持論多前儒所未及。兩掌胄監，端軌申約，六館諸生翕然向風，人比之宋仲敏。卒，贈禮部尚書，謚「文定」。

穆文簡孔暉

穆孔暉，字伯潛，山東堂邑人。淳懿温恭，早負文望。弘治甲子，王文成主試，舉第一，登乙丑進士，授翰林院檢討。正德間，宦瑾擅權，卿佐皆伏謁跪拜，孔暉與安陽崔銑獨長揖，瑾怒，矯旨調南京禮部主事。瑾誅，復原官，進南京國子司業、左庶子，充經筵講官，因攄所得，懇惻規切。嘉靖初，進學士掌院，以忤權相，改南京尚寶司卿。給事中葉淇上言：「學士某昭代淳儒，留之左右，足以裨益聖德。」不聽，尋遷南京太常寺卿，致仕。

孔暉初工古文辭，有聲，已，棄去，研經六籍，潛心聖學，雖二氏諸書，時擇其精者詳説之，曰：「吾性原無分別相也。」久之抉去藩籬，穎脱超詣。嘗論心學之要，曰：「鑑照妍媸，而妍媸不著于鑑；心應事物，而事物不染于心。自去自來，隨應隨寂，如鳥過空，空體弗礙。」識者服其妙悟。平生無疾聲厲色，變故猝至，神氣怡然，知德者至擬諸程伯子。所著有《讀易録》、《尚書困學》、《諸史通編》、《大學千慮》。居官三十年，茅茨僅蔽風雨。卒，贈禮部侍郎，謚「文簡」。姪策，負奇氣，閎博能文，自稱「又玄子」。

王門弟子濟濟彬彬，響臻駢聚，稱極盛矣。天泉證道，龍谿漏洩天機，雖云慧悟，幾墮虛無。所賴前後從遊之人各有不移之見，而鄒文莊守益、歐陽文莊德先後爲辟雍師，主持賢關，師説益著。於是名區勝地往往創建書院，郡人士考德問業於其中。自文成之説行，則獨守程、朱以及身實踐不變者，獨羅文莊欽順、呂侍郎柟兩人耳。噫！學以孔子爲宗，居敬孔子之居敬也，窮理孔子之窮理也，致知孔子之致知也，有衆人之同，何妨存二子之異哉！

劉晴川魁 原缺

理學宗傳卷之二十一終

理學宗傳卷之二十二

容城孫奇逢輯　門人張興泰、耿振采同編

明儒考

何文定公塘

塘，字粹夫，懷慶武陟人。弘治辛酉，鄉試第一。壬戌進士，由庶吉士歷官禮部侍郎，贈禮部尚書，謚「文定」，學者稱爲「柏齋先生」。生而端凝，不事嬉戲，人謂爲「癡兒」。七歲時入郡城，見家有彌勒佛塑像，乃抗言請去之，人皆大駭。十九，以聖賢之學自勵，嘗聞許文正、薛文清一言一行，或得其遺書，則欣然忘寢食。官庶吉士時，閣試「克己復禮爲仁論」，有曰：「仁者人也，禮則人之元氣而已，見侵於風寒暑溼者也。人能無爲邪氣所勝則元氣復，元氣復而其人成矣。」識者謂與伊川「顏子所好何學論」相同。逆瑾竊政，一日贈川扇于諸翰林，有入而跪見者，塘獨長揖，瑾怒，不以贈。受贈者復跪謝，塘正色曰：「何跪而又跪也？」瑾大怒，詰其姓名，前對曰：「修撰何塘。」知必不爲瑾所容，乃累疏致仕。後瑾誅，復原職。以經筵觸犯忌諱，調同知開州，修黄陵崗隄岸成，晉東昌府同知，即乞歸。肅皇帝嗣位，起提學山西，以父病不果，再起提學浙江。敦本尚實，士氣丕變。未幾晉南太常少卿，與湛甘泉、郭杏東修明古太學之法，學者翕然宗之。歷工、户、禮三部侍郎，晉掌南都察院事，竟不就。

是時南有王陽明，北有許函谷，皆以道學名於時。塘獨默如，日事二親，躬菽水，率子姓後進以修孝弟忠信，非義一介必嚴。兩執親喪，皆哀毁瀕死，若不能更生。門人請梓文録，曰：「聖賢之道，昭在六籍如日星，後學愧不能知而行之。自宋以來，儒者之論方苦太多，此吾之所深懼也。」家居十餘年，薦二十餘疏。嘉靖二十二年九月二十六日夜半，有星隕於郡城西，流光如晝，是夜疾革，七十歲。有《柏齋集》十二卷行於世。儀封張鹵曰：「聞諸先正有言：明興一百年，惟河東薛文清爲篤行醇儒，然克守文清之典型者，粹夫也。」及閩中林對山常言：「當柏齋時，以學名者皆務爲高論，以争相陵駕，惟柏齋不言而躬行。」及關中馬谿田却謂：「公家居時，東南學者入于達摩之門，更相傳習，柏齋力距而闢之。以此觀之，若吾人實行不修，而徒喋喋然與人角是非同異之辯，誠多言矣。」

儒學管見

或問「儒者之學」。曰：「五經四書之所載，皆儒者之道也。於此而學之，則儒者之學也。」問其要，曰：「莫要於《大學》。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請問其指，曰：「人之有生，莫不有身焉，亦莫不有家焉，仕而在位，則又有國與天下之責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莫不有道，此則道之實體也。具此道于心神性情之間，『明德』也。行此道於家國天下之際，『新民』也。明德爲體，而實見於新民之用；新民爲用，而實本于明德之體。蓋

内外合一者也，而莫不各有至善之所當止焉。然斯道也，非知之於先則不能行之于後，故聖經有知止能得之訓焉。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此《大學》之要指也。」請問其詳，曰：「人之生也莫不有心，以爲此身之主。忿懥、恐懼、好樂、憂患，皆心之用也、情也，其未發則性也。方其未發也，必廓然大公，無所偏倚，心之本體方得其正，一有偏倚則不正矣，此善惡之根也。」或曰：「朱子謂心之未發如鑑空衡平，無正不正之可言，必其既發，則正不正始有可見。故章句謂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今乃謂未發之時心已不正，何也？」曰：「心之正不正，雖見于既發之後，實根於未發之前。如鑑之不明，衡之不平，雖未照物懸物，而其體固已不正矣。至於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則《修身》章内親愛五者之偏正指此而言，所謂已發而爲情者也。若謂《正心》傳内不得其正，即指已發，則《修身》傳内五者之偏又何指耶？朱子《章句》，蓋一時之誤也。」「其以正心次誠意之後，何也？」曰：「意不誠者，明知善之當行而不能行，明知惡之當惡而不能去，蓋自欺之小人也，又何暇論其心之正不正哉？其或誠於好善而惡惡矣，而氣稟識見之偏，心有未正，則接人處事之際往往隨其所偏而發，不復加察，則雖誠於好善惡惡，不免有時而失理。此則君子有所不免。誠意之後繼以正心，蓋欲其涵養省察，使其心未發之時無少偏倚，感物而動之際又加察焉，使情之所發、用之所行無一不中乎理，此則儒者之極功，而聖人之能事也。然五者之情，各行于接人處事之際，接家人、國人、天下人，蓋無不然也。而所接莫先於家

人，故於《修身》、《齊家》傳内發之，非謂接他人不然也。情之正者善也，不正者惡也。行於家則有孝、弟、慈焉，有仁讓焉，善也；不孝、不弟、不慈、貪戾，惡也。行於國則有事君、事長、使衆之道焉，有興仁興讓之教焉，皆善也，反乎此者惡也。行於天下則有與民同好惡者焉，不專利者焉，善也；好惡徇一己之偏者焉，專利而病民病國者焉，惡也。『格物致知』云者，格修、齊、平、治之道，而真知孰善孰惡者也。『誠意』云者，行修、齊、治、平之道，誠行其善而去其惡者也。至于天下之治亂，天命之得失，則善惡之效而萬世之勸戒也。此儒學體用之大全也。」眉批 全體大用。

或曰：「《中庸》、《語》、《孟》、五經何如？」曰：「《中庸》與《大學》，相表裏者也。然詳於善而畧于惡，有所勸而無所戒，故視《大學》爲緩。《語》、《孟》則或因一人一事而發，五經各自一體，亦多因一人一事而發，非統論也。學者誠能於《大學》而有得焉，則三書五經所載者，孰爲修身，孰爲齊家，孰爲治國平天下，孰爲通論，可以一貫而無遺矣。儒者之學豈復有他蘊哉？」或曰：「論學可矣，如爲政何？」曰：「學與政非二道也。眉批 政、學非二道。學以政爲大，餘小節也，天下之政總於六部，以《大學》之傳考之，平天下之用人，吏、兵之政也；理財，户、工之政也；治國興仁讓之善，則禮之政也；而禁貪戾之惡，則刑之政也。然國與天下一也，傳者特就其遠近大小而互舉之耳，實則無二道也。吏、兵之用人，能同天下之好惡而不狥一己之偏；户、工之理財，能節用愛人而不爲聚斂之計；禮、刑能興善而禁惡，則謂之賢公卿有司可也。本之

以《大學》之道，而行之以國家之法，爲政之道思過半矣。嗚乎！此儒者之正學也，或者乃舍而不由，其徒從事於記誦詞章者既不足道，而所謂道學者又多用心於性與天道之間及存心養性之説，名雖可觀，實則無補，其可歎者多矣。功倍於小學而無用，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宜朱子之太息也。」

公生平不屈逆瑾，進退有禮，恥列文學科，其詩不必法唐，文不必法漢，議論依歸宋儒，殆所謂躬行君子也。不事著述，且不欲梓其文録，謂「自宋以來儒者之論方苦太多，吾之所深懼也」，斯有道之言與！說者謂當以閔、冉無所著作想，公闇然自修，絶表暴之意，此爲己之儒也。

崔文敏銑

銑，字子鍾，一字仲鳧，父陞，參政，以清著。銑資禀穎敏，誦覽絶人。弱冠舉鄉試，入太學，與四方諸名士秦偉、馬理、呂柟、寇天叙、馬卿、張士隆相友，約明經修行，毋慕高虛，毋溺訓詁，其志毅然以洙泗爲師。弘治十八年舉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修《敬皇實録》。同考會試，宰執託私其子，銑拒之。逆瑾竊政，銑見瑾不屈，瑾怒，欲加以罪，其黨張綵曰：「北方賴此人倡古學，挫抑之不可。」《實録》成，瑾矯旨以練達政務爲名，出翰林諸臣於外，銑調南京稽勳主事，益約名流講評經史。瑾誅，召還職。時輔臣以文藝籠絡縉紳，漸成風致。銑上書勸以及時悟主救民、薦賢理財强兵，毋事瑣末，懇懇千餘言，時論韙之。經筵進講，以擇相輔德、納誨、去讒頑、戒逸豫爲勸。時權倖錢寧輩在側，大銜之。九年考績，陞侍讀，以疾告歸。作後渠書屋，董畊授徒，意

泊如也。世宗即位，起修《武廟實録》，仍充經筵講官，擢南國子祭酒。銑開誠心，崇正義，闡經學，正文體，獎雋彦，懲遊惰。日衣冠坐講堂，諸生朝夕問難，嚮答不倦。且周貧佚老，問疾賻喪，士林大悦。甲申，議大禮，有欲引銑爲助者，恥于黨附，拒絶之。乃抗疏勸上勤聖學，辯忠邪，以回天變。自分必得罪，遂致仕歸。

遠近從學者衆，銑教以研經飭行，曰：「道在五倫，學在治心，功在慎獨。」論學曰：「古之好異者以明志，今之好異者以昧心。」家居十六年，杜門著述，日坐不二軒。非聖人之志不存，非翼經之文不閲。朝臣多引薦者，愈自晦約。己亥，皇太子立，慎選宫僚，起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尋轉南禮部右侍郎。都御史王暐言句容朱家巷爲帝祖鄉，宜表揚。銑當覈實，乃執議曰：「皇明興王之基，失實爲罔，墳址荒唐，莫可憑據。」事乃寢。明年秋，入賀聖節，過家疾作，遂請致仕。卒，年六十四，贈禮部尚書，謚「文敏」。銑端嚴伉爽，言動有矩，無世俗依阿態，鄉人擬之程伊川。所著有《松窗寤言》、《中庸凡》、《大學全文》、《政議》、《士翼》、《讀易餘言》、《鄞郡志》、《洹詞》，及《删定二程遺書》、《中説考》、《晦庵文抄》、《文苑春秋》諸書行于世。

語録

圖象繁而《易》荒矣，《小序》廢而《詩》蕪且淺矣，《左氏》輕而《春秋》虚矣，喜新變古，君子亡樂乎斯焉爾。

諸子賊乎文者也，六朝賊乎詩者也，無與忘賊乎學者也。夫芻豢天下之至美也，王

公食蕨則以爲大美。夫莊也、列也、佛也、申也、韓也、沈也、謝也，宋賢闢而廢之矣，今獵之以爲奇，珍之以爲重，眩視發聞，六經又晦矣哉！〔眉批〕端嚴之士，非苟於立言者，人以伊川擬之，殆不謬。

士子好高也有三欲焉：一曰匿，二曰譽，三曰便。夫不事事則中之，真僞混矣，非匿乎？迹奇取慕，事常取忽，非譽乎？而懸則人莫測也，高則人莫階也，然後操縱由己，非便乎？然久則不可掩。夫子示學曰：「主忠信而已矣。」

或曰：「周正改時與月乎？」曰：「改。予嘗思之矣，有至理存焉。春、夏，陽也，陽生于子而極於巳。秋、冬，陰也，陰生於午而極于亥。夫行夏之時，夫子之議禮也。春王正月，夫子紀事之文也。禮有因革，事無增損，是非兼存，裁之在人。若曰夫子截其冬而首春，則弑君變古者何以易其文哉？」

程伯淳得仁之公者也，程正叔得仁之正者也，張子厚得仁之勇者也，司馬君實得仁之質者也。

至哉夫子之教也！使人事事而道存焉。孟子曰：「學問之道，求其放心而已矣。」條目不具，奚以求心？故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其存心之方乎？夫心，火屬也，火麗物而後有形，心宰物而後有造。異端之言異焉，曰：「靜則心定而理自見，無待乎學矣。」是猶舍耒耜而言耕也，不能是非，學者之所患也。學之患有三：曰輕、曰疏、曰弱。輕之失殆，疏之失紾，弱之失廢。

中人不怠，可以寡過；老而懋學，謂之

有終。

知之斯果行，行之斯真知。夫帝都之盛，賢愚皆聞之。問諸人，考諸圖，參伍比量以求實，不若身造而觀，然後心悦其盛矣。

人心有邪思、有妄念。邪者貪也，妄者覬也。貪其所可致，覬其所難得，愈動愈馳，愈馳愈遠。是故有之即思，覺之即截，或澄心，或究理，或舉聖學，久之則定矣。

學者改過，追索其動念之故而除之，斯不萌於再。

讀經見之行事，因事驗其經旨，是故卒至不駭，可以御變矣；邇言不狎，可以出令矣；小物克慎，可以舉大矣；僕婢服義，可以使民矣。

問者曰：「程氏夫子有遺書矣，子述程志也何居？」銑曰：「伐僞存真也。高虛者異端則然，學者附之，斯惑人之。嚮使二夫子之道淆，其游、謝之罪與？鮑氏而下何議焉？是故夫子之道仁也，敬其業也。銑竊取鄭氏門人之意曰志欲爲孔氏，其必由是而基，惡乎繆？」

問者曰：「何以法純公？」曰：「言取其達，行取其仁。夫靡文蔽理，刻節傷恕，至哉夫子之學也。眉批「刻節傷恕」四字，有執持意見者多犯之。經無故訓，所明者意。行無枝蔓，所循者性。仕不以能見，諫不以直著，讓知而任咎，忘己而絜衆，讐者贊其忠信，頑者説其德，有宋以來，斯人而已。」

問者曰：「何以法正公？」曰：「夫正學至宋而支，是故《易》舍文而淩畫，治外道而衍數，學畧敬而飭文，心離事而求體，道析於理氣，煩訓散經。約哉夫子之學也！釋經不泥，見奇不問。敬者合内外之道

也，理性即命至矣，一天與人也，是故可貴，可賤，可難矣，非君子其孰能之？」

文敏謹守程朱之學，品行自無可議，獨於子静、陽明必以爲禪學，爲異説，則刻矣。夫二人者，且不必論其學術，荆門之政有體有用，寧藩之事，拚九死以安社稷，吾未見異端既出世而又肯任事者也。未免爲傷恕。

公同時有睢州魯惺庵邦彦，學術純正，風節最著，所著有《古本大學解》、《惺庵語録》，惜未得見。

吕文簡公柟

柟，字仲木，陝西高陵人，學者稱「涇野先生」。資性穎悟，提學馬中錫異其文，收入縣學。尚未總丱，即志聖賢之學，危坐朗誦小屋中，祁寒酷暑不踰户限。已，受學孫行人昂，充然有得。督學楊邃庵、王虎谷拔入正學書院。辛酉，年二十三，中鄉試。明年，下第。卒業成均，與三原馬伯循、秦世觀，榆次寇子惇，安陽張仲修、崔仲鳧，林縣馬敬臣講明理學，習古冠、婚、士相見禮。眉批 共學得人。❶ 孫行人歿，爲之服衰。戊辰，中會試第六人，廷試擢第一，授修撰。逆瑾竊政，附之者驟遷顯秩，公雖同鄉，獨不往，且却其賀，瑾不能堪。又因西夏搆論上疏，請上入宫親政事，庶禍本潛消，宗社可保。瑾更惡其直，欲殺之。遂與何柏齋相繼引疾去。遣官校偵其過，不得，至半途返。抵家數月，瑾誅。杜門力田養親，若將終身。科道交薦，乃起供舊職。上《勤學疏》，謂：「文王緝熙敬止，諴和萬民，斯享臺沼之樂。元順帝廢學縱慾，太祖一舉而取之，可爲深戒。」或譏其過直，公曰：「昔賈山借秦爲

❶「共學得人」，原無，據康熙六年本補。

喻，文帝尚能用之，矧主上明聖遠過漢文，吾獨不能爲賈山乎？」疏上，蒙嘉納。以乾清宫災，復應詔陳言六事，其遣去義子番僧，取回鎮守太監，尤人所不敢言。以言不行，復求退。秋，父病，侍湯藥，衣帶不解。及歿，葬畢，廬於中門外。自成服至祥禫，斟酌損益，各有儀注。鎮守太監廖鎧賻以金幣，立却之。客有托交游，以三百金求書，公峻拒之，曰：「人心如青天白日，奈何以禽獸相視也。」客慙而退。都御史盛應期，御史朱節、熊相、曹珪累薦，適世廟入繼大統，首召公，遂幡然有用世志。壬午，修《武廟實録》，上御經筵，當進講。是日值仁祖淳皇后忌辰，口奏「宜著慘淡之服，罷酒飯之賜」，朝論韙之。疏勸勤學以爲新政之助，畧曰：「學貴力行而知要，帝王之學與韋布不同，須克己慎獨，上對天心，親賢遠讒，下通民志，太平之業可不難致。」大禮議興，意見與時不合，復以十三事自陳，議者謂大臣宰執之職不宜引爲己責，因下詔獄，尋謫解州判，攝行州事。恤煢獨，減丁役，勸農桑，築隄以護鹽池，開渠以興水利，行《吕氏鄉約》及《文公家禮》，察孝弟節義者，標題其門。求子夏後，訓諸學宫。❶建司馬温公祠，隣近及遠方學者日衆。御史爲闢解梁書院以居之，擇民間俊秀子弟習小學，民俗士習翕然改觀。居三年，御史盧焕等累薦，稱其王佐才，陞南宗人府經歷。士民無慮千數，哭送河干。陞南考功郎、尚寶司卿。吴、楚、閩、越士從者殆百餘人。陞南太常少卿，太廟災，乞罷黜答天戒，不允。陞北祭酒，敦禮讓，勤講習，稍不率者即繩

❶「宫」，原作「官」，據康熙六年本改。

之以法。有以「敷教在寬」規者，曰：「寬非縱肆，乃日刮月劘而不責效於旦暮間云耳。然曰敬敷，則曷嘗不嚴？古稱師嚴道尊，道尊而民敬學。」

公立教皆躬行以率之，以正心、修身、忠君、孝親爲本。病者醫之，死者賻歸之。間取《儀禮》及爲《詩樂圖》，分日講解，識者以爲自宋、吴、李、章四祭酒外，鮮見其比。陞南禮部右侍郎，同諸公卿謁孝陵，衆將著緋，公曰：「望墓生哀，宜著青衣角帶。」衆從之。署吏部，薦文武士可備將相之選者數人。上將躬視顯陵，累疏勸止，不報。值天變，遂乞致仕歸。年六十四卒，高陵人爲罷市者三日。解梁及四方學者聞之，皆設位持心喪。訃聞，上輟朝一日，賜祭葬。

公雖官三品，履仕途三十餘年，室無媵妾，家無長物，門人相守數十年，未嘗見有偷語惰容。有疑陽明之學者，則曰：「講其學而行非，勿信可也。不講其學而行是，信之可也。」有劾甘泉之學者，則曰：「聖君在上，賢臣在下，豈可使明時有僞學之禁？」有問朱、陸之學者，則曰：「初時同法堯、舜，同師孔、孟，雖入門路徑微有不同，而究竟本源其致一也。」所著有《四書因問》、《易説翼》、《書説要》、《詩説序》、《春秋説志》、《禮問内外篇》、《史約》、《小學釋》、《寒暑經圖解》、《史館獻納》、《宋四子抄釋》、《南省奏稿》、《涇野詩文集》。

學者須有一段高明廣大之意，方能容納羣言，折衷聖統。公于朱、陸異同，王、湛學術，千萬人之疑端，紛紛聚訟無已時者，平平數言，各歸無事，此其識度過人遠矣。文成之學興，公獨尊所聞，行所知，屹然不變，而其言如此，其不黨同伐異，益見學力之深。

羅文莊欽順

欽順，字允升，❶號整庵，江西泰和人，官吏部尚書。傳缺。

困知記

《詩》三百十一篇，人情世態無不曲盡。燕居無事時，取而諷咏，歷歷皆目前事也，其可感者多矣。「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其言誠有味哉！

《堯典》有知人之道四：「嚚訟」，一也；「静言庸違，象恭」，二也；「方命圮族」，三也，皆所以知小人；「克諧以孝」，四也，所以知君子。「嚚訟」與「圮族」，皆所謂剛惡也。「静言、象恭」，柔惡也。小人之情狀固不止此，然即此三者亦可以概之。孝乃百行之首，漢去古未遠，猶以孝廉取士，然能使頑父、嚚母、傲弟相與感化而不格姦，則天下無不可化之人矣。非甚盛德，其孰能之！《堯典》所載曆象授時外，惟此四事乃其舉措之大者。所舉若此，所措若彼，非萬世君天下者之法乎！

《春秋》殊未易讀，程子嘗言「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僞」，如歐陽文忠所論魯隱、趙盾、許止三事，可謂篤信聖經而不惑于三《傳》者矣。及胡文定作《傳》，則多用三《傳》之説，而不從歐公，人之所見，何若是之不同耶？夫聖筆之妙如化工，固不容以淺近窺測。然求之太過，或反失其正意，惟虚心易氣反覆潛玩，勿以衆

❶「允升」，原爲墨丁，據《明史·羅欽順傳》補。

說汨之，自當有得也。三《傳》所長固不容掩，然或失之誣，或失之鑿，安可盡以爲據乎？竊謂歐公之論恐未可忽，舍程子兩言亦無以讀《春秋》矣！

《易》逐卦逐爻各是一象，象各具一理，其爲象也不一，而理亦然。然究而論之，象之不一，誠不一也，理之不一，蓋無往而非一也。故曰「同歸而殊塗，一致而而百慮」，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孟子》「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一章，語意極爲完備，正所謂理一而分殊也。當時孟子與告子論性，皆隨其說而折難之，故未暇及此。如使告子得聞斯義，安知其不悚然而悟，俛焉而伏也？

周子《太極圖說》，篇首「無極」二字，如朱子之所解釋，可無疑矣。至于「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三語，愚則不能無疑。凡物必兩而後可以言合，太極與陰陽果二物乎？其爲物也果二，則方其未合之先各安在耶？眉批 疑元公。朱子終身認理氣爲二物，其源蓋出於此。愚也積數十年潛玩之功，至今未敢以爲然也。嘗考朱子之言有云：「氣强理弱，理管攝他不得。」若然，則所謂太極者又安能爲造化之樞紐、品物之根抵耶？惜乎當時未有以此說叩之者，姑記於此，以俟後世之朱子云。眉批 疑文公。

張子《正蒙》「由太虛有天之名」數語，亦是將理氣看作二物，其求之不爲不深，但語涉牽合，殆非性命自然之理也。嘗觀程伯子之言有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只將數字剔撥出來，何等明白！學者若於此處無所領悟，吾恐其終身亂于多說，未有歸一之期也。

《正蒙》云：「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生之不亡者，可與言性矣。」又云：「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夫人物則有生有死，天地則萬古如一，氣聚而生，形而爲有，有此物即有此理，氣散而死，終歸於無，無此物即無此理，安得所謂死而不亡者耶？若夫天地之運萬古如一，又何死生存亡之有？譬之一樹，人物乃其花葉，天地其根幹也，花謝葉枯則脱落而飄零矣，其根幹之生意固自若也。而飄零者復何交涉，謂之不亡可乎？故朱子謂張子此言「其流乃是個大輪迴」，由其迫切以求之，是以誤如此。〔眉批〕疑明公。

曾子易簀，仁也；子路結纓，勇也。恐未可一而視之。

邵子因學數推見至理，其見處甚超，殆與二程無異。而二程不甚許之者，蓋以其發本要歸不離于數而已，其作用既別，未免與理爲二也。故其出處語默，揆之大中至正之道，時或過之。程伯子嘗語學者云：「賢看某如此，某煞用功夫。」蓋必反身而誠，斯爲聖門一貫之學耳。〔眉批〕疑康節。

理須就氣上認取，然認氣爲理便不是，此處間不容髮，最爲難言，要在人善觀而默識之。只就氣認理與認氣爲理，兩言明有分別，若于此看不透，多説亦無用也。

或問楊龜山：「『《易》有太極』，莫便是道之所謂中否？」曰：「然。」「若是則本無定體，當處即是太極耶？」曰：「然。」「兩儀、四象、八卦如何自此生？」曰：「既有太極便有上下，有上下便有左右前後，有左右前後四方便有四維，皆自然之理也。」龜山此段説話，詞甚平易，而理極分明，直是看

得透也。然學者於此，當知聖人所謂「太極」乃據《易》而言之，蓋就實體上指出此理以示人，不是懸空立說，須子細體認可也。

國初深於理學者殊未多見，禪學中儘有人。儒、道之不融，雖則有數存焉，吾人不得不任其責也。當時宋潛溪爲文臣之首，文章議論施于朝廷而達之天下者何可勝述？然觀其一生受用，無非禪學而已。以彼之聰明博洽，使於吾道誠加之意，由博而約，當有必至之理，其所成就豈不偉然爲一代之鉅儒哉！棄周鼎而寶康瓠，吾不能不深爲潛溪惜也。【眉批】疑潛溪。

程子言「性即理也」，象山言「心即理也」。至當歸一，精一無二，此是則彼非，彼是則此非，安可不明辨之？昔吾夫子贊《易》，言「性」屢矣：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曰「成之者性」，曰「聖人作《易》以順性命之理」，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但詳味此數言，性即理也明矣。於心亦屢言之：曰「聖人以此洗心」，曰「易其心而後語」，曰「能說諸心」，夫心而曰洗、曰易、曰說，洗心而曰以此，試詳味此數語，謂心即理也，其可通乎？且孟子嘗言「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尤爲明白易見。故學而不取證於經書，一切師心自用，未有不自誤者也。自誤已不可，況誤人乎？【眉批】疑象山。❶

吳康齋之志於道，可謂專且勤矣。其所得之淺深，無所考見，觀其辭官後疏陳十事，皆組織聖賢成說，殊無統紀，求之孟子反約之旨，得無有未至乎？其辭官一節，真足以廉頑立懦，察其初意，亦非以不屈爲高，蓋欲少需歲時有所獻納，觀其合否以爲

❶「疑象山」，原無，據康熙六年本補。

去就之決也。但當時事體殊常，形勢多阻，淺深之際斟酌爲難，諸老所以不復堅留，其或有見。而康齋之決去，所得亦已多矣。《謇齋瑣綴録》記康齋晚年一二事，雖未必誣，然好學如康齋，節操如康齋，何可多得？取其大而畧其細，固君子之道也。眉批 疑康齋。

薛文清《讀書録》甚有體認工夫，見得到處儘到，區區所見，蓋有不期而合者矣。然亦有未能盡合處，信乎歸一之難也。《録》中有云：「理氣無縫隙，故曰器亦道，道亦器。」其言當矣。至于反覆證明「氣有聚散，理無聚散」之説，愚則不能無疑。眉批 疑文清。夫一有一無，其爲縫隙也大矣，安得謂之「器亦道，道亦器」耶？蓋文清於理氣，亦始終認爲二物，故其言未免時有窒礙也。夫理精深微妙，至爲難言，苟毫髮失真，雖欲無窒礙而不可得。故夫子有「精義入神」之訓，至於入神則無往而不通矣，此非愚所能及，然心思則既竭焉。嘗竊以氣之聚便是聚之理，氣之散便是散之理，惟其有聚有散，是乃所謂理也。推之造化之消長，事物之終始，莫不皆然。如此言之，自是分明，並無窒礙，雖欲尋其縫隙，了不可得矣。不識知言之君子以爲何如？

《讀書録》有云：「韓魏公、范文正諸公，皆一片忠誠爲國之心，故其事業顯著，而名望乎動於天下。後世之人以私意小智自持其身，而欲事業名譽比擬前賢，難矣哉！」其言甚當。薛文清蓋有此心，非徒能爲此言而已。大抵能主忠信以爲學，則必有忠誠以事君，事君之忠，當素定於爲學之日。

近世道學之倡，陳白沙不爲無力，而學術之誤，亦恐自白沙始。「至無而動，至近

而神」，此白沙自得之妙也。愚前所謂「徒見夫至神者，遂以爲道在是矣，而深之不能極，而幾之不能研」，雖不爲白沙而發，而白沙之病正恐在此。章楓山嘗爲余言其爲學本末，固以禪學目之，胡敬齋攻之尤力，其言皆有所據。公論之在天下，有不可得而誣者矣。[眉批]疑白沙。❶

整庵學有所窺，力能孤往，其十疑未必盡當，然意在忠告，非影響浮游之言，存之以備參考。

《困知録》於諸大儒皆有所疑，而攻子静特甚。竊訝之，及讀崔後渠《與整庵書》曰：「今之論學者，右象山，表慈湖，小程氏，斥文公。」則守程朱之學者，無怪言之激而求之深也。

尤季美公時熙

時熙，字季美，河南洛陽人。嘉靖壬午，領鄉薦，受學于王文成之門人劉晴川，尊信師門良知之説。授户部主事，榷税滸墅關，尋以母老乞養，里居三十年，遠近學者宗之，號曰「西川先生」。常言：「能翻前人案，始能得前人意。若不得其意，而務爲紛更，是妄也。」又曰：「講學是解縛之法，有世俗縛，有賢傳縛，有聖經縛，有師説縛，有意見縛，皆是名利做根，解得此縛纔是學。」此師門宗旨也。後御史董定策薦曹端、尤時熙、孟化鯉於朝曰：「古人以學爲實，今人以講學爲名。若臣鄉三賢皆務實也。」其門人孟津、李根能崇師説，官至僉事。

語録

讓古人是無志，不讓眼前人是好勝。

---

❶「疑白沙」，原無，據康熙六年本補。

心地須常教舒暢歡悦，若鬱惱必有私意隱伏。《禮》曰「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者，正謂此也，便當覺破。

毁譽皆是切磋之法，譽者指我以前途，毁者告我以險阻。眉批 善處毁譽。

不求自慊，只在他人口頭上討個「好」字，終不長進。

人雖下愚，亦能自覺不是，只是不能自改，遂日流于污下。聖愚之機在此，不在稟賦。

不要因一兩事過失便放倒不顧，亦不可以一二事合理便自足。古人許人改過，戒人自足。

人有過失，爲人所攻，雖知改悔，又以不得爲完人自阻，仍復放縱。此只在聲名上見，不知性無加損，若能真改，完人即在。

吾人爲學，大抵猶是近名，故于人不知己處不能甘受，常有表白之意。又恐形迹疑似，足以損傷名節，故于事多躲閃修補，雖所當爲，亦多避嫌，不敢承當，此病根甚深。眉批 恐傷名節，事多躲閃，自爲則是，却不足色。

世俗人見有過則争毁之，又從而粧綴以誣之。見人學好則争笑之，每加誹謗，此皆幸災疾善之心。學者專於自治，常見自家神明澄湛在此，則於世俗此等病痛不沾染，至聞毁譽加于吾身，皆當自省，譽則勉以副之，毁則自磨自勵。行有不得，反求諸己，自然譽無過情，毁不終熾。且能體悉世人之見，故欲作好作惡，乃是習染所爲，使其稍肯自省，豈甘如此！

凡人有向善之心而又使人怪者，多是自己勝心浮氣有以致之。且如講説事理，或論文説書，稍有所見即思壓人，或是挾知故問，人言未畢即申己意，此等處雖善亦

惡也。又或被人規警，不肯認過改悔，委曲輾轉，尋路出脱。眉批 此亦通病。則是彼有愛我之心，我反拒之，以此交人，人誰容乎？必須虚心平氣，謙己下人，求益不求勝可也。

爲學全在擇友，若無可交，寧是獨處在書册内，尚友古人可也，不可妄交。然亦不可因此却起憎惡之念，須是「汎愛衆而親仁」。眉批 須尚友古人，方能友一國，友天下。

前輩讀書少，見一句行一句；今讀書多，却不行，是爲侮聖人之言。

古人讀書主於培植此心，灌溉真機，故一番看，一番新。若只解説文義，一過成故紙矣。

聖人不作，學者遂無師乎？人孰無知？大知覺小知，小知覺無知，期以共明斯道可矣，似不當以師自嫌也。

人必實心爲學，然後有可商量。狂狷雖非中行，却是實心爲學者，故聖人思之。鄉愿只是周旋世情，不是實心爲學，故聖人惡其亂德。

未悉人言而輒伸己意，此學者通病。此病即在未悉輒伸之間，不在議論是否處。

衆人之蔽在利欲，賢者之蔽在意見，意見是利欲之塵。

善惡禍福之辨，不可勝窮，然其近而易知者，善則心安，心安福之源也；不善則心必不安，不安禍之源也。天下事皆起於心，善惡禍福之理，宜于此求之。

經、權一也，經即權，權即經，權字不必聖人，事有輕重，酌而用之即是權，亦是經。不酌輕重，何以應事？

大凡人只有德性用事與血氣用事兩路，便分君子小人。古人學問之道，只是變化

氣質，静坐是搗其巢穴之法，掇根换過。眉批 變化氣質，須在静中掇换。

人品有上下，道理初無上下。人品之上下，亦存乎志而已矣，所謂幾也。

聖人言功夫不言道體，功夫即道體也。隨人分量所及，自修自證，若别求道體，是意見也。

分殊只理一，學者泛應，未能曲當，未得理之一耳。

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而成名，此是濂溪諸儒直接孔門命脈處。至於言道或有未精，正賴同志繼續發明，期以共明此道可也。若置偏私於其間，則失一體之意，亦恐非諸儒之心。

能翻前人案，始能得前人意。若不得其意，而務爲紛更，是妄也。眉批 是解誤人。

聖人通天下爲一身，其于爲善，曰「位天地、育萬物」；其戒爲惡，曰「禍天下及後世」，不以一人一時論也。

諸子是摹倣孔子，顔子是學自家。

「吾道一以貫之」，貫，該貫也，言吾道只是一，若謂一以貫萬，是以此貫彼，是二也，道一而已，萬即一之萬也。

子路之學在事，故唯恐有聞。顔子之學在心，故語之不惰。子路在萬上見，顔子在一上見。眉批 不説不覺。

近談學者多説良知上還有一層，此言自静中端倪之説啓之。夫良知無終始，無内外，安得更有上面一層，此異學也。舍見在「乍見」、「皆有」之幾，而另去默坐以俟端倪，此異學也，其不至於外人倫、遺物理者鮮矣。

道理只是綱常倫理，愚夫愚婦皆可能的，乃是家常飯。

舍却見在職分，只管推原道理起處，此晚宋談學之弊也。眉批 此議論所以多也。

《西川要語》一編，最喚醒人，世以爲傳陽明之學。愚謂陽明之致知，非陽明之致知，孔子之致知也。紫陽之窮理，非紫陽之窮理，孔子之窮理也。總不謬於孔子而已矣，何至相牴牾、分水火乎？即如格物之説，紫陽而在亦可以面質，共偕大道，爲諍友，爲功臣，奚不可由也？不嘗不説於夫子乎？如「慍見」、「有是哉！子之迂」等類，夫子雖折之，未嘗不重其人，曰「志意不立，子路侍」，何至以朱、陸同異聚訟於生前，朱、王同異又聚訟于身後哉？皆緣不明於學者助之波耳，失紫陽意。

中州有兩路學脈，月川尺尺寸寸不失朱紫陽，西川字字句句不失王陽明。是皆深造而有得者，非剽竊也。

鄭端簡曉

曉，字窒甫，别號淡泉，其先開封人，遠祖從宋高宗南渡始家海鹽。少有異質，十歲即能通經傳子史。父數指古今人賢不肖事誡之曰：「汝他日當爲此，不得爲彼。」故自少至老，毅然必欲爲君子，不以毀譽利害貳心。嘉靖壬午，舉浙江鄉試第一，明年中會試。學士中峯董公力薦之，政府亦夙知其名，曉竟不一謁。尋授兵部職方主事，日取故牘閲之，由是盡知天下阨塞與其士馬虚實强弱之數。大司馬蓉溪金公屬撰次《九邊圖誌》三十卷，人争借其草録之。

甲申，議大禮，杖闕下。乙酉，大同卒殺其巡撫，當事者請宥之，曉抗疏以爲不可。丁母憂，服除補武選。尋丁父憂，家居八年，世宗特詔起調考功，逾年始至。夏貴溪罷相，有詔考察臺諫，分宜意在去異己者，曉更黜其所厚若干人。癸卯，分宜子世蕃以治中求爲尚寶丞，曉謂非故事，不聽。分宜益怒，密疏抗上市恩，詔貶和州判官，

而世蕃遂遷尚寶司丞矣。

至和，日夜治民事，訪諸所欲惡，次第罷行之，民大悦。未幾，遷太僕少卿、鴻臚光禄太常卿。癸丑，遷刑部右侍郎。甲寅，改兵部兼僉都，出撫鳳陽。會倭奴入寇，江南北運道爲梗，上下憂之。至鎮勵將士，選民兵，集鹽場之壯勇，禦之於通、泰，襲之於如皋，擊之於海門，擣之於吕泗，圍之於狼山，斬首九百餘級，賊震恐遁去。東南賦四百萬石，歸輸於京師，無後期者。又築三里閘以通漕渠，開湖櫃以興水利，淮以南迄今無水患。分宜以舊忿抑之，僅擬賚予加俸。❶ 曉素以文學聞海内，癯然若不勝衣，而出撫以武功顯，人益知其不可測。

乙卯，遷吏部左侍郎，尋遷南京吏部尚書。未發，世宗以其知兵，特旨留爲右都協理戎政。奏罷諸軍之役於工作者，衆咸感奮。戊午，改刑部尚書。會大司馬虞坡楊公總督宣、大，時議謂宣、大重鎮，欲留楊久鎮北門，因上疏：「還楊本兵，則九邊將帥咸得人，恃以無恐，寧獨宣、大邪？」乃詔楊還本兵。曉還刑部，奏論錦衣所治獄多失實，而五城御史受民訟非制。既又謂王直於法必當誅；留都亂卒漸不可長；劾分宜，張翀、董傳策、吴時來不可罪；諫立儲，郭希顔不可殺；薊鎮、閩廣提督憲臣王忬、阮鶚誤事之失不必深求。咸與分宜議不合。時御史鄭存仁者，善揣時宰意，妄以蜚語中之，而曉疏述故事甚悉，分宜不能奪，乃中搆落職。

性儉朴，尤審於辭受。丙寅秋，病卒。子履淳等訟誣於朝，詔復其官。穆宗改元，

❶「賚」，原作「賫」，據康熙六年本改。

賜祭葬，贈太子少保，謚「端簡」。廕一子入監讀書，淳舉嘉靖壬戌進士，歷尚寶丞。❶曉爲學雖主用世，而於性命之説、義利之辨，咸能剖析精微，宜窺堂奧。華亭徐公謂其「持論正而不迂，嚴而不克，剛而不激，高而不亢，與唐馬周、陸宣公抗衡」，真知言也。所著有《吾學編》、《古言》、《今言》、《奏議》、《諸經解》行於世。

古　言

《乾・彖》見文王造周之德，《坤・彖》見文王事殷之心。

宋儒有功於吾道甚多，但開口便説漢儒駁雜，又譏其訓詁，恐未足以服漢儒之心。宋儒所資于漢儒者十七八，只今諸經書傳註，儘有不及漢儒者。宋儒議漢儒太過，近世又信宋儒太過，今之講學者又譏宋儒太過。

朱子言：「文中子論治體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余謂文中子本領純粹，得聖學正傳，過董仲舒遠甚。朱子又言「退之《原道》諸篇非通所及」，亦恐未然。退之文人，何敢望文中子？文中子前有孟子，後有周子，餘皆不及也。

慎勿爲才所使，必欲用世。荀文若身名俱喪爲何？只爲忍不住這一段才。或與徐庶皆事操，庶不露其才，得脱去，彧才露，欲去不得。三國人才，孔明之下即文若，文若優於公瑾，孔明高於文若處，只在躬耕南陽，不遇先主不相從耳。先主

❶「寶」，原作「書」，據康熙六年本改。

本漢宗人，獻帝衣帶中密詔禪位，稱爲帝室之胄，文若亦知之，而不能舍操歸劉，可恨也。齊丘穆之，豈能伯仲文若？

朱、陸之學本不同，余不知學，亦未知孰是。禮哭師哭友，各有其處，朱子帥門人詣佛寺爲位哭，子静斥爲禪學也。趙東山贊子静云：「儒者曰汝學似禪，佛者曰我法無是，超然獨契本心，以俟聖人百世。」

近世多議從祀諸儒而不及十哲，十哲直取陳、蔡一時與難之賢，非孔門定論，自開元迄今，無敢議者。味有若之言，四見於《論語》，大類聖人，公西赤志於禮樂，有爲邦之才，其爲言語、政事不優于宰、冉乎？求、予言行，不必徵諸史傳，《論語》中多有之，視二子優劣何如？宜進祀二子於殿上，改求、予廡中。

《論語》中聖人答爲仁之問，惟「克己復禮」章是求仁直截工夫，其告仲弓、子夏、樊遲諸子，皆隨機應答接引語，所謂因才而篤也。「克己復禮」無他，只非禮勿視、聽、言、動是已，此工夫最易最難，非是去了非禮別有一禮。己、禮一也，禮在己中，己在禮中，己去則禮完，視、聽、言、動無非禮，即喜怒哀樂之節中，即所謂動容周旋中禮。約禮即復禮，諸家註約處更詳之。

唐、虞及夏、周盛時，皆以用人致治，然商尤重，不説用人，只説求人。曰「聿求元聖」，曰「敷求哲人」、「旁求俊乂」、「人惟求舊」，後世求賢之名實自此始。商賢聖之君六七作，至于紂亡時，尺地一民不失舊物，所謂九有之師、肇域四海者蓋六百年，夏、周不及遠甚，豈無自哉！後世用人取之甚狹，待之甚輕，犬馬草芥，異于

商矣！眉批 商之義士，蓋自求賢時卜之矣。開闢至今，惟天不增不減，土有增有減，山有減無增，水有增無減。土、山、水皆地也，統言之，地亦不增不減，然其形體亦改變矣。其于人也，形體有減無增，嗜慾有增無減，惟天命之性不增不減。眉批 嗜慾日增，恐性命亦不能不減，此時安敢與唐虞並論耶！先師，王祀萬世，其功德所由來遠矣。唐、虞之際，七聖一堂，惟契爲司徒，掌教人之事，典謨中絕無契語言，惟舜命契「敬敷五教在寬」。孟子曰：「舜使契教民以人倫。」五教之名始見於此。契蓋道德純粹，惇叙五典，性行和平，足爲世師者。故其後世子孫，千餘年間聖賢八九作。成湯始言「性」字，高宗始言「學」字，曰誠、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曰鬼神、曰知、曰行、曰愛親敬長、曰作善作惡、曰好問、曰改過，皆商君臣始發之。及其亡也，箕子又以《洪範》授武王。蓋自契至先師，千五百年，凡先師所以教人爲學者，皆商先世相傳之旨也。契以是教人，開基受姓；先師亦以是教人，垂世作則，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其所由來遠矣。眉批 人知商、周之際道在箕子，而不其由來遠矣。自契至先師，千五百年，而君若臣所闡發者，殆無剩義。至先師與傳說，尤爲一轍。

介甫作《春秋》，永叔毀《繫辭傳》，君實詆《孟子》，兩程子改古《大學》，晦翁不用子夏《詩序》，何也？

鄧文潔以讚

鄧以讚，字汝德，號定宇，江西新建人。丁卯，舉於鄉。辛未，江陵主會試，擢第一

人，廷試賜進士第三人。官編修，不妄交遊，慎取予，茹荼飲水，嘯吟自若。萬曆初，江陵當國，欲重用公，公時有匡拂，江陵弗喜，遂請告。會山陰王龍谿講學西湖，公往叩，龍谿問曰：「子何功？」對曰：「此體無止，即以無止爲功。」又問曰：「信得良知否？」對曰：「惟以知是知非爲良知，竊恐學者妄認耳。」龍谿首肯之。已，江陵專甚，羣望公出山，言或有入，起公原官，所條對終不行，復歸里。有友人以用世進者，公語之曰：「學不到舍我其誰，終非天民。」嘗書屏几曰：「吾學用功實基於潛，如龍不在能見能飛，而在能潛。倘乘雲霧上青天，使人窺一鱗一爪，何以霖雨天下？《易》之密，《書》之微，《詩》之絅，皆是義也。」戊子，臺省特疏，起纂修，不赴。辛卯，起宮允，已，拜司成，晉吏部侍郎，秉大計，人咸稱服。亡何，署宗伯，疏請建儲，至再至三。忽有三王並封之旨，公抗疏力争，事遂寢。尋以内艱感疾，端坐而逝。守臣以聞，詔贈禮部尚書，謚「文潔」。

動静説

楊貞復從事于學有年矣，予方幸同官，頓然請告，予就而問之，見眉睫之間若不得其所止，而幾求之静也。鄧子曰：「不然。夫學之爲心性也，静所以攝心而非心也，所以求性而非性也。夫是物也在目爲視，在耳爲聽，在手足爲行持，安往而不存焉？惡在其必静也？故古之聖賢於惻隱而驗其端，於知能而觀其良，要以直參其體而已。」「然則動乎？」曰：「不然。予固前言之矣，安往而不存也。善乎古之人曰：『動

靜者時也。』夫有時而不在，非體也；有時不可用，非功也。故夫可以動不可以靜，與可以靜而不可以動，其病一也。子勉乎哉！予不敢謂良醫，亦嘗折肱焉，決不相誑。」眉批 偏主靜，近禪固偏，避禪而諱言靜亦偏，皆非深於學者。

原心論

論心者皆曰「須識其本體」，余謂心之本體在順其初者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復者，陽之初動也，而天地之心見焉，矧人心哉？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曰：「如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杯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是皆欲率其本真而不涉於矯拂，順其初之謂也。眉批 順其初，是心之本體。初者，萬慮俱忘之時也，突然感之，卒然應之，則純乎天者也。意氣一動，而二三之念則繼乎後，又其甚者，此念方萌，而二與三已並出其間，繼與並，皆非初也。故親吾愛也，謂當愛而加之意則否；尊吾敬也，謂當敬而加之意則否。守死是也，爭死未是；專財非也，散財亦非。貴而益謙與傲同，醉而益恭與亂同，何也？徇外之心，爲人之心也，所謂繼與並者也。此心之原不墮方體，不落計較，倏然而往，倏然而來，見其前而不見其後，知其一而不知其兩，如此而已矣。此則所謂初者也，顧人亦莫之察也。有物於此，使辨其色，必青青而黃黃也，白白而黑黑也；又使其權量之，亦必輕輕而重重也，長長而短短也，此亦所謂初之自然者也。而世人忽之，以爲是俗心。藉令賈於三家之市，即其色與權量而

上下其直，則其論能與前不異哉！非其論故異之，心寔昧焉。眉批誠意爲正心之本。夫知向也明，今也昧，則言之語嘿，身之動止，毫渺之間，倏忽之際，皆必有初有並與繼者存矣。雖然，有牿之反覆，而夜氣不足以存者，則其初心亦未可爲是也。予又有疑者焉，夫心者天之所以與我，何以與之？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何以異之？胡爲而能喜？胡爲而能怒？其思也於何而起？其寂也於何而斂？人皆曰莫爲而爲，莫致而致。夫天地之運日夜不息，豈誠無以主張是也？眉批要知心與天無二。

語録

或有問「體用」者，曰：「體用原不相離，如手能持，必能持然後爲手。足能行，必能行然後成得足。以至視、聽、言、動皆然。眉批言下了然。煩而不惡，乃所以爲簡也；垢而不厭，乃所以爲浄也。」眉批養到。

居家處事，有不慊意處，只求本體常真，有一毫求人知意思就不是，只以至誠相處。

吾人耳、目、口、鼻雖是箇人，中間還有個生意貫洽於其間。仁乃人之生意，有此生意，人纔成得。如心不在，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則不成矣。故曰成己仁也，智如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夫子知曾子平日真積力久，故呼而告之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此乃決辭。曾子直應之曰：「唯。」畧無疑難。至子貢之穎悟，於道恐不能無疑，夫子曰「賜也，女以予」云，試以疑辭，子貢曰「然，非與」，所答果是疑辭，後乃決之。倘以語子貢者語曾子，則失了曾子。以語曾子者語子

貢，是不識子貢，故曰「成物知也」。「亦足以發」，「發」字註中「日用動静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此句妙甚。汝輩須細思之。直到亦足以發地位，方纔與汝説。眉批 聖門高弟，「足發」者獨回，文潔何輕望及門士？

假年學《易》，聖人非是只將《易》書去學，天地間皆《易》，即所見天、風、木葉、鳥聲，無非《易》者。吾人在此一動，即落一爻。過非是有差失，道本至中，稍有一毫倚着，即是過處。此功夫甚難。吉凶悔吝，生夫動者也，吾人到得知過，也是好處。眉批 知《易》。

學問只在向内，不論朝市山林，皆須正己物正，不然徒陪奉世情，愈周密愈散漫，到頭終不得力。故孔子有古今、人己之辨。富貴、功名是兩事，不要看輕功名。今世皆富貴之士，少功名之士，如宋韓、范諸公方稱功名。眉批 真功名，自不離道德。

聖人過化、存神，如非禮之色在前，存此心不動，彼非禮之色自然覺得化了，非禮之聲亦然，此就是過化、存神。

形色，天性也。天性原在形色之内，不在形色之外。如眼能視，耳能聽，手能動，足能行，這是甚麼？就有個天性在。聖人之踐形，全得這個。視、聽、言、動以禮，自然聲爲律，身爲度，耳成個耳，目成個目，手足成個手足。賢知者知有天性而不知其在形色之内，是知天而不知人。愚不肖者，徒知有形色，而不知有天性，是知人而不知天。踐形睟于面，盎于背，施于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所以謂之踐形。

行之不掩，必不可以爲實悟。托辭于狂，而

以行爲弟二義者，大誤人者也。見之不透，必不可以爲實踐。借言於躬行君子，而以悟爲弟二義者，大自誤者也。

文潔發跡穆廟，天下人讀其文。後神廟時，官司成，天下知爲理學士。暨予耄年輯《諸儒考》，江右人亦極推重之，學術醇謹，無可間然。

薛思庵敬之

敬之，字顯思，號思庵，渭南人。生有異狀，長大雄偉，鬚髯修美，左膊一黑文字，深入膚裏。生五歲，愛讀書，十一，解屬文賦詩，言動必則古昔，鄉閭稱之曰「薛道學」。爲文説理而華，每爲督學所賞鑑。應試省闈，至十二次不售。成化丙戌，以積廩貢入太學。人接其言論，咸爲歎服，一時與陳白沙並稱，由是名動京師。聞父母相繼歿，徒跣奔葬。時大雪盈尺，日行泥濘中，不知避。後遂病足，每冬月輒發。母嗜韭，母歿終身不食韭。丙午，謁選山西應州知州。公首勸民耕稼紡績，當東作，循察田野，民艱于耕種者，賚以牛種；民貧負租及不能婚葬者，皆助之，買牸畜數十給之；煢民令孳息爲養。又務積蔬粟，不三四歲，粟至四萬餘石，乾蔬數萬餘斤。尋當饑饉，應民免于死亡。其既竄而復歸者三百餘家，皆與衣食，補葺其屋廬與處，由是屬邑聞風復者沛然。又立義塚，以瘞流民之死于道者。弘治戊申秋，南山有虎患，爲文祭之，旬日間，虎死于壑。己酉春，蕭家寨北平地有暴水湧出，一寨幾至沉陷，公亦爲文祭告，水即下洩，聲如雷鳴，民免于溺。他德政異政多此類，詳守谿王公譔《碑記》中。

公尤雅重學政，數至學舍，切切爲言

孔、孟之旨，由是應人士始知身心性命之學，奏課第一。弘治丙辰，陞金華府同知，東南學者如陳聰輩數十人皆摳衣門牆。居二年，致仕。撰《金華鄉賢祠志》若干卷。正德戊辰卒，年七十又四。

公嗜道若飴，老而彌篤，好與人講。遇人不問人省解否，即爲説道。人或不樂聽説，亦不置。又好静坐思索，凡有所得，如横渠法，即以劄記，所著有《思庵野録》、《道學基統》、《洙泗言學録》、《爾雅便音》、《田疇百咏集》、《歸來藁》及演作《定心性説》諸書，其言多有補于名教云。其卒也，吕文簡公誌其墓。

語　録

五經四書，今之學者開着口便能道，只是去做釣名利底竿子看了，竟不知道爲何事。

心乘氣以管攝萬物，而自爲氣之主，猶天地乘氣以生養萬物，而亦自爲氣之主。

一身皆是氣，惟心無氣。隨氣而爲浮沉出入者，是心也。人皆是氣，氣中靈底便是心，故朱子曰：「心者氣之精爽。」

心本是箇虚靈明透底物事，所以都照管得到。一有私欲，便却昏蔽了，連本體亦自昧塞，如何能照管得物事？

學者始學，切須要先識得此心是何物，此氣是何物，心主得氣是如何，氣役動心是如何，方好着力進裏面去。

千古聖賢非是天生底，只是明得此心分曉。

小德川流，是已發之中、時中之中也；大德敦化，是未發之中、大本之中也。睟面盎背，非有物妝點，然不知道者不足以語之。

天地間凡有盛衰强弱者，皆氣也，而理無盛衰强弱之異。先儒謂至誠貫金石，則理足以馭氣矣。

賦予萬物，生生不已，則曰「天命」。化育流行，各以其時，則曰「天道」。冲漠無朕，化育自然，則曰「天理」。生物不已，各有其德，則曰「天德」。曰命、曰道、曰理、曰德，名雖不同，本諸一太極也。

心便是個官人，性便是個印信，情便是那文書，命便是那文書上説得事物。文書或寫得好歹，説得利害緊慢，便唤做才。這一弄事物，不是氣怎麼做的？便唤作氣。故心、性、情、命、才、氣，本同一衮的事，更何異？朱子曰：「一衮來説的甚好。」

聖賢千言萬語，須體貼向自己身心上，方覺有味。若不如此，只是做一場話説。

看周、程之書，便能疏通心渠，了脱滓垢，自然令人會省牽轉活動處。

德無個大小，且指一物，始根便是大德，發生條達，千枝萬柯，都是那根上出來，便是小德。

接事多，自能令氣觸動，心敬則不能爲之累，否則鮮不爲之蔽。

心之存，則海水之不波；不存，則沙苑之揚灰。❶

仁只是心，求仁非一方也，但心有所存主處，便是求仁。觀諸孔門問答，可見師之教弟子之學，都只是尋討個正當底心，心外無餘事。

《太極圖》明此性之全體，《西銘》狀此性之大用。

❶「灰」，原作「漢」，據《明儒學案》卷七改。

夫子説「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雖本《易》而言，便是標貼出箇心之體用來。程子因而就説個「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包括這兩句。

立言不本諸道，自令人厭，老、莊、荀、列之徒是也。

從政不本諸心，不爲孫、吴，必爲申、韓，其于民何補？

「有朋自遠方來」與「天下歸仁」之旨同。

道學與天地相爲盛衰。天地，迹也；道學，理也。

活潑潑地，只是活動，指鳶魚也。便見得理氣，説得面前活動，如孟子躍如，如顔子卓爾模樣。

天地無萬物，非天地也；人心無萬事，非人心也。天地無物，而自不能不物物；人心無事，而自不能不事事。

而今天下只是一箇名利關住札了，壅住多少俊才！可勝歎哉！氣化然也。

理氣不可見，即于堦前雀躍觀之，便是誠之不可掩，如斯夫氣象。

氣化、人事，不可岐而二之，須相參而究之，然後可以知天道消息，世道隆替。

道德之學，師天地也，氣象自與功名富貴之習殊别。

人無妄心，便自神明可質。《中庸》曰「尚不愧于屋漏」，只是慎微至密。

理無氣，何所附？氣無理，何所依？獨理不成，獨氣不就，然理與氣二之則不是。

因天地而定乾坤，因卑高而位貴賤，因動静而斷剛柔，因方類物羣而生吉凶，因天象地形而見變化，此聖人原《易》之張本以示人，故曰「易與天地準」。

某看《太極圖》雖説理，亦不曾離了氣。先

儒解「太極」二字最好，謂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稱，形器已具而其理無朕之目。「象數未形」一句說了理，「形器已具」一句却是說了氣，恁看理、氣，何曾斷隔了？

雨、暘、燠、寒、風之有無，見得天無心處，風雷變化，氣使然也。天本無心，以人爲心；聖人本無心，❶以天處心。其未至于聖人者，可不盡希天之學乎？何謂希天之學？曰：「自敬始。」

凡所作爲動心，只是操存之心未篤，篤則心定，外物不能奪，雖有所爲亦不能動。昔程子過漢江，誠敬自如，是其驗也。

在天之風、霜、雨、露者，陰陽之質。在地之草、木、水、石者，剛柔之質。在人之父子、君臣者，仁義之質。陰陽一剛柔也，剛柔一仁義也。陰陽氣也，離那質不得。剛柔質也，離那氣不得。仁義性也，離那氣質不得。未有無氣之質，未有無質之氣，亦未有無氣質之性。

偶于園中觀小兒摘杏，實覺得一本萬殊道理。或問曰：「何謂也？」曰：「當時種得只是一本，如今結了百千萬箇，不亦殊乎？一本萬殊，萬殊一本，有甚時了期？就見得『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氣象出來。」

古來大臣用智，莫過伯禹。觀治水一事，只把一江一河，便分天割地，關乾轉坤，最甚停當，至今泯没不得，萬世之智也。

堯、舜之世以德相尚，故無讖緯、術數之可言。漢、唐以下，僞學日滋，故有讖緯、術

❶「無」，原作「有」，據《明儒學案》卷七改。

數之事。

四書最要于五經，五經只是各就一事上發揮，四書凡五經之道無不具載。如言未發已發處，便是先天後天，《易》存焉。如言事君使臣處，便是君臣告戒，《書》存焉。如言存心養性處，便是調理性情，《詩》存焉。如言好惡枉直處，便是褒貶善惡，《春秋》存焉。如言立禮成樂處，便是品節和樂，《禮》、《樂》存焉。學者終身用之有餘。

《周易》明理以象，《春秋》因事以索理。《大學》專言學，而成德處少；《中庸》專言道，而成德處多。

古人之論處家有曰「義」，有曰「忍」，蓋「忍」字無涯涘，「義」字有正救。渾然獨用「忍」不得，獨用「義」亦不得，上下名分，不得不用「義」；出入日用，不得不用「忍」。「義」與「忍」相濟，而後處家之道備矣。

程子進劄子，要殿上坐講，以養人主崇儒重道心，其亦進君德而退嬖倖也。如唐、虞君臣進納相拜，有何不可？顧鄙之反以爲山中野人不知朝政，縱使坐講，不爲人臣乎？

正學一事，乃天開地闢，凡聖賢出世來之正脈，人生而不知，不幸莫大焉。

正學者，格物窮理之學也。不高厚，不幽明，不動植，不鬼神，不古今，不窮達，不物我，不精粗，一以貫之者。

當時孔子在魯，得三千之子，優游涵咏，終日只是調護箇德性好。凡問政、問仁、問士、問禮與行，不過令氣質不令走作，只是欲掘得活水出來，所以只與顏子告箇活水要「約」。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章，乃得孔子不傳之秘。孔子「默而識之」，孟子「自得」之謂也。

夜氣與浩然之氣不同，彼以全體言，此以生息言。但「浩然」章主于氣，「牛山」章主于性，學者互相考之，則有以知性、氣之不相離也。

蓍筮者，伏羲之《易》也。卦爻者，文王、周公之《易》也。《繫傳》者，孔子之《易》也。《傳》者，程子之《易》也。卦不生于蓍而生于河，然河圖者，作《易》之源；筮蓍者，學《易》之教。

伏羲只是在天地萬物上模範出箇位次，以體言也。到文王時，開口便把天地萬物撥剔出生意，以用言也。

孔子教人，千言萬語，只是欲陶鎔人底氣質，何嘗有一言談天論地、眩人高遠？真萬古聖人之德言。

茂叔命程子「尋仲尼、顔子樂處，所樂何事」，然樂非可尋，「尋」之一字，謂非見道脱灑，分明實有，如何道得出？

天高地下，萬物流行，分明箇禮樂自然。「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天地之禮樂也。「卑高以陳，貴賤位矣」，人之禮樂也。「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萬物之禮樂也。學者要識得儘，見識不窮；若不識得，則一物亦推將不去。

舊聞其人，未見其語，壬子之春，始得其《野録》。病中讀之，可以療疾，亦可謂深造自得之士也。余嘗謂明代開基，功德度越漢、唐、宋三君，故其儒術亦不敢多讓五奎之聚東井也。余收入《宗傳》者，已得五十餘人，續收者尚有其人，嗣爲《續録》，以俟後之君子考衷焉。

理學宗傳卷之二十二終

理學宗傳卷之二十三

容城孫奇逢輯　門人 馬胤錫 馬載錫 同編

明儒考

吕新吾公坤

坤，字叔簡，號新吾，河南寧陵人。質稍鈍，讀書不能成誦，苦訓詁家言亂之，益不能解。坤乃一切棄置，澄心體認本旨，久之了悟，入目即不忘。年十五，讀性理諸書，欣然有會，作《夜氣鈔》、《擴良心詩》。隆慶辛未，成進士，丁母憂。萬曆甲戌，廷對，授襄垣令。襄垣劇，尚嚴明，明年調大同。大同貧，尚撫字，培植柔良，裁抑豪横，兩地甚德之。先是，襄垣土豪某被坤大創，幾斃。去之日，送數百里，曰：「蒙創誨，今而後不復犯法矣。」知大同時，有以人命坐抵，其姻王家屏係隣邑大紳，向坤言之，答曰：「獄已成，不可反。」嗣家屏任吏部，與僚友曰：「天下第一不受請托，無如大同令也。」特疏薦坤，陞吏部主事。眉批 兩成其賢。

故事：新曹尚緘默卑伏，坤獨峥峥不少退避，在部十年，七轉郎署，出歷山東濟南參政、按察山西、右藩陝西，旋陞山西巡撫，所至皆正己率屬，務致之行，餽遺贖羨盡杜絶之，尤加意蒙養孤煢無依者。值天下將多事，更嚴邊防，迄後有成法不廢。陞協理院事，明年，陞刑部右侍郎，尋轉左。在京四年，與董范之議、朝鮮之議、石門之議，堅守一説，屹屹不少動。惡之者中以奇

禍，舉朝爲危。坤一禀天日，不懲始念。戴士衡疏論，劉道亨救之，坤不辯，引疾乞休，疏凡五上，予歸家居。遇邑疾苦，輒身任之不少奪，即多口弗恤也。

有自京師來者，要津寄字云：「葉臺山嘗薦于上，當爲致謝。」坤曰：「宰相爲國薦人，公也。若予致謝，是以謝爲求也。」竟不問。權璫差官賫書帛至，坤曰：「大臣交結内侍，律有明禁。」弗受。其守正不阿類如此。家居四十年，自奉儉約，不置生産，惟日與門弟子講論不輟。有負笈自千里來者，咸推沙隨夫子云。

坤嘗謂：「六經簡易明切，諸儒因之聚訟而裂道，深文而晦道，拘泥而隘道，遂失其旨。六經者，天地萬物之史；天地萬物者，六經之案也，而總寄之聖人。聖人之心，道之府也；聖人之身，道之輿也；聖人之言，道之鑰也。天地以道鑄聖人，聖人以道鑄天下。」眉批 凡學問大頭腦。又曰：「世道任自然，聖人立世教而約之以當然。禮法者，維持世教之善物也，國之存亡，民之生死，于是乎係。巢、由、披、卷、佛、老、莊、列決禮法之防而潰之，近有念不及民物，學不本誠敬，心不存惕勵憂勤，拾瞿曇餘唾，開方便法門，以自適其猖狂恣睢之意，薄庸言庸行爲土苴，視三百三千爲桎梏，世教蕩無畛域。宜自吾儒經史外，諸清奇高遠、窈冥妄誕之言悉付諸火。」眉批 確論。作《道脈圖》。又曰：「一身罪過，都是我心承當，五官百體無罪。兩間罪過，都是我身承當，天地萬物無罪。」作《呻吟語》。嘗推理欲生長極至之説以警世，復爲圖以廣之，謂：「凶人之與衆人，其初非與聖人遠也，潛滋已久，不覺自移，故舜、跖只争一念。」

年八十三，卒於家。臨終作《反輓歌》，自撰《墓誌銘》，述「性直不委婉，嚴毅少温燠，居官持法而情涼，居家義勝而恩薄，當事過激，涵養功疏，奉先人『天理』二字於膺堂，不敢失墜」。遺命勿用風水陰陽家言。所著有《家禮翼》、《家禮疑》、《去僞齋集》、《閨範》、《安民實務》、《交泰韻》等書，贈刑部尚書，賜祭葬。

語録

正命者，完却正理，全却初氣，未嘗以我害之。雖桎梏而死，不害其爲正命。若初氣鑿喪，正理不完，即正寢告終，恐非正命也。眉批 生不順，没自不寧。

真機真味要涵蓄，休點破。其妙無窮，不可言喻。所以聖人無言，一犯口頰，窮年説不盡。又離披澆漓，無一些咀嚼處矣。眉批 時行物生之旨。

深沉厚重，是第一等資質。磊落豪雄，是第二等資質。聰明才辨，是第三等資質。

凡人光明博大，渾厚含蓄，是天地之氣；温煦和平，是陽春之氣；寬縱任物，是長夏之氣；嚴凝斂約，喜刑好殺，是秋之氣；沉藏固嗇，是冬之氣；暴怒，是震雷之氣；狂肆，是疾風之氣；昏惑，是霾霧之氣；隱恨留連，是積陰之氣；從容温潤，是和風甘雨之氣；聰明洞達，是青天朗月之氣。有所鍾者，必有所似。眉批 以此觀人，便以此陶鑄人，則造化在我。

先天之氣，發洩處不過毫釐。後天之氣，擴充之必極分量。其實分極處原是毫釐中有底，若毫釐中合下原無，便是一些增不去。萬物之形色才情，種種可驗也。眉批

着力處在後天。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髮膚還父母之初，無些毀傷，親之孝子也。天全而生之，人全而歸之，心性還天之初，無些欠少，天之孝子也。〔眉批〕堯、舜只是個「孝」字。

宋儒有功於孟子，只是補出個「氣質之性」來，省多少口吻！

不動氣，事事好。

心放不放，要在邪正上説，不在出入上説。且如高卧山林，游心廊廟，身處衰世，夢想唐、虞，遊子思親，貞婦懷夫，這是個放心否？若不論邪正，只較出入，却是禪定之學。〔眉批〕無邪却要他放。❶

防欲如挽逆水之舟，纔歇力便下流。力善如緣無枝之樹，才住脚便下墜。是以君子之心無時而不敬畏也。

無屋漏功夫，做不得宇宙事業。

或問：「雞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爲善？」程子曰：「只主于敬，便是善。」愚謂：「惟聖人未接物時，何思何慮？賢人以下，睡覺時合下便動個念頭，或昨日已行事，或今日當行事，便來心上，只看這念頭如何？若一念向好處想，便是舜邊人；若一念向不好處想，便是跖邊人。若念中是善，而本意却有所爲，這又是舜中跖，漸來漸去還向跖邊去矣。此是悟頭工夫，此時克己更覺容易，點檢更覺精明，所謂去惡在纖微，持善在根本也。」〔眉批〕縱是舜邊人，不能保無舜中跖，不提醒終向跖邊去，危哉！

忘是無心之病，助長是有心之病。心要從容自在，活潑於有無之間。〔眉批〕助之病甚

❶「他」，原爲空格，據康熙六年本補。

于忘。❶

天地間真滋味，惟静者能嘗得出。天地間真機括，惟静者能看得透。天地間真情景，惟静者能題得破。作熱鬧人，説孟浪話，豈無一得，皆偶合也。眉批 非無欲不能静，非静不能無欲。

寧耐，是思事第一法；安詳，是處事第一法；謙退，是保身第一法；涵容，是處人第一法；置富貴、貧賤、死生、常變於度外，是養心第一法。眉批 諸法都歸在養心上。

士君子要養心氣，心氣一衰，天下萬事分毫做不得，冉有只是個心氣不足。眉批 心氣不足，不養故也。

胸中只擺脱一「戀」字，便十分爽净，十分自在。人生最苦處，只是此心沾泥帶水，明是知得，不能斷割耳。眉批 非剛不能斷。

只有一毫麄疏處，便認理不真，所以説「惟精」。不然，衆論淆之而必疑。只有一毫二三心，便守理不定，所以説「惟一」。不然，利害臨之而必變。眉批 精只不疎，一只不二，勿看的懸沓。❷

屬纊之時，般般都帶不得，惟帶得此心，却教壞了，是空身歸去矣，可爲萬古一恨。眉批 虛生虛死，可憐可憐！

定静中境界，與六合一般大，裏面空空寂寂，無一個事物，纔問他索時，般般足，樣樣有。眉批 人人有此境界，都自迷失了。

無技癢心，是多大涵養！故程子見獵而癢，學者各有所癢，便當各就癢處搔之。

每日點檢，要見這念頭自德性上發出？自氣質上發出？自習識上發出？自物欲

❶「于忘」，原無，據康熙六年本補。

❷「勿看的懸沓」，原無，據康熙六年本補。

上發出？如此省察，久久自識得本來面目，初學最要知此。眉批 到底要點檢，寧直初學。或曰：「喜怒哀樂到面前，何如？」曰：「只恁喜怒哀樂，定静安慮，胸次無分毫加損。」眉批 到底是寂然不動。

定静安慮，聖人胸中無一刻不如此。

治心之學，莫妙於「瑟僩」二字。眉批 二字足盡内聖外王之學。瑟訓嚴密，譬之重關天險，無隙可乘，此謂不疏，物欲自消其窺伺之心。僩訓武毅，譬之將軍按劍，見者股慄，此謂不弱，物欲自奪其猖獗之氣。

室中之鬬，市上之争，彼所據各有一方也。一方之見，皆是己非人，而濟之以不相下之氣，故寧死而不平。嗚呼！此猶愚人也。賢臣之争政，賢士之争理，亦然。此言語之所以日多，而後來者亦莫知所決擇也。故爲下愚人作法吏易，爲士君子所折衷難。非斷之難，而服之難也。根本處在不見心而任口，恥屈人而好勝，是室人市兒之見也。眉批 賢者不免，有味乎其言之。

人子之事親也，事心爲上，事身次之，最下事身而不恤其心，又其下事之以文而不恤其身。眉批 養志爲事心。

孝子之于親也，終日乾乾，惟恐有一毫不快事到父母心頭。自家既不惹起，外觸又極防閑，無論貧富、貴賤、常變、順逆，只是以悦親爲主。蓋「悦」之一字，乃事親第一傳心口訣。即不幸而親有過，亦須在「悦」字上用功夫，幾諫積成，耐煩留意，委曲方畧，自有回天妙用。若直諍以甚其過，暴棄以增其怒，不悦莫大焉。故曰：「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眉批 悦親須是誠身。

物相反者相成，見相左者相益。孔子取友，曰直、諒、多聞，此三友者，皆與我不相附會者也，故曰「益」。是故得三友難，能爲人三友更難。天地間不論天南地北、縉紳草莽，得一好友道同志合，亦人生一大快事也！眉批 三友自在，畢竟得之爲難。

天下不可一日無君，故夷、齊非湯、武，明臣道也，此天下之大防也。不然，則亂臣賊子接踵矣，而難爲君。天下不可一日無民，故孔、孟是湯、武，明君道也，此天下之大懼也。不然，則暴君亂主接踵矣，而難爲民。眉批 各存其是，不可相非。

百姓得所，是人君太平。君民安業，是人臣太平。五穀豐登，是百姓太平。大小和順，是一家太平。父母無疾，是人子太平。胸中無累，是一腔太平。眉批 彝倫攸叙，天地清寧，是萬世太平。

「中」之一字，是無天于上，無地於下，無東西南北於四方，此是南面獨尊道中的天子。仁、義、禮、智、信，都是東西侍立；百行、萬善，都是北面受成者也。不意宇宙間有此一妙字，有了這一個，别個都可勾銷。五常、百行、萬善，但少了這個，都是一家貨，更成甚麼道理？眉批 天地四時，俱離他不得。

《易》道渾身都是，滿眼都是，盈六合都是。三百八十四爻，聖人特拈起三百八十四事來作題目，使千聖作《易》，人人另有三百八十四説，都外不了那陰陽道理。後之學者求《易》於《易》，穿鑿附會以求通，不知《易》是個活的，學者看做死的；《易》是個無方體的，學者看做有定象的。故論簡要，《乾》、《坤》二卦已多了。説窮盡，雖萬卷書説不盡。《易》的道理，何止

《易》。

三百八十四爻？【眉批】天是一部《易》，孔子是一部

公卿争議於朝，曰「天子有命」，則屏然不敢屈直矣。師儒相辯於學，曰「孔子有言」，則寂然不敢異同矣。故天地間惟理與勢爲最尊，雖然，理又尊之尊也。廟堂之上言理，則天子不得以勢相奪，即相奪焉，而理則常伸於天下萬世。故勢者，帝王之權也；理者，聖人之權也。帝王無聖人之理，則其權有時而屈，然則理也者，又勢之所恃以爲存亡者也。以莫大之權，無僭竊之禁，此儒者之所不辭，而敢于任斯道之南面也。【眉批】以勢形理，儒者不辭，謂孔子之《春秋》、朱子之《綱目》。

正學不明，聰明力辨之士各枝葉其一隅之見，以成一家之説，而道始千岐百逕矣。豈無各得，終是偏術，到孔門只如枉木着繩，一毫邪氣不得。【眉批】非孔子不能折衷百家。

莊、列見得道理，原着不得人爲，故一向不盡人事。不知一任自然，成甚世界？聖人明知自然，却把自然閣起，只説個當然，聽那自然。

有善有惡者，雜於氣質之性；有善無惡者，上帝降衷之性。學問之道，正要變化那氣質之性，完復吾降衷之性。【眉批】變化氣質，便是復性功夫。

《乾》與《姤》，《坤》與《復》，對頭相接，不間一毫。《乾》、《坤》盡頭處，即《姤》、《復》起頭處，如呼吸之相連，無有斷續，一斷便是生死之界。【眉批】乾坤大消息。

學術要辨邪正，既正矣，又要辨真僞，既真矣，又要辨念頭切不切、向往力不力，無以空言輒便許人也。

「予欲無言」，非雅言也，言之所不能顯者

也。「吾無隱爾」，非文辭也，性與天道也。説便説不來，藏也藏不得，然則無言即無隱也，在學者之自悟耳。天地何嘗言？何嘗隱？以是知不可言傳者，皆日用流行於事物者也。眉批 活潑潑地。

率真者無心過，殊多躁言輕舉之失。慎密者無口過，不免厚貌深情之累。心事如青天白日，言動如履薄臨深，其惟君子乎！

身是心當，家是主人翁當，郡邑是守令當，九邊是將帥當，千官是冢宰當，天下是天子當，道是聖人當，故宇宙内幾樁大事，學者要挺身獨任，讓不得人，亦與人計行止不得。眉批 非聖人不能當此道。

做人要做個萬全，至于名利地步，休要十分占盡，常要分與大家，就帶些缺綻不妨。何者？天下無人己俱遂之事，我得人必失，我利人必害，我榮人必辱，我有美名，人必有媿色。是以君子貪德而讓名，辭完而處缺，使人我一般，不嘵嘵露頭角，立標臬，而胸中自有無限之樂。孔子謙己，嘗自附於尋常人，此中極有意趣。眉批 涉世之言，却是至理。

進道入德，莫要于有恒。有恒則不必欲速，不必助長，優優漸漸，自到神聖地位，故天道只是個恒。每日定準，是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分毫不損不加，流行不緩不急，而萬古常存，萬物得所。只無恒了，萬事都成不得。余最坐此病，古人云：「有勤心，無遠道。」只有人勝道，無道勝人之理。眉批 夫子所以思有恒也。

無以小事動聲色，褻大人之體。

物忌全盛，事忌全美，人忌全名，是故天地有欠缺之體，聖賢無快足之心。而況瑣

屑羣氓，不安淺薄之分，而欲滿其難厭之欲，豈不妄哉？ 是以君子見益而思損，持滿而思溢，不敢恣無涯之望。眉批 忌盡留餘，天道如是。

問：「堯、舜事功，孔、孟學術，何處下手？」曰：「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此是孔、孟學術。使天下萬物各得其所，此是堯、舜事功。總是一個念頭。」

默契之妙，越過六經千聖，真與天談，又不須與天交一語，只對越仰觀，兩心只一個耳。眉批 知我其天。

人生氣質，都有箇好處，都有箇不好處。學問之道無他，只是培養那自家好處，救正那自家不好處便了。

各自責則天清地寧，各相責則天翻地覆。

扶持資質，全在學問，任是天資近聖，少此二字不得。三代而下無全才，都是負了在天的，欠了在我的，縱做出掀天揭地事業來，仔細看他，多少病痛！

余行年五十，悟得五不争之味。人問之，曰：「不與居積人争富，不與進取人争貴，不與矜飾人争名，不與簡傲人争禮節，不與勝氣人争是非。」眉批 不争是非難。

凡有橫逆來侵，先思所以取之之故，即思所以處之之法，不可便動氣。兩個動氣，一對小人，一般受禍。

無用之朴，君子不貴，雖不事機械變詐，至於德慧術知，亦不可無。眉批 處橫逆之道。

日用酬酢，事事物物，要合天理人情。所謂合者，如物之有底蓋然，方者不與圓者合，大者不與小者合，欹者不與正者合，覆諸其上而不廣不狹，旁視其隙而若有若無。一物有一物之合，不相苦窳；萬物各有其合，不相假借，此之謂天則，此

之謂大中，此之謂天下萬事萬物各得其所。而聖人之所以從容中，賢者之所以精一求，衆人之所以醉心夢意、錯行亂施者也。眉批 各有其合，便各得其所。

處天下事，只消得「安詳」二字，雖兵貴神速，也須從此二字做出。然安詳非遲緩之謂也，從容詳審，養奮發於凝定之中耳。是故不閑則不忙，不逸則不勞，若先怠緩則後必急躁，是事之殃也。十行九悔，豈得謂之安詳？眉批 從容中道，也只是個安詳。

果決人似忙，心中常有餘閑；因循人似閑，心中常有餘累。君子應事接物，常贏得有從容閑暇時便好，若應酬時勞擾，不應酬時牽挂，極是喫累的。

孔子是五行造身，兩儀成性，其餘聖人，得金氣多者則剛明果斷，得木氣多者則朴素質直，得火氣多者則發揚奮迅，得水氣多者則明徹圓融，得土氣多者則鎮静渾厚；得陽氣多者則光明軒豁，得陰氣多者則沉默精細。氣質既有所限，雖造其極，終是一偏的聖人。此七者共事多不相合，共言多不相入，所同者大根本、大節目耳。眉批 清、任、和，共立一朝，共事一主，不能保其寅恭。

聖人不落氣質，賢人不渾厚，便直方，便着了氣質色相。聖人不帶風土，賢人生燕趙則慷慨，生吴越則寛柔，就染了風土習氣。

清、任、和、時，是孟子與四聖人議定的謚法。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是子思作仲尼的贊語。

明道答安石，能使愧屈；伊川答子由，遂激成三黨：可以觀二公所得。

平生不作圓輭態，此是丈夫。能輭而不失剛方之氣，此是大丈夫，聖賢之所以分也。

聖人有功於天地，只是「人事」二字。其盡人事也，不言天命，非不知回天無力，人事當然，成敗不暇計也。眉批 觀孔子便見。

爲宇宙完人甚難，自初生以至屬纊，徹頭徹尾，無些子破綻，尤難，恐亘古以來不多幾人。其餘聖人都是半截人，前面破綻，後來修補，比至終年晚歲，纔得乾净，成就了一個好人，還天付本來面目，故曰「湯、武反之也」。曰「反」，則未反之前便有欠缺處。今人有過便甘自棄，以爲不可復入聖人境域，不知盜賊也許改惡從善，何害其爲有過哉？只看歸宿處成個甚人，以前都饒得過。眉批 能修補破綻，令此身乾净，便是聖賢。「乾净」二字未易言。

聖人胸中萬理渾然，寂時則如懸衡鑑，感之則若決江河，未有無故自發一善念，善念之發，胸中不純善之故也。故惟有旦晝之牿亡，然後有夜氣之清明。聖人無時而不夜氣，是以胸中無「無故自見」光景。眉批 非常存此夜氣，不能常發此善念。學者要常見此光景。

聖人心上再無分毫不自在處，内省不疚，既無憂懼，外至之患，又不怨尤，只有一段不釋然，却是畏天命、悲人窮也。

山林處士，常養一箇傲慢輕人之象，常積一腹痛憤不平之氣，此是大病痛。眉批 處士橫議，便是此病發。

明道受用處，陰得之佛、老。康節受用處，陰得之莊、列。然作用自是吾儒，蓋能奴僕四氏，而不爲其所用者，此語人不敢道，深於佛、老、莊、列者，自默識得。眉批 非大儒便不能。

明道在朱、陸之間。眉批好案。

七情總是個欲，只得其正了，都是天理。五性總是個仁，只不仁了，都是人欲。

朱子云：「不求人知，而求天知。」爲初學言也。君子爲善，只爲性中當如此，或此心過不去，天知地知，人知我知，渾是不求的。有一求心，便是僞；求而不得，此念定是衰歇。眉批又深一層。

以吾身爲內，則吾身之外皆外物也，故富貴利達，可生可榮，苟非道焉，而君子不居。以吾心爲內，則吾身亦外物也，故貧賤憂戚，可辱可殺，苟道焉，而君子不辭。

讀書要看三代以上人物是甚學識、甚氣度、甚作用。漢之粗淺，便著世俗；宋之局促，便落迂腐，如何見三代以前景象？

予弱冠聞公名，後讀《去僞齋集》、《呻吟語》，益嚮而慕之。時公爲少司寇，家居，天下冀其一出以奏平明之治，而公竟不出。公惟不出，而天下益高之。公之學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真接乎子思、子輿之傳，有宋諸儒，未之或先也。學至于是，又何憾其用與不用哉！

馮恭定從吾

從吾，字仲好，號少墟，長安人。官至副都御史，在京師與高景逸、鄒南臯倡明理學。家居，建天中書院，四方從遊甚衆。有《辯學録》，闡性命之秘，辨似是之非，如所云：「吾儒之旨，只在『善』之一字。佛氏之旨，只在『無善』二字。」又曰：「吾學只有一個『善』字，直從源頭説到究竟，更無兩樣。故《易》曰『繼善』，顔曰『一善』，曾曰『至善』，思曰『明善』，孟曰『性善』，又曰『孳孳爲善』，善總是一個善，爲總是一個爲，非善與利之間復有無善之善。」嗚呼！盡之矣，

善即理也，即道也，即中也。精乎此，謂之「惟精」；一乎此，謂之「惟一」；執乎此，謂之「執中」。以之爲君謂之仁，以之爲臣謂之敬，以之爲子謂之孝，以之爲父謂之慈，以之交朋友謂之信，以之視、聽、言、動謂之禮，以之臨大節而不奪謂之節，皆理也、道也、中也。此吾儒之正傳，孔、孟相與講求切磋以教天下萬世，只此一脈，以維持宇宙，更無餘藴矣。少墟辨析精詳，凡世儒所易惑處，輒爲道破。吾儒之家寶始復其舊，佛氏之流弊始塞其源。虞廷心法，於是乎曉然復明於天下矣，其功不亦偉歟！

語録

孔門不言心，其自叙曰：「從心所欲不踰矩。」其稱回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其警人曰：「無所用心，難矣哉。」言「心」便言「矩」、便言「仁」，此「道心」之説也；言「心」便言「用」，此「精一」之説也。以「道心」爲主，則心有所用而不落於空，人心悉化爲道心。即心即矩，即仁即心，是言仁即所以言心也，又何必數言心哉！不然，舍矩言心，舍仁言心，又舍用言心，則此心了不可得，而左袒人心者得借口矣。

眉批　段段理出頭腦，人畏少墟之方，吾正喜其方也。

孟子論心之本體，歸之理義，故曰：「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論心之工夫，歸之操存，故曰：「操則存，舍則亡。」正孟子得統於孔子處。若言心不言理義，則本體涉於虛；言理義不言操存，則工夫流於泛，便非孔門惓惓論仁之旨。人心至虛，衆理咸備，丢過理説心，便是「人心惟危」之「心」；即有知覺，是告子「知

覺運動」之「覺」，佛氏「圓覺大覺」之「覺」，❶非吾儒「先知先覺」之「覺」也。「覺」之一字亦不可不辨。知覺的是天理，便是道心；知覺的是人欲，便是人心，非概以知覺爲天理、爲道心也。若丢「理」字説「心」、説「知覺」，便是異端。眉批 極是。

程子曰：「理與心一，而人不能會之爲一。」朱晦翁曰：「此心虛明，萬理具足。外面理會者，即是裏面本來有的。」陸象山曰：「人心至靈，此理至明，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此理。」又曰：「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薛文清亦曰：「心所具之理爲太極，心之動靜爲陰陽。」而王陽明亦曰：「人心一刻純乎天理，便是一刻的聖人；終身純乎天理，便是終身的聖人。」此理自是實，自來吾儒論「心」都不曾丢過「理」字；若丢過「理」字可以言「心」，則先儒之説皆誣。而象山「心皆具是理」、「此理同也」二句皆剩語矣。眉批 純爲打破「理」字者立案。

楊龜山曰：「六經不言無心，惟佛氏言之。」有人説「無心」，伊川曰：「説無心，便不是，只當説無私心。」「無私心」三字，可爲千古名言。程門之所謂「私心」，即虞廷之所謂「人心」也，此不可不無者也。

問：「天命之性無聲無臭，原着不得善字？」曰：「天命之性就是命之以善，何消着？故曰『性善』。孟子道『性善』，正指天命之初而言耳。」又問：「無聲無臭何也？」曰：「善曾有聲有臭耶？」眉批 天命之性，只是一「善」字。

❶ 末「覺」字，原作「路」，據康熙六年本改。

天命之性，如一陽未復，造化生意雖未宣洩，而凡宇宙間形形色色、萬紫千紅，無一不胚胎完具于其內，故曰「天命之謂性」。此自是實在道理，原不落空。若曰「天命之性渺渺冥冥，一切俱無」，如此不知天命的是個甚麽？便於「天命」二字説不去矣。

佛氏所謂「直指人心」，指的是人心。所謂「見性成佛」，見的是氣質之性。所謂「真空」，空的是道心義理之性。只是他議論閃爍變幻，不肯明白説破，所以易于惑人耳。

不講孔、孟之學，不在「理」字上用功，縱閲窮載籍，坐老蒲團，依舊是個俗人。

問：「仁者人也，目能視，耳能聽，口能言，身能動，人也，即仁也，何如？」曰：「此惑于佛氏之説也。視、聽、言、動，是氣不是理，如何説是仁？視、聽、言、動之自然恰好合禮處，爲天性。理不離氣，天性不離形色，視、聽、言、動之禮，不離耳、目、口、體，故曰仁者人也。非便以能視、能聽、能言、能動爲仁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此正是夫子教顔子爲仁，高不騖懸遠，卑不墮情欲處。若不論禮不禮、勿不勿，而惟以視、聽、言、動爲仁，是直把氣質作義理，名雖騖懸遠，實則墮情欲矣。自古學佛者多恣情縱欲，無所底止，非獨學者之過，亦其始教之差誤之。」眉批 分曉。

「理障」二字，固是佛氏差處，吾儒不能闢之已不是，或又從而附和之，何也？「理」之一字，乃天地間自然那移不得的道理，正程伯子所謂「不以堯存，不以桀亡」者。佛氏要滅也滅不去，吾儒要添也添不來。

只是吾儒指點出這個字，如呼寐而使之寤耳，原非專爲闢佛而創出此字也。且謂之曰「理」，自是無障，謂之曰「障」，還不是理，可見附和其説者特察理之不精之過，亦豈有心從彼而甘於異端哉？

眉批 理自是無障，障不是理，真是那移不得。

世之砥節礪行、循規蹈矩而不聞道者誠有之，未有真能聞道而遂不砥節礪行、循規蹈矩者也。執節行規矩，而概以爲聞道，固不是；外節行規矩而別求聞道，尤不是。眉批 忠孝一流人，未必俱是聞道，離忠孝而言聞道，又失之矣。

問：「夜氣之存不存，何處驗得？」曰：「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可見好惡與人相近，便是喜怒哀樂中節，便是夜氣存；好惡與人相遠，便是喜怒哀樂不中節，便是夜氣不存，極容易驗。《大學》『惟仁人能愛人，能惡人』，是斧斤不曾伐的。『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見不賢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是旦晝牿亡的。『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牿之反覆，夜氣不足以存的。孟子夜氣之説，不是幽深懸遠的話説，乃天德王道一貫之學也。若丢過好惡，只講幾希，便落懸虛，便非孟子之旨。」眉批 以好惡之近不近，驗夜氣之存不存，極是。

聖賢論心，不外綱常倫理、出處辭受、動靜語默，于此件件透徹，步步蹈實，纔見真心，纔是真正學問，得力處在此，用力處亦在此。若世俗論心，反於放言肆行的人説心地好、心上真，正佛氏所謂「直取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也」，世豈有此理？且不知有心學者無論，幸而知有心學，而又外倫理綱常、出處辭受、動靜語

默以求心，吾不知心果何時可明也。眉批 離倫理出處等項，何處問心？

問：「理學與舉業同異？」先生曰：「以舉業體驗于躬行，便是真理學，以理學發揮於文辭，便是好舉業。原是一事，説不得同異。」又曰：「今之務舉業者，多在文字上求好，不在心術上求好。不知七篇者，有形之舉業，固要好；一念者，無形之舉業，尤要好。不然，心術一念少差，則終身事業可知，又何論功名哉？」眉批 做舉業於學問，便不親切。

問「在止於至善」。先生曰：「聖賢學問只在心性用功。性者心之生理，人性原來皆善。至善者，性體也。止於至善，則當下直合性體矣。五伯不知性體至善，故假仁假義。二氏不知性體至善，故絶仁棄義。告子不知性體至善，故有杞柳湍水之議。若知性體至善，學問止於至善，則五伯自不消去假，二氏自不能絶棄，告子紛紛之議，亦自悟其非矣。此曾子之學獨得孔氏之宗，而萬世學者之所不能違也。」眉批 止至善，是聖門宗旨。

近有論學曰「南臯圓而少墟方」，方南臯之圓，圓少墟之方者，其顧涇陽、高景逸乎？

曹真予曰：「少墟沉潛聖學，踐履篤至，問業之士如雲，而少墟闡揚剴切，衛道謹嚴，蓋亦以行爲講，以行爲學者也。昔有問耿楚侗以天命之性者，楚侗方欲訓解，其人曰：『意公自言其性耳。』楚侗爲之矍然。少墟會友於白下，凝然相對，或曰：『馮公何無講？』在座者曰：『此人渾身是講，其亦旨於論講矣！』」

高忠憲攀龍

攀龍，字存之，少有異禀，母授果餌，必傴僂而承。弱冠舉於鄉，邑令李復陽與顧

憲成講學庠序，攀龍往從之。聞李材修身爲本之旨，欣然有會。己丑，進士，選行人。四川僉事張世則詆毁程、朱，攀龍上「崇正學、闢異端」疏。閣臣王錫爵柄政，黜陟乖方，又上「君臣同心、惜才遠佞」疏，語侵錫爵，謫揭陽典史。

自歉於斯道尚未有得，發憤曰：「此行不徹此事，真負此生矣。」[眉批]動忿處。❶ 途中嚴立規程，爲半静坐與半讀書法。兩閱月始抵謫所，察民情，正士氣，輯《諸儒要語》、朱子《近思録》刊示諸生。又爲地方除一大憝，不以謫官爲傳舍也。已而假差歸，與李材辯論數日，大意謂「格物致知」是《大學》入門第一義，即《中庸》之「明善」也，所以使學者辨志定業，曉然知爲人爲己、義利公私之界端在於此。初學下手必從此始，然後善必爲，惡必去，意誠心正，而身可修，善所以純粹而精，止所以凝定而固也。既築室湖濱，名曰「可樓」，偕吴志遠、歸子慕二人，扁舟往來，兀坐相對。作《静坐説》及《復七規程》。

甲辰秋，同顧憲成復楊龜山東林書院，一遵《白鹿洞會規》。每會必取儒、釋、朱、陸真修真悟之辨，諄切指示。常曰：「勤物敦倫，謹言敏行，此吾東林八字訣也。」

林居垂三十年，天啓初，起光禄寺丞，值上元節缺上供天鵝，羣璫恣索，攀龍援舊例以家鵝代，并裁無名供費若干，積弊如洗，中官慴服。會廣寧失陷，外戚勛貴中官之家皆奸細窟宅。攀龍謂京師禍本不可不除，請逐鄭養性，誅李可灼。見孫慎行論舊輔方從哲「紅丸」一疏，作而歎曰：「一部

❶「忿」，原作「察」，據康熙六年本改。

《春秋》也。」持論益侃侃無所撓，忌者靡不側目。

尋轉太常少卿，有「恭陳務學之要」疏，言：「明理所以明心，明心所以出治。如方從哲、鄭養性，大義不容不討。不然孝非孝，反以不孝爲大孝；忠非忠，反以不忠爲大忠。黑白混淆，賢奸倒置，貽害何極？」疏上，罰俸三月。已，轉大理少卿，又轉太僕卿。方、鄭之黨益憤且懼，切切以東林爲言。給事中朱童蒙因疏訐東林，於是講學諸臣鄒元標等皆去位。眉批 童蒙罪案。 攀龍亦疏，辭有「講學何罪？頓空法紀之臣。禁學何名？欲行聖明之世」之語。

居無何，即家起刑部右侍郎，陞左都御史。時座師趙南星爲太宰，門人魏大中爲掌垣，師弟相約以懲貪救民爲主。會副院楊漣首擊逆閹魏忠賢二十四大罪，而攀龍又列貪穢御史崔呈秀罪狀以聞，呈秀遂合群小嗾忠賢曰：「東林必殺公。」乙丑，忠賢矯詔戍趙殺楊、魏等。丙寅，又逮繆昌期、周順昌等，攀龍度不免，三月十六日，肅衣冠，謁道南祠。夜半得緹騎信，書遺表一通置於几，赴池水而死。眉批 義不容苟活，只合如此。表云：「臣雖削奪，舊係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故北向叩頭，從屈平之遺則。君恩未報，結願來生。」眉批 「來生」二字，孔、孟没有。 又有《別華允誠書》，云：「僕得從李元禮、范孟博遊矣，一生學問，到此亦得少力。心如太虛，本無生死，又何幻質之足戀乎？」殁後北面整立，履無泥滓，亦無滴水入腹，越數日，顏色如生。崇禎初，逆黨次第敗，公論大明，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謚「忠憲」。年六十有五。

攀龍之學，以復性爲宗，以「居敬窮理，

相須並進」爲訣。四方從遊者至，每先令讀《小學》、《近思録》等書，次令静坐以培深厚之氣。居恒駁禪學最嚴，謂聖人之學異于釋氏惟一「性」字，聖人言「性」異於釋氏惟一「理」字。釋氏無理，故最忌分別，如何可以綱紀世界，扶植人倫？生平不二色，一介不取。燕居屋漏，未始有惰容。論者謂攀龍二十歲外便步步程、朱，嘗自云：「一生用易。」又云：「盡其道而生，盡其道而死。」皆實録也。❶

語録

朱子曰：「欲誠意者，必先格致，然後理明心一，所發自然真實，不然則正念方萌而私意隨起，亦非力之所能制也。」又曰：「知有不至，即其不至之處，惡必藏焉，以爲自欺之主。」真見到之言也。

無功夫，則爲私意牽引于外；有功夫，則爲意念束縛於中。故須物格知至，誠正乃可言也。

萬變皆在人，執一毫我不得；萬化皆在身，求一毫人不得。此處透，真格物矣。

無適自然有主，不假安排。

性不可言，聖人以仁、義、禮、智言之；心不可言，聖人以敬言之。不知敬之即心，而欲以敬存心，不識心，亦不識敬。

無妄之謂誠，無適之謂敬，有適皆妄也。

程子曰：「主一者謂之敬，一者謂之誠，主則有意在。」是誠者本體也，敬者工夫也。不識誠，亦不識敬；不識敬，亦不識誠。

程子曰：「天人本無二，人只緣有此形體，

❶「二色」至「録也」一段，原作「原缺」，據康熙六年本補。

與天便隔一層。除却形體，渾是天也。形體如何除得？但克去有我之私，便是除也。」愚謂真知天，自是形體隔不得，觀天地則知身心。天包地外，而天之氣透於地中；地在天中，而地之氣皆天之氣。心，天也；身，地也。天依地，地依天，天地自相依倚。心依身，身依心，身心自相依倚。剛柔相摩如此，纔着意便不是。

眉批 能識得身心即天地，宇宙在手矣。

問：「知覺之心與義理之心何如？」朱子曰：「纔知覺，義理便在此；纔昏，便不見了。」又曰：「提醒處便是天理，更別無天理。」由此觀之，人心明即是天理，不騎驢覓驢。

貞之義大矣哉，四時以貞爲冬，四德以貞爲智。隆冬之時，萬象寂然無朕。大智之人，一點伎倆不形。《中庸》尚絅，大《易》藏密，入德於此，成德於此。謝上蔡去一「矜」字，而曰：「仔細簡點，病痛盡在這裏。」至哉言矣。

伊川先生說遊魂爲變，曰：「既是變，則存者亡，堅者腐，更無物也。」此殆不然，只說得形質耳。遊魂如何滅得？但其變化不可測識也。聖人即天地也，不可以存亡言。自古忠臣義士何曾亡滅？避佛氏之說，而謂賢愚善惡同歸於盡，非所以教也，況幽明之事昭昭于耳目者終不可掩乎？張子曰：「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眉批 張子說是。❶

不識本體，而操持念頭以爲居敬，解釋經書以爲窮理，是養稊稗者也。既識本體，但保任一靈，不知精義復禮者，是五穀不熟

❶「張子說是」，原無，據康熙六年本補。

者也。

天下事敗於邪見之小人、無見之庸人、偏見之君子。眉批 偏之爲害，甚於庸人。

君子必有所短，小人必有所長。君子難親，小人易比，故世人於君子惟見其短，于小人惟見其長。無怪乎好惡乖方，用舍倒置。

文公聖賢而豪傑者也，故雖以豪傑之氣概，終是聖賢真色。文成豪傑而聖賢者也，故雖以聖賢學問，終是豪傑真色。

《易》之本體，只是一「生」字，功夫只是一「懼」字。

人想到死去一物無有，萬念自無係累也。

明道先生之言，句句是真悟，此方是真修。晦庵先生之言，句句是真修，此方是真悟。

自揭陽歸，取釋、老二家參之，釋氏與聖人所争毫髪，其精微處，吾儒具有之，總不出「無極」二字；弊病處，先儒具言之，總不出「無理」二字。觀二氏而益知聖道之尊。

一向不知陽明、象山學問來歷，前在舟中，似窺見其一班。二先生學問，俱是從「致知」入。聖學須從格物入，致知不在格物，虛靈知覺雖妙，不察于天理之精微矣。知其有二哉，有不致之知也，毫釐之差在此。眉批 須格物，纔算得致知，則致知豈半上半下者耶？此處正好作商量。

夢中作得主張者，方是真學問，方能臨大事而不亂。

始終條理之全，下學上達之妙，固未易言語形容。然其大要，則不出「涵養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此非程、朱之教也，孔子之教也。故窮理即「博文」之謂也，居

敬即「約禮」之謂也，非孔子之教也，堯、舜之教也。故博文即「惟精」之謂也，約禮即「惟一」之謂也。二者合一並進，而主敬爲本。故理日明瑩，則心日静虚動直，而初非溺于詞章；心益定静，則理益資深逢原，而初不流于空寂，此聖學所以「允執其中」也。

昔朱子初年，以人自有生即有知識，念念遷革，初無頃刻停息。所謂未發者，乃寂然之本體；一日之間，即萬起萬滅，未嘗不寂然也。蓋以性爲未發，心爲已發。未發者即在常發中，更無未發時也。後乃知人心有寂有感，不可偏以已發爲心。中者，心之所以爲體，寂然不動者也，性也。和者，心之所以爲用，感而遂通者也，情也。故《章句》云：「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二語指出性、情如指掌矣。王文成復以性體萬古常發、萬古常不發，❶以鐘爲喻，❷謂未扣時原自驚天動地，已扣時原自寂天寞地，此與朱子初年之説相似而實不同。蓋朱子初年以人之情識逐念流轉，而無未發之時；文成則以心之生機流行不息，而無未發之時。文成之説微矣，而非《中庸》之旨也。眉批 一言而合。《中庸》所謂未發，指喜怒哀樂言，夫人豈有終日喜怒哀樂者？蓋未發之時爲多，而喜怒哀樂可言未發，不可言不發。文成所謂發而不發者，以中而言。中者，天命之性，天命不已，豈有未發之時？蓋萬古流行，而太極本然之妙萬古常寂也，可言不發，不可言未發。

❶「王」，原作「上」，據康熙六年本改。
❷「喻」，原作「踰」，據康熙六年本改。

《中庸》正指喜怒哀樂未發時爲天命之本體，而天命本體則常發而不發者也。情之發，性之用也，不可見性之體，故見之于未發。「未發」一語，實聖門指示見性之訣。靜坐觀未發氣象，又程門指示初學者攝情歸性之訣，而以爲無發時者，失其義矣。

靜坐之法，不用一毫安排，只平平常常，默然靜去。此「平常」二字，不可容易看過，即性體也。以其清净不容一物，故謂之「平常」。畫前之易如此，人生而靜以上如此，喜怒哀樂未發如此，乃天理之自然，須在人各各自體貼出，方是自得。靜中妄念强除不得，真體既顯，妄念自息；昏氣亦强除不得，妄念既净，昏氣自清。只體認本性原來本色，還他湛然而已。大抵着一毫意不得，纔添一念，便失本色。由靜而動，亦只平平常常，湛然動去。靜時與動時一色，動時與靜時一色。所以一色者，只是一個平常也，故曰「無動無靜」。學者不過借靜坐中認此無動無靜之體云爾。靜中得力，方是動中真得力；動中得力，方是靜中真得力。所謂敬者此也，所謂誠者此也，是復性之道也。

萬曆癸丑秋，靜坐武林弢光山中，作《靜坐説》。越二年觀之，説殆未備也。夫靜坐之法，入門者借以涵養，初學者借以入門。彼夫初入之心，妄念膠結，何從而見平常之體乎？平常則散漫去矣，故必收斂身心以主于一。一即平常之體也，主則有意存焉。此意亦非着意，蓋心中無事之謂。一著意，則非一也。不着意而謂之意者，但從衣冠瞻視間整齊嚴肅，則心自一，漸久漸熟漸平常矣。故主一者，學之成始成終者也。

明儒以理學而成節義者，其人甚多，議者遂以忠節目之。愚謂忠節特理學之一端耳，偶值事變而致命遂志，亦無所容心於其間也。偷生害仁，輕生傷勇，君子固籌之熟矣。未嘗學問而甘蹈白刃者，其於孔、孟成仁取義之旨，正自不同。

鄧潛谷元錫

鄧元錫，字汝極，❶號潛谷，江西南城人。傳缺。

學校志畧

昊天生民，若有恒性，以有彝倫，而人道昉焉。然人生而蒙於天性，人道夢夢焉爾也。於是乎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則知師也者助天明民，覺之以降衷恒性而定之命也，斯其重於大君乎等矣！眉批 師道與君道等，孔子爲萬代帝王師，所以賢于堯舜，非虛語。 虞帝命契爲司徒，教以人倫，民賴以生。孔子躬神聖之資，明天道而察民情，上述唐、虞，下憲殷、周，憫王路廢而邪術興也，轍環於列國冀一遇，而世以混濁莫能用，於是退而論次《詩》、《書》，修正《禮》、《樂》，贊《易》以明天道，修《春秋》以定王法。其門人弟子循誦習傳，高可佐王，下者德成材達，以咸適於教。蓋孔門師友於唐、虞君臣埒，而素王之業終古一見也。

然帝王之教學不在于州郡京邑，而在乎山澤壇墠之間，雖其甚盛而世升降係之矣。眉批 學術係世運升降。 其後仲尼没，微言絶，

❶「汝極」，原爲空格，據《明史》卷二百八十三《鄧元錫傳》補。

以七十子之徒林立而大義章明。當是時，有若居魯，子夏居河西，子張居陳，澹臺滅明居楚，子貢終於齊。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而子貢之傳特盛，田子方、段干木之屬皆從受業。而曾子之傳獨得其宗，思、孟纘業焉。

漢承秦坑焚之後，天子不悦學，叔孫通附帝意，就漢朝儀，因用爲太常。諸生共定儀者咸爲選首，而魯兩生竟斷斷不肯行也，其守道不阿世如此。武帝即位，頗垂意於六藝之文，董仲舒上言，願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始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于燕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董仲舒。眉批 傳經之人。當是時，儒者王吉、貢禹留意于風俗教化之務，匡衡、孔光、張禹之倫以經學位三公，爲天子師，恩數隆重，近古未有。而諸經生各尊尚其師説，終無外慕，臨位而不敢受，必以讓其師。比從政，守師説不敢廢，國有大政大議，不敢臆説懸斷，舉師説爲對，而篤誼服勤，至身爲之死。中更王莽更始之亂，禮樂崩壞，典文殘落，而志誼皭然不替也，故先漢儒風特醇。眉批 前漢遵守師説，儒風特醇。

光武中興，訪求儒雅，明帝故從受經桓榮，引桓先生及弟子升堂，上設東面坐，置几杖，會百官。及榮門生數百千人，帝親執業，眉批 天子執經問業，千古盛事。諸生或避位發難，帝謙謙不敢對，曰：「太師在。」肅宗爲太子時，受書於汝南張酺。元和二年春二月，巡狩詣焉，天子備弟子之禮，受《尚書》一篇乃行。幸儒者鄭均宅問道，賜《尚書》，禄終其身。其後桓帝時，諸儒郭泰、賈彪等遊太

學，學士宗之。與司隸膺、太尉蕃、尚書暢更相褒重，而太學生競爲危言深論以激世，爲宦者所忿嫉，於是鉤黨禍作，而學士之誅僇烈矣。

道喪千載，而隋王文中子，眉批 文中子，大儒也。皇然遠覽於周公、孔子之道，遵修鴻業，曰：「先師之職也不敢廢。」當是時，河汾之間講義勸道，絃誦詠歌，不列於庠序，而訢訢休休，微言眇論，庶幾哉洙泗之風。其徒遵其道，而受業者數千人，會且開唐宗昌明之治，而房、杜、王、魏之倫因成佐命也。太宗櫛風沐露，鋭情經術，四方秀乂挾策負素，坌集於京師，而文治勃興。於是新羅、高昌、百濟、吐蕃、高麗等酋長並遣子弟入學，凡八千餘人，國學之盛，近古未有也。唐室熟莊、列書，亦得登科入仕。皮日休請立孟子爲學科，謂：「孟子之文燦若經傳，光乎百代，諸子之不異於道者，惟此而已矣。眉批 日休，孟子知己。莊、列之文，荒唐之文也，方外之士，鴻荒之民，豈能有益於輔世貞教也哉？此之不列而彼之崇長何也？請下有司，有能精通其義者，視明經選。」皆尼不行。

時老、佛顯行，儒道媮末，昌黎韓愈始鋭然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後愈爲潮州刺史，潮人未知學，愈多方導之。秀才趙德沉雅專静，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且排異端，宗孔氏，請耑筦州學以督生徒。

宋興，重學尊先師。慶曆中，參知政事范仲淹請興學校，重本實。眉批 仲淹實宋之儒者。先是，侍講胡瑗教授湖州二十年，召爲國子師。程正叔詣太學就瑗，瑗得其《顔子所好何學論》，大異之，命分主教事。當是時，顥與弟頤得汝南周敦頤所授道學之要而發明

光大之，會歸於六經。顥中和具體，頤敬義成德，天下師仰爲「洛學」。關中張載鋭然於古知禮並務之道，關中人士師尊之，躬行之，多與洛人並。蓋孔子没，至是千五百年矣，而道始有所歸。是時，藍田呂大防、大臨兄弟，受學于程、張。至南渡，而程門弟子楊時、尹焞道成德尊，爲當時表儀。爲左司諫陳公輔所忌惡，天子下詔申禁。時尹焞方以處士薦，召爲崇政殿説書，辭不至，于是侍讀胡安國力疏争之，曰：「自嘉祐來，頤兄弟及邵雍、張載，皆以道德名世，爲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乞下禮官討論故事，裒其遺書，用羽翼六經。」於是公輔等交章痛詆，遂罷去，而「道學」之禁始於此。迨韓侂胄以熹侍講時格内批扼己也，欲甘心而未有名，奸人逢之，言：「此輩以『道學』目之何罪？獨名之『僞學』，可立盡。」〔眉批〕狠心毒手。於是御史何澹、劉德秀等言，令敕學士專師孔、孟，禁「僞學」，而濂、洛、關、閩之書遂爲世大禁。胡紘、沈繼祖共詆誣熹以十罪，其徒蔡元定佐之爲妖，詔熹落職，竄元定道州。〔眉批〕「妖」更毒於「僞」矣。已，理宗讀熹《四書集註》及諸書，大尊信之，封徽國公。蓋宋亡而宋學大昌。

嗟夫！士論每公於身後，而媢嫉取快于目前。善乎唐應德有言：「王教興，則道德、禮樂、經術之寄在庠序，而師道爲天下公。王教廢，則道德、禮樂、經術之寄在山澤，而師道爲天下私。雖有所寄無以異，而世之升降係之。」

明興，詔天下府州縣皆立學，以文淵閣學士宋訥爲祭酒。一日，上召問：「卿昨午默坐廂房，色頗厲，何也？」訥頓首言：「臣荷厚恩，念欲爲國家效犬馬力造士。昨生

徒有造次步傾跌失容者，皆臣不能教迪所致。故静自劾責。」上嘉歎，訥頓首問：「犬馬臣動息，聖明何從知？」上曰：「朕欲時見卿，念學事煩，不欲爲數數，故遣畫工圖卿像以來。」因出像示訥，訥感泣頓首謝。嗣後正統中，兩都祭酒皆得人，北爲李忠文時勉，南爲陳敬宗。時大閹王振權震天下，時勉與抗禮，矯旨以擅伐官樹供私爨逮，時勉方坐東廂考業，神色自若。已，矯旨荷校國子前，諸生司馬詢百千人伏闕請寬宥，有召大用者獨奮請以身代，事聞皇太后乃得解。敬宗考績至都下，振以禮幣求書程子四箴，走筆書而歸其禮幣，竟不往。蓋一時風尚肅正者如此。

陳恭愍選督南畿學，言稱古昔，動必禮則，所巡行不居公府，宿于學宮，群士競奮，故風習最淳。大學士薛瑄，處士吴與弼、胡居仁之倫，言純師，行純法，爲明儒元。弘治初，監規積弛，詔起侍講謝鐸爲北祭酒。鐸先後祭酒兩雍，律己率人，嚴立規約。起僉事章懋南祭酒，懋以父喪力辭，特旨爲增置司業一人，署監事以待，以編修羅欽順爲之，聽懋終制日赴官。及懋至，諸生翕然質疑問業，人人以爲得師也。程、朱殁至是且數百年矣，濂、洛之微言大義既絶，於是新會陳獻章公甫於静坐中見端倪，始復追溯程門主静無欲之緒，而恍有得焉。其徒湛尚書若水，皆本師説而庚繹之，受學者至數百千人。

王文成守仁謫龍場，深有悟于良知之説，《大學》古本誠意特傳之旨，拳拳以其道易天下，士翕然嚮往至數千百人。[眉批] 宋儒結聚在程、朱，明儒結聚在文成。程、朱有「僞學」之禁，文成有「僞學」之禁，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彼無非無刺而規規自完，孟子所

謂鄉黨自好之士。其高弟鄒文莊守益、歐陽文莊德暨湛之門人程禮書文德，先後爲辟雍師，往往以王、湛所名學建書院。自文成之説行，於時獨守程、朱以反身實踐不變者，獨羅文莊欽順、吕侍郎枏爲最醇。宋學自永樂尊顯而來，天下士守朱文公所註經如金科玉條，不敢少牴忤，而王文成求端於立本，揭「致良知」爲宗，言時與朱異，而諍論始興。又機神天縱，不拘故局方，往往爲有方士所深疑。又自以爲簡易直截之學二千年始顯，號召同學，汲汲若不及，功高衆忌，而謗議大興。

嘉靖初，南宮發策至斥爲「僞學」，欲焚書中禁。及起平思、田，卒於師，冢宰萼以論學異同，故深搆之，奪贈蔭卹典，且下詔禁學。於是詹事綰、御史延各疏，言其學不詭於聖人，皆不報。隆慶初，大學士階當國，詔用言官，請下廷議，進侍郎瑄、新建伯守仁從祀孔子廟庭，而先後言官論互異，獨進瑄。萬曆中，御史詹事理前議，請進檢討陳獻章及守仁，下廷議，議者復互異。上曰：「守仁學術與宋儒互發，何當因彼廢此？」即集議歸一，上毋紛紛，奏部覆議，請獨祀布衣胡居仁，於是輔臣始顯言守仁「致知」本《大學》，言「良知」本《孟子》，獻章言「主静」本宋儒周敦頤、程頤，皆羽翼聖真，宜祀。居仁純心篤行，輿論所歸，宜並祀。上曰：「祀之善。皇祖世宗每言王守仁爲有用道學。」獻章、居仁俱并祀，見朝廷重道崇儒、原本實，尚操修，務經濟至意，嗚呼深矣！

潛谷嘉靖中以《易》魁江右，是歲謝公車不赴。問之，曰：「吾斯之未能信也。」聞者以爲迂。後沉潛於道且三十年，以經徵悟，以悟釋經，著述甚富。久之，以部使者薦，徵書累下，與康齋、白沙賁相望于定江、清海

問。予於廿年前得讀其《函史》，❶近復讀其《五經繹》，醲郁卒澤於道德，可稱華實並茂之士。

章本清潢

潢，字本清，南昌人。自小學時，張木山公試以對云：「趨庭孔鯉，曾從詩禮之傳。」本清答云：「大學曾參，獨得明親之旨。」張公奇之。十三歲，見鄉人有負債受鎖禁三日不得食者，本清代爲償，釋之。讀《性理》、《通鑑》，纂其切要。十六歲，補弟子員。性靈益徹，即寐若不寐，然其談經輒了了。會有宿師問曰：「子近日談經，甚覺簡當，何如？」本清曰：「請以鏡喻。昔讀書如以物磨鏡，磨久而鏡得明。今讀書如以鏡照物，鏡明而物自見。」眉批 未可遽向鏡索照，須先從磨鏡處着手。後丁父白城公艱，過哀血溢，且苦家政，與弟歎曰：「世人只是利欲薰心，我屬何戀戀錙銖爲耶？」遂悉焚白城公遺券。弟漢病，請禱願以身代。三十三歲，始學《易》。三十六歲，輯《圖書編》。慨正學之日漓，悲心源之日汩，以通天地人曰儒自命。爰自古太極圖、河圖、洛書、《易》卦以及天道、地道、人道，皆以類編，名曰《圖書編》，凡百二十七卷，流布寰宇。又於東湖之濱搆洗堂，每月念五集諸友人弟子於中，講習靡倦。鄧潛谷來會，出《函史》相證。郡守范晞陽入覲，疏薦如徐穉。督學朱虞岢聘主白鹿洞書院，五經四子各有著述。

爲《學箴》四條，一曰《大學》明德親民止至善，《中庸》經綸立本知化育，此是聖人

❶ 「廿」，原作「道」，據康熙六年本改。

全學，庶幾學有歸宿；一曰虞廷危微精一，孔子操存舍亡，此是心學正傳，庶幾學有入路；一曰顔子欲罷不能，曾子死而後已，此是爲學真機，庶幾不廢半塗；一曰明道每思彝倫間有多少不盡分處，象山在人情物理事變上用功夫，此是爲學實地，庶幾不惑異端。眉批 四庶幾，學把柄。

甲午，赴廬陵重九之會，羅近溪、鄒少梧、王塘南、劉述亭、鄒南臯、劉喜聞諸公聚晤連日。有問「學以何爲宗」，本清曰：「學要明善誠身，只與人爲善便是宗。」又問：「善各不齊，安能併歸一路？」曰：「繼善成性，此是極歸一處，明善明此也。故《書》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如主敬窮理、致良知，言各不同，皆求明性善之功，豈必專執一説然後爲得所宗耶？但善不擇不精，不止不一，而擇善止至善，又在志聖學者自擇之。」又問：「凡會必如之何爲得力？」曰：「作會本是善與人同，與會却要取人爲善，蓋將我這個身子，公共放在大爐冶中，煆煉其習氣，銷鎔其勝心，何等得力？況嘉言善行，有多少可觀法者乎？」越數日，入青原山，王塘南云：「世學宗禪，欲超生死，何如？」曰：「孔子已云：『朝聞道，夕死可矣。』周子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説，大意終始皆無，便是儒者超生死處。」鄒南臯云：「今之學者不能超脱生死，皆緣念上起念，各有牽絆，種種不同，豈能如孔子之毋意、必、固、我！」曰：「意、必、固、我，衆人之通患。毋意、必、固、我，賢者之實功。孔子則並此禁止而絶之矣。」

本清自少而壯，壯而老，口無非禮之言，行無非禮之事，交無非禮之友，目無非

禮之書。眉批是一個無破綻的學者。巡方吳安節以胡敬齋例，疏薦于朝。少宰楊止庵奏授順天府儒學訓導，以陳獻章、來知德例，月給米若干。丙午，翰撰趙體衡、給諫曹真予主江西試，以公與吳康齋、鄧潛谷、劉瀘霄四君子徵辟事策士。丁未，督學蘇弼垣賓興江省，士盡率以謁公於豫章書院而受學焉。戊申，八十二歲卒。卒之前，與諸門人論「爲學根基，只在孝弟着力」。既殁，同志友人暨門弟子私謚爲「文德先生」。

心性説

心學傳自虞廷，流派遠矣。韓退之云：「孟軻死，不得其傳。」陸象山自述其學得之孟子，嘗誦其言曰：「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南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千百世上下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亦無不同。」甚喜吾之心得同聖人，而作聖之功亦易爲力。眉批有源委，有把柄。於是舉日用之功惟從心所欲，既而覺師心之非也，始悟孔子之「從心所欲」有矩在焉，始悟陸子所謂聖無不同者，不徒曰心而曰理，且指盡心之聖人言也。惟其聖域之優入，是以心理之大同，吾且未識其真心，何敢遽同乎往聖？嘗以此求諸聖賢之典籍焉。舜，大聖也，曰：「人心惟危。」湯，大聖人也，乃曰：「以禮制心。」孔子有「舍則亡」之訓，孟子有「求放心」之言，《大學》云「正心」，《易》云「洗心」、「易其心」。諄諄若此者，正教人辨危微存亡之機，而求明此理之同然者以自盡焉耳。

然而未易辨也，心之廣大，舉六合而無所不包，虎豹豺狼莫非生意，而慈悲普度，

雖摩頂放踵在所必爲，皆心之廣大也。心之精微，析萬殊而無所不入，垢穢瓦礫莫非妙道，而探索隱僻，雖鈎懸鏤塵剖析鄰虚，皆心之精微也。心之神明，徹千變萬化而無所不用，縱横翕張莫非圓機，而與世推移，雖神通妙解、倏忽流轉，皆心之靈變也。天理人欲同行異情，焦火凝冰變幻靡定。雖曰觀諸孩提之愛敬，則人生之初，其心本無不善；觀之行道乞人不受嘑蹴，雖牿亡之後，本心猶有未盡泯者。不知此乃聖賢多方引誘，或指點于未喪之前，或指點于既喪之後。克念罔念，聖狂攸分，無非欲人自識其真心以自存也。

不然，人莫不爲孩提也，曾有漸長不爲物引習移者乎？乞人不受嘑蹴，曾有永保此心而勿喪者乎？譬之穀種，不種不生；譬之真金，不陶不净。近之論心學者，如之何兢指衆人見在之心即與聖人同也？【眉批】此句是主腦。曾子之贊其師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以孔子之皜皜不可尚者，濯之必江漢，暴之必秋陽，使遽以衆人見在之習心而未嘗暴濯者强同乎聖心，且曰立躋聖位，非吾所知也，此《大學》所以言正心必先之以誠意、致知、格物。

古今論性者紛然不齊，孟子一言以蔽之曰「性善」，蓋性一也，有所謂「無善無不善」者，非止言其源乎？有所謂「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者，非止言其流乎？有所謂「有性善，有性不善」者，非止言其末流之弊乎？有謂「爲我至于無君，兼愛至於無父，執中至于無權」，各執其偏見，而舉一廢百，餘杞柳湍水、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説，均之爲一偏，則非知性之全者。故孟氏直從天命之本源而言之曰「善」，真有以砭砥

柱、障狂瀾而功不在禹下。眉批 論性者紛然，獨性善一言，爲確然不易之旨。程氏三說，正於不同處見其同。稍爲執泥，又成聚訟矣。

但天載無聲無臭，不可得而窺也，乃自其所發端者驗之，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以遡其流，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一皆吾性之順應；以探其源，而仁、義、禮、智，一皆吾性之本真。觀之孩提而知愛知敬，無不同也；觀之衆人而乍見孺子入井，無不同也；觀之行道乞人而不受嘑蹴之食，無不同也。惟其性善之同，所以人皆可以爲堯、舜，而充之足以保四海，此豈孟子之獨見乎！

孔子繫《易》，有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孟子願學孔子，而其言固有所本矣。宋儒倡明孔、孟之學以正人心，熄邪説，宜乎一宗性善之旨，以挽其流而歸之中也已。吾嘗得之程氏焉，曰：「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説，纔説性，便已不是性。」是亦言性之源也。曰：「善是性，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譬之水，清是水，濁亦不可不謂之水。」是亦言性之流也。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是又合性之源流而並言之也。言雖不同，無非發明孟氏之旨。張子氣質之性，雖爲後儒所信從，猶不若孟氏之言簡而盡。❶ 由宋以來，或偏於剛，或偏於柔，委罪於氣質者固不能窺性善之蘊，然求之高曠虛寂者，謂「修性不修命，萬劫英靈難入聖」，歧性命而二之，其說不攻自破。獨佛氏謂「性覺真空，性空真覺」、「本來無

❶「氏」，原作「子」，據康熙六年本改。

一物，何處惹塵埃」，若將探性之源頭以示人，其説彌近理而大亂真也。安得真信孟氏性善之旨者，與之共學乎孟氏之學。

《商書》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是下民之恒性，即上帝之降衷，故孟子謂形色天性也。是氣質即天性也，故謂聖人惟能踐形，孔子有物有則，即形色天性之謂也。《詩》、《書》、孔、孟明訓昭然，性固合有無、顯隱、内外、精粗而一之者也。眉批 不同者氣質，性則無不同，故謂有氣質之性，有天地之性，則非矣。

後儒乃謂有氣質之性，夫人不能離氣質以有生，性不能外氣質以別賦也，謂氣即性，性即氣，渾然無別，固不可謂氣之外有性，性之外有氣，亦不免裂性與氣而二之，何怪其分天地之性、氣質之性而自二其性哉！天地化生，游氣紛擾，參差萬殊，故人之所禀，清濁厚薄亦因以異，是不齊者氣質也，非氣質之性也。眉批 分曉。善乎陽明先生曰：「氣質猶器也，性猶水也，有得一缸者，有得一桶者，有得一甕者，局于器也。氣質有清濁、厚薄、强弱之不同，性則一也，能擴而充之，器不能拘矣。水不因器之拘而變其潤下之性，人性豈因氣質之拘而變其本然之善哉？」是氣也、質也、性也，分言之可也，兼言之可也，謂氣質、天性可也，謂爲氣質之性則非矣。謂人當養性以變化其氣質可也，謂變化氣質之性以存天地義理之性則非矣。孔、孟本欲合物則、仁人、形色、天性而一之，宋儒未免析天地之性、氣質之性而二之。二説不容並立，果一之乎？抑二之乎？當必有辨之者矣。

憶癸丑公車江西，友人謂吾鄉此時講學，其主盟不在縉紳而在布衣，蓋指本清云。閲五十年，始得所著《圖書編》，因録其要語數則，以質之天下後世。

曹真予云：「薦徵之典，吴臨川而後，猶及於新城之鄧元錫、安福之劉元卿、南昌之章潢。四君子者，學足明先王之道，才可裕應世之猷。或詣深爲粹品，或調高多偉行。雖雌黄之口善善不長，不免厚責副于盛名，窮索瘢於洗垢，猶獨計其志存於道乎！亦庶幾得學之所在，而不僅以獵榮爲學矣。」

楊晉庵東明

公，河南虞城人。爲諸生時，沈潛敦固，絶無機械，屹然有必爲聖人之志。萬曆庚辰成進士，授中書舍人。遭封公喪，哀毁踰禮，含斂葬祭，一軌於紫陽家禮，而衷之以情理之安。服闋，補原官。遇考選，授禮科給事中。神廟静攝，君臣睽隔，東宮未立，公疏凡數十上，舉朝仰企，以爲凛凛丰骨，有古人折檻碎堦之風。

癸巳，河決，大祲齊、梁、淮、徐之間，方數千里，人相食，請賑之，疏日上，而天聽彌高。公乃繪爲《流民圖》，申之以説，窮饑仳離之慘，宛在目前。疏入，神廟惻然久之，傳于三宫省覽，莫不泫然泣下。遂出帑銀數十萬往賑。事載《皇明從信録》。

甲午，以掌吏垣參是年大計，激揚澄叙，無枉無縱，以仰贊平明之治，公多力焉。禮闈占經分較，最稱得人。公不認座主門生名，語諸士曰：「朽夫辭此，非敢矯情。薦賢爲國，不宜私樹桃李。」至其切磨道義，期無愧賢科，則不厭規誨之惓惓也。閲卷時，公以中式人數不如例，争之甚力，爲總裁洪都張相國所憾，借事左遷陝西布政司照磨。聞報瀕行，無幾，微見於色，曰：「君命也，何官無職業可修，而鄙薄之乎？」闗中當事者逆止之於途，公始領差歸。

歸而興學講道，弟子執經問業者百餘

人。所與往復問辨者，如鄒南臯、馮少墟、呂新吾、孟我疆、劉兑陽、耿天臺、張和陽、魏見泉、楊復所、徐匡獄、馬見素諸君子，疑義相析，累千百言，弗明弗措。諸如修城闉，葺學宮，設義莊，滿腔仁愛，隨寓輒流，事無巨細，處置必周。居恒有言曰：「身有顯晦，道無窮達。孟子所云『窮則獨善其身』，還覺非是。」家居二十七載，經撫按疏薦二十餘次，動以臯、夔、稷、契、濂、洛、關、閩目之。適遼事孔急，公家食，未嘗談兵，而感時觸事，慨然有請纓之志。光廟御極，以廷議起太常少卿，陞光禄卿。是歲天啓辛酉，都城始建首善書院。公昔與鄒吉水、馮三原等尺牘問辨者，今則一堂共訂，羽翼聖經，此明興二百六十餘年理學振起之一會也。轉南京通政使，未行而司寇命下。平恕明允，每事必焚香告天。會有挾私謂決獄無斷者，公引年乞休，疏凡數上，得旨褒以清望，暫准回籍。卒於天啓甲子，年七十七歲。

公毅然以斯道爲己任，座右聯云：「植萬古綱常，要立定自家地步；做兩間事業，須推開物我藩籬。」又云：「道脈來千年，都不任却教誰任？志趨由一念，肯加功終有成功。」嘗云：「性無不善，心有不善。文成『無善無惡心之體』，言心非言性也。故曰心不在焉，存亡惟心之謂與。」其剖晰性命微旨，語超悟則覷體陽明，踏實地則衣鉢文清。尤于二氏教闢之不遺餘力。晚年，病宋儒有支離處，著《性理辨疑》、《興學問答》、《論性臆言》、《山居功課》等書行於世。吴橋范文貞贊之曰：「論公之心，則濟世安民之心。論公之志，則繼往開來之志。論公之學，則躬行實踐之學。論公之品，則渾

金璞玉之品。進則志安宗社，退則澤被閭里。真天民先覺，間世真儒，直接洙、泗嫡傳，並駕程、邵諸子。道全德備，仁至義盡，優入聖域者矣。」

論性臆言

盈宇宙間，只是一塊渾淪元氣。生天生地，生人物萬殊，都是此氣爲之。而此氣靈妙，自有條理，便謂之理。蓋氣猶水、火，而理則其寒熱之性。氣猶薑、桂，而理則其辛辣之性。渾是一物，毫無分別，所稱與生俱生，與形俱形，猶非至當歸一之論也。

夫惟理氣二也，❶則得氣清者理自昭著，人之所以爲聖爲賢者此也，非理隆於清氣之内也。得氣濁者理自昏暗，人之所以爲愚不肖者此也，非理殺於濁氣之内也。此理氣斷非二物也。正惟是稟氣以生也，于是有氣質之性。凡所稱人心惟危也，人生有欲也，幾善惡也，惡亦是性也，皆從氣邊言也。蓋氣分陰陽，中含五行，不得不雜揉，不得不偏勝，此人性所以不皆善也。然此氣即所以爲理也，故又命之曰義理之性。凡所稱帝降之衷也，民秉之彝也，繼善成性也，道心惟微也，皆指理邊言也。蓋太極本體，立二五根宗，雖雜揉而本質自在，縱偏勝而善根自存，此人性所以無不善也。

夫一邊言氣，一邊言理，氣與理豈分道而馳哉？蓋氣者理之質也，理者氣之靈也。譬猶銅鏡生明，有時言銅，有時言明，不得不兩稱之也。然銅生乎明，明本於銅，

❶「二」，《明儒學案》等作「一」，當是。

孰能分而爲二哉？❶ 人性之大較如此，如曰專言理義之性，則有善無惡；專言氣質之性，則有善有惡，是人有二性矣，非至當之論也。

「氣質之性」四字，宋儒此論乃適得吾性之真體，非但補前輩之所未發也。蓋盈天地間皆氣質也，即天地亦氣質也，五行亦陰陽也，陰陽亦太極也，太極固亦氣也，特未落於質耳。然則何以爲義理之性？曰氣質者義理之體段，義理者氣質之性情，舉一而二者自備，不必兼舉也。然二者名雖並立而體有專主，今謂義理之性出于氣質則可，謂氣質之性出于義理則不可，謂氣質之性與義理之性合併而來，則不通之論也。猶夫醋然，謂酸出于醋則可，謂醋出于酸則不可，謂醋與酸合併而來，則不通之論也。且氣質可以性名也，謂其能爲義理也。氣質而不能爲義理，則亦塊然之物耳，惡得以性稱之？四字出于宋儒，亦但謂補性之所未備，而氣質外無性，恐宋儒亦不得而知也。吾讀性理諸篇，而窺其所造矣。

王陽明先生云：「無善無惡者心之體。」史太常玉池不然其言，作《性善説》闢之。余乃遺太常書曰：「伏見高議，發揮性善之旨，闢陽明子無善無惡之非，功不在子輿氏下矣。明往亦有是疑，近乃會得無善無惡之説，蓋指心體而言，非謂性中一無所有也。夫人心寂然不動之時，一念未起，固無所謂惡，亦何所謂善哉？夫子云：『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夫知且無矣，何處覓善惡？譬如鑒本至明，而未臨於照，有何妍媸？故其原文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

❶「哉」，原作「者」，據康熙六年本改。

非言性之體也。今謂其說與告子同，不惜危論闢之，竊恐起陽明子九原，當必不肯心服也。此事關係學脈非淺，故敢爲是言以相證，要亦求歸于是而已。」

范伯元問：「孟子道性善，是專言義理之性乎？」曰：「世儒都是此見解。蓋曰專言義理則有善無惡，兼言氣質則有善有惡，是義理至善，而氣質有不善也。夫氣質，二五之所凝成也，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則二五原非不善之物也，何以生不善之氣質哉？惟是既云二五，則錯綜分布，自有偏勝雜揉之病，於是氣質有不純然善者矣。雖不純然善，而太極本體自在，故見孺子入井而惻隱，遇嘑蹴之食而不屑。氣質清純者固如此，氣質薄濁者未必不如此，此人性所以爲皆善也。孟子道性善，就是道這箇性。

「從古聖賢論性，就只此一箇。如曰『厥有恒性』、『繼善成性』、『天命謂性』，皆是這一箇性。孟子云：『動心忍性』、『性也有命焉』，則又明指氣質爲性。蓋性爲氣質所成，而氣質外無性，則安得外氣質以言性也？自宋儒分爲氣質、義理兩途，而性之義始晦，豈惟不知人無二性，而一物分爲兩物，于所謂義理、氣質者，亦何嘗窺其面目哉？善乎范生志伊曰：『識得氣質之性，不必言義理可也。』蓋氣質即義理，故不必更言義理也。又云：『識得氣質之性，不言氣質可也。』蓋氣質即義理，故不可專目爲氣質也。此二段語，下段更爲精絕，學者悟得此，則不惑于氣質、義理之兩説矣。」

「善」字有二義，本性之善乃爲至善，如眼之明、鑑之明，明即善也，無一善而萬善之所從出也。此外有意之感動而爲善者，

如發善念、行善事之類，此善有感則生，無感則無，無乃適得至善之本體。若有一善則爲一善所障，而失其湛空之體矣。這「善」字正是眼中金屑，鏡中美貌，美則美矣，其爲障一也。文成所云「無善無惡」者，正指感動之善而言。然不言性之體，而言心之體者，性主其静，心主其感，故心可言有無，而性不可言有無也。今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性之謂與？則說不去矣。

「氣質之性」四字，是宋儒拈出，而晉庵真切見得理氣非二，故于前人之說而更爲洗發一番，意非牴牾也。

理學宗傳卷之二十三終

理學宗傳卷之二十四

容城孫奇逢輯　門人楊爾淑同編
杜　郊
趙　炎

明儒考

曹貞予公于汴

于汴，字自梁，平陽之安邑人。爲諸生時，與盱眙馮應京以聖賢之學相鏃礪，講求兵農、錢賦、邊防、水利之要，訂經世實用書，强半出諸腹笥。成進士，授淮安府推官，護陵寢，擒劇盜，爬搔淮泗間利病。擢給事中，論奏皆天下大計。萬曆庚戌，與高陽孫承宗分試南宫，所取多名士。以吏垣掌内計，佐太宰富平孫丕揚，斥小人之渠率，其黨相與磨牙争之。久之，公與富平相繼引去。泰昌元年，以太常少卿起家，屢遷都察院都御史，居憲府，雙藤倚户外，百僚肅然，有顧太康之風。遲重寡言，人或以衰晚目之。及東警薄都城，諭劄日數十下，條對商確，不移漏刻。詰奸警備，旋至立應。精强少年，皆歛手嘆服。旋晉吏部左侍郎。公薄嗜慾，勇辭讓，進禮退義，不失尺寸。當推少宰，時越關中馮恭定而用公，小人藉是兩甚之。公固讓，不可。不旬月，堅請去。旋去，逆閹之難作，而東林之黨禍烈矣。戊辰，崇禎改元，召公爲左都御史。未幾，閣訟起，公據法守經，力爲糾正。久之，以年老乞身。庚午，致仕歸，卒于家，年七十有七。

公爲人孝弟忠信，明允篤誠，立朝務持

大體，論人務取大節，主持名教，愛惜善類，其天性然。而于小人有所彈劾處分，憯惻然如傷。有一言可採，寸長足録，未嘗不引而進之。[眉批]更不可及。❶ 其或反唇相稽，操戈入室，唯引咎自責，退而忘其誰某也。萬曆中，黨議播于庚戌而煽于辛亥，二三小人飛謀釣謗，以一網盡東南西北之君子。公佐孫富平稍剪其句萌，撞其機牙，而滋蔓潰決不可禁禦，卒至旋出旋退。以公俛仰三十年，雄唱雌和，黨同伐異，以人國爲孤注，與黨論爲終始，天下事遂不可問矣。公之學，唯仁與誠。仁則無我，好賢疾惡皆一體也，何惜乎黨議？誠則無僞，直內方外，皆天則也，何畏乎學禁？公真有本之學哉！

書 再答李贊宇

夫道，無之非是，無人弗足講學以明道。士、農、工、賈皆學道之人，漁、牧、耕、讀皆學道之事。隆古無講學之名，其人皆學，故無名也。國家以文學取士，天下學校無慮千百，章縫之士無慮萬億。蓋令其日講所謂時習、所謂孝弟、所謂性命仁義，而以淑其身、待天下之用也。乃人心不古，遂有口耳活套，掇拾粉飾，以爲出身之媒。師以是教，上以是取，恬不爲異。非其質矣，而于立身行政毫無干涉，于是君子厭薄其所爲，而聚徒講道，人遂以「道學」目之，若以爲另是一種，豈不惑哉？

❶「更」，原作「度」，據康熙六年本改。

然講學之中，亦或有言然而行不然，而藉是以干貴人捷仕徑者，而其名爲「道學」也，眉批 全壞于此等人。是有口耳活套之實，而更美其名，人誰能甘之？則群起而相攻，而講者益寡，道益晦矣。大抵所學出于實，則必闇然自修，不論大節細行，一一不肯放過，雖力量不同，未必盡無疵，而不自文以誤人也。所學出于名，則有張大其門面，而于其生平未純處亦曲爲言説，而謂其爲道。夫夷之隘不害其清，惠之不恭不害其和，然亦何必曰此隘、此不恭正道之所在，而陋孔子于下風乎？

羅近溪逢人問道，透徹心體，豈不可尚？而闊略處亦誠其病。眉批 中竅。乃學者得其闊略，以爲可便其私也，而或多不羈，誠有如止庵疏所謂賄賂干請、任情執見等説，是其坐女子于懷而亂之，而猶侈然薄魯男子不爲也，而可乎？但今因止庵之疏而遂禁其講，是因噎廢食。夫此學乃乾坤所由不毁，何可一日廢也。似更當推廣，而俾千百學校、億萬章縫無不講，以及農、工、商、賈無不講才是。而其機則自上鼓之，若得復辟召之典，羅致四方道學，倣程子學校之議，布之天下以主道教，于一切鄉學、社學之衆漸次開發，而申飭有位之士，以興學明道爲先圖。其學則以躬行實踐爲主，隨其人之根基引之入道。或直與天通，或以人合天，或直臻悟境，或以修求悟。夫天人合一，修悟非二，舍天而言人，舍悟而言修，則淺矣。近時學者知皆及此，然言天矣而人尚未盡，言悟矣而修且未能，世豈有能致中而不能致和、能正心而不修身者哉？則不可不戒也。大抵果能合天，則必益盡其人事；果能真悟，則必益盡其真修。堯、

舜、文王、孔子何人也？而兢兢業業，望道未見，徙義改過，没齒以之也。汴淺陋，不能窺道毫毛，其于所謂人、所謂修，百孔千瘡，故謬陳如此。〔眉批〕寔地學問。❶

仁體策

仁人之用仁，舉諸我以加諸彼乎？曰：非然也。有彼我則有封域，有封域則有急緩，有急緩則有校量。其卑者易入于納交聲譽之僞，其高者亦回而不直，滓而不粹，暫而不恒，虧而不滿。夫湛然而仁具，油然而仁興，奚暇校量哉？昔先哲之談仁也，曰：「仁，心之德也。」而泥之者乃于心之内更求德焉，非德不足以見仁也者。不知心，焉知仁？故曰「仁，人心也」，言心而不言德。而泥之者乃于人之内更求心焉，非心不足以見仁也者，不知人矣。不知人，焉知仁？故曰「仁者人也」，言人而不言心。嘻，至矣！

若理若氣，若形若性，若身若心，貫通矣，渾合矣。天也，地也，萬有不齊之物也，我也，其生之所自一也。鴻濛未闢之始，有合而無分；形象既判之後，似分而實合。故靈明各具，天不獨豐，人不獨嗇，人不獨得，物不獨闕，其中通也。一陰乍動，一陽來復，倏忽彌漫，周于天地，貫于萬物，亦其中通也。疾疴痛癢相連相關，不但父母兄弟，推之一切，莫不皆然，亦以其中通也。〔眉批〕能中通，便能一體萬物。然中不能遽通，有所以障之者，須先有一步工夫在。　而或者乃曰：「母齧子痛，則常

❶「寔地學問」，原無，據康熙六年本補。

聞之，焉有物痛而亦痛？」❶嗟乎！ 母齧子痛，世未必皆其人也，然則父母非一體耶？此其體之木也，木則無不木也，不木則無所木也。入其室，父母兄弟環向而處，不知其暱也，出而游闤闠之中，遇其父母兄弟則暱之；之郡城焉，遇其邑之人則暱之；之會城焉，遇其郡之人則暱之；之都城焉，遇其省之人則暱之；之海外異邦焉，遇中國之人則暱之；之壙洋之水，木、石、鹿、豕之爲叢，遇似人者而暱之矣。方其未暱也，木也；及其既暱也，不木也。且光風霽月，何與于我而忻？ 狂颶陰霾，何與于我而慘？ 水光山色，何與于我而喜？ 荒原頹壁，何與于我而悽？ 則風月水石，固有通于我者，我乃忻之、慘之、喜之、悽之耳。奈何日日周游，時時茂對，人忻亦忻，人慘亦慘，以目爲賞，以目爲惜。 語云「我乃行之，不得我心」，不自察耳，察則不木，不察則木。顧華裔之界限，人物之差等，仁人未嘗無別，此以別之者，體之也。華得其所，裔亦得其所也。盡人之理，亦盡物之理也。分殊者，脈絡之分也。理一者，公溥之量也。故蛇龍歸菹，聖王之愛物，而庸衆不解，但謂袪民之害。任元、明學魯齋之大用，❷而世儒過貶，則以疾時之甚。然征伐可廢乎？ 刑誅可弛乎？ 仁人未嘗不嚴此。以嚴之者，體之也。仁與不仁，辨之以心，不辨之以迹。除莠剔蠹，以殺機爲生；織花綴鶴，以生機爲殺。故砭灼不廢于肌膚，夏楚不靳于愛子。虞廷四罪，魯國肆眚，周王一怒，

❶ 下「痛」字，原作「通」，據曹于汴《仰節堂集》卷十《仁體策》改。

❷ 「任」，原作「在」，據康熙六年本改。

宋公不阨，孰一體？孰非一體？必有分矣。夫以天地萬物爲體則體大，以四體爲體則體小。以天地萬物之體爲人則人大，以四體之體爲人則人小。大體者能卷能放，流衍于衆小體之中，而衆小體不能隔也。四體之木，則知療之，天地萬物之體之木，則不知療，弗思故也。夫千萬世之上，此天地也，有萬物焉；千萬世之下，此天地也，有萬物焉。天道無窮，地道無窮，物生無窮，吾心亦無窮。往聖之絶學未輟于命，而萬世之太平輒營于中。仲尼之生，千古不疚，堯、舜之心，至今猶存。即其體存也，故曰「會人物于一身，通古今于一息」。區區補葺于百年之間，君子以爲猶木也，故仁以爲己任，古之成仁者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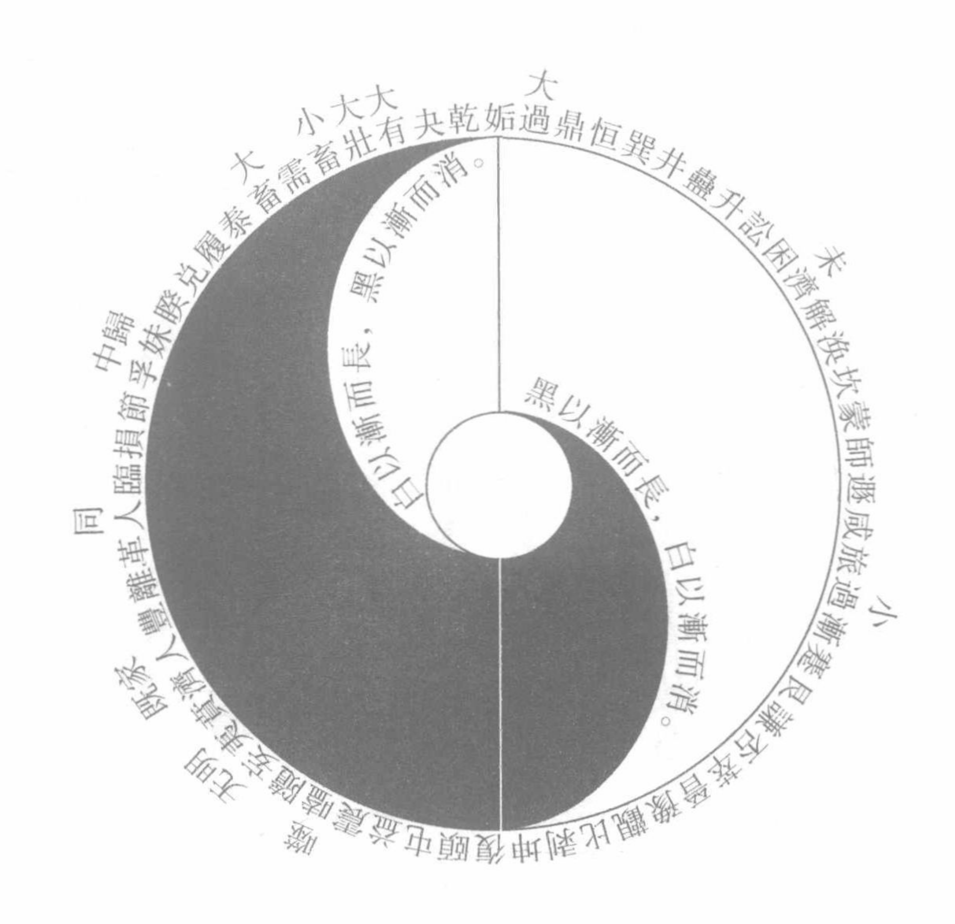
高景逸曰：「吾見貞予先生于長安中，終日欽欽，目明耳聰，手恭足重，叩其中，空空而無適也，可以證性矣。夫性，空言之則無朕也，實證則有象也。先生非其象乎？故先生居鄉乎鄉，立朝乎朝。告君者，足以定群嚚，明國是；告友者，足以明學術，闡道奥；見于咏歌者，足以暢天機，流性藴。所謂循是而動，不違其則之道也。此之謂性，此之謂善。」

夫學，性而已矣，性善而已矣。何以證性善也？事親從兄，仁民愛物，非性之善與？此外復何事哉？先生《仁體》一篇，大段盡之。憶萬曆壬子晤先生于京師，時以吏垣請告，束裝臨路，接引從容。迄今五十餘年矣，始讀其遺文，就中論議，多昔年語次及之。所惜少年寡昧，伊時不知領略，每一追思，慙負此老。

來瞿塘知德

知德，字矣鮮，别號瞿塘，四川梁山人。須頎長，凝重不競。十歲，通舉子業。嘉靖壬子，以禮經中式第五，後會試不第。因雙親疾，遂焚引侍養。及父母歿，相繼廬墓六

年，不茹葷，不御内，以親不獲禄養，終其身麻衣蔬素，誓不枉見有司。居鄉恂恂，少長皆接以禮。家無長物，有即助人婚葬者。有《瞿塘日録》内篇十卷，外篇十卷。微辭奥旨，多發前賢所未發。其剖析天理人欲圖解，有功聖門。因宋儒以《易》象失傳，遂遠客萬縣求溪三十年，悟四聖之象，悟孔門一貫之旨。眉批 三十年深造之功。講無欲之學，真有自得。萬曆壬寅，司馬王象乾、中丞郭子章交薦，除授翰林院待詔。疏辭，令原銜致仕，仍令有司月給米三石。静坐誦讀，老而愈勵，年八十卒，門人李綸等梓其遺集。



陰以漸而長。

䷀ 乾　䷫ 姤

䷪ 夬　䷠ 遯

䷡ 大壯　䷋ 否

䷊ 泰　䷓ 觀

䷒ 臨　䷖ 剥

䷗ 復　䷁ 坤

陽以漸而長。

白路者，一陽復也。自復而臨、而泰、而壯、而夬，即爲乾之純陽。

黑路者，一陰姤也。自姤而遯、而否、而觀、而剥，即爲坤之純陰。

復者，天地之生子也，未幾而成乾健之體，健極則必生女矣，是火中之一點水也。姤者，天地之生女也，未幾而成坤順之功，順極則必生男矣，是水中之一點火也。故乾道成男，未必不成女；坤道成女，未必不成男。

坤而復焉，一念之醒也，而漸至于夬，故君子一簣之土，可以成山。

乾而姤焉，一念之差也，而漸至于剥，故小人一爝之火，可以燎原。

學者只將此圖黑白消長玩味，就有長進，然非深于道者不足以知之。觀此圖者，且莫言知造化性命之學，且將黑白消長，玩「安危進退」四個字，氣象亦已足矣。了得此手，便就知進知退、知存知亡，便即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故修德凝道之君子，以「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結之。

卦乃伏羲所畫也，初畫此圖時也無傳授，只見得天地間止有此陰陽，止有此消息盈虚、生死始終、大小長短之理。畫圖於壁，每日玩之，亦非求合于伏羲之卦也。偶一日見《序卦》，此圖合之，可見造化自然之數，非有所安排也。而伏羲千古之秘，於此圖盡洩矣。

或問：「宋儒已前，皆不知太極爲理，至宋儒乃指爲理，又不明言其何理。此何理也？」曰：「仁、義、禮、智、信之理也。仁、義、禮、智、信之理一也，自天命而言

謂之『性』，自率性而言謂之『道』，自物則而言謂之『理』，自無偏倚過不及而言謂之『中』，自有諸己而言謂之『德』，自極至而言謂之『太極』。譬如起屋相似，『性』字自根基上説，『道』字自道路上説，『理』字自尺寸不可易上説，『中』字自規矩上説，『德』字自蓄積上説，『極』字自關門一掃統括微眇上説。」

朱子云：「不言無極，則太極同于一物，而不足爲萬化之根。不言太極，則無極淪于空寂，而不能爲萬物之根。」若如此論，是孔子之言未明備，必俟周子之言始明備矣。蓋孔子之言已明備無欠缺，包括「無極」在其中矣。周子恐人認錯了「太極」二字爲有形之物，故云「無極」，正所以解「太極」也。朱子説平了。眉批 此論亦是。

凡處不要緊之人與不要緊之事，不可狎侮忽略，通要謹慎細密，就是聖人不泄邇功夫，吉凶悔吝，都在此上面生。

世間千條萬緒，消不得我一個「理」字。千思萬想，消不得我一個「數」字。千横萬逆，消不得我一個「忍」字。眉批 盡之矣。

大丈夫以天下爲一家，以萬物爲一體，既不知事親從兄，則一家之中且乖戾矣，況仁民愛物乎？故曰「君子務本」。孝弟爲仁之本，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謙與諂，外貌雖略同，而心術則萬里。在君子爲謙，在小人爲諂，儉與吝亦然。

心學晦明解略 眉批 此篇多快論，益人聰明。然又恐開人無忌憚，不可不防其流也。

心學之一明一晦，天實囿之也。心學常明于天下，則世多聖人，麒麟、鳳凰不能

出走獸飛鳥之類矣。即今書者，吾儒所治之業也，天下無不讀書之聖人。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此古今聖人之常。大舜邇言且察，況書乎？蓋天忌尤物，聖人之經，不使人見其全經；聖人之傳，不使人見其全傳。縱醫家之靈方，卜術之奇數，藏之秘府者，亦不肯久留于人間，書可知矣。夫書與天地本無忌礙，且有興有廢，而況于生人乎？觀天不以全書與人，則知天不以全聰明與人矣。〔眉批〕天之聰明，亦不得輕洩，非故爲秘惜也。故心學不常明，聖人不常生，皆天有以囿之。孔子之聰明，千古一人而已，信乎子貢以爲「天縱」也。孔子之後，門弟之多者，莫如鄭康成，長相從千餘人，名其鄉爲「鄭公鄉」，榜其門爲「通德門」，一時天下之相信以爲孔子復生矣。自宋有程、朱，而鄭公之業遂廢，可見天惜聰明，不肯盡歸于一人也。

程、朱在宋爲名儒，今日之設科，皆依其註疏，然《大學》首章頭腦功夫未免差誤，他可知矣。王陽明以《大學》未曾錯簡，又可見天惜聰明，不肯盡歸于一人也。陽明之説是矣，然又以格物之「物」認爲「事」字，教人先于良知，而「明德」二字亦依朱子，又不免少差，又可見天惜聰明，不肯盡歸于一人也。故天下有治有亂，心學有晦有明，皆天以聰明囿之，人力不得而與也。

某本愚劣，少壯之時妄意聖賢，山林中近三十年，所註有《易經集註》、《大學古本》、《入聖功夫字義》、《理學辨疑》諸篇，與程、朱、陽明頗有異同。昨友人致書，以天下義理程、朱説盡，陽明不必議之，將程、朱之註取其科第而復議之，非儒者之用心也。此言蓋爲某而發，非爲陽明也。殊不知理

者天下之公理，人人皆能言之，不反覆辯論，豈得爲儒？且議者議其理也，非議其人品也。眉批 議理非議其人，足以折倒羣儒。若論程、朱、陽明之人品，俱千載豪傑、泰山北斗，皆某之師範也，豈敢議之？陽明在今日之儒，乃聰明之極者，但立論傷于太快，略欠商量。陽明亦未嘗議朱子之人品也，亦議其理而已。

使前人言之而後人再不敢言之，則墳典者乃伏羲、神農、黄帝、顓頊、高辛之書，孔子不敢删矣。《春秋》乃列國侯王之史，孔子不必修矣。傳註有左邱明、鄭康成、王輔嗣、孔安國諸公，程、朱不可出一言矣。言之者不得已也，爲世道計也。伊尹之「非予覺之而誰」，孔子之「文不在兹」，孟子之「舍我其誰」，皆不得已也。世莫我知，不得不自任也。

蓋天囿世人之聰明，入聖之功夫少認不真，則其用功之先後，不免以緩爲急，以急爲緩。古人有言：「黄河之源不揚黑水之波，桃李之根不結松柏之實。」名儒言之，門徒千人從而和之，後生晚進，差毫釐而謬千里，有駸入于異端而自不覺者，所以不得已而辯論也。且如墨子乃戰國之大儒，爲宋大夫著書七十一篇，有《貴儉》、《兼愛》、《尊賢》、《右鬼》、《非命》、《上同》諸篇，當時之人比肩孔子，故古文有「仲尼、墨翟之賢」之句。唐之韓昌黎猶予之，韓子曰：「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悦如是哉？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儒、墨。」墨子乃大儒，何嘗不敬其父哉？而孟子乃闢之，何也？蓋老、莊之徒棄仁義，陋堯、舜，排周、孔，如墨之與白，冰之與炭，明白

顯易，知天下後世必不見信，獨墨子似是而非，觀其稱堯曰「采椽不斲，茅茨不翦」，稱周曰「嚴父配天，宗祀文王」，其立論《兼愛》一篇，孟子恐傳之後世，其流必至于無父，非墨子真無父也，故辨論者不得已也。昔程子與吴師禮談介甫之學錯處，謂師禮曰：「此天下公理，無彼我，果能明辨，不有益于介甫，必有益于我。」此言説得好，德亦此意也。

瞿塘于《太極圖》有領悟，故世知有來知德之《易》，亦所謂實之不可掩也。其學問大旨，以「格物」二字爲主，物乃物欲之物。物格而后知至，克己復禮爲仁，養心莫善于寡欲，此三句話乃一句話也。何也？物也、己也、欲也，皆有我之私也。格也、克也、寡也，皆除去有我之私也。紫陽是説前一步功夫，陽明是説後一步功夫，皆有欲効忠告之意。至訓「明德」不作「虚靈不昧」，即五達道也，自其共由于人謂之「道」，自其實得于己謂之「德」，自其通于天下曰「達」，自其昭于天下曰「明」，非有二物也。即下文言「敬止」，仁敬孝慈信之德也；言「齊家」，孝弟慈之德也；言「治國」，宜家人宜兄弟父子足法之德也；言「平天下」，上老老長長恤孤之德也。一部《大學》，綰結于此。不言道而言德者，有諸己而後求諸人也。此正五帝三王以德服人之王道耳。若以人之所得于天而虚靈不昧爲「明德」，則尚未見之施爲，以何事「明明德」于天下哉？據「格物」，訓「格去物欲」，亦是徹上徹下功夫。但既知紫陽窮理是説前一步，則去欲豈在窮理之外耶？不去欲何以爲窮理也？以「達道」訓「明德」，于理亦不錯，但德既虚靈不昧，其所設施，自著落在「達道」之中，有體豈患無用哉？瞿塘學術甚正，集中亦多快論，然其所効直諒于先儒者，往往亦有偏處。偏處由其識力未到，涵養之疎，而快處頗爲明醒，不可不存其人也。

鹿忠節善繼

善繼，字伯順，號乾嶽，定興人。祖久徵，御史，以諫言謫；父正，黨禍作，傾身急

左、魏諸公難，所謂鹿太公者也。公性端方謹愨，歸然如斷山，少以祖父爲師，小章句，薄温飽，讀王文成《傳習録》而契之，慨然有必爲聖賢之志。眉批 得力在《傳習録》。每與同儕談説經旨，曲折盡變，動中妙理，同儕謂其能記憶也。公對曰：「只是要醒，如何要記？醒的如何是我，則由我而周、程，而孔、孟，而湯、文、堯、舜，無不覿面以相質，六經四書皆我註脚。夫豈有疑于心乎？」自是而論交日盛。萬曆丙午，舉於鄉，癸丑，成進士。與吴郡周順昌襆被蕭寺，雞鳴風雨，以節義相期勉。選户部山東司主事，職鹽法，與同舍郎某爬搔利病，洞悉源委。丁内艱，毁幾滅性。歸而遠邇來學者舍不能容，隣居僧院，幾無閑室。服除，補户部主事，署廣東司事。遼左方闕餉，輒發金花餉遼。神宗震怒，公得謫，一時省臺諸忠直大列，無不爲公訟言者。解官歸，門人日益進，每拈尋樂大旨爲及門談柄。光廟御極，首復公官，典新餉，廉直介立，清操絶俗，尋改兵部職方主事，題覆章奏。時遼陽初陷，中外洶洶，公爲大司馬草疏，請逮某、斬某，以伸國法。會王象乾以大司馬行邊，因用廢弁，與職方郎耿如杞左，職方持之力。首揆葉福清擬「司官不得違阻」之旨，公上書福清曰：「邊疆之壞由於債帥，中外諸貴人入其債，而請求於職方，職方自愛其官，不得不徇諸貴人之請。今幸得一憂國奉公不徇情面之人，反奉不得違阻之旨，胥天下以職方爲市，永無不債之帥者，自此一言始。勿謂能違阻之司官爲易得，勿謂去能違阻之司官爲小失也。」福清謂其刺也，怒，已而屈服焉。歲壬戌，孫高陽以閣臣理部事，請寘逃臣熊、王於法。公舉手加額，迄高陽自

請督師，公請從。適吏部缺司官，羣欲挽公，公不可，曰：「軍中無苦樂，但問所從誰。相公一日在師中，某當一日在幕中。」高陽嘗云：「予居東，拓地四百里，敵退七百里，無一不出伯順經畫。」而口不言功，功亦不及，僅以久次轉員外，陞武選司郎中。而忌高陽者百計阻之，遂與高陽同歸。

眉批 自請、請從、同歸，是與高陽爲終始。公殉義在丙子，高陽殉義在戊寅，其致命遂志又同也。

家居四年，學力日充，痛除將就冒認影響浮游之病，而一言一動觸處逢源。《説約》一編，日與同人諄復口授。崇禎初，起公爲尚寶司卿，陞太常司少卿，管光禄寺丞事，細大兼營，到處修明。職掌未三載，復請告歸。公做人做事，一味認真，學以認理爲主，而言理即在事上，故其言曰：「讀有字書，卻要識没字理。」則公之自得可知矣。

先是，神廟末年，高景逸、馮少墟、鄒南皋講學京師，同志者邀公聽講，既而聞相戒不言朝政，不談職掌，公曰：「離職掌言學，則學爲無用之物，聖賢爲無用之人矣。」遂不往。後數年，與景逸偶遇於朝房，辨析疑義，景逸恨相見之晚，具疏薦公佐高陽。丙子秋七月，東兵破定興，是時公移疾江村，無城守之責，毅然授兵登陴，守七日而城陷。東兵挾刃逼公，公不爲動，遂死之。當事者以殉義聞，詔贈嘉議大夫、大理寺卿，廕一子入監讀書。專祠、賜謚、予祭、造墳。所著有《四書説約》、《認真草》、《三歸草》若干卷，行于世。子化麟，舉辛酉順天鄉試第一，伏闕頌父忠，不勝喪死。

認理提綱

吾輩讀有字的書，卻要識没字的理，理豈在語言文字哉？只就此日此時此事，求一個此心過的去，便是理也。仁、義、忠、孝，名色萬千，皆隨所在而强爲指稱也，奈何執指稱者求理乎？指稱種種，原爲人覿面相違，不得不隨在指點求以省悟，而人復就指點處成執滯，談玄説妙，較量一字之間，何啻千里？ 眉批 此段指出「理」字。

此理不是人做作的，天生萬物，而人得其生物者以爲心；四海一天，萬里一天，人得以生此心與天並大。只就乍見孺子一端推而論之，上下四方，往古來今，觸無不覺，叩無不應，偌大宇宙都呼吸一氣之中，故宇宙中物皆性中物，宇宙内事皆分内事也。《大學》之「明德」，《中庸》之「性」，《論語》之「仁」，皆是物也，乃合下生成本來面目也。 眉批 此段刻畫此理非做作。

此理不是涉懸空的，子、臣、弟、友，是他著落，故學以爲己也。而説個己，就在人上，學以盡心也。而説個心，就在事上，此知仁與莊禮不得分也，修己與治人不得分也，博文與約禮不得分也，文章與性道不得分也。不然，日新顧諟，成湯且爲枯禪矣。 眉批 刻畫此理非懸空。

此理不是粧看象的，中心自盡，是其底本。戒欺求慊，内省無惡，全在人所不見處討個心安，此闇然之所以異于的然也。若微涉體面，便與本來性命不相干涉，縱鴻勳偉伐，籠蓋一時，而那塊地方終未著底，如何摸得快活？如何熬得劫數？故萬變中入火不燒，萬古中歷劫不化，全在「闇然」二

字上得力。〔眉批〕刻畫此理非看象。

此理不是落畦徑的，只要主以無私之心。境不論常變，見不論偏全，事不論成敗，名不論污潔，清可也，任可也，和可也，去可也，死可也，囚可也，故曰君子仁而已矣，何必同？〔眉批〕刻畫此理無畦徑。

此理不是有等待的，隨時隨處，自有當盡的職分。自小至老，無顯無晦，只求個件件不虧本分，時時不虧本心便了。故天地造化，天地之尋常；帝王經綸，帝王之日用，那有學術、功業之分，窮養達施之異乎？是亦爲政，吾與點也，其理自明。〔眉批〕刻畫此理無等待。

此理不是有終窮的，就此事只了得此事，不得遮掩他端；就此時只了得此時，不得帶攜後日。總此事體，去而復來。孔子不足者必勉，然非敢保既勉之後永無不足；有餘者不盡，然非敢定不盡之後更無有餘。學如不及，猶恐失之，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孔、顏一道也，不勘到此，則何有于我？祇爲撝謙，而堯、舜猶病，望道未見，併爲誣聖矣。〔眉批〕刻畫此理無終窮。

人人求良方，孔子有極效的方，曰：「能近取譬。」人人求捷法，孔子有極簡的法，曰「不欲」、「勿施」。這個方法，真個能破久隔者而使之驟通聯，涣散者而使之歸一人。自爲體驗，隨所感應，以一點藹然生意，淋漓布濩，人非木石，能無感動？《中庸》曰：「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信乎窮天罄地無所不徹。綏來動和，此物此志也。忠信篤敬，而行蠻貊也；質直好義，而達邦家也；擴充四端，而保四海也。恭寬信敏惠，而不侮、得衆、人任、有功、足使也，總之以一貫之，忠恕而已。〔眉批〕此理之體認。

人在世間，誰不求樂，而常得憂。周茂叔尋孔、顔樂地，此善度身世的法門，故樂自有真，不是逍遥閑曠的生活。吾人心中有趣纔得樂，而趣從何生？從不愧不怍而生。愧怍何由去？從自盡本分而去。如不發憤做起，只一味隨俗浮沈，則本來之面目不開，世俗之纏縛漸固，因無用力處，遂無得意處，畢世戚戚，那有出頭的日子？故須把自己萬物一體的本性提起，用十分力量保護之。于隨時隨處實實求盡，一棒一痕，一摑一血，這樣喫緊工夫，纔得本性常伸，與天地萬物共呼吸于一氣。孔子自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蓋憤處就是樂處，常憤便常樂。憤樂無窮，並行不悖，故仁爲己任，即工夫已到。難忘猶病之懷，而内省不疚，即恂慄無息，自有心逸之妙。君子以衆寡小大無敢慢爲泰，名教中樂地固若此也。人不於此處求樂而求於境，豈知待境而樂，已在難必之天，且人心無足，孰是開眉之日？孔、顔疏水曲肱，簞瓢陋巷，一曰「樂在其中」，一曰「不改其樂」，彼原自有欛柄也。「萬物皆備」一章，樂之本體工夫皆盡矣。［眉批］此理之受享。❶

一生學力，所與同人共講求之者，大端不外于此。

初，公之爲此説也，同學者訝之，曰：「子於何用工，遂八面玲瓏、了無隔礙至此耶？」曰：「天地間總之此理耳。理不明，舉足成迷，開口便窒。理一明，往古來今，横衡直撞，總是這件物事，又何用乞靈于鬼神而索照于史册乎？明道曰：『吾學雖有所本，天理二字卻是自己體貼出來。』不能自己體貼，未有能自得者。」他日，公又曰：「予讀陽明《傳習録》，而覺此心之無隔礙也。」謂得之于陽明亦可也。

❶「此理之受享」，原無，據康熙六年本補。

尋樂大旨

周茂叔語兩程尋仲尼、顏子樂處，樂者生人之趣，如其不樂，爲聖賢何益？ 仲尼、顏子當日原樂，而其樂處何在，豈没主意的放曠？ 原有入手著脚的生活，孔子自謂「時習」，謂顏子不惰學時便是樂時，而這個生活有端倪，無文字。

端倪無可名，强名之曰「性」。 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喜怒哀樂爲發竅，而操功于慎獨。［眉批］揭出大旨。

性無可名，强名之曰「仁」。 仲尼論處仁、安仁、利仁、志仁、不違仁、一日用力於仁，而于諸弟子問仁，獨于顏子直舉全體以告。

仁一體萬物，而以孝弟爲本。 仁、義、禮、智、樂，其實總在孝弟，堯、舜、武、周不外此道，塞天地，横四海，皆是物也。

體用一原，顯微無间。 虚爲實君，無能有，有還無也。 静爲動根，闇能章，章還闇也。

着落在萬物，❶欛柄在一心，明德、親民非二事，修己、安百姓非二事，成己、成物非二事，入德、化民非二事。 而博濟與立達有辨，居敬與居簡有辨，則欛柄原自有在，豈可泛言康濟、混言休息乎？ ［眉批］既非二事，又云有辨，正須分曉。

天地萬殊，總是一本，識得把柄，纔好下手。 而形與性分不得，仁與人分不得，忠恕一貫原非借言，敦化川流豈容分指？ 學須是莫知，下學、上達分不得，教何嘗有隱，

❶「着」，原作「著」，據康熙六年本改，後同此，不出校記。

文章、性道分不得，看來爲學只在當下，學術、事功亦分不得也。眉批 省得五個「分不得」，便可與言一貫。

當下便是樂地，願外便惹愁腸，不處富貴，不去貧賤，豈無人情？只爲要做君子，遂不得不咬定精鐵。士在當日原非愛名，并不怕死，只是個方寸屬我，一夫雄於九軍。眉批 全是自立供案。

丈夫舉頭天外，此心此理既同，爲聖爲賢在我，愛的是狂狷，惡的是鄉愿。

耑於大節處做人，偏于冷落處看人。全要有恥，不妨有過，豪傑爲聖賢，大率如此。眉批 無恥不成人，過而能改，便是聖賢。

孔子未敢輕以權與人，獨以「時」字集偏，至爲大成，真開拓萬古心胸，推倒一世豪傑。眉批 唯聖者能之。

意、必、固、我盡絶，如眼中不受塵沙，并不受玉屑，批郤導窾，無事處事，脱胎換骨，因俗變俗。眉批 正是因俗變俗。

請魯討逆，寓多少機括？爲衛正名，用多少斡旋？匪直爲魯、衛之政也，便是爲東周的手段，作春秋的心腸。總之性體原自廣大，仲尼以一心起萬化耳。

至誠自能盡性，其次儘可致曲。細究害心何物？原來是欲富貴。蓋奉承軀殼要緊，而不奉承良心也。真性不得出頭，世喪道矣。

世上只有兩個題，曰義曰利，人各自做。世界只有兩般味，曰樂曰苦，人各自受。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從命上醒一醒，從吾上認一認，人自有樂，舉世皆迷，認得我時，不必尋孔、顔問樂，願學孔子的，已先尋着樂處。

從來文人概稱學者，識得孔子之意，誦

詩則乍歌乍哭，欲鼓欲舞，詩亦是學。讀史則其事若親，其人若生，史亦是學。屬辭則行所當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文亦是學。總之天地萬物皆此生意；生意在我，法象俱靈；吟風弄月，從容自得；孔、顏樂處，意在斯乎！

公鄉試以前，嗜書不諳世務，一木强人也。鄉試以後，嗜理學書，勇于任事，似豪俠人也。入官修明職掌，力持名教，每事以慊心爲樂，故有此編。大凡公之所言，皆躬之所到，非徒口説也。

説約 眉批 會得此章大旨，一了百當。

《論語》開卷，這一個「學」字，是學個甚麽？「時習」是甚麽事？尋常論學，動以博文爲解，記誦考究便是工夫，卻不知博文離不得約禮，離禮言文，便不是學。孔子原有正經註脚，則《大學》之道是也。以明德爲頭腦，以天下國家爲着落，以誠意爲把柄。誠意只是慎獨，此外無學也。《中庸》天命之性，即明德也；天地萬物，即天下國家也，而戒慎恐懼，同此慎獨，孔子之所謂「學」，即子思之所謂「教」也。《論語》言仁，即性也，即德也。孟子言心，即性也，即德也。又恐人據當下之人心以爲心，故又曰「良心」，又曰「本心」。本心乃性也，乃德也，故虞廷不能不以人心爲心，而必曰「道心」，正見人之所自以爲心，多非本心，須用「精一」，「乃執厥中」。精一何處用？所謂慎獨也。故聞見莫非學之功，則考究記誦，延平以爲「玩物喪志」，謂其于本心實際無干也。只這「時習」章，曰「説」、曰「樂」、曰「不愠」，此何等滋味！向非于人不見之地有内省不疚之功，怎得這樣真切，這樣超

脱！豈是考究記誦摸得著？

此章是孔子自寫生面，全重「時習」。蓋本心難昧，未嘗不自修持，只轉念易乘，學而易厭，「時習」則工夫無間，本體流行，深造自得，欲罷不能，説可知已。遠朋就正，一脈道氣，何樂可以代此？不知不愠，學原爲己，非爲人知，然名根未斷，縱强支持，終有愠意，則學便不足色。試把千古英雄勘到屋漏無言之地，要説十分中全無一分爲名的意思，恐文王、孔子而外，未敢多許也。這個學，一生只此一件的生活做不盡。默識，識此也；不厭不倦，皆此也；志學，志此也；共學，共此也；下學上達，即此是下，即此是上也；朝聞夕可，聞此也；吾斯未信，信此也。自其在物上應的曲當，謂之格物；自其徑行了所知，謂之致知；自其成了個人品，謂之修身。隨其居處有高下，作用有廣狹，如在家上學，便謂之齊家；如在國上學，便謂之治國；如在天下上學，便謂之平天下。心正身修，即是中和。國治天下平，即是位育。先看《學》、《庸》，後看《論語》便醒。

仁者，天地萬物一體之本心也。人而置一物于度外，便非爲仁。然這個一體之心，其通其塞，全從事親從兄上起。堯、舜仁覆宇宙，只叫做個孝子悌弟。故此處説個爲本，是全副精神都灌在上面，澄心静對，討出孩提稍長的知能來。不學不慮，天根自露，《論語》每提孝弟作學者功課，《孟子》以入孝出弟爲守先待後，《中庸》論達孝而言明禮之可以治國，即此意。「孩提之童」一章，點破真面目。「仁之實」一章，總天下之道而歸之事親從兄。合而觀之，旨趣自明，不必又添註脚。眉批 離孝弟言仁，失其本

矣，墨氏所以害仁。

富貴貧賤，是身世大關頭，超凡入聖，全在此處。所欲所惡，人情不遠，不處不去，只爲天理良心上過不去耳。靠此一點心，抵住兩般俗念。然説個不去，仁是無時可去的。蓋富貴貧賤之交，我雖打發過去，然非一往而不再來之物，則我之欲惡非一滅而不再生之情，終身攪扯，無時無處非其所乘。我一有鬆懈，抵隙而入，從前功行盡成灰矣。故君子于仁，是終食無違的，即造次顛沛，一針不錯。眉批 一生學力，了當一個不處不去便足矣。

人把道看極輕，死看極重。道可以不聞，死再没有可的。豈知人生修短不一，而無不盡之身，有生必有死，如晝之必有夜也。貪生怖死，達士所笑，但醉生夢死，最不可耳。道者天命之性，人之所以爲人也，乘此而來，當抱此而往。不聞道者，死真死也，生之理已滅也；死又枉死也，生之事未畢也。知道者，但論何時聞，不論何時死，本性得現，大事已畢，生順没寧，説甚朝暮？此個消息，紙不能載，手不能授，口不能傳，反而求之，必有光景。大要孔子爲人，不聞道，虚生虚死，出此盡頭話，漏盡天機，是道何物？聞之者怎樣？宗廟之美，百官之富，還須親自打開門去看。眉批 或問：「堯、舜道統，由湯、文而孔子，皆五百餘歲始一有聞。孔門傳道，顏、曾外無與焉。思、孟而後，周、程外恐難言聞道也。」曰：「賢有大小，聞有全偏，具體有具體之聞，一體有一體之聞。朱子曰：『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修。』❶修則聞，不修則不聞，正未可自菲也。」

喻義喻利，是分關搯總的話，聖狂之界，原只于此最當先辨。君子小人，各極其意之所欲，做了一生，各有無限條欵、不盡

❶「以拙」，原作「勉强」，據康熙六年本改。

情形。夫子卻從旁總斷一句，一壁是喻義，一壁是喻利，喻字是無言之地；自爲認取，即各人亦不自覺，賴先覺的喝破。君子一生，何嘗自全形迹；小人一生，何嘗自外名教？而君子成就了君子，小人成就了小人。南軒以「無爲而爲」、「有爲而爲」分義利。象山遡喻于志，怪不得冬月汗下，纔知道如今的義都是利。乃一樣生活，兩樣主意。眉批 如今非義都是利，❶只是有爲而爲。

斯者道也，信即所謂聞道也。於斯能信，則糟粕煨燼，無非實際；天德王道，一以貫之，不必仕，不必不仕。於斯未信，即才堪驅駕，功蓋一世，只是簸弄精魂，于性命毫無交涉。聖門諸賢，果達藝俱爲世用而開，獨向性命處着力，與曾點以「春風沂水」對「知爾」之問者一樣機括，故曰已見大意。信字如人飲水，冷煖自知，略隔一指，如隔萬山，未能不是謙言，一生求信，一生未能。此處工夫極實，心地極虛。眉批 原無信時。

夫子一向不言性與天道，只就日用間隨時隨處、隨事隨物應付出來，威儀文辭，燦然臚列。人皆聞之，卻不知此正是言性與天道，只是人不聞耳。除了人，何處是天？除了事，何處是性？使人事之外有天性，則天性爲無用之理矣。此與無行不與、予欲無言同機。

天下大矣，匹夫有之而能不與，我輩要細招出不能不與的情，纔見得不與的本領。又要看到原可不與的理，纔見得不與的境界。天下與我原不相干，必于不有者、有而遂與者，皆天下大而我小也。眉批 小小得失，便是

❶「如」，原作「知」，據康熙六年本改。

動心者，渺乎小矣。

舜、禹原不曾把天下當一個大物事看，其禪其受，其官其家，是何等心腸，何等眼界？學者不可不參此一步學問。巍巍者超然自立，無物出其上也。然人本來性體原是如此，不遇舜、禹，則此象不現。眉批 只因不識性，遂多了許多加損。

此心得之天命，爲萬應之宗，而還以無心。寂中動，動中寂，即原與太虛同體，無來由參以有心，而意、必、固、我，織成一片，遂把太虛的本象隱了。這四箇字，隨人材質以爲淺深。不止富貴的因此苦自煎熬，低了品格；功名的，亦因此太自執着，衹成伎倆；即道德的，發念更細，受病更深。帝王聖賢之統且多閏位。故四個「毋」字，一塊好田地，真真太虛之體，省多少事！而卻把萬事應得天則，都穿透于玲瓏寶藏中矣。四椿是錮身鎖，受了這鎖，許多受苦處卻誤認爲得意，係藉聖賢的個個說「精」說「一」，而通身作用只是個意、必、固、我而已。四椿來的不惡，不覺入其中，而益入益甘，永無反面。眉批 無適無莫，義之與比，是絶四的註解。

夫子志于經世，故以「知爾」問，然點之所對，卻似與題目無干，夫子何反以喟然與之？三子以才技爲用，點以性天爲用。天命之性隨處而在、隨時而在，遇不論顯晦，境不論廣狹，只是個素位而行，活潑潑地。纔無道德事功之分，此便超脱了三子，卻又總包了三子。彌綸天地，只是等閑生活。故夫子與之，政對得本題。

成人之美，冷冷的提出這一欵，極有關係。一個人的美惡，既關于本人之休咎，復關于他人之禍福。有一個君子出來，所成所不成，合籠算來，多少好處。小人反是，多少不好處。大凡人的善惡，初間未定，全

係所成所不成這個機緣，不是小可。投在君子前，與投在小人前，門宗各向，人鬼遂分，故此不止刻畫兩様人心腸，乃痛指兩様人作用，此是孔子道眼看破，故如此説。人豈有知小人是成我惡、敗我美而甘隨之者？君子所成所不成，反覺難親；小人所成所不成，反覺易入，故自遠于君子而近小人耳。小人作用，他把美惡來顛倒一番，使人既便于私情，而復得託于名理，怎不去從？到此令人深恨那小人。眉批 吃盡小人之虧，反以爲愛我。

夫子單提「仁」字，喝破人生大事，從富貴貧賤處發揮一番，造次顛沛皆必于是，已吃緊痛切矣。然猶未説到死生，至此以寧死而不忍去仁説一番，直窮到無可加處，何等精神！信得及者便可以脱離生死，怪不得史書上視死如歸者接踵而起。初以爲是他輕生，不知其爲不忍害仁也。「害」字「成」字宜玩。不然，使生而不害仁，則輕死與仁何干？《傳習録》中龍逢、比干一段宜看。眉批 忍于害仁，總爲偷生。

禮樂不是鍾鼓玉帛，節不是聲容制度，全在日用間應事接物上討求應節中。其當然而然，極其「中」的去處叫做「禮」。其自然而然，極其「和」的去處叫做「樂」，故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眉批 禮樂人自有之，只不能節耳。「節」字全在無欲，故樂。兩個字又卻是一個理，未有不合禮而得成樂，不合樂而得成禮者，吾人細體之自見。然禮樂雖自有個規矩，卻不可以方體定在求也，只是以良心爲主，而因時因勢，隨處求個妥貼便是。這個禮樂，看起來原是範圍天地、曲成萬物的大道理，明明白白在世上，現現成成在心中，而無人

能與之合者，蓋此非冥行者之所能偶合，亦非襲取者之所能附會。眉批 禮樂源頭。 吾人自己簡點，内有萬不能割斷之私欲，外有萬不能抵擋之習俗，縱幾希天性一竅孤懸，如何做的出來？故學者真實得力處，全在這個「節」字。節者如馭馬者之轡，如行舟者之篙，操縱疾徐，起伏輕重，煞有一段深心在。其總論之，有大大主張；其碎論之，有細細分疏。纔能妙合規矩之中，範圍曲成，宇宙在手，所謂名教中莫大之樂地也。

四書中「學」字總以《大學》爲頭腦，説個大學之道，要着人認生來性命，莫把原大的家當自家小了；即緊説個近道之方，要着人尋着把柄，一一脚踏實地，莫把有定的路數自家差了。曉得從本上做，而道自得矣。只「修身爲本」一句，可以盡之。而修身爲本之所以然，在「知止」一節。惟其知止而後能得，故須以修身爲本也。「物有本末」四字，開舉世之迷，事即跟物來處，物即是事。惟有本末，故有終始，知所先後，非做了本再做末，只一味在本上做也；亦非遺末不做，做本原在末上做也。所謂修身爲本，言我只事事自修，而天下已平了。天下、國、家、身、心、意、知、物，原在一處，偶舉其一事，而各様齊到。不然，八件可先幹那一件？總之，人在天下國家之中，以身應物，而心動一意，意有誠僞而難昧，獨知物以知爲提衡，而知以物爲着落。致知者，隨其物之感，而實依本然之知以應之，使物無不妥，所謂知之明，處之當也。此之謂格物，此之謂誠、正、修，而齊、治、均、平一通在内。眉批 了徹。❶

❶「了徹」，原無，據康熙六年本補。

人之所以與天地萬物相酬酢者，喜怒哀樂也。眉批 矢口即是。❶ 而喜怒哀樂所以干天地之和、傷萬物之命者，不中不和也。喜怒哀樂所以不中和者，不依着天命之性也。天地萬物皆爲一體者，天命之性也。人所以不依着天命之性者，自私自利之心也。而自私自利之所以奪天性之權者，在不睹不聞之地也。人之不戒慎恐懼者，以爲隱微也。君子之必慎者，知其見顯也。慎之者去其自私自利之念，以復吾天地萬物一體之性也。累性者去而性爲主，所以喜怒哀樂未發而不偏倚，既發而不乖戾也。不偏倚，故可爲千變萬化之根原；不乖戾，故可爲六通四闢之作用也。所以極其中和，而天地萬物聯成一氣以位以育也。人生來都抱着一點天地萬物一體的良心，不離方寸，函蓋乾坤，這便是現在生成、不費一毫人爲的本體；順而行之，莫攙上後天意思，便是道。攙上意思，便把道壞了。故君子爲天下教主，只是修道。道原不是須臾可離的，而人之離道，不是在見顯上纔離，其失着處，全在不睹不聞之中。蓋人心與天性争權處全在此，此處不着實下手，容賊在内，我以爲隱微而容之，渠得我一容，遂逞其志，天下之潰決泛濫不可收拾者，即是此物。人在見顯上怕，君子在隱微上怕，看來道原是生成的，修道只是還他生成本體，而得手處妙不過慎獨。

聖人言鬼神何意也？寧直欲人知鬼神情狀耶？鬼神者，天也。天命爲性，率性爲道，一而已矣。眉批 指出鬼神着落，方不虛幻。天的無邊本領，只從不二中出；人的廣大

❶「矢口即是」，原無，據康熙六年本補。

神通，必從一誠中得，莫要離方寸真根而求作用也。「誠」字是《中庸》筋骨，前論「忠恕」，慥慥已露其端，因論天地間大作用都自此立命。遡鬼神之德，發揮源流，把「誠」字明點出來，後論舜、文、周、孔經綸制作，自孝親以達于治國，精布神流，無處不到，所謂體物不遺也，而莫非其真性，所不能自已，所謂「誠不可掩」也。其後覆物、載物、成物，歸諸至誠之配天地，而以天所以爲天，聖所以爲聖總結之，明是此章註疏，故曰「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

「無憂」章，意從武、周起，見他兩人事體幹得好，使天下無一人不得遂其心，卻都是從體貼先人之意做來的，見得是善成先德。「無憂」二字，是孔子從後看他，想其受用，若文王當日視民如傷，望道未見，何嘗馳然自釋乎？ 如武如周，人以爲幹各人之事，孔子以爲體先人之心，此便是時中消息。今把文、武、周公名色，諸侯天子規模，後先世數光景，一總化卻不立，通融一看：妙哉此性，千變萬化而不可窮；大哉此性，達天貫地而不可遺。人只要把這點地方令他足色，便是會萬古于一息，合六合爲同堂，切莫把自己看的小了。眉批 誰有此見解？

聖人之道，就指禮儀威儀說，發育峻極，就是這禮。眉批 的確。蓋禮者世教也，所謂名教也，如無此禮，則三綱不立，九法不章，萬物相賊殺矣。如今萬物各生各遂，都是這禮維持，所謂裁成萬物，輔相天地也。峻極于天，言自天以下都是禮。充塞就指發育萬物說，非對也。這大道是聖人制的，要行這道，還待這人，苟無至德，至道不凝矣。德者，一點天理良心，所謂性也。聖人這道是從性上制出，看三千三百，都是良心

之自然而然、不得不然的。則德性是道的根本，君子凝道，故尊起德性來。要尊德性，須着實加學問功夫，把心要廣大着，寛廣廓大原是本性，狹小是人自着私欲束縛了，故要「致廣大」。然廣大原不是離了日用儀節的，如嫌倫常爲小節，而任意疏略，則一事打點不到，便是德性的一塊破綻，求廣大越不廣大了，故「致廣大」要「盡精微」。把心要高明着，超脱透朗，原是本心；卑暗是人自着私欲錮蔽了，故要「極高明」。然高明原不是離了平常坦易的，如嫌常道爲無奇，而專意放曠，則一字不踏實地，便是德性的一塊虧欠，求高明越不高明了，故「極高明」要「道中庸」。「温故」便指致盡極道的工夫説，這工夫終身以之，終日去幹，那有遍數？體驗既熟，識見日進，把道之根原漸漸看得親切了，這便是「知新」。既看破道之根原，禮儀威儀上一些粉飾也用不着，只是盡這一點極誠實的心，這便是敦厚以崇禮。崇者有這實心，纔成了禮了。把禮纔掀起來使立于天地之間，不如一向之凌遲衰微也，此之謂德至，此之謂道凝。君子以學問「尊德性」，便是明哲。上下治亂，無處不可，便是保身。

做天下事，要個不動心，此真實老脚千古聖賢衣鉢。而不動心要從工夫中得之，説個四十見由工夫也。告子先我，「先」字原不消工夫，若消工夫，則先不得。曾子聞大勇于孔子，只論自反，就是不動心的主柄。人好勇，只是憑氣，聖賢卻憑理，後邊集義，不使行有不慊于心，即此意也。入門判告子，便就告子比，到底知言養氣，政對告子生活尋來。告子怕言與氣動了心，故任其不得而俱無求。孟子卻就言與氣上尋

勾當，都求之于心而使無不得，更爲不動心之法，直養無害。眉批儒、釋之辨在此。「害」字與又「害之」呼應，塞天地就在配道義上。天地間若無道義，便天塌地陷了。而道義在面前，非有浩然之氣的人便廢然而返，氣之不可不養如此。而何以養之？還從義生。行義又要集，非可襲，襲就是助的心腸。「集」有，「有」字要看一椿不義也禁不得。「有」字原不放一點空，政爲不如此則餒。告子兩無求，就是外義，正便要助，勿忘只槷説吃虧，原多在助，較論處自明，知言精神在兩害上，而「生心」二字是悟頭，尋出言的根源，纔照出言的下落。天下大害，只在言上定奪，誰知口舌中偌大干係！夫子「不知言無以知人」，就是杜禍本、塞亂源的本領。「不動心」，真少此學問不得！奈何説「不得於言，勿求於心」，養氣離不了心，知言離不了心，萬法同從心生。此章前邊尋「不動心」把柄，拿的原穩，以告子襯自家，稍帶黝舍。後邊定「願學」宗主，瞅的原准，以尹、夷、堯、舜襯孔子，稍帶群賢。

從頭叙來到當下，衣鉢隱然矣。見知、聞知，卻須參詳。道性善者，孟也；願學孔子者，孟也。願學是學他時。蓋性之善政在此，非此不可言大成，而這個消息，豈可以偏見承之乎？眉批極是。見知都得兩人，政爲怕拘一人之見，或見不全也。各就所見以爲道，便有未盡。見的未到，則傳的便偏，豈不誤聞知者乎？孟子之後有周、程，有朱、陸，人知周、程之同以傳道也，而不知周，程亦自不同，明道、伊川亦自不同，特以師生兄弟未分門户耳。人知朱、陸之不同也，而不知朱、陸未嘗不同也。八字着脚，真實理會做工夫者，南渡以後惟此二人。

其不同者，各有所着力，同一爲道也。妙在有陸而朱乃不偏，孔子之道大明于天下。見知越信，該得兩個，前邊各有兩個，見知一定，道同一定，見未必盡同，若盡同，便只該一個，不消並舉兩個。眉批 吕新吾云：「明道在朱、陸之間。」伯順曰：「有陸而朱乃不偏。」此處正可參會。于朱、陸之間，見明道之學術。于稱明道在朱、陸之間者，見新吾、伯順之學術。

公之死也以節著，恤刑郎胡向化疏云：「善繼生爲理學名臣，死以封疆殉節。」人謂足見公。而予四十年交公，知公之志，知公之學。當鄉薦以前，定交楊忠愍祠下，固慨然有殺身不悔之意。即登第後，遺周忠介詩云：「寰中第一非吾事，好向椒山句裏尋。」猶津津以節義共勵。至榆關四載，出入戎馬之場，病苦死生只家常事，故能全體通靈，朝聞夕可。孫高陽哭公云：「予向覘伯順之一窮通，齊得喪，忘毁譽，渾成虧也。今乃親覘其不二死生乎！」此言蓋得于目擊心識之餘，意密神傾之後，公真聞道之士也。夫公嘗謂予曰：「學問最怕有攙和夾雜，以富貴利達之心而飾爲道德仁義之事者，此不必言。同一忠也，而子文與比干異。同一清也，而文子與伯夷異。正爲其有夾襍耳。聖門顏、曾真道德，果、達真功名，各有本色，不必攙和。此孔子所以惡鄉愿而思狂狷也。」

吕忠節公維祺

維祺，字介孺，河南新安人。父心學有隱德，以孝稱里閈。維祺爲諸生時，即毅然以聖賢自任。登萬曆癸丑進士，授山東推官，以孝弟感民，民爲之化。擢吏部郎，清餽遺，謝囑託。當熹宗未正位，人心匆定，先請見于慈慶宫門，抗疏調護聖躬，近侍不許干預政事。旋予假省親，八年家居，立芝泉書院，與張抱初修明濂、洛之學。時天下方以講學爲諱，逆璫銜之，幾中危禍。推考功，矯旨另用。戊辰，懷宗御極，起璽卿，轉奉常。上防微八事，授南户部侍郎。清覈侵冒

以百萬計，任五年，餘餉可支三年，庾實不苦竭。授南兵部尚書，汰冗登勇，兵實不濫。復辟多士，立豐芑大社，講明正學。

未幾以父病乞歸，集郡士，立「伊雒社」，以守先待後自責。與王惺所、張秦宇、李虛齋、王文苑、孟守鍵、許松麓、劉澄遠諸人大會于正學書院，講太極《周易》，發明「致中和」之義。嘗述象山之言：「人不可以無學，猶魚不可以無水。賦人之形，而不求盡乎人之道，虛生浪死，其在富貴者，適足以播惡遺臭。」戊寅，流寇詭撫，當事者議安置河汝，人心洶洶如沸，維祺力爲挽止。冬十二月，賊勢猖獗，侵窺河雒，率家人分守北城，罄家貲勞軍士。辛巳正月十九日，賊抵北城，縋家人，殺十餘賊。次日西城忽潰，諸子以無守土責爲言，維祺曰：「受國深恩，與城存亡，義無可逃。況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賊至被執，曰：「非呂尚書耶？稔知公善，當謀出。」維祺艴然，賊遂掖出城門。賊首曰：「呂尚書今日請兵，明日議勦，何逼人大甚？」維祺厲聲罵曰：「恨無兵馬殺汝狗彘，事至此，止有一死。」賊令之跪，罵愈厲，北向拜闕，西向拜父母，與福藩同被殺，觀者皆相視流涕。維祺嘗言：「一生精神結聚在《孝經》，二十年潛玩躬行，未嘗少怠。」每論孔、曾相傳，得力于戰兢十二字，故曾子易簀，示門人曰：「吾知免夫。」非謂免于毀傷，蓋戰兢之心，死而後已。嘗疏進《孝經》，請頒學宮。所著有《孝經本義》、《或問》、《大全》、《存古篇》、《明德堂集》、奏疏、《音韻日月燈》行世，嘗作《石隱先生傳》以自況，學者稱爲「豫石先生」。眉批 有真學問，自有真事功，真節義。

敬陳堯、舜疏

【眉批】望皇上爲堯、舜，望諸大臣共輔君爲堯、舜，真可謂以道事君之大臣。

爲敬陳堯、舜之道，願皇上純聖學，懋聖德，熙聖治，以恒保泰運事。恭值鳳曆復頒，龍德恒耀，正三載熙績時矣。廷臣當無不因時效忠，而微臣此疏，直欲皇上爲堯、舜。或曰：「皇上方皇皇時艱，言堯、舜迂矣。」不知臣非緩言時艱，謂爲時艱者，正須從爲堯、舜做起耳。皇上英明天縱，既可爲堯、舜，若一片憂時苦心，豈欲爲三代以下主，亦豈欲爲漢宣？正欲爲堯、舜者也。惟是有君無臣，往往負皇上德意，即老成忠悃，亦苦泰交難洽，則所以提轉一世之精神，躋之唐、虞，還在皇上。夫堯、舜豈皇上所難爲哉？只就向來所皇皇者而尋其源，提其要，即是矣。故莫如純聖學，懋聖德，熙聖治三者而已。

今聖學何嘗不純？然學不如堯、舜，非純也。堯、舜之學，其要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我皇上試思何爲人心？何爲道心？何爲道心中之人心？不但聲色當遠，宴樂當節，御宦官宮妾當嚴，即舉念在道。而有所偏喜，有所偏怒，有所自用，有所執而不化，亦屬人心。願皇上時時提醒此心，常使虚明活潑，尤時時與賢士講論不輟，以涵養心性，消融意見，是爲不雜而精，不二而一，不怠不亢而執中，然則皇上之學一兢業矣。今聖德何嘗不懋？然德不如堯、舜，非懋也。堯、舜之德，雖欽明濬哲，不敢自滿，尤必詢事考言，闢門達聰，何虚受也？皇上聰明神聖，天下莫及，然愚者不有千慮之得乎？聖人

不採狂夫之言乎？舍己樂取，尤見大聖人之無我。其心愈虚，其德愈廓，然則皇上之德一動華矣。今聖治何嘗不熙？然治不如堯、舜，非熙也。堯、舜之治，其大者不過宅揆播穀，若二十二人時亮天工，是爲急先務，急親賢。皇上綜覈名實，加意富强，急誠急矣，第恐以一人聰察，欲事事核，人人督，如理紛絲，愈急愈結。我皇上何不以擔當責政本，以勞怨責部院，以地方應做事責督撫，量才而策，按程而課，必于先務大綱領處急提挈之，必真知其賢，急親任之。所謂任一人足領袖千萬人，提一事足該括千萬事，此也。如慮賢實難知，不曰「忱恂遠佞」乎？不曰「善好不善惡」乎？不曰「國人皆賢，然後察而用」乎？然則皇上之治一巍蕩矣。聖學純，析理愈精而不惑；聖德懋，取善愈大而不争；聖治熙，天行愈健而不息。

我皇上清明在躬而不邇不殖，推心置腹而勿貳勿疑。至于爲閣臣者，當任天下之重，篤納牖之誠，厚回天之力。爲大臣者，當鑒覆轍之伏戎，思盡瘁之篤棐。爲群臣者，當各修職業，共破藩籬。勿規利開牆，勿占風轉脚。上下交儆，如五味相濟，如同舟遇風。而又申明正學，激厲廉恥，使人人各發良心，視爲君父如爲官，視國事如自己家事，方且拔茅以孚其志，包荒以大其容，朋亡以涣其群，戒隣以防其富，勿用師以消其吝，如是有不上下交而志同者哉？有不裁成輔相食福元祉者哉？乃知皇上必不可不爲堯、舜，諸臣必不可不致君堯、舜。底三載庶績之熙，基萬年有道之曆，在此日矣。臣願皇上思臣非堯、舜之道不敢陳者，非迂也。

孝經本義序

《孝經》繼《春秋》作，蓋堯、舜以來帝王相傳之心法，而治天下之大經大本也。此義不明，而天下無學術矣；學術荒，而天下無德教矣。眉批 孝之外無學術，無德教，故堯、舜之道盡于孝弟。孔子亦曰：「吾行在《孝經》。」曾子體受歸全，乃所以傳孔子也。爲聖、爲賢、爲儒，離此一字不得。❶ 韓愈有言：「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而不言是爲何物。程子曰：「傳孔子之道者，曾子一人而已。」而不言所傳何事。《孝經》非孔子之傳曾子者乎？今夫天地渾然氣耳，而天地之性存焉，元氣混沌，孝在其中。父子之道，天性也。性之德有四，而仁爲長。大倫有五，而仁之于父子爲切。人之行有百，而孝爲原。大哉孝乎！天不得無以爲經，地不得無以爲義，人不得無以爲行，帝王不得無以治天下國家。昔者堯之時雍，本乎親睦；舜之風動，本于克諧，以至三代聖王莫不以孝爲治天下之本。

世衰道微，大義日晦，孔子欲以此道治天下，而道不果行，乃作《孝經》以傳曾子，意者謂堯、舜以來相傳之心法與治天下之大經大本，不可一日不明于天下後世。而曾子篤實有孝行，故傳曾子。以遞傳于今，其意與《春秋》相表裏，乃或火于秦，紛于漢、唐，僞于炫邵，黜于安石，于是訓詁家各出所見，非狃承學即争竄易，不然亦祇于家庭問視之一節求之，而不知其爲帝王相傳之心法與治天下之大經大本，遂使本旨大

❶「一」，原作「孝」，據康熙六年本改。

義愈不明於天下後世。而明王之治罔聞，富强刑名之學競起，邪慝禍亂之作交熾。嗚呼！有如天子躬行此道于上，公卿輔之以教諸侯大夫士庶人，即堯、舜之時雍風動，豈在遠哉？惜乎！徒託之空言而不獲實見諸行事也。是故孔子自言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夫五經不可無《春秋》，猶法律之不可無斷例也。《春秋》不可無《孝經》，猶洪水之疏瀹決排不可不歸諸海也。子輿氏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孝經》成而察於天地，通於神明，光於四海，其道一也。」大哉《孝經》乎！參兩儀，長四德，冠五倫，綱維百行，總會六經，繼二帝三王之統以傳天下與後世，然則堯、舜之傳是孔、曾之傳，宗其物事，蓋可思已。

昔元隱士鈞滄子嘗言：「聖人之經安得竟廢不行，五百年必有明王在上興起振作，表章是經。」【眉批】鈞滄子何人，乃有此段高識遠見也。今天子天縱大孝，同揆堯、舜，而拳拳論士人習《孝經》。以宋黜《孝經》之年計之，適符五百之期，豈非天哉？愚不敏，學識淺昧，猥以沈潛淹貫有年，乃敢折衷羣言，竊取大義。蓋欲發明孔子傳堯、舜以來相傳之心法與治天下之大經大本，而不規規於家庭問視之一節。或於孔、曾傳孝之本旨大義不甚剌謬，而於經文一字不敢移易，慎之也。誠躬逢聖天子，特加意表章，頒之學宮而躬行於上，以明教化於下。由是大意明而學術正，學術正而德教興。天地之氣，吾之元氣；天地之性，吾之至性。堯、舜之親睦克諧，吾本也；堯、舜之欽明温恭，吾本之本也。則凡古明王之以孝治天下者，其仰參天經，俯察地義，幽通神明，遠光四海，

皆不越因心得之，而又何屑乎富强？何繁乎刑名？何憂乎邪慝禍亂？明乎此而帝王治天下大經大本與其所以相傳之心法，庶不晦於天下與後世，而學者之從事於孔、曾之傳者，亦可以知所本矣。

與蘇抑堂

天下萬世所以常存而不毀者，只爲此道常存。此道之存，人心之所以不死也。使人心而死，則天地之毁也久矣。人人心不死，而人人未能操存之，便厭厭無生意，所以持世之人力爲擔任，將一副精神盡用之于此道，而卑者祇役役於富貴功名，意見蹊徑，其高者又復耽入于懸虚，以爲道更有在也。不知此道至平至易，見前即是，轉擬即非，即入世之中亦自有出世之法，非必盡謝絶人世而後爲學也。眉批 學只在事上學。世不難於出而難於入，出而不入，出而乃欲入，此幻與僞之爲也。入而能出，此吾儒學問之所以異於二氏也。

年兄云：「即今亦自可學。」誠哉，即今亦自可學也。弟有聯云：「人只此人，不入聖便作狂，中間難站脚。學須就學，昨既過今又待，何日始回頭？」故曰纔説姑待明日便不可也。眉批 學須就學，不容姑待。自古聖賢，何人不由學問涵養？而必曰生知云云，則自棄甚矣。只要認定一路，一直硬肩做去，日新不已，即吾儕自有聖諦。彼程、邵諸先覺非人也乎哉？彼何以與天地不朽，而我輩空没没也？思念及此，有不愧汗浹趾者豈人哉？然年兄之所以遲疑於其間者，得無謂今天下講學者多僞也？不則謂講學與不講者多分一畛域，恐吾涉于一邊？噫，

豈其然哉！

講學之僞誠有之，然真者必於此出，以其僞而廢真，何異於因噎廢食。且天下之貪官纍多也，未聞以廢仕進也。至於講學之家多分畛域，亦自有説。吾只見得吾身，非此無以爲人，安身立命的的在此，任他風浪起，我只不開舟。即有炙手可熱者，吾不顧焉。即鐫黨人碑，吾不易焉。世自有世之講學，吾自有吾之講學，所謂天淵懸隔者也。今天下禁講學而學會日盛，學會雖盛，而真實在此間做者甚少。弟之修復孟先生會，原自修復，不沾帶世間一塵。近日敝邑及隣邑遠近之士，覺彬彬興起，今世風之壞也久，而人心日不古矣。以年兄之識力辨此最易，如有意於此，固無事遲疑。孟子云：「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眉批】可謂熟心于學矣，故能成就一個完全男子。《存古篇》未知可行否？彼中君子亦可共訂此否？頃馮少墟有字，亦拳拳於年兄。即今可學，學只在今。德不孤，必有隣。吾兩人於此，終其身焉而已，當自各有會心處，悠悠世路，不尋此出頭一着，終於草木同腐朽老牖下而已。敬與年兄商之。

與友人

天下第一等事是何人做？天下第一等人是從何事做起？可惜終身憧憧擾擾，虛度光陰，到雨罷庭空，風過花飛時，究竟攜得甚物去？以此思之，何重何輕？何真何幻？何去何從？自有辨之者。然而眼界不開，由骨力不堅；骨力不堅，所以眼界愈不開。以此思之，學問下手處可味也。而世往往目學問爲僞、爲迂，某謂世之學者

豈無僞哉？而真者固自真也。以僞爲非，去其僞而可矣。至於學問不足經世，又何學之爲？以此思之，學力、事業非兩事也。眉批 學術原以經世。某只於此心確然有不可拔處，而於道則罔聞也。吾丈聖賢之心而豪傑之才，願相與勖之，亦願時時有以教我。

答問一則

弟維祜問：「講學爲人所非笑，何以處之？」曰：「講學不爲世俗非笑，是爲鄉愿。講學不到使非笑我者終心服我，是爲鄉人。講學必別立崖岸，欲自異於世俗，是爲隱怪。講學不大倡其道於天下後世，以承先啓後自任、以爲法可傳自勵，是爲半途之廢。」

從來談學者非僞即迂，無怪乎人以此訾之也。果能盤根錯節而無棘手之時乎？果能闇室屋漏而無疚心之事乎？如其不能，則不免于迂與僞也。不學鄉愿，不爲隱怪，不廢于半塗，此足見豫石之學矣！

理學宗傳卷之二十四終

理學宗傳卷之二十五

容城孫奇逢輯　門人孫立勳同編
李　滋
鍾國士

明儒考❶

孟雲浦化鯉

化鯉，字叔龍，河南新安人。兒時嗜讀《小學》，十三讀《易》，旁通經史。十七補諸生，慨然以古道自任。聞西川猶先生倡道淑人，❷往師事之。讀《擬學小記》，曰：「濂、雒真傳具在是矣。」凡西川所言，手自籍記。尋貢入成均，與孟我疆以道義相砥礪。舉鄉試，例同年具呈坊價，公瞿然曰：「吾輩方將起家清仕路，抑奔競，乃先行請託耶？」獨不列名。及偕計，有司以故事徵驛遞路費，皆峻卻不受。成進士，授南户部主事。時相欲致公爲重，終不往謁。官户部，榷河西務，惟與士民講六諭，發明正學。行之日，士民肖像祀江干。奉命賑江南山左饑，全活無算。兩執親喪，一準古禮。起復補稽勳，歷文選郎。公一意孤立，雖貴要不少狥，内外率側目視。會張可庵楝以都諫建言國本謫，公疏起之，遂忤上意，調外。尋以中外力救，削籍歸。以恬淡古樸爲里俗先，所至人多化之。公精神强毅，每漏下五鼓，即起課諸子弟，夜分咿唔不倦。所著有《尊聞録》、《讀易寱言》、《諸儒要録》、《理

❶「考」，原作「者」，據康熙六年本改。
❷「猶」，《明儒言行録》卷八作「尤」，是。

學功臣言行》、《名賢卓行》、《文集》行世，學者稱「雲浦先生」。

書

答馬子厚

辱過許，且問及孟子所論「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間」，竊意子厚必以天地間如許其廣大也，人於其中藐乎小耳，胡能便以是氣塞之？然此理易簡，實無可疑。夫人者，天地之心，而人之心則即浩然之氣。浩然云者，感而遂通，不學不慮，真心之所溢而流也。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順，是故愛親敬長，達之天下；怵惕惻隱，保乎四海。愚不肖夫婦之與知與能，察乎天地者以此。君子居室，言行之加民見遠，動乎天地者以此。其功在于必有事，其機在於集義。集義者，即乎心之所安。不學不慮，感而遂通者也。時時即心所安，是謂時時集義；時時集義，是謂時時有事；時時有事，是謂時時浩然；時時浩然，是謂時時爲天地立心，是謂時時塞天地。緣天地間本如是其廣大，亦本如是其易簡。夫豈無是理而孟子故爲是强合而侈論哉？

子思作《中庸》，論配天配地，不外至誠，論盡性必曰「與天地參」。以至孔子翼《易》，所云「廣大配天地」與夫「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之言，皆是物也。其它千經萬典，無非此意。孟子受業子思而願學孔子者也，「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間」之論，正與《易》翼、《中庸》之指相發明。乃或者知氣塞天地而不求諸

心，知求諸心而不本諸集義，心非真心，氣非浩然，欲希天地我塞，難矣。

責善説

化鯉賦資愚下，蓋嘗望吾黨箴砭以蘄進修，顧德業進難而退易，友朋諛易而規難。獨居深念，隱隱若有從傍譙讓之者，因悟邇日勸戒泯然，心甚懼焉。古德云：「士有争友。」又云：「切切偲偲。」故願吾黨無棄我也，作《責善説》。

學問之道在爲善，切磋之益在朋友。朋友而不以善相責，則相率日趨于非而莫覺矣，何以學爲？孟子曰：「責善，朋友之道也。」是義也始非不諄諄，吾黨乃比來非漫譚則溢譽，卒忘其所謂責善者。夫士無教友則失聽，諸君之不吾責，是無教也。予將安聽者？意予于學浮慕，寡遷善之實，聞言乏聽受之誠乎？何終日羣居不相開也？今夫善也者，天之命人之性，吾心之本體，固不以有朋責否爲存亡。然芝蘭從化，蒼黄由染，則夫法語巽言提撕之使不怠，謂非朋友可乎？昔田晝取士所當爲，責志完之自滿。修史，史官職也，人禍天刑，昌黎之謬，是以見貶于柳州。季路好勇，顔淵諷以「盍慎」。吴公閔顓孫意氣過高，歎曰「未仁」。卜子罪天，忘自罪也，子輿怒而數之，而離索之慨深以長。彼二子三賢，豈故招其友之過爲名高？要不忍見同袍未善，是故翦拂之、覺呼之，用致責望之意。假令當時亦若吾黨，詎不稱緘默慎重，然所貴爲人友者安可如是？鯉也上之不敢擬聖門之彦，次之不能同文章節義之流，固不足齒收，然吾黨則有顔、曾、言、游、

田、柳之任，乃今久矣不聞切磋，德日益隳，慾日益積，問學日益荒墜，人之視予也，謂諸君爲何如人？ 語云：「不知其地，視其草木。」予之不德，是亦地之恥也，吾黨鑒之哉！

雲浦之學，從統宗處理會，其魄力自大。孔、孟演虞廷之傳，周、程續之，大極識仁，便是一貫集義大宗旨，只此數言盡之矣。主腦不清，文辭繁多，終是曲儒。

孟我疆秋

秋，字子成，山東在平人。嘉靖乙巳，年二十一，聞其邑宏山張公講王文成「致良知」而大悅，於是執弟子禮。隆慶己巳，膺恩選。督學爲安成鄒潁泉善，而太平周訥谿怡亦僉憲東土，兩公講學會城。秋雖諸生，多所問辯，且發明天地萬物一體甚透，兩公稱其不凡。既入太學，與孟雲浦鯉爲友，鼓集天下有志之士講天仙庵。嘗試心及未發之中二論，館師奇之。庚午，舉順天鄉薦。辛未，登進士，授昌黎知縣。昌黎經兵燹大創，民多逋竄。秋極力安集，盡除夙弊，復置火器鎗仗，教民防衛。未幾，復業者千三百餘家。嘗行部，見盲廢無依者，惻然收而養之，隣邑皆至，則寓書其尹爲之養。有謂迂，秋曰：「我非渠父母耶？」六載爲令，未嘗廢講。轉大理評事，入都盡絶獻贄，亦峻卻人餽遺，惟留情平反。暇則集所知談學靈濟宮，雖以是見嫉於人，然名亦以是著。調兵部職方主事，管山海關。關實重地，公譏察有法，關政肅然。職方郎中某銜其形己，問言於政府，以京察當外調，衆譁然不平。公怡然安之，遂乞致仕歸。里居研窮聖賢蘊奥，有灑然自得意。以撫

按交薦，起刑部主事，官號閑曹，日惟揵户力學。有同志驩然講究，人人興起，公以斯道自任，惓惓接引，人咸謂東魯復有孟子焉。改尚寶丞，奉命祭衡府，便道入里。東撫軍李戴訪公安平，對談白宿寺三日。請訂《明儒經翼》，公去踳駁，録其善者，附以己見，李公特梓以傳。

生平好學，一息不懈，其言曰：「自古聖人朝乾夕惕，寧肯閑過？」斯其所自體驗乎！遷尚寶少卿，卒。孟雲浦曰：「先生自弱冠，從師問友，至蓋棺，如一日。其力行斯道，若饑之於食，寒之於衣，期於精詣自得。」其仕也，舉世尚同，獨出手眼，非有遯世不見是而無悶之德，欲以聲音笑貌爲之，能乎？以故歷官十九年，蕭然寒士。其與人游也，不令人嫉，亦不令人譽。譽之不加喜，嫉之則反修而無愠。其貌魁梧，舉動端肅，見者起敬。當昌黎入覲，同衆尹見楚侗耿公，公獨揖先生，留曰：「君何氣象之出羣乎？」扣其學，因與定交。其爲詩文闡繹心得，不事鏤雕鞶帨，凡所著述必有發明。

語録

論心曰無方無體，凡耳目視聽一切應感，皆心也。指腔子内爲言者，是血肉之軀，非靈瑩之天君矣。

論未發之中，不外發而中節之和，曰天道曾有一刻不感時？地道曾有一刻不應時？人心曾有一刻無事時？一刻無事，是槁滅也。故時時必有事，亦時時未發。未發云者，發而無發之謂，非可以有感無感論也。

克己復禮，自宋大儒皆以去欲還理爲解，先

生曰：「若是，則原子克伐怨欲，孔子何以又不予其仁耶？蓋孔、顔合下便在復禮上用工，所謂源潔流清也。故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答論學書云：「道之不明久矣，自聖學不傳，而性善之旨日晦，入聖無門。人是其見，雖盡力洗滌，不過渣滓尚在，以故終身盤桓，只在改過間。就其所造，僅以儒賢而止，皆由克去人欲、復還天理之説誤之也。人欲無窮，去一日生一日，去一年生一年，終身去欲，終身多欲，勞苦煩難，不知何日是清淨寧壹時耶？來書云『有病不得不服藥』是也，有人於此養其元氣，保其四肢，血氣和平，雖有風寒暑濕，不得乘間而入。使不保元氣，藥劑日來，則精神日耗，邪氣日侵，因藥而發病者，日相尋焉，終身病夫而已，豈善養身者乎？來書又云『必有主人，方可逐賊』，此可就家有多積者言耳，愚意不然。布帛可以足衣，菽粟可以足食，家無長物，空空如也，吾且高枕而卧，盜賊自不吾擾，又何用未來則防，既來則逐之乎？此兩喻者，乃志仁之説，無欲之證也。」

鄒忠介元標

元標，字爾瞻，江西吉水人。萬曆丁丑進士，初第時，疏劾江陵奪情，廷杖謫戍，自是直聲震天下，兒童婦女皆知其姓名。江陵敗，擢吏科給事中。復以建言降南京刑部照磨，歷兵吏二部主事、吏刑二部員外、刑部郎中。罷官家居，建仁文書院，聚徒講學其中。光宗即位，起大理寺卿。天啓初，陞刑部右侍郎，至今官。時先生望益高，天

下仰之如泰山喬嶽，而副都御史長安馮公亦以講學名重一時。先生與共建首善書院於京師，於是邪黨競相訾議，先生疏辯，尋告歸。亡何，卒。卒後璫禍始烈，仍削官追誥命。烈皇御極，贈官太子太保，謚「忠介」。

先生之學，大中至正，不偏持一說，而主於自得，歸之實詣。嘗作《許敬庵祠堂記》曰：「自朱、陸分馳，步趨朱氏者嚴關楗，飾藩籬，人無得而間之。而或病其隨事格物，未免棄内狥外之弊。河津餘干，確守其說，至新會陳氏悟自然之宗，餘姚王氏發良知之旨，大抵宗象山。而王氏雄鋒朗暢，足以發抒其藴，於是學者盡宗新學。顧其弊也，乃至闊略躬行。吾謂學無可見，見之於行。敬庵恪守先程，方正篤實，其不必與餘姚合者，乃其有功餘姚也。」

《陽明祠堂記》曰：「余讀先生格物之說，謂格其不正以歸於正，戒懼慎獨之語，謂本一體工夫，非有二事，恍然會心。先生倡道當時，如清風披拂，學者各得其性之所近，於世亦各有補。獨怪夫萬物一體圓融無礙之說倡，而學浸以僞也。夫先儒之一體也，合天下以成其身；後儒之一體也，借天下以濟其私。先儒之圓神也，本之方以直；後儒之圓神也，流於詭與隨。藉口交道接禮之說，無論宋、薛、齊，七十、五十、百鎰，皆可受矣。藉口委曲行道之說，轍環列國爲是，不脱冕而行非矣。藉口獵較猶可之說，和光同塵爲是，先簿正祭器非矣。藉口中庸之說，鄉愿德賊，味道摸稜，皆所不計矣。藉口泛愛衆之說，孔子不必瞰亡於陽貨，孟子不必示默於王驩矣。流弊至此，夫豈先生之教使之然哉？」

又嘗答友人曰：「學問中一段機權詭

譎之術，先賢決無此家法。」又曰：「學人不可先橫一是非同異之心在胸中，惟當自參自悟，久之自不言而喻。」又曰：「世多虛談害道者，皆由實學者鮮，不足以轉移之。若實學者多，則虛者自消。」

先生之學非淺儒所能窺，觀其言論如此，可以知先生之自得矣。先生少以威稜氣節著稱，已而投荒萬里，家居三十年，涵養銷融，歸於沖粹。嗟乎！先生可謂近代之醇儒矣。所著有《存真集》、《願學集》及《奏議》若干卷，詩多疏直平淡，亦儒者之風。學者稱爲「南皋先生」。

語録

先生講學於首善書院，曰：「都城二百六十餘年，今見此會，諸友莫看得是偶然。古人有一日不悟一月、一年不悟十年者。」因舉「歲寒松栢」句，人各解説。先生曰：「爲人要辨一副松栢的骨，若骨是桃李，饒會熬耐，終然凋謝。諸友各各諦審：人身中如何是撼不摇、吹不折、火不焚、水不溺、古今不動的？」

世人相見訴窮，便是貪欲影愰，這「窮」字斷送了多少豪傑！試看先輩赫赫者，大段窮人，如何他便耐得，今人便不耐？此處不可不思。

答吕新吾云：「足下終日省過，僕竊謂吾儒之學有大頭腦，頭腦既定，譬之大將威望有素，小小奸宄亦自滅息。若終日在過上盤桓，是破屋止賊，滅於東而生於西，終不能禦賊，枉費精神耳。陸子、陽明、白沙三先生，僕方奉之爲指南，足下欲僕東之高閣，是欲僕適越而北轅也，不敢聞

命。三先生書，商量處頗有而欲棄之，余不得其故。足下云極喜濂溪、明道書，僕竊謂三先生直接列聖之統，而與周、程比肩者也。若於三先生未信，必其於周、程未深信耳。」

答方鳳軒云：「足下來云：『肩頭要樹得起，脚跟要跕得定，口頭要守得定，心腸要洗得浄。』僕則以爲只在一處做功，吾儕頂天立地，只靠得一箇心。心腸一浄，肩頭自樹，脚跟自定，言語自定。子輿氏曰：『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之謂矣。不然，千派萬路，應酬之所撼震者無窮，而功夫之所料理者有限，顧此失彼，其將能乎？此集義、義襲之所由分也。」又曰：「學以培養天地元氣爲主，若自己身上做得光潔，於他人身上全然不管，此於世間稱好人，而元氣亦薄矣。説『明德』便即説『親民』，一民失所，引爲己責，古人往往如此。有志世道者，幸進此一步，則福氣更無量。」

劉念臺宗周

宗周，字起東，浙江山陰人。萬曆辛丑進士，歷官工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學者稱爲「念臺先生」。所著有《學言》三卷、《聖學宗要》、《古易鈔義》、《人譜》諸書。傳嗣補。

劉宗周傳[1]

劉宗周，字起東，號蕺山，明浙江山陰

[1] 此傳原無，光緒六年浙江書局本在卷首《義例》後補入，今移至此。

人。幼從學章穎、許孚遠，繼入東林書院，與高攀龍輩講習。馮從吾首善書院之會，宗周亦與。萬曆二十九年成進士，選行人。時有崑黨、宣黨與東林爲難。宗周上言：「東林，顧憲成講學處，高攀龍、劉永澄、姜士昌、劉元珍皆賢人。于玉立、丁元薦較然不欺其志，有國士風。諸臣摘流品可也，争意見不可；攻東林可也，黨崑、宣不可。」黨人大譁，宗周乃請告歸。天啓元年，起儀制主事，累進太僕少卿，移疾歸。四年，起右通政，是時魏忠賢逐東林且盡，宗周復固辭。忠賢責以矯情厭世，削其籍。崇禎元年，起順天府尹，都中政令一新，挫豪家尤力。閹人言事，輒不應，或相詬誶，宗周治事自如。武清伯蒼頭毆諸生，宗周捶之，枷武清門外。賙恤單丁下户尤至。居一載，謝病歸，都人爲罷市。八年，内閣缺人，命吏部推在籍者，以林釬及宗周名上。詔所在敦促，宗周固辭，不許。明年正月，入朝，上迁其言，命林釬輔政，授宗周工部左侍郎。乃以近日弊政反覆言之，上怒。尋諭以大臣論事須體國度時，不當效小臣圖占地步，盡咎朝廷。其秋，三疏請告，上允之。行至德州，上疏詆首輔温體仁，上大怒，體仁又上章力詆，遂斥爲民。十四年秋，吏部闕左侍郎，廷推不稱旨。上謂劉宗周清正敢言，可用也，遂以命之。再辭不得，未至，擢左都御史。十五年閏月，召對中左門，時姜埰、熊開元以言事下詔獄，宗周奏曰：「皇上方下詔求言，而給事中姜埰、行人司副熊開元以言得罪，下之詔獄。皇上度量卓越，知臣宗周累多狂妄，幸寬斧鑕。又如詞臣黃道周，亦以戇直獲宥，二臣何獨不蒙一體之仁乎？」上曰：「道周有學有守，豈

二臣可比？」宗周曰：「二臣誠不及道周，然朝廷待言官有體，即有應得之罪，亦當敕下法司定之，遽寘詔獄，終於國體有傷。」上怒曰：「朕處一二言官，如何遂傷國體？假有貪贓壞法、欺君罔上，俱可不問乎？」宗周對：「皇上欲問貪贓壞法、欺君罔上者，亦不可不付之法司也。」上大怒，曰：「如此偏黨，豈堪憲職？」遂革職歸。福王監國，起宗周故官，上疏陳時得失。明年五月，南都亡。六月，潞王降，杭州亦失守。宗周慟哭，曰：「此余正命時也。」門人以文文山、謝疊山、袁閎故事言者，宗周曰：「北都之變，可以死，可以無死，以在削籍也。南都之變，主上自棄其社稷，僕在懸車，尚曰可以死，可以無死。今吴越又降，區區老臣，尚何之乎？」絶食二十日而卒，年六十八。謚「忠端」。

宗周之學，以誠意爲主，慎獨爲功。嘗曰：「《大學》之道，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慎獨而已矣。意也者，至善歸宿之地，其爲物不貳，故曰獨。其爲物不貳，而生物不測，所謂物有本末也。」又曰：「隱微之地，名之曰獨，其爲何物乎？本無一物之中，而物物具焉，此至善之所統會也。致知在格物，格此而已。獨者物之本，而慎獨者格物之始事也。君子爲學，非能藏身而不動，杜口而不言，絶天下之耳目而不與交也。終日言而其所以言者，人不得而聞也，自聞而已矣。終日動而其所以動者，人不得而見也，自見而已矣。然則慎獨，人以爲誠意之功，而不知即格物之功也。」

越中之儒，自王守仁後，一傳爲王畿，再傳爲周汝登、陶望齡，三傳爲陶奭齡，皆沿良知之説，未免雜於禪學。奭齡爲因果

説，去守仁益遠。宗周憂之，乃築證人書院，與同志講肄。論者謂能闡姚江之緒言而救其流弊，學者稱「念臺先生」。所著有《論語學案》、《聖學宗要》、《學言》、《人譜》、《人譜類記》、《文集》。國朝乾隆四十一年謚「忠介」，道光二年從祀，稱先儒。

學言

情動而溢者，昏於性也。事過而留者，歉於理也。

處紛而不亂，在樂而不淫，吾以觀其養矣，君子哉！

人心不可一息藏殺機，看萬物遂生復性，各得其所，是何等氣象！

凡人一言過，則終日言皆婉轉，而文此一言之過。一行過，則終日行皆婉轉，而文此一行之過。蓋人情文過之態如此，幾何而不墮禽獸也？

《中庸》是有源頭學問，説本體先説个天命之性，則率性之道、修道之教在其中矣。説工夫只説个「慎獨」，獨即中體，識得「慎獨」二字，則發皆中節，天地萬物在其中矣。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先儒教人看此氣象，正要人在慎獨上做工夫，非想像恍惚而已。伊川謂不當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正恐人滯在氣象上，將「中」字作一物看，未便去做工夫，豈不辜負？昔日如温公念个「中」，伊川便謂他不如持戒珠。

《大學》是一貫血脈，不是循序工夫。今人以循序求《大學》，故謂格致之後另有誠意工夫，誠意之後另有正心工夫。豈正

心之後又有修、齊、治、平工夫耶？盈天地間皆道也，而歸管於人心爲最真，故慈湖有心易之説，太極、陰陽、四象、八卦而六十四卦，皆人心之撰也。聖人近取諸身如此，既而遠取諸物如此，大取諸天地亦如此，方見得此理。平分物我，無大無小，直是活潑潑地，令人不可思議。

人心徑寸耳，而空中四達，有太虛之象。虛故靈，靈故覺，覺有主，是曰「意」，此天命之體，而性、道、教所從出也。覺有主，是蒙創見。

理即是氣之理，斷然不在氣先，不在氣外。知此則知道心即人心之本心，義理之性即氣質之本性，千古支離之説可以盡掃。而學者從事於入道之路，高之不墮於虛無，卑之不淪於象數，道術始歸於一乎！

《示韓參夫》云：「力剗浮誇之習，深培真一之心。」又曰：「從聞見上體驗，即從不聞不見消歸。從思慮中研審，即向何思何慮究竟，庶幾慎獨之學。」

《題聖學宗要後》曰：「愚按孔門之學，其精者見於《中庸》一書，而『慎獨』二字最爲居要，即《太極圖説》之張本也。乃知聖賢千言萬語，説本體，説工夫，總不離『慎獨』二字。獨即天命之性所藏精處，而慎獨即盡性之學。獨中具有喜、怒、哀、樂四者，即仁、義、禮、智之別名。在天爲春、夏、秋、冬，在人爲喜、怒、哀、樂，分明一氣之通，復無少差別。天無無春、夏、秋、冬之時，故人無無喜、怒、哀、樂之時，而終不得以『寂然不動』者爲未發，以『感而遂通』者爲已發可知也。蓋止一喜、怒、哀、樂，而自其所存者而言謂之『中』，如四時之有中氣，所謂陽不亢、陰不涸是

也。自其所發者而言謂之『和』，如四時之有和氣，所謂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是也。由中達和，故謂之大本達道，只是一時事，所謂動静一原，顯微無間者也。中爲天下之大本，即隱即見，即微即顯。和爲天下之達道，即見即隱，即顯即微。故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獨之情狀於此爲最真。蓋獨雖不離中和，而實不依於中和，即太極不離陰陽而實不依於陰陽也。中，陽之動也；和，陰之静也。然則宋儒專看未發氣象，未免落於邊際，無當於慎獨之義者。故朱子初年不喜其説，久退而求之已發，以察識端倪爲下手。久之，又無所得，終歸之涵養一路。其曰『以心爲主，則性情之體、中和之妙，各有條理』，正指獨而言，而不明白説破。止因宋儒看得『獨』字太淺，『中』字太深，而誤以慎獨之功爲致中和之功故也。陽明子曰『良知即未發之中』，仍落宋儒之見。又云：『無前後内外，而渾然一體。』庶幾得之。第以質之《中庸》，往往似合似離，説『中』説『和』，無有定指。總之諸儒之學行到水窮山盡，同歸一路，自有不言而契之妙。但恐《中庸》之教不明，將使學慎獨者以把捉意見爲工夫，而不覩性天之體。因使求『中』者以揣摩氣象爲極則，而反墮虚空之病。既置『獨』於『中』之下，又拒『中』於『和』之前，紛紛決裂，幾於無所適從，而聖學遂爲絶德。故雖以朱子之精微，而層摺且費辛勤。以文成之簡易，而辨難不遺餘力。況後之學聖人者乎？因稍爲之拈出以俟學者。」

余從弱冠時，知嚮慕公，後王念尼從公遊，公亦知有余也。滄桑既變，始得其《人譜》與《改過三説》，輯入

《宗傳》。頊姜二賓序《學言》曰：「世儒好言本體，先生獨言工夫；多逞辭辨，先生率以躬行；崇尚玄虛，先生示之平實；先立同異，先生一以和平。真宋儒所謂造道之言，見道之言也。」公之引《宗要》也，其言曰：「孔、孟既没，越千餘載，有宋諸大儒起而承之，使孔、孟之道焕然復明於世，厥功偉焉。三百餘年，而得陽明子，其傑者也。夫周子，其再生之仲尼乎！明道不讓顔子，横渠、紫陽亦曾、思之亞，而陽明見力直追孟子。自有天地以來，前有五子，後有五子，斯道可爲不孤。」余妄臆以周子爲孔子之聞知，而顔、曾、思、孟其見知者也。以陽明爲周子之聞知，而程、張、朱、陸其見知者也。與公所見亦略相同。公之《鈔義》曰：「《周易》者，文王本伏羲畫卦而爲之繫《彖辭》，周公又繫《爻辭》而得名也，至夫子乃繫《彖傳》及大小《象傳》，則傳體也，合之皆得稱《周易》。然三家次第本是秩然，後人渾而錯之，遂令古文不傳於世。幸乾坤尚存古文之舊，今姑推其例以及其餘，一一爲之更定。」《繫辭》諸篇多發前人所未發。

陳幾亭龍正

龍正，字惕龍，嘉善人。從同邑吳志遠遊，遂及梁溪高忠憲之門。好研經濟，已而覺無所本，反求諸身心，曰：「學在是矣。」再過梁溪，見得着落在人倫，關鍵在存誠，推行在愛人。庚午元旦，聞雞鳴，胸中曠然無一事，自是悟生生之旨。嘗曰：「念念愛人，乃立德、立功、立言之本。」甲戌成進士，授中書舍人。戊寅正月，熒惑守心，公進「天心揆職」四疏。己卯，彗星見，公首應詔，言事天以恒不以暫，歸重寬刑、從諫二事。立冬，大雷電雨雹，公進「請正郊期」疏，會議竟格不行。辛巳，乞休，不允。壬午，感罪己之詔，復進三疏。是時西北墾荒之議起，蓋自百十年來議財議餉，皆知金錢，不復知五穀，大農蒿目，惟以加派爲策，致流亡日衆，田土日荒，饑殍盜賊盈天下。公疏陳其事，復著議，極言「金非財，唯五穀爲財；興屯不足以生穀，唯墾荒可以生穀；

起科不可以墾荒，惟不起科可以墾荒；五穀生則加派可罷，加派罷然後民生可安」。甲申正月，左遷南監丞，聞三月十九日之變，絶意世事，日閉門整輯遺書。所著《學言》、《政書》、《文録》，所輯《程子詳本》、《朱子經説語類》、《王文成要書》、《高忠憲遺書》、《三先生纂言》、《皇明儒統》等書。

學言

最初最簡最盡，一盡於太極，再盡於陰陽，三以下不能無遺矣。羲畫最盡，發揮其最初也。後聖有言，皆發揮於圖畫之後者也。故曰：「言不盡意。」聖人欲使反其初，觀其盡者。又曰：「予欲無言。」人心惟寂然不動，斯太極矣乎！寂無不藏，感無不通，彼空虛者，其以爲有，不能生陰陽、生萬物之太極也。【眉批】最初之意，不晦於無言，而晦於多言。

質無常存，氣無常分，開非始有，混非終無，有無從不相離，故不言二之。是以言之有無二，視天下之物無不二；人我二矣，心迹二矣，體用二矣，切而生死亦二，浮而得喪毀譽亦二，二之所從來遠矣。【眉批】有無不相離，一言已盡。

日無定中，月無定滿，人無定强，方至即行，長極即消，斯須不得留，留則有息矣。人形氣不得不衰也，心不得不自强也，形氣似月，心似日。【眉批】留則有息，君子所以貴自强也。

天地自不滿，生天地之中者疇能滿諸？山川無全吉，人形無全美，世福無全享，極之唐虞，不能使朝無孔壬，野無矜人。古今亦無全治，惟堯、孔心德居其全爾。不可全者物，而衆求之；可全者德，而莫之

求，惑矣夫。眉批 堯、孔居其全，❶亦準之於天也。❷

天授人性，其有形以後，天人疏而親、隔而通之際乎？天，主上也。人，臣庶也。性，職事也。奉職循理謂之忠良，曠厥職而朝夕致禮焉，明主聞之，以爲忠乎？媚乎？眉批 盡性乃所以事天。

惟聖希天，其詣近矣。念與天依，則自作士時已然。一息忘天，何以爲學？盡我當然，是爲合天自然。眉批 聖學本天。

止者心之常，艮背亦止，行庭亦止。靜者太極之常，生陰亦静，生陽亦静。主静者，艮止之義乎！心合於艮之謂太極矣。眉批 動静不相離。❸

心載性而宰身，然性視心則心奇矣，惟性最庸，故學不從心而從性。身視心則心微矣，惟身斯顯，故學不本正而本修。其從性也，照異端之病也。其本修也，坊百世之逃也。眉批 孟子道性善，《大學》修身爲本，是此定案。

無欲之謂聖，寡欲之謂賢，多欲之謂凡，狥欲之謂狂。用力寡之斯寡矣，其治本在敬。不用力寡之，則必至於狥矣，其病本在怠。眉批 儒者多主敬，其寡欲之謂乎？

返百慮於何慮，學問之道。不知其道，反益其慮。化有事爲無事，經濟之道。不知其道，反生其事。眉批 何慮、無事，元不易言。

聞道以無妄念爲候。妄念因于嗜慾，嗜慾因于有身。嗜慾無味，無足想矣。物物自然，無容想矣。忽若有見而念起不禁者，悟與？眉批 且從淡嗜欲始。

夢不可主，覺主之；死不可主，生主之。覺

❶「全」，原作「中」，據康熙六年本改。
❷「於天」，原作「全者」，據康熙六年本改。
❸「離」，原無，據康熙六年本補。

常惺，則夢常清矣。生無昏夢，則死不魂游矣。朝聞道，夕死可矣。不聞道而死，可乎哉？可乎哉？眉批 須從慊魂夢始。

了然生死之故，從而慎之，所以爲曾、孟者流。爽然生死之故，從而翫之，所以爲莊周者流。翫以求樂也，慎則何求？然而樂莫大焉！眉批 無時不宜慎，況當此際！

思誠者，自反之謂也。主於自得，不期誠而誠。主於得名，不期僞而僞。

天氣洋洋，灌爾肺腸，天光洞洞，入爾心孔。上不欺君，下不欺民，中不欺友，遠不欺後世，其皆本心之明乎！忍于自欺，無所不欺矣。罪莫重于壞人心，慝莫深於欺後世。眉批 天人不相離。

不信天則學無柄，小毀小譽，小得小失，目前相遇，莫不傍偟焉。

學至於惟有天知，則陟降於帝庭，與太極存矣。功至於惟有天知，則朝市屢變，傳家之事不變矣。一得焉恐人不知，微勞焉恐人不感，是誠何心哉？

無欲者，樂之原。有事者，樂之實。無求於世，亦復無事焉，其逍遥而已乎！自志學至於從心，日新日進，不知將老，何樂如之？去嗜慾，致吾知，力吾行，日異月不同，夫孰得而禦之？孔、顔之樂，蓋在斯也。求之曲肱瓢飲，可遂得其實事耶？無欲則無係，有事故有得。眉批 無欲自有事始。

凡人者，自爲一人而已矣，仁人者，天下之心。心覺一身之疴癢，仁人覺天下之疴癢。覺之故安之，未能安天下，且安目前；無安之之權，且使有權者動念於求安。安之心不可不自我存，安之績不必自我成。眉批 孔子不能安一時，而安萬世。

一窮士動善念，必有曲成焉。一達士動善念，必有弘濟焉。獨爲善者孤，使人爲善者裕。成人善事，功視己倍，動人善願，不可以數計。眉批 莫大乎與人爲善。

君有時而不事，民無息而不通，忠於君亦以爲民，故明明德而下不曰在忠君，而曰在新民。事君者，新民之一事。眉批 天立君，元是爲民。

與求志之人言，專主乎性，則通于外王。與事君之人言，專主乎民，則入於内聖。眉批 内聖外王不相離。

法今傳後，其與人爲善之心乎！天下法之，天下皆善人矣！後世傳之，後世皆善人矣！舜之所樂，其在玆乎！我可法，我可傳，則品尊而名貴，是雖有懿行，猶己私也，去鄉人幾何？憂不如舜，憂不能使天下後世同歸于善也，詎憂無舜之令名？眉批 善之量，堯、舜亦不能盡。

南唐辨士徐鉉使宋，藝祖擇訥樸一人往館伴之，鉉辨困氣沮，以拙詘巧，不亦深乎！孔子應陽貨，居然安受，不解所謂，聖人之阻奸也如此。君子自處用晦而明，用人則有時取其真晦者，明必不晦，晦而明，非至人不能。苟得真晦者，而慧辯遇之窮矣，知真晦之人有時可用，始信天下無棄人。眉批 以拙詘巧，知用晦之道。

司馬徽有言：「識時務者在乎俊傑。」天下先務，時時各異，孰爲大本？孰爲大端？遡觀往事，人所既爲，我則瞭焉。方當吾世，從何入手？而茫然不識者皆是也。眉批 孔子聖之時，是知時務。

取四三年來之治機，治今之天下，未必合者，而況遠昔哉！

知人之法，出於己者二，用於人者三。知言知天，出於己者；觀行觀眸子，察其所安，用於人者。然而分恒乍焉，聽言觀眸子，施諸乍者；觀行察安，施諸恒者。知天則其本，不知天則四者皆無所用。眉批 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聖門成法。

成心之去難矣哉！成心之害深矣哉！一懷成心，所觀得失皆不復中，非必愛之憎之也。力除愛憎，設爲虛衷，而成心隱隱據其中而主之，我自以不關成心也，其實推之不能去也。眉批 去成心，便是大賢。

雖有明智，譬之初聞，喜心必動，諫之驟入，拂念必生。方喜隨覺其諛，方拂隨辨其忠，則明智之異於人耳。聞譽不喜，聞過喜之，子路所以爲百世師也。每念若此，必也聖乎！眉批 喜覺諛，遜而求諸非道也；拂辨忠，逆而求諸道也。

孝者道德之統與！篤行孝弟，莫如堯、舜、禹、文王、周公；表章孝弟者，莫如孔、孟。《孝經》特爲一書，《魯論》猶稱孝不置焉，至孟子益津津矣。後賢道統相禪，詳説窮理居敬而罕及於孝，故必立《孝經》於學宮，舉士以孝弟爲首科，如兩漢故事，斯可以救弊而反本。眉批 愛親敬兄之念，畢竟不能澌滅。此處澌滅，乾坤毀矣。

堯、舜、文、周，皆身行其道者也；孔子，明道者也。學宮設師，師以明道，自唐文皇停周公，專祀孔子，不可易矣。世宗於殿中祀羲、軒六聖，而置周、孔二隅，孔子于學則師，非學宮則仍其爲臣，不可易矣。眉批 以明道爲行道，所以爲萬世師。

惟聖人能移運，然而聖人之生不生，亦運也。生而用不用，亦運也。未生聖，天爲主；既生聖，聖爲主。未用聖，天爲主；

既用聖，聖爲主。用則文經武緯在天下，不用則金口木舌在萬世。眉批有天地，少聖人不得。

立言有六禁：不本至誠勿言，無益于世勿言，損益相兼勿言，後有流弊勿言，往哲已言勿襲言，非力所及勿輕言。眉批犯此六禁者多矣。

古人俟我，我俟後人，皆以誠動，獨君民親友當世相對也乎哉！眉批宇宙是一家人，總在箇「誠」字上。

我與天下後世之感通，猶兩人相覿爾。我愛彼，彼亦愛我，否即覿面交疏。我惟見有身，天下亦烏知有我？鄉人之所以草木同腐也。我孜孜爲後世計，後世孰能忘之？聖賢之所以長生於人心也。

天下有不中庸之仁，于孔子之仁逃國見之。天下有不中庸之聖，于孟子之聖清和見之。然隘與不恭，孟子已自救其說。眉批聖與仁有不中庸處，所以謂孤詣。

有明之盛，道至醇深者，薛、高二子而已。薛子危而免，高子遂及，不以時耶？不以爵耶？宋六子其一不受爵，其五不居高爵。眉批惕龍獨推二子，未免失之隘。

國朝人才，自王文成而下，無若楊忠愍，養其身以有爲，六律可明可制。

問三楊，曰：「文貞德業最盛，孳孳爲民，無赫赫功，是足貴也。」弘治三臣，曰：「弇州記允矣。」周忠介，曰：「介矣哉！手縮銓衙，❶居不蔽風雨，田數十畝。其死也，則幾傷勇乎！其有耻，不與黨之心乎！規免而忠介，不免命也夫！」問楊忠烈，曰：「烈矣哉！然激寺禍者，夫夫

❶「衙」，《明儒學案》作「衡」，當是。

也。自昔狐鼠以格主去，以慧術去，有一疏顯攻之而去者乎？不去，禍斯烈矣。」眉批 評周、楊二公，亦不謬。

上士貞其身，移風易俗；中士自固焉爾矣；下士每遇風俗，則身爲之移。

堯、舜以來，只説「教」字，從不曾説着「學」。至傅説，乃極説個「學之益」出來。尼、思以前，只説「性」字，從不曾説着「理」，至孔子，方言「窮理」。孟子又云「心所同然者理」，説箇「理」字出來。此二字便爲千萬世宗主。眉批 「理」、「學」二字之源。

言生生，可以該沖漠無眹；言沖漠無眹，或反以晦生生。儘有恬静之士，談及民生利病，輒悄然不顧，非惟不顧，且將阻人，蓋其恬静中與世間痛癢全相隔斷，豈知所謂沖漠無眹，正欲於一相不立之處，體認出萬物一體端倪耳！若人我隔絶，則其養高習静，反隱隱養成一段殺機，古來那有此胡越學問？今日言學，只提個「生」字。眉批 以生生明宗。

學者須得爲萬世開太平意思，方是一體，方有隱居工夫。不然，一生巖居川觀，豈便無事可做？但云獨善其身，亦覺與世隔絶，須識獨善中原有兼善事業，但目前不甚著明，只觀百世而下，所法所傳，總是堯、舜、仲尼意思。眉批 獨善、兼善，俱是爲萬世開太平。大行窮居，當時事業略有分別，久久決無分別。有分別之日短，無分別之運長。念頭從萬物一體處起，工夫只在修身。「天地之大德曰生」，「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此二語是孔、孟提出道學大原，恐人不知如何用力，所以又説「明明德」許多條目，然只看「欲明明德於天下」一句，

已將念頭工夫合總説完。眉批 體大而功專。❶
後世學問不本諸好生之心，許多清高静寂、長厚儉樸，一切盛德芳名，都只從一身上起，縱做得完完全全，無些子破綻，終非知道。無他，念頭起于自身，工夫反在外面，總只顛倒了。

「心不踰矩」，「心不違仁」，惟孔、顔同「心」。「不如丘之好學」，「有顔回者好學」，惟孔、顔同「好」。「疏水」、「簞瓢」，惟孔、顔同「樂」。「惟堯則之」，「知我其天」，惟堯、孔同「天」。孔子仰乎者惟堯，下乎者惟顔子。心、天、好、學四字，更不及他聖他賢，此是《論語》中密藏。眉批 人人讀《論語》，不拈出不知。

一部《論語》，皆説學問事，惟是知也，直指出心體來；皆説做工夫事，惟天何言哉，直指出道體來；皆説生前事，惟朝聞夕可，直指出到頭結果處來。説心體，明是不倚見聞矣，終不教人廢學問。説道體，明是節節現成矣，終不教人不做工夫。説到頭結果，明是心同太虛，事業皆浮雲矣，終不教人虛想像死後光景。步步踏實，乃得絶塵而奔。斯人爲徒，乃得侔天而遊。味此三則，任是特地靈慧，無礙辯才，劈空提醒，未有出於其外者也。異端拈出神奇妙理，在聖人止是平常。異端喝出驚怖大事，在聖人止是作息。故使驚者不解，解者不驚。眉批 三條獨異，誰能作此解？

在人身如何是「天載」，曰「不思而得，不勉而中」，此人身中「無聲無臭」處也。但于義理熟之，莫從「天載」上虛想，要犯好知

❶「專」，原作「臣」，據康熙六年本改。

不好學之蔽。眉批 識人身之載，方可以識上天之載。《大學》述《尚書》之意，散者彙之。六十四大象發卦意，懸者切之。萬世師德，斯其大者。

孔子不言無極，自是不必言。明言形而上矣，太極既形而上，非無極而何？後來空寂之門益盛，俗儒漸淪太極爲渣滓，元公不得已，又言「太極本無極」，時然也。止申明「形而上」三字，見太極與辰極之極不同，辰極目見，太極心見。眉批 無極即形而上。

所性分定，人人盡然。仁、義、禮、智根于心，惟君子能之，栽植非一日矣。若以不加損獨歸君子，便不識所性。

曾子傳一貫，不言「一貫」而言「絜矩」，其義一也。在道則言「一貫」，在天下則言「絜矩」，此「矩」即「從心所欲」之「矩」。聖人不必言絜，絜之則是忠恕，其於學者最有把捉。湯、武反之，亦是「絜矩」。眉批「絜矩」即「一貫」。

道，一而已矣；中，一而已矣。中不可見，見之於「和」。自昔聖人之作用，舉八元，屏四凶，皆和也。何事是中？惟和則發揮出「中」字來。中無可言，言之以「庸」，自昔聖人之日用，勉不足，慎有餘，皆庸也。何物是中？惟庸則形狀出「中」字來。博厚高明，結以天之所以爲天，不及地也。溥博淵泉，結以配天，不及地也。無知化育，結以浩浩其天，不及地也。無他，天一而已矣，地止是天中之凝聚處。在彼則觀「和」與「庸」而「中」見，在此則言「天」而「地」見，指點之法，相反而通。眉批 中無可擬，擬之於和，擬之於庸，最妙形容。

大舜所至成都，孔、孟育英才，太邱、幼安之

徒，鄉里薰其德。士善其身，未有以獨善終者也，對天下而云耳。德不孤，人必有以應我；善無獨，我必有以成人。【眉批】獨善對天下言。

朱子知行並進，何嘗不重覺悟？只似多卻推駁象山一番，然非自爲，爲後世也。象山立身實無可議，陽明大類之，無忝躬行君子，只多卻推駁朱子一番。顏、曾、木、卜同在聖門，親領德旨，其用功得力處，何嘗不小異？使當時必欲相同，亦成聚訟矣。大抵學問只怕差，不怕異。入門不妨異，朝聞夕可，歸宿必同。用力不妨異，設誠致行，起念必同。【眉批】此論甚平，然必以陽明爲禪，又似多卻一番推駁。

問：「聖賢效法天地，亦有時拗過天地否？」曰：「夷、齊不食周粟，當時天運悉已歸周，兩人欲以雙身撐拄乾坤。元時上天命之入主中國，而金華四子沒身泉壤。一則拗之於天運之初遷，一則拗之於天運之久定，此太極之不隨陰陽者也。故人心爲太極。」【眉批】以拗爲順，撐拄天地，全借此一流人。

孔子憂學之不講，不知是如何講法？孟子直發揮出來，有個詳說，有個反說。詳即如今辯論，反則是體認天理，躬行亦反說也，默識亦反說也。古人辯論，惟恐體認或誤，故須辯之。今人雖反說到至精至微處，只是說話。然則且莫講學，先體貼孔、孟「講說」二字。【眉批】孔、孟講說即躬行。

理、欲並竅於人心，饑食渴飲非其一端乎？知味得正，斯理矣。甘而失正，或醉飽溢量，斯私欲矣。一事一念，莫不有利善介於其間，危如之何？凡言危者，得失存亡之關也。若以私欲爲人心，則已失已

亡，豈直危而已哉？道心即人心之得其正者，與不正止争些子，非必如一黑一白，相反而易辨也。故曰「惟微」。眉批 人、道危微，所争不多。

予初識幾亭於魏廓園坐上，衆指爲一時名士。登第後，人稱其學術甚正，不落旁門。後讀其集，大段以萬物一體爲宗，其言曰：「明善以自治，自治以治人，治人則必旁通乎古今事物之變。」曹允大亦云：「先儒好學，莫不以爲己立，則至於專挈人物爲己，專挈愛人爲爲己，幾亭有心得焉。」

金忠節公鉉

鉉，字伯玉，先武進人，後籍順天。少有慧質，讀書目數行下。天啓丁卯，舉順天鄉試第一，明年戊辰成進士，乞教授爲讀書地，授揚州。教諸生先德業而後文藝，燕居言行俱有規格，諸生凛凛事之若耆宿。轉國子監博士，辛未，陞工部都水司主事，命修理安定四門軍器。時中官張彝憲總理户、工二部錢糧，令建公署，侍郎高弘圖罷去，憲向諸司官索儀註，鉉疏力請止之，謂：「廉耻不可不維，浮費不可不惜，公署既建，勢必强司屬匍匐於獨踞之庭，即諸臣矯矯自好，當亦不爲内臣屈，而其中保無暮夜多慚、寡廉鮮恥以自行其私者乎？」眉批 抗節。不報。彝憲上任，移檄令兩部司官行謁見禮，公具「監臣移檄非體」一疏，極言：「彝憲亢顔昧心，妄自尊大，以皇上迪簡之臣子而令其磬折傴僂，將置自有之堂屬，别行誣妄之儀。臣委質聖朝，自矢無玷，斷不敢匍匐刑餘之庭，致罹交結之條也。」得旨：「各官遇有職事相關，自當禮見，其餘不必通謁。」彝憲益銜公。適部差抽分杭州，公告病回籍。彝憲以驗放火器炸損誣

參,竟落職。

公有「自訟」一疏,閉門讀書,究心物理性命之學,悉取五經四子書暨諸儒語録,研思博覽,《毛詩》、《春秋》、《周禮》俱有解,於《易》獨有所窺,有悟即筆記之。眉批 志學。嘗言:「善《易》者不談《易》也。」劉宗周爲少司空,嘗就公論學,與陳龍正、史可法、朱之馮道德經濟,互相勸勉。公貧約自甘,所居不蔽風日。中外有以起廢言者,公絶不問,誦讀之外,輒静坐。每謂人曰:「人苦不學,學則未有不日進者。」性至孝,父病,衣不解帶者數月。辛巳,父卒於丹陽,號泣奔喪,僅存皮骨。即葬於武進祖塋。

癸未,當路交章推轂,得旨起用。公以服未闋力辭。甲申二月三日,服除,四日即補兵部車駕司主事,巡視皇城,職司禁門守軍。先是,皆中使虚冒,公下令嚴禁,代者懲,不到者革。中使畏其剛直,相戒勿犯。逆闖勢迫,陷大同,公疏「請撤宣府中官監視,恐於中掣肘,不無僨事之虞。嵩任撫臣,必賊騎不敢窺宣也」,不報。未幾,内監迎賊,宣撫朱之馮城頭盡節。公聞馮殉難,擬抗疏請聖駕南遷,以時迫不果。謂其弟曰:「宣鎮陷,都城不守矣。我死,分也,惟無以處母,目不瞑。」弟欲奉母隱,母不允,曰:「我受皇恩爲命婦,決無生理,宅中井可入也。」城陷,易朝服拜母而哭,曰:「兒職在皇城,他非死所。」趨至御河邊,賊已入,公指賊大駡,解牙牌付長班劉元,向闕拜。元牽衣不釋,公髮指目裂,衣冠躍入水中死。眉批 死職守。母章知公殉御河,即投井死。妾王氏從之。公屍不可復識,弟鏡僅認髮與網,殮以衣冠,葬於御河邊。年三十有五。生平弱不勝衣,訥訥然如不出口,篤

志力行，不蹈文人之習氣，節士之矜激。處困能亨，在險能動，而義之所在，有千萬人不可奪之志，真所謂學道人歟！有《宋儒四子》合刻行世。歿後，仲弟鏡梓其《遺集》八卷。

語録

言動便要濟人利物，静中中正和平之意爲之根，不得自淪枯寂。

每事思退，《易》三百八十四爻，未聞有退凶者，乾乾不已，惟進德修業爲然。眉批可謂知《易》。

周子曰：「動而無動，静而無静，神也。」余謂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静而無静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動而無動也。然則戒慎恐懼也，信謹也，其皆神之所爲乎！其即所謂天理乎！

敬之至便是仁，其心收斂，不容一物，即萬物皆備於是矣。「學而」章，是聖人動静一源、萬物一體之學。夫學以明此道，行此道而已。驗之吾身，一呼一吸，此個流行；一動一静，此個游衍。開眼一看，鳶飛魚躍，皆此個之生生；傾耳而聽，鳥語蟲吟，皆此個之察察；五常百行、食息起居，皆此個與我渾合無間，雖欲瞬息不與相習不能也。夫子説「時習」，不是强把一件物事放在身上，故意把持，只因天下人行不著，習不察，時時在此個游衍中，終是混混沌沌，不知所幹何事，所以開口説「學」字也。註中「明覺」，「覺」字極好，蓋本在此尋常日用之中，只爲不明不覺，便鶻突過了。一明一覺，便知我與此個原不相離。雖然未覺時，何常不與此個

相習；到得覺來，然後人欲净盡，天理流行，晝夜可通，顯微無間，優游涵泳，胸中自洒然而悦。亦不是大驚小怪，放肆張狂，只是戒慎恐懼之中便有無入不自得之意。眉批 鹿忠節亦謂戒懼慎獨，夫子之所謂學也。 此個道理，不是一人獨得底，象山有言：「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西、南、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草木鳥獸尚在吾範圍曲成之中，況同心同德者乎！ 若斯文不墜，吾道有人，倡和一堂，講習千古，這便是舍己求人，與人爲善之學。一以見吾道之多助，一以見吾德之不孤，此種樂意，自是可想。說到此處，正是吾儒廓然大公、人我一致之學，方不流入枯槁離世之中矣。但吾人學問，雖是萬物一體，然卻飯糗茹草可以終身，有天下而不與；既不執意獨善，亦不急於人知；抱我所珍，隨世用舍。蓋爲一室之中，日往月來，鳥鳴花發，便是業大皇王；一堂之上，子孝弟恭，師傳友習，即是功高三代。人知之而我行之，無損乎此，亦無加乎此。人不知我而我違之，無少乎此，亦無多乎此。行所無事而已，若少有求售之意，遯世微有悶心，便不是分定之學，牢騷嫉妬，又其最下者耳。

貧賤不能移，非專謂寂寞不改其操也。牢騷嫉妬，有安往不得貧賤之意，其所移已多矣。眉批 有寂寞之意，便不能不移。

惟誠故虛，未有妄而不滯者也。故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皆所謂太虛無形者也，然非誠何以至此？

行於理不順，現前且礙，烏乎窮理乎！ 事

於義不徙，一事且滯，烏乎精義乎！

陽明先生曰：「人若有做賊之心，雖行至半途不做賊了，此與做了一般。」此言至矣哉！危乎危乎！講至此處，真令人無一線躲閃處，安得不慎獨知幾？

凡讀書，須要討實落受用處。纂集衆解，求得博覽之名，此等病與好貨好色之念，爭不相遠。若夫玩物，吾亦每自覺之，可恨可惜。

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天命之最初者是也，而體之于性。發而中節工夫，我盡性之後事也，而參之於天。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其斯之謂歟！眉批 未發謂中，工夫在戒懼慎獨上。發而中節，還是這工夫。

性者統於心者也，情者發於性者也，才者性之所以爲情者也。

「在止于至善」一語，是孟子道性善之宗。

「修身爲本」一言，是孟子踐形之旨。眉批 兩言括盡。

「存養省察」四字，盡了聖學，致知力行，總在此四字中矣。外此而他求，不支離便懸遠。眉批 踏實工夫。❶

力不可爲處，命不可逃處，只得安之。憂愁憤鬱，總是無益，有不能脱然者奈何？

天之生人，即以萬物萬理備於其身。聖賢教人，即以天下國家責於其身。然則吾所固有者至大而不可禦也，人特自小之耳。六經諸子，不過喚醒人以至大之理也。

湛然無一物時，大用在中也，宜存養而勿失；萬物各得其所時，全體在外也，宜省察而不差。所謂一以貫之者也。眉批 靜而

❶「踏」，原作「著」，據康熙六年本改。

無静，動而無動。

當私欲萌動擺脱不得時，正當緊緊用力，提出良心，自作主宰，決不令爲邪穢所勝，方是工夫。若寧静時説有工夫，至私欲來時又任其恣肆，便經三四十年也只是此等人，中得甚用？

事來我應，皆分所當，爲此不可生厭棄心。至于本無一事，我心强要生出事來，殊爲自苦，此便是「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離了仁，別無本體；離了存仁，別無工夫。程子曰：「以天地萬物爲體。」誠哉其一體也。象山曰：「宇宙内事皆己分内事，己分内事皆宇宙内事。」誠哉其分内也。有一毫從軀殼起念，雖參天贊地之事，咸是己私，不必功名色貨，有一毫與物我隔膜，即知玄知妙之胸，亦錯認本體，馴致害物傷人。時時以此自醒，則一草一木，真關我蕃變之能，豈但父子兄弟？無思無爲，渾是我洋溢之理，無待措置安排。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豈欺我也？眉批 段段皆存養省察工夫。

周子曰：「誠無爲，無爲之體即性體也。」所謂至善也。夫心之本體即是性，無聲無臭，而仁、義、禮、智具備焉，孟氏所謂本心是也。情者，性之發，心之用也。性既具乎仁、義、禮、知，静亦定，動亦定。定性者，循天理而已。静中湛然無一物，此天理之體也。纔有所感於物，自然應之，各當其分，此天理發之爲用者也。無問動静，舉不以有我之私間焉，何不定之有？《大學》曰「知止」，知此也。《中庸》曰「明善」，明此也。《論語》曰「求仁」，求此也。無處非性，故無處非天；無處非天，故無處非理，會得此，一以貫之。眉批

經書語録中頭腦功夫，總彙此矣，是謂「一貫」。❶

境遇艱苦時，物事勞攘時，正宜提出主宰，令本體勿爲他物所勝，此處有工夫。較之平常勝百倍矣，不然，平常工夫，亦未到妥貼處。眉批 在事上磨鍊。

《大學》只是要止於至善，而工夫全在格物，即至于平天下，一格物而已。格物是時時處處，精察力行，物格則沛然莫之能禦矣，不待有意爲之也。今讀一部《大學》，曰知止、知本，格物之原也；知先後，格物之序也；自明、新民，格物之體用也；敬、止，格静中之物也；爲人君以下，格動中之物也；學、修，所以格物者也；德財之盛，格内外之物也；没世不忘，民不能忘，格天下後世之物也；無訟，格畏民之物也；「誠意」章，格心所發之物也；正心，格心之物也；修身齊家，格家之物也；治國平天下，格國、天下之物也。至於各得其宜，所謂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物格而天下平矣。眉批 精察力行，便要使物各止其所，非截作兩事，本紫陽而兼陽明，道理元自不悖。

讀《孟子》首章，深服陽明拔本塞源論，確與孟子同功。「沼上」章，孟子分明説出「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樂與憂皆共之，惠王不可與莊語也。故因其賢者一語，遂語以如此則樂，如此則不樂，以民心之向背警之。

孟氏教人，再不出「孝弟」二字，是學之至大至精處，惟近溪勘得透徹無遺。

一事不可放過，一念不可放過，一時不可放過，勇猛精進，處處見有善可遷，有過可

❶「矣是謂一貫」，原無，據康熙六年本補。

改，方是主一工夫。眉批全在行上著力。

仁、義、禮、智之性猶種也，心猶土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猶土中之種所發生之枝幹也。然滋培於土不厚，則氣滯而不生；涵養於種者不常，則神散而不長。

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蓋狂狷者中行之神骨，未有不狂不狷而得成爲中行者也。節義者，理學之神骨，未有不忠不孝而得成爲理學者也。但理學不以一節成名，而時至事起，則一節亦足以見全體。余初于甲戌識公，公被放里居時也。公每事思退，嘗云：「《易》三百八十四爻，未聞有退凶者。」閉户十二年，讀書窮理，甫起官，即以致命遂志，人遂以爲節士，不知理學、忠節未始有二。不窮理而甘蹈白刃者有之，未有能窮理而不能致命遂志者也。吾鄉以理學、忠節者二：公與定興之鹿氏。鹿之學以子静、陽明入門，而未嘗不尊程、朱，公之學守程、朱，而《録》中時推陸、王，此正見其學之大，不專主一家言，而直以孔、孟爲宗者也。二公皆以躬行爲主，故學問皆從躬出，而不從口出。

理學宗傳卷之二十五終

理學宗傳卷之二十六

容城孫奇逢輯　門人趙時泰 郝毓奇 段廷琯 同編

補遺

張文忠九成

張九成，字子韶，別稱「無垢居士」。其先開封人，徙居錢塘。幼時父積書坐旁，命客就試。子韶置卷斂衽曰：「精麄本末，初無二致，勿謂紙上語不足多。下學上達，其敢以聖賢爲法。」諸老驚嘆曰：「真奇童子也。」十四，游郡庠，閉閤終日，寒暑不越户限。比舍生穴隙視之，則斂膝危坐，若與神明伍，乃相驚服而師尊之。游京師，從楊龜山學，權貴託人致幣，曰：「肯從吾游，當薦之館閣。」子韶笑曰：「王良尚羞與嬖奚乘，吾可爲貴游客耶?」紹興二年，上將策進士，詔考官直言者置高第，子韶對策，上覽其對，擢置第一。龜山曰：「廷對自更科以來，未之有也。」策中言及僞豫事，豫聞之不勝其忿，手劍以屬客。子韶曰：「欺天罔人，惡積禍稔，殆自斃矣。」授鎮東簽判，未幾，投檄歸。

從學者日衆。子韶遜辭不獲，乃言曰：「幼而學，壯而行。《大學》平天下之道，自格物入；夫子不踰矩之道，自志學入。一心之所營，即經綸天下之業；一身之所履，即綏定國家之事。耳目乃禮樂之原，夢寐乃居處之驗，諸君亦深求而自得之，以無愧所學可矣。」後出其門者多爲

聞人。

趙鼎薦於朝，遂以太常博士召，遷著作郎，上言：「我宋家法曰仁而已。仁之發見，尤在於刑。陛下以省刑爲急，而理官不以省刑爲念。願詔理官活幾人者與減磨勘。」從之。除浙東提刑，力辭，乃與祠以歸。未幾，復除宗正少卿，兼權刑部侍郎，嘗有所奏，上曰：「朕只是一箇誠。」子韶曰：「陛下對羣臣時如此，退居禁中時如何？」上曰：「亦只是箇誠。」子韶又問：「對宮嬪時如何？」上方經營答語，子韶奏云：「只此便是不誠。」上嘗曰：「易牛微事，孟子遽謂是心足王，何也？」子韶曰：「陛下不須疑，疑則心與道二。不忍一牛，仁心著見，此則王道之端，推此以往，華夏蠻貊，根荄鱗介，皆在陛下仁政中，豈非王道乎？」又問「籲俊尊上帝」語，子韶曰：「陛下之心，即上帝也。招徠賢俊，格其心於未萌，是乃所以尊之也。」他日，上語近臣曰：「朕於張九成所得甚多。」及趙鼎罷相，秦檜使諭之曰：「大凡立朝，優游委曲。」子韶曰：「未有枉己而能直人。」因入見，面奏曰：「外議以臣爲趙鼎之黨，雖臣亦疑之。」上問其故，子韶曰：「臣每造鼎，見其議論無滯，不覺坐久，則人言臣爲鼎黨，無足怪也。」再章求去。中丞何鑄因言其矯僞欺俗，明附趙鼎，落職。丁父憂，既免喪，秦檜取旨，上曰：「自古朋黨，❶畏人主知之，此人獨無所畏，可與宮觀。」先是，徑山僧宗杲善談禪理，從遊者衆。子韶時往來其間，爲莫逆交。檜恐其議己，令司諫詹大方言：「頃者鼓唱浮言，謗訕朝政，九成實爲之首，徑山

❶「自」，原作「有」，據康熙六年本改。

僧宗杲和之。乞投遠方，以爲傾邪者之戒。」乃落職，編置南安軍。

前步帥解潛亦謫居焉，病劇，子韶往省之，謂曰：「太尉平日所懷，亦有不足者否？」潛泣曰：「一生惟仗忠義，誓與一死，以雪國恥，而不肯議和，遂爲秦檜所斥。此心惟天知之。」子韶曰：「無愧此心足矣，何必天知？然人亦無不知者，但有遲速耳。」潛曰：「聞侍郎此言，心中豁然，某今即去矣。」奄然而逝，子韶壯之，因嘆曰：「武人一念正氣，猶待人之決，況吾儕讀聖賢書，平日安可不明此心乎？」【眉批】太尉侍郎兩受其益。❶

上一日謂秦檜曰：「九成今在何處？」檜曰：「九成今以倡異惑衆，爲臺臣所論，既與郡，乃乞觀，其意終不肯爲陛下用。」上曰：「九成清貧，不可無禄。」九成既謫居，談經自若，手不停披。歲久，庭磚足蹟依然，乃題其柱曰：「予平生嗜書，老來目病，執卷就明於此者，十四年矣。倚立積久，雙趺隱然，可一笑也。」【眉批】十四年動戀，所得良多。❷又自號「横浦居士」。廣帥致籯金，子韶曰：「吾何敢苟取？」悉歸之。檜死，起知温州，户部遣吏督軍糧，民苦之。子韶移書，痛陳其弊，户部持之，子韶即丐祠歸。數月病卒，贈太師，封崇國公，謚「文忠」。

子韶嘗手執一紙扇過數夏，破即補之；一皮履，汙敝闕裂，亦不易；頭上烏巾，用紗不過一二尺許，乃以疏布漬以墨汁作巾，至夏間裹之，或致墨汁流面，亦不問。筆用秃筆，紙用故紙，以至衣服飲食皆不揀擇，麄惡尤甚。或問子韶：「此是性耶？

❶ 此條眉批原無，據康熙六年本補。
❷ 此條眉批原無，據康熙六年本補。

抑愛惜不肯妄用耶？」子韶曰：「汝且道我用心每日在甚處？若一一去自頭至足理會此形骸，卻費了多少工夫，我不被他使，且要我使他。此等話頭，是學道之士、修行老僧方説得，世人往往以我爲鄙吝，以我爲迂僻。我見世人役役然爲此身所擾，自早至夜，應副他不暇，特可爲發一笑耳。」

語録

讀人皆曰予智，曰：「人皆用智於銓品是非，而不知用智於戒慎恐懼。使移銓品是非之心於戒慎恐懼，智孰大焉？」

讀子美「野色更無山隔斷，天光直與水相通」，已而嘆曰：「子美此詩，非特爲天光野色，凡悟道理透徹處，境界皆如此。」

或謂：「學者多爲聞見所累，如何？」曰：「只緣自家無主人。」

或問：「古人卓然獨見者，誰爲最？」曰：「伊尹去堯、舜之世已遠，絶無師承，堯傳之舜，舜傳之禹，寂寥數百載。伊尹斷然號於人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不是獨見得到，何由敢自任如此？」眉批 所以爲聖之任。

道非虛無也，日用而已矣。以虛無爲道，足以亡國，以日用爲道，則堯、舜三代之動也。

或問：「學者欲正心，如何下工夫？」曰：「須明乎善，不然又恐錯認。」

或問：「原始反終，以知死生之説，如何是死生之説？」曰：「原反處是其説。」

或問：「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如何是鬼神情狀？」曰：「物變便是情狀。」

或問：「先生嘗云處名欲晦，如何是晦的道理？」曰：「毋作意。」

或問：「孔子言仁，未始有定名，如言仁之本、仁之方，以剛毅木訥近仁，以克伐怨欲不行爲難。樊遲之問則異於子貢，司馬牛之問則異於子張，顏淵之問則異於仲弓。文子止得爲清，子文止得爲忠，管仲止得爲如其仁，往往皆無一定之説。而先生論仁每斷然名之以覺，不知何所見？」曰：「墨子不覺，遂於愛上執着，便不是仁。今醫家以四體不覺痛癢爲不仁，則覺痛癢爲仁矣。自此推之，則孔子皆於人不覺處提撕之，逮其已覺，人自指名不得。」眉批「覺」字是無垢宗旨。

或問：「游定夫言在春風和氣中三月來，乃自明道處來，不知春風和氣渠認作何意？」曰：「便是天地發育時節，所見一草一木皆明道也。」

或問：「夾谷之會，與大禹治洪水、周公膺戎狄異否？」曰：「合如此，故如此，何異之有？」

欲卜學之淺深，當察其所疑。有疑必有見，無疑則無見矣。見之深則所疑亦深，見之淺則所疑亦淺，因其疑而決其所見，未有不進者。眉批疑與覺對。

人之所見如登石梯，一級高一級，則一見高一見。有人未及登梯而輒論梯上事，皆出於億度，非特人不信，往往渠亦不自信。眉批億度是不覺。

或問：「科舉之學亦壞人心術，更不理會修身行己是何事。」曰：「學者先識見，若有識見者，必知理趣，孰非修身行己之事？議論正當見得到處，皆是道理。」眉批見得到是覺。

螻蟻、蚯蚓聚會橫行，偶步其上，往往驚惻。獸游于野，禽墜于庭，荷戈角逐，争欲掩捕，喜不自勝，何見於彼而不見於此耶？人惟其不善推耳。眉批 亦是未覺。

人謂子韶爲禪，爲其拈「覺」字。夫「覺」字不獨祖伊尹，孔子不曰「先覺者是賢」乎？此無可議。至其立朝大節，刻意獨行，銷盡世味，其强力有大過人者。其言曰：「汝且道我用心每日在甚處？若一一自頭至足理會此形骸，卻費了多少工夫？我不被他使，且要我使他。此等話頭，是學道之士、修行老僧方説得。」可謂自寫其神矣。其立論多淩遽棒喝語，人故以禪歸之。

楊慈湖簡

簡，字敬仲，慈谿人。父通奉公庭顯刻意爲學，嘗令敬仲默自反觀，服膺是訓不懈。二十八歲，居太學循理齋，秋夜宴坐於床，忽覺天地萬物通爲一體。乾道五年，舉進士，授富陽簿。象山新第，歸過之。象山長敬仲才二歲，素相呼以字，爲交友。留半月，將別去，夜集雙明閣上，數提「本心」二字，問曰：「如何是本心？」象山曰：「『惻隱，仁之端也，羞惡，義之端也』云云，此即是本心。」敬仲曰：「簡兒時聞此語，畢竟如何是本心？」凡數問，象山終不易。適平旦有鬻扇者訟於庭，敬仲斷其曲直，訖，退問如初，象山揚聲答曰：「適來斷扇訟，是者知其爲是，非者知其爲非，非敬仲本心而何？」敬仲聞之，忽大省，此心澄然清明廣大，無始末，無所不通。復亟問曰：「止如斯耶？」象山竦然端厲曰：「更何有也？」敬仲即歸，拱坐達旦，質明，北面納弟子禮，師事焉。眉批 正當憤悱，一點即悟，若再饒舌，又墮詞障。每謂感陸先生尤是不再答一語，若更云云，便支離去矣。已，觀故書猶若有疑，終夜坐

不寐，天欲曉，忽灑然如物脱去，乃益明。淳熙元年春，喪母，去官。尚覺日用酬應未能無礙，沈思屢日，偶一事相提觸，亟起旋草廬中，始大悟。於是變化云爲，縱横交錯，萬變虚明不動，如鑑中象矣。

服除，授紹興府理掾，二府吏觸怒帥，送獄勘之。敬仲曰：「無罪。」命勘平日，敬仲曰：「吏今日實無罪，必摘摭往事置之法，某不敢奉命。」帥大怒，敬仲争愈力，帥知不可屈，遂已。常平使者朱熹薦之，差淛西撫幹，乃命督三將兵，軍政大修，衆大和悦。改知嵊縣，丁外艱，服除，知樂平縣。會邑紳士曰：「人性至善，人性至靈，至廣至大，至高至明，人所自有，不待外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見牛觳觫，誰無不忍之心？見孺子匍匐將入井，誰無往救之心？是謂仁義之心，是謂良心，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心，即天地、日月、鬼神之心。人人皆有此心，而顧爲營營逐逐、貪利禄、患得失者所熏灼，某切惜之。」其言坦易明白，諸士聞之有泣下者。

紹熙五年，召爲國子博士，既赴監，講《乾》繇，反覆數千百言，發人心固有之妙，咸謂先賢贊《易》後未之聞也。會逐丞相趙汝愚，敬仲上書遭斥，管台州崇道觀。嘉定元年，遷祕書省著作佐郎。輪當面對，極言時弊，陳經國之要，三劄惻切，上數俯首諦視，至讀「饑民相食」處，蹙額久之。人争傳誦，流至北境，見者輒垂涕，舉兩手曰：「此江南楊夫子也。」三年，旱蝗，詔求直言，上封事，言：「臣聞旱者災厲之氣，三才一氣，腹臟作楚，則四體頭目亦爲之不安。人事乖厲，則天地之氣亦感應而爲乖厲。」又次

言：「改過，聖賢之大德，近世士大夫多以改過爲恥，故人亦不敢忠告。王安石本有非常之譽，諸賢競議新法，安石豈不動心致疑？而決策不回者，重於改過也。故其末流小人類進，禍及國家。陛下取羣臣之改過服義者表章陞擢，使凡建議不遂非飾辭，則集衆智歸於一是，國家何事不辦？而堯、舜、禹、湯之大道復大明於今日矣。」授著作郎、將作少監。入對奏問，曰：「陛下自信此心即大道乎？」上曰：「心即是道。」略無疑貳之色。曰：「日用如何？」上曰：「止學定耳。」曰：「定無用學，但不起意，自然静定澄明。」上曰：「日用但勿起意而已。」因贊曰：「至善至善。不起意，則是非賢否自明。」此日復奏，問答往復，漏過八刻，敬仲出，上目送久之。

兼國史院編修官，以面對所陳未行，求外補，得温州。到郡，首訪賢者，禮致之。不督賦而財未嘗匱，不設法、不立額而課未嘗虧，士咸向方，知務學。有冒同姓登科者，既數年矣，忽大感悟，詣先生繳納出身。在郡奉養菲薄，曰：「吾敢以赤子膏血自肥乎？」民愛之如父母，咸畫像事之。遷駕部員外郎，老稚扶攜緣道，傾城哭送。入對言：「宜盡掃喜順惡逆之私情，則善政盡舉，弊政盡除，民怨自銷，禍亂不作。」

時金人大饑，來歸者日以數千萬計，邊吏列弓弩，臨淮水射之退。敬仲蹙然曰：「得土地易，得人心難。」即日上奏，痛言之。會有疾，請去益力。理宗即位，詔入見，屢辭，尋以寶謨閣學士致仕，卒年八十有六。屬纊之夕，怡然無死生異。家食者十四載，築室德潤湖上，更名「慈湖」，館四方學子於熙光咏春之間而啓迪之。傳《詩》、《易》、

《春秋》，傳《曾子》，刊訛剔誣，共六卷。

語録

自生民以來，未有能識吾之全者，惟覩夫蒼蒼而清明而在上，始能言者名之曰「天」。又覩夫隤然而博厚而在下，又名之曰「地」。清明者，吾之清明；博厚者，吾之博厚，而人不自知也。眉批 一句道破。❶ 人不自知，而相與指名曰「彼天也，彼地也」。如不自知其爲我之手足，而曰「彼手彼足也」；如不自知其爲己之耳、目、鼻、口，而曰「彼耳目也，彼鼻口也」。不以天地、萬物、萬化、萬理爲己，而惟執耳、目、鼻、口、四肢爲己，是剖吾之全體而裂取分寸之膚也，是梏於血氣而自私也、自小也。非吾之軀止於六尺七尺而已也，姑即七尺而細究之：目能視，所以能視者何物？耳能聽，所以能聽者何物？口能噬，所以能噬者何物？鼻能嗅，所以能嗅者何物？手能運用屈信，所以能運用屈信者何物？足能步趨，所以能步趨者何物？血氣能周流，所以能周流者何物？心能思慮，所以能思慮者何物？目可見也，其視不可見；耳可見也，其聽不可見；口可見，噬者不可見；鼻可見，嗅者不可見；手足可見，其運動步趨者不可見；血氣可見，其使之周流者不可見；心之臟可見，其能思慮者不可見。其可見者有大有小，有彼有此，有縱有横，有高有下，不可得而一。其不可見者不大不小，不彼不此，不縱不横，不高不

❶ 此條眉批原無，據康熙六年本補。

下，不可得而二。視與聽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視、聽與噬、嗅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運用、步趨、周流、思慮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是不可見者，在視非視，在聽非聽，在噬非噬，在嗅非嗅，在運用屈信非運用屈信，在步趨非步趨，在周流非周流，在思慮非思慮。視如此，聽如此，噬如此，嗅如此，運用如此，步趨如此，周流如此，思慮如此，不思慮亦如此。晝如此，夜如此，寤如此，寐如此，生如此，死如此，天如此，地如此，日月如此，四時如此，鬼神如此，行如此，止如此，古如此，今如此，前如此，後如此，彼如此，此如此，萬如此，一如此，聖人如此，衆人如此。自有而不自察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也。爲聖者不加，爲愚者不損也。自明也，自昏也，此未嘗明，此未嘗昏也。

或者蔽之二之，自以爲昏爲明也，昏則二，明則一。因昏而立明，不有昏者，無自而明也。昏明皆人也，皆名也。知之者自知也，不可以語人也，所可得而語人者，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而已，終不可得而言也，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而已，實無得以告人也。何爲其然也？尚不可得而思也，矧可得而言也？尚不可得而有也，矧可得而知也？然則昏者亦不思而遂已，可乎？曰：正恐不能遂已，誠遂已則不學之良能，不慮之良知，我所自有也。仁、義、禮、智，我所自有也。萬善自備也，百非自絶也，意、必、固、我無自而生也。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何以異於是？雖然，思亦何害於事？箕子曰：「思曰睿。」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周公仰而思之，夜

以繼日，思亦何害於吾事也！

舜曰「道心」，非心外復有道，道特無所不通之稱。孔子語子思曰：「心之精神是謂聖。」聖亦無所不通之名。人皆有此心，此心未嘗不聖。精神無體質、無際畔，無所不在，無所不通。《易》曰「範圍天地」，果足以範圍之也。《中庸》曰「發育萬物」，果皆心之所發育也。百姓日用此心之妙而不自知。愛親曰孝，敬兄曰弟，以此心事君曰忠，以此心事長曰順，以此心與朋友交曰信，其敬曰禮，其和曰樂，其覺曰知，所覺至於純明曰仁，言此心直而不支離曰德，其有義所當行不可移奪曰義。眉批 隨處指名，不可執定。名謂紛紛，如耳、目、鼻、口、手、足之不同，而一人也；如根、幹、枝、葉、花、實之不同，而一木也。此心之虛明廣大，無所不通如此。孔子曰：「學而時習之。」謂其時時而習，何也？此心本無過，動於意斯有過，意動於聲色故有過，意動於貨利故有過，意動於物我，故千失萬過皆由意動而生。故孔子每每戒學者「毋意」。吁！本心雖明，故習尚熟，不遠而復，不動如故。孔子莞爾而笑，喜也，非動乎意也；曰「野哉由也」，怒也，非動乎意也；哭顏淵至於慟，哀也，非動乎意也。日用平常，變化云爲，喜怒哀樂，如四時之措行，如日月之代明，如鏡中萬象，虛實而無所有，夫是之謂時習而悦之學，夫是之謂孔子爲之不厭之學。

時習之習，非智非力。用智，智有時而竭。用力，力有時而息。不竭不息，至樂之域。學者多疑所習者何事？必有其說。吁！使所習之有說，則必不能時習矣。

時習之習，乃不習之習，《易》曰：「不習無不利。」眉批 時至事起，而習在焉。

通三才惟有此道而已，無他物也，無他事也，皆此物也，皆此事也。學者捨道，誠無所用其心。人知所以用心於他事他物也，非果有他事他物之可用心也。謬以爲他事，而不知他事之即道也；謬以爲他物，而不知他物之即道也。不知故昏昏，故妄作，而爲無道，非果無道也，百姓日用而不知也。眉批 他事他物，皆道日用，而不知可憐。雖視、聽、言、動、心思之皆道而自昏也，此心即道，奚俟他求？

「通乎一，萬事畢」，「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仕止久速，一合其宜；周旋曲折，各當其可，非勤勞而爲之也。吾心中自有如是十百千萬散殊之正義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非吾心外物也。故曰「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言乎其自宜也，非求乎宜者也。

道心大同，聖賢非有餘，愚鄙非不足，何以知其然？人皆有惻隱之心，皆有羞惡之心，皆有恭敬之心，皆有是非之心，愚夫愚婦咸有之，奚獨聖人有之？人人皆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人人皆與天地同，又何以證其然？人心非血氣，非形體，廣大無際，變化無方，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非神乎？不與天地同乎？學者當知夫舉天下萬世之人心皆如此也，學者當自信，毋自欺，毋自疑。

意慮倏起，天地懸隔；不識不知，匪合匪離，直心而往，自備萬善，自絶百非，雖無思爲，昭昭弗遺。

學者皆知所以求放心，而不知何者爲心、何者爲放、何者爲求也？不明乎善，不誠

其身矣。要先明吾之本心，然後能知放，知放則知求之矣。吾之本心無妙也，甚簡也，甚易也，不損不益，不作不爲，感而遂通，以直而動，出乎自然者是也。眉批 汩没既深，本心幾不能自認。

知道之謂知，知非心思之所及。伊尹謂之「覺」，孔子謂「知及之，默而識之」，不可思，不可言也。

何謂意？微起焉皆謂之意，微止焉皆謂之意。意之爲狀不可勝窮，有利有害，有是有非，有進有退，有虛有實，有多有寡，有散有合，有依有違，有前有後，有上有下，有體有用，有本有末，有彼有此，有動有静，有今有古，若此之類，縱説横説，不可得而盡。然則心與意奚辨？二者未始不一，蔽者自不一，一則爲心，二則爲意；直則爲心，支則爲意；通則爲心，阻則爲意。直心直用，不識不知。孟子明心，孔子「毋意」，意毋則此心明矣。心不必言，亦不可言，言亦起意。聖人尚不欲言，恐學者又起無意之意也。離意求心，未脱乎意；直心直意，匪合匪離。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非意也。孔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非意也。鑑未嘗有美惡，而亦未嘗無美惡；鑑未嘗有洪纖，而亦未嘗無洪纖。吾心未嘗有是非利害，而亦未嘗無是非利害。人心之妙，曲折萬變，如四時之措行，如日月之代明，何可勝窮，何可形容？何謂必？必，亦意之必。必如此，必不如彼；必欲如此，必不欲如此。大道無方，奚可指定？以爲道在此則不在彼乎？以爲道在彼則不在此乎？必信必果，無乃不可，斷斷必必，自離自失。何謂固？固亦意之固。

固守而不通，其道必窮；固守而不化，其道亦下。何謂我？我亦意之我。意生故我立，意不生我亦不立。自幼而乳曰我乳，長而食曰我食，衣曰我衣，行我行，坐我坐，讀書我讀書，仕宦我仕宦，名聲我名聲，行藝我行藝，牢堅如鐵，不亦如塊，不亦如氣，不亦如虛。不知方意念未作時，洞焉寂焉，無尚不立，何者爲我？雖意念既作，至於深切時，亦未嘗不洞焉寂焉，無尚不立，何者爲我？學者不墮於意則墮於必，不墮於固則墮於我，故先聖止絶之。聖人先覺，學者後覺耳。

王子文成曰：「楊慈湖不爲無見，又着在無聲無臭上見了。」

朱、陸并肩聖統，兩先生當時已相忘於無言矣。陸氏殁，朱之門人遂詆之，慈湖出而陸之學復振。後世謂「不起意」一言隣於虛滅，又謂傳象山者失象山也。余謂楊氏《易傳》亦有所窺，亦公之所自得也。

王龍谿畿

王畿，字汝中，山陰人。王文成公倡明理學，以「致良知」爲宗，郡之士駭而不信，至相與盟曰：「敢或黨新説，共黜之。」龍谿若不聞，首往受業焉。龍谿固以高才，弱冠領鄉薦，士望之爲去就。及是，以所聞出爲諸士言，士始悟舊習之支離，從者日衆。嘉靖癸未，試禮部不第，立取京兆所給路券，焚而歸，卒業於師門。踰年，盡契師旨，故其言曰：「我是師門一唯參。」又曰：「『致良知』三字，及門者誰不聞，惟我信得及。」丙戌，復當會試，文成命龍谿往，不答。文成曰：「吾非欲以一第榮子，顧吾之學疑信猶半，及門之士朴厚者未盡通解，穎慧者未盡

敦毅。子其往焉。」乃覓大舟，聚諸同志以行。在途自良知外，口無别談，自六經、四書、《傳習録》外，手無别檢。間有及時藝者，曰：「業已忘之矣。」抵都，歐陽南野宗伯、魏水州諫議、王瑶湖憲伯洎郡縣入覲諸同志争迎，龍谿與相辨證，大爲推服。是歲登第，同門錢緒山亦在選，時閣部大臣多不喜學。龍谿語緒山曰：「此非吾輩仕時也。」不就廷試，而還師門。來學者衆，文成不能徧指授，則屬龍谿與緒山分教之，龍谿興起爲多。

文成論學，每提四句爲教法：「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學者循此用功，各有所得。緒山謂此是師門定本，一毫不可更易。龍谿謂夫子立教隨時，謂之權法，未可執定，體用顯微，只是一機，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得心是無善無惡之心，意即是無善無惡之意，知即是無善無惡之知，物即是無善無惡之物。蓋無心之心則藏密，無意之意則應圓，無知之知則體寂，無物之物則用神。天命之性粹然至善，神感神應，其機自不容已。無善可名，惡本固無，善亦不可得而有也，是謂無善無惡。若有善有惡，則意動於物，非自然之流行，著於有矣。自性流行者，動而無動；著於有者，動而動也。意是心之所發，若是有善有惡之意，則知與物一齊皆有心，亦不可謂之無矣。緒山曰：「若是，是壞師門教法，非善學也。」龍谿曰：「學須自證自悟，不從人根脚轉。若執著師門權法以爲定本，未免滯於言詮，亦非善學也。」時文成將有兩廣之行，緒山謂曰：「吾二人所見不同，何以同人？」文成晚坐天泉橋上，因各以所見請

質。文成曰：「正要二子有此一問。吾教法原有此兩種：四無之說，爲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説，爲中根以下人立教。上根之人，悟得無善無惡心體，便從無處立根基。意與知、物，皆從無生，一了百當，即本體便是工夫，易簡直截，更無剩欠，頓悟之學也。中根以下之人，未嘗悟得本體，未免在有善有惡上立根基，心與知、物，皆從有生，須用爲善去惡工夫隨處對治，使之漸漸入悟，從有以歸於無，復還本體，及其成功一也。世間上根人不易得，只得就中根以下人立教，通此一路。汝中所見，是接上根人教法；德洪所見，是接中根以下人教法。汝中所見，我久欲發，恐人信不及，徒增躐等之病，故含蓄到今。此是傳心祕藏，顔子、明道所不敢言者。今既已説破，亦是天機該發泄時，豈容復祕？但吾人凡心未了，雖已得悟，不妨隨時用漸修工夫，不如此不足以超凡入聖，所謂上乘兼修中下也。汝中此意，正好保任，不宜輕以示人。概而言之，反成漏泄。德洪卻須進此一格，❶始爲大通。德洪資性沈毅，汝中資性明朗，故其所得亦各因其所近，若能互相取益，始爲善學耳。」自此海内相傳天泉證悟之論，道脈始歸於一云。

文成發舟，龍谿與緒山追送嚴灘，復叩問宗旨。文成舉佛家實相幻相之説詔之，龍谿從旁語曰：「心非有非無，相非實非幻，纔著有無實幻，便落斷常。辟之弄丸，不著一處，不離一處，是謂玄同。」[眉批]何怪乎人以禪學名之？文成亟俞之。文成至洪都，鄒東郭暨水洲、南野率同門三百餘人來謁請益，

❶「須」，原作「頓」，據康熙六年本改。

文成語之曰：「軍旅匆匆，從何處説起？吾有向上一機，久未敢發，以待諸君自悟。近被王汝中拈出，亦是天機該發泄時，吾雖出山，汝中與四方同志相守洞中，究竟此件事。諸君只裹糧往浙，當有證也。」

明年，文成平思、田歸，卒於南安。龍谿方偕緒山赴廷試，因文成歸，渡江復還，迎至嚴灘。聞訃，與緒山議服制。緒山以爲父母在，麻衣布絰，弗敢加焉。龍谿請服斬衰以從，共奔至廣信，成喪扶櫬歸越，經紀喪事，築場廬墓，心喪三年。時文成嗣子孤弱，且内外忌毁交搆，悍宗豪僕窺視爲奸，危疑萬狀。龍谿極力擁護，謀託孤於黄尚書綰，結婚定盟，久之乃定。人稱龍谿懷嬰、杵之義，報父師之恩爲不淺。然謗訕叢積，由此益起，不恤也。建天真書院於會城，肖文成像其中，且以館四方之來學者。歲舉春秋仲丁之祭，無論及門私淑，胥以期集，祭畢各以所講取正焉。

壬辰，始赴廷對，相國張永嘉孚敬聞龍谿名，欲引置一甲，不應。開吉士選，又不應。又開科道選，必欲引之，終不應。永嘉以此益重之，卒授南職方主事，尋以病歸。病痊，時相夏貴溪言議選宫僚，其壻吴儀制春首以龍谿薦，貴溪曰：「吾亦聞之，但恐爲文選所阻，一往投刺乃可。」龍谿謝曰：「補宫僚而求之，非所願也。」貴溪大不懌。會三殿災，詔求直言，六科疏薦王畿學有淵源，宜列清班，備顧問，輔養聖學。因票旨詆爲僞學，而貶薦首吏科都給事戚賢官。龍谿時爲南武選郎中，再疏乞休告歸，踰年以大察去。龍谿終不以是動其心，益孳孳以講學淑人爲務。歐陽德居禮部，唐順之撫淮揚時，俱欲特疏引用，龍谿聞而止之。

龍谿嘗謂：「天下無不可與之人。」所至接引無倦色。自兩都及吳、楚、閩、粤，皆有講舍，江、浙爲尤盛，會常數百人。年八十，猶不廢出游，有止之者，輒對曰：「不肖豈真好勞？念時常處家與親朋相燕昵，與妻奴佃僕相比狎，以習心對習事，因循隱約，固有密制其命而不自覺者。纔離家出游，精神意思便覺不同，與士大夫交承，與朋儕酬答，非此學不談，晨夕聚處，專幹辦此一事。」癸未卒，年八十六。

語録

此學全在悟，悟門不開，無以徵學。然悟不可以言思期必而得，悟有頓漸，修亦有頓漸。著一「漸」字固是放寬，著一「頓」字亦是期必。放寬便近於忘，期必又近於助，要之皆任識神作用，有作有止，有任有滅，未離生死窠臼。眉批 語悟、語修、忘助，俱着不得。

人生只有這些子，不論隱顯、聚散、順逆，隨身幹辦，只有此件事。古云「蓬萊無多路，只在拄杖前」，非寓言也。眉批 此件事，就當下不容已者言。

此件事無氣魄可湊泊，無才能可倚靠，亦無道理可商量，只從一念入微，神感神應，時時見有過可改，時時見有善可遷，便是入聖真血脈路。所謂講之以身心，非徒口耳傳述已也。

有求爲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學者，學爲聖人也。眉批 此之謂這件事。考諸古訓，質諸先覺，乃學之不容已者。然苟無求爲聖人之志，則所質者何物？所考者何事？終亦歸於泛濫無成而已。吾人爲

聖人之志不真，只看起因何如。起因時從功利夾帶將去，到底脱不得功利。起因時從見解承接過來，到底脱不得見解。若起因時念念只是學聖人，敵體承當，徹首徹尾，更無二者之雜，方是真志。然聖人往矣，人人有個聖人，一念良知不容毀滅，便是聖人真面目。致此良知潔潔净净，不爲功利所滑擾，不爲見解所湊泊，便是學聖人真功夫。考三王，俟後聖，而不謬不惑，信諸此而已。六經註我，而不以我註六經，證諸此而已，舍此皆是私智詖行，小成之學，君子不貴也。故曰千古聖人，只有這些子。人生一世，只有這些事。世之所謂豪傑，蹈繩守墨，不敢越尺寸，檢點形迹，持循格套，趨避毀譽，不使少有破綻，自信以爲完行矣，不知正墮在鄉黨自好窠臼裏，殊不自覺也。若是出世間大豪傑，會須自信本心，以直而動，變化云爲自有天則，無形迹可拘，無格套可泥，無毀譽可顧，不屑屑於繩墨而自無所踰，縱有破綻，乃其踐履未純，原非心病，所謂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胸中光明特達，無些子滯礙，始是入聖真血脈路。眉批 龍谿自命。

千古聖學，只從一念靈明識取，只此便是入聖真血脈路。當下保此一念靈明，便是學。以此觸發感通，便是教。隨事不昧此一念靈明，謂之格物。不欺此一念靈明，謂之誠意。一念廓然不可得，此便是究竟語。

爲學貴於專一，人之根器不同，聖賢立教，輕重淺深豈能一律齊得？然其要使之歸於一路而已。纔有別路可走，即是支離之學。

學問乃見在實踐，不論閑忙，無非用力之地。若外見在別有學問，所問所學，又何事耶？［眉批］無時非見在，❶則無時非實踐，豈得以一知便了？

道不可須臾離，故學亦不可須臾離，無大小，無常變，無隱顯，語默興居，瞬息動靜，無不是學。故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違是違箇恁麽？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是必有所指，學者要思得之。［眉批］是指這件事。

見在一念，無將迎，無住着，天機常活，便是了當千百年事業，更無剩欠，故曰一念萬年。

顏子一生好學，只有「不遷怒，不貳過」六箇字，此是孔門第一等學術。「遷」與「止」對，「貳」與「一」對，顏子之心常止，故能不遷；常一，故能不貳，所謂未發之中也。若如後儒所解，原憲以下諸人皆能之，何以謂之絶學？

嗜慾深痼，割情極難，若非極下苦功，令本心時時作得主宰，未有不以從欲爲自然者。孔子年七十方能從心所欲不踰矩，吾人豈可容易放過？然此卻非禁絶所能制，須信本心，自無有一毫固必之私，謂之正心。直造先天羲皇，更無別路，此易簡直截根源。知此謂之知道，見此之謂見易。千聖之祕藏也。［眉批］本心作得主宰，須要學力。

千古聖學，只一「知」字盡之。知是貫徹天地萬物之靈氣，吾人日間欲念紛擾，夜間游氣昏沈，便是不能通乎晝夜。時時致良知，朝乾夕惕，不爲欲念所擾、昏氣所乘，貞明不息，方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❶「無時」，原作「三句」，據康熙六年本改。

通乎晝夜，自能通乎天地萬物，自能範圍曲成，是謂彌綸天地之道。眉批 不如此用功，如何得貞明不息？

良知是造化之精靈，吾人當以造化爲學。造者自無而顯於有，化者自有而歸於無。不造則化之源息，不化則造之機滯。吾之精靈，生天生地生萬物，而天地萬物復歸於無。無時不造，無時不化，未嘗有一息之停。自元會運世以至於食息微眇，莫不皆然。知此則造化在吾手，而吾致知之功自不容已矣。

良知不學不慮，終日學只是復他不學之體，終日慮只是復他不慮之體。無工夫中真工夫，非有所加也。工夫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盡，便是聖人。後世學術，正是添的勾當，所以終日勤勞，更益其病。果能一念惺然泠然，自然窮其用處了。

有天則方爲主宰，須信種種嗜慾皆是本心變化之迹，時時敵應，不過其則，方爲煅煉。若不信得這些子，只在聞見上湊泊支持，下苦工時，便是有安排，討見成時，便成無忌憚，未免墮落兩邊，其爲未得應手則一而已。眉批 説得本自然，學者便無所持循，總是接上根話頭。

天生吾人，不徒浪生，不徒浪死，必須有箇安立處，此是一大主意。主意既定，精神命脈盡皆歸管。從此一路，作用發揮，自愛自修，自成自道，無懷可遣，無累可釋，所謂貧賤患難無入而不自得也。此得不從外來，直須自信本心，從無些子倚靠處，確然立定脚根，始爲有用處。眉批 心外原無倚靠處。

問「集義、義襲之辨」。曰：「心之良知是謂聖，同此謂之同德，異此謂之異端。虛而

適變，寂而通感，千聖之祕藏也。後世之學，循典要，涉思爲，終身陷于義襲而不自知。語及虛寂，反鬨然指以爲異，聖學何由而明乎？『養氣』章後即以王霸繼之，不爲無意。以德行仁，便是集義，假仁便是義襲。七篇之中多發此意。由仁義行，集義也；行仁義，義襲也；哭死而哀者，集義也；爲生者，義襲也；狂狷可與進於中行，集義也；鄉愿之自以爲是，義襲也；過化存神而皞皞，集義也；驩虞，義襲也；自信本心，自信而是，天下非之而不顧，自信而非，得天下有所不爲，集義也；不能自信，以外面毀譽爲是非，義襲也。所爭只在毫釐。」［眉批］集義、義襲所爭，亦只在毫釐間。

聖學根於所性，雖不從禍福起因，而亦未嘗外於禍福。禍福者，善惡之徵。善惡者，禍福之招，自然之感應也。聖賢之處禍福與常人同，而認禍福與常人異。常人以富壽爲福，以貧夭爲禍；以生爲福，以死爲禍。聖賢惟反諸一念以爲吉凶，念苟善，雖顏之貧夭，仁人之殺身，亦謂之福；念苟惡，雖蹠之富壽，小人之全生，亦謂之禍，非可以常情例論也。良知無善無惡，謂之至善。良知知善知惡，謂之真知。無善惡則無禍福，知善惡則知禍福。無禍福，是謂與天爲徒，所以通神明之德也。知禍福，是謂與人爲徒，所以類萬物之情也。天人之際，其機甚微，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乃若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

陽明先生起絶學之後，由其身所體驗者，有悟此心之徵，發良知之説，而以致知格物爲證。其門人尊聞行知，不敢稍有擬議。龍谿獨持四無之説，羣起而疑之，乃

先生亦復唯唯，於是龍谿之言滿天下。後傳龍谿之學者流弊滋甚，因是遂疵陽明之學。嗟乎，豈陽明之過哉！亦由于傳陽明者之過耳。當時羅文恭力救其偏，余頗愛其簡易透徹，晚年始晰其流弊，以俟後之學者折衷焉。

羅近谿汝芳

汝芳，字惟德，別號近谿，江西南城人。五歲從母授《孝經》、《小學》諸書，家人故亂其誦，怒不止，告母曰：「何怒之難轉也？」十五，從新城張洵水學，洵水每謂須力追古先，於是以道學自任。一日，誦薛氏《語録》，云：「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今當一切決去，以全吾澄然湛然之體。」遂焚香叩首，矢心力行。數月，而澄湛之體未復。壬辰，閉關臨田寺，几置盂水及鏡，對之坐，令心與水鏡無二。久之，遂成重病。父憂之，授以《傳習録》一編，讀之，病頓愈。

丙申，年二十六，入省，赴大會，見顏山農，自述遘危病，生死得失能不動心。山農曰：「是制欲，非體仁也。」近谿曰：「克去己私，復還天理，非制欲安能體仁哉？」山農曰：「子不觀孟子之論四端乎？知皆擴而充之，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如此體仁，何等直截！故子患當下日用而不知，勿妄疑天性生生之或息也。」近谿時如大夢得醒，乃知古今道有真脈，學有真傳，遂於稠人中稽首師事焉。癸卯，舉於鄉。甲辰，舉會試，曰：「吾學未信，不可以仕。」不就廷試，歸尋師問友，周流四方者十年，建從姑山房，以待四方講學之士。

楚人胡宗正，舊以文學受業，聞於《易》有傳也，迎致之，反執弟子禮。宗正使息心而深思之，謂曰：「若知伏羲當日平空白地

著一畫耶？」近谿略爲解説，宗正默不應，徐曰：「障緣愈添，本真益昧。」如是三月，然後見許。嘗苦格物莫曉，乃錯綜前聞，互相參訂，説殆千百不同，每有所見，則請正其父。父不爲釋然。三年之後，一夕忽悟，心甚痛快，直趨父卧榻前陳之，其父亦躍然起舞，曰：「得之矣！得之矣！」因自想往年從師論道，餅樣雖畫完全，饑飽了無干涉，徒勞苦身心，幾至喪亡莫救。

癸丑，北上，過臨清，忽遘重病。一日，倚榻而坐，恍若一翁來言曰：「君身病稍康矣，心病則復何如？」近谿默不應，翁曰：「君自有生以來，遇觸而氣每不動，當勸而目輒不瞑，擾攘而氣自不分，夢寐而境悉不忘，此皆君心痼疾，可不亟圖瘳耶？」近谿愕然曰：「是則予之心得，曷言病？」翁曰：「人之身心，體出天常，隨物感通，原無定執。君以宿生操持，强力太甚，一念耿光，遂成結習。日中固無紛擾，夢裏亦自昭然。君今謾喜無病，不悟天體漸失，豈惟心病，而身亦不能久延矣。」近谿驚起，叩謝伏地，汗下如雨，從是執念漸消，血脈循軌。

隨入京廷試，初仕爲令，入爲部郎，出知寧國府，治寧國不事刑扑，惟以化育人才爲功課，宛陵六邑，一時有三代風。歲大計，入覲，見相徐華亭，華亭曰：「我初不欲煩子以郡事，今觀之似更有實用。」近谿曰：「先生以宗社爲心，宗社以人心爲本。今來覲兩司郡縣，多極一時之選，所患學脈不端，則心事難一。先生趁此合并一番，令其向往不差，則終身德業在此。」華亭躍喜。翌日，大會靈濟宫，語曰：「先生當勸主上以務學爲急，奈何謹循内閣故事？三五巷談，不足風世。得君相同心，寰宇受福矣。」

華亭深然之。

反郡，丁父憂奔歸，士民悲號，不忍釋去，有步隨至盱江者。近谿家居，四方來學者日衆，聞山農獲罪，繫留都，乃稱貸二百金往救，竟得釋。尋丁内艱，癸酉，起復，入京見江陵相，問山中功課，對曰：「讀《論語》、《大學》，視昔差有味耳。」江陵默然。謁補得東昌，治東昌如寧國。未幾，遷雲南副使，爲開水利，塹城濠，省傜役。政暇召同志講學，信從益衆。轉藩參，賫捧入京，禮成，請告出城，同志留集廣慧寺論學。江陵惡之，嗾言官疏劾，致仕。

歸復與諸門人聯轍各郡，走安成，下劍江，趨兩浙、金陵，往來閩廣，益張皇此學。布衣梁汝元非罪囚楚，爲鬻田往援之。有諷之者曰：「梁某害道，宜置於法。」曰：「彼以講學罹文罔，予嘉其志，遑論其他乎？」戊子八月，偶示微疾，與門弟子講學不倦。一日，具冠服，禮天地祖考畢，端坐，弟子環侍請教，曰：「徒言也，不是道。滿前洋溢，俱是發育峻極。」左史萬賓蘭問疾，命具紙筆，手書曰：「此道炳然宇宙，不隔分塵，故人己相通，形神相入，不待言説，古今自直達也。後來見之不到，往往執諸言詮。善求者，一切放下，胸中更何物可有耶？願無惑焉。」明日爲九月朔，盥櫛出堂，端坐，命諸孫次第進酒，微飲，拱手别諸生曰：「我行矣。」諸生懇留，許之。初二日，掖出中堂，整衣冠，端坐而逝，年七十有四。

語録

問：「今時談學皆有宗旨，而先生獨無。」

曰：「此時我問子答。是知能之良否？」

曰：「是知能之良也。」曰：「此個問答要慮學否？」曰：「不要慮，不要學也。」曰：「如此以爲宗旨，儘是的確爲有矣。」【眉批】不學不慮是宗旨，但須能達之天下，纔有究竟。

問：「某儘去致知力行，如何學問不見長進？」曰：「子是知個甚的，行個甚的？」曰：「只要此理親切。」曰：「如何是此理？」曰：「某輩平日說理，只事物所當然便是。」曰：「汝初要求此理親切，今卻舍了此時而言平日，便不親切。舍了此時問答，而言事物當然，又不親切。」曰：「此時問答，如何是理之親切處？」曰：「汝把問答與理看作兩件，卻求於問答之外，故不親切。不曉我在言說之時，汝耳凝然聽着，汝心炯然想着，則汝之耳、汝之心何等條理明白！言未透徹，則默然不答。言纔透徹，便隨衆欣然。而是則汝之心、汝之口又何等條理明白！如此明辨，如此不怠，便是致知力行親切處矣。」

問：「晚來所教，尚求而未得。」曰：「子於所求未得而心即知之，未嘗或昧，是汝心之本然明否？」曰：「是心之本明也。」「心之未得，而口即言之未嘗或差，是汝口之本然能否？」曰：「是口之本能也。」曰：「心本明而知未嘗或昧，口未能而言未嘗或差，則此身此道果不離於須臾也。」曰：「今蒙所教，果然如睡喚醒。若有所得矣。」曰：「子之心，不特昨日之未得言之，而今日之既得，亦復知之。子之口，不特昨日之未得言之，而今日之既得，亦復能言之，則此身此道，又果不止不離於須臾，可引之終身也。心之未得已得，而一一知之不昧，即所謂『明明德』也。口

之未得已得，而一一言之不差，即所謂『率性之謂道』也。以心之所明者，以性之所率者，彼此相與切磋講究，即所謂『在親民』。學者如是學，即所謂爲之不厭而時習而悦也。教者如是教，即所謂『誨人不倦』而朋來而樂也。然則孟子所謂『人性皆善』者，固於是益信其不誣，而所謂『浩然以塞乎天地之間』者，亦可以立待以觀乎至誠無息之妙矣。」

或談性命非下學可與，後數月，復來，懽然對曰：「某向謂聖賢非人可及，豈知性命諸天，本吾固有，嘗自視日用間言、動、事、爲，其停當處，雖古賢哲難以殊論。」先生曰：「子『停當』二字尚恐未盡停當也。」或者瞿然曰：「言、動、事、爲，可不要停當耶？」曰：「可知言、動、事、爲方纔可説停當，則子之停當有時而要，有時而不要矣。不觀栢林之禽鳥乎？其飛鳴之相關何如也？又不觀海濤之青苗乎？其生機之萌茁何如也？子若拘拘以停當求之，則此鳥此苗何時而爲停當，何時而爲不停當耶？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造化之妙原是貫徹渾融。吾子蚤作而夜寐，笑嬉而偃息，無往莫非此體，豈待言、動、視、爲方思量得個停當？又豈直待言、動、視、爲停當，方始説道與古先賢哲不殊？若如是用功，如是作見，則未臨言、動、視、爲固是錯過，而既臨言、動、視、爲，亦總錯過矣。」〔眉批〕見以爲停當，不可見以爲不停當，不可蓋造化之妙。元無停當之時，亦無不停當之時也。

聖賢拳拳垂教，有許多經傳，不爲其他，只爲吾儕此身，故曰「道不遠人」。且不在其他，而在於此一時，故曰「道也者不可

須臾離」。夫此身此時，立談相對，既渾然皆道，則聖賢許多經傳皆可會通。字字句句，無一不於此身此時相對立談而明白顯現矣。繇此觀之，天下之人，只爲無聖賢喚醒，便各各昏睡，所以謂百姓日用而不知。及至知之，則許多道妙、許大快樂，卻即是相對立談之身，即在相對立談之頃現成完備，而無欠無餘。如昏睡得喚，雖耳目醒然爽快，然其身亦只是前時昏睡之身，而非有他也。眉批 眼前指點，盡自明快。

問：「允執厥中，不識此『中』如何允執？」曰：「諸君將謂此理有一定可用力持守爲允執耶？是則子莫之所謂『執』，而豈虞廷之所謂『中』哉？《易》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夫既『寂然』，將何所執？夫既『遂通』，又何假執？故雖聰明，不能爲思；雖才辨，莫可爲言，以其神妙無方爾。北人言人可用曰『中用』，言物可喫曰『中喫』，亦以恰好相當，遂以『中』形容之耳。」眉批 用力持守，便非允執。

孔門宗旨，只是教人求仁，而吾人工夫只是先須識仁。此時此會，合堂上下百千其心，而共一欣欣愛好之情；百千其目，而共一明明覿面之視；百千其耳，而共一靈靈傾向之聽；百千其口，而共一肅肅無譁之止；百千其手足，而共一濟濟不動之立站。故聖人指點仁體，每曰「仁者人也」，又曰「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正說此堂。我是個人，大衆亦是個人；我是這般意思，大衆亦是這般意思。若識得此一段意思，便識得當時所謂天下歸仁者，是說天下之人都渾在一團虛明活潑之中也。此一團虛明活潑之仁，

從孩提少長便良知良能，即愚夫愚婦皆與知與能，此個體段承當得來，便自無我無人、無遠無近而渾融合一。若不肯轉心向這裏承當，卻謂聖賢之學必有個異乎人處，所以或見我不如人，或見人不如我，或見古不如今，今不如古，或見凡不如聖，聖不如凡，較短論長，是內非外，或失則太過，或失則不及，蓋他定說聖人爲學決有別一種道理，而不應如此易易也。

眉批 轉心向這裏承當，便有許多功力在，何不一一拈出！

自爲孩提時直至今日，親長之愛敬，耳目之聰明，饑寒之衣食，隨感而應，良知良能，明白圓妙，真是人人俱足，個個完全。但能就中先覺先悟於此，直下承當受用，正如鑛石過火，融化透徹，即教做聖人。然究其所覺悟得，只是吾人現在不慮不學之良知良能而已。吾人只少了聖人此一覺悟，則便如一片精金藏在鑛中而不成受用，雖終日去愛親敬長，食飯穿衣，與聖賢原無兩樣，而不得名爲知道。故聖人教天下，不是別有增益，只是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如用火鍛鑛，鑛即是金。故曰：「我欲仁，斯仁至矣。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孔、孟口口聲聲只好如此懇切，其教其學只好如此方便。

眉批 一覺悟得，即教做聖人，醒人處在此，誤人處亦在此。

問：「今若全放下，則與常人何異？」曰：「無以異也。」曰：「既無以異，何以謂之聖學？」曰：「聖人者，常人而肯安心者也。常人者，聖人而不肯安心者也。故聖人即是常人，以其自明，故即常人而名爲聖人矣。常人本是聖人，因其自昧，故本聖人而卒爲常人矣。」眉批 自明自昧，即克念罔念。

問：「喜怒哀樂未發是何等時候，亦何等氣象耶？」曰：「此是先儒看道太深，把聖賢憶想過奇，便説有何氣象可觀也。蓋此個性道體段，原常是渾渾淪淪而中，亦常是順順暢暢而和，我今與汝終日語默動静，出入起居，雖是人意周旋，卻莫非天機活潑。即於今日直至老死，更無二樣。所謂人性皆善，而愚夫愚婦可與知與能者也。喜怒哀樂，總是一團和氣。天地無不感通，民物無不歸順，相安相養，而太和在我宇宙間矣。此只是人情纔到極平易處，而不覺功化卻到極神聖處也。」眉批 眼前説法絶不令人驚奇而畏難，然卻不容易。

問：「知之本體雖是明白，常苦隨知隨蔽，此亦只是知的不真便會蔽。若志氣的確，要去爲善之時，則物欲自然蔽不得了。」曰：「汝心光明本體，豈是待汝的確志氣去爲出來耶？又豈容汝的確志氣去爲得來耶？此心之知，既不容人去爲得，則亦不容人去蔽得。吾儕原有此個至寶，爲又爲不得，蔽又蔽不得，神妙圓明，極其受用。乃自孔、孟去後埋没千有餘年，不得見面，隨着諸家之説，以迷導迷，於不容爲處妄肆其爲，於不容蔽處妄疑其蔽，顛倒於夢幻之中以終生卒歲。將求乎善而日遠乎善，將去乎蔽而日增乎蔽，徒受許多苦楚，而不能脱離，豈知只在一言而頓超拔也耶？」眉批 良知良能，原是爲不得，亦是蔽不得，一言超拔，只在人常精常明，勿失此良而已。

問：「孩提良知，原是不學不慮，而《大學》致知格物，卻又不免於慮且學也。」曰：「學亦只是學其不學，慮亦只是慮其不慮。以不學爲學，乃是《大學》；以不慮

爲慮，乃是慮而能得也。」眉批 元不曾加上些子，故只是不學不慮。

問：「先生只以孝弟慈爲明親至善之實，何耶？」曰：「《大學》者，大人之學。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今觀赤子之心，卻只是個孝弟，而保赤子則便是個慈也。《孟子》七篇，看來那一句話曾離了孝弟？那一場事曾離了孝弟？陳王道則以孝弟而爲王道，明聖學則以孝弟而爲聖學，管、晏事功則以孝弟而鄙之，楊、墨仁義則以孝弟而闢之，王公氣勢則以孝弟而勝之，只『弗去』二字，所以能純全孝弟之妙。」眉批 無人透徹至此。

後世不察，謂孝之與弟止舉淺近爲言，噫！天下之理，豈有妙於不思而得者乎？天下之行，豈有神於不勉而中者乎？孝弟之不慮而知，即所謂不思而得也。孝弟之不學而能，即所謂不勉而中也。故舍卻孝弟之不慮而知，則堯、舜之不思而得必不可至。舍卻孝弟之不學而能，則堯、舜之不勉而中必不可及。即如赴海者，流須發于源泉，而桔槔沼瀦雖多而無用也。結菓者，芽須萌于真種，而染彩鏤劃，徒勞而鮮功也。其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乃是直指入道之塗徑，明揭造聖之指南，爲天下後世一切有志之士而安魂定魄，一切拂經之人而起死回生也。諸生能日周旋於事親從兄之間，以涵泳乎良知良能之妙，俾此身此道不離於須臾之頃焉，則人皆堯、舜之歸，而世皆雍熙之化矣。眉批 非堯、舜不能滿孝弟之量，惟孟子看得出，惟近溪發得透。

人家立宗法意思，是欲知得千身萬身只是一身；聖賢立宗旨意思，是欲後世學者

知得千心萬心只是一心。眉批 大道宗旨。既是一心，則説天即是人可也，説人即是天亦可也；説聖即是凡可也，説凡即是聖亦可也；説天下即是一宗可也，説一宗即是天下亦可也；説萬古即一息可也，説一息即萬古亦可也。四書五經中，無限説「中」、説「和」、説「精」、説「明」、説「仁」、説「義」，千萬個道理，也只是表出這一個體段。前聖後聖，無限立極立誠，主敬主静，致虚致一，千萬個工夫，也只是涵養這一個本來；往古來今，無限經綸宰制，輔相裁成，底績運化，千萬個作用功業，也只是了結這一個志願。若人於這一個不得歸着，則縱言道理，終成邪説；縱做工夫，終是詖行；縱經營事業，亦終成霸功。眉批 只是這一個頭腦。❶

人不善學，則雖孝弟而終歸於鄉士之次。人能善學，則即孝弟而終至於聖神之大。或問：「如何是善學？」曰：「節文斯二者，二者弗去，樂斯二者，皆所謂善學也。」

戒之爲言，最爲入道之首而進德之先，其所持守，雖至道明德立，亦不可緩。如曰「惡人齋戒，可祀上帝」，是則學之始必戒也。如曰「齋戒必神明其德」，則學之終亦必戒也。况其功效捷於影響，如《中庸》論「君子戒慎恐懼」，皆功也，而戒則先言之；論「君子中和位育」，皆效也，而節則先言之。未有其初不戒，而發時能節；亦未有戒之既慎，而節之不中者也。堯之兢兢，舜之業業，文之翼翼，無非此戒，而欽明允塞，純亦不已，則即戒之到極處也。眉批 以戒始，以戒終，堯、舜、文王無非此戒。此

❶「頭腦」，原作「统宗」，據康熙六年本改。

段確實。

問：「吾儕往時只説道《中庸》是本書，今方曉得中庸是個人也。吾人天地生成是個中庸，又終日講求中庸，卻無一個曉得自己即是中庸，此真天下古今一大怪事。」曰：「豈止自是中庸而不肯自認中庸一端而已哉！即如『仁者人也』，分明自己是仁，卻不肯自認做仁。又如『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分明自己是知，卻不肯自認做知。静言思之，我此半世孤負天地造化付與虚靈之至寶，而甘心輕棄於塵泥；孤負父母劬勞養成軒昂之丈夫，而甘心同朽於草木；孤負聖賢經傳掀開天賜之寶藏，打醒降生之元神，而甘心頑嚚頹惰，將以下愚終此生，積愆罪過，真已追悔無及。但願大家同加警覺，争自濯磨，戰兢以奉若明命，戀切以期報親恩，潛思以睿通聖藴，則仁智中和在書册者，今皆渾全在我此身。則光岳元神浩然還復，充塞至寶輝焰赫然，朗照乾坤，又非一大快事哉！」［眉批］一旦而知我身之即中庸也，我身之即仁也，我身之即知也，方不孤負天地，不孤負父母，不孤負聖賢，何樂如之？

曹真予云：「羅近溪逢人問道，透徹心體，豈不可尚？而闊略處亦誠其病。乃學者得其闊略，以爲可便其私也，而或多不羈。」

楊貞復起元

楊起元，字貞復，廣東歸善縣人。［眉批］近溪傳教高弟也，機鋒迅利，自是酷肖。弱冠，賊躪東平，起元爲亂兵所掠，從容賦詩自若，賊異而釋之。年二十一，中鄉試第一人。三試南宮不售，遊金陵，邂逅盱江黎允儒，聞羅近溪

之學，中大契之。登進士，官編修，册封崇藩，取道盱江，執贄羅先生而稟學焉。往復參證，大悟性命之宗。曰：「乃今如客得歸矣。」因次先生語爲《答問》，又摘其論仁者爲《識仁篇》，日諷誦之，并示學者。戊子，校士八閩試策，大發所學。在經筵，上「崇聖志勤聖學」疏。國子監祭酒，晉禮部侍郎，因灾異，復上「恭勸勤學」疏。輯高皇帝《御製集》刻行之。其中稍爲詮注，取《洪範》語，名曰《訓行録》。召吏部兼侍讀學士，未行而母卒，以哀毁致疾，卒，年五十三。

生平孝友，厚宗族閭黨。人有過，耳不欲聞，惟就其善奬成之。事羅先生無須臾忘離，圖小像，出必告，反必面。歲時約同志祭奠於所居以爲常。四方受學者，常滿户外。起元隨機指授，人人躍然。以「明德」、「親民」、「止至善」爲宗，而要歸於孝弟慈。謂孩提不學不慮之良心，即聖人之不思不勉；耳目手足之生生，即心；愚夫愚婦之知能，即聖。氣稟物欲，皆明德之寄寓，共覩共聞，即不覩不聞之本體。大抵皆本師説而推衍之，其言取成之心，非世儒矯强義襲者比也。所著《證學篇》、《楊子學解》、《論學存笥稿》、《白沙語録》諸書。

語　録

一友問：「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爲學必須如此漸進，何如？」曰：「能信自己是真士，則聖天在我，何以希爲？」又一友問曰：「何爲真士？」曰：「識士心，識真士矣。」「何謂聖天？」曰：「識心識聖天矣。」

一友言曰：「吾人不爲性命，焉用講學？」

曰：「講學正所以爲性命，其不肯講學者與夫講學而不真切者，皆未念生死臨前耳。昔者羅先師令太湖，日進諸生以性命之學，某推府素迂之。一日，代巡録囚，推府及先師侍側，推府因間調先師於代巡曰：『羅尹乃道學先生。』代巡遂顧之曰：『目今看此臨刑之人，這道學作如何講？』先師敬對曰：『他們平素不識學問，所以致有今日。但吾輩平素講學，又正好不及他今日。』推府方掩口而笑，代巡復詰之曰：『如何不及？』先師曰：『吾輩平時講學，多爲性命之談，然亦虚虚談過，何曾真切爲着性命？試看他們臨刑，往日種種所爲，到此都用不着，就是有大名位、大爵禄在前，也都没幹。他們如今都不在念，只是一心要求保全性命。這等説來，他們真爲性命之心苦切不過。思吾輩平時所講的性命道理，卻是泛論，那能及得他們如此真切？忽爾無常一到，將若之何？辱承下問，甚是惶愧。』眉批 坐聽在此。代巡不覺嘉嘆不已，推府亦斂容。」於時前友及舉座竦然，公顧謂友曰：「念及生死臨前，誰不竦動？目今竦動之心，便是盡性至命的根本，又是出生入死的關頭。能於此時直下透過，頓證無生，不然，轉眼便是輪迴，卻又徒成一番虚話，更有愧於先師矣。」友有省。

羅先師微言指點，盡成妙義。予曾聞馬友云：「先師向入留都，諸友侍側，語次有及『性』字。一友因問其義，先師曰：『性字从心从生，生生就是性。』友曰：『既是生生謂性，死了怎麽？』先師曰：『你説死了就不是性，若是人人生而不死，從開闢到今，留得這幾箇呆人在，造化也蠢。』

言下諸友莫不躍然。」

黄吉先問：「仁在乎熟，熟果何如？」曰：「仁者人也，即此七尺之軀，天地萬物皆其一體，《大學》所謂大人是也。大人之學明明德，必極其明；親民，必極其親；然後爲止於至善。自非合内外、忘物我，渾渾融融養到極純熟田地，安能使此七尺之軀渾然與物同體而成大人耶？成大人而仁斯熟矣。」

周海門汝登

周汝登，字海門，浙江人。傳缺。

語 録

志乃最初起念，是吾人因地，終身結果，只成就得這一念。孔子十五志學，便從性命起念。鄭康成居家考索，便從著述起念。孔明自比管、樂，便從勳業起念。叔子峴山墮淚，便從名稱起念。儀、秦力攻揣摩，便從勢利起念。禪家爲一大事因緣，便從生死起念。今日吾輩從事此學，要看從何處起念，於此草草，不可言學。

問：「晦翁言全放下，如何是放下？」曰：「夫子浮雲富貴，顔子不改簞瓢，❶孟子不淫不移，此是境遇處放得下；『則可謂云爾已矣』，『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如此而已矣』，此是道理處放得下。境遇處放得下，人則易知，而道理處放得下，知之難矣。然道理處放不下，而稱境遇處放得下者，無不是處。」眉批 予贊一語云：「朝聞道夕

❶ 「簞」，原作「箪」，據康熙六年本改。

死可矣，此是生死處放得下。此處放下，餘皆放得下。」

問：「見性者以境緣爲驗，然有見地已明而境緣不能無礙者，何也？」曰：「見性者如開眼之人，決不蹈於荆棘，亦不怕荆棘爲礙。彼入荆棘者，必非明眼，即怕荆棘爲礙者，眼必未明也。故凡境緣爲礙，并在境磨煉者，皆非見性者也。」

程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人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已明白説了也。」王氏曰：「道無生死，聞道則能通晝夜，一死生，虛静光明，超然而逝。無生死可説，故曰『夕死可矣』，猶云未嘗生，未嘗死也。」儒者謂聖人不言生死，只此數語足矣，更何用屢屢也。生死不明，而謂能通眼前耳目聞見之事者，無有是理。生死不了，而謂能忘眼前利害得失之衡者，亦無有是理。故於生死之説而諱言之者，其亦不思而已矣。

中甫問：「分明其中有物，緣何又言本來無物？」曰：「有原是有，只是耳目不能到，言語不能及，心思不能與，除此三者，一任你有。」

問：「性自體驗，宇宙中只此一知，時時顯現，即一『致』字，亦是多説。」曰：「恐人信不及，故説『致良知』，恐人以知識爲知，故説一『良』字。若知體透徹，即『良』字亦多説了，其實只一『知』而已矣。」眉批 痛快處便是流弊處。

一友謂「學莫先於義利之辨」。曰：「更須識取當下。」曰：「當下如何？」時天暑，人各摇扇，先生舉扇示之曰：「只此一摇，義耶？利耶？辨耶？不辨耶？」❶

❶「不辨耶」，原脱，據康熙六年本補。

其友默然。

問：「無善無惡，則爲人臣子何所持循？」曰：「爲人臣者，只求免於不忠。爲人子者，只求免於不孝。如此持循，工夫儘有可做。」曰：「聖人忠孝之極也，然則希聖非與？」曰：「止敬曰文，大孝曰舜，此自人稱之耳。若文王小心翼翼，曰『臣罪當誅』，何嘗有忠？虞、舜負罪引慝，曰『不可爲子』，何嘗有孝？今人只要立忠立孝，便是私心。聖人之心如此，吾亦如此，謂之希聖。不得其心而徒慕其名，去聖遠矣。」眉批 自見爲忠孝，便非忠孝。

眉批 搖扇爲喻，只是無意有意，義亦利也。

問：「無善無惡，則世有敢諫之節、康濟之猷者，非爲善而何？」曰：「無善可爲，爲善則非善矣。孟子言乍見孺子入井二句，最可體驗。今人若乍見孺子入井，必然驚呼一聲，足亦便跑，跑到定然抱住，此豈待爲乎？此豈知有善而行之乎？故今有目擊時事、危論昌言者，就是這一呼。拯民之溺、八年於外者，就是這一跑。懷保小民、哀此煢獨者，就是這一抱。此非不足，彼非有餘，此不安排，彼不意必，一而已矣。今人看得目前小事業大，忽卻目前，著意去做，事業做得成時，亦只是霸功小道，去聖學不啻天淵。三代之治，必不可希。此所以學術不可不明也。唐、虞揖讓三杯酒，湯、武征誅一局棊，此皆了徹之語，而人但以爲譬喻設言，亦可嘆矣。」眉批 有意爲善，便入要譽納交一路。

問「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曰：「盈兩間皆物也，誰能明之？所謂處覆載内，不知天地；在照臨下，不知日月。日與萬物羣，而不知萬物備於我也，故須明於庶

物。日用常行，皆人倫也，誰能察之？所謂行不著，習不察，百姓日用而不知也，故須察於人倫。明察則爲由仁義行，不明察則爲行仁義。」

《論語》中具有六經，蓋其神也。得其神，不必更讀六經；讀六經，亦語語融通矣。一以貫之，《易》之神，一即乾卦之一畫也。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書》之神。思無邪，《詩》之神。子聞之曰：是禮也，《禮》之神。子語魯太師，《樂》之神。以從吾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春秋》之神。悟此，則一坐語之間而六經具備。眉批 六經之旨盡于此，才是善讀《論語》。

問「伏羲畫卦」。曰：「伏羲畫卦之意，果何爲者？蓋專以形容吾心之萬事萬物而已。是故一身之中，頭、目、鼻、舌、手、足、肩、背，以至喜、怒、哀、樂、生、死、夢、寤、出、處、進、退、禍、福、吉、凶，卦之畫以形容，此固吾心中事、心中物也。天地之間，日、月、山、川、草、木、蟲、魚以至寒、暑、晝、夜、古、今、終、始，卦之畫以形容，此亦吾心中事、心中物也。卦畫有所從起：圖之虛中，乃從起之原。虛中無有名字，孔子强名之『太極』，虛中無有一物，周子特標以『無極』，『無極而太極』，即吾心是也。心非思慮知識之謂，不離思慮知識，而何思何慮？不識不知，故曰『無極而太極』也。生天生地，生萬事萬物者，此也。伏羲欲使覽圖而知一切備於我，後之儒者不知在我，而推之於天地，若身外然者。伏羲欲使人覽圖而知萬只是一，有根於無，後之儒者不務窮其本根，而徒於萬上尋求，有處執著，伏羲之旨湮矣。」眉批 「專以形容吾心之萬事萬物」一句盡之。

問：「周子《太極圖》，只是形容得天地間大道理否？」曰：「是繪吾身心影像。昔真西山於圖有契，乃曰：『昔也太極自爲太極，今知吾身自有太極也。乾元自有乾元，今知吾身即乾元矣。』然看《太極圖》者，有西山之悟入方可，不然，如對鏡見影，卻問這個是誰？」眉批 繪吾身心影像，愈切愈近。

一生問：「孝者所以事君，孝即是忠，即移孝可以爲忠。」曰：「如一盞燈光，處處照見，無非此燈之用。曾子論孝，凡處友戰陣，以至殺禽伐木，事事皆是，不但事君。」曰：「若是，則衣可以爲食，食可以爲衣乎？」曰：「衣食不同，而衣衣食食之心曾有二乎？」眉批 燈無二光，見忠孝一致。

人到諸事沈溺時，能迴光一照，此一照是起死迴生之靈丹，千生萬刼，不到墮落者全靠此。

問《易》。曰：「《易》要曉得大旨，只要人識得一而已。伏羲强爲形容，畫此一畫，有一便有對，於是有⚋，⚋即一也。只此一⚋，上上下下，便成八卦。又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以至盡天下之變，總之只一而已，再無別物。凡夫遇吉遇凶，不勝惑亂，明者只見是一，亦吉亦凶，而非吉非凶，隨其所遭，事事無礙。爻辭皆以發揮是義而已。陳圖南曰：『學《易》者當與羲皇心地上馳騁，無於周、孔注脚下盤旋。』至言哉！」眉批 得其一，而萬事畢。

「不曰如之何、如之何」，突然説起旨懸機峻，待人領略，後來孟子之思、濂溪之尋、延平之觀，皆是如之何、如之何處。此事替他不得，故曰「吾末如之何也已」。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斯」即「吾斯未

能信」之「斯」，「不舍晝夜」即通乎晝夜之道而知也。山梁雌雉曰：「時哉時哉。」「時」即「學而時習」、「孔子聖之時」「時」字。聖人觸目感通，斯道充滿於宇宙故也。眉批 活潑潑地。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凡心有妄念，身有妄動，口有妄言，皆惡也。修持之士，必欲防閑而屏除之。東滅西生，終難净盡，亦如石壓草，根株猶存。惟不務去惡，而但求志仁，則惡自消融。程子謂「學者先須識仁」、「識得此體，以誠敬存之」，志仁之謂也。「不須防簡，不須窮索」，無惡之謂也。此直截之宗，與摘枝尋葉者不同。

素患難，行乎患難，此素位之君子，而人不知所以行。孔子厄於陳、蔡，子曰：「烈士不困行不彰。陳、蔡之間，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也。」孔子絃歌，子路援戚而舞，三終而出，明日免於厄。孔子圍於匡，子路奮戟，將與之戰。孔子止之，曰：「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爲咎者，則非丘之罪也。」命之歌，子路彈琴而歌，夫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行乎患難蓋如此。眉批 生於憂患，至聖亦是如此，況其下焉者乎？

或問：「補遺諸公，皆世所推爲大儒者也，而謂其爲近於禪。夫諸公居官立身，皆卓然自見，即議論有疑於禪者，亦借禪以爲用，所謂不以世間法礙出世間法，不以出世間法壞世間法，庸何傷？」曰：「夫子惡鄉愿之亂德，爲其以似而亂真也。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其誰能辨之？曰『四十而不惑』，蓋四十以前猶不見自信，則所以致審於毫釐之間，不遂成千里之謬者，所關匪細故也。儒、釋之界，其流雖遠，其源卻近。顧應祥之言曰：『近見有竊吾儒格物致知以解《法華經》者，方

異之。不意吾儒亦借佛教以明道也，其流弊將至儒、釋同歸而不可解矣。吾輩不能辭以闢之，而以助其波、揚其燄，寧不得罪於聖人？』」

理學宗傳卷之二十六終

理學宗傳跋❶

甚矣理學之難言也！前人無「理學」之名，而理學之傳真；後世多「理學」之名，而理學之傳濫。夫理學者，道統之繫也，不得其人傳之，則統於何屬？得其人以傳之矣，而或各治其耑家之說，以其所主者爲是非。又竊其說者徒争之于唇舌，而浸淫乎旁趨異教，迨源遠而流益分，而「僞學」之目遂不免當世口實矣。則夫上下數百年，表章絶學，以定正宗，使天下後世恪遵而實踐之，有傳人何可無傳書哉？鍾元孫先生固未嘗以理學自標榜也，而吾黨望風，蒲輪屢下，莫不曰斯真理學矣。

先生容城人，爲劉静脩同里，卜隣蘇門，又姚、許與居。自登籍後，守道且七十載，其出處大節，卓然也。朱刺衛八年于兹，嘗得親其道貌，聆其話言，又時或過先生之廬，而見其堂下穆穆，門内雍雍，脩身齊家，所謂篤行君子，非與？其一生身體而力行者已概見之。歲寒，居問答中，而又憫理學真傳後世不得其統宗，而是非同異罔所折衷以自淑而淑人也，乃取古今醇儒可歷代俎豆不祧者，得十一人，人各一傳。又裒集其著述，條縷訓斷，成十一卷。其餘自漢迄元以來名儒，以理學著稱，或功存于箋註，或附見于師傳者，凡數十人，合十四傳，爲十四卷。又有學行精醇，見解超别，在諸儒品評微有水乳之未合，而不得不以

❶ 此跋據康熙六年本補。

俟後人論定者，因補遺六人，爲一卷，共二十六卷，名曰《理學宗傳》。

先生之心苦矣，「宗傳」云者，若大宗嫡派，脈脈相承，無以譜之則亂；若繼火傳薪，燈燈相照，無以續之則滅。由今溯前，數十年來之學者，汩于聲利，術日畸，學日卑，勿論躬行者鮮，即好名亦難其人。講學一席，且迂視之，微先生倡明之，過此以往，皆失姓之子走長夜耳。雖朱案牘之餘展而讀之，猶恍然堯、舜、周、孔數聖人之心法，與夫濂、洛、關、閩諸君子之力量，如千百年同堂授受，真不啻一脈相承、一燈相照也。乃其中越漢、隋、唐之儒者，而直推元公以上接鄒、魯之正宗，毋亦聞道有先後，而成學有偏全。董也、王也、韓也，其視周子，即如子輿所稱清、任、和之于尼山乎！而自序直以姚江爲紫陽之貞，則劉、許亦可以董、韓例矣。噫！孟子而後，聞知者濂溪矣；周子而後，聞知者紫陽矣。姚江既爲紫陽之貞，則貞下起元，接聞知之傳者，後之視今，當必有以位置之，先生其知所自處矣。是以于其集之成也，既有仲誠張君先爲梓之，予又從而竣其未竟者，正期與于斯文者，共宗其宗，共傳其傳云爾。

康熙六年歲次丁未長至後一日，齊安後學念伊程啓朱謹跋。

理學宗傳書後❶

余癸亥燕邸識睢州湯先生，不禁喟然曰：「當我世而有若人，其亦可以師矣。」雖相見晚，侍從日淺，然其内外體用語默之間，已早識其微矣，而不知其淵源乃出自夏峯孫先生也。歲己巳，避暑津水大悲院，得讀《孫先生集》，知先生爲吾道干城，不偏不駁，一以致知力行爲首務。其集《理學宗傳》也，誠見道明而自信真也。

説者曰：「道自尼山以迄宋，至紫陽而已集其成，其他皆宜以異端絶之、曲學視之。乃孫子則並陸于朱，且等朱于王，無乃舍實學而事岐途與？」余曰：「道本一而學之所從入者不一，集中已詳言之。子未嘗知朱，且并不知陸與王，而何以議先生也？」

或又曰：「墨與孔並稱，楊朱亦戰國時傑出者，而孟子絶之如禽獸，蓋曰：『尊吾聞，行吾知，其非吾道者，拒之不得不嚴。』故曰：『能言拒楊、墨者，聖人之徒也。』無他，衛道故也。今孫子時爲兩可之説、調停之論，其無乃見之不真，非子輿氏願學之意乎？」余曰：「子不觀夫《宗傳序》與與魏、與郝、與張之書乎？道一而學不同，何必子静之偏而良知之僻也？濂溪周子亦曰：『主静立人之極。』至『良知』，則出自孟子也，況義利之辨、德性問學之辨，當年已不遺餘喙，而猶煩後人之聚訟者，其亦不情

❶ 此跋據康熙六年本補。

之至矣。」

説者又曰：「子不觀夫《學蔀通辨》乎？其別朱于陸也詳且盡，是朱與陸判然若冰炭之不侔。孫子而欲一之，其咎安辭？」曰：「《通辨》一書，蓋出于嶺南無知之陳氏，其與性道，茫然不得其萬一者也，彼又何知陸子？又何知朱子也？且彼以朱子晚年論定之説，必斥爲門人私改之言，且一無所據，而鑿鑿言之，其亦無忌憚之所爲，而何足以服古人？孫子曰：『慈湖以傳子静者失子静，龍溪以傳陽明者失陽明。』則後學之過與二子何與也？孫子亦未嘗以楊與王之禪爲是也。總之，六經四子所載，自十六字而已盡夫天地古今帝王聖賢之道，統而無遺，或累十數言，或累千百言、億萬言，而有出此者乎？有加此者乎？則陸子之尊德性獨非精一之理，王子之良知獨非危微之辨乎？學者唯以紫陽爲入門，而曰敬、曰仁、曰禮、曰致知、曰力行、曰慎獨、曰中和、曰涵養、曰主静，其途殊，其功一也。《易》曰：『百慮而一致，同歸而殊塗。』職是故與！苟必區區焉吾尊朱而斥陸，且以姚江爲異學焉，則舜且不同于堯，湯、武不同于舜，孔與周又不同于湯、武，即後世若周、若邵、若張又未嘗同，且二程子以兄弟亦不必其同，又何必强朱與陸而同之耶？嗚呼！道本于天，聖希天，天有二，道有二，聖亦有二。噫！且不徵諸在天之天，而徵諸在人之天，人之天何物乎？有異乎？恐吾子雖好異，亦不得而二之也。」客笑而退。

長興後學臧眉錫謹跋

跋後

容城孫夏峰先生《理學宗傳》一書，以周、程、張、邵、朱、陸、薛、王及羅念庵、顧端文爲十一子，別以漢、唐迄明季諸儒考附之，有百餘人，而端緒少異者爲「補遺」，得書二十六卷。其宗旨見於先生《自叙》及睢州湯文正公叙之詳矣，姑勿具論。惟是書爲康熙初張沐、程啓朱所刻，紙板既不精，幾同麻沙本，並無別本可校，凡字跡之模餬者，未能以意度之，聽其空闕，眉批尤甚，而缺頁亦間有之，無從補刊，不無遺憾。又弟十一卷顧端文原書目録不誤，而板口俱作「顧文端」，今已改正。張、程皆與先生同時，何至粗疏若此？安得世有藏先生原稿者出而一勘之耶！

光緒辛巳中春，無錫後學秦緗業謹跋。

鳴謝

《儒藏》精華編惠蒙善助，共襄斯文；謹列如左，用伸謝忱。

本焕法師　壹佰萬元

智海企業集團董事長　馮建新先生　壹佰萬元

NE・TIGER時裝有限公司董事長　張志峰先生　壹佰萬元

張貞書女士　壹佰萬元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本册審稿人　魏崇武　代　超

本册責任編委　張　波　張麗娟

ISBN 978-7-301-11872-6
9 787301 118726 >
定價:1200.00元

{
"filename": "MTQ1NTc2NTUuemlw",
"filename_decoded": "14557655.zip",
"filesize": 237137152,
"md5": "f12731371ef2713cd25dbf8a6eaee0b6",
"header_md5": "7331829ec1e33f60df02530e1ffd2396",
"sha1": "c32dfb9c6036dbeafd7728180fea201c29464607",
"sha256": "dcceb84edf6350d3dfa4c6f079feca855a8e90684cb5770d0d3d83ea8568bd15",
"crc32": 3643220133,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274169884,
"pdg_dir_name": "",
"pdg_main_pages_found": 808,
"pdg_main_pages_max": 808,
"total_pages": 819,
"total_pixels": 4889040384,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